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一册目次

滄溟先生集三十一卷　（明）李攀龍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〇〇一
楊忠愍公集六卷　（明）楊繼盛撰　明惲應明刻本	三五九
伐檀齋集十二卷　（明）張元凱撰　明萬曆刻本	四二八
鯤溟先生詩集四卷奏疏一卷　（明）郭諫臣撰　清康熙五十二年郭鸞刻本（四庫底本）	五七一

滄溟先生集三十一卷

（明）李攀龍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攀龍撰。攀龍有詩學事類、已著錄。是集凡詩十四卷、文十六卷、附錄誌傳表誄之文一卷。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攀龍爲冠、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然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子之焰者、攀龍實首倡也。殷士儋作攀龍墓誌、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爲。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高華偉麗、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至萬歷間、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贋古詆之。天啟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廓、擷其英華、固亦豪傑之士。譽者過情、毀者亦太甚矣。

滄溟先生集目錄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第一卷

古樂府

黃澤辭
白雲謠
瑤池謠
南山歌
越人歌
采葛婦歌
易水歌
垓下歌
大風歌
秋風歌
天馬歌
李夫人歌
隴上歌
蹋林歌
鐃歌十八首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相期
石流
五翼曲
精列
東光

對酒
烏生
平陵東二首
陌上桑
王明君吟
安期生
長歌行三首
短歌行
當鰕䱇行
董逃行

塘上行
秋胡行四首
相逢行
燕歌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西門行
東門行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孤兒行

怨詩行
白頭吟

第二卷

古樂府

豔歌何嘗行
豔歌行三首
滿歌行
企喻歌四首
瑯琊王歌八首
鉅鹿公主歌

紫騮馬歌四首
黃淡思歌二首
地驅樂歌
雀勞利歌
捉搦歌四首
折楊柳歌五首
幽州馬客吟歌五首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高人樂人歌二首
團扇郎

前溪歌七首
子夜歌十首
四時子夜歌八首
懊儂歌四首
神絃歌三首
宿阿曲
道君曲
聖郎曲
嬌女詩二首
白石郎曲二首
青溪小姑曲
湖就姑曲
姑恩曲
采蓮童曲二首
明下童曲二首
同生曲二首
石城曲四首
烏夜啼四首
烏棲曲四首
估客樂二首
莫愁樂四首
襄陽樂六首
三洲歌三首
襄陽蹋銅蹄四首
青驄白馬
夜度娘
長松標
雙行纏
黃督
作蠶絲二首
碣石篇四首
白紵舞歌四首
霹靂引
天馬引
蛺蝶行
悲歌
猛虎行
枯魚過河泣
遠遊篇
廣齊謳行

前緩聲行
結客少年場
東飛伯勞歌
樂府
河中之水歌
三言
郡齋同元美賦得陰字
四言
詠阮公二首
第三卷
五言古詩
錄別十二首
又十一首
又三首
古意七首
詠古十六首
雜興十首
又十一首
古詩前後十九首并引
君子行
遠遊篇
太山篇
第四卷
五言古詩
建安體三首
代建安從軍公燕詩并引
代代文帝
代明帝
代曹子建
代王仲宣
代陳孔璋
代徐偉長
代劉公幹
代應德璉
代阮元瑜
公燕詩
文帝
明帝
子建
仲宣

孔璋
偉長
公幹
德璉
元瑜
效應璩百一詩
感懷八首
酬皇府虞部
寄許殿卿
賦得何仲默
五子詩五首
王元美
吳明卿
宗子相
徐子與
梁公實
二子詩二首
盧次楩
謝茂秦
酬元美二首
再答元美二首
郡齋同元美賦
送元美二首
答寄俞仲蔚二首
送李明府入奏
許殿卿郭子坤見枉林園二首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九日集殿卿池亭分賦二首
集張使君別業
秋夜白雪樓同許右史集茂才分韻二首
送許右史得弟字
集開元寺
答張秀才問疾
寄題雒資園二首
贈元美兄弟
虎跑寺泉
求志園
子與至武林
古意寄德甫三首
灌甫東陂宴

贈德甫

第五卷

七言古詩

送靳頴州子魯
送新喻李明府伯承
贈張子含茂才
刀斗篇
送張子參幕兵應真定諸郡
齊俠行
賦得金谷園障子
送中職方擢萊州推官
送趙員外行邊
賦得狼居胥山送李侍御
送徐汝思郎中入蜀
葉舍人
送太督令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送謝茂秦
南溪老樹行
送公實還南海
擊虎行并引
送元美
長興楊山人德亨 四首
送子相
俠客行為子與贈吳生子雲
留別子與
題中職方五嶽圖
送永寧許使君 二首
送王給事使洛
郡齋同元美賦
跳梁行寄懸明卿
此兒行重寄明卿
拂衣行答元美
答許右史 二首
送朱舊蕭簿
歲杪放歌
贈殿卿
金吾行贈戴將軍
過徐通右史水村江山人同賦
送許右史游梁賦得雁池分柰字
遣逮郭子坤攜妻戲東

和許長史筝伎篇
答寄殿卿見夢之作
和殿卿春日梁園即事
答寄子威
酬李東昌寫寄白雪樓圖 并序
送鄭生遊大梁詩 并序
代香山寺老僧答

第六卷

五言律詩

酬皇甫虞部寒夜書懷見寄
園硯效徐庾體
秋扇
同皇甫膳部寒夜城南咏月
元夜
登省中樓望西山晴雪
憶弟
初夏趙氏園亭
送孟得之
登省中樓
酬徐員外舟中新詠見示
送諸光祿還於越
長陵
朝陵夜作
白雲樓
送楊子正還濟南
重送楊生
殿卿至
送殿卿
葉行人使潞藩
十六夜集劉子威宅
聞砧
送張比部募兵秦晉諸郡
送沈郎中守順慶
春日韋氏園亭同元美賦
復同元美賦
夏日同元美徐子旋貴守津劉子成集張氏園亭得談字
初夏同元美汪伯陽皇甫子循集姚明府園亭得春字
送蔡少府之陽武

爲殷卿悼亡
答殷卿
送獲嘉郭明府
東皐徐隱君二首爲子與尊人賦
毛刺史姑蔑高齋
出郭
張氏園亭
碧雲寺禪房
早春元美公實訪茂秦華嚴精舍同賦
十四夜同王徐宗梁四君子集雲宮 二首
張山人
春日
柬公實
同元美與諸比部早夏城南放舟 六首
寄茂秦
再遊南溪同應駕部徐比部賦 四首
郊行 二首
柬元美 二首
夜過元美 二首
夏日同元美子與子相天甯寺送別公實 二首
夏日同元美子與集子相宅
柬子相 二首
別汪正叔員外
懷魏順甫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 四首
答明卿病後見寄 二首
寄元美 二首
即事 四首
寄宗考功 二首
寄殷卿 二首
春興 二首
重送許永甯 二首
郡齋送張肖甫 二首
閏夜示茂秦 四首
寄元美 四首
夏日行部還明卿子與於慶陶邑
郡齋與元美賦
送元美 二首
黃河
關門雪望

發長安
涇州
秋日四首
五日和許傅湖亭讌集二首
寄元美
贈子與
汪員外移水部時城京師汪爲植
即事四首
賦得屛風
渡滹沱
廣陽山道中
趙州道中
吳舍人妻内二首
和殿卿白雲亭醉歌
元美以家難羈京作此爲唁四首

第七卷

五言律詩

春日閑居十首
夏日東村卧病十二首
秋日村居八首
冬日村居四首
寄華從龍比以魚橘見致
和殿卿神通寺見貽之作
同許殿卿遊南山宿天井寺
龍集寺
錦陽川九塔寺觀許右史碑
元日
立春前夜齋居殿卿攜具見枉
立春日齋居對雪懷元美
集生初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餞許右史
逃暑
暴雨
寄子與使君二首
龔克懋託疾不肯入試賦贈
寄懷余德甫二首
二月十五日擬子
席上別王吳徐宗四子
答元美喜于鱗被召見寄二首
過呂梁

宦情二首
劉太保文安公輓章十首
賻謚
諭祭
賜葬
頒誥
立碑
遺文
特祠
世科
建專坊
從祀鄉賢
武陵再送子與
七言律詩
送趙戶部出守淮陽
崔駙馬山池燕集得無字
送彭德陳使君迎侍浙中
送郭子坤下地還濟南
送王郎守安慶
送豐城杜少府請滇南
酬谷明府見寄
秋前一日同茂秦元美吳峻伯徐汝思集城
南樓
送孫郎中守承天
劉員外家宴翰樓
送劉員外使黔中
送大司寇長興顧公之金陵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送瑞安劉明府
送許元復還姑蘇
暑中有懷江南梅花者因以為賦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望西湖
送江伯陽出守慶陽
送黃侍御按滇中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除夕
元日早朝
早春得汝思蜀中書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得關字

送大中丞王大赴山東
答宗考功齋居見贈
呈大司寇何公
再呈何公
春夜同元美子與子相過公實
送萬言卿明府之長興
送范敬甫按察關中
五日同子與子相過公實時公實在告
章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四首
送張元論虞部謫常州別駕
送吳人陸之箕
送李司封謫廣陵

第八卷

七言律詩

送王侍御
同元美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鍾字東
　順甫
同子與登湖上臺
十五夜子與明卿見過
同徐吳二子弘法寺臺眺望
送大司寇應公歸台州
送殷正甫并引
徐子與席懷梁公實
懷子相
朝退同子與望西齋雪懷南海梁公實廣陵
　宗子相
歲晚贈子與
人日與伯承集子與宅得胡字
張駕部宅梅花
宣武門眺望
送范大澈
葛大山房
寄子與
寄吳舍人兼呈徐子與
寄正叔
趙州贈許使君
送熊比部還順慶
送申職方還魏縣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
郡閣懷王徐二比部

郡齋與舍人賦
送顧季狂遊雒還吳
郡城樓送明卿二首
於郡樓送茂秦之京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絶頂處四首
答元美病中見寄並示吳舍人
早春寄元美
登邢臺
趙州道中憶殿卿
真定邸中重憶殿卿
郡城西樓
郡齋
春興
寄劉子成
懷元美
懷明卿
懷子相
懷子與
懷順甫
懷公實
送張肖甫出計閩廣二首
真定道中遇伯承戶曹
真定大悲閣
初至京與元美明卿子與分韻二首
除夕元美宅
送陳比部使閩中
留别元美輩四子
送明卿謫江西
將歸郡屬元美出使畿內作此為别
郡齋同元美賦得河字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
與盧次楩登大伾山
於黎陽送次楩之金陵謁故陸令
懷慶道中雪
崆峒二首
平涼
寄元美四首
上郡二首
元美望海見寄
酬順甫見寄　人日答汝思

再寄元美
寄汝思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題少方伯徐公明月軒三首
送俞按察之湖廣二首
送張直卿再還三楚參政
元美以吳紗見惠作此謝之
答寄華從龍戶曹
贈村臺鄉李伯承出使東藩二首
除夕
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

第九卷

七言律詩

殷太史正甫至自太山為贈
又作此別正甫
送吳峻伯之楚
送朱大中丞召拜少司空還　朝二首
送崔中甫入對
寄贈漢陽楊明府
贈李明府暫詣廣川奉送　景王之國
和李明府春日馳懸庭闈之作
酬胡城張明府和御史中丞蘇文秋興見寄
送劉侍郎歸臺四首
送謝中丞還蜀二首
送馮汝言學政之浙江二首
羅山甫自晉征齊見留監官暫詣　京師攜家南還遂有此贈
重送山甫
送何戶曹之金陵
春夜送許使君集送江生過謁李伯華太常江上鼓琴因而及之
送方山人
送許右史之京二首
夏日裝生過鮑山樓
神通寺
過吳子玉函山草堂
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
與轉運諸公登華不注絕頂
魏使君過宿鮑山山樓分賦
使君重過山樓分賦得空字

和魏使君扶侍遊太山

李伯承謫亳州

得元美兄弟書

答元美

答王敬美進士

謝魏使君題白雪樓

寄右史

寄汝南徐使君

吳使君自建甯移邵武

南樓

白雪樓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二首

為周明府太霞洞天卷題

贈周真陽明府

送魏使君入　朝

送魏使君入　覲兼呈吳邵武

寄贈冢史周象賢

明溪篇二首贈周都閫

錫山尊賢祠

泰大為武昌公建開利寺觀鶯亭

除夕魏使君攜長君及黃山人同過見賦

與魏使君宿龍洞寺同賦四首

寄殷卿

答殷卿

送翟使君奏最

送張轉運之南康二首

柬張閫甫使君

貴明府侍太公

贈蓬萊王少府

送耿嘉縣之官

酬右史題扇見贈

苦熱因懷右史覺揆之辰作此為寄

答殷卿書

酬黃山人郡中見懷之作兼呈魏使君

慰魏使君悼子

陶明府自羅山移東安

送江仲安之長沙藩理官

九日

和余德甫江上雜詠

題仙人騎白鹿圖贈魏使君

荅子與病起見寄
寄題子與使君薛蕊園二首
青蘿圃館二首
寄子與
冬日登樓
子與病起移書二美吳下群賢炙脩禊事蹟
　雖勝遊遂為屬寄
魏使君以太公登太山病甦懷王徐二子
荅贈盧陵劉山人
荅寄余德甫
薛氏瑞室自衛州使君以來不啻大事者二
　度君子美之但為題止宜記頌然不可無
　律體乃先難以屬和者一首
寄懷余德甫

第十卷

七言律詩
荅寄薛儀部子安
薛子熙以青州使君聘脩郡志見枉林園弄
示贈章作此荅寄
臥病閒荅許殿卿
南海歐生自京師遺書于大梁屬許右史為
　致荅此
送魏按察順甫之潞
送崔明府之宿遷
題李水部恩榮卷
送賈明府以徵書入遷
送郭子坤別駕之盧州二首
許殿卿拜左史
九日登樓
青州志成薛生重枉報別持詣元美作此為
青州志成薛生贈杜使君
題南海柏臺甘露贈潘侍御
其二
題潘廷尉留餘堂
子與自盧臺量移瑞州二首
得元美病參政書知王沂州先已失寄
荅寄敬美
寄題元美藏經閣
送歐文學之江都

寄張幼于
白雪樓寄懷徐使君兼呈元美
秋日寄懷元美兼呈徐吳二使君
寄題况吉甫藥湖別業在荷山下
答寄余德甫
寄謝俞仲蔚寫華山圖
奉贈杜使君寄上太翁八十壽
秋夜白雪樓贈周公瑕
登華不注山送公瑕
題天球周君小象
贈吳人梁辰魚
寄謝許左史刊倡和集
舜祠哭臨大雪
答寄子與時自瓊臺移瑞州按察山東
於白雪樓送裴生入貢
杜青州按察楚中
寄別元美
答元美山東道中見寄
答元美廣川道中見寄
答王敬美廣川道中見懷
答寄俞仲蔚兼呈元美時不果往因有末句
寄懷子與
殷洗馬誕子值 今上登極日
寄賀天官殷少宰
答寄劉子威侍御 二首
顧中翰祭告德衡二藩兼有事沂山東海
送郭使君解郡暫還豫章詩有序
送鄒轉運劉使君還萬安有序 二首
答元美吳門邂逅于鱗有贈四首
過嚴陵
題候濤山觀音寺寺徒自落迦
大閱兵海上 四首
元美起家按察河南寄從之官
答贈王給事
孤山吟社得菲字同子與賦
靈隱寺同吳馬二公作
和馬侍御賦得飛來雙白鶴
和馬丈見送巡海之作
煙霞嶺
董生寫四子圖

九里松圖為馬侍御作 二首
按察李公誕子公蜀人先以中書舍人為御
史
贈李封君兼訊長君進士
高光州孤山精舍
答龔茂才
毛封君
和吳太常南樓煙雨之作
送周給事還朝 二首
送勞少參提學蜀中
汪中丞臺大殺若獨以劍出彈鋏而歌和以
相弔
為南海鍾侍御題金臺送祝卷 二首
送張閫使黔中
贈海憲蔡公開府
送陸從事赴遼陽

第十一卷

七言律詩

與子與游保叔塔同賦
郭吏部請急歸吳稱壽封君太宜人
武太常貞母太常是遺腹子
戲擬王安人稱壽郭相國相國嘗為盧江別
駕
秋前夜過崑山寄仲蔚時元美兄弟俱就徵
車
上朱大司空 二首
和子與過訪平原道中值雪二首時按察楚
中
送徐子與之武昌 二首
皇太子冊立入賀
江上贈郭第歐大任
吳使君自邵武之高州 二首
早春元美自大名見枉喬河
送王侍御按貴陽
和梁憲使過密詠天仙宮白松 三首
答寄用晦王孫 二首
答寄元美
寄懷濬圻魏順甫 三首
東陂同許殿卿陸道函灌甫兄弟賦
勤中尉園亭

聞肯甫已代元美大名有寄
贈劉將軍
送羅大參之任山西二首
五言排律
送周始中明府還滁
送李太守之東昌
送宋宇少府之蒲城
答謝茂秦游盤山詩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
送林章之郎中讞獄南海
送祠部冀郎中貴州提學
題歐職方舊山泉高齋
集元美宅送汝思吳峻伯袁履善三比部
賦得遼馬有歸心
得殿卿書兼寄張簡秀才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
碧雲寺
香山寺
經華嚴寺為虜火所燒
人日同元美與公實集子相宅得寒字
初春四首
五日同子相遊天寧寺
立春日示子與
燕京篇
哭陶侍御
哭公實六首
郡齋同元美賦得高字
宿華頂五井樓二首
冬日王給事出示許中丞苦熱詩卷
和殿卿詠梅篇
為魏順甫送黃生歸楚
送魏懋如孝廉省試時使君上計與偕
再上殷少宰論德述懷
天官殷少宰瞿淑人挽歌
重送張閫使
夏日張茂才見枉林園二首
答潘仲子和贈張茂才見枉林園之作
夏日襲生過白泉精舍索贈
答報顧中翰
初抵浙中感遇一首呈馬大

贈陸膳部
貞石篇為吳比部賦
與子與游靈隱寺吳馮諸公同賦

第十二卷

七言排律

鄭齋同元美賦得明字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題徐子與門生汪惟一竹邱圖
留子與署中
與劉憲使過子與大佛寺

五言絶句

寄殷卿
別意
山中
贈元美
寄登宗秀才茂登池亭二首
渡易水贈伯承
鄭齋同元美賦得傷字
酬郭子坤感懷四首
戲呈子坤五首
病中贈殷卿二首
冬日四首
立春二首
漫成二首
桃花嶺
丁香灣
春日自戲
殷卿示樂府序小詩報
羽林郎
羅敷曲
山居書壁二首
歲杪再得殷卿書郵寄
答寄裴懋卿
和題郭山人五嶽游囊雜錄六首
和子與留別二首

七言絶句

寄裴希
惆悵詞
送殷卿
送劉戶郎贊餉湖廣五首

與元美集李郎中藏示茂秦
送吳郎中謫獄江西 三首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 五首
雪後憶元美
送子相歸廣陵 七首
再別子與 四首
留別吳舍人 三首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留別子與子相明卿元美 四首
於鄴城送明卿之江西 四首
鄴齋同元美賦得橋字
懷元美
懷明卿
懷子相
懷子與
寄伯承
寄茂秦
寄順甫
寄余德甫
答殿卿
答元美
汝思見過林亭 二首
五日與殿卿游北渚 二首
酬殿卿長史夏日過飲 四首
九日同殿卿登南山 四首
王中丞破胡遼陽凱歌四章
秋日東村偶題 二首
九月八日東村送元美
和答殿卿冬日招飲田間 二首
寄懷元美 二首
春日聞明卿之京為寄
寄懷元美
仲鳴蒲桃
張明府見惠榴柿 二首
答右史問山中與誰把苦
為劉伯東題王母圖壽太夫人
留別子與 二首
見大齋鐙問左右史持入梁
山中荊許鄴 二首

第十三卷

七言絶句
遊仙曲
過劉蔣山齋
宿林泉觀
寄謝茂秦
東村同殷卿送子坤赴選 三首
寄元美 七首
重寄元美 三首
哭于相 四首
荅潘潤夫病中見贈 二首
湯泉卷
輓中丞王君 八首
别元美 二首
戲贈張茂才 二首
送徐汝思 四首
和許右史秋日玉函觀觀劇伎 二首
秋日許郭殷見枉鮑山山莊
與三君登樓
和許殷卿初度村興之作
九日示殷卿
樊生綁桃栽
送子與 五首
殷卿别業 二首
觀獵 二首
酬許右史九日小山見贈 四首
寄元美 四首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荅寄 四首
汝寧徐使君 十首
寄吳明卿 十首
送殷正甫内翰之京 十首
從殷卿之官 四首
酬許使君郵讀鄙詩見贈 二首
少年行 二首
早夏示殷卿 二首
許使君見過林亭 二首
謝中丞枉駕見過林兼惠營草堂貲 四首
送潘令之邯鄲 四首
山齋牡丹 三首
過殷卿山房咏牡丹 二首
訪劉山人不值 二首

第十四卷
七言絶句
贈鄭將軍之銅江 四首
答殷卿問疾
戲問殷卿止酒狀
樓上
聞雁得元美兄弟書卻寄
止酒
答張秀才簡病中見寄 二首
送金台鄭參帥 二首
答殷卿過飲南樓見贈 二首
和許長史玉函宮攜妓 二首
送殷卿之京 十二首
宿開元寺示諸子
重寄伯承
答殷卿潞河旅次見憶之作
錦陽川途中醉歸答劉山人
答右史於　都城見貴杜丹者因懷故園之作 二首
周象賢明府明卿門人屬咸明卿枚逐因贈明府
贈象賢明府
為周真陽題芭蕉仕女圖戲呈吳明卿使君 二首
為周真陽諧徐使君得報使有感作此贈 二首
早春寄吳明卿 四首
殷卿乞酒作此寄報 二首
寄劉子方斗酒
戲東張茂才
為許右史伴妓 二首
招張少坤
挽狄盂縣 二首
挽楊生 二首
感逝示克懋
棊克懋託疾不肯入試賦贈
十日陶令過東村
子與以服散臥病因賦姬人怨服散 三章戲
和許右史寄懷曾水部之作 二首
簡許殷卿
病中答寄殷卿

和舜儀部明妃曲四首
重別魏使君順府四首
寄謝茂恭二首
和右史仲兒篇三首
答右史秋懷見寄二首
答殷卿九日見懷二首
寄許殷卿二首
虞城送于與
答元美問余近事二首
和周公瑕倚闌篇兼呈元美
寄余仲蔚
聞于與欲詣問詩以代柬二首
白雪樓贈于與
遣侍兒
贈梁伯龍二首
蕭蕭篇哭孫三首
謝俞仲蔚寄筆
九日
歲杪得元美兄弟郵寄二首
答寄殷卿
答殷卿代寄正甫
春興
酬殷卿寄惠達磨渡江圖
贈左史
伏日左史初度寄懷二首
寄贈梁伯龍
寄送方山人歸欽州二首
東徐于與
立春日
寄贈元美四首
石耳
龍井茶
藤障子
螺杯
寄柱史蜀扇
答贈沈孟學四首
寄憶殷卿
將至梁園寄殷卿

六言律詩

郡齋同元美賦得遺字

初度日予與過暑中同賦
六言絶句
同元美賦得寒字
醉示元美

第十五卷

賦

錦帶賦

頌

天中書院碑頌

序

送李履善郎中章甫讞獄廣西序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送靳子晉出守穎州序
送中丞陳公摠漕河西序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送王元美序
贈太學生葛景宜序
送羅處士還南安序
送龔懋卿序
送宗子相序

第十六卷

序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薊遼序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送濟南郡丞陳君上績序
蒲圻黄生詩集序
送魏使君入　朝序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第十七卷

序

青州府誌序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　召還朝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廣陵十先生傳序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贈珍蓋署正張君序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左參政序

送蒲城宋薄宇序
送甯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送大參羅公虞臣之山西序
送楊玉伯序

第十八卷

序

選唐詩序
三韻類押序
送趙處士還晉序
北玉集序
李天鍾推官三御史臺嘉命序
沈封君七十壽序
按察李公恩榮永慕錄序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殷母太孺人序
邢母朱太恭人序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許母張太孺人序
劉母茹太孺人序

第十九卷

記

太華山記
德王册國記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隍神碑記
新設甯武兵備道題名記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歷城令貫君記
劉公樂峴亭記
重修肥城縣孝里鋪記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內邱縣學田記
張氏瑞芝堂記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第二十卷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中丞廷小傳
霍長公傳
長興徐公敬之傳

杜長公傳
晉陽王次翁傳
何李公傳
汪從龍傳
張隱君傳略
武母太恭人傳
錢唐節婦夜太安人傳贊

第二十一卷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涇王府左長史張公合葬墓誌銘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明文林郎四川灌縣知縣周公叔夫墓碑銘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明處士裴公墓誌銘
明故許處士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第二十二卷

墓誌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明處士劉公暨配蕭孺人繼配陳孺人葬墓誌銘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公暨配贈太宜人姚方合葬墓誌銘
瞿淑人墓誌銘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明故封孺人貴氏鍾氏墓誌銘
明孟封宜人墓誌銘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劉處士墓表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明故任處士墓碑
明德王府承奉正張君碑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第二十四卷
祭文
祭三原王公
祭陶侍御
祭王侍郎
祭尚書韓公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
祭蘇令鄒君
祭縣令羅君
祭良醞署丞馬君
祭楊少司寇封君
祭王給事封君
祭畢封君
祭張隱君
祭趙隱君
與殷正甫祭張先生澤
祭外兄郭大器
祭尹育衛
祭德王妃劉氏同許殿卿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何考功太孺人
祭郭子坤太孺人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辭太恭人文
祭徐恭人文
第二十五卷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青州杜公家郡遺愛卷引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為太恭人乞言文
乞歸公移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華渭諸生策
李淑人大節解
題太恭人圖
王氏存笥稿跋

第二十六卷

書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與正甫殷君 八首
報董學士 二首
報顧給事
與樊侍御
與馬侍御
報楊侍御
報宋侍御
與李考功
與汪正叔虞部
報李伯承 三首
報盧林劉巽
報華從龍
報聶子安
報亢方伯
與宋按察
與俞大參
與沈少參
報王崇義
報賈平準
報新子愚
報蘇州王使君
與青州林使君 二首
與邦孝廉
與謝九式
與劉子威
報張幼子 二首
報周真陽
報歐禎伯
報費克懋 二首
與楊二守
報周司士
報魏司士

第二十七卷

書

與朱大司空書
報劉少司馬書
與王中丞書 二首
報姜中丞書
與趙中丞書
與王侍御書 啟附
與劉按察書
與殷按察書
與綦按察書 二首
與張大參書
與崔少參書
與鄒少參書
與害少參書
與李僉憲書
與宋僉憲書
報吳道卿先生與吳道卿先生書 二首
報姚京兆惟貞書
報王給事書

報李民部書
與劉民部書
報羅武選書
報王按察書
報楊憲副書 二首
報金憲副書 三首
報方憲副書 三首
報梁僉憲書
報徐僉憲書 二首
報傅僉憲書 二首
報張開封書
報殷鈞州書
報陶睢州書
報歸德潘別駕書
報謝祥符書
報張肖甫書

第二十八卷

書

報孫金吾
報戚都督 三首

報劉都督 三首
報鄭永侯參將 二首
報李參將
與蔡都司
報施都司
報易亭中尉
報一樓中尉
報灌甫中尉
又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啟 卅
報松泉王孫
報朱用晦
荅馮別駕
報內黃王令
報鄭令
與徐少府
與金蘇州陳保定諸公
報王子利
與劉希皐
與張少坤
與趙仲鳴
與吳思睿
與俞仲蔚 五首
與顧季狂
報謝茂秦
與周公瑕 二首
報薛晨
報梁伯龍

第二十九卷

書

與宗子相 三首
與吳明卿 三首
與余德甫 五首
與許殿卿 十五首

第三十卷

書

與徐子與書 三十二首

第三十一卷

書

與王元美書 三十七首
與王敬美書 五首

第三十二卷
附錄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
誌銘 濟南殷士儋撰
李于鱗先生傳 吳郡王世貞撰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撰
其二 吳興徐中行撰
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世貞撰
哭李于鱗先生詩八首 王世懋作
哭李觀察詩十首 吳郡俞允文作
濟南聞于鱗訃哭之以詩四首 徐中行作
祭于鱗墓六首
哭李于鱗四首 余曰德
大名署中濮陽李伯承以于鱗之訃來告作
詩哭之四首 四川張佳胤作
其二四首 嶺南歐陽大任作
哭李康憲于鱗二首 黃姬水作
哭李于鱗先生四首 張獻翼作
哭滄溟老師 李齊芳作
李滄溟先生集目錄終

滄溟先生集卷之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古樂府

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善用其擬者也至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覩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當其無有擬之用矣古之爲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語之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是故必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則雖奇而有所不用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不可與言詩乎哉

黃澤辭

皇之麋其馬八驪皇人烝鮀
皇之水其馬駷耳皇人受祉
皇之洧洛其馬沃若皇人薄薄
皇人孼孼其馬歕電我心如結

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逶迤率彼東土諸夏間之將子能來

瑤池謠

白雲在山亦洽而野予歸三年將顧見女

南山歌

南山白石白離離爾牛之角何其悲車下短衣歌若
誰國有叔牙當見知佐命伯王獨後來

越人歌

山有隈兮江有汜歌擁楫兮見王子揄修袂兮披長
雲舉繡被兮風紛紛蒙詬恥兮心靡它君不知兮可
奈何

采葛婦歌

卧下之薪何綢繆欲襍不襍思逜雠我今采葛以遊
遊

易水歌

緣天兮白虹蕭蕭兮北風壯士怒兮易水飛羽聲激
兮雲不歸

垓下歌

從美人兮離駿馬蕩從横兮垓之下

大風歌

大風沸兮雲薄天驅萬乘兮紛來旋紛來旋兮沛之
宮士桓桓兮福攸同

秋風辭

秋風蕭蕭兮白雲晶晶草木黃落兮鴻鴈于征蘭可
佩兮菊可餐遺佳人兮汾之干挾飛龍兮下中流橫
大波兮放遠游靈偃蹇兮竭日來憺容與兮紛裴徊
顧帝京兮何壯哉

天馬歌

天馬下閶闔開汗以血騑離哉河之精龍之子挸浮
雲無萬里絕流景躡遺風今安駕幸回中天馬徠從
西極經千里歸有德天馬徠婡予身挾飛電化若神
天馬徠循東道承靈威服帝阜天馬徠歲執徐臨四
海將安如天馬徠出嶠山逝昆侖排玉關天馬徠龍
為友北擊胡驅羣醜

李夫人歌

去邪來邪就而視之紛何被被其徘徊
寤邪夢邪就而視之包紅顏其弗明
步僊僊者誰邪就而視之風何蕭蕭其蔽帷

隴上歌

隴上壯士乘騧驄帶雙鞬服挾秦弓七尺大刀持白
虹丈八蛇矛盤怒風戰始三交失大刀且盪且走亡
其曹棄我騧驄巖中逃爲我謂烏爲客豪隴上之水

流潺潺壯士一去不復還

蹛林歌

單于庭陰山下漢家和親刑白馬刑白馬祭龍城今年蹛林大會兵

鐃歌十八首

朱鷺

朱鷺佩其纓茄下行魚在梁縱復橫鵜何飛濡其羽上書諫明主

思悲翁

思悲翁鳳凰安宿阿閣中奈我美人思悲翁鳳凰飛上天梟子拉沓隨轉蓬狗逐狡兎走取爾梟季食爾梟母

艾如張

艾而張羅維指雲中有黃雀呼其羣毛羽摧頹雛哉紛山出黃雀山嵯峨鴻鵠絕四海君亦難爲羅我欲從之讒言多鴻鵠徘徊奈爾何

上之回

上之回瀟關開以待遹單于臺勒兵十八萬羽林材振大旗旗長馳擊匈奴臣月支朝諸侯王甘泉宮郡國受計福來同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宮蘭用茸之艾爾逢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北轉鬬不利號路側謂我梟騎且行出攻軍爲野烏食不逐駑馬徘徊蒲葦中水深黝黝蒲葦蔡蔡烏亦自不去客亦自不家梁以集烏子五烏母六禾黍不食穫爾肉願爲忠臣何可獲傷子良臣良臣誠可傷遂道之人枯骨何葬

巫山高

巫山高自言高江水深自言深勿復相思君有他心山以蔚蔚水以湯湯何用度之石用梁徘徊遠望泣下霑裳願託黃鵠東歸故鄉

上陵

上陵亦誠美下津以尚羊問客從何來自言水中央芰荷爲君衣芙蓉爲君裳木蘭爲君佩江蘺問杜蘅銅池之芝以九莖光華燭夜披金英鳳凰之集作開年人合甘露見上林曾不知日月明赤翅之鴻翁雉相隨白鵰何蔚蔚雲爲車風爲馬游閶闔守謁者五色霧何泥泥乃在仙人金掌中凝如膏美如飴願奉我主欽延年萬歲期

將進酒

將進酒乘我觴紛佳哉以浩倡心所作未嘗聞徘徊三歎一爲君君之臣明四時和國有良工悉索敬觀者不苦柰子何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二馬異體同權奇徘徊四海美人子二馬相得以千里故東非我東西非我西南非我南北非我北駕如六飛龍之翼路訾邪謂何勞邀遊安終極二馬覘驚馬局促食轅下將以問馭者

芳樹

芳樹如此之蔚蔚上有黃鵠以翱翔下飲蘭池鳴鉗鉗二而爲侶三而爲行芳樹拉雜黃鵠傷秋風蕭蕭思其鄉妬人之子妬殺我君有它心無不可黃鵠高蜚亦有羅目欲顧之柰樂何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燕山隅何用問遺君大秦明月珠結以連理帶鴛以合歡襦又何問遺君青絲係玉環可直千萬餘翠羽絡絲之黃金錯其間聞君有他心拉雜其珠摧其環摧其環臨高臺灰揚以焠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若復相思有如此珠有如此環非我可爲雞鳴狗吠我視兄嫂不言謂何東方須臾高柰何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趨蹌蹌雄來蜚從雌拉沓臾水集下洪目以顧之蔚蔚莫莫艾而張羅雉子知得柰我何王孫有羅以雉子黃鵠之羅當千里駕以南駕以北朝行出遨遊暮從美人食

聖人出

聖人出應鑠怒赫炎精文教洽武功成寓君德河海清駕六龍何騑騑聖人哉聖人御天以調之日月星辰和四時郡國吏功上所治君之臣明遠如期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同心樂以不可禁相思絡絲縈言罔極大駕六龍處天側日月出入滄海中如人之子雖爲工

臨高臺

臨高臺望江水江水之流以千里黃鵠知得高蜚止願遺香草美人子開弓問鵠從何來我主萬年亦誠哉禾黍不獲鵠何食遨遊四海安終極

遠如期

遠如期宜四海皇帝日月所置有甘露三載單于白歸大佳以萬人稽首陛下北藩臣左右賢王奉國珍謁者令引之鄉殿陳案佗拉杏就羽觴戊醅酒乃是閼氏之所飲駃騠生自余吾中將進酒頒其家撓以留犁徑路刀何用賜之黃金屠眦赤綈錦袍扶伏沮澤曾不知天子神靈從今以往但居光祿塞下不願歸庭

石流

石流津以渠無敢曳水君安所濟秋風湯湯東飛者鴻北逝者河中有宜其之白沙遠道之人謂之何蘭以有香君不知願言懷之遠所思

五鳳曲

梧桐生高岡鳳凰鳴中央三百六十鳥翁雜朝四方其東鳴青鴞其西鳴鵾鷄蠻蠻鳴其陰鶉雀鳴其陽

精列

欲何爲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慷慨非其時言從吾所好混迹於鴟夷入宮無美女名士常見持名士常見持下和乃銜足白璧以終疑白璧以終疑還君十五城抱之寧自奇抱之寧自奇周孔聖殂落世人莫我知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

東光

胡兒乎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戰海艖船爲城諸軍毅騎士馳射難縱橫

對酒

對酒歌陽春含意未能申請客聽其真男兒居世無依因誠獨難自絕於要津視扶風稱三輔吏共理之臣奉職亦何狀盤桓磐折關石和鈞爲緒書以報諸天官自公卿大夫士咸領其人以君子經綸是時戚正而貴很獨蹶迫濩落非其倫素無跻跐之才四載不還敢辭於積薪此道當何以具陳彷徨所欲歸潔其身

烏生

黃口四五雀雖坐秦氏桂樹間啄啄樹上囊母子相哺自言安哺我三河不知爲誰家有輕薄少年脊生一鶵子鶵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東西一縱即中兩黃口毛羽摧頹魂魄飛上蒼浪天鶵子下來還少年阿母生黃口時乃在高堂櫋櫨間哺我人民安知雀乳處窈窕紫深宮中安從通白兔乃在平原大澤中羅者尚復得脯臘之哺我猛虎斑斑南山間射工尚復得枕藉之明珠乃在合浦深淵中後宮尚得剖以

綴其襦㫺我人民生各有壽命何須尚復計會賢愚

平陵東二首

太山陽瓊琳瑯有美一人坐明堂坐明堂以王者德大從羣臣朝萬國朝萬國如會同顧見白雲生封中生封中禪梁父　今上皇帝聖神主

其二

陰山傍馬牛羊不知何人城朔方城朔方絶大荒虜兩闕氏一賢王一賢王戰失利拔胡將軍顧驃騎顧驃騎曰歸止單于故望漢天子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西北樓樓上有好女自名秦羅敷羅敷貴家子足不踰門樞性頗喜蠶作采桑南陌頭上枝結籠係下枝挂籠鉤墮髻何繚繞頩色以敖諭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故綢繆少年見羅敷袒裼出臂韝樵者忘其薪芻者忘其芻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使君自南來駐我五馬車遣吏前致問爲是誰家姝羅敷小家女秦氏有高樓西隣焦仲卿蘭芝對道隅羅敷年幾何十五爲人婦嫁後一年餘力桑以作苦執與使君俱使君復爲誰犢桑所自娛小吏無所畏使君一何迂羅敷他人婦使君他人夫夫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左右三河長者壻爲先驅何用識夫壻飛蓋隨高車象牙爲車軨桂樹爲輪輿白馬爲上襄兩驂皆驪駒青絲爲馬靷黃金爲轡頭腰中千金劍曰名爲鹿盧起家府小吏拜爲朝大夫稍遷郡太守出入專城居月朔朝京師晩者盈路衢爲人兒白皙鬑鬑有鬚髯四十尚不足三十頗有餘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王明君吟

我本良家子承恩入漢宮光彩射綺羅語笑生春風君王希召幸在遠誰爲通漢宮三十六處處種梧桐

美女八千名各各分當熊黃金買顏色丹青多益工寧知佳麗人不出所圖中黃金猶糞土丹青復何功顏色非可恃粉黛故難同因念長門賦夙昔亦相蒙君王寵自親賤妾以和戎豈惜賤妾去但惜長門空涕泣顧長門從此逐秋蓬

安期生

安期生參駕白鹿雲中行參駕白鹿雲中行下遊來安期生白鹿皎皎金爲羈玉爲纓飯兒遊蓬三山十二城安期生自署其名過謁四海五嶽後從麒麟赤鳳迎禹湯文武不足令令我今上應太平擁護左右

賢公卿稽首聖人大道成仙女羅坐吹笛笙天神八
面侍衛明流烏銜符翔殿廷悲吟我主享萬年皇帝
求一得命延

長歌行 三首

嗟我谷中蘭猗猗復英英秋氣日夜至鶗鴂乃先鳴
百草不重芳霜露浩縱橫栖栖就一役慷慨非其情
少壯復何爲老大無成名

其二

仙人攬紫芝煒煒如芙蓉兩耳委其肩短髮以蒙茸
侍從幾玉女導我入雲中奉我一丸藥期我於空同

服之生羽翼婥約變形容顧見雲中鹿蜿蜿成白龍

其三

漂漂河上星河漢流清光耿耿不能寐寤言起彷徨
彷徨立中庭逶迤夜未央白露塗我衣北風吹我裳
還坐顧四壁蘭燈一何明緘書寄遠道涕泣下縱橫
倦鳥無故林遊子無故鄉驅車出門去徒侶相扶將

短歌行

駟馬可縻去日難追清酒載觴短歌苦悲遨當以遊
何能坐愁全身遺名唯有莊周鳳凰于飛覽彼九圍
但爲君故駕言旋歸杜門似鄙離俗似驕彷徨所欲
此一何勞斑斑猛虎其尾可履鬱鬱壯心猝不可抵
傾側勢利還自相戕覆車不戒踦踦隨行秋風駃駃
轉蓬如輪漂揚四野莫知所臻鳥不厭高魚不厭深
爾其肆志載浮載沉

當鰕䱇行

日月揚光華雲漢垂文章五嶽高摩天江海百谷王
周孔聖有作大雅豈淪亡曲士徒嗷嗷此道非所詳
嗟予滞末位慷慨志四方左伏呉越波右以管中行
立髮而虎視厲馬撫千將吾謀適不用駕言歸故鄉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蓬萊遨遊三山戱九垓閶闔訣蕩開斑
璘宮闕樓臺流光倒景徘徊但見織女弄杼往來白
榆畢昴支機十二枚河流逶迤但見丈夫牽牛飲其
隈問衛凡吏所爲客謝主人樂哉教敕酌彼金罍織
女長跪進酒牽牛陪桂樹一何摧頹嫦娥端坐領其
顧白兎抱杵長樹蝦蟇栽采取其露一玉杯服此露
壽以崔嵬服此其露顏色白好陛下長生不老坐享
萬年有道君臣欲如魚藻陛下長與天相保

塘上行

塘上雙鴛鴦芙蓉翳其陰不自行仁義何能知妾心

青蠅一墮耳琴瑟難爲音新人入宮時意巳無同衾
君子在萬里顏色安可任念妾平生時豈謂有中路
新人斷流黃故人斷紈素新人種蘭茝故人種桂樹
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新人日以驩故人日以悲
浮雲蔽我庭北風動我帷恩愛儻中還皓首以爲期

秋胡行 四首

太行易驅仕路難爲工太行易驅仕路難爲工誤依
褒志罄折不柔自負者忌自異者攻智力相御莫知
所終歌以言之仕路難爲工

其二

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國士
見知非以先容雖有骨肉中懷莫從伯牙絶弦耳此
不恭歌以言之鍾期未易逢

其三

閨妬相成周客一何踈閨妬相成周客一何踈維彼
燕石明月是君爰發深藏庶用見寳即曰瓦甓執球
其物歌以言之周客一何踈

其四

好惡何常顯者易爲名好惡何常顯者易爲名一犬
吠形百犬吠聲如草偃風夜蝨竹明西子雖姣不遇
于言歌以言之顯者易爲名

相逢行

相逢狹斜間狹斜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
君家誠易知甲第城南隅黃金爲君堂白玉爲門樞
坐客高堂上擊鐘吹笙竽將軍起行酒何論馮子都
兄弟兩三人出入長相須大子侍中郎中子中大夫
小子復何官稍遷執金吾五日一來歸觀者羅長衢
二弟爲鴈行長兄上頭君東方千餘騎兄弟一何殊
入門遊後園銀牀纏轆轤梧桐十二樹一鳳將九雛
梧桐自相值鳳凰自相呼音聲何啾啾枝葉以扶疏

大婦董妖嬈中婦秦羅敷小婦邯鄲女顏色世所無
丈人且安坐爲樂良未徂

燕歌行 二首

秋風蕭瑟吹我裳蟋蟀宴宴啼我牀出門四顧非故
鄉誰能客遊不斷腸短歌微吟激繁霜浮雲千里一
彷徨仰看明月流清光二十八宿羅成行高臺飛閣
遥相望河漢縱橫難爲梁胡馬北鳴鴈南翔憂來不
知從何方慊慊伏枕聊自當涕從中零安得防豈不
懷歸道阻長

其二

會日苦少別日多爲君盛年行蹉跎憂來援琴聊短歌羽聲忼慨調不和悲風四起揚塵沙浮雲摧頹互相加人生奄忽若春華誰能客遊常無家中曲不覺淚滂沱攬衣出户夜如何衆星歷歷月低河鴻鴈嗷嗷鳴相過欲往從之畏罻羅

善哉行二首

來日難期少合多離今日相樂不醉何爲寥寥北堂哀竹苦絲短歌裂耳慷慨以悲白日云沒秉燭繼之何晝何夜迨我盛時烹肥擊鮮斗酒自隨安知王喬八公者誰促坐行觴交錯所私百年如寄當復何疑

慊慊惜費智者所嗤討會有無將以奚遺

其二

巢父絜身天下爲汙四岳九官而無匹夫傅說築巖維時爾實爰立作相不俟終日尚避海濱二老是麗旣載後車三聖所師仲未伯夷三逐何鄙生有父母知有鮑子伯陽猶龍和光同塵芻狗萬物聖而不仁丘明修辭古之國工縱横六經化裁與同干木偃息大魏以藩式則閉門迫則踰垣莊周非人蓬累而行逍遥弄世乃稱達生

西門行

出西門步踟躕相逢不作樂當復何須但作樂勿復問有無安知家人生產當復涸吾徒君擊筑我和歌請爲燕市飲旁人當奈何人生欲知己結交不在多豈無車馬客富貴相經過自非名卿鮑叔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自非名卿鮑叔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與君重自愛中道有别離區區抱苦心可用不相疑

東門行二首

出東門顧且望欲何歸向洛陽塵下兩走馬馬上誰東千金裝揮鞭酒家去調笑邯鄲倡作使博徒數輩擲錢百萬少年場少年場朝用廣平公故募爲琅琊

大王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復自愛莫相忘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復自愛莫相忘恩仇分所當翩翩輕薄殊未央

其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舍中無儋石儲還視身上衣參差慷慨出門去兒女牽裾啼他家自願富貴賤妾與君但餔糜但餔糜上用穹蒼天故下用飼匃小兒時吏清廉法不可干一旦緩急當告誰行吾望君歸嗟少年莫輕非

飲馬長城窟行

蕭蕭山上草悠悠山下道長城一何長遠望多悲傷
遠望不如歸游子日依依依依復煢煢涕泣當為誰
高臺知天風鴻鴈知天霜欲媚復無人欲去復彷徨
浮雲西北來我馬顧之鳴願附尺素書迢迢東南行
浮雲不可託素書不可成十年遠室家安知即平生

上留田行

人生一何相懸哲士常兒未然愚夫不覩目前所較
以千年今爾匆怨蒼天非世溷亂誰貴聖賢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生命不如一抔土父母在時坐長筵雷

大鼓父母已去兄嫂令我報府今年還羌明年擊胡
虜六月來歸不得自言苦口汁汨濁頭面生疥大兄
以飢餓大嫂言溉釜上高堂不見父與母下堂孤兒
淚下如縷使我朝行薪暮不得束匆墮徒散漏縫之
用茶鉤折無家鑣鈍無肩斧鋸被蒺棘棘斷行復跣
刺傷我手復裂我襦自念倚人為使為奴兄嫂如此
為不早去下從地下當復何須高秋八九月隨羊嶺
百草摧枯牧豎絕糧驅羊下山逸入他群不辨所亡
願取我羔莫擾我羊羊復戀子羔不將棄舊挽角
羊偏道傍搜羊田家兄與嫂罵三年不乳毛尾空長
作何校計亂曰羊鳴一何芊芊父母地下將書寄與
兄嫂尔愛其羊我愛其子

怨詩行

荊山何巖巖白璧何齒齒圭璋滿朝廷爾胡獨在此
千載抵塵沙一抱即知已兀碌生目中衆人紛所指
五都當一顧三獻不得理一刖截白虹再刖泗沂水
下石苟不分安用存吾趾昭王遣使問忼慨不可止
一剖屬白虹再剖折沂水至今為宗器天下稱其美
願以陵陽侯遜之樂正子

白頭吟

青如雪中栢磬如水中石月君有兩意事事非疇昔
疇昔共綢繆何嘗不膠漆今日不膠漆明日即參商
東西大道上車馬遥相望新人此一時故人彼一時
雖將故人意持與新人知非不結同心人情中道還
白頭百年期豈作斗酒別奠何繩繩星宿何累累
意氣一以失黃金不可易決如潰防川絕如斷張弦
有親相推與無親私自憐

滄浪先生集卷之一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

古樂府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艶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平生但當被華穀佩長纓起家為二千石四十以專城兄弟織綺要路市馬絡繹往來公卿顧者行但當在高堂置酒快獨呼我所歡五陵年少任俠知名主人稱壽以樂上賓攬持綺麗雜坐彈箏觴抵安足諱歲月忽如流願言重自愛吾夙昔與君共綢繆朝亦復苦愁暮亦復苦愁辟彼東逝之川洸洸不繫之舟浮雲轉薄心悠悠有似客遊難久留

艶歌行 三首

皎皎月中兎羅網安得錯大塘流宕子翩翩長道路上堂事舅姑下堂力蠶作日出行采桑春風動紈素不知何年少踟躕西北傾前行且莫顧黃金徒自誤黃金滿路傍誰當見阿卿

其二

童童河上柳朝榮暮來枯人生天地間何可日無酒候寒誰當開忼慨誰當有賴得心所歡嚼我以大斗辭後唱高呂掩耳使一走語卿且勿走不知舌在口舌在難為拘數爾欲行恩

其三

南海一何長明珠一何光大珠抵明月小珠燭中堂洛陽殺中使明珠竊自傷沒海采是珠珠淚以從橫持作木蘭楫送至洛陽宮後宮莫不數問珠從何方誰能復市此隋侯與孟嘗用玉綃繚之黃金錯其中綴之用翡翠薰用蘇合香本自南海珠金為後宮璫

滿歌行

得意良獨難大帶如河高弁如山功名侮予心不遑安逝望故鄉鬱鬱浸浸憂來自中不逝于顏鄙士患得失達士多所宜智不蹋時我斯蕩蕩天下熙熙貌拾仰取日競刀錐避將掉臂棄而逝之東蹈滄海寧居九夷崄巇可為念爲熊息乃在岱萊蹈而踰垣塔爲盤坯流俗落落豈無友生門一以杜其可復開蜉蝣之蒙視此末榮寵辱者驚窮憤世混迹躬耕貧賤肆志倘徼相成徘徊千古載濁載清飲酒而已誰知其它即有三公相去幾何百年如寄孰少孰多胡朝謀夕自貽蹉跎屹彼在位經營四方夫消痟恩人道趨顯退而為樂逡逡未央

企喻歌 四首

男兒自言彊出門思故鄉隴水流離下淚落鐵裲襠
放馬大澤中馬飽勿後騎前斷壯士肉不斷駿馬觔
鷂子下狡兔不顧黃雀群男兒飽百戰少年笑殺人
男兒重意氣結伴不須錢誰能無兄弟千里不相憐

瑯琊王歌 八首

陽春二三月羅衫繡裲襠繫馬臨大道伍女行采桑
炎天五六月手挽涼陰絺服不掩體喚女汲寒漿
初寒八九月銀燭照高堂端然坐不睡看女織流黃
盛冬十一月調笑酒鎗傍玉壺出纖手索女弄絲簧
主人但置酒烹肥擊其鮮男兒好還鄉不須持一錢

孤兒當門泣門外霜皓皓今年許教稱兄但視其嫂
駿馬似人長金鞭五尺強往來渭橋上瑯琊大道王
新買五尺刀磨淬不離手但坐看此物年中誰更有

鉅鹿公主歌

邯鄲女兒年十五能彈琵琶唱樂府
頭上明珠間翠羽客與酒錢笑不數
可憐誤嫁陽翟賈遂使黃金賤如土

紫騮馬歌 四首

出入渭城中少年獨妍雅不知是阿誰但識紫騮馬
紫馬從西來道逢一騧駒兩人下馬揖便入酒家胡

問客復何爲昨日發東平袖中出短書心知自劉生
封客讀短書慷慨不能止拔劍出門去報讎燕市裏

黃淡思歌 二首

腸作轆轤轉淚作素綆垂獨坐不能言傍知思憶誰
胡馬代州出還騎出代州黃金裝馬勒青絲絡馬頭

地驅樂歌

蕭蕭條條風雨深挂鐵殺鶬鴰擇殺鴟鴞
倦鳥不飛非無羽貧女不嫁非無顏色
枕郎右臂郎側向左看郎顏色似不在我
兜轉郎膝坐郎左膝郎有它人不自今日

雀勞利歌

飛若驕騎雀勞利前有鈎子後老鷂
與郎十期九不果耶有他人休誤我

捉搦歌 四首

仕宦還須論知己結交還須辭君子男兒失意誨人
指老女不嫁嫁爲理
東家女兒大役年東燒香出牆外供養世尊作佛
會須得白婿無措當
邯鄲城南夜逆旅樓頭十五部家女可憐白馬空佇
佇不見其人但聞語

駿馬噉陵粟在口男兒將納錢在手何不結伴同沽酒出贊蒼厭使黃狗

折楊柳歌五首

上馬折楊柳楊柳鬱蕤蕤馬上吹長笛愁殺虜家兒

不惜折楊柳孟津楊柳西本是虜家女嫁作漢兒婦

放馬孟津岸飲馬孟津河雖是虜家兒愛聽漢兒歌

莫折楊柳枝婆娑動郎意自有珊瑚鞭出入擐郎臂

上馬出門去馬鞭持與郎郎度孟津水何時還故鄉

幽州馬客吟歌五首

客從幽州來百萬為折輔錢自宅人有意氣良所無

今日但一鄉何言無所持庭前兩走馬千里任君騎

自憐十指鐶玉壺不離手女兒行無故勸郎右酒

南山固言高上有比流泉女兒固言好須得郎自憐

郎齋千金裝結客行三秦那能論家計少年昔作人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馬中有鵰卞人中有慕容慕容家此谷少年多相從

高陽樂人歌二首

欲知今上兒但後看兒馬結束殊輕艷不任渠兒下

郎不但坐飲百壺分自當見郎行仁義無錢何所妨

圖翔郎

白團扇明月入君懷清光滿流照誰得散炎天是儂歌好樂合歡日一時秋風歇不見

前溪歌七首

逍遙東武亭下有衢桑路歡但宿儂家前溪不可度

朝思出前溪暮思出前溪溪流亂漫下誰見倚門啼

女蘿若長松蔓與長松長雖非歲寒姿願得被風霜

前葛生溪邊溪水東西流枝枝自纏繞葉葉自綢繆

春容故易老紅粉非常鮮郎歸完何日憔悴復誰憐伶亦與當年

誰能采黃葛逍遙獨桑頭黃葛斷還生春風不可留

爛漫使儂愁

葵藿自有心蘭蕙自有香黃衣一小草春風獨不忘枝葉頓芬芳

子夜歌十首

涉江種芙蓉青荷幾時有但使蓮心生何慮不成偶

桑葉老欲盡春蠶已就眠那能不作繭絲子自纏綿

寧言共寢食十日九不俱桐花夜夜落梧子暗中疎

出亦陰憶汝入亦陰憶汝石闕四面生悲來定何許

湯舟芙蓉池紅顏在池水儂與芙蓉花有何不相似

宿昔結同心絲髮與肩齊將動如春風不離郎君懷

相憐須及時紅顏不難老郎自行由豫他人已相保
始欲識儂時白頭誓相憐一日三啼哭持底解千年
歡心楊柳花春風為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願因斗酒會牽歡桃花容蹉跎自不飲雙杯持勸儂

四時子夜歌 八首

春作曉裝沾春花復春林高空不可觸春色蕩儂心
綺窗綃初月羅帳寒分風吹復白頭處崎嶇當奈儂
三伏天雨火郎但能悲平何處及火漿金鉼井中墮
姚伸華節上不下颯秋綺郎君已自前羅衣那及著
庭舍明月光蟋蟀入牀語獨自理寒衣秋風動砧杵

燐燐斜月輝叢蟲清露裏中宵不還郎徘徊獨為誰
郎從何處來重袍那如水酒無沙糖味為他沃寒爾
北風振枯林嚴霜殺百草歡不與時競獨向相思老

懊儂歌 四首

五絲合歡被還得五絲縫儂為懊惱曲還持懊惱儂
布帆百餘幅阿娜白生風江水滿如月那得不愁儂
夙昔幽閨性冶遊持白惡旦夕三千里不復作顏色
長江得春風使帆如使馬朝發牛渚磯暮宿白門下

神絃歌

宿阿曲

天門詄蕩蕩地戶鬱沉沉真官下雲中窈窕從蘇林

道君曲

中庭有樹其實誚誚道君出入先以風雨

聖郎曲

梧桐何巖巖鳳凰何將將左坐青溪姑右坐白石郎
姑自餐瑤草郎自命椒漿

嬌女詩 二首

朝遊青溪南暮遊白溪北嬌女年十五夭容比顏色
終日奏絃歌小姑獨相識
徘徊白石江躑躅赤山磯湘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衣

白鵠雙翟翟十十五五飛

白石郎曲 二首

郎之徠何紛員車以清風馬以雲前有明姑後道君
石子如彈丸累累江之渚有郎獨自豔於十五女

青溪小姑曲

青溪湯湯白石為梁小姑不嫁誰謂無郎

湖就姑曲

北遊赤山湖遙望中芙蓉栽衣贈大姑
大姑舞白鳩仲姑淥水歌不共小姑愁

姑恩曲 二首

明姑遵雲中歲歲六萌車前驅斑璘獸後從朱鳥麟
辟邪
諸姑亦道同獨有明姑尊桂酒黃金色持以報姑恩

采蓮童曲 二首

扣楫聲太苦聽我采蓮謳且將盛年容持比芙蓉花
西湖采蓮舟上有愁思婦不摘芙蓉花何因出素手

明下童曲 二首

走馬上越橋遺却黃金鞭逆巧射堂頭徘徊驕不前
赭白千里婆斑騅八百餘乘不獨自去日與陸郎俱

同生曲 二首

盛時不再逢百歲一何促願以南山松稟作夜遊燭
蟋蟀空傷促人命安可為但當飲美酒醉即蒿里謳

石城曲 四首

可憐冶遊郎大馬高纓駿冶遊石城下聞名少年中
珂我同心髻環插三子釵種種隨時變惱惱郎君懷
陽春二三月花與郎同色明知苦淹滯盛年不可得
大艑十八檣長檣高如竹林張帆看風色知是下江陵

烏夜啼 四首

石城諸少年歌舞日相新劉生安東平是郎得意人
長檣百幅帆常著千里風婀娜檣上隹飛逐不成雙
大帆曳雲還長檣柱天起非是不相留勢已無千里
烏生秦氏家不從秦氏棲夜夜將九子石城城上啼

烏栖曲 四首

芙蓉如繡柳如織浣沙度頭日將匿高髻雙珠玳瑁
簪采蓮一曲傾江南
珠簾錯落華燈光長袖宛宛屬羽觴含笑一轉心相
知誰能不前復自持
黃金匝匼葳蕤鑰北斗闌干城上落美人空牀夜不
眠雙雙玉筯下燈前
江南女兒躡珠歌陽春窈窕出綺羅黃金釵頭紫騮

馬長安少年事遊冶

估客樂 二首

估客從楊州大艑載何來有無郎寄書但語莫徘徊
估客廣州人出入三江口一艑載千奴但日沽酒

莫愁樂 四首

何來諸少年石城迎莫愁莫愁石城西門前江水流
莫愁西曲曲曲變新聲含意嬌不發吞風感人情
莫愁幽閑性非但傾城色石城諸少年人人自相識
何處尋莫愁石城諸少年可憐六萌車不送莫愁還

襄陽樂 六首

朝上大隄頭莫上大隄頭大隄諸女兒遊冶不知愁
女蘿復可縫兔絲復可織唯有菖蒲花郎自不曾識
大隄諸女兒歌舞日相逐郎今定憐誰夙昔誰家宿
郎君但坐飲聽我白雪絃十三工西曲自不工數錢
揚州大估客千金作一裝誰敢攀昔德峯壞儂衣裳
託儂斷估使還書亦不作微薄自憐儂歡豈自微薄

三洲歌 三首

何處估客豪揚州估客豪象牙持作檣鍮石持作篙
聞歡揚州去大艑居上頭一載五百萬兩載千萬餘
何來板橋灣特底喚酤酒兩裝捕鍜鏍問儂取不取

襄陽躡銅蹄 四首

白馬躡銅蹄看地銅蹄鳴往來大隄上出入襄陽城
大馬珂我頭一步三吞粗借問馬上兒家在襄陽不
白馬金絡頭一步三躞蹀便是馬上郎何爲不娵娵
陽春二三月襄陽好徘徊淥酒淡江色與郎傳一杯

青驄白馬

青驄躑躅入尺強黃金絡頭絲作韁
可憐白馬如人長著地徘徊白生光
青驄白馬估遊郎努君下都看三陽
可憐白馬逐青驄石橋柏梁五湖中

青驄白馬六萌車可憐今夜宿誰家
借問窈窕西曲娘白馬青驄去無常
借問窈窕西曲女石城莫愁恐寄語
齊唱可憐淚沾裳可憐二聲忘故鄉

夜度娘

儂來星始集儂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人見儂跡

長松標

落落南山松長標一何拙上枝拂萬里風下覆千年雪

雙行纏

朱絲繫腕纏是儂女行纏纏腕結同心傍人那得見

黃督

誰能見歌舞不自愛陽春少年雙淚落知是他鄉人

作蠶絲 二首

拾蠶如指出桑桑如宇一日二箔眠女儂那得徉
大繭大如卵小繭如其腋三秋上織作石看羅綺

碣石篇 四首

碣石中怒滄海北待元氣吐欲若倔若起長風相薄
跳波千里懸流月與天漢外紀地軸高標穀轉白日
與齊俱入與汨俱出

其二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白日蕭條北風苦悲遊聲四起
胡馬成群嘶火如星列陣如雲鐵騎既置修我戈矛
裹糧坐甲唯敵是求

其三

委蛇者河千里一曲方之舟之匪紛伊栗太行詰屈
西北是經車轍馬迹日不遑寧於鑠聖人依其在京
差次吏功郡國以成

其四

羽翼未就鴻鵠徘徊神龍失水螻蟻所裁珠不暗投
劍不倒持能弗用利勿處於疑高才者妬匪但在人

逃名遯世以保其身

白紵舞歌 四首

華筵參差月舒光笛簫笙竽琴瑟張館娃窈窕夜未
央西施起舞悅吳王白紵飄香零繁霜浮雲綽約凝
且翔將絕復引歌為長廻身忽入從管藏楊肘摩趺
師洞房流風徘徊生綢裳容靜應節蹈鼓行挺紋欲
瞞復不遑羅袖紛繞蕭中堂志變化無恒常諸工
親寫忽已忘遷延就次進羽觴

其二

二八齊容羅袂延激楚之結獨秀先白紵蕭索陽春
前廻風飛雪相流連玉腕綠繞縈繁絲朱脣宛轉
蹁躚將行復却私自憐願君踟躕及盛年

其三

春日喈喈花落英吳娃起舞娟前楹廻身頓趾迅且
輕纖塵暗暖不及生衩袂一轉激楚成徘徊復進為
新聲二八斂手俟鳴箏中曲再變豪竹驚如矜若怨
意未明餘姿逸態猶縱橫妙枝絕世色傾城誰能顧
盼感人情

其四

雙袖徐起若有思逸態一放橫難持淫衍詰屈紛陸

離流貌曳縠風委逸縈塵迺節利徙施紆形赴曲影
不知纖腰欲結行綴移衆變含姿生態送蹈踏中止
人盡旋浮鶩絕跡稱神奇遊精蕩志君自治大樂薦
歲迷如期

霹靂引

平成天地剖九州羅列五嶽江河流明堂受計朝諸
侯
人馬辟易氣縱橫悲歌慷慨志不平

天馬引

胡風雨駛駛而空山有人

躑躅兮悲鳴匝余室兮三行

蛺蝶行

蛺蝶翩翩戲遊來東園苜蓿中不知誰家涎涎乳子燕銜之我入紛飛紫深宮紫深宮櫨櫨間尚坐顧頷待哺兩黃口睨之阿母得食還搖頭鼓翼誰忍視蛺蝶輕薄亦可憐

悲歌

忼慨乃知故人徘徊乃知故鄉遠道多懷久客自傷欲駕車無輗欲渡河無梁中夜顧形影泣下沾衣裳

猛虎行

饑且從漂母食寒且從巢父棲石不爲周客笑玉不爲楚王啼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

枯魚過河泣

大魚哈小魚小魚哈鰕飢鰕鯢哈汎泇哈多汎泇涸請君肆中居

遠遊篇

萬里未足步過詞歷遐荒一舉駕黃鵠再舉凌雲翔澄氛隱北斗河漢集爲梁山川自紆曲天地自圓方六鰲抃蓬萊十日彈扶桑潮水怒相擊崐崙出中央流覽臨九州衆人何茫茫絪緼造元氣柁惴成陰陽

綠巖秉大鈞叢脞不可當道逢王子喬挈我還故鄉

廣齊謳行

不勞歌楚豔請爲飛吳趨上客但安坐聽我奏齊謳雅揚表東土賜履締青州沃壤旣如脊絲枲劭且柔魚鹽無儉歲海于自春秋白一敵猶秦八九吞徐州美哉一匡力天下成宗周朝服西濟河鞭箠使諸侯王今臨淄途諸叢恭前脩抱哉立軍門意氣縱橫浮舉袂成帷幔揮汗亂仇讎先君務養士奕世恢鴻猷晏嬰以當路結交譽孔丘其人聘列國終日無停輈及聞韶音若與唐虞遊三月忘飱食栖栖此淹留季札本荊蠻華夏多夷猶泱泱歎大風觀樂不能休五伯相稱首四豪文其尤攤鋒省賓師鐵龍存主憂闊達有遺俗功利非所謀馳驟一何雄冠劍常相求蝸爵萬家邑連謝千金酬即論一布衣豈復商賈流

前緩聲行

海中之山必有天上之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自非意氣輕黃金結交寧辰多當復思東來之兎必有西去之烏不合晝夜曾何愛於吾徒長笛不 短笛呼領君有酒即飲無酒沽

結客少年場

翩翩白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俠骨氣槩多交情
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劍一在掌四海皆弟兄
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讎等白日然諾千金輕
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駡坐亦已耄操兄非老成
淺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兒推魯連仲兄推虞卿
小弟處囊中黽勉荆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先鳴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鵲黃金倉琅歲秋鑰誰家女兒倚高
樓含嬌吐怨彈箜篌明珠翠羽紅粉妝單衫婀娜春
風香女兒年幾十五餘開顏髮鑑玉不如箜篌宛轉

作新聲可憐一曲傾人城

樂府

辭胡款朝那請與漢家和紫貂黃羊白橐駝單于閼
氏乘六贏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流迢迢洛陽女兒名嬌嬈嬌嬈十二稱絶
色十四懷春未可挑織梳墮髻耶珠翠怕逐將人鬪
小腰學成織錦機猶疵解度新聲箏調日出采桑
城東路路傍桃李花飄姚左手提籠絲作繫右手攀
花折其條國卿下嫁不復顧使君五馬徒相邀重家

高樓一百尺歸來誰見倚逍遙

三言

郡齋同元美賦得陰字

漳之濱大陸陰天落落日駸駸誰爲郡此滯淹君在
坐倚蒼莽嗟波及逝陸沉酌我酒聽長吟秋無邑風
雨深山欲出碧蘿侵淚相視肝獨歸滄海夢白雲心
來何處別至今重握手一知音孤城夜楓樹林漂短
髮問抽簪

四言

效阮公二首

太清孔陽元氣絪縕虛罹懸鑒列宿垂文威鳳振羽
神龍作鱗眞謝幽谿松桂輪囷

其二

日照月臨天高氣清金支秀華羽林翠旌六駕龍秋
四牡騑騑汎緩步濮輪發增城

滄洲先生集卷之二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古詩

錄別 十二首

悠悠念往路離別從此長何以酬明德攜手歸故鄉
良時不須臾几復各盈觴仰視日月馳千載互相望
浮雲難獨留游子森彷徨綢繆踰皓首風波忽一方

其二

千秋一嘉過此別安可知良時不努力賤遲欲何爲
秋風野蕭條浮雲西北馳河梁臨往路遠望令人悲

游子自有懷悠悠當告誰

其三

長思何益會久留何益歸行人悵明發褰裳路徘徊
嘉期能再至安辭渴與饑浮雲一相失千里常依依
我欲往從之送子東南飛

其四

秋蘭懷芬芳依依樹前庭榮華不再盛枝葉皆已零
念昔二三子俛仰如流星羽翼一以乖邈若隔平生
徘徊顧四海誰能喻中情結交各有時千載一羅纓
離別不在遠日月從此征長當爲路人獨無弟與兄
尊酒可自慰頌言崇令名

其五

乖疑起恩愛離別生歡娛念子非一身中懷難久俱
握手一相失奄忽秦與胡新知自言樂山海日以殊
行路方未央出門思故廬浮雲沒景光北風悲有餘
褰裳復四顧徘徊當路衢結髮在戰場皓首爲征夫

其六

四海一黃鵠千里命其儔悲風厲胡馬躑躅鳴相求
何況同袍友從此遠行游離別無忼慨去去且復留
白日沒遙城回首望中州浮雲西北飛河漢東南流

視夜常苦早寒冬正悠悠明月燭羅幃嚴霜切綢繆
俛仰已自喻誰能不懷憂

其七

念當首往路千里邈已臨絲竹發高堂聽我雙龍吟
泠泠江漢流浮雲共以陰長風激羽翼嚴霜摧北林
慷慨有餘悲新聲愴人心游子失相視征夫淚不任
中曲一俛仰從此無知音故鄉一尊酒願言常酌斟
徘徊戀景光忽爲參與商來者自非昔去者自非今

其八

高樓耿長夜攬衣歌且謳秋風一何悲游子不得嬌

明月照空林羅帷自蕭蕭三星既隅列河漢東南馳
黃鵠正徘徊翩翩顧北曹故鄉邈千里忼慨命同袍
浮雲日西北安知心所勞攜手任須臾經時復漂搖

其九

河漢何皎皎眾星錯其間攬衣立前庭明月照苦顏
悲風中夜起肅肅有餘寒涕淚應聲下何以慘無歡
征路信可悽爲樂及盛年游子不自愛故鄉豈難旋

其十

黃鵠相爲群游子常苦辛念當從此別中懷日以新
清光皎明月迢望不可親高樓正蕭條徘徊四無人

上有千里雲其下起飈塵各言還故鄉握手道何因

其十一

窮冬盛陰氣白日西南徵征人常早寐皎月照我扉
故鄉千餘里中夜起懷歸千星翟爲言遊歲宿我衣
獨行無儔匹誰知汎與饑寒疲多悲風肅雨淒淒裘
身在天一隅何待不徘徊

其十二

顏色無常好春華一以零悲風散地來四顧何其其
窮言懷往路攬衣從此興殺氣奪毛髮涕泣斷爲米
仰視河漢星雖如水中萍曷光不終人游子豈退寧

夜依牛羊宿日馳駑馬行努力及明時安能多其情

錄別又十一首

秋風既蕭蕭浮雲亦依依四顧但他鄉游子一何微
儲言西北遊中道正裹徊容行無好懷萬事未如歸

其二

三星既相視新月來光兩宵尚自照閨闥相芬
雲夜絢河漢機杼成文章羅綺彰四壁華燭搖中堂
主人前進酒彈弦爲清曲流徵激長夜殺氣催嚴霜
孤蕭增白髮翩翩成衣裳斂兒不憔悴誰知在他鄉

其三

北風若枯林浮雲苦多陰紅顏日就衰他鄉日就深

別離起中夜對酒不能斟絲竹含妙伎佳人懷好音
婀娜適君意慨慨動君心罷曲一俛仰變爲游子吟
念當事行役決下難自禁

其四

秋風西北來蕭蕭動百草蕩子無室家悠悠在長道
紅顏能幾時棄捐一何早對客發素書零涕復盈抱
上言故鄉好下言故人老

其五

冉冉年欲度秋蘭來相萋蕩游千歲情結束欲何爲

美酒不誤人紅顏多所宜萬事自明日行樂此一時
四座慘無言游子中心知浮雲動悠悠故鄉難可期
其六
悲風墮白日天地何冥冥招搖弹北户河漢絛中庭
征夫苦難夜且復命新聲芳言動君子四座無不清
人生即消亡此千載名豈如飲美酒趙女奏鳴箏
忼慨盡弹箏慰我饑渴情惟念當離別翩翩渺獨征
其七
明月促曙光衆星西北移游子工早行起問夜何其
攬衣出門去長當渴與饑蒺藜穿我履嚴霜薄我肌

別離矜盛年老至不自知努力事戰場淚下後無時
其八
浮雲滿天地游子欲安之努力事行役棄置以為期
少年盛意氣忼慨生別離氣氣無根蒂翩翩中林雉
馬上不得語涕淚各霑裳君但專自愛遠道歸有時
其九
秋風動千里游子何翩翩早行多所懷忼慨私自憐
嚴霜被四野明星出南天涕淚一以下中道忽言旋
踟躕戀徒侶不知身棄捐各從遠方來道我結綵牋
故人俱白頭安得獨盛年

其十
昭昭秋景清明月涵金華清照采頻中堂發高歌
游子在外早結交常苦多別離動白頭人生復幾何
悲風摧枯林嚴霜傷女蘿新知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其十一
高樓出浮雲遙路綴綺疏明月照佳人清光相有餘
紛何下涕淚纖纖結衣裾持千里心託此雙鯉魚
尊名不可知行役難久居豈如及盛年駕言歸故廬
錄別又八首
眇眇遠行客綿綿歸故鄉悲風繞車鳴浮雲立馬傍

邊城苦多陰秋氣激繁霜白日匿何時四野一茫茫
落木委空庭游燕拂朋房非雖雌雉影明月在我牀
起視河漢流寥寥夜未央出亦以徘徊入亦以彷徨
其二
大江多悲風秋日澄清陰浮雲無本根天路難重尋
故人一失所結交良苦心游子步忼慨撫劍吐哀吟
白髮行為滿繁霜侵夜衿登城望四野明月照北林
悠悠客他鄉中懷安可任
其三
大川苦不步游子無常家別離在俯仰索寞以朱華

駆車就栢梁明發泛黃河浮雲慘余征流颯激其波
顧聘當中原慨慨爲悲歌千里一蕭條故鄉役如何

古意七首

秋風西北起吹我遊子裳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
蕭蕭胡馬鳴翩翩下枯桑暮色入中原飛蓬轉戰場
往路不可懷行役自悲傷

其二

新人一何好年纔十五餘本自貴家子秦氏有名姝
故人行采桑從我城南隅顏色各精妙手爪亦相如
故人工織素新人工箜篌箜篌未詎央織素色已渝
人生無新故夫婿自言殊

其三

嶰陰有孤竹常含千歲霜截爲雄鳴管其音中清商
豈不在人耳世已無鳳凰新聲自一時點曲亂高倡
安得日相御並坐行上堂

其四

十五漳河女出身邯鄲庭絃竹妙一世纖手何冷冷
清商有餘悲慨慨爲新聲中曲若無人含情已獨明
知音難再過紅妝日夜零余響發浮雲推耳不能聽

其五

英英天上雲不照濁水泥新婚日以親賤妾日以攜
綵舞出皓齒妙舞生春姿嬌態難爲容棄如秋草妾
念當羽翼乖依依叩路岐良人無古歡妾自中心知

其六

中天起雙闕浮雲出兩宮馳道挺其間甲第羅西東
胡姬正當壚邀客過新豐朱脣含綠酒纖爪扣青銅
隨琴似無意總統一何工聆咪正愁人流眺動春風
僕妾羽林郎翩翩五色驄秋夏上高樓調絲方未終

其七

胡鷹一何勁北風一何高朔方士馬地斗酒命同袍
窮冬盛四野大獵出臨洮盤石殺冢谷烈火走平皐
雞鳴中夜起殺氣當蕭騷稍陰生戰場白日慘不消
草枯牛羊瘦嗟嗟孤風發漲河冰正迢迢

咏古十六首

帝作大唐歌入伯奏虞鍾石興靡野人學一以諭
日月發光華爛然生其際洗濯十二消代宗少卜種
是非開四門穆穆咸所賓

其一

綏綏金山狐九尾不自多我往求平定念予無室家
明發與拔庭乃身參洪波宗流事川以祝融揚英華

玉牒沐日月素書出江河

其三

江水一何沛滂大越歸處朝周過故墟宮室生禾黍
傷彼西山士採薇自相茹千載睹軼詩斯人乃尚與

其四

白雲出山陵乃在天一方東土既已洽徂西聊倘佯
虎貌自為群烏鵲列成行惟帝立嘉命諸夏發其祥
頏言顧見女中心以翱翔刊石樹弁茲千載遙相望

其五

杲杲燉日羽旆施掩飆存我車既戶寫四馬亦孔桀
射夫率戾隰君子循方舟楊挪棠其鮮麀承填相求
多士自允撫撫樂成王獻獵焉言徂東郊出洛朝諸侯

其六

白石粲南山頳鯉飛滄浪單衣裁及骭緼縷遠從商
夜中起飯牛任車自所將燎火碎列星上客爛生光
疾歌一不聞何謂伯與王

其七

菀彼中林鳥拚飛不集枯崗牙一為猾公子良見圖
猗猗上天龍發雨既已敷子推獨者乾草弃空號呼
懸書下宮門歸山聊與娛

其八

莊王構會臺乃與雲夢鄰東延洞庭石涔陽激清津
趙魏方幸禍況此狼虎秦諫者七十二枕藉以前陳
時非一耕夫三楚亦無人因知沮溺流用即社稷臣

其九

獨言九皐澤械彼漸水壺畢罝薮刑岑絕流曲池陂
城彼三楚士諫獵行其才大雨忽盈河疾風西北來
洪潦既滔天隕霜淑以雷雨梁正殺立僕夫行告哀
抵虛無妄誠災哉歎為災帝德聽荒淫欲去此徘徊

其十

文駟陳大庭膰肉宿所脩群婢一以盛君子乃見咻
孰謂彼婦口於中可優游蟪蛄遂盈耳臥兮當何求
斧何不在手龜山鬱鬱翔翔七十閒文懷奸諸侯
秋水衍其波罔濟非無舟駕言從吾好還軫亦我陬

其十一

忽忽歲已暮夫奚從汝作太上炎遨遊來來未能獲
滯穗滿前田風雨霏零落相圖一沾襟既消不為樂

其十二

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不見孫叔敖其子行負薪
五覇相代興主烈難為臣令名有遺封餘財皆沒人

陵丘雜言惡千載功無涯

其十三

闔閭為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
昭王在草澤群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
入郢既已莊丘隨行見箴感茲告急言報復同袍士
賢臣亦多術存亡在獨美

其十四

吳王既據越出遊包山湖道逢一丈人邀我洞庭門
窈窕發深藏中有神禹書大文秘天地乃傳百六初
金簡敕丹景玉字同璇樞科斗不可辨鳥跡互盤紆
精華一以渡厥亦在國處頗見三室顛三石方扶疏

其十五

薛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為
先生惟一劍彈鋏何其迹按劍高歌嘯直出中堂
主人意已厭同列復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
片言悟齊王復相名益彰奇士多偃蹇世撫用匪可窺

其十六

中春陽和起扆觀臨四方刻石頌功德從臣紀攸長
上以獻泰成下威六暴強郡縣乃作始經緯不踰行
處號立大義昭垓成有章灌條諒已炎刑名非恒常

轅丘出頭夫二世本藏亡

雜興十首

伯牙有高操引曲飄入神從師蹈東海延頸四無人
洪波盪大壑悲鳥方號群白日坐失色山林忽不分
精氣一以變此調得其真世俗徒聞此千載涕相因
道世後始妙絕絃多苦辛自非鍾子期古道難且陳

其二

驥朱不逆景師曠不逆風所用一以失化為轅與蟹
將策出大御繩墨出巧工顧盼即千里結構臨層穹
東手守白耳拘人道乃窮

其三

良材出大國群椅作明堂柯楹相支持棟楠頑且長
飛棟戴雲興尚軒則重楹奕奕人稱壯麗榆子起彷徨
柱小亦已拔朽蠹中央道大方聯陰室家雜川廟
行者苦無依居者欲憔悴風雨一漂搖不知世路傍

其四

良馬踣路岐吾言蹶嫚反爾樂白六羊日月殺已跳
黃金不可作長沙多所宜清風想出明令德含妙辭

其五

太元來經緯天地自生成陰陽迭消息四時相盛盈

乃調斂神氣日月宣華英絪緼交二儀剛流列五行
至和液甘露盛德厥機槍唐虞其法象明良熙揆清
垂衣御三事大治無常名

其六

嗣何漢宮女紅妝豔熒熒本自良家子十五充後庭
是時得上意寵至身逾輕貴幸傾天下妙麗傾人城
詔許領椒房嬪御無不驚容如豔冊鉛陶如鏘玉聲
一當萬乘主常含中道情絕色動千載旦夕誰見明
是知盛衰禁置視合并所以尹婕妤顧將失平生

其七

讒時若雞鶩直道若不華爭餅競衆口絕黑嬌群邪
所以上古人以拙無常家陸沈金馬門醉即據地歌
世久自相玩為德一何多在群既衆生孤貴亦失和
洛陽與掖下一龍復一蛇同流雖所類跡迹心則遐

其八

鴻鵠一以舉四海何悠悠何促人間世曾若逝行遊
明時不恒得中懷難久留遇合成彼伴走女多所仇
英雄既失據是惡解綢繆所以孔仲尼曾乘即于浮

其九

洞庭大波樂千乘朝昆侖在昔有行李軒猴一何好

後船下河東羽衛照川原風起白雲飛隴首望中原
簫鼓發哀情長馳騁同轉入謁妃女存出接詞客言

其十

名馬不受羈足下行千里黃鵠不受羅羽翼就四海
貴賤自一身出處無二軌時利適愚夫勢衰蹶智士
袪長不振臂衣縮不裁趾陸沈人間世悠悠日復爾

雜興又十一首

鴻鵠摩蒼天萬里一翱翔翮颯生羽翼浮雲為低昂
畢逋城上烏黃口自成行俛啄仰相嚇徘徊傍鼠傍

其二

大魚鼓長鬐捷若舉帆檣夜驅蒼梧風凌晨浮九江
怒擊背山濤洪波為洶洶不圖運南溟中更不相容
何言一失水涸海難再逢窮如涸轍鮒斗水得所鍾

其三

江南有佳人桃李爭朱顏容子行從軍閒房重其關
明月一徘徊形影自翩翩秋氣繞羅帷蕭蕭難獨眠

其四

鳳樓十閣姹龍翔九回流圓景朝列宿五嶽尊陵丘
聖人有大命多士自相求稷契功不刊唐虞德無儔
神明盛驅使衣裳美優游詩書益二代孔氏乃宗周

在昔紂天經群后有綱紀艱難哉士室千載戍戍休

其五

天縱自駁雜元馬乃龍子文采成九苞骨法本千里

其六

其穎出高人巖穴有知己抗迹唐虞庭河風振海涯

前山有奇鳥朝陽飛其文下米蘭池飲羅網正紛其

雖復悦長纓排徊懷不群枳棘無安此哀鳴激雲霄

其七

蕭蕭西北風蕭蕭枯桑林登高使人望秋氣悲我心

淡淡姿寒芳易水清且深當時燕趙士慷慨有遺音

其八

焉出薊北門東望元英臺尚憂造浮雲倘右來悲風

客卿既裂地戰士亦論功稱系遷大昔昭王氣何雄

淡望一不植千里生飛蓬

其九

道逢臨淺池言陟梁王臺還顧望天河洪波渺悠哉

飛雪蔽中原北風千里來驅驅名利途無跛不駑駘

稍衛自微鳥東海生塵埃

其十

古今一旦暮俯仰成典衆不見桑榆雲千里相蔽虧

黃金若易盡紅顏安可爲如何當年士拂拭使人悲

其十一

人生無不有何自能自持裝由乖世度高行使人疑

俯仰在當路得長本可期湯火燙太和傾側使神危

終身與羅網失勢還相欺令我平生歡臨觴命妖姬

占詩前後十九首

前有十九首故後之人稱古者比之則

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爲辭符之

制然英于從中恣意於馬使不得旁出而

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斯于良造父所爲

雜爾

其一

行行萬餘里依依念故鄉見君界長夜攜手立彷徨

循言心尚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馬鳴相望

昧昧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

思君度年歲月漫浩浩慷慨即別離故鄉勿復道

其二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箏立交交爽惢語

盤盤高結出颯颯中帶寒浮雲忽自歸蕩子漫無所

天寒錦衾薄空牀難獨處

其三

白石何歷歷松栢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
手酒無常置良會無常期泥吟厚與薄為樂無乃遲
宛洛美游戲冠帶自相值宮闕起雲中第宅羅四垂
王侯負貴氣佳客以宜哀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綏

其四

良會獨今日彈箏尙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盈
中曲忽自罷躑躅一再行欲因更促柱難為聽者情
人生局一世悠悠終何成要路多坎坷先秋悴其榮
來者卒如此焉知千歲名

其五

三五樓上女徙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
絃歌入青雲新聲莫所稀千載為一彈含意有餘哀
知音雖卅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裳衣
三歎令人老游子何時歸

其六

燭燭芙蓉花握握采蘭婦悵袖忽已盈芬芳欲遺佇
秋草一以萎此物難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攜素手

其七

搖光加垂炎北風何慘慄寒室疎衆星蟾兔亦早缺

四時既潛移道迹難獨列不知空牀下蟋蟀安從出
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被要路負我道非一
織女無成章牽牛策不發且復守貧賤振翮各有日

其八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
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獨騁驂冠帶日逶迤
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極宴累長夜重闢發絃歌
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草隨飈塵誰能顧女蘿

其九

獨鵠西北逝逝響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徘徊

不惜寒氣為但傷羽翼摧我有綺為綃無衣誰為裁

其十

聘聘織女星當機理紈素牽牛能幾許常為投杼誤
紈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軛復何時軒東放云莫
攬衣即河漢躑躅不得度

其十一

高樓出西北下有故鄉道浮雲蔽天起回飈捲秋草
四時更相至人生自看老傷彼遊子顏戚戚難獨好
携手不須臾棄捐一何早努力以為樂泣涕復盈抱

其十二

不然[illegible]浮雲何閣百餘尺歲莫多悲風游子衣裳薄
四野何蕭條所過但遺迹來者自為今去者自為昔
盛年奄已衰含意將安適燕趙出名倡紅顏照宛洛
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理懷袖君在遠行客
弄拍一何妙列柱一何迫馳情恍雙燕飛入王侯宅

其十三

纍纍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栢陰悲風四面至
誰能黃泉下永含未伸意悠悠即長夜千載一以乘
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寐身世非膠漆豈得常相寄
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致神仙不可知服食苦中置

美酒與佳人攜手行遊戲

其十四

郭北一極望徘徊安所如新墳歷歷出古墓附里閭
新者鄉踴歌棄妾迴其車白楊日夜疎鴟鳥悲有餘
三歲去故鄉一字無素書

其十五

處世苦無覺孤生非所愛高言唱同心千載一相求
窮賤解膠漆棄置衰交游昔我同門友上書哀王侯
明月皎夜光躑躅不得授

其十六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越女前理音燕服羅綃
交遊自遠方文彩復無雙駕言出廣陵將以適曲江
聊慄此何氣攬觀不可窮轆車敵日下萬馬悲回風
水力率已平神物難為容來意為南山浩蕩惟所從
上客發其度陳哨誰與同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

其十七

孟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歎獨宿知夜長遠客知天寒
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紈黃鵠從西南孤飛正漫漫
一鳴緩中帶再鳴落玉顏遊子不可聽令君中道還
所以生別離忼慨亮為難

其十八

客從洛浦至遺我合歡衾中有長相思緣以結同心
芙蓉發文彩鴛鴦厲哀吟遊子正無衣天氣復已陰
故人此為意徘徊獨至今

其十九

皎皎羅帷月攬之有餘輝雖言守長夜依依未能歸
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為客行各所懷誰知我心悲
出門一以望浩蕩霑裳衣

君子行

君子矢百行維口服厥衷車奔不易度火威不改容

垢言一生口盟歃難爲工金多能自柭重名撓直躬
幸勿少須臾無將功乃崇九淵可浮游所患溺恩榮

遠游篇

乘蹻萬里外言造太微庭雲霞曜朱闕日月夾丹楹
仰看儼金止仙女紛玉亭隨風列以兩出窈而入冥
沆瀣飛素液步虛不復寥虹霓爲我帶雜佩搖華星
灌纓河漢流清波正泠泠俯視世間人汎汎如浮萍

太山篇

大東有神嶽尊名爲岱宗日精掛海氣與野控其峯
明堂朝列后金策紀元功維昔七十家軒轅此登封

雲霞自窈窕石室何青葱仙人攬玉樹鬚髮生清風
靈液飛潺湲步虛如簫篴唯帝擁宸符千載一升中
願言與問道乘龍舉太空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

滄溟先生集卷之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古詩

建安體三首

轉蓬遇回風千里一激遊良時不自愛汎汎亦何求
西來既迂怪周孔以墳丘患無紛葩名年往非所憂
烈士多壯心對酒苦難酬枕石太華巔俯瞰江海流

其二

北風正徘徊繁霜以霏霏紛過至朔方惆悵我武威
白骨何籍籍鉛刀貴參殘孤獸蹲高岡狐兔失故蹊
伐新缺斧斨飲水勝馬蹄遠行多苦寒中路渴與饑
是時一介志悠悠誰當知

其三

河漢懸清光三五正參差西北起浮雲凄凄風入帷
白髮一何早憂約當待誰快獨飲美酒登臺臨華池
趙女湯奇舞秦筝繁且悲安來亦有方安得常相隨

代建安從軍公讌詩并引

魏三祖及子建諸子間各臨戎義有紀列
又當逸失不獨王仲宣五篇又公讌一章
應阮徒不就次與仲宣從軍詩過意涸婉

均之未盡所長今各代作二首云

代文帝

長驅下廣陵觀兵東南疆方舟被大海萬騎紛縱橫
旌旗蔽波瀾組練遶茫茫中流震金鼓士馬何激揚
鎧甲生悲風千里一鏘鏘白羽所漂搖浮雲自低昂
撫劒登高城我軍正相望零雨有遺篇采言難可忘

代明帝

太常摩回飆旗幟何翩翩屯吹彌故壘列舟竟長川
登樯望四野蕭條無人煙高墉走狐兎荊棘動參天
撫劒下中流甲士羅東西賦詩寫其懷隨波以潺湲

從軍在萬里惆悵私其憐

代曹子建

丈夫志萬里忼慨事四方我后振威靈六軍乃激揚
分旗建東嶽耀武臨江湘鳴鏑控流飆利劒提秋霜
長驅下淮泗人馬自生光戈矛何參差方舟正縱橫
何言爲國難一舉彼[illegible]解從旆旨入歌舞旋所自
離宮大饗士勞賜以次行君子念在御賦詩垂華芳

代王仲宣

方舟何翩翩素波亦肅肅乘陵滄餘映長橋激流飈
撫劒登高防人馬且逍遙空城何所有殺氣激旌旄

日夕見煙火四野飛蓬蒿遐舉起大江誰知我心勞
從軍殊役樂非肖愧鉛刀

代陳孔璋

浮雲蔽四野流飆發悲音邊地一何苦慷慨難爲心
飲馬長城下水寒窟且深白骨撐路出殺氣駕重陰
將進大舉功干戈日相尋騁哉書檄馳縱橫正如林
身在[illegible]室中慷慨匪自今男兒念鐘鼎誰能常滯淫

代徐偉長

自我出從軍涉旬東南行文學託後乘顧眄亦已深
中流萬艘集陶陶層波生凄風旗幟繁秋日戈甲精

沈陰結戰氣唯聞金鼓聲壯士何飛揚各願一先鳴
志已馳九關豈但懷不庭雖君在只尺攄首未遑寧

代劉公幹

我后赫斯怒整駕東南征六軍如飛隼列旗龍陂城
皚皚霜風至肅肅戈甲鳴長飆轉沙礫仰視白日冥
流波一何勁金鼓悲且清凌霄下可雲毛血灑懸坰
發機入微妙觀者無不驚壯士以慷慨各奮先登情
釋此鷹揚客濡翰敘平生篇章何綺靡新奇雅以精
小臣在縲絏起坐慎同聲戎事諒非難但恐沈痼嬰

代應德璉

鬱鬱西北雲千里驅重陰臨江大櫂七方舟載浮沉
連波響風雨長緜紛悲吟分貴命趨距逸氣不可禁
君子在行伍常懷鐵鴻心非不愧細微良遇日以深
故山何時旋徘徊中自任

代阮元瑜

高城苦多陰秋日殊復悲遙聲潮蒸起但見浮雲飛
霜氣勁且緊河漢寒無暉三星何躑躅皎月正徘徊
流飆西北至征馬鳴相依自知從君樂誰能常不歸

公讌詩

文帝

置酒高堂觀逍遙芙蓉池兄弟夜行游賓客鬱差差
明月照長筵羅縵何翩翩彼君子娛時奏新辭
絃歌入微妙慨慷使心悲流塵蕩清霄綺施行餘姿
吐握苦不悉人生安可爲往昔無樂方彼此同一時

明帝

三五明月滿門七星猗繁月夜芙蓉行游置酒西苑園
華池湛微波芙蓉一何鮮飛蓋拂流星隨風自凌
主人樂良客寬席列榮殊絃歌徵中堂羽爵勝我前
徵商相和諧粉芳塵殊復樂居豈不爲然

子建

流飆起飛楝群星繁櫩軒月出芙蓉池清光滿西園
侍者夜行觴綺縞一何繁玉顏可攬持頓呼鬚所歡
華鐙正徘徊步障隨風翠絃歌蕩層臺激響拂層凌
公子多愛客縱橫各成篇主人白和氏扺掌將誰怨
絕纓紛陸離嘆敘復酬于取樂此一時茄奮良獨難

仲宣

浮雲被重阿流夜四座來西臨柏陽山南望銅雀臺
回首出中原曠然千里開公子大置酒絃管間行格
琴鐘揚清光飛蓋自徘徊古人一合情于今安在哉
亂離常苦多歡極令我哀

孔璋

羈客心無娛閒居日悠悠聞言侍高會公子招我遊
凱風飄拂鬱素暉蕩清流中庭煥綺樹芳鮮自流浮
登臺遠顧望高下見原疇兩兩山谷崇暗暗陰氣收
篇章時間作羽觴不及投逍遙何以立功名爲與求

偉長

高臺鬱峩峩其下臨清池黃鵠比翼游游魚戲漣漪
微風起木末朱華紛陸離綺羅既生色笑歌不自治
旨酒但相勸羽觴隨波移人生寄一世歲月忽如馳
豈忘謂君恩賤軀未可知

公幹

月出西掖垣雙闕鬱蒼蒼白石爛素波蘋藻聚金塘
方舟轉清流飛蓋紛翱翔輕飆灑前庭明鐙皦中堂
淥酒溢尊罍嘉殽充圓方公子多妙製深思何縱橫
高談自寵珍濡翰安能詳嬰疾日沈痾簿領非所長
願言貽令德僶俛不可忘

德璉

群士諧佳會置酒君子堂清言解饑渴四座生芬芳
雲雨灌高冀沙石明夜光連篇命音響好合與文章
三臺開藝苑愛客擅詞場伸眉就存慰千載以爲常

元瑜

知己難再遇攬衣及良辰天衢飛高翼清流濯纖鱗
槎落易爲感孰能愛此身恩義不濳暢舉座皆異人
公子善養士中外常所親侍會此高堂羽觴何紛員
翰墨風雨集與文若浮雲翩翩致足樂願言守叨眞

效應璩百一詩

殽函命關谷涇渭逆黃河終南俛向列沃野開其阿
帝王信佳麗天府鬱嵯峩銅雀鳴雲中貝闕夾丹霞
三秦盛西氣小戎乃遺歌傷馬聶炎光流風激頹波
使臣典文字執憲臨群邪春秋大校士與世陳四科
祇役在末位與言念 皇家管英有簡書翩翩爲國
華

感懷八首

寥寥高秋氣涼風激中庭明星一何的皓月復泠泠
循彼使心悲幽人起尋思羅帷徐動搖丹鐙發寒榮
短歌易慷慨伏枕通雞鳴伴侶稍稍單獨立非其情

其二

四海一流覽名教逝何央經傳有依因大雅未淪亡
知名自前代騁騖各專場微音可通靈新辭協宮商
綺麗漫星陳江河鬱縱橫豈不多苦心世士竟茫茫
中原二三子春秋足翱翔離別致倉卒千載不相當

其三

明珠出大海豫章挺滄雲宗臣開國功上佐難其群
公朝日舉士愚者并不聞披褐玩明時騁翰流華芬
分適中自諧知己俟其眞磬折難爲容弁冠各有人
誰令君獨往踟蹰失要津

其四

明堂饗元祚稱歲朝京師侵晨宴靈臺日夕宿蘭池
翩翩佳公子三五相追隨十千平樂酒羽爵何參差
長歌激清風顧盼生光輝秉我徑寸翰與文一如飛

旁人徒咳嗽匹侶當自知離別難預圖樂往自成悲
仰觀素雲流俯見朱華披寧匠安足陳亡沒無還期
百年聲影響倏忽誰能持

其五

在我遊　帝京馬龍躍自奇當年值數子無從新相
知中原一顧盼凌厲有餘姿用身常苦拙此志安得
施浮沈託大道四海一技遲時俗鄙議衣往不可
追頹言反初服白日且逶迤酒中念故人千載為等
期

其六

鴻鵠不鳴侶勢鳴難為儔雙美無常玩江漢故分流
堅芳踰崮石千載一綢繆佳言盈耳哉良時安可猖
在昔游中原數子從我遊

其七

孤行苦難立耿介傷其躬世路有姿態悠悠安所終
袨服光照人言笑一何工把皺若瑤綷磬折如轉蓬
輕薄不可親妖豔誰能將車馬從狹邪棘生九衢中

其八

浮雲翳高城回飆生戰場金鼓使人悲旗幟亦飛揚
千載一如此丘隴迹相望奈何轉蓬士翩翩常道傍

酬□□□人部

青陽一何麗冉冉西南馳言念庭中樹率已萎華滋
昔我同心友攜手及良時攜手理清曲各謂無人知
天衢多高足冠蓋自相隨所願不與俱朝觀夕生疑
含意戀明世皓首為君期諒茲久識察紅顏坐盛衰

寄□□卿

西山居冬日北風復以寒念茲歲方晏徘徊白雲垣
俛首事人勞依依石鄉白存悠悠塵中心夙昔非所論
感彼碩人情獨歌矢弗諼廢此涉時艱遂用安丘園
路傍奔折手高足策華軒咄嗟金閨客來當路斯言

賦得何仲默

仲默自天秀弱齡負遐騁十六遊京邑藝苑策高足
揮毫坐華觀懷人理清曲歸來放情志日晏從所欲
結好玩道芳明德以相勖古道詎寡諧遂令傷局促

五子詩　五首

王元美

元美何翩翩夙昔秉靈異京洛多冠蓋操觚各自媚
所遇無此物識曲聽其偽大雅久沈淪時清作者至
俛仰知音稀含茲未伸意但坐奮逸響側身向天地
盛名音誤人依依千載事浮雲相攪持白日一高視

四顧命儔匹中懷誰可致凌厲子長氣文章此未墜

吳明卿

吳生蕩滌士明德復何早高舉凌
良時冠帶會斗酒弄銷鑠一彈中清商下里雖爲好
知音率已稀隱几存吾道衆言紛盈庭膠漆各自保
掩耳走滄洲寒泉度濱漈焉坐盡任流俗令人老
陸沈金馬門懷袖諫書草白日有棄捐遊子悲不造

宗子相

娥娥離揚士早歲絶人識結撰有至思先民乃遺則
時俗徒嗷嗷此物知者得欝彡獨徃心百折江河力
披覩他自媚我意安所測念茲携手驩榮名與令德
浩蕩陰陽移吾道相終極語及千載事恢欣動顔色
中懷誰可喻文章亦經國一爲麟鳳呈三歎加餐食

徐子與

徐生一何俊木自青高姿十年化天日含意多素辭
既聞風雅音三歎文在茲聆咏生榮名彼倚門前綏
念爲理清曲高唱者誰躕躕流俗間携手不相疑
時髦滿要路各謂中心私世人豈同願吾道欲安施

梁公實

貴人貴大槩朱顔庶可持物理率如此和光難獨窺
梁生起南海負氣何倜儻北交中原士徘徊得吾黨
高名豈宿著一朝凌鴻羽時俗既淆濁振衣念獨往
禮法誰爲工局促向天壤王喬可等期服食理非枉
外須還羅浮頗言稅鹿鞅俯視大河流逶迤浮雲上
鉛汞隨物化世情自鹵莽吾意當自是誰黃金始偃仰

二子詩二首

盧次楩

少柟起河朔本自千金子蕩滌諸生間銷骨於積毀
世無臨邛令焉得心尚爾深文類繆恭羿署中徂喜
乃發秦陽獄十年攻一技既出浮丘賦始知有株累
三嘆不同時帝曰付諸理家家相如後誰能識察此

謝茂秦

誠恭乃當發緜何亦華陌黃金白不留朱顔亦已擲
韋布豈盡愚嗟嗟名士籍搖手金閨人中情多所適
冠蓋雖長衢榮翰日相索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
一出遊燕篇流俗忽復易遂顧望鹿門矯矯青雲翮

酬元美二首

妾本秦宮女少小揚蛾眉早辱君王寵朱顔嬌自持
卷衣皆羅紈明珠綴横垂頭上翠琅玕爵釵珊瑚枝
盛年處深殿容華天下知一朝在里巷遂爲生別離

此身託古歡南山猶可移東隣蕩子婦泥沙委彤岐
中心指秋日同穴乃所期

其二

有鳥名黃鵠乃任琪樹柯下來太液飲唼喋荇與荷
周游視中土少年多雖家金丸菊爲蒙不受矰繳加
一舉絕四海難哉天可摩毛羽未摧頹非烟奈爾何

再答元美二首

盈盈猗蘭花深谷何逶迤秋風獨奇樹殞擇以蕨薇
含英即萎萃不復揚華滋豈無王者香結根非其宜
孤生感霜雪不折中心知幸君置懷袖慰此長相思

亭亭西山栢自茂凌寒姿下沉難久居壯士多所悲

其二

采苓首陽頗青蠅止于棘結髮奉歡宴栢舟矢靡慝
上堂理琴瑟下堂理絲織昵若形與影在遠復相憶
豈不防未然萋斐成罔極愛深生百孽業措衢路側
賤妾抱區區中道蒙察識琴瑟聽其非絲織五文色
非君膠漆心群小志亦得

郡齋同元美賦

遊子苦行役驅車白溟渤依依平生親十酒日云沒
秋風亦已厲蕭條衆芳歇何以贈君子徙倚攬明月

燕姬當及時霜雪變華髮高足辭天衢浮雲望雙
令德一見旋積毀能銷骨中懷不復喻邈若胡與越
綢繆有故人知音無眷亭常九遠別離合意何明發

送元美二首

有鳳銜靈文栖栖北海湄昭流理毛羽五采以自奇
飛如擒群星翠若朝露披翱翔千仞岡亦集梧桐枝
一鳴叶清廟再鳴中咸池淒風振大野青雲顧我悲
世無伶倫耳誰爲度參差回首顧丹穴摧藏不可持
將止帝東囿恐令鵷鶵知阿閣在萬里哀號乃見疑
啁啾榆枋間燕雀相追隨清光蔽白日何當復來儀

其二

風昔二三子慷慨揚奇聲文章凌先秦詞賦無西京
零落如流星各懷饑渴情念爾翼高足北海日以清
傾聽當中原冠蓋徒縱橫明發詠采芑依依戀所生
悲風薊門來涕泣霑我纓解帶謝時人驅車薄姑城
千里見大河躑躅浮雲征羅酒不能別蕭蕭驅馬鳴
骨肉非一身意氣乃合并景光老自愛率已識榮名

答寄俞仲蔚二首

太乙覲漢德名駒生渥洼赤汗霑青雲長嘶振流沙
騣齕玉山芻渴則飲其涯翹尾以躑躅驕騖相經過

不願游閶闔況乃服鹽車世豈無伯樂垂耳奈我何
天子發素書使者出蹉跎駃騠十二閑駑馬常苦冬
雖有千里姿羈絆非所加

其二

鬱鬱龍門山下臨千仞谿孤桐生其間幹與浮雲齊
湍水擊其股廻波蕩其涯野火燔其東飛雪塗其西
莫則止黃鵠朝則啼鵾鷄悲風從天來清商以淒淒
伯牙不能去傾耳中自諧匠石空扼腕運斤路何階
琴瑟和神人無乃非其儔結根既已異雨露難獨乖
箴言俯大壑往就長離棲

送李明府入奏

西北夏雲列飛蓋赤相望供帳被城隅父老皆扶將
天子秉百度作新大朝堂榱桷且碩掄才自南鄉
山河俯壯麗肅穆垂衣裳是時薰風至五月開未央
既奏解愠曲或和斯干章 聖顏慰饑渴 帝心簡
四方家宰上績書召見伏明光用等課高第覩事稱
維良小臣奉威靈不得施其長誰謂一邑輕治行乃
無罷願言備侍從珥筆述陶唐策勲諒有期遺愛匪
可忘

許殷卿郭子坤見枉林園二首

明將再要疾寮言此悠悠未言命沮溺二子乃從游
田家何所有樽酒結綢繆散髮坐閑中轆轤牽寒流
擊我青門瓜聊且克歲殘兩氣滿腔濁披襟御南樓
開軒納山色餘映一以收雲霞羅四隅烟火藪林丘
伏檻秀禾黍蒲蒲原隰兩後華陽宮猶見清河舟
發興非山水非然動人愁願君愛景光多暇還相求

其二

作會卽良夜此會安可期結髮爲兄弟晤言今在茲
仰瞻挺浮雲河漢宛其垂積陰灌列宿三五正參差
前山斂影亂兩勢坐巳移皎月出平陵徘徊當照誰
清光澄暑氣颯若撤長帷潦水明樹間流颯濟華榱
感蛩窂林蟪蛄以鳴悲世路良獨難斗酒多所宜
達人忘勞名千載同一時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南山有幽意駕言此徘徊湖波蕩寒城四座清光開
金天澄素景秋氣何悲哉繁陰逝白日浮雲間往來
落木颯中林流泉激巖隈朝昏上煙火依微被樓臺
故鄉無滯淹世路多塵埃念我平生歡離思壯難裁

九日集殷鄉池亭分賦二首

下幽命詞客冠蓋至如麋白雲澹蕭森黃花媚新醞

灑餘湖山清閒樽魚鳥近零露假池荷淒風搗雜樹
徑回片橋出林暝寒城隱臨流濯長纓飄然祛塵坋

其二

寒空鶴嶺秀森野湖水闊墟落散城隅池亭入幽豁
雲陰出水鮮石色含霜活白鳥下煙際歸鴻起天末
返照斂長林萃流亂相聒紫蟹肥可持濁醪美堪掇
秋高吹臺興老劇文園渴佳節有獨醒吾生豈云達

集張使君別業

清河迅寒流金輿杳空翠秋氣下高原蒼然西北至
返照散疎林蕭條烟景異零落復佳期芳菸況幽致
握手平生人笑談出往事舊游數子盡風流吾黨備
千金抵白髮一醉滿君意

秋夜白雪樓同許右史與茂才分韻二首

林烟既曳紛湖霞亦披絳雜人靜荒村蓬蒿翳深巷
燒微見月出鐘清識霜降各稱浮白杯未覺呼盧懸
更賦梁園雪如流華渚虹顧慙遲城邑車馬紛相撞

其二

返照入平陵白雲出西隴天清鴈影潛山空嵐氣重
三徑何蕭條高人乃接踵諸生稷下秀詞客梁園能
松菊有佳色琴樽亦從㥦但醉不須眠寒燈坐相擁

送許史得弟字

秋風一蕭條白雲自相綴翩翩賓曳裾慘慘吾公袂
鼓楫大河流揚帆下衡衛平臺壯登眺鄴枚儼兄弟
既出兔園篇頗兼子虛製詞賦有知遇王門即恩惠

集開元寺

流陰拂層谷(?)返照翳深谷古寺入蕭條廻巖抱幽獨
梵影淨香臺鐘聲殷石屋絕壁棲禪誦懸崖下樵牧
秋花雨後瘦老樹霜逾禿寒泉可瑩心白雲況極目
登臨客自佳搖落時何速號色蕩腥膻(?)苔光清簡牘
新詩發神秀舊游耿衿服歸來杖屨便老去煙霞伏
高城出睥睨燈火通林麓言旋轉多艱後期此同宿

答張秀才問疾

青陽蕩積晦素雪亦云飛仲月陶嘉樹閒庭暖流滋
微風中夜興清光動遙帷殘燈出四壁鐘鼓一何癡
閉關抵百役內熱耿于衷(?)養痾終年歲人生能幾時
服散代茯餐匕箸厭相持哲夫秉大觀一往不復疑
所愧乏明德盈縮無常期

寄題離薺園二首

芙蓉媚昭質初服一何好繁霜日夜零悲風起中道
鶗鴂既已鳴所過無芳草馳驁終年歲紅顏足用老

美人怨遲暮迴車自不早蕪穢沫榮名同心以相保

其二

蘭生有幽性零露峻其姿含芳在空谷清風來御之
孤根亦何傷蕪草故難爲萎絕同摧壞中情君豈知
願言置懷袖死侍及良時荃茅一以化奈此芳與施

贈元美兄弟

唯帝鑿金石拊髀封疆臣二子越枕戈避讎棲海濱
及時列宛狀合意遂俱巾乃望漁陽戍北風飄沙塵
若見姑蔑旗陰雨施威神吳門有丘隴舊與要離鄰
陳尸赫中㲉國命委荊榛楚王熊費氏棠君紀人倫

何如上公服寵光祿所親願無廢前勞報恩致其身

虎跑寺泉

大士始結構鑿空偏此丘一虎自南嶽掉尾從師遊
神威攫山脉佛力驅陽侯枯火迸石罅松根解綢繆
勢窮決蹄去揮錫怒不休至今噴岩竅水猶咆哮流
酌言生壯心一嘯風颼颼海眼在其下湖汐故可求
不然胡僧呪爭使波瀾浮穿壁吐長淵夾寺瀦龍湫
幾作故山雨片雲駐岣嶁咫尺出東林無爲思遠留

求志園

吳門有奇士二弟借好修鞍馬照紅顏往來長者遊
帶劒何良綺垂纓亦紛繆豈不挽榮齊我志非所求
僞言旋北郭浦園依一丘白雲蕩虛牖餘暎翻寒流
置酒臨高堂邈焉懷其儔鴻鵠觀云舉千里常悠悠
清風動帷幕皎月光沈浮讀書見古人鳴琴調逾幽
無取廣川觀且作漢陰叟　天子御飛軒龍蟠將乃
翛回首望中原壯心未可收

子與至武林

良時能自至离會無常期長飈吹浮雲奄忽東南馳
依依我光彩冷冷發餘悲承君命倘匹游子安可羈
大江折其流武林悵以摧念今在往路執手野徘徊

何必同一身中懷貴不疑誰云有遐蹤駕言即前綏

古意寄德甫三首

悠悠我行役往往路殊未央春華不須臾奄忽殘歲將
安知疑與猶風波起衆芳浮雲邈無所游子依故鄉
天涯遠離別何必復彷徨盤蓬自躑躅黃鵠已翱翔

其二

芳含花俛仰良時不可留悲風自遠至大江以悠悠
中懷有白璧千載爲一投飛龍蛟欲乘胡馬群相求
徘徊視四海含音各未酬念此平生親從彼浮雲游

其三

明月照我林清風感重闈遊子發悵惘彷彿見容輝
古歡匪自今游子當何依千秋一高唱丘獨知音稀
莫言苦行役極宴不如歸努力兩黃鵠爲爾故鄉飛

贈德甫一首

條空生庭中結根西山隈江流一蕩滌悲風千里來
綠蘿謝依託冰雪抱摧嵬非不受匠顧時無栢梁災
截爲玉女瑟絕勝龍門材發我清商曲彈作臨高臺
洪厓領頎坐五鳳鬱徘徊

濯甫東陂實

王孫古城隅東陂乞偃仰回薄始蓊雜高臺忽峻敞

風波一以交淪漪恣遐放列雉翳中流返照暮魚
曲磴盤層陰清旁般清響並逸金谷韻兼詰濮陽
俠台戒降嶬披髮命岳觉天河漭烟咢亦冷言發神契
至今河朔人乘傑得倜儻嵇亂流病游梁爲心任獨往

滄溟先生集卷之四

滄溟先生集卷之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古詩

送靳潁州子魯

華陽館前落葉飛荊軻臺上送將歸爲言擊筑悲歌
者當時酒人今是非太守塞帷薊北來燕山忽斷楚
天開郡中曉月雲要出霧裏秋濤桐栢迴黃金璽書
從湖光東走潁州西豫章君家兄弟二千石承恩不
少尚書郎朱轓雙出領專城五馬踟躕五馬行漢主
今春徵計吏小爲何讓大爲名

送新喻李明府伯承

爾昔紅顏啓薊門獻書不報哀王孫一朝致身青雲
裏座上還開北海樽余亦題詩郭隗臺燕山秋色對
銜杯論交共惜黃金盡此地空悲駿馬來可憐郢曲
今亡久下里之歌吾何有文章稍近五千言雅頌以
還十九首才子新傳白雪篇江城忽借使君賢那堪
兩省爲郎者多病離居日日邊

贈張子含茂才

憶昔中丞全盛時少年裘馬相追隨忽逢世變夙心
違迍旅荒京傳識稀古來萬事皆如此何用空悲昨

天非流水無情白日速紅顏猶在黃金微飲君莫辭
燕市酒欲行不行重攜手青雲今有故人存好贈綈
袍哀王孫

刁斗篇

陰山㳤合胡天黑漢兵大呼單于北沒秋日落五原
屯旌火夜連千竈食驃騎橫戈拂鐵衣悲風黃草白
伶俜渡河鳥陣旌旗伏卧壁龍沙鼓角希征人馬上
拔枯骨滿地清霜刁斗發朔氣遙傳瀚海雲寒聲亂
動輪臺月抛笳驕虜聽再泣按劍材官怒指髮宮女
琵琶咽逝波使臣旄節彫幽窟誰能絕漠掃妖氛袞

響如今不可聞六郡少年思轉鬪擬金猶憶李將軍

送張子參募兵定諸郡

劍門昔在胡塵中匈奴火照西山紅氈廬相望赤縣
隘腥羶未洗神畿空君王拊髀過郎署侍臣扼腕談
邊功每飯不忘鉅鹿戰千金先發華陽宮邯鄲少年
游俠子腰間匕首懸秋水出身須備羽林兒橫行誓
奪單于壘騰裝夜別縱博場貰酒朝辭挾瑟伎馬上
風雲八陣成帳前鼓角三軍起故人新出龍軒擁亂
後高名衆始知國士漸看投筆至　主恩況許請纓
爲天寒恒嶽倚長劍雪滿滹沱擁大旗歸來歲花生

春草見爾論兵散慕遲

齊俠行

簡書八道發明光詔徙豪起朔方神武臨軒眈虎
視將軍秉鉞鬱膺揚山東十二諸侯國海濱五百義
士鄉厭亂齊臣思定伯殷又漢使出勤王敵驕擬縱
田單火名憤能飛騶衍霜殺騎人人白羽箭民兵處
處綠沈槍九河寒色旌旗動岱嶽秋陰鼓角長各倚
少年輕燕頷曾經遣戍守漁陽被髮左衽豈受賜排
難解紛不可當往歲濱池先陷陣三時大戰銀冶場
功名未致有遊說肝膽欲傾無孟嘗天子只今顧西

北男兒俠骨埋邊墟

賦得金谷園障子

誰將金谷傳豪素座上無人不回顧乍展旋驚澗水
流纔開已識河陽路四壁眞看片錦圍中庭如見雙
紱度移席休臨墜妓樓解衣欲掛沙棠樹彷彿明妃
出塞吟聽來未必梁塵誤詩成酌我我且辭便過三
斗無論數綠珠安在恰當爐似留且往勢可呼意慘
崑崙紫猗猗色寒滄海紅珊瑚君家富貴合如此此
時那知有障子縱然客散掩空堂猶聞夜夜春風起

送中職方謫萊州推官

嫖姚三疏奏明光九月王師掃大荒不求十萬羽林
騎從軍但請尚書郎看君未足侯門客草檄論兵一
當百片言不合徑拂衣坐使元戎氣蕭索漢主臨軒
送逐臣裴帷海上及行春正逢匹婦銜冤雨一灑浮
塵不汙人遊燕曾攜短匕首袖裏虹蜺今在否出關
若見棄繻生爲余持贈單于走

送趙員外行邊

狐白之裘紫騮馬鳴邊東走漁陽野自言　天子授
長纓明光殿前三使者飛檄遠度桃花山昨日遼西
校戰還吹律春風回黍谷揚旌暮雪灑榆關關門一

望煙塵色抵掌志馳伊吾北豈獨秦人重繞朝誓令
羌虜避宛國此行不按將軍圖欲畫地形取匈奴指
揮千障鐵如意出入便騎金僕姑驃騎將軍綠沈甲
鸊鵜大犬黃石法精裏屯種玉田屯寨烽起彈琴
峽元戎幕府贈吳鉤太守離歌岐麥秋看君歸奏稱
上賞何足道哉萬戶侯

賦得狼居胥山送李侍御

材官十萬絕大漠蹋河一戰胡兒卻夜縱輕兵襲王
渠繫以往封狼居胥姑衍山頭列旗鼓中壇擁幕陳
首虜帳前面縛三當戶驃騎將軍醉欹舞北風千里

雲摧頹瀚海波濤蹴日迴漢家天子雄才哉捷書親
發栢梁臺君持繡斧玉原郡牧馬單于不敢問黃沙
白草寒冥冥今年爲王犁二庭

送徐汝思郎中入蜀

岷江東流何漸漸仙舟西去指華陽峽深當晝晴雷
雨白帝青天露大荒一望峨嵋山上月風吹寒影墮
瀟湘益州部裏占星使草色春將接夜郎客將河漢
支機石歸自乘槎歷七襄萇弘碧血埋難化杜宇啼
魂怨未忘胡不爲我排閶闔願君致之北斗傍即今
叱馭九折坂金精元氣參翱翔雪峯突兀三飛梁中

掛鳥道通蠻方司馬長卿子虛賦其文可以陵太蒼
臨邛小監楊得意亟薦詞臣謁建章後來此事益寂
寞煙塵萬里遙相望

葉舍人

舍人家世稱儒素供奉班聯起居注仙郎盡識鳳凰
毛父老相傳驄馬步當門蘭茞抗疏還歸清高臥柳
亭山至今猶憶張文紀年少官微犯帝顏聞君復入
蓬萊直歸夢時時動秋色翰染金莖彩露寒盧開玉
樹青天遙回首南雲春事繁浮丘峯下小桃源他時
搖艇新安水坐把江花醉故園

送謝茂秦

李于以來多大雅布衣往往稱作者謝家玉樹操郢音其曲彌高和彌寡寓梁曾曳王門裾遊燕欲為中涓焉豈無冠蓋映當時滿眼悠悠世上兒文章千載一知己交結何須鍾子期此物有神兼有分富貴浮雲不與之盧楠坐獄幾不免醉後感激肝膽言者殿雖然鸚鵡賦身挂羅網何由纔般叔春秦庭哭遂學黎陽國士究歸去東將釣滄海安能貧賤常丘樊千借江鴻報消息或可寄書此故園

送太醫令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武皇按劍明光宮夜發材官六郡雄臨軒親遣上將軍誓掃匈奴成大功羽林九邊傳漢月霜戈千里排胡空轅門豈開天子詔帷幄寧多衆士風中記翩翩爾其選志勒燕然禪姑衍業許殊書念已深情發乎勃交仍淺樂發奇擬挺荊軻駿馬何曾遜扁鵲醫懸惡少茂相輕朔方健兒知姓名身為將客元戎府懸氣秋高出塞行一百年來無一戰今日王師遂北征便當滅虜始朝食不然單于不解兵

南溪老樹行

老樹橫溪十畝陰下有跳波三百頃酒能攜壺坐其上白眼看天何不起作斗之間見浮槎猶浩宇宙成流傾念我平生湖海客衣裳冷冷風馭泠文章八代俱塵埃心事幾人同哀郢醉裏誰堪此陸沉俠來氣與千潯猿洛浦明珠舊寥寥溟注神駿空馳騁翩然大叫觀者摧那知世路滄洲水投足還探河伯宮俯身欲拾中流影驪龍蜿蜒垂霧雨虹霓繚繞含光景須臾力疲神亦眩乾坤低昂發深省最奇披髮泗呂梁願言洗耳臨箕潁初看長鶴出黿鼉豈云吾道終黿鼉王郎驅石到渤澥徐子招招迴舴艋此時共濟失狂瀾却悲徐溺情難整泥塗詎可困豪俊男兒相逢詩項領孩僕鞭昨夜歸湘娥漢女猶延頸羣靈至今未敢散江颯颯開塵境

送公賀還南海

梁生倜儻誰與倫梁生倜儻無與倫為郎十月不厭意上書乞歸南海濱文章往往沉時好富貴安得與此身獨作燕臺客者一一凌雲作賦人憶昨與說飲燕市酒酣以往氣益振黃金片言空嶙峋華陽六館推為新騏驥并俱良馬劍客博徒皆俊民梁生徐生情最親宗生王生詩更新經過但坐歌白雪罷曲彷徨若有神揮毫夜夜搖星辰襟期矯矯何能馴

梁生此事成萬古欲別牟崇遂其陳羅浮之山何崔
嵬下臨莽蒼波濤開從所跋浪長鯨出倚杖乘天大
鳥來北望中原寥廓哉飛仙坐攬百粤色羣峰黝湫
行風雷梁生之廬構煙霧千峰辟荔背推頹有時高
咏反招隱蠨蝥無人秋雨哀猗佗椎結本越俠陸賈
縱橫亦漢才丈夫有道任龍蛇澼能與世相裴徊梁
生何爲終蒿萊梁生慎勿終蒿萊

峰鹿行并引

余往與王屯過子與見伏鹿於庭戲相謂
曰余將携徐夫人匕首刺此鹿爨腊之也
生豈不願爲我犄角之哉又與王生過子
與則子與刺殺此鹿食王生既而宗生亦
至相與批脯飲也亦大豪舉哉乃各賦擊
鹿行壯之矣

徐卿意氣殊不偶買鹿白金求比价常堂燕客忽白
放醉把邯鄲鐵匕首負擬麋從帝救將小開鹿觸匈
奴走高材吾黨復誰過文寧嬌揄膻腥火日難將
四海求逐來定死諸公手毛洒旋旋術尖角推更
見珊瑚朽王郎大叫奉銅盤接飲其血歃以酒飼我
前呼歷下生與君相愛爲君壽舊時疾足今能否安
得新詩滿人口須臾碧眼胡兒至落碓脯腊無不有
下箸已畢羣客空纖芥更出青閨婦裝看杭上肉如
陵復推尚在隍中守嗟乎曲士夢何久徐卿獨醒可
與友

送元美

王生二十趨明光是時作者不可當世上之名他自
誤須君千載乘文章風旨陸沈秋感府風塵修淡尚
書郎心知此物難再遇片語論交燕市傍携手七陵
朔漠色悲風九月吹白楊居然宇宙見雄俊睥睨今
古神飛揚流俗紛紛失肝膽那能結客輕利場近日
操觚滿京洛江河決注非其長家握靈珠戶和璧及
逢周容皆深藏高才楩楠與杞梓吾道麒麟或鳳凰
清廟遺音壯　昭代天庭火藻懸衣裳生也經綸斯
濫觴泥塗安取金躍冶羲銳更盍錐處囊伊周稱宋
儻易地釣衡燕苑俱稱良生也爲情誠彷徉但願右
拙峰筑之荊卿左拍按與之楚狂二子家侍側乃蝶羸
四子講德如蜩螗樂觴白眼天茫茫秋風胡爲歸故
鄉亦欲送生從此去留生不住悲河梁彩虹千尺挂
碣石贈生千里爲帆檣

長興楊山人德亨

若溪之水何泠泠吳山一峯天目青千林萬壑子雲亭從他世人還解事白頭不厭太玄經

其二

吳門市卒能逃名長安貴人非其情南山薄田春自耕盛世爲農亦足老少年何用隨諸生

其三

千筐湖綿白雪開滿江稻色黃雲來山中客醉領其類自言七十嚴耕者帝於我有何力哉

其四

長裾不爲王門賓千金盡散江湖人孤城一卧三十春看爾紅顔逐燕雀終然白髮行風塵

送子相

自作白雲郎未厭滄洲意偶然薄宦混風塵論交千里賢豪至元是翩翩多奇氣南越梁生亦雄視二子招攜從此逝爾今卧病緣何事緑髮還鄉已壯遊錦帆十月下揚州移家好住昭明樓種瓜莫笑東陵侯文章萬古垂大業富貴浮雲非所求知君林壑亘不憂圖書四壁高枕秋世人那識淮海士須行便爲名山留丈夫義豈辱顔色使我摧眉去即休安能皆呪向權勢咄咄空令達者羞夙昔競爭闘後來復決桊相看一別雨墜天他時神劍來精爽既言郊藪走麟鳳朝廷寧得無吾黨卿也抽簪且偃仰漁陽日影難如履薊門雪花大於掌馬上燕歌變徵聲壺中酒盡君當往

俠客行爲子與贈吳生子需

本自吳越冶游郎結交燕薊少年場長裾不曳朱門裏褐大叫青樓旁被酒日捋羽林騎擁金作使邯鄲倡郭解灌夫師事田光荷意一言失意一言相然一方相慕一方男兒過逢好擊塵世事搖盪寧陸梁姓名何惜借輕薄出處未須論侯王親知猶向隅有鐘徒見囊雖家猶燕天有客徒滿堂猛虎可值俗子莫當平生片心照秋水明日報恩還故鄉

留別子與

從君幾醉燕京酒舊遊花月回白首相看零落眼中人二子河梁重携手憶昨青山坐西署子今此事成不朽交態蕭條甘自詣浮名慘淡吾何有爭道賢豪擁上林華陽臺館盡黃金長卿詞賦徒壁立曷倩伴狂合陸沉平生得意向知己常將顔色當同心北望諸陵一拊髀悲風千里來寒陰春草如雲覆四野我行遂遲五其馬十載爲郎願已違出門況復悠悠者

逐臣猶未老憑唐每飯豈忘鉅鹿下歲晚江湖夢獨
遶秋深鴻鴈書堪把

題中職方五嶽圖

誰將五拳石錯落介之堂坐看素壁戀雲霧安得蓬
峰掛屐深更愁深林暝難入嵐影明澂倭衣裳左呼
欲生滄海日右臨少昊凝清霜稀練白沙走朔漠回
毫紫蓋垂炎荒須臾二室峻嶒出杳然置我烟霞傍
不聞吹笙控飛鶴浮丘子晉俱冥茫良工拓筆夭矯
開長風西逐層陰來中庭無人數移席頹崖乍墮松
杉摧眼前突兀太古色九州慘淡如浮埃虛無神岳

未誕降元氣始判洪濛哉大江浩浩黃河流巨野相
望懸莫秋異代猶探泰漢策貢形或結金銀樓憑軒
忽驚去千里青鞵竹杖胡在此復疑竊窕迷歸路何
當秋駕聊徙倚捲簾遙齊空翠寒張鐙更愛夕陽紫

邢襄小吏困時名知君雅意憐泥滓

送求寧許使君　二首

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欲
墮五馬踟躕大道傍問君胡為萬里去小臣罪合投
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寒殊陰陽長官椎髻
見朝吏海蠻齊鼓祭中裝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
可稱龍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奇更得浮沅湘水空
自惡無痕痾明年雨露生還鄉

其二

使君落魄高陽徒結交李生仍狂夫醉後裂眥一相
視怒髮上指浮雲徂白日並挫出肝膽黃金誰為收
泥塗長安少年太巧宦依倚權門何事無失策始就
公府辟得意豈頓貴得頭令折腰揖下吏我更掩
泣臨窮途奇數能令遇合變美才常被功名愚武溪
毒淫須自愛九重沉深不可呼憶昔終軍繫南越鄉
里小兒何其[illegible]荒服蓋需大漢德單車入郡歌來蘇

固知未寧之州終如斗天子求賢三輔圖儻有徵書
到遷客五馬好過秦雞數

送王給事使潞

憶昔胡塵暗劍門六軍如雲集闕下天子授鉞臨軒
檻宜陽王公其人者屈蹐出城朔方簡在新除大
司馬是時將帥實跋扈傾耳復聲入北斗引經答詔
動稱意草檄提兵常在手常力仍堪制閫外股肱佐
命吾何有一從誅亂朝廷清四海亦重尚書名看君
少年青瑣客漢家今得草玄成袖裏彈章百不避叢
中諫疏垂欲行　主恩三晉持節使上黨諸侯帶礪

功乏槎春度獨造水設[illegible]衣[illegible]祈宮歸來煉石補
造化論思庾諍才何雄

郡齋同元美賦

凤昔紅顏一大夫秉軺河朔何爲乎除書虎下不得
淜鼓其刀筆寫壯圖　帝恩彷欲存折檻謂爾視罔
從皇都相逢但飲邢州酒太守況郎高陽徒庭前秋
色正慘淡囊裏新詩復有無醉歌出塞雲中曲朔氣
颯沓來飛狐路傍小臣久汨沒安得座上開江湖眼
前大雅竟誰是作者如山道各殊更須一日論萬古
揮毫振臂奪雄呼嗟時海內稱二子高名自喜王生
俱白雪青天動蕭瑟臺郎郡吏同崎嶇楚璧照隣不
敢獻蛾眉在宮還自妬王生仰視浮雲徂矯手將我
頷下鬚與君周旋在今日還能百萬來長驅忽然神
氣回莽蒼孤城搖落相踟躕

跳梁行寄慰明卿

武昌季子吳國倫左遷三載臣廬春紅顏便着風雲
色白眼豈是功名人邢州太守昔入計猶自金閨侍
從臣顧問片言搖日月彈章一字動星辰雖然推擠
平津吏常苦跳梁不可致調笑縱橫倒四筵交驩往
往非其意世間那得郢中歌君但論詩吾且睡何須
更比謝生有何應獨把王郎牙蕭條頗似東方生尚
康郡吏愴承明文彩縱然傾漢主詼諧難以取公卿
黃石石鏡二女傑濯足長江九派清此兒尋常未易
識倫挑青雲行妖精近來猶尚憑陵否俯仰浮沈無
不有朝請司空城旦書夜沽茂宰柴桑酒成敗寧關
達士心卷舒終在朝廷手隨他肉食作雄飛饑我褐
衣稱下走黨禁重開稅網年一時逐客寵光偏晚收
已抱泥塗恨更論如何不可倚事急誰能馳叩闕家
貧未擬罷歸田再來地僻逾高枕就使荒涼給俸錢
壯遊萬里君須見青瑣鳳池元不賤使氣能令魑魅
藏出身曾承橈槍變楚狂豈止接輿賢吳爺猶堪背
城戰回首畏途真自知一官不絕纔如綫難將此物
鬪翱翔如口含沙未可當四海弟兄堪並起中原我
輩正相望總看萬里風塵裏不作踟躕道路傍鼓枻
更逢漁父笑豈應憔悴老滄浪

此兒行重寄明卿

我聞南康大如斗明卿佐理當什九昨日中丞抗疏
薦賢聲輒滿朝廷口豫章計吏入圖事愛君未敢援
以手小臣憐才上白狀相公良久疾其首量移亦已
從浩蕩不然徑逐此兒走誰知片言觸忌諱畢竟功

名成掣肘丈夫失意分自當窮來傍人人避藏若或
折腰骨太勁看他伏謁項能強縱令慢世無不可以
爾于時豈所長莫作拂衣少年態宦遊須使及春陽
大舒楚歌小舒舞是處江山好斷腸王郎至今樓北
海帳前萬騎綠沈槍

拂衣行答元美

五原驅車興殊淺三奏卧病秋云高束帶那能見長
吏談經何以隨兒曹上書一日報　明主顙乞骸骨
歸蓬蒿小臣承薪菜不佞閒道巢由亦已逃拂衣中
原風雨來群公祖帳青門開二疏一去三千載大夫

未老寧賢哉新鄉城西重回首當時叱馭其人走路
傍伏謁莫敢動囊裏俸錢君但取此輩交情雖可見
吾徒大名終在口于今偃息南山陲閉户不令二仲
知負海少年大跋扈遲使問我抽簪期百爾不分一
狂客余髮種種何能為玄經半卷常自誦濁酒千鍾
醉不疑五子江湖正漂泊黃鵠摩天慕者誰

答許右史 二首

黃鬚尨尨田舍翁傾身坐向錢孔中長頰便便羨少
年行步顧影私自憐誰知腐鼠能為祟縱是神仙有
擲遷使君似識浮雲意蹉跎實為功名利已拚酒隱

當吾世濟倒佯狂百無忌潯陽恰供十日飲酣法須
與常時異五斗乍可調燥吻飛觴二子雄相視醉殺
不作傲盃人適來那得獨醒事桀文大白滿如月魯
託為章稱國器若言此物非其任爾家破瓢亦應棄

其二

王門曆者身坎坷老叟長裾裾婀娜自言能料一生
事及至千時計常左從它憔悴後為誰即得新詩題
向我雨雪蓬蒿共三逕春色傳伶餘藥裏濁醪但熟
貧亦足微官幾許病輒妥胷中壘塊故須澆乘興徃
來無不可自眼生成薄祿相青山合就漁樵蹤趙壹

疾邪我所擬鄒陽暗投才應坐羨爾悠悠世上情回
頭數子殊云麼

送萊蕪萬簿

所生素本儒術祕稍因前決符其指栖息十年白鹿
洞携策一卷書以子代宗姻婚大海激衣冠氣下中
有人我家松檟二千樹鞍山水竹各萬不汎顏色一時
常喊輭獨憐　明主能容識茶灰作須吏誰謂但恨
無過范史癸籤果何煩目見鞭下遙蛆部忍顧看
茗才豈催科拙前為公門非所宜潛夫答部識承恩
讌然遂就選官列匹馬悠悠復路岐即今失意欲何

之同鄉冢宰諳名姓府掾烏曹佇可期
歲杪放歌
終年老書一字無中歲學道仍狂夫勸君高枕且自
愛勸君濁醪且自沽何人不說宦遊樂如君棄官復
不惡何處不說有炎涼如君杜門復不妨縱然疎拙
非時調便是悠悠亦所長
贈殷卿
前年賜環承　主恩去年解裾辭王門身經畏途色
不動心知世事口不論自顧平生爲人淺羨君逃名
我不免自憐垂老尚愚陵羨君混俗我不能有酒便

桃葉妓得錢即飯蓮花僧
金吾行贈戴將軍
先皇諸將何其雄君家大人國士風賜錢留起嫖姚
第詔宴數入蘭臺宮五雲忽變石城氣七校親隨
萬乘東當年帶礪山河在四海車書日月通肯從敢
聞　潛邸事朝廷竟録代來功此時十歲羽林孤躍
馬能彎兩石弧漢主臨軒求故劍承恩一拜執金吾
生成燕頷學辭武得奉龍顏不羡儒三提鹵簿陪
陵寢再護樓船下郢都禁中自失張安世天上還看
周亞夫

逼除過右史水村江山人同賦
夜來北渚北風急打頭雪花大如笠片紙東飛右史
書詰朝小作湖中集到門白鳥出高巢繫馬南山迸
人入使君亭午未解醒蕭客登筵一長揖地僻兼無
俗子妨樽空况有鄰家給意氣還須我輩看功名但
任兒曹立瞥眼旋驚青歲徂沾脣莫放金杯澁世上
悠悠已自諳即今不飲嗟何及醉聽楚調起寒雲綠
筆憑陵朱絲濕平生多少伯牙心此日因之寄篇什
賦得鴈池送許右史游梁分奈字
漢家蕃國稱冠帶鴈池多暇爲高會賓序同推枚叟

尊星潢共指梁王大賦成錦字映長流酒酣飛羽傳
寒瀨漢翰常生授簡中孱湲不散鳴箏外清影朝含
竹死霜悲聲夜雜吹吾儕白首君恩豈稻粱朱門旅
跡非蒲艾極知忝侶倦游人秋來肺病誰能奈
道逢郭子坤擁妓戲柬
城東桃花噴路光春風吹送孝廉郎自擁佳人馱細
馬時臨綠水照紅妝羅裙巳奪石榴色禿袖單衫杏
子黃蹋鐙纖纖雙玉趾揚鞭笑起兩鴛鴦同樓孔雀
言猶妬並蒂芙蓉顏始償爲謝使君休借問郭家少
婦身姓王二八盛年真擅寵只今三十尚專房特爲

能苦頭佗行發髻曾燒頂旃尗汀劫自知仙女分他
生常在世尊傍毎脩好事辭書舍但有佳期入道場
纔著霓裳顔更少但盤雲髻塔先狂假令不信吹簫
侶試向秦臺看鳳凰

和許長史箏伎稿

君不聞秦箏多慢聲平臺女兒新長成家本邯鄲行
步好生年十三指爪清安得此雙弦索手那能獨酌
高陽酒正値傾囊無俸錢將來換馬還肯否自從解
贈同心結不惜樽前香腕折幾回玉柱雁池飛春愁
散作梁園雪合就羅敷陌上桑含顰一轉發中堂遂
知華髮王門客縱是風流也斷腸

答寄殷卿見憂之作

憶昔紅顔日攜手一別三年非不久縱使天台記阮
郎也應梁苑稱枚叟故人多病卧青春華髮如蓬白
看醜漫爾風流更旁騷從他憔悴仍耽酒悠悠世上
竟須疑憂裏相逢知是否

和殷卿春日梁園即事

梁園尚含花開起直至落花猶未已春花着酒酒自
美丈人但飲醉即休纔到花前無白頭紅顔相勸若
爲留春風何處不花開何處花開不看來看花何處

好空回

答寄子威

劉生家本安東子不爾高名那如此十載論交少閭
問君胡尺書數千里蒼頭大奴前置辭主人束髮重
知己家本閭閻城下見清風獨爲延陵起便從出刺
三河還挽轡爭誇按百蠻早歲升公趨漢署只今謝
客卧江關雖言萬事歸來好乍可論交到誰老猶作
鳳凰池上看窮途叔更耽文藻中間跌蕩復王郎伏
臘扁舟發大倉但語即翁常在口彼時多士儼成行
宦情漸覺綈袍勝秋興蘇隨綵筆強魏倩一珠纔照
乘主人雙璧竟登場倡余和汝篇相及日居月諸業
以集共道提戈虎穴廻儻容投謁龍門入開楲寒色
散陽湖白雪樓空獄影孤不盡雄才推二妙止如古
調巳吾徒一當單于則豈敢相遇中原尚足圖但語
主人須自愛一時長句似君無

酬李東昌寫寄白雪樓圖并序

樓在濟南郡東三十里許鮑城前望太麓
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
左瞰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每一登臨
鬱爲勝觀東以李使君子朱以讀白雪樓

集於廣川馬中丞家咄然壯之歸爲圖以寄而攀龍賦焉如此

詩名東郡沈隱侯那復擅奇顧虎頭江湖盤礴有能事畫我山中白雲樓推毫已驚海色至無乃兼驅蛟蜃遊須臾百里出陰合咫尺疑聞清河流華不注山得非雨平陵以西胡獨秋松風似欲卷綃起良久看雲失去留丹青快意癡如此丘壑過人老即休使君實解郢中調爲爾深知宋玉愁

送鄭生遊大梁詩序

鄭生者名文賢楚之雲夢人也少慕魏伯陽之術往往談長生自雲夢來關中三千里持一囊藥耳所至逆旅醫小兒即食其嫗醫老即食其子痛醫婦女即食其夫度三千里如在里巷中矣然不爲糈也其來關中歲幾望見能爲長生者爲余蓋苦多病三十年於此言醫也即未嘗見醫視脈如生者豈其診言異有它禁方邪生又自言醫且五十年於此手指之附人脈多於握七箸但吹如丘陵即未嘗不精神與病者通長桑君豈實視見垣一方人哉不亦見脈而治病其人豈嘗垣一方關中故多賢豪人即如大中丞何公博物君子也亦言生矣余又言秦越人來長安遊時事生未嘗不輒言其術而隱之不得屬余在先將歸生亦欲遊大梁則關中自中執法許公大司徒劉公以下皆賦詩贈之而余序其右方云

君不見黃鵠高飛未可羅榆枋之雀奈我何拂衣春色爲黯淡故山高卧白雲多風塵誰識大梁行夷門輕薄笑侯生虛左莫言公子事今日邯鄲已罷兵金丹初出照人寒瑤草千年老鶡冠更欲清秋觀渤海那能渴病滯長安

代香山寺老僧答

老僧何處來迎客身無袈裟足無舄雖有弟子今流離獨向空山種麻麥先時長者布黃金大師說法如來席浮圖中宵天樂下禪臺雨花坐盈尺共道當朝少遊宰唯此祇園有恩澤綵仗晴連鸚鵡林宮娥晚傍蟾蜍石侍從求看貝葉編焚香再拜開琳碧我往能言西域文殊函爲取華嚴譯自復懸燈香爐峰君其問臘庭中栢何曾馬繞招提鳴未見沙門畜四兵

羯虜公然馳赤縣湖外秋風笳吹聲猶疑谿谷豈遽至巴閩蜀哭尸縱橫裹創被血竄榛棘問之不答慘且驚須臾牛羊蔽陵登三騎五騎擐長纓抨弓北嶺飲南澗驕氣直欲凌欃槍一騎常驅百漢人一人常聯二騎行翻身仰射呆鳥落東茅縱火燒朱甍豈無阜錫皆共背佛力不祐人心傾西堂比丘緣業惡寺前荒冢遂崢嶸亦是官軍入援急匈奴颺去歸其營劍閣漸從草莽出晝伏夜走同狐鼪衣鉢蕩盡微軀在性命真如飛鳥輕丈人豈顧閭喪亂神州豈宜有戰爭故人更邀住廬嶽萬乘垂衣右北平燕中耆舊寄書說早晚單于和議成語罷空林轉蕭瑟茫茫天地終何情

滄溟先生集卷之五

滄溟先生集卷之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律詩

酬皇甫虞部寒夜書懷見寄

兄弟擅清徽詞林振羽飛再來郎署重何謂宦情違
夜雪留沽酒寒燈坐掩扉共嗟羈物役歲晏此依依

圓硯效徐庾體

片石分雲出良工向月刪自疑臨壁水誰爲縮壺山
洗墨流金鏡呵冰斷玉環畫眉京兆婦纖指曲池間

秋扇

自從團扇棄空復掩梁塵寒影收雲葉清光暗月輪
誰憐班氏女薄命漢宮人但使紈蘭笥君情會更新

同皇甫緣部寒夜城南詠月

片月掛遙岑層城曳素陰寒分宮樹淨影落御溝深
結冷悲征笛句霜上擣砧西園芳宴後白雪復誰吟

元夜

公子聯鑣語佳人把袂歡星橋雲外出火樹雪中看
夜色開清禁春酺許從官仍聞祠太乙達曙禮仙壇

登省中樓望西山晴雪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闌數峰城上出落日署中寒

仁包繁天仗清光切露盤小臣操郢曲頌獻聖人看

憶弟

新醪楊柳色不醉欲何如薊北三春雁山東二弟書
宦情閒遂淺人事病全疎未擬酬恩去空令憶舊廬

初夏趙氏園亭

獨值春風後幽期此重過開罇黃鳥至高枕綠陰多
簪紱殊閒事乾坤一放歌淹留君莫厭吾道本槃阿

送孟得之

十載薊門客秋風見長年思家明月夜驅馬白雲天
來雁授衣後黃花落帽前何人過攜酒共醉黎陽川

登省中樓

蕭瑟賦悲哉西山爽氣開白雲海色斷落日秋陰來
砧高長樂花雁下華陽臺如何此時望客思轉難裁

酬徐員外舟中新詠見示

何處逢搖落秋風又別家天清鴻雁影江滿荻蘆花
明月留仙珮寒星犯客槎到來開篋笥新句動京華

送諸光祿還於越

幾年東省月坐憶故園遊忽有緘書至蘭亭禊事修
芙蓉天鏡曉風雨石帆秋到夜應逢雪門多乘興舟

長陵

明禋超歲序陟降儼昭回容物中原在乾坤北極開
松楸千騎入風雨百靈來共話犁庭役遺弓重可哀

朝陵夜作

上陵無不美秋杪更宜看風雨朝佳氣旌旗擁漢官
星流千嶂過月出萬松寒倚馬清鐘外新霜滿玉鞍

白雲樓

諸郎難得意非是敢流冥拙宦無同病清時有獨醒
千家寒雨白雙闕曉煙青又值高樓雁寥寥不可聽

送楊子正還濟南

我家白雲渚落日掩孤城讀書草堂上濯纓湖水清
古來失意事不獨名未成北風散裘雪誰見棄繻情

重送楊生

十年湖上別風雪此相親把酒論時事霑衣向故人
浮名青歲換生計白雲貧但去耕芳草山中鴻雁春

殷卿至

駿馬何當出金高郭隗臺雪中春酒熟書後故人來
白首文章事青雲王伯才誰爲一知己念子正悠哉

送殷卿

嗟君復失意吾道轉堪疑白雪論先達青雲合後時
落花寒食過載酒故山期莫以楊朱淚春風灑路岐

章行人使潞藩

使者持符下風塵叱馭前諸侯城赤狄列嶂黨青天
年麥祈年時芙蓉避暑筵相逢多愛客共賦遠遊篇

十六夜集劉子成宅

羽書三十度飛騎動長安今夜樽前月還同燧火看
入門清影滿久坐素華寒何處關山引如悲行路難

聞砧

永夜盧家婦深閨坐自傷秋砧散明月投杵上清霜
別恨繁聲續哀音急雁行同袍征戰盡刀尺斷人腸

送張比部募兵秦晉諸郡

天威嚴威屬使者出秋官白羽徵兵入黃金結士權
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無易行間客能登漢將壇

送沈郎中守順慶

見說寒帷處千山擁使君孱陵渡春水棧道轉秋雲
郡下平蠻檄家傳諭蜀文病餘饒卧理能不悵離羣

春日韋氏園亭同元美賦二首

春塢花宜亞斜陽倒玉缾風塵猶傲吏天地此空亭
共醉鸂雲白相看燕草青我來吟澤畔不是獨爲醒

其二

藉草到流水看花延落暉客中過寒食馬上改春衣

移席青山出開樽白日飛天涯有朋好能使宦情微

夏日同元美徐子旋賈守準劉子成集張氏

園亭得談字

共載杯中物聊停塵外驂路人終白眼世事豈清談
高枕夏雲出空亭斜照含竹間有流水可以漱餘酣

初夏同元美汪伯陽皇甫子循集姚明府園

亭得春字

五柳陶潛宅猶饒杜曲春綠陰衣上滿黃鳥席邊新
河朔當年事風流我輩人胡爲日車馬擾擾向紅塵

送蔡少府之陽武

大河秋色外使者白雲栖豈不勞行役風塵見歲華
君歸寒食後猶及縣中花鄭府具茨野鳴鞭博浪沙

爲殷卿悼亡

歌梁塵未斷舞袖影方開落月窺珠鏡青春暗玉頰
爲雲歸峽裏竊藥去人間安得招魂術姍姍步幌還

答殷卿

故園春草後書札問同袍海嶽游當壯風塵卧正高
大名詩裏出浮世酒中逃顧我仍多病時危小吏勞

送獲嘉郭明府

仙舟新出宰秋色渡洪河官爲諸侯貴君才百里多

政，齊吳季重地接衛朝歌淇，全憂南服長纓送劉佗

東皋徐隱君二首為子與尊人賦

風塵餘皙髮天地此栖遲不問家人產寧求國士知
門無荷蕢過隣有灌園期得道憑烏几藏名號鹿皮

其二

自有浮雲戀非因倦鳥還林光清客夢湖色駐人顏
歲序高懸榻風塵老抱關不投明月璧甘隱大雷山

毛刺史姑蔑高齋

武陵看花處二仲得相聞雨白闌天合山青越徼分
書聲栖秋瀑餘墨染春雲府檄何年事猶餘須鶴羣

出郭

出郭隨吾適人家杜曲邊溪流縈去馬山路入鳴蟬
禾黍般秋作茅茨足晝眠可能抾物役歸買汶陽田

張氏園亭

辟疆開別業載酒雨中看亭敞千花暝樓空萬竹寒
呼童移枕簟勸客解衣冠宿我山牕下聽詩坐夜闌

碧雲寺禪房

佛土秋逾淨花臺夜復香一燈醒夢幻孤磬散清涼
月上梵輪滿湖開天鏡光新詩分妙偈病客對空王

早春元美公實訪茂秦華嚴精舍同賦

招提多病客擬訶問偈法白衣淨寺詩完卓錫成
年光雲樹麗春晝雨花明君許東林社還攜漉酒生

十四夜同王徐宗梁四君子集靈濟宮二首

愛此壺中約人皆曼倩才華燈懸日月仙樹接蓬萊
青鳥銜詩去金貂換酒回明宵祠太乙方士漢宮來

其二

逍遙玄圃地清切紫微宮月出三山樹春回萬井燈
無悲田變海但願酒為澠門外金羈影王孫自五陵

張山人

吾鄉張仲蔚未是逢蒿人伏臘東籬下漁樵北海濱
官家逃賦役客路且風塵織妾齊紈素開筵嬌上秦

春日

為客淹歸騎思家過斷鴻春衣花發後寒食雨聲中
生事羞人問時名與衆同自甘郎署隱不哭宦途窮

東公實

如何梅發後更憶故園春海上多歸夢天涯一病人
世情元慘淡宦跡好逡巡莫作鴻冥客青雲未可親

同元美與諸比部早夏城南放舟六首

豈悟風塵客還能汗漫遊天涯唯短髮海内此扁舟
宦跡清時劣人才晝省優百年沍綠醑一日且滄洲

其二

最憐行役久為樂未言疲自起投車轄長歌習羽卮
江湖青雀舫僚友白雲司醒後驚相問佯狂信有之

其三

誰為河朔飲吾願罄交驩杯動滄波色舟空白日寒
題詩溪鳥過岸幘野人看不是江湖興風塵此道難

其四

落日維舟好君其問水濱舉觴遙送鳥倚樹醉看人
各召詩無敵翻驚會有神明朝任城郭騎馬共風塵

其五

春歸興不孤勝地此相呼公等稱詞伯余將混酒徒
山光含浩蕩秋意颯江湖樂事關窮達浮生敢自誣

其六

亭亭韋杜曲與客放船行樹影含衣動溪光逼酒清
狂來出真態醉裏見浮生所以山公後寥寥達者名

寄茂秦

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
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塵動耿茫

再遊南溪同應駕部徐比部賦 四首

此日南溪約應徐賦客同據牀千竹下進艇百花中
天入華陽館雲生碣石宮昔賢同慘淡吾醉任鴻濛

其二

覆席花如待窺簾鳥似知到來拚共醉坐久見吾詩
吏跡江湖傲仙才日月欺幸逢休澣出不顧尚書期

其三

宴遊無俗吏休沐有殊恩碧草堪同藉紅塵可重論
溪聲留倚杖山色取當樽夙昔勸吾醉維舟尚在門

其四

花鳥從春過嬉遊到夏偏白雲行酒上清吹起舟前
世路身何得吾徒賦必傳寧須千日醉不擬衆人憐

郊行 二首

稍似武陵溪人家綠樹迷桔槔茅屋上荷篠薊門西
清吹生衣袂繁陰散馬蹄紅塵纔咫尺城郭意多睽

其二

並馬未央前看雲過灞川時逢黃鳥住欲就綠陰眠
宦豈登臨拙名非案牘傳風塵朋好在回首汶陽田

柬元美 二首

偃蹇寧知病今如藥裏何清齋山雨至高枕夏雲多
詞賦芳顏妬風塵壯志過相憐誰最久把臂此蹉跎

其二

久矣忝朝謁深惟傲吏情臨風看玉樹消渴望金莖
返照虹蜺出浮雲驄馬行慚無枚叔賦起爾薊門城

夜過元美二首

眼底誰同病天涯好自親放歌依日月縱飲向風塵
世態搖知己時名走衆人朝參君莫嬾洩主憶詞臣

其二

病卯科頭出狂仍挽暝眠誰非因我設汗不受人憐
興至盃銜杯外言深夜前開門看墮月騎馬問朝天

夏日同元美子與子相天寧寺送別公實二首

宴坐人天近清齋僧夏深出門成遠道駐馬向祇林
盃愧風塵色相看湖海心惠休能怨別爲擬碧雲吟

其二

西域黃金地南訛大火天贈言廻白雪寒色動青蓮
幻跡抽簪外浮名把袂前古今皆涕淚去住各風烟

夏日同元美子與集子相宅

佳客堪常見幽期暑亦過披襟度風雨把酒出星河
嬾拙元相藉文章敢自多夜深忘白羽玉樹倚蹉跎

柬子相二首

已負丙山約將無惜壯遊懷人當落日卧病復清秋
時事君高枕風塵我敝裘多君有物理天地一虛舟

其二

楚客秋多病羈心私自憐各天散朋好八月見烽烟
白露寒砧下青楓過雁前豈應裁恨賦寫任故人傳

別汪正叔員外

幾年金虎署與爾結交歡傲吏莊生似詩家鮑叔看
春光燕樹合雨色薊門寒各杖臨期淚風塵去住難

懷魏順甫

白雲同署客相念意悠然交道蕭朱失文章屈宋來
風塵還傲吏契闊豈論才不見黃金駿秋高薊北臺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四首

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河勢中原拆山形上黨來
白雲橫塞斷寒峽倚天開搖落清秋色多慙作賦才

其二

不盡浮雲外青峯落照多秋陰生大鹵木葉下滹沱
巨壑藏風雨飛泉挂薜蘿重關三輔地躍馬意如何

其三

振衣蕆木下倚杖白雲層落日懸孤塞清秋度馬陵
千峰寒自出大澤莽相仍左臧邢襄郡分符憶股肱

其四

秋色白駕其颯煙接井陘關門開落日山路出寒星

太守方乘障清時敢勒銘杉松延別氣衣劍未掛壁

答明卿病後見寄 二首

薊門搖落後羇客病如何秋色高金掌西風滿玉珂
開樽鴻雁至染翰五雲過憶山陽會蹤狂阮籍多

其二

吳生何偃蹇稱病不朝天待從官非拙浮沈世所憐
黃金燕士裏白雪郢人前自識銜杯趣逾看結襪賢

寄元美 二首

宿昔神仙省青雲向爾親貸金聊玩世抱玉故調人
氣色高題柱文章老斷輪別來多所憶臥病上林春

豈不爲同舍于時姚重名佳人誰獨立大將倚横行
病起高詩興春光美宦情懸知思遠道落日薊門城

即事 四首

浮雲如浪跡春色北邢州欲折人堪老蕭條客自愁
孤城山下出大陸日西流請郡終何意風塵復倦遊

其二

天涯看薄宦何以異漂蓬才豈分符後名非薦牘中
黃塵鐘落日白羽操春風聞道漁陽戰方論衛霍功

其三

嬾嫚終疑傲和光意遠哉亢龍無客禮方朔有仙才
疾苦褰帷過風塵領郡來那須論往事作賦柏梁臺

其四

使者殊勞午吾生自不辰文章看長物道路竟何人
寒食孤城外褰帷大澤濱那堪楊柳色風雨傍行春

寄宗考功 二首

別離如昨日豈厭廣陵濤春色漁陽滿烽煙海上高
文章迥白雪顧盼解綈袍下走猶三輔蕭條欲二毛

其二

春色還堪起青雲固可披振纓人不病把袂客能詩

奏事明光殿掄才藻鑑司嵇康猶自嬾早辱巨源知

寄殷卿 二首

人情原慘淡世路故蹉跎意氣彈冠少風塵按劍多
客居深雨雪春夢遠滹河賴有西山色猶堪載酒過

其二

燕山爲客地莫共酒人居吾輩詩名大其徒劍術疎
風塵官不調雨雪歲將除何限東歸意春花滿舊廬

春興 二首

短髮黃塵裏浮生白日徂詩名堪自見經術敢相誣
薦剡終才吏逢迎豈壯圖有年輕召杜不病足江湖

其二

紫髯將能事文章敢具陳跳梁若此物隱几過時人

返照生殘雨浮雲矯上春風心唯病免不欲滯風塵

重送許永寧 二首

絕域天應斷揚波海未平浮雲隨宦華髮厭機名

傳檄西南定褰帷瘴癘清看君餘卧理經術晚逾成

其二

世情今可見此謫竟堪憐僻跡難容汝文章不利人

清秋炎海外落日大荒濱莫更埋銅柱功名老漢臣

郡齋送張肖甫 二首

薊門相憶處豈不問加餐卧理非吾意詩名向爾看

白雲尊酒盡山色郡齋空莫惜重投轄秋風道路難

其二

送君何所有城上太行山落日堪相憶浮雲未可攀

俱言張翰去得御李膺還莫自悲秋色能摧壯士顏

閣夜示茂秦 四首

相逢殊不惡久別竟誰驩貧病亡鄉老交游古道難

開樽山欲出說劍雪逾寒如此蕭條色高齋爾自看

其二

爲客今猶在浮名信已勞病來衰綵筆老至戀綈袍

卧閣風塵過銜杯夜色高舊知江夏守不厭禰生豪

其三

病起看時事歸心不可裁著書官欲罷問字客還來

月出樽堪滿霜清角自哀相憐成白首明日阻三臺

其四

把袂今何夕高齋雨雪清時才君矍鑠酒興我從橫

同病無交態相依豈世情春來徵渤海陳對引王生

寄元美 四首

我昔朝宗日君亭使者軒並驅皆上駟相遇復中原

草昧詞人起風塵國士恩別來春色滿無處不銷魂

其二

若問除書意君何異積薪姓名常借客蹤跡竟疑人

爲郡空高第當朝各要津拂衣吾所欲不是避風塵

其三

漁陽春欲盡漢使未堪悠燕郡多豪俠風塵一壯遊

浮雲寒大漠白日濟幽州莫更觀遼海蕭條正北流

其四

何悟淹爲郡風塵日以難官情疎自解人事拙相看

高枕西山色清齋大麓寒期君秋月滿從此掛吾冠

夏日行部遇明卿子與於慶陶邑

何來漳水上早晚發長安放逐吾曹在風塵此道難
孤城高臥萬事醉相看莫擊鄱陽劍霜飛五月寒

郡坐與元美賦

握手今何夕高坐共此樽衆人方睥睨二子向乾坤
經術從吾淺詩名得爾尊當時楊馬輩誰復在金門

送元美二首

吾曹天地在不惜滯風塵意氣能無合文章自有真
齊名他日事側目此時人爲別還秋色樽前白髮新

其二

把酒論離索褰帷送友生白雲高大麓秋色重孤城

偃蹇還詩句蕭條自世情贈君無琬璞落日片心明

黃河

復就三秦役還爲四牡歌北風揚片席大雪渡黃河
才豈諸郎少名非一郡多儒官明主意吾道好蹉跎

關門雪望

西來千里雪斜日滿函關秋水何當落浮雲自不還
積陰高紫氣寒色壯秦山似欲欺遊子蒼茫到客顏

發長安

此處看春色蕭條客自禁風塵爲郡過蹤跡抱關情
不盡傳經意難言作賦心故人多道路薄宦有登臨

涇州

廻磴層雲上孤城返照間人煙趨白阪睥睨走青山
芻粟浮涇下旌旗度隴還時看乘鄣吏車馬出蕭關

秋日 四首

薄遊寒暑換仍自滯孤城華髮看人事浮雲識宦情
拂衣驅病色懸榻避時名但欲眠清晝相嘲任友生

其二

此物還堪惜何官不可休驅馳如昨日藥餌更清秋
名已干人廢家徒四壁愁南山歸自好沮溺本同流

其三

倦遊非一日乘興復三秦多病難爲客浮名喜中人
未堪沈案牘何以走風塵祖帳東門外賢哉一老臣

其四

還鄉明日事可奈簿書勞棄置看同病風塵避二毛
酒如涇水濁枕對華山高不是清秋色何人見反騷

五日和許傅湖浮蕊集二首

城頭片雨懸客醉峪湖邊酒杂榴花妬人堪桂樹憐
五絲還令節雙髮抵流年莫蹋王孫草淮南賦已傳

其二

青樽臨北渚一爲故人開此事成今昔浮雲自往來

花間移枕簟鏡裏出樓臺忽就投湘賦深知賈誼才

寄元美

寥落文章事相逢白首新徽吾竟長夜念爾和陽春
把酒千門雪論交四海人即今燕市裏擊筑好誰親

贈子與

握手論文者春來限各天即令行樂處不似舊游年
神物風塵裏時名我輩前豈令徐孺榻白日此長懸

汪員外移水部時城京師汪爲植

聞有金城役掄茲水部才中原憂被髮使者詠于蒞
聊睨燕山接風雲瀚海來懸知胡騎遁天子宴蓬萊

即事四首

羽書秋色外飛輓海陵廻日上犁庭議時難度茂才
物情奇士過天造異人來側席勞
明主黄金正滿臺

其二

即令難授鉞誰可靜胡塵談笑存能事艱虞失衆人
大軍歸掌握王者自經綸不復憂驕悍如林護北辰

其三

使者晨馳壁奪歸平虜章自天懸斧鉞擇日設壇場
戢馬中原集諸軍上苑旁
主恩無可報一戰取名王

其四

天子何神武乘秋欲破胡儒臣探甲冑大將解兵符
叱咤風雲合艱危日月扶北瞻 陵寢色蕭鬱近
皇都

賦得屏風

虛屏漢宮裏有女白頭吟色倚琉璃怯秋來湘水深
歡情張畫燭愁坐掩清砧莫爲蒼蠅誤君王在上林

渡滹沱

滹沱來不極曉色蕩孤城擊楫中流過褰帷下吏情

天衢紆岸轉日上大波行獨在知津後風塵見濯纓

廣陽山道中

出峽還何地杉松鬱不開雷聲千嶂落雨色萬峰來
地勝紆王事年饑損吏才難將憂旱意涕泣向蒿萊

趙州道中

獨往何爲者栖栖意不歡褰帷秋雨過伏軾[illegible]殘
潦水陰相積蒹葭晚自寒大夫方跋涉天步屬艱難

吳舍人喪內二首

焚如色殊衆不獨下堂悲鼓瑟瀟湘夜秋雲未可持
河流雙[illegible]守月[illegible]萬年[illegible]有將雛曲能無泣鳳池

其二

可憐御溝水見此白頭吟病客思江郡詞臣在上林

春風動花樹秋月散清砧唯有陵陽淚知君抱玉心

和殷卿白雲亭醉歌

狂殺玉門客空亭日嘯歌那知珠履散自愛白雲多

短髮明秋水長裾曳芰荷猶憐枚叟在不復厭婆娑

元美以家難羈京作此爲唁四首

馳騁淄澠日功名與宦情高堂一爲坐世路遂相輕

行乞還燕市悲歌復薊城佩刀風雨夜堪作箭中鳴

其二

一自抽簪後漂零見此身通章尋悟

主懷刺更依人寒入綈袍色愁生黍谷春不因家難

剩君豈在風塵

其三

海內論兄弟濟南條二子才一時稱病罷萬里拂衣來

雨雪人高卧蓬蒿客自回偶然占劍氣夜夜向燕臺

其四

閭道周旋地偏承老父顏豪饘時在側賓客稍希閒

函谷更封出夷門執轡還莫將公子淚亂灑燕山

滄溟先生集卷之六

滄溟先生集卷之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律詩

春日閒居十首

即今關請謁何用乞江湖僻性終難狎浮名本易汙

杜門人事過欹枕歲華徂薄俗還堪畏崎嶇比宦途

其二

白日移高枕青山答放歌病纔宜偃蹇老自厭婆娑

禮數諸生絕交遊二仲多江湖春正滿更欲混漁蓑

其三

藥餌休官懶蓬蒿謝客深濁醪殊解事高枕自知音

老大翻陵勁文章豈陸沈浮雲終日在瀟灑竟何心

其四

五嶽功名薄雙龍羽翼乖風塵凋短褐雨雪閉高齋

慘淡幽人色飛揚壯士懷少年何太苦妖冶事形骸

其五

奉使談經日單車西入關掄才牛口下得士鳳毛間

白雪千人失黃河萬里還即今高卧處猶不減商山

其六

乞歸君已見削迹我何求交態疎能變時名久自休

中原來病色萬里入春愁不是忘機客還驚海上鷗

其七

結舌論文地甘心養拙年朱門人自老白雪調空傳
世路蓬蒿外浮名燕雀前中原二三子夙昔共周旋

其八

病起獨登臺春光萬里來浮沈還我輩俯仰見人才
華髮風塵過青山雨雪開浮雲堪倚杖落日好銜杯

其九

漂零唯濁酒落拓總狂生彭澤差聞道高陽橫得名
罷來詩慘淡卧久興淒清日對春湖色滄浪欲濯纓

其十

五柳崝湖濱先生隱是眞文章堪側目潦倒竟全身
何必論交地長須縱酒人即令東路海斷不混風塵

夏日東村卧病 十二首

平生偏伏枕暇日是抽簪病著青山色愁高白雪音
雲霄懸出處蹤跡間浮沈不必名俱毁方知二仲心

其二

放歌知帝力縱飲見天眞綵筆風雲老青樽日月新
詩驚嗽蕨客酒讓采薇人卽使妨幽事何須傍隱淪

其三

自甘成獨往誰復病相憐金盡論交地囊餘解嘲篇
清齋芳藥餌華髮媚林泉不必憂生事深耕種秫田

其四

不謂幽棲處還堪抱膝吟大雲千里駐片雨二湖陰
暑逼藤蘿淺涼生枯栢深鮑山終日在知己媿黃金

其五

未同疎雨至勿翦夏雲繁片華樽前出雙流樹杪翻
紅顏辭上國白眼入中原慢世吾何敢風塵且避喧

其六

拂衣先達怪高枕故人疑世路衡門左軒車負郭遲

少年誇解事薄俗諱言詩何處堪逢集悠悠未有期

其七

每逢河朔飲輒憶廣陵濤起色含佳句流光逼濁醪
興緣知己盡名豈罷官高髀肉看如此何論長二毛

其八

空林風雨過瀟灑一樽開看竹俄躕疾漂蓬敢負才
杜門辭問字落日罷登臺不是憐嵇阮誰堪把臂來

其九

夜半忽風雨層樓四望孤雷盤華不注電劃大明湖
雲霧連屛發蛟龍抱劍呼飛揚天地意垂老見吾徒

其十

何物子虛賦深承漢主知一逢揚得意千載遂同時
諫獵功名薄為郎日月私閒居堪避事稱病足逶迤

其十一

更閱人間世誰堪出處同江湖星自客詞賦日猶工
物色餘爭席生涯見轉蓬延陵皮相士竟失被裘翁

其十二

白頭明日事君不見交情千載論知己中原命友生
青雲高病色滄海傍詩名一為彈冠誤徒令國士輕

秋日村居八首

隱几憐清曉開軒命濁醪西風行薜荔白露綴蒲桃
氣逼蟬聲苦天含雁影高壯心堪自見秋色正滔滔

其二

病色還相假秋光遠自開消羸堪傍竹潦倒重銜杯
返照湖邊盡浮雲海上來即今知九辯無處不悲哉

其三

秋意長西北茫茫望裏分青含仙署雨白動帝鄉雲
屈宋終難達巢由故不羣江湖三十載搖落好誰聞

其四

南山伏枕前北渚濯纓邊林薄秋逾厲雲霞曉自鮮
談詩成白首把酒望青天萬里中原色蕭條此地偏

其五

不必知名姓中原一病夫柴荊存古色藥餌泥窮途
落日懸鳧舄西風纏轆轤生涯君自見百畝白雲湖

其六

高齋清白掩遙夕病相看片月花間淨明河樹杪乾
流螢含火著宿鷺抱霜寒何限同袍意江湖坐汗漫

其七

白雲不搖落湖上長悠悠世事銜杯過人情把袂休
秋光棲白老日色潛相愁況復多風雨蕭條傍倚樓

其八

搖落唯高枕風塵且閉關醉來雙白眼病起一青山
交態元難作詩名已自閑有人湖海上無事馬蹄間

冬日村居四首

高卧堪人事幽棲豈世情老松寒更拙片竹冷逾清
擁褐江湖色鳴琴雨雪聲嬾心常近傲不是學莊生

其二

百年長寂寞三徑且蓬蒿華髮抽簪短青山伏枕高
漂零知濁酒雨雪見綈袍似解冥鴻意翩然變羽毛

其三

人郊不可望蕭瑟掩柴扉宿霧含霜苦斜陽帶雪微
清齋宜病色生事合漁磯欲奏滄浪曲江湖此調稀

其四

遙夜憐幽獨南山傍戶庭泉流霜下白野色海邊青
風亂將殘燒寒疎欲曉星偶因樵唱起延眺及林坰

寄華從龍比以魚橘見致

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何疎
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廬

月

不是山中月誰能坐鬱陶蟾孤憐凍影兎老愛霜毫

螢壁金波動寒侵玉樹高爲題幽扇句千里寄同袍

和殷卿神通寺見貽之作

花宮留妙唱綵筆擅高僧說法從初地談詩出上乘
五言爭刻燭一字了傳燈玄度前身是風流盛可憑

同許殷卿遊南山宿天井寺

古寺馬蹄前荒山斷復連階危孤石倒床響亂泉懸
喬木堪知午遐峯半隱天不因許玄度誰此得攀緣

龍集寺

雙林窺壑險一徑入雲愁峯落青蓮色燈懸白日幽
香臺高枕出澗水閉門流聞道蒸龍集明珠自可求

錦陽川九塔寺觀許右史碑

名山諧夙好況復近吾廬鳳影浮斜照茲川錦不如
空林雙樹老寒塔九華疎一片頭陀石新文六代餘

元日

五十江湖客風塵一事違漁樵供藥餌雨雪假荊扉
白髮詩篇苦清坐病色微平生拚縱酒今日不知非

立春前夜坐居殷卿攜具見枉

茅坐殘雪在新月況當門春動西園蓋寒空北海樽
詩篇閑自遣交態老難論似覺行廚色能清病客魂

立春日坐居對雪憶元美

坐居何所作春雪是佳期淨入年華淺光含暝色遲

鳴弦流豔曲拂簡映新詩此夕山陰客扁舟興可知

龔生物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餞許右史

論交三十載此地重尋盟夏臘高初度人天戀遠行
青蓮浮筆彩白馬識經聲曾是春山夜談禪對友生

逃暑

無處堪逃暑高樓坐夜分河流經宿雨電影迸重雲
紈扇含水彩珠簾網露文漢宮多貴幸何以答南薰

暴雨

西來氛甚惡夏至此何祥雨伏千崖怒風廻萬壑長

雷聲盤礴觸電影經空渠火返虹霓出園林媚夕陽

寄子與使君 二首

一郡看如此舟意若何白雲天目遍春水太湖多
怪事寧詞賦幽人自薛蘿平生無俗客三徑許誰過

其二

我輩還堪見人間已厭聞大都常謝客不次各離群
病酒仍耽句青山白白雲春來論數子飄泊有如君

龔充懋託疾不肯入試賦贈

似得冥鴻意兼深抱璞情一鳴堪自失三獻轉相輕
白雪看前輩青雲讓後生已須橫四海且復愛連城

寄懷余德甫 二首

豈亦逢秋色登臨若遠行江通瀍要井山到越王城
何見非交態難言一宦情大東千里月石鏡好同明

其二

郎閒彭蠡雁應上武陽臺華髮文章到青山放逐回
時名堪下榻秋興足銜杯不是求羊輩蓬蒿斷往來

二月十五日誕子

三十盧家妾明珠報使君國香元有種天馬自超群
月應懸弧滿春迎翦綵分負薪還爾事豈敢望青雲

席上別王吳徐宗四子

仙吏滿蓬萊離筵氣色開擔帷寒食過風雨太行來
一失中原過難論我輩才華陽循駿馬消者戴金迴

答元美喜于鱗被召見寄 二首

十年君所見已分老蓬蒿安得浮名在將無執事勞
海鷗群自下天馬步元高五柳還須種徵君不姓陶

其二

那堪成僻性非不愛明時白髮終憐我青山好屬誰
連城高一抱流水似相知君白墻東客行藏豈更疑

過呂梁

十年稱病客擊楫在樓船澌下波方溜風鳴水正懸

青山高卧裏白髮壯遊前起色聊相假終慙傲吏賢

宦情 二首

初服終能事餘生已自違浮雲知失計濕鳥見忘機
越酒經春老江魚入夏肥他鄉如不病一任宦情微

其二

我輩誠何意于今自解難繫寧知裘婢儂已罷新歡
白雪狂歌盡青雲病疏看江湖終日在一任宦情閒

劉太保文安公輓章 十首

上公霑異典美謚表餘恩文並三光麗安同五嶽尊
朝廷先達在社稷大名存預識當時事稱天有世孫

右贈謚

遺芭頒容物臨軒憶典刑祠官開正寢法從輟明庭
蘧几知存問鐘彝耤寵靈老臣如就饗帷幄見談經

右諭祭

使從三省至地自九原開不作邪連象寧知漢代才
佳城跑躑躅法駕擁徘徊文劍今埋照乎焉燭夜臺

右賜葬

國史從王事經怨鈇
帝慈龍章紆後寵魚水見前知雨露含天藻山河勅
制辭門生堪視草猶作起家疑

右頒誥

峴首羊公石千秋淚不禁孤墳寒自出華表鬱相臨
陰雨龍文動風霜鳥跡深更聞辭妙絶一字可生金

右立碑

自復遺書出相傳片字工史才依晉乘詞調託唐風
草疏回天力談經發　聖聽少年聯作賦頗欲擬河
東

右遺文

祠堂何所有遺像鹿臺山爲是懸車處常聞曳履聲
諸生從上黨三老自壺關伏臘蘋蘩外談經俎豆間

右特祠

諸劉稱令族孫從後汗撲家白駒千里人皆鳳一毛
文章爭左袒禮樂盛東曹五世傳經術推公甲第高

右世科

一時求舊德千載憶皇都北斗高元氣南山永帝圖
百年餘几杖白首白江湖此日乘驄客閭門意不孤

右建尊坊

小子元吾黨前賢亦故鄉春秋存俎豆日月切宮墻
血食堪千載精靈自一堂唯應楊伯起泰晉鬱相望

右從祀鄉賢

武陵再送于子與

浮名難自託佳會豈相關日月高詩社河山壯酒壚
歲星時一出白雪調元孤縫絲非爲佞風流不可無

七言律詩

送趙戶部出守淮陽

仙郎起草漢明光幾擬軍儲事別方五馬新爲淮海
郡三臺舊著度支奇行車麥秀隨春雨卧閣花深對
夕陽時憶上林詞賦客鴻書遙下楚雲長

崔駙馬山池燕集得無字

主家池館帝城隅上客相如漢大夫十里芙蓉迎劍
舄一樽風雨對江湖橋邊取石鯨飛動臺上吹簫鳳

有無向夕不堪車馬散朱門空鎖月明孤

送彰德陳使君迎侍淅中

帝里初分郡檄回便迎青鳥北章臺東方千騎風雲下南國雙帆河嶽來公子西園池上讌使君秋憲府中才鄴天露冕行春日吏許何人托乘陪

送郭子坤下第還濟南

華省栖遲白髮新因憐失意轉憐春樽前病起逢寒食客裏花開別故人賦就自堪生顏聏才高豈合老風塵燕臺郭隗君家事不擬驊騮不致身

送王郎守安慶

花滿胡姬春酒樓使君五馬五驊騮明光起草推高第二十尊城領上游天杜西懸江漢影海門東控帝王州到來紆畫思同金馬坐風煙白雁秋

送豐城杜少府謫滇南

共惜投荒萬里天當朝起草事空傳臣思綵筆神仙尉客夢青雲侍從年盤水秋帆開瘴癘豫陽春樹隔風煙孤臣自有豐城劍遙夜思家向斗邊

酬谷明府見寄

清時詞客滿公車獨向漂零嘆不如老去已拚常縱酒秋來何意為栽書薄遊更自淹華省多病惟堪返

敝廬共道子雲長筆札知君近日五侯疎

秋前一日同茂秦元美吳峻伯徐汝思集城南樓

萬里銀河接御溝千門夜色映南樓城頭客醉燕山月笛裏寒生薊北秋胡地帛書鴻鴈動漢宮紈扇婕妤愁西風明日吹行鬢且逐飛蓬賦遠遊

送孫郎中守承天

鬱蔥佳氣漢江邊今上龍飛此極年過幸沛宮三日飲栽留郢曲大風篇仙郎珂散蓬萊月太守帷開橘柚天明到為存湯沐邑須知父老借才賢

劉員外家宴翰樓

君家司寇此樓居奕葉承恩片帖餘帝自經筵傳翰墨人從冊府見圖書雲烟繞檻生春色牛斗開函散楚墟弦誦只今諸弟滿華賢和業好誰如

送劉員外使黔中

牂牁萬里越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分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白雲使者乘軺過金馬祠官擁節廻為泛見明誇上苑令知漢主自雄才

送大司寇長興顧公之金陵
聞道銅標護百蠻當朝共擬伏波還來持滇海中丞
節入領西曹法從班曳履春雲高北斗迴車秋色照
鍾山顧期門客江城滿草奏將時達漢關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銜杯昨日夏雲過愁向燕山送玉珂吳下詩名諸弟
少天涯宦跡左遷多人家夜雨黎陽樹客渡秋風泒
子河自有呂虔刀可贈開州別駕豈蹉跎
送瑞安劉明府
劉楨詞賦不群才百里新承漢寵迴吳地青山飛舄

下大江秋雨掛帆來白雲堪贈神明宰海色遙臨睥
睨開到日自逢花滿縣更憐春樹接天台
送許元復還姑蘇
薊門鴻鴈滿高秋張翰思家罷遠遊入洛故人名下
士度江寒夢雨邊舟客來門巷誰相憶賦就黃花不
可留興發鱸魚堪自釣吳楓搖落未須愁
署中有憶江南梅花者因以為賦
欲問梅花上苑遲座中南客重相思開簾署有青山
色對酒人如白雪枝驛使書來春不見仙郎夢斷月
應知偏驚直北多烽火昨夜關山笛裏吹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眺西湖
孤亭遙上翠微重檻外空林何處鐘秋到諸天開薝
蔔湖連雙闕散芙蓉雲光忽落蒼龍窟山色飛來猶
鷲峯自信登臨能作賦肯令陶謝不相從
送汪伯陽出守慶陽
中原萬騎御胡兵客領銅符塞上行大漠清秋迷隴
樹黃河落日見秦城郊人自美西羌俗漢守誰高北
地名郡吏可能無薦達還令介子乞長纓
送黃侍御按滇中
去矣來風瘴癘開西南萬里壯遊哉登臺越嶲山形

合攬轡昆明秋色來周禮職方天外盡漢臣封事日
邊迴征蠻幕府今凋落安得樓船下瀨才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九河水流何瀰瀰君去春花東馬前入幕官僚清宴
夕揮毫渤海白雲天相將牛酒勞從事未少魚鹽給
俸錢此去陸沉無不可于今薊北靜烽煙
除夕
幾年仙省白雲間此夕歸心醉裏閒九塞烽煙連北
極千門雪色照西山還知傲吏能違俗未擬浮名好
駐顏長孺淮陽今不薄春花或恐滯燕關

元日早朝

禁城春色引朝天接跡夔龍近法筵雲裹金莖通御氣宮中玉樹隱祈年西山亭障遙臨薊朔漠旌旗滿護燕聞道至尊歌白雪小臣還獻郢人篇

早春得汝思蜀中書

萬里誰傳錦字廻楚天搖落正堪哀揚舲巫峽江聲合立馬岷峩雪色來西極使星遙入部中原人日好登臺莫言羽獵誇胡後不數揚雄作賦才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

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凰樓青春開府西陵色到日登臺北鴈愁寒雨遙分荊楚望白雲無盡漢江流共知人世悲難合儻得隋珠莫暗投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得關字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朓西園未擬還客久高吟生白髮春來歸夢滿青山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聞道鹿門妻子在祇今詞賦且燕關

送大中丞王丈赴山東

天下軍儲飛輓來中原胡虜戰爭回漢柱舊題驄馬使名家接武佩刀才按草時拂風塵入憲府秋臨海岱開　主恩偏憶濮城日什二東秦保障哉

答宗考功子相見贈

金莖夜擢建章高漢主祈年祀事勞仙吏詩投青玉案故人秋卧白雲曹此生湖海供多病何物風塵抵濁醪中散近來疏嬾甚更無書札到山濤

呈大司寇何公

漢臣章氏有玄成舊德中朝更履聲暫部曾持滄海節總戎親破綠林兵重聽執法臨天座自失流言負帝情千載雲臺龍變日更期文劍署高名

再呈何公

幾年開府漢中丞去後功名何武稱荊楚軍儲遊海過潢池兵氣向秋澄尙書北斗天喉舌司寇西曹帝股肱考績即今推濟美清朝劍履坐相仍

春夜同元美子與子相過公實

西山落日照金莖北闕春陰覆禁城湖海百年今夜酒風塵五子異時情和來白雪俱高唱自附青雲起大名不獨諸郎關象緯眞人應更爲東行

送萬吉卿明府之長興

逐虜將軍度漠回黃金猶自滿燕臺詩縱航我爲齊客製錦多君更楚材城上春雲天目出簾前秋色太湖來弦歌暇日能相憶花裏新詩過鴈裁

送范敬甫按察閩中

共看驄馬使君賢開府東南日月偏海嶠秋陰分越樹人家雨色散閩天　朝廷記憶江城久詞賦知名水部前還擬主恩頭白裏時危相贈祖生鞭

五日同子與子相過公實時公實在告

空堂隱映石榴殷花裏幽期白晝閒梁翰風雲隨上客開樽雷雨過西山賦成致避能驚座酒罷何妨善閉關況值懷沙千古怨那堪騎馬獨醒還

韋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 四首

買酒新豐解佩刀相逢意氣為君豪孤亭書敞杉松色亂石青含薜荔高自向風塵偏勝蹟且令湖海傲吾曹從他桂樹山中發招隱何勞更反騷

其二

華髮文章愧不工獨憐諸子調相同西京矯矯多奇氣東海泱泱自大風三署仙郎携酒後一時詞客此亭中白雲寥廓迷幽薊騶衍談天碣石宮

其三

幽亭斜日亂松聲下有滄浪可濯纓求友花間黃鳥出番天城上夏雲生梁園作賦千年事河朔銜杯萬古情莫恨風流吾輩晚鄴陽夜紹漢時名

其四

竿曲高臨漢苑開城南連騎紫宸回閒門流水花間過倚檻青山席上來客難似矜能避世子虛誰見不憐才若論承寵無先後安得吾曹共酒杯

送張元諭虞部謫常州別駕

賦就黃花別署朋遷從遂謫問飛騰懸知漢柱名當藉況復虔刀事可憑寒雨大江臨楚望千家秋色暗毘陵闔閭城外逢搖落何限吳山客裏登

送吳人陸之箕

客有登臺賦遂遊薊門金盡坐高秋總憐岐路無知

巳不向風塵為白頭木落毘陵看過鴈月明張翰倚扁舟未將蓍綬論多病草色姑蘇到自愁

送李司封謫廣陵

明光起草羨青春服藥求仙笑此身白首雲霄今薦士黃金湖海未逢人廣陵鴻鴈來秋色寒雨江楓度逐臣見說故園湘水上嬾將詞賦吊靈均

滄溟先生集卷之七

滄溟先生集卷之八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送王侍御

看君繡斧秣陵迴烏府遙瞻接鳳臺寒雨鍾山千水下白雲秋色大江來時危攬轡中原出日近封章北極開當道狐狸何足問避城今有郅都才

同元美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鍾字兼順甫

域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相從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峰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向來信宿藤蘿外杖底西風萬壑鍾

同子與登湖上臺

大漠蒼蒼鴻鴈迴中原極目思悠哉白雲雙闕湖邊出落日西山樹杪來詞客百年相對酒秋陰萬里共登臺側身戎馬過逢地城柝朝聞角暮哀

十五夜子與明卿見過

日落青樽白露生倦遊詞客鳳凰城千門過鴈來秋色萬里銜杯對月明上苑寒高金狄掌西山影靜羽林兵解頻今夕無烽火二妙何當罷請纓

同徐吳二子弘法寺臺眺望

搖落偏驚祇樹林白雲鴻鴈亦蕭森何知潘鬢淹郎署但許燕山壯客心欲雨諸陵來朔氣西風千里動秋陰悲哉聯璧登高賦從倚荒臺見古今

送大司寇應公歸台州

搖落黃金駿馬臺都門供帳亦賢哉炎荒想見乘軺出北斗旋聽曳履回秋色白雲生海嶠主恩華髮卧天台西曹官屬銜知遇東閣清時好再開

送殷正甫 并引

正甫檢討有河洛之役蓋濟南諸君子出餞焉是行也問誰治祖則廷尉史張嵐氏問誰相禮則大司農官屬洪遇伯時問誰贊事則許殿卿邦才將武於大宗伯至也正甫則稱使臣哉縣與於文學其天性郎今日里當無可詞多將司馬長卿自洪庭遊梁鄒陽枚叔間相得雖甚也乃比部李生以贈言

中州一望氣雄哉北極風塵使節開卜洛自存宗子計避梁更見長卿才漆崤嵩少雲邊出雪黃河天上來在昔孝王吟授簡何當置酒向平臺

徐子與席懷梁公實
共指金莖雪色間鳴珂當日滿朝班即看徐穉能懸
榻豈謂梁鴻更出關薄宦天涯成白首故人江上買
青山嶺南梅樹今堪折贈我寧無驛使還
懷子相
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樽感歲華卧病山中生桂
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春來鴻鴈皆千里夜色樓臺雪
萬家南粵東吳還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
朝退同子與望西露臺懷南海梁公實廣陵
宗子相

騎省秋來歎二毛遥將白雪向君操千峯晴色開金
掌並馬寒光照錦袍空翠欲浮仙闕動晴雲猶傍帝
城高初疑大庾梅花發忽憶揚州八月濤
歲晚贈子與
南國鴻書杳不聞相看梅發尚離群天涯薄宦堪知
我世上虛名好誤君秋盡西山逢雨雪懷人漢苑北
春雲往時載酒揚雄宅諸子談經坐夜分
人日與伯承集子與宅得胡字
新知握手鳳城隅莫嘆春來滯宦途萬里風煙人日
過十年江海客星孤漢宮戴勝傳王母薊北登高愧

大夫曾是舊游行樂處解貂同醉酒家胡
張駕部宅梅花
仙郎雪後建章迴清夜西堂擁上才笛裏春從燕塞
滿梁間月色漢宮來即看芳樹催顏髮莫厭寒花對
酒杯共憶故人江北望因君能賦倚徘徊
宣武門眺望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闕遙臨碣石懸漢苑春生多雨
雪薊門晴色滿寒烟五陵佳氣浮菜外大漠青山叩
眺前風昔黃金收駿馬高臺空在有誰憐
送范大澈

十載風塵道路難天涯全盡俗相看白憐華髮馮唐
老誰問綈袍范叔寒病起清樽開向夕歸來春草徧
長安故人海上悲搖落擬共秋濤把釣竿
芍丈山房
少宰山房北海隈千林窈窕白雲開倚窗河勢鉤盤
出拂檻秋陰碣石來魯國諸生紛受易漢庭多士滿
題才臨流重憶乘槎客濯足還登萬里臺
寄子與
薊門春散紫宸班千里穠帷動客顏秋到白雲生漢
署雨來爽色滿燕山仙郎書札遥相憶傲吏風塵且

才還天上郎今看符好誰憐此行謫人間

寄吳舍人兼呈徐子與

薊門春酒別同袍念我風塵解佩刀楚客久無鸚鵡賦舍人殊有鳳凰毛書來月色漳河滿北望秋陰漢闕高行矣舊遊還自愛偉長今在白雲曹

寄正叔

十年裘馬向飄零一郡風塵出漢庭塞北嵐煙春浩浩薊門山色樹冥冥懷人西署秋雲白對酒疎燈夜雨青莫道楊雄長寂寞桓譚已見太玄經

趙州贈許使君

山雨蕭蕭暮色過與卿攜手問蹉跎舊緣知己朝廷少自是詞臣翰牧多朱子城高臨大陸漢王臺迴出滹沱風塵行役君須見能得花間不醉歌

送顧比部還順慶

歸去蒼茫峽江上春從湘水復風塵巴山漸出雲連楚劍閣迴看星照秦歲晚江湖多病疏時危尺素將游人明光起草君無恙漢上風流侍從臣

送申職方還魏縣

山中春色樹凋零澤畔行吟見獨醒縱使為郎淹省署還如汲黯在朝廷漳河雨雪褰帷黑大漠風塵燧

次井陘衝時危曾抗疏不令諸將識龍旌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

竹樓落日倚蹉跎明府高軒載酒過檻外秋陰開大陸簾前樹色散漳河關門紫氣臨燕滿風雨青山入晉多我醉欲裁王粲賦故關戎馬近如何

郡閣懷王徐二比部

昨游鳴珂謁建章春風載酒出長楊詞華並數西臺妙揮草同稱大國香玉樹月明堪自倚金莖秋色坐相望故人為郡逢搖落日夕看雲憶　帝鄉

郡齋與舍人賦

漢臣春散建章宮此地相逢歎轉蓬落日開樽漳水上清秋擁節太行東微官愧我潘生拙作賦多君楚調工朋好即今三署滿故人猶滯右扶風

送顧季狂遊雒還吳

落魄看君旅食年風塵裘馬竟誰憐歸吳擬著潛夫論入洛還攜贈婦篇少室夏雲飛檻外太河秋色在軾前故人為客遙相念垂老浮名薊北天

郡城樓送明卿 二首

西來山色滿城頭東望漳河入檻流傲吏歲時頻臥閣故人風雨一登樓亂離王粲逢多病著作虞卿老

自愁行到長安相問詠遊憐五月衣披裘

其六

徙倚高樓問索居故人湖海意何如樽中十日平原
酒袖裏三年薊北書大旆夕陽當作出石門寒雨過
城疎明朝遂道空相憶那得仍停使者車

於郡樓送茂秦之京

把酒高樓眺暮春孤城落照濁漳流自憐白髮常為
客誰道青山不負人西署詩名千氣象中原宦跡任
風塵元龍未下當時傲湖海看君意轉親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 四首

太行山色倚嶙峋絕頂清秋萬里看地拆黃河趨碣
石天迴紫塞抱長安悲風大壑飛流折白日千崖落
木寒向夕振衣來朔雨關門蕭瑟能憑欄

其二

西嶺秋高大陸前馬陵寒影踏遙天群峯不斷浮雲
色絕嶂長留落日懸地險關門銜急峽山奇削壁挂
飛泉何人更遇青泥飲不奈空歌白石篇

其三

西來山色照邢襄北走并州擁大荒巨麓秋陰沙漱
漱石門寒氣雨蒼蒼天邊睥睨懸句注樹杪飛流挂

濁漳搖落故人堪極目朔風千里白雲翔

其四

千峰郡閣望嵯峨此日褰帷按塞過落木悲風鴻鴈
下白雲秋色太行多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
九河回首薊門高殺氣羽林諸將在橫戈

答元美病中見寄并示吳舍人

短髮青春照濁醪困君忽憶廣陵濤露華遙對金莖
濁秋色驚看玉樹高伏枕風塵雙白眼緘書湖海一
綈袍何人更為憐同病楚客參差長鳳毛

早春寄元美

薊門霜雪意何如江上風塵見索居病後五陵春草
色愁中三輔使君書時名轉益禰生拙世事能令阮
籍疎故好拂衣江海上故園戎馬重躊躇

登邢臺

郡齋西北有邢臺落日登臨醉眼開春樹萬家漳水
上白雲千載太行來孤城自老風塵色傲吏終慙倚
牧才便覺獨遊非浪迹至今鴻鴈薊門回

趙州道中憶殿卿

憶爾襜帷出牧年風塵誰識使君賢政成神雀猶堪
下興盡冥鴻遂杳然樹色遙浮疎雨外人家忽斷夕

陽前重來此地逢寒食何處看春不可憐

眞定邸中重憶殷卿

客舍題詩日巳曛當時此地重離群青樽夜倒滹沱月紫馬秋嘶大陸雲春色那堪愁裏盡何意病中間依然趨府諸年少不見風流許使君

郡城西樓

使君杯酒郡城樓倚檻高臨落日愁河朔浮雲連巨麓太行春雪照邢州自憐叔夜常多傲無那相如故倦遊嵩洛少年人所羨風塵豈亦念淹留

郡齋

金虎署中誰大名我今出守邢州城折腰差自強人意白眼那堪無俚情世路悠悠幾知己風塵落落一狂生春來病起少吏事擬草玄經還未成

春興

東南殺氣日相纏重憶先朝海晏年使者自歸沈璧馬將軍誰起護樓船旌旗愁動昆明色大鉞高懸薊北天坐使越裳來白雉更追驕虜過燕然

寄劉子成

書札清秋問解攜郡齋吟眺楚雲低大夫持憲臨諸粵使者徵兵出五溪白日自流荒徼外青山不盡夜

郎西千今萬里看銅柱何意中原厭鼓鼙

懷元美

白雲何處一開尊山色看君滿薊門落日蕭條廻朔氣清秋偃蹇向中原舊知太守齊狂士不佞扶風漢大藩病渴自銜金掌露將因著賦乞文園

懷明卿

淸秋羽檄薊門城楚客登臨短髮生巳厭風塵多病色何妨侍從有詩名憐才欲薦雲中守抗疏先論海上兵此日主恩深顧問還如方朔在西京

懷子相

薊門秋氣動鳴珂蕭瑟東南海賊過亂後人才掄欲盡留中啓事竟如何裁詩漢署青天色伏枕燕山落日多豈亦念余經術淺明年投劾罷京河

懷子與

登高作賦大夫哉搖落江南重可哀柰爾白雲天目出振衣秋色太湖來吳中父老紛相難海上樓船戰不回再入承明君莫厭薊門猶有故人杯

懷順甫

西曹群少舊相來載酒燕山幾壯遊綵筆憑陵廻落日白雲蕭瑟坐高秋風塵混合中原色江漢長懸豈

里流白是歲星人不識于今蹤跡守邢州

懷公實

明光起草自高名復羨梁鴻出漢京白日頗聽雙鳳闕青春卧病五年城人間已見新詩滿海上還聞大藥成旅笑舊時同舍客風塵諸郡愧平生

送張肖甫出討閩廣二首

閩道天書出漢宮君才博望遠相同少年章奏郎官裏大海樓船使者中瘴嶺春陰生白瘴及閩秋色暗青楓懸知諸將平胡日　聖主先論轉餉功

其二

司農飛輓七閩開芻粟如山百粤來落日中原看倚劍清秋大海傍登臺三城羽檄單于過十道軍儲使者廻郎署即今多顧問誰憐魏尚有邊才

真定道中遇伯承戶曹

滹沱水合大風鳴馬上寒雲護北征我自朝天稱四嶽君還謁帝入承明黃金結客憐前日白髮先春鏡裏生握手不須悲物役梅花搖落故園情

真定大悲閣

高閣崚嶒倚素秋西山寒影掛城頭坐來大陸當窗盡不斷滹沱入檻流下界蒼茫元氣合諸天縹緲白

雲愁使君趨省無多暇暫爾登臨作壯遊

初至京與元美明卿子與分韻二首

邢州計吏入長安春色西山雪裏看天地容吾常落魄風塵對爾一加餐車來省署青雲隔不散閶門紫氣寒握手依然無長客可知千載和歌難

其二

北風吹折九河氷五馬如龍度李膺把袂中原來氣色開樽碣石倚憑陵明堂大集周方岳列郡深慚漢股肱詞賦祗今吾黨在將因顧聘一先登

除夕元美宅

蓬萊佳氣擁紫微把酒千門朔雪飛繞縈綵袍回夜色縱横綵筆動春暉何來天地愁相向自信風塵意不違漢主明朝還受計君看五馬賜金歸

送陳比部使閩中

西曹詞賦有陳琳南去其如草檄心百粤大雲搖海色九峯寒雨壯秋陰將軍澀冠功名薄使者銜恩日月深華髮總淹三輔吏風塵何處不蕭森

留別元美輩四子

華髮西來謁　帝遊風塵莫問使人愁但看詞賦青雲色不盡江河白日流杯酒千山迴大漠烟花五馬

入邢州黄金愧我無經術歸去冥鴻未可求

送明卿謫江西

海上風塵未罷兵如何嚴劾厭承明故人慘淡浮雲色逐客蕭條白雪情落日掛帆彭蠡澤清秋伏枕豫章城詩篇已側當時目不必淹留抗疏名

將歸鄴下留別元美出使畿內作此為別

西方千騎且朝宗使者銜恩下九重握手白雲生鉅鹿離心落日滿盧龍青春上苑還堪醉我輩中原未可逢雄劍有神君自愛莫令風雨暗芙蓉

郡齋同元美賦得河字

孤城高枕日蹉跎使者乘槎白九河亂後故人京洛少秋來山色郡齋多詩名更向風塵起傲吏還能意氣過我亦平生難盡興開樽無奈子猷何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其一得秋字

開軒萬里坐高秋把酒滹河正北流白髮青山供使者誰堪華髮滯邢州浮雲不盡蕭條色落日遙臨睥睨愁上國風塵還倚劍中原我輩更登樓

其二得雲字

搖落高樓此對君天涯不復有離群銜杯大麓來秋色倚檻邢臺過白雲摘秋人家滹水出城頭風雨太

行分極知今日同王粲賦就還應鄴下聞

與盧次楩登大伾山

河朔風塵萬里看空亭天外一憑欄夕陽忽送孤城色高雪遙臨白馬寒何處浮雲吞大澤于時紫氣滿長安我來欲著浮丘賦此地因君老鶡冠

於黎陽送次楩之金陵謁故陸令

蕭條杯酒對銷魂河朔諸生兩獨存書上梁王還寢獄賦成楊子不過門大江雨雪千帆出建業風流六代論雄劍自憐為客苦左驂寧負主人恩

懷慶道中雪

飛雪長驅使者車太行愁色滿天涯虛傳梁苑平臺賦真作河陽一縣花流影風前迎劍氣寒光樹杪濟人家問津明日知何處千里西來有漢槎

崆峒二首

風塵問道欲如何二月崆峒眺勝過返照自縣疏隴樹浮雲忽斷出涇河長城山色當峯盡大漠春陰入塞多已負消搖尋窈窕還將孤劍倚嵯峨

其二

誰道崆峒不壯遊香爐春雪照涼州浮雲平插孤峯色落日長窺大漢秋萬乘東巡靈氣歇當天西盡濁

涇流蕭瑟祇在藤蘿外客子風塵自白頭

平涼

春色蕭條白日斜平涼西北見天涯唯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欲投萬里封侯筆愧我談經鬢有華

寄元美四首

風塵萬里一蕭然病起相思到各天忽見南山青草色還成北海白雲篇登樓何處逢多暇開府于今實少年不是漢庭容汲黯如君意氣好誰憐

其二

聞君雨雪到青州春盡鴻書未可求莫問彈冠千載事徒令把袂故人愁浮雲萬里中原色落日孤城大海流自昔風塵驅傲吏還能伏枕向清秋

其三

紫塞春風散羽書使君高枕見離居人間不識胡名馬門下猶傳海大魚開府少陽還氣色登臺東嶽復何如遙知醉後吳歌發落日蕭條薄望諸

其四

不盡青山帶落暉美人何處送將歸城邊濰水寒如酒馬首浮雲曳作衣春到他鄉還健食時危薄宦豈

雄飛自從二子中原別回首風塵萬事違

上郡二首

高城窮塞四山開西北浮雲睥睨迴鼓角疑從天上落輜車真自日邊來防胡尚借秦人策射石猶傳漢吏才聞道 朝廷思猛士羽書飛過赫連臺

其二

叱馭何來絕塞遊獨看山色向新秋人家漸出層崖樹客路高盤斷壑流朔氣忽隨風雨至孤城長傍夕陽愁五原子弟輕烽火馬上談經半白頭

元美望海見寄

白雲東望十洲開若憶玄虛作賦才大壑秋陰生蜃氣扶桑日色照樓臺波濤漢使乘槎過風雨秦王策石來縱有三山何可到不如相見且銜杯

酬順甫見寄

仙郎春思滿漳河天上雙魚寄楚歌自隔青雲知已盡誰言白雪和人多山城薄暮輜車發幕府先秋羽檄過磬折路傍君不見漆園爲吏傲如何

人日答汝思

濁酒初開柏葉新醉來高枕任風塵十年關塞愁中客此日江湖病裏人青鏡欲催潘鬢改綵花空翦漢

宮春郎今萬事拙簪外唯有浮紫傍角巾

再寄元美 二首

黃金臺館鬱蒼蒼遊子高秋總斷腸萬里浮雲生渤海千山朔氣壓漁陽風塵不老江湖色宮闕新懸日月光安得與君燕市裏和歌長在酒人傍

其二

中丞遼海罷登壇公子紅顏後掛冠自有綈袍憐范叔誰從長鋏見馮驩上書 北闕風雲壯灑淚西山雨雪寒憔悴儘堪知國士相逢應作少年看

寄汝思

高秋諸將欲橫行薊北先開細柳營萬里旌旗連殺氣千山鼓角動邊聲指揮士馬中原合談笑風塵瀚海清此日漢軍俱望幸滿朝應重亞夫名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春生仙令鸊鵜袍風雪褰帷擁佩刀忽憶鳴琴雙鳧迥翩然飛舄五雲高朝室不改燕山色計吏寧分漢主勞為政只今多異蹟須知 帝力到秋毫

題少方伯徐公明月軒 二首

微吏高齋海岱陽長留明月照池臺白雲湖上秋何處鴻鴈將前客自來寒色玉壺堪徙倚流光華髮與

徘徊西園諸子俱能賦獨讓雁徐鄴下才

其二

應憐明月滿長安永夜憑軒萬里看秋水乍疑湖外合白雲猶似署中寒繞枝烏鵲星霜色一曲關山道路難此與庾公曾不淺南樓參佐幾人歡

其三

湖上風流畫省新堪多明月少紅塵長懸素魄銜金鏡不減清光抱玉人當戶雲生屏白倚欄秋星動劍相親看君如在楊雄宅樹管玄經合有神

送俞按察之湖廣 二首

楮帷十載使君東開府還當楚地雄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重聽執法臨台象自許論文見國工有客儻能鸚鵡賦莫令才子嘆漂蓬

其二

攬轡江湖萬里清使臣一旅舊知名陽春不是尋常調明月堪懷十五城行省東南推望重中原多事然談兵遙憐佐吏耽秋色不淺南樓庾亮情

送張直卿再遷三楚參政

誰言才子竟漂零十載功名淵漢庭前後兩曹推起草風流百粵讓談經重來方岳分荊楚此去江湖戎

歲星　明主賜環今日事武昌楊柳幾回青

元美以吳紗見惠作此謝之

西施浣紗江水中下機便入吳王宮憶昔紅顏銷白雪凄然素手弄秋風新裁薜荔忽無色更採芙蓉應未工知君贈我祝縞帶頗言不忘披裘翁

答寄華從龍戶曹

起草當年漢署才毗陵尺素為誰來山中鴻雁三秋色江上浮雲萬里寒總是風塵淹伏枕空將日月老銜杯清時伊蔚非無意謝客蓬蒿更不開

贈符臺鄉李伯承出使東藩二首

漢宮春色照閩臺符節分曹右掖開司馬長卿詞客華東方曼倩侍臣才海濱城闕浮槎下天上風雲擁傳來無那故人常伏枕論詩還為一銜杯

其二

春風紫禁日朝天　帝寵東藩奉使年花省月臨三殿出輕車星度九河縣絲袍忽動青雲色華髮還驚白雪篇莫道故人青漢少如君侍從總堪憐

除夕

夜色蕭條雪滿庭唯應濁酒見漂零關門忽散真人氣滄海遥高處士星一自倦游拼謝客遂因移疾罷傳經春風明日長安道依舊王孫草又青

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

華頂蒼茫四望開正逢蕭瑟氣悲哉黃河忽墮三峰下秋色遥從萬里來北極風塵遥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　君王儻問仙人掌頭上芙蓉露一杯

其二

縹緲直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為誰雄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其三

太華高臨萬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振衣瀑布青雲濕倚劍明星白日寒東走峰陰搖砥柱西來紫氣靄長安自憐絲管驚人在只尺天門謁帝難

其四

徙倚三峰峰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蓮花直捧青天色玉女常含白雪愁樹杪雲霾沙漠氣岩前日並漢江流停杯一嘯千年事不擬人間說壯遊

滄溟先生集卷之八

滄溟先生集卷之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殷太史正甫使白太山爲贈

明堂天子昔登封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迥臨三觀動春陰不散五松寒白雲忽向封中出玉牒誰從篋裏看此日滿朝求禪草相如早晚入長安

又作此問正甫

上宮春色自何年阿閣神房幾洞天囊裏定携三秀草懷中曾擬四愁篇射牛漢蹟今猶在繫馬吳門似杳然七十二家論祀典還朝可奏聖人前

送吳峻伯之楚

才子風流滿禁林傳經海岱主恩深諸生自紀衘魚事千里誰知相馬心王氣日隨江漢轉方城春入洞庭陰憐君宦跡偏形勝四十餘藩豈滯淫

送朱大中丞召拜少司空還朝 二首

執憲登臺海岱東銜恩入拜少司空長安近指迴車日閶闔遥分曳履風北斗秋高玄武署五雲春滿建章宮懸知魚藻歡無極漢主從容問畫熊

其二

八月仙槎海上行司空謁帝鳳凰城漢庭經術還推第畫名風流自列卿視草星辰堪動色披章朝野盡知名況逢舜闕多賢日非復當年折檻情

送崔中甫入對

才子乘春集帝京燕山宮闕五雲生按圖自動千金色射策還高片玉名清問從容天下事朝廷經畧海方兵一時得[illegible]年少莫學終軍浪請纓

寄贈濮陽楊明府

方城仙令自爲群各把銅章百里分江漢至今稱楚望風流何必減諸君東臨黃鶴飛雙舄西接蘭臺見五雲早晚主恩誇羽獵滿朝誰不薦雄文

贈李明府暫歸廣川奉送 景王之國

帝寵親王出牧年逢迎東道借才賢郎官舊列星辰上米邸新開日月邊千乘旌旄分羽衛九河春色護樓船知君不廢鳴琴興應教還操桂樹篇

和李明府春日馳戀庭闈之作

百里弦歌大岱東美人爲政復誰同河陽縣裏花常滿北海樽中酒不空製錦還看成麗句裁斑忽憶舞春風何妨問寢憑雙舄擬送王喬入漢宮

酬朝城張明府和御史中丞蘇丈秋興見寄

聞君爲縣武城傍花裏絃歌不下堂佳政日來多薦
疏羨名年少滿詞場揮毫色動郎官宿拓簡光搖御
史霜千載並傳秋興賦可知潘令在河陽

送劉侍御歸臺 四首

使者乘秋入建章曉排閶闔侍君王繡衣忽動雲霄
色白簡猶含海岱光自許風霜知烈栢還將諷諫托
長楊大東杼柚看如此況復徵兵事朔方

其二

才子高名八使中登車千里競稱雄西臺入奏聞天
語東海陳詩見國風伏柱久推三楚駿還朝爭識五
花驄極知未盡澄淸意獻納猶堪寵漢宮

其三

關中使者出長安風俗三齊攬轡看今日殿中玄武
仗須君柱後惠文冠彈章氣借山河壯執法秋臨節
鉞寒儻備東封陪扈從猶將偏奉六龍歡

其四

繡斧東來按部年一時風裁萬人傳烏臺高傍黃圖
起青瑣遙依紫極懸三殿直聲推許國九河秋色送
朝天正逢宣室齋居日美爾持書捧御筵

送謝中丞還蜀 二首

徵垣法象切三台御史中丞憲府開參執廟堂刀筆
吏兼提郡國羽林材煙塵部索臨東夏節鉞朝恩壓
外臺直擬賊平咨明詔誰知投杼自天來

其二

元戎幕府檄書成枹鼓春風遂不鳴東觀齊名推李
杜西京獨坐見澄清君王更聽中山篋談笑堪銷渤
海兵暫去恐非高卧日佇看安石起蒼生

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 二首

使者清秋擁漢槎五雲回首望京華傳經南國推高
第執憲中朝屬世家紫氣欲臨滄海日綵毫先動赤
城霞遙披絳帳延諸少爲報西施剩浣紗

其二

儒臣奉詔外臺居況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羨才收竹
箭卧中高士羨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
絕書如信工文官自達 主恩垂老不曾疎

羅山甫自晉徂齊見困鹽官暫詣 京師攜
家南還遂有此贈

十載青雲跡漸疎風塵作客意何如服車垂老偏知
驥彈鋏從工不爲魚游子千金堪買賦佳人五色漫
裁書江南薊北俱搖落那得樽前憶故廬

重送山甫

短髮蕭蕭日影孤清秋行色又　皇都百錢杖底猶懸否片刺懷中好在無老去它鄉惟藥物愁來佳句滿江湖只言倒屣尋常事不是燕山舊酒徒

送何户曹之金陵

江上層臺繞鳳凰石城秋色正蒼蒼黃金不厭東南氣紫闕猶懸日月光　常謂何郎終傅粉人傳荀令本含香即今起草從容處轉餉風流海一方

春夜許使君集送江生過謁李伯華太常江善鼓琴因句及之

君家綵筆美名齊客裏瑤琴重解攜抱膝自高梁甫調絕絃空老雍門啼水關華館三魚集月出春城五馬嘶近報太常深作事相逢應共醉如泥

送方山人

紅顏來馬客京華十載春風上苑花忽爾壯懷生海嶽翛然清興滿烟霞已拚白髮稜詞社肯惜黃金盡酒家最是子雲甘寂寞世因奇字識侯芭

送許右史之　京一首

春林韡韡鳥嚶嚶花裏開樽送友生華髮我堪雙別淚綈袍君自一交情白雲欲贈湖中色紫氣遙臨海

上城明日已拚車馬絕不妨書札報柴荆

其二

少年車馬日紛紛老去誰應更識君酒態真如嵇叔夜詩才清似沈休文曳裾忽動梁園雪飛蓋兼尋鄴下雲試向樽前看酒減春風那不念離群

夏日黃生遊鮑山樓

長白山人本種田談經半住鵲湖邊攜來滿甕春城酒乞得諸生月俸錢倚檻四高滄海氣銜杯一望縉雲天尋常鷄黍休嫌薄不淺交情二十年

神通寺

相傳精舍朗公開千載金牛去不迴初地花間藏洞壑諸天樹杪出樓臺月高清梵西峯落霜淨疏鐘下界來豈謂投簪能避俗將因卧病白雲隈

過吳子玉函山草堂

玉函山色草堂偏恰有幽人擁膝眠樹杪徑迴千澗合窗中天盡四峯連綠陰欲滿柴桑月白首重論竹馬年就此一樽無不可因君已辨阮家錢

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

春山遙上翠微連忽出藤蘿一徑懸削壁雲霞開五色中峯日月隱諸天浮瀝並結金龍躍飛霤雙銜石

爽園莫怪驪珠君已得寒湫元自有龍眠

與轉運諸公登華不注絕頂

中天紫氣抱香鑪復道金輿落帝都二水遙分清沾下一峰漲注白雲孤岱宗風雨通來往海色樓臺入有無不是[illegible]然能賦客誰堪灑酒向平蕪

魏使君過宿鮑山山樓分賦

登樓風雨一登臨把酒重論十載心楚客豈須疑白璧鮑山堪自見黃金裝帳上國風雲滿伏枕中原日月深忽憶明光曾共被那知萍梗到于今

使君重過山樓分賦得空字

使君千騎入從東此日登臨作賦雄樹杪平湖元在地簷前疊嶂半浮空煙霞色借雙幡動牛斗光搖一劍通白入鹿門常謝客誰能濁酒過龐公

和魏使君扶侍游太山

中天洪蕩敞天門上帝樓臺拱帝孫五馬並臨吳觀重諸峰獨讓丈人尊秦松忽借蒼顏駐海日遙銜紫氣屯可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崑崙

李伯承謫亳州

十載風流寵漢庭一時才子見漂零使從天上來真氣縱落人間亦客星肯惜陽春廻綠綺自愁明月按

青萍江湖我輩君猶在差可扁舟問獨醒

得元美兄弟書

愛弟何因與大豪遍令四海羨吾曹金莖並擢青雲秀玉樹雙銜白雪高江上錦翰排藻疏吳門練影散錦袍知君難作池塘夢春色看人引濁醪

答元美

闔閭城上有高臺海色蕭條對酒杯千里驊騮堪白老孤飛鴻鵠一何哀秋風忽傍扁舟起明月遙含尺素來白雪驚人操不得因君此曲暫徘徊

答王敬美進士

江左風流過自分中間小陸更能文五花欲就龍為友千里高飛鵠不群亂去東南無王氣愁來西北有浮雲只今年少稱才子屈指詞林已到君

謝魏使君題白雪樓

白雪新題照畫闌鮑山堪此對盤桓楚宮一送江天色郢曲長飛海氣寒繞夜朱絃清自語凌雲綵筆老相看使君不是元同調千載陽春和者難

寄右史

聞君天上聽吹噓薊北春風滿素書東壁儀難分未照何門不可曳長裾即看投散官逾穩莫笑憐才術

太疎諸子當時堪自見于今意氣有誰如

寄汝南徐使君

美人爲政有輝光太守能名讓汝陽此日單車俄罷
郡青春五馬暫還鄉君才堪自風波老上意元從雨
露長篋裏謗書休苦問恐令年少識行藏

吳使君自建寧移邵武

十載徘徊侍從群銅符更向七閩分且疑落魄終遷
客也自風流一使君五馬忽驚龍渚氣雙旛猶壽幔
亭雲已知才子官難起無那吳郎雅好文

南樓

南樓暇日坐崢嶸白髮從他望裏生海近雲霞常繞
戶山迴風雨動連城絲毫一散中原色濁酒偏含我
輩情千載陽春須此調少年休說是虛名

白雪樓

伏枕空林積雨開旋因起色一登臺大清河抱孤城
轉長白山邀返照迴無那秋生成懶慢可知陶令賦
歸來何人定解浮雲意片影飄搖落酒杯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二首

青樽何處不蹉跎白髮相看一醉歌坐久鏡中懸片
華望來城上出雙河杉松半壁浮雲滿砧杵千家落

照多縱使平臺秋更好故人猶恐未同過

其二

回首飛鴻碣石標清霜處處錦林凋層巖倒映平湖
淨積翠斜連粉堞遙四海交游空老大一時賓客更
蕭條病來苦愛觀濤賦不分梁園此見招

爲周明府太霞洞天卷題

太霞高館洞天遙東接蘭津十二橋巖竇盡銜滄海
氣樓臺常對赤城標雲州五色春相麗金碧諸山夜
自朝仙令怪來工製錦眞陽人喜得王喬

贈周眞陽明府

仙令風流百里才談經新自蜀中回彩毫忽動梁園
色丹竈還鄰葉縣開琴裏春生桐柏水月明人在景
夷臺只今汝潁高賢聚爲有郎官一宿來

送魏使君入　朝

青春五馬入朝　天稍似明光草奏年方岳只今雄
海岱山河原自壯幽燕風雲忽傍旌帷起日月猶臨
省署懸況復政成閒問好黃金不是　上恩偏

送魏使君入覲兼呈吳邵武

如雲計吏集　神京此日江湖見友生自是古今雙
五馬居然南北兩專城漢廷交映黃金部楚客同懸

白雲聲治行不知誰第一獨應巖穴愧高名

爲問明卿卿承聖天子垂問巖穴隱逸豈復有征如李生者於邵武邵武固自多賢矣

寄贈襄史周象賢

春色高歌萬里生叟攜常日罷逢迎雲霄未報中丞
疏江漢先傳外史名鐵客銅鞮多駿馬佳人花豔動
傾城王門自昔棲遲地何限龐公避世情

明溪篇二首贈周鄰簡

明溪斜帶越臺高遠送清光照錦袍勢吞潮聲雄鼓
角波分海色壯旌旄浮雲深控嫖姚騎秋水常函別

駕刀翻恨普天無戰鬬臨觴不得更投醪

其二

越臺山下小江干一曲遙開漢將壇槎動星河天上
下陣成魚鳥鏡中看戈鋋忽溢澄潭色組練偏從素
渚寒此日非熊應入夢心隨渭水到長安

錫山尊賢祠

長史祠堂海一隅諸君精爽夜常俱懸知震澤珠來
徃莫問東峰錫有無前輩風流開俎豆南朝伏臘見
枌榆何人不羨秦公子血食賢哉二大夫

秦丈爲武昌公建開利寺觀稼亭

江上新亭接梵臺風流重憶右軍才相攜愛馬高僧
過目許龍鵝道士來池水如披霜練出煙霞猶傍彩
臺開使君暇日多延眺可但南樓興已哉

除夕魏使君攜長君及黃山人見過同賦

三徑蕭條雨雪前使君除夕報周旋簷帷白御元方
出賓客兼攜叔度賢太史定疑滄海氣陽春先動楚
宮篇諸生光亂飛行酒不到荀家事可傳

與魏使君宿龍洞山寺同賦　四首

廻壑深林梵宮春來吟眺使君同空潭忽散三峯
雨暗穴常吹半夜風人擬二龍猜自合詩看五馬步

逾工諸天坐失懸鐙色明月先投入掌中

其二

使君春興滿緋袍綵筆青山對濁醪望去天回雙闕
逈坐來雲盡一峯高蛟龍出入常風雨鴻鵠摶飛自
羽毛愧我淹留逢楚客攀援桂樹咏離騷

其三

削成東壁五雲屏下有龍宮夜不扃斗柄故臨雙甕
轉月明常對一珠亭春回竹葉杯光白天逼蓮花劍
氣青坐久空山仙籟寂新詩獨爲故人聽

其四

秀色中峰獨不群藤蘿二月巳紛紛諸天近海金銀
氣雙峽長吞錦繡文塔影半空懸落照溪流一曲泥
浮雲縱令洞口龍吟發郢調還須讓使君

寄殿卿

春滿梁園興不孤平臺一望盡平蕪于時授簡酬知
巳何處銜杯傲老夫浪跡巳應為客就浮名猶自傍
人無只今忼慨夷門道肯讓燕徐在五湖

答殿卿

莫問看春第幾場纔披風雨更茫茫能無對酒思公
子亦有登樓望故鄉敢謂馬卿元在漢何如枚叔正

游梁病來已廢凌雲筆為愛觀濤擬報章

送翟使君奏最

三臺年少雅相聞五馬遙州老使君更擬星軺趨北
斗還依鷁首拜南熏政成黃鵠謠云匹佩有青萍自
不群海內重名推佐郡邢知詞賦並凌雲

送張轉運之南康二首

此去專城又楚都遙臨五嶺壓三吳坐來齊閣江聲
合忽傍簷帷嶽色孤白晝落星寒劍氣清秋石鏡滿
冰壺美人欲報瓊瑤賦彭蠡春深鴈有無

其二　轉運舊為太僕丞南刑部

轉運風流動海方僕臣司駕早稱良豩臨萬廄乘般
下整馬千群入塞長廬岳使君新領郡金陵仙吏舊
含香須知共理勞　明主不但西京數趙張

柬張問甫使君

裘馬當時滿漢關故人誰不羨紅顏只今湖海猶相
傍可道風塵老自閒伏枕此身惟濁酒拂衣何處不
青山與君俱作漂零客容易經年斷往還

賀明府侍太公

郎官承寵建章廻海岱春深百里開經術家傳新息
長風流人羨洛陽才心同鄴令雙鳧舞身御于公駟

馬來怪得五雲高列宿卽看南極近三台

贈蓬萊王少府

漢宮清切右曹開染翰當年屬妙才天上鳳毛猶五
色斗間龍氣劍雙廻雲霞春滿千家邑山海秋高萬
里臺自是仙郎偏雨露絕須還客亦蓬萊

送耿蠡縣之官

百里初分上谷城傍臨易水接燕京地偏俠客風猶
在天近郎官宿轉明北闕青雲懸舄影西山白雪入
琴聲看君三異尋常事何限當年卓魯情

酬右史題扇見贈

紈扇新題寄遠篇綠開篋笥已堪憐清風忽自蘭臺
至明月還從鄴下懸佳客滿堂疎翰墨美人千里共
嬋娟何因懷袖含香署再使君恩出入偏
苦熱因憶右史覽揆之辰作此爲寄
河朔風流避暑年平臺此日更翩翩客惟枚叔元稱
叟主自梁王雅好賢兎苑近含嵩少雪鴈池遙動廣
陵天故人苦熱心同渴安得金漿共爾傳
答殷卿書
故人書札到兼溫病起蓬蒿正滿門彭澤妻孥相對
老淮南賓客自言尊頌成濁酒深知德投罷明珠始

見恩莫爲尋常招隱士山中轉復念王孫
酬黃山人郡中見懷之作兼呈魏使君
千山佳色郡齋前揔爲相思秀句傳白雪調成堪自
老青箱名在好誰憐胡牀夜傍南樓月濁酒春開北
海天美備風流陪坐嘯得令人見使君賢
慰魏使君悼子
郡閣春深種合歡將雛一曲動雙彈褰帷此日驚騎
竹灑淚何人說夢蘭毳璧自含明月墮階珠空抱夜
光寒兒逢癡得分符地片石焦兂不忍看
陶明府自羅山移東安

仙令風流自汝陽三臺薦疏滿明光不緣馴雉聞當
宁那得飛凫入 帝鄉地近五雲窺製錦天廻列宿
映垂裳折腰未是君家事珍重彈琴單父堂
送汪仲安之長沙藩理官
三楚風流總帝鄉蘭臺池館漢諸王官分舞袖旋應
拙老去長裾曳不妨授簡春陰生岳麓開樽秋色動
瀟湘從來卑地多才子弔屈還看有和章
九日
九日陶家菊自黃更聞飛鴈搗衣裳誰人對酒能無
賦何處登高不望鄉二水寒光搖落照孤城秋色動

清霜那知極目中原苦數子江湖未盡狂
和余德甫江上雜詠
城下春江繞戶斜誰開三徑傍龍沙客携彭澤先生
酒人指南州孺子家一劍寒光搖北斗西山秋色送
雲霞只今海內無同調高枕從君老物華
題仙人騎白鹿圖贈魏使君
少室仙人王不如飄搖來自太林墟巳參白鹿雲中
駕復把青羊洞裏書二女三花相綺麗霜毛短髮共
蕭疎使君何讓臨淮守夾轂雙隨五馬車
答子與病起見寄

青門遥向汝陽分伏枕傳書到白雲已道風波能失所更逢搖落不堪聞九歌自我思公子七發何人起使君一日齊名千載竟驚心豈獨久離群

寄題子與使君薜荔園二首

太守爲園自一丘遙看薜荔接滄洲醉來忽下湘君淚賦罷深知楚客愁黯淡欲飛天目雨蕭條猶帶洞庭秋惟應日共蓬蒿長安得聊從仲蔚遊

其二

老蔓成帷網四隣紛紛落葉暗溪濱嬋娟初服能無客窈窕空山若有人楊柳摧殘彭澤隱桃花偸殺武陵春獨憐遠道難爲理欲采何由寄所親

青蘿館二首

十畝青蘿別館開使君延眺意悠哉風搖北渚清陰合煙雜南山紫色來臺榭高秋深染翰庭虛斜日淨銜杯兩隣築叟常還往帶索應同薜荔栽

其二

湖上高齋此一時垂蘿四面繞茅茨欲令何處紅塵入可道窺人片月疑色借古松成逺勢意含幽石有餘姿空將蔣詡開三徑不遇裘羊那得知

寄子與

何言雨雪薊門深明日褰帷是上林湖海弟兄餘涕淚雲霄詞賦足知音猶堪一起中原色莫使長懸萬里心不爲故人勞問訊十年書札總浮沈

冬日登樓

佳節高樓酒復清鮑山斜月入杯平天涯誰惜窮交淚海內空傳拙宦名四野浮雲垂雪色千林朔氣擁寒聲醉來極目中原盡獨抱風流萬古情

子與病起移書二美吳下群賢爰脩禊事踊躍勝遊遙爲屬寄

伏枕經春悵獨遊永和三日命扁舟一時藝苑人亡恙千載蘭亭事可求吳下山川何縕藉王家兄弟本風流獨憐搦管傳觴處有客中原自白頭

魏使君以太公登太山

何言紫氣滿崑崙須信中原五嶽尊南極一星朝日觀東方千騎擁天門舞衣連染雲霞色探筴深銜雨露恩試向丈人峯上望徂徠新甫拱兒孫

病起憶王徐二子

伏枕高樓白日徂夢回春色杳和扶風流轉覺中原盡海嶽憑看我輩孤寒雪千山雙鬢老浮雲萬里尺書無也知俱壯觀濤興只是漂零不可呼

答贈廬陵劉山人

西來獻策薊門深棲泊王家玉樹林詭劍夜高湖海氣鳴琴秋入薜蘿心別時春色長相似歸去浮雲不可尋薜梗愧君能記憶十年猶寄白駒音

答寄余德甫

當年從入梁臺此日漂零濁酒杯伏枕春陰三楚合拂衣秋色大江迴含冤夜識雙龍氣作賦時推二馬才極目中原諸子盡豫章城裏一書來

薛氏瑞室白衛州使君以來不羅火事者二度君子羨之但爲題止宜記頌然不可無律體乃先難以屬和若一首

赤堇山火照城東郭外巋然太守宮舊傳龍蛇元自服比隣燕雀竟相宗獨飛劉郡尚書兩再及江陵大尹風四壁遺經亡恙在諸孫往往見文雄

寄懷余德甫

綵筆花生尺素寒西山飛雪正漫漫何來京口雙江合並倚雌雄兩劍看無那中原長伏枕可知千載一彈冠即今寥落陽春曲滿眼巴人和客難

滄溟先生集卷之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答寄許儀部子安

司馬雄才動帝京當時聲從獨高名奏成華省青雲氣賦就仙郎白雪辭春色迴分南北望江流不盡古今情那憐此意同巖穴千里傳書歷下生

薛子熙以青州使君聘修郡誌見在林園幸示贈詩作此答寄

越客風流問字年登臺把酒白雲天一毛實自河東下雙鯉兼從海上傳彩筆乍含星野動明珠長對雪宮懸已看霸氣前朝盡猶說當時鮑叔賢

病間答許殿卿

病客高齋類滄生何來一札大梁城夢回滄海風雲色春落黃河雨雪聲伏枕自須疑慢世曳裾兼亦似逃名可知枚馬元同調誰見千秋出處情

南海歐生自京師遺書于大梁屬許右史爲致答此

中原才子動相聞誰復高名得似君南海一珠懸北斗黃河雙鯉隋青雲城邊五色羊何在臺上千金馬

不存獻賦幾年猶未遇羅浮春思坐氤氳

送魏按察順甫之路

壺關上黨切雲霄憲府中天挿漢標山勢西臨三晉險地形東控兩河遙名從出守高郎署策本和戎寵聖朝盡道疆場懸節鉞猶能書札滿漁樵

送崔明府之宿遷

山陽列郡接青徐宿子中開百里居自是燕臺求駿馬飄然淮海駕蜚魚邑因美政花相似令有文名錦不如共理即今 明主意憐君指日捧徵書

題李水部恩榮卷

自奉天書出建章 明時誰不羨仙郎五雲徧借斑衣色列宿遙含畫省光水部盛名懸楚塹南山佳氣入高堂鹿門咫尺龐公宅那見恩波繞漢陽

送賈明府以徵書入遷

茂宰能名海岱聞史推經術起河汾郎論展驥無千里果爾飛鳬便五雲爲府風霜秋正急黃門供奉日爲君徵書十道求高第治行誰人不讓君

送郭子坤別駕之廬州

諸生垂白困談經何似雄飛出漢庭客自燕臺知驥足人從金斗識屏星耆闍海外來峰色大蜀淮西擁

地形匣裏似刀誰所贈龍鳴風雨未堪聽

其二

吳楚西南郡閣重盧江小吏日從容濡須不是天河水霍嶽爭齊紫蓋峰京洛仙舟飛似鵠并州竹馬健如龍已知家世多名士難道明時可易逢

許殿卿擢左史

萬里褒帷逗主恩長裾一再歷寒溫諸侯賓客梁園盛帝子官僚相國尊誰爲從旁驂駟馬自應虛左過夷門況兼詞賦凌雲氣漢署風流可更論

九日登樓

白鴈黃花處處秋飽山風雨獨登樓忽驚返照湖中出轉見孤城水上浮多病恰堪成卧隱濁醪真足抵窮愁先生懶作東籬會可但交情老自休

青州志成辞生垂枉報別將詣元美作此爲贈

於越諸生猥下來梧宮重起讀書臺辞君世業推經學齊客家傳良史才北海風流天上座雲門秋色鏡中開菰蘆更有人相問爲道登龍御李廻

青州志成贈杜使君

使君經術有餘師元凱家傳左氏辭東海大風回覺

翰少陽寒色動褰帷按圖冠帶遥千里問俗春秋自
一時况是郡城常下鳳文章兼似羽毛奇

題南海栢臺甘露贈潘侍御二首

繡斧光清瘴海雲行臺甘露栢紛紛九天驄馬人爭
避五色神羊氣不羣白簡風生偏起粟皂囊秋淨總
垂文侍臣豈讓東方朔千載芙蓉奉　聖君

其二

蘭臺使者憶長安萬里雲霄攬轡看忽報三危開玉
樹誰分雙掌注銅盤霜凝合浦明珠出風動增城瀑
布寒清節滿朝君不信流光偏綴惠文冠

題潘廷尉留餘堂

前朝知政四留餘廷尉爲堂取自書潘令官銜猶散
騎千公門第早容車法星傍斗縣高座佳氣如雲護
直廬海內稱平逢此日　主恩先已未應虚

子與自薦營量移瑞州二首

題坐高名漢署來魚鬚小吏混廬臺誰憐汝海分符
客自是南皮作賦才老驥霜蹄千里動佩刀寒色九
河開量移休道非知遇難得　君恩一日回

其二

逸傳雨露一時新不數漂零戀　主身高卧中原堪

有客雄飛爾輩可無人屏星色動雙龍躍鉶水光分
五馬春詩與臣情看並美南州孺子况稱隣

得元美爲參政冑知王沂州先已失寄

搖落中原伏枕時汝人千里一相思雙魚不減加餐
字五馬虛傳道吏辭我在河山終未邈書來雨雪自
堪遲從今把酒登樓處數子江湖會有期

答寄敬美

君家鴻鴈滿江干歲杪逢人一字難白雪似應工伏
枕青山好在重加餐卷中雙玉清相倚掌上千金笑
獨看兩地起居俱不惡風塵回首任漫漫

寄題元美藏經閣

君是飛閣太湖傍有客繙經日滿牀白馬尚留霜練
影彩毫應帶雨花香當年張掾生秋興何處支公坐
道場君自風流兼二子吳門極目正茫茫

送歐文學之江都

雨雪寒燈對濁醪蕭然以是一儒曹下帷國士堪華
鬟草檄門生白彩毫雙峽迴分滄海氣孤城秋壯度
陵濤文星雖小人爭識南斗常臨劍影高

寄張幼于

吳門風雨洞庭陰上客常開千里林劍閣自題名吏

起鱸魚一憶與何深古今不改中原色南北相看萬里心愧我驚人無後句勞君寫入二龍吟

白雪樓寄懷徐使君兼呈元美

未落清河入檻流平陂月出照沙頭開樽自動青雲色掩蕪依今白雪愁南國佳人能命駕中原病客此登樓從他不淺山陰興遠道無因報子猷

秋日寄懷元美兼呈徐吳二使君

十載江湖白露寒因君萬里憶長安故人相向中原老秋色何如畫省看邵武功名非不佞汝陽經術雅能官即今羞作漂零客可道音書日轉難

寄題況吉甫藥湖別業在荷山下

湖上高齋萬木齊白雲長在楚天西落霞一散燒丹火秋水遙通浣錦溪伏枕自來詩不廢移舟誰爲酒同攜南峰盡作蓮花色留是王喬隱遁棲

答符余德甫

二月鴻書發豫章到來春興日能長官情聊借中山酒詩句猶含右省香海內故人元落落江南秋色正蒼蒼遙知相憶登高處更過陶家醉不妨

寄謝俞仲蔚寫華山圖

雲臺隱者一茅龍留道神仙自可逢忽爾壽圖開萬里居然秋色在三峰貪看塞外黃河下坐失關門紫氣重況復題詩如謝朓當年却恨不相從

奉贈杜使君寄上太翁八十壽

越徼春生戲綵天風流耆舊楚先賢青州五馬分符日渭水非熊入夢年一自趨庭經術就還應託乘帝恩懸節令南極長朝斗並照明珠北海邊

秋夜白雪樓贈周公瑕

日落風清竹樹林一樽飛閣散秋陰纔逢狗監人先老能到龍門客自深海上共懸明月夢山中堪贈白雲心陽春寡和休言誤此夕因君作楚吟

登華不注山送公瑕

鴻鵠高飛木葉丹逍遙臺上一憑闌浮雲不動孤峯起落日長臨二水寒多病故人書未達中原秋色醉相看須愁匹練江南道極目吳門駐馬鞍

題周天球小象

落魄吳門五十春頻從高閣畫麒麟此中畢谷爭知妙何處詞人更有真白眼自宜置丘壑紅顏元不染風塵東墻休掛鄰家女夜恐周郎作後身

贈吳人梁辰魚

迢遞岱嶽海漫漫秋興如君未易闌三觀雲霞天上

坐落萊宮闕掌中看纔探緑綺陽春動一説千將紫
氣寒詞客吳門誰不羨王家兄弟雅盤桓
寄謝許左史刋倡和集
平臺左史寄相思開卷風流見往時已自將梁詞賦
長翻因御李姓名疑玄經竟爲何人出郢調除非和
客知君有明珠堪照乘更煩清影及茅茨
舜祠哭臨大雪
雨雪漫天慘曀暉君王千載一垂衣廷中左鉞將軍
出海上樓船使者歸紫氣不隨江漢轉白雲還傍薊
門飛孤臣勝有蒼梧淚遂客瀟湘在亦稀

答寄子與時自廬臺移瑞州按察山東
北風飛雪擁南奔若向綈袍掩淚痕病客世疑中散
傲故人官起外臺尊尺書萬里存交誼一歲三遷見
主恩月出登樓如匹練舜依吳觀望吳門
於白雪樓送龔生入貢
樓上春陰動曉寒薊門千里入憑闌別來白雪還誰
和老去青雲好自看　天子今逢新禹貢諸生不改
舊周官臨軒若問羊裘客莫道江湖有釣竿
杜青州按察楚中
東方千騎右諸侯憲府新開大楚秋北海清風猶滿
座武昌明月更登樓五雲過郢朝佳氣三峽吞江擁
上游此地功名誰得似君家元凱自荊州
寄別元美
誰憐伏闕上書還國士銜冤動　帝顏殺氣始應高
碣石飛霜猶自滿燕山風塵雙淚綈袍盡湖海扁舟
白髮閒却念十年攜手地不知春色在吳關
答元美山東道中見寄
飛來尺素九河陰報道春光滿上林游子自矜年少
好故人無恙歲寒心即今病借青雲起何用詩傳白
雪音處士一星依帝座兩朝誰似　主恩深

答元美廣川道中見寄
城書遙借薊門看只尺平原一笑難便道何妨留作
客他家惟願起爲官雙龍夜散星文動匹馬秋深嶽
影寒杯酒可知公子意空懸十日布衣歡
答王敬美廣川道中見懷
薊門秋色夢中偏二子乘舟下廣川食客未應常在
趙酒人誰復並游燕心知老驥元千里目送歸鴻自
一天已分蓬蒿能與君壚頭春酒却堪憐
答寄俞仲蔚兼呈元美時不果枉因有末句
濁酒新開緑綺鳴白雲湖上掩柴荊興來陶令還辭

辻公去罷公不入城一疏中原髙病色千秋吾黨見
詩名故人徑作書相别握手看君亦此生

寄懷子與

白雲愁色滿秋天海上離心鴈影傳那堪對酒昔相
憶況復登樓月正圓自爾一携龍劒合何人更問鷁
冠篇莫言十日平原飲不是王孫得意年

殷洗馬誕子値　今上登極日

詞臣三命侍經筵　聖主龍飛薊北天珠借星辰堪
並出弧隨日月更新懸一毛深照銜圖夜千里長懷
托乘年共訝玉堂分氣色兼城重喜得藍田

寄賀天官殷少宰

十載詞林供奉中史才經術並稱雄恭承三命銅龍
署兼典諸儒白虎通要地特銜當北斗清聲曳履入
南宫猶言紫極氤氳處非復文昌八座同

答寄劉子威侍御 二首

吳客緘書問轉蓬姑蘇臺上起秋風七星巳佩千將
劒五色還乘鮑氏驄江海雙懸精自合陽春一曲步
逾工只今曾照西施月多少娥眉畫不同

其二

憶昔風雲滿帝鄉同時射策向明光一毛宛在中書
日匹練遥飛御史霜北海清尊開岱色西京絲筆照
河梁非君尺素三江下爭得秋聲入鴈行

顧中翰祭告德衡二藩兼有事沂山東海

聖主新恩北極開侍臣銜命出燕臺三齋茅上星潢
近二國松楸雨露回百丈自天垂瀑布五雲佳氣接
蓬萊但言海嶽遊偏壯爲有王褒作頌才

送郭使君解郡暫還豫章詩有序

公之難去郡百姓郡百姓之難去公猶之
免赤子於懷也斯古遺愛焉不獲乎上民
不得而治矣不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哉惟是
帝命維新舜有天下選皋陶於衆危言危
行是以論其世也重遷而厚望之相與以
成其後者乎

春風解郡豫章遥巳報徵車起漢關儘恠雙龍高紫
氣何妨五馬照朱顔門人榻自南州下座客樽應北
海開似是　朝廷知借寇先開青瑣慰中山

送都轉運劉使君還萬安有序 二首

使君之在西省與僕甚驩久不聞問轉運
山東時某杜門十載矣袁宗梁之悠悠感

王徐之常勤抵掌於同舍之役也使君司
冠世家仲氏入拜九卿季子出二大郡是
稱難兄再領國課厥聲卓然尋以舊守常
德誤中撥拾當路惜焉頃使君之在西省
不少假一冢宰採郎風釆可知矣

使君漕輓二東同　天子全齊外府開海王至今餘
伯氣大風千古見雄才魚鹽忽落雙江水白石遙分
萬里臺吏虛絕交成妙論可無人識孝標來

其二

十年西署結交驩別後雲霄入素難郡接荊衡分岳

牧場開海岱領驛官五溪吳見明珠拾千里誰將老
驥看莫道賜環非近事新懸白日照長安

答元美吳門邂逅于鮮有贈 四首

姑蘇城上倚高臺却望中原酒一杯彼自有人浮海
去我今爲客渡江來飛龍忽報干將合老驥還驚匹
綵閒共向風雲論二子誰知天地此徘徊

其二

徵君巖穴雅能深出處人間總陸沉流水乍含鍾子
調浮雲不繫郈生心關門紫氣長來往海上青山更
古今世事彈冠難自料風塵容易是抽簪

其三

萬里風煙北極生中原二子舊齊名君然霄漢雙封
事自是江湖一宦情天借客星高物色歌回春雪壯
潮聲何妨邂逅成佳會正復相思命駕行

其四

雪滿江城醉色寒蕭條春興入彈冠自憐滄海雙珠
合誰作青雲一鶚看日月祗餘高伏枕風塵何事老
投竿豈宜梅福吳門在共說先朝吏隱難

過嚴陵

嚴陵物色動新年解纜春回七里船繡領更宜殘雪

映釣臺高並客星懸灘聲乍合三江壯山勢遙臨百
越偏此日青暘瞻帝座羊裘深愧昔人賢

題候濤山觀音寺寺徙自落迦

落迦山上古祇林白馬西來峽口深月出爾時樓閣
影風還如是海潮音若非鸚鵡元能語誰解蓮花不
染心五十三員知識盡可勞蹤跡問浮沈

大閱兵海上 四首

使者乘軺大閱兵千艘並集甬句城騰裝殺氣三江
合吹角長風萬里生帳擁樓臺天上坐陣回魚鳥鏡
中行不知誰校昆池戰橫海空傳漢將名

其二

戈船諳校錦征袍水戰當場命客豪萬櫓雷聲開島嶼千檣陣影壓波濤赤城深泛旌旗動射的遙銜竹箭逈向東海便應銅柱起何妨馬援是吾曹

其三

列艦如城積水前援枹擁棹出行邊桔槔氣迸流烏火組練光搖太白天鵝鸛一呼風雨集鼋鼉雙駕斗牛懸即今萬國梯航日並識　君恩浩蕩年

其四

新開帷幄控朝宗萬里波臣老折衝海氣抱吳遙似

馬陣雲合越總如龍中流鼓應潮聲壁下潮戈迴日影重自有長纓堪報　主譴言白雉竟難逢

元美起家按察河南寄促之官

莫道漁樵計已安　主恩堪爲一彈冠足知上國璧公疏猶作中原二子看虎觀迴連嵩少起龍門高倚大江寒與君聊玩人間世明口抽簪未是難

答贈王給事

漢帝風流盛栢梁一時才子羨爲郎歸來東海桃三熟諫罷金門草數行謫籍祗今人欲盡除書何晉家相忘黃公雖道商巖起家本鄞山是故鄉

孤山吟社得菲字同子與賦

西陵樹色澒斜暉一片仙舟拂練飛三竺漸從天上落二峯高入雨中微人今湖海開詩社客自雲霄奉禁闈綵筆如花誰不羨敢將春興鬪芳菲

靈隱寺同吳馬二公作

武林臺殿敞諸天建自咸和第幾年纔到上方雙澗合飛來何處一峰懸梵音動雜江潮轉燈影長含海日傳所以龍宮稱絕勝驪珠交映使君前

和馬侍御賦得飛來雙白鶴

三花珠樹五雲開海上雙飛白鶴來借問分行棲玉

署何如對舞映霜臺月明華表聯翩起雪滿緱山並駕回萬里只今誰比翼仙禽原自不羣才

和馬丈見送巡海之作

樓船遙指越王城萬里波濤按部行門下有人惟說劍江南何處不談兵長纓我媿山東妙銅柱君懸海外名忽訝天台霞色起開緘彩筆更縱橫

煙霞嶺

煙霞不隔洞天遙佛影千巖散寂寥絕壁倒銜滄海照一峯高映赤城標白雲家在時堪駐紫氣山深夜自朝莫被藤蘿迷出入相逢終日少漁樵

董生寫四子圖

客星遙犯洛陽宮帝座雲臺路已通君自一毛求駿馬我將雙眼送歸鴻青萍交映千秋色王樹長含萬里風不是弟兄江海上誰堪綵筆與爭雄

九里松圖爲馬侍御作 二首

三天嘉樹儼成行下接枌榆即故鄉遠勢不隨雙澗盡層陰並落二峯長葉棲金掌仙人露幹挺烏臺御史霜孔雀東飛煩再顧欲從威鳳託清光

其二

武林佳氣日蕭蕭夾道長松入望遙氣色總疑天目雨寒聲不辨浙江潮含淒風自枯鱗起倒影雲隨偃蓋飄非値有心同竹箭懸蘿爭敢附高標

按察李公誕子公蜀人先以中書舍人爲御史

高才染翰五雲中復道登車攬轡同雛有一毛殊是鳳駒無千里不爲驍名烏業已承家學字大文堪命國工君自蜀人楊馬在同鄉奕葉播清風

贈李封君兼訊長君進士

五陵豪少各賢豪客有能詩調獨高受業不隨秦博士爲文無害漢功曹十年我輩衡龍卧萬里君家起

鳳毛江左衣冠堪此地美名如昨照同袍

高光州孤山精舍

白雲不散一山孤地主人稱楚大夫老作西陵詩社長可攜南部酒家胡叢餘太古雙龍劍壁有行春五馬圖汝穎過逢遺事在高陽似此聚星無

答龔茂才

中原相望兩漫漫傲吏重彈柱後冠不盡青雲東嶽起飛來白雪大江寒人今兩別千年事君自風流二仲看若問嚴陵灘上月小清河北照漁竿

毛封君

公家安在薊門城出入漁陽結客行經學並驅韓太傅辭華脫穎趙先生丈人不作雄邊老令子還高秉憲名此日衣冠看甚偉也知黄綺負餘情

和吳太常南樓烟雨之作

南樓迢遞俯丹梯烟雨蕭條拂檻低越徼陰千里合吳門春樹萬家迷江流欲動憑欄外山色纔分睥睨西一自不煩多暇日新詩誰與醉同題

送周給事還朝 二首

才子先朝侍從年東山一卧　主恩偏彈冠便借風雲起補袞新看日月懸疏動龍鱗成五色名[illegible]省

眺羣賢當時諫獵還誰在聞道長楊賦已傳

其二

縹緲仙吏在人間萬里乘風徧漢關三殿不緣春色滿五雲爭識歲星還朝陽更王淸華氣金馬依然供奉班未許陸沈如昔日須居持論答　天顏

送勞少參提學蜀中

分藩吳越氣雄哉人自南宫出上台一抱連城明月滿還看三峽使星來錦江波動詞場色劍閣高臨富府開　聖主賢臣今日事王褒門下本奇才

汪中丞臺火救者獨以劍出彈鋏而歌和以相弔

中丞臺火照閬方客有千金劍一裝頳是龍蛇先自起忽然風雨爲深藏逃形疑入延津水厭影猶含北斗光報國片心還獨在逾看鱗甲動冰霜

爲南海鍾侍御題金臺遙祝卷　二首

游子承恩出禁闈高堂華髮照春暉潘輿自不隨驄馬萊綵何妨舞繡衣江縄一從天上寄臺烏長繞日南飛即今𡟰女遙相望柱史星光近太微

其二

冰霜不厭北堂清冠指神羊海上城戀闕未須將毋疏倚門元自望君情家傳五字推承學朝擁三臺起令名驄馬更使千里駿還鄉實切斷機聲

送張閫使黔中

虎臣推轂滿長安吳越當朝閫外難君自雅歌稱坐鎭人疑漢將不登壇江潮常借軍聲壯海氣遙臨陣影寒滇水一珠堪照夜誰憐薏苡竟同看

贈海憲蔡公開府

橫海今時領外臺書生謾說請纓來霜威摩鴈三山盡殺氣波濤萬里開攬轡本朝元契望談兵當代一邊才　朝廷近有留中疏柱史星光切上台

送陸從事赴遼陽

御苑東風吹客過共看芳草有離珂西山晴雪鴉邊盡北海春雲馬上多地險時窺玄菟郡天驕夜遁白狼河知君幕下參高畫諸將何時議止戈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與子與游保叔塔同賦 山有落星石二拳

古塔松臺對寂寥高齋斜日傍漁樵金牛忽見湖中影鐵騎初回海上潮更倚連城明月動並携雙劍落星搖君非賦有凌雲氣筆底天花可自飄

郭吏部請急歸吳稱壽封君太宜人

水鏡清光滿薊門庭闈雙映一寒溫角巾入洛名元重萊彩依梁道並尊白首更偕吳市隱青山再拜漢官恩還朝益妙題才術湖海微言可具論

武太常貞毋太常是遺腹子

令子清標領太常持衡東省舊爲郎才因藻鏡知秋水胎本明珠産夜光天上旌旂懸日月人間竹帛映冰霜雖然燕趙多奇士已讓高風在北堂

戲擬王安人稱壽郭相國相國嘗爲廬江別駕

南山高唱入新題曲罷蛾眉玉盌齊秦史自偕嬴氏女廬江誰憶仲卿妻雙飛青鳥披雲下並帶蟠桃帶雪攜何必千金稱上壽嫣然一笑醉如泥

秋前夜過崑山寄仲蔚時元美兄弟俱就徵車

有客中原回白頭懷人千里命扁舟吳門山色元非雨妻子江聲似是秋二友鴈行堪入洛惟君龍臥不依劉也知傾蓋須臾事一日城書卽舊游

上朱大司空二首

重華眞北再開天益佐山林涉大川四岳受成方貢日三邊仰給縣官年黃金不及隄形壯白馬長隨練影懸轉自流言能悟主老臣知遇兩朝偏

其二

河隄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餉千年重國壯朝宗萬里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太史但裁溝洫志丈人何減漢臣風

和子與過訪平原道中値雪二首時按察楚中

九河風色報褰帷道入平原雨雪遲天欲並傳梁苑賦君今試和郢中詞憑陵尺素光猶動縹緲扁舟興可知况値如澠春酒熟好來投轄未須疑

其二

平原日映北風斜飛雪偏隨刺史車明月更投公子

邑金門何處侍臣家綈袍忽自生春色彩翰紛然摛
落花爲報袁安高臥起蔡宮上客有田巴

送徐子與之武昌二首

使君安在武昌城江漢雙懸憲府清共許登高能作
賦不妨乘暇一論兵鯈然白雪千人和颯爾雄風萬
里生更憶南樓明月好欲攜佳興與縱橫

其二

刺史樓臺望裏重是時門客羨登龍白雲三署還堪
起黃鵠千秋更可逢象合星辰雙執法心隨江漢一
朝宗二天尊寵諸侯上出處何論邴曼容

皇太子冊立入賀

燕臺依舊鬱相望玉樹金莖是 帝鄉鳳闕雙懸雲
五色龍樓交映日重光九天氣王旌旗動三殿風清
劍佩長伏謁不違顏只尺十年西省愧爲郎

江上贈郭第歐大任

元年飛雪度維揚此日秋風復故鄉總爲郡君紆綵
纜況逢歐冶說干將回看京口孤城轉坐擁江流萬
里長以爾相從諸子後新知得似丈人狂

吳使君自邵武之高州二首

先朝五子結交情一日青雲滿鳳城漢主憐才金作
是邑能賦王爲名已應龍自起犀起那更珠還合
浦生直置壯游消不得纔兼還客重縱橫

其二

中原五馬日騑騑領外翻傳俗吏稀逐客也須常作
好使君安見遠游非旅無疾病堪乘與兄有登臨可
當歸漂泊秋風同一葉幾時還向洛城飛

早春元美自大名見在齊河時元美代余浙中

如此春醪醉莫辭中原攜手即佳期何人命駕能千
里與爾彈冠又一時嶽雪故應回疋練江潮今復借
裘帷比來慷慨悲歌地河朔風流更有誰

送王侍御按貴陽

中原遙入楚天長道出盤江古夜郎自許鐵冠衝瘴
癘兼携白筆掃風霜百蠻擁節開雄鎮萬里登車擊
太荒莫說壯遊非妙選同時八彥避驄行

和梁憲使過客咏天仙宮白松是皇帝葬三女處

孤根一託蕊珠宮不與若華粉黛同夜暗龍鱗銜白
照天清鶴影望來空條封姑射千秋雪蓋擁蘭臺萬
里風非爲子雲能作賦誰知玉樹本青葱

其二

軒轅宮裏試新妝縹緲連枝入帝鄉玉骨不緣能

石氷肌那得便生香只愁明月銷爲水更恐清陰凝
作霜巫峡瑶姬元素質却令雲雨汚衣裳

其三

玉女窻前手自裁遥分海色向蓬萊唯應七聖襄城
過曾見三花少室開地迥流光通粉署天寒老幹倚
霜臺懸知的有千年露欲獻須君作賦才

答寄周晦王孫二首

江上傳書錦字斜千時飛雪映瑶華誰携雄劍非豐
獄但出名駒即漢家春色自憐彭澤柳美人相怨式
陵花三年未報平安使長日心懸萬里槎

其二

豫章城上有高樓樓下長江二水流君更紅顔雄製
作誰同清夜美遨遊陽春若許千人和明月何須萬
里投不信秖今求自試詞場可但少應劉

答寄元美

飛書苕水報王孫杯底黄河似洒渾已讓五湖相代
長敢臨中嶽自言尊人無西子堪同載客有如姬不
負恩蕭索三餘回王氣風塵非復古夷門

寄懐蒲圻魏順甫三首

赤壁黄磯錦不如故人家傍武昌居蒲生太守栽鞭
後竹擁郎官賜管餘遥興幾篇司馬賦衡宛一紙樂
羊書楚材堪已推三晉那得長懸刺史車

其二

歸來高卧叔牙山恰爾分符出漢關一顧青雲生海
上千秋白雪在人間非時按劍投珠起無意傾城抱
玉還所以離騷長苦怨楚臣容易老紅顔

其三

搖落誰憐作賦才高秋無處不悲哉大王自嘯雄風
起神女長携暮雨來非有上林吞夢澤至今江漢遶
蘭臺武昌月滿南樓夜安得青樽共我開

東陂同許殿卿陸道函灌甫兄弟賦

散髮東陂月滿庭王孫春草鳯池青平臺吹合風先
起竹苑樽開酒旋醒自媿長卿工作賦誰憐子政老
傳經明朝莫報高陽會不定江湖是客星

勤中射閣亭

分竹穿苔暑自平披襟小閣坐來清使君河上浮槎
與公子夷門結襪情自有明珠堪照乘豈無佳色解
傾城時人若問游梁客司馬相如字長卿

聞肖甫已代元美大名有寄

褰帷蜀道望吴天二子瓜期迥自憐五馬過逢曾此

地雖危飛去復何年誰言官合談兵起爾已名從作賦傳父老未須窺露冕何人不識使君賢

贈劉將軍

憶醉卿家春草芳征軺信宿向漁陽行間舊識千夫長轂下新推六郡良白馬從軍明月塞黃金結客少年場何時更出追騎虜策爾持纓請建章

送羅大參之任山西 二首

鴈門句注九關通地接燕山　帝業雄使者泥舟從絳水將軍轉餉入雲中分藩忽壯　朝廷色開府深懸保障功晉國莫強兵馬地股肱何但數河東

其二

吏部風流入奏年諸郎誰不讓朝天五雲忽映襜帷動雙轄重臨水鏡懸色借綈袍堪病起詩更藻筆已名傳故人剩有河山在二子相逢海岱前

五言排律

送固始中明府還縣

百里弦歌邑春風獨在茲旋歸瞻日遠留居借見天私復送仙鳧去言趨竹馬期渡河蠶月早行縣麥秋遲楚國先賢傳梁園上客詞知君才不忝遠以慰相思

送李太守之東昌

諸侯辭北極千騎向東方十二稱天府風煙接帝鄉地形來海岱漕輓自徐揚春滿弦歌邑花明太守章射書延上客照乘得高唐寇息解刀劒人和下鳳凰軒帷褰雨露郡閣卧星霜治行兼經術諸曹借寵光

送宋守少府之蒲城

別離有楊柳折贈擬琅玕古道千人失時才一尉難清秋開少府紫氣指長安梅福稱仙仕蒲城得吏歡河聲公檄靜嶽色訟庭寒鴻鴈雲中出芙蓉月下看三秦至豪傑兩漢數衣冠馮翊今猶邑何輕佐幕官

答謝茂秦遊盤山詩

愛爾躋攀處奇蹤滿報章山盤元氣出寺抱翠微藏拂石搖天影披花帶雨香千峯回白首萬壑步清霜鼓角關榆度旌旗塞草長陰風來太漠秋日下漁陽海色秦城外邊聲漢苑旁欲因臨眺代遂得紀金湯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

飄虜休南牧朝廷議北征幄中新授律天下大徵兵使者持符出君推抗疏名黃金秋突兀白羽日縱橫嶽雪三花秀河冰萬馬行將軍邀劇孟公子得侯嬴屠販多豪傑風塵饒戰爭有呼皆左袒無役不先鳴寧久燕山戍終期瀚海清過梁投賦筆更為請長纓

送林章之郎中讞獄南海
舊識于公傳新知陸賈才漢章雙闕下越郡五羊開
旌節君山趾樓船夜海來長安天北望使者日南回
訟府誰堪掛刑書竹可裁明珠滿合浦應照不然灰

送祠部吳郎中貴州提學
薊[illegible]一相送楊柳未堪攀亦是文章地寧虛供奉班
西南天欲盡荒徼日多艱鼓棹過三楚傳經到百蠻
春雲蒸赤水秋雨瘴青山早就中和頌諸生憶漢關

題歐職方鵝山泉高齋
閣君讀書處乃在薊山阿水色開窗檻泉聲散薜蘿

濯纓秋雨至把釣夕陽多白鷺澆田出寒流没羽過
風塵無燕息賓客有年何一自從王事空爲勞者歌

集元美宅送汝思吳峻伯袁履善三比部
別賦吾能作還銷客子魂上林又黄鳥何處此青樽
帝念徵兵日人銜祝網恩星槎散使者春草待王孫
手役分江徼相思共薊門風塵異南北莫向鴈書論

賦得邊馬有歸心
飛將驅天廄乘秋踏大荒三軍呼驃騎一戰蹶名王
急難才堪老橫行勢可當嘶聲悲漢月顧影淨胡霜
總轡陰山上鳴鑣瀚海旁何如春草色躞蹀向長楊

得殷卿書兼寄張僴秀才
久客疎歸計吾徒足醉眠風塵猶逆旅服食豈神仙
老母須微祿郎官亦冗員時名非我喜詩句衆人傳
雞肋堪誰惡蛾眉孰自全羈情驚歲晚法署向秋懸
竊笑吹竽濫深慚抱甕賢青雲浮世外白眼貴游前
流俗終違性佯狂始入玄所甘才太拙敢望病相憐
符守存加飯興言問著鞭文雖如昨日飛動異當年
直覲亡胡虜殷憂切御筵逐臣收佩玦大將與兵權
報主謀安出和戎議已偏乘輿空汗血錦繡被腥羶
帷幄今何事京師未晏然乾坤多壘後仕宦畏途邊

海岱生瑤草朋從拾紫烟伊余方物役回首薊門天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
祖席陳瓜果征衣理薜蘿江邊看露掌花裏出星河
仙吏揮金繞佳人罷錦梭新知天上少秀句鄴中多
疎拙時名棄歡娛朋好過秋風吹鬢髮落日渡滹沱
匕首荆卿贈刀頭桂客歌明年見牛女能不憶羊何

碧雲寺
飛塔標龍藏長橋挂虎溪五王開壯麗一梵樹菩提
淨土黃金布香臺碧漢齊經過初地變徙倚上方迷
杖底龍湫響崖間散御題屢疑窮絕字復道出丹梯

天樂蓬萊近祇林日月低水流僧舍下雲起佛堂西
深愧雕蟲技難同怖鴿棲慈燈懸曠劫處處得摩尼

香山寺

徃時占紫氣馬上看香爐不是尋幽到共如發興孤
廻標臨北極秀色攬西湖樹杪諸天出階前衆壑趨
花臺騫地起風鐸敲簷呼月抱蟾蜍石星搖舍利珠
玉毫侵漾水金相湧浮屠妙偈傳從竺高僧至自胡
法輪皆帝力下界復神都行幸當年事人王握大符

經華嚴廢寺爲虜火所燒

醜虜殊猖獗諸僧坐播遷無方超寂滅有地入烽烟

境壞秋原上門空暮雨邊虛聞金作粟真見火生蓮
半影凝纓綴雲光學蓋懸焚身香象泣照鉢燭龍然
莫辨沉灰劫猶傳噀酒天至今餘淨土不復一燈傳

人日同元美子與公實集子相宅得寒字

年年開此宴春色又長安得日人相勞披雲客共歡
貼屛看綵勝佐酒尚辛盤北鴈先花發西山過雪看
文章投壁盡心事斷金寒不但蕭朱輩論交自古難

初春 四首

物色看如昨愁時獨不醒春陰含雨白日氣宿寒青
國士紆三表王師壓二庭獻俘當祖社制勝本朝廷

使者行飛鞔將軍議勒銘誰憐劉子駿心事有傳經

其二

橫海樓船下平胡羽檄飛五雲高王氣三殿敞春輝
上相敷文命徵兵出武威風塵終混合日月此瞻依
薄宦無丁拙浮名有是非陸沈吾豈敢疎懶世人違

其三

使者歸朝疏將軍捕虜才乾坤百越震烽燧九邊來
國步艱難過天顏駘蕩開紫宮春窈窕華省日徘徊
白石飯牛客黃金圖駿臺終看成遇合未可怨無媒

其四

劇此看春色羈情坐黯然官猶膠柱在名豈濫竽傳
淚沒終何事文章自有權浮遊多難後知己衆人前
疎拙容高枕風雲讓著鞭客愁安用解執戟至今憐

五日同子相遊天寧寺

內海推名士彌天得上方綵絲還令節白衍開堂
揮拂藥花裏翻經祇樹傍燈輪侵日出塔影入雲藏
淨土殊幽事清齋復妙香幻知看綺是靜欲厭詞章
辭荔來風雨杉松接沆茫人間空競渡未解問慈航

立春日示子與

舊游離別盡病客尚文園此地看春色唯君大雅存

揮毫當北十握手向中原夙昔爲郎意平生知已恩
紫氣臨燕塞青山擁薊門豫愁分袂日花裏倒芳樽

燕京篇

燕京豪俠地杯酒爲君陳雙闕西山下諸陵北海濱
薊門行雨雪黍谷變陽春驕行初臨碣荆軻故入秦
黃金來駿馬何礙舊佳人定出還
先帝千年正紫宸

哭陶侍御

伏杜稱仙吏彈冠即諍臣逢時隨入彥攬轡屬東巡
抗疏惟安漢危言屢借秦寵光回造化正色上星辰

夢已摧高翼哭非批逆鱗孤臺遥向夜五柳黯傷春
白鶴還來客青驄豈避人朝廷存折檻道路惜埋輪
槃作才何健神羊氣不馴分陰空自惜浮世轉難陳
風裁登車罷霜華掛劍新羣烏哀就老列柏采爲薪
欝鬱臣君意飄飄出使身廬山彭澤外落日九江濱

哭公實六首

逝矣梁公實清時隱漢關扁舟浮大海健筆誌名山
豈悟風流盡猶工洗沐還文章憎白髮服食誤紅顏
禪草來天上玄經出世間縱爲華表鶴羽翮已難攀

其二

客有燕山志神居在海隅含香情不厭辟穀事還迂
詞翰家長技經綸國大儒天心曾爾輩雪涕自吾徒
精氣乘朱鳥浮生過白駒所悲無舊物此道失前驅

其三

實沈北斗精乃爲哭偃蹇非關病文章未盡才
他人紛項領今子淵埃何日中原隨高秋大海廻
自逢塵鶴去誰比五羊來欲掛延陵劍風雷不可開

其四

一杰那若問竟召帝鄉期此日名堪定千秋事可知
賦寧爲賢物人已不同時垂白君應妒還丹我自疑

霓裳高計盡稚結舊遊悲坐識藏舟理行令荷鍤隨

其五

從此微言絕何當大夢醒人間矜意氣地下闕精靈
虛谷還生白遺編竟殺青浮名流景過夫子望秋零
同舍悲離索投詩哭杳冥山陽風雨夜隣笛未堪聽

其六

嶺南秋慘淡海上日蕭森不王衣冠氣云亡雅頌音
擯斥臣質少題柱
主恩深此物何陵替斯人乃陸沈褒方疲道路爾欲
久山林所以生芻贈終難託素心

邵齋同元美賦得高字

風塵如昨日千里得同袍秋色隨佳句浮名避濁醪
故人滄海逺使者白雲髙小邵常懸榻君家自佩刀
飛揚鞭弭約慘淡簿書勞別後看多士元龍未以豪

宿華頂玉井樓二首

玉井通滇海朱樓冠削成波傳潮汐到檻接斗牛平
虎魄侵燈出蓮花傍枕生拂盆雲髮暗映掌月珠明
犯座人間象浮槎世上情不愁更漏絶石鼓自能鳴

其二

不寐芙蓉冷幽棲薜荔驚靈胡秋鼎在毛女夜妖精

暗穴龍蛇走深林虎豹耕星連碁石布雨共洗盆傾
霜絶千尋鎖風激五舌笙豈因臨帝座呼吸變陰晴

冬日王給事出示許中丞苦熱詩卷

最秀中丞句尤奇苦熱篇開函迴白雪展卷失寒天
硯石猶堪礫壺冰豈自堅蟄魚冬不蟄螢火夜應然
才是洪鑪縱名將汗簡傳歌來探綵翮鶴罷撤青氈
藻筆還生色雲霞更雜烟五言如挾纊一字解纏綿
病暍南風後魂銷大雅前霜臺三十載挽日片心懸

和殷卿咏梅篇

忽報探梅句深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
影落青樽裏花生綵筆前新妝矜素練白雪洒繁弦
南國青堪寄春風病獨憐更慚清思減不及兎園篇

爲魏順甫送黃生歸楚

太守高齋客時名豈易同六朝相上下五馬共西東
非土悲王粲通家賴孔融登臨存勝蹟坐嘯挹清風
四塞黃河險三峯白觀雄楚才元自老郢曲本難工
裂素題班筴戎繻謁漢宮歸堪吞夢澤卧合起隆中
雨雪綈袍暗江湖劍氣空武昌魚正美彈鋏意何窮

送魏楙如孝廉省試時使君上計與偕

朝宗方岳入問寢孝廉行經術俱高第傳家接大名

雲霄雄北上事業壯南征奕世和戎策江湖戀闕情
一毛隨鳳集合浦讓珠明物色燕臺滿人才楚至精
千金圖五馬片玉抵連城績奏能繩直辭令樂鏡清
賜車郎署美奪錦上林榮計吏分憂下文場得雋鳴
召翁今乃父丙相昔同聲奮使臨軒日風流動漢京

再上殷少宰誦德述懐

弱冠登高第詞林擁重名兩朝延侍從空冀走諸生
身自宮僚備親看國史行稍遷猶八座加授即孤卿
不盡兼曹美長餘列署清文章關王氣儒術定家聲
羽翼衡天就波瀾赴海成見知同筆研記憶控銓衡

鷄肋才華薄羊裘物色輕人應疑畫餅君但入調羹
北斗如相照南山亦至情少微雖冗宿同向掖垣明

天官殷少宰翟淑人輓歌

弱歲徵笄帚童年託舅姑餘光東壁駐慈色北堂敷
裘褐雲霄度蘋蘩日月徂國香堪是夢閨秀豈爲芻
宊露晞金掌清氷涸玉壺珠沈知旁斗弦斷憶將雛
鳳逝泥書暗鸞銷水鏡孤繪帷含藻落彤管帶花枯
作楫君能事藏舟妾敢誣網蟲遺挂在羅雀外家無
雜佩傳淒響殘機激壯圖乳糜疑自愛琴瑟訝相扶
蚋鵲云當復三魚兆巳符客悲來白鶴帝寵會青烏

河漢深難越天門近可呼精靈成發彩千古照皇都

重送張閫使

將才君自有儒術衆誰如廷對諸生策家傳孺子書
百蠻麾下出兩浙閫中居故事單醪在流言二卵虛
名應銅柱上身是玉關餘拊髀方今日
君恩未可疏

夏日張茂才見枉林園 二首

殘書開積雨高枕對重林非爾乘幽興無人惠好音
分寧鷄黍薄交自布衣深不改青松色堪知白雪心
諸生貧嗜酒多病老抽簪何必論丘壑金門總陸沈

其二

當時河朔飲未必勝陶家古井留陰合虛亭落景斜
藏碁來凍雨散帙映明霞樹囀雙文鳥盤浮五色瓜
淸談開暑氣白髮瑩氷華更有忘憂草能回隱士車

答潘仲子和贈張茂才見枉林園之作

似解滄洲趣因傳白雪聲時才方上下秋興獨縱橫
立馬分交態林園斷世情名高花萼重句自薜蘿清
弱冠推高第雄飛失後生二毛知老筆三抱見連城
棊巳深移疾閒仍事耦耕有君堪倒屣一爲欸柴荊

夏日龔生過白泉精舍索贈

本自巖扉客承家事耦耕中年歸卒業壯歲託論兵
身得儒流貴心疑俠氣輕再成看一第良久遜諸生
狗曲存爲詬毛詩獨著名貧終諳世味老益見交情
伏臘書相勞寒温酒數行白泉鍾乳色黄鳥竊脂聲
彩霤投壺出疎星對局明即知河朔會夙昔巳縱橫

答報顧中翰

政本趨陪地身隨宰相行兩房深侍從三殿雅知名
染翰宮雲濕兼銜掌露淸與聞鍾五字同病沈雙聲
何意乘槎客能憐伏枕生投詩廻俗態把酒說交情
敢謂龍門峻難需鳳沼榮華陽今夜月醉眼爲君明

初抵浙中感遇一首呈馬丈

鞯北發車日淮陽卧閣年襜帷非不撤舞袖竟難旋
一領堪千里何疑託二天門生高自出屬吏拙相憐
紫氣臨關動文星傍斗懸樵漁歸討穩犬馬受知偏
物色中原起封章上國傳江湖餘壯觀風俗美多賢
下榻將名盡分庭客禮全隋珠如片月長在報恩前

贈陸膳部

清覽三臺上名家四姓前累朝縣雨望科從聚星賢
北斗尚書府南宮視草年秩宗周典禮膳部漢常員
官爵青雲氏才高白雪篇微言黃絹在美節素絲傳
筆綵生春署蘭芽擢近天明光常再入空此羨神仙

貞石篇爲吳比部賦

砥柱高王室磐宗壯帝京支機河漢迴浮磬泗濱清
孺子兵書號郎官水鏡名一瓢皆至海三獻即連城
絕學驅羊起孤疑伏虎生棲臺深自變司寇雅稱平
磊落披雲氣馮陵轉發聲雄藩隆岳佐華省映星精
文陛含香入巖廊草奏行綵毫常五色何限補天情

與子與游靈隱寺吳馬諸公同賦

片雨挂龍冷清風嘯虎林海浮西域至江擁洞天深
小嶺將遙集名山豈陸沈地靈開水樂岫隱見雲心
金粟寒應結香爐迥自陰藤蘿裘窈窕臺殿倚蕭森
石筍高搖筆蓮花淨盍簪何須懷謝客但解越中吟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一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二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排律

郡齋同元美賦得明字

落日千山短髮明蕭條轉見故人情時危小郡徵求少秋到高齋卧理清豈謂文章妨遇合祇知傴蹇私平生論心對我杯中物握手看他世上名遂使浮雲愁大陸何來二子在孤城風塵如此仍爲守愧爾新詩滿帝京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五陵佳氣薊門東此地車書四海同葉令遂爲朝會使漢家新起建章宮君王受計當天下月朔垂衣出禁中掌吏莫疑鳧履至鄒人已識馬能工三齊郡國惟高第百里絃歌播大風清問即求封禪草好因文似薦揚雄

題徐子與門生汪惟一竹丘圖

靈丘隱者一逃名萬竹臨江見底清徙倚七賢相寄傲便娟二女重含情葛陂詎信雙龍影嶰谷空傳五鳳聲風雨長教秋色駐冰霜兼與歲寒盟投竿渭水才堪老受簡梁園賦已行願得此君閒藉徑不妨佳

客醉宜城浮雲西北來何莫今日東南美自矜裁作武陵溪上笛方知馬援有門生

留子與署中

杭城落月早潮生虛府松杉風亂鳴伏枕待三從劾免移文滿百不留行何人更許彈冠會唯爾還堪倒屣迎十載寒溫無長物一時出處有餘情酒酣白玉吳姬色賦擲黃金楚客聲大抵冥鴻心自遠會來老驥氣難平浮雲在昔懸秦望北斗依然捧漢京吏挾江湖纔是傲交論冰雪未爲清官聯西省間題柱家本同鄉見請纓誰似兩朝銜寵遇宅如群少失縱橫樗削且抗特發下世上空傳染翰名須聽松杉風再起曉潮來月到杭城

與劉憲使遊子與大佛寺

西湖斜日淨風烟北嶺岩晃出半天磴道乍從空外轉樓臺已入鏡中懸塔分西域銅鉼勢石紀秦官錦纜年白社但須彭澤酒青山不用華家錢波搖玉樹堪雙映月上珠林好獨眠我輩自狂君莫訝平生未敢謬周旋

五言絶句

寄殿卿

一作山中客逢高自滿廬舊遊誰獨往新著復何書

別意

朝來送歸客復此長河湄立馬折楊柳已無前日枝

山中

君去何時歸山中春草又莫將白雲廬不及紅塵陌

贈元美

共擬懷人作先成幼婦篇微音知者少佳句法誰傳

寄登宗秀才茂登池亭二首

笑此杯中物從他世上名黃金結客盡誰識濟南生

其二

窓中采蓮舟落日菱歌起坐見浣沙人紅顏照秋水

渡易水贈伯承

七首腰間鳴蕭蕭北風起平生壯士心可以照寒水

郡齋同元美賦得傍字

三載邢州客看人道路傍風塵君自見誰愛接輿狂

酬郭子坤感懷四首

懷璧如明月連城未肯開君王終見賞且爲守蘭臺

其二

君問浮生事風塵病裏過開樽看漸少伏枕似還多

其三

何來雙鬢雪五月鏡中寒便欲煩君鑷蕭蕭不可看

其四

不須婚嫁畢始作尚平遊五嶽年年在浮雲處處愁

戲呈子坤三首

聞君攜愛妾年若事求仙自緒浮丘鶴長簫子晉前

其二

家有秦臺女青雲路不遙但愁明月夜天上喚吹簫

其三

丹竈幾時開妝成倚鏡臺不須偷竊藥本自月中來

病中贈殿卿二首

年來殊不病那得似維摩玄度談名理支公奈爾何

其二

玉兎操金杵誰知擣藥年豈應天上住不有病神仙

冬日四首

憔悴江湖上行吟雨雪寒不逢漁父問誰作楚臣看

其二

日澹平陵城寒高華不注北風湖上來雪片大如鷺

其三

客來堪自見酒盡且須酤不是南山色貧家一事無

其四

風雪不出門苦吟何時已沽酒城中還先生擁褐起

立春 二首

絲花可憐色爲報漢宮春今日文園客依然四壁貧

其二

駘蕩還春色蕭條亦世情不然三徑裏豈愛蔣元卿

漫成 二首

有酒但須飲無世不可避方其泥倒時何與傍人事

其二

嵇公既罷官人棄理亦賤殷勤莫著門交情不必見

桃花嶺

一度桃花嶺煙霞處處新縱迷源上路猶似武陵人

丁香灣

平潭澹不流寒影羣峯集斜陽一以照彩翠忽堪拾

春日自戲

自從移疾後誰謂主恩疎每及山林士天顏滿尺書

殿卿示樂府序小詩報

知音千載事君適賞心同從此三都賦人傳左太冲

羽林郎

從軍少年場富貴歸故鄉一拜羽林騎鞍馬自生光

羅敷曲

春日邯城陽羅敷陌上趨自能停五馬不是使君愚

山房書壁 二首

夏日山房清田作稍就次銜杯自有真高枕元吾事

其二

隣翁幸相勞斗酒不須滿且持伏雌還視君林下卵

歲杪再得殿卿書却寄

連札鴈池來春風錦字開似看嵩少雪把酒上平臺

答寄龔懋卿

白首知經術青袍見主恩爲謗揚子宅不到五侯門

和題郭山人五嶽游囊雜錄 六首

五嶽圖

遠遊何所佩五嶽真形圖惟爾煙霞裏精光互有無

杖

十載相攜處白雲知幾重莫經葛陂道風雨去爲龍

衲

夜投東林寺北風雪大作捫蝨對山僧衲衣不堪着

瓢

山中無供養時復飯胡麻不是桃源水何人漱落花

鋤

百草各爭芳蘭生詎能那竭來深谷中我鋤還自荷

鋤

醉來市上眠我鋤不離手本自高陽徒逢人時乞酒

和子與留別二首

別酒故人同留時古寺中唯應湖上竹一爲起清風

其二

結客五陵東相邀入漢宮但攜龍劍往不必問雌雄

七言絶句

寄襄勛

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君在幾峰秋色

遍何人共結薜蘿衣

惆悵詞

休將翡翠綰金釵不折芙蓉綴玉釵誰見雲中雙比翼空傳月下兩同心

送殷卿

莫辭杯酒衙門春匹馬明朝客路新陌上少年君自見相逢誰是眼中人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五首

洲邊處士題鸚鵡陂上公孫擁驌驦到日夏雲生七澤愁時秋色滿三湘

其二

馬上春風白接䍦花開應醉習家池鹿門耆舊何人在今日襄陽異昔時

其三

漢江春水竟陵東江樹蒼蒼繞沛宮父老只今猶望幸君王按劍顧雲中

其四

洞庭仙使日相乘君自扁舟似李膺江雨茫茫江草徧不知何處是巴陵

其五

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峰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

與元美集李郎中賦示茂秦

仙郎歌動白雲秋酒滿金樽月滿樓借問西園飛蓋客座中誰不似應劉

送吳郎中讞獄江西二首

春風躍馬出長安送別江南路渺漫共說豐城龍劍氣到時還向獄中看

其二

廬山北望楚天分君去揚帆入綵雲草色秋迷彭蠡

澤不知何處吊番君

其三

三十三峯淦水陰中藏王笥白雲深自從歸去神仙
尉秋草茫茫不可尋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 五首

翩翩白馬度秋風共醉胡姬酒肆中舞劍吹笳歌出
塞送君朝發薊門東

其二

落日銜杯薊北秋片心堪贈有吳鈎青山明月長相
憶白草寒雲迥自愁

其三

風色蕭蕭易水寒荆卿匕首入長安憐君更向江南
去此地何人意氣看

其四

青楓搖落氣悲哉客子將歸張翰才東望三吳秋色
裏掛天帆影大江來

其五

碧天無盡白雲孤到日扁舟落五湖不見薊門秋草
色愁心明月滿姑蘇

雪後憶元美

雪後千門月色開故人遙憶子猷回饒他已盡山陰
興半夜還須載酒來

送子相歸廣陵 七首

茂陵消渴卧詞臣搖落秋風白髮新漢主豈無金掌
露馬卿元是倦遊人

其二

相逢杯酒薊門關腰下并刀明月環開匣贈君當落
日能令秋色滿燕山

其三

少年裘馬結交場壯歲功名竹帛光海內黃金看意

氣人間白雪見文章

其四

薊北青山擁別筵君若聽我秋風辭揚州十月梅花
發江上春光好贈誰

其五

白雲無盡楚天寒鴻鴈蕭蕭楓樹丹揚子月明愁裏
度蕪城雨色夢中看

其六

廣陵秋色雨中開繫馬青楓江上臺落日千帆低不
度驚濤一片雪山來

其七

廣陵城上秋瀟洒濤聲欲來風色驕聞道潮天三百里不知何似浙江潮

再別子與 四首

徐卿寵送酒如河半醉當筵発調歌握手燕山春草色緘書西省白雲多

其二

馬上垂楊綰別愁樽前斜日為相留明朝何處風塵吏回首青雲是舊遊

其三

薊門山色雨中開三月漁陽春水來愁殺故人看錦字白雲秋樹滿燕臺

其四

如君起草建章宮每見徵書問黃熊在昔漢臣多領郡黃金先賜右扶風

留別吳舍人 三首

舍人書札五雲開應笑風塵減吏才池上鳳凰今不見何因得下郡城來

其二

滄溟明日罷朝天擬向風塵避少年君自楚人請故

業于今白雲有誰傳

其三

薊門春色送歸愁楚客思家爲倦遊借問何人賦搖落白雲依舊洞庭秋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馬上白雲隨漢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其二

漢兵圍合左賢王吹角千山夜有霜君試狐奴城上聽誰堪秋色滿漁陽

其三

西出居庸大漠開胡塵遙帶白登來愁看塞上蕭條色落日秋風萬里來

其四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

留別子與子相明卿元美 四首

青雲如舊滿燕關別苦風塵且自還到日郡齋春酒熟城頭何限太行山

其二

使君千騎自東方回首春雲五鳳凰此日　主恩曾
不淺還容長孺卧淮陽

其三

總爲風塵去住難黃金臺上醉相看翛然落日悲歌
起忽爾燕山白雪寒

其四

莫道休官意不真三年爲郡苦風塵青雲縱有憐才
客白眼終非解事人

於郡城送明卿之江西 四首

江上青山滿滿君還家莫戀武昌魚　君王日下求

賢詔憶爾還開諫獵書

其二

青楓颯颯雨淒淒秋色遙看入楚迷誰向孤舟憐逐
客白雲相送大江西

其三

長安二月縮垂楊爲爾踟躕五驌驦今日故人投轄
地況逢山色滿邢襄

其四

高齋秋色滿西山梅福當年此抱關君到豫章勞問
訊漢家還客幾人還

郡齋同元美賦得橋字

山色秋停使者軺孤城何處不蕭條請看襄子宮前
水依舊東流豫讓橋

懷元美

瑯琊山上越王臺秋色高臨海色開莫向中原看落
日浮雲萬里爲君來

懷明卿

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卧不須窺石
鏡秋風憔悴侍臣顔

懷子相

越王城上黯銷魂萬里秋風動薊門君自平生稱國
士南遊豈羨信陵恩

懷子與

青山忽送七閩秋大海遙連百粵流落日孤城風雨
合寒帷何處不堪愁

寄伯承

才子今香滿玉墀仙郎賦就幾人知只今西省空相
憶揚馬風流自一時

寄茂秦

誰惜虞卿老去貧平原食客一時新懷中白璧如明

月何處還投按劍人

寄順甫

江漢秋風萬里生浮雲不見郢王城子今楚調無人

和憶爾還高白雪情

寄余德甫

使者銜恩入楚天秋風吹動豫章船孤帆遥掛浮雲

色酒望長江落日邊

答殷卿

扁舟歸去五湖春愁見紅顏掌上新明月自開歌舞

地秋風憔悴捧心人

答元美

蕭條詞賦初成偃蹇當年一禰生屈指中原餘子

盡非君誰見孔融名

汝思見過林亭 二首

五柳陰陰過酒清一杯須見故人情明朝馬上聽黃

鳥不似樽前嚶友聲

其二

自買南山稀林田幾回留客屢頭眠與君今日拚沈

醉莫笑陶家乏酒錢

五日與殷卿遊北渚 二首

青樽書舫嶒湖濱風俗遥傳楚逐臣漉劍只今君自

見那能長作獨醒人

其二

五月五日榴花杯故園故人北渚來君今不飲紅顏

去那有長絲繫得回

酬殷卿長史夏日過飲 四首

蕭蕭風雨北堂寒客似高陽侍罷官君但能來長夜

飲不妨人作酒徒看

其二

故人深愧子雲才風雨茅齋晝不開寂寞已甘車馬

絶君今載酒為誰來

其三

白雲湖上華陽山那得相看不醉還明日蓬蒿三徑

沒誰憐長史在人間

其四

美酒新開琥珀光還堪濟倒故人傍已拚十日平原

飲性爾能飛五月霜

九日同殷卿登南山 四首

滿天鴻鴈雨紛紛濁酒黃花把向君莫道龍山高會

後風流今少孟參軍

其二

茱萸美酒玉壺殷此日逢君一醉還愁見孤城秋色
裏不知風雨遍空山

其三

處處登高白髮新年年附今龍官翁蕭條豈少東籬
菊不見當時送酒人

其四

黃花蕭瑟雨中寒搖落東林木葉丹不是故人能載
酒秪今秋色好誰看

王中丞破胡遼陽凱歌四章

匈奴十萬寇遼陽漢將飛來入戰場立取單于歸闕
下論功那更數名王

其二

萬里橫行大破胡沙場西北漢軍孤不因驃騎能深
入知有陰山瀚海無

其三

年貢樓船護海濱三持節鉞掃胡塵怪來長得
君王寵白是麒麟閣上人

其四

中丞萬馬下榆關拂海旌旗破虜還幕府秋陰連殺
氣散為風雨暗燕山

秋日東村偶題二首

西風蕭瑟病相如高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多變
態還將秋色到茅廬

其二

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非生
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九月八日東村送元美

濁酒枯魚自不貧黃花况復薦邀新明朝縱及龍山
會那得長途落帽人

和答殷卿冬日招飲田間二首

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
慕說著高陽總不知

其二

白雲湖上北風寒茅屋蕭條兩鵠冠我自能憐華不
注誰怨君試雪中看

寄慰元美二首

幕府千山薊北青朗陵賓客夜充庭即今無恙荀文
若著勝猶堪當一星

其二

少婦紅妝玉筯寒清秋銀燭對闌干無情最是屯鄉
月不就仙郎掌上看

春日聞明卿之京爲寄

十載浮雲傍逐臣歸來不改漢宮春摩挲金馬宮門
外誰識當時諫獵人

寄懷元美

塞北江南萬里長各天兄弟正相望誰將匹練吳門
色哭作燕山五月霜

仲鳴蒲桃

萬顆蒲桃照玉盤西施乳滴露華寒故人更比相如
渴不向金莖夜夜看

張明府見惠榴柹二首

林頭春酒百花香醉裏誰知柹子黃想道故人消渴
久秋來爲摘滿林霜

其二

誰遣明珠掌上來秋風吹籠石榴開若非金谷園中
樹定是河陽縣裏栽

答右史問山中與誰把苦

依然濁酒竹林傍那道窮途便不狂白眼生平君自
見可能容易入山陽

爲劉伯東題王母圖壽太夫人

翩翩五鳳五雲開客自金門侍從才六月海東桃又
熟親隨阿母漢宮來

勞別子與二首

武林山對海門開不枉登臨酒一杯十載故人零落
盡有誰還爲度江來

其二

馬卿元自漢詞宗 天子同時歎不逢總爲故人邀
貴客故將車馬過臨邛

見火齊盤問是右史持入梁

火齊春盤七采裝誰投明月向梁王也知鄒乘珠猶
在不是先容不敢張

山中簡許郭二首

山中酒熟住山中早晚羊何詣謝公莫道白雲終日
在及看秋色向丹楓

其二

金牛谷裏樹蒼蒼一入千峯但夕陽浪跡莫愁難問
訊題詩多在朗公房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二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絕句

遊仙曲

一聽黃竹寫歌鐘人醉秦臺十二重珙樹花開巢孔雀瑤池水煖出芙蓉

過劉簿山齋

萬壑千山入戶重秋來三徑少人蹤不知君在蓮花府得似芙蓉第幾峰

宿林泉觀

盥漱焚香坐翠微煙霞猶在芰荷衣怪來不作人間夢一夜寒泉拂廟飛

寄尉茂秦

老去長裾滿淚痕秋風又曳向何門可知十載龍陽恨不道前魚亦主恩

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三首

青雲明日羨翱飛應念陶家獨掩扉君最往還知五柳何曾送客解依依

其二

短褐憐君又遠遊如今白璧好誰酬座中楚客曾三獻纔說連城淚已流

其三

老去看花上苑春憐君不厭草堂貧預知猿鶴愁無主更向南鄰卧病人

寄元美七首

薊門城上月婆娑玉笛誰爲出塞歌君自客中聽不得秋風吹落小黃河

其二

白雲何處不漫漫欲寄綈袍薊北寒依舊西山秋色裏知君此日轉愁看

其三

匣裏龍泉北斗文攜來燕趙客如雲自言此劍千金買不是窮交不借君

其四

聞道紅顏鏡裏新還堪客子闕青春秋來縱帶風塵色猶似行吟澤畔人

其五

江南風雨夢扁舟薊北燕花傍酒樓無那故人搖落盡教君何處不悲秋

其六

落魄初看逐客情風流又似棄繻生路傍年少從人
問不必停車詭姓名
其七
漁陽烽火暗西山一片征鴻海上還多少胡笳吹不
轉秋風先入薊門關
重寄元美三首
十載交遊滿帝都五陵年少避呼盧只今惟有張公
子匹馬時時過酒徒
其二
南冠君子繫京華秋色傷心廣柳車此地由來多俠

客不知誰是魯朱家
其三
北斗闌干南斗低啼烏三匝鳳城棲萬年枝上秋風
起飛入中丞署裏啼
哭子柏四首
故園秋色廣陵間闔海悠悠白不還縱使蕪城愁易
老那能長客武夷山
其二
清秋不盡客依依淒裏閶天掛劍歸莫向延平津口
變化成風雨二龍飛

其三
楊子江寒月影孤秋風吹落射陽湖故人欲灑臨江
淚湖上明珠竟有無
其四
大江千里日滔滔秋色遙看入夢勞莫道故人枚叔
少悲君已厭廣陵濤
答潘潤夫病中見贈二首
高秋伏枕惜湖濱憔悴誰憐似楚臣惟爾紅顏青鏡
裏潘郎本自玉爲人
其二

湖上青山對濁醪故人遙望白雲高愁中那得無秋
興賦就看君已二毛
湧泉菴
錦陽川上女僧家紅樹蕭蕭白日斜弟子如雲人不
見可憐秋老玉蓮花
輓王中丞八首
生忠三遭諫三遷驛騎功名臧虜年不聞漢軍能失
利猶堪起冢象祁連
其二
司馬臺前列栢高風雲猶自夾雄旗蜀箋不是君王

意莫作吞山蓄甲渴

其三

旌旆海上似雲屯大將登壇國士恩白馬只今成過
隙千秋匹練見吳門

其四

鐵馬蕭蕭日色黃熊羆殺氣滿漁陽誰知一夜旌竿
折搖落中丞柏上霜

其五

三月漁陽大出師君王按劍捷旗報罷不須將軍
起豈獨封侯是數奇

其六

莫道江南夢寒遙白楊明日便蕭蕭門人盡愛傷春
句不擬招魂與大招

其七

昨夜烽烟海上青衛開麾下取龍庭一時雄劍無精
彩遙指燕山落將星

其八

幕府高臨碣石開薊門丹旐逐裴徊沙場入夜多風
雨人見親提鐵騎來

別元美 二首

北風吹雁雁嗟呼泗水西流白日徂不見浮雲千里
色知它何處是姑蘇

其二

白雲愁色滿吳門匹馬孤舟不可論一自河梁攜手
後至今猶有未銷魂

戲贈張茂才 二首

自愛花枝掌上紅蛾眉如月繡春風須知粉黛隨時
變多恐張郎畫未工

其二

張郎新製合歡衾醉擁紅顏燭影深別有洞房雙玉

笑吹簫自和白頭吟

送徐汝思 四首

天涯明日故人疏莫向樽前數謫居最是孤臣偏雨
露君王不問篋中書

其二

漁陽烽戍傍胡塵此日驪歌濟水濱白首談兵君自
見何須更問請纓人

其三

片帆帷髮對銷魂匹馬孤城日色昏變客更為長鋏
引一時回首孟嘗門

其四

王恩千騎入防秋幕府遥臨上谷愁今日故園還寄
淚誰知不是爲封侯

和許右史秋日王宫觀泚伎 二首

瑶臺十二玉闌干月出名花耿掌寒自是仙人君不
信只今誰得醉中看

其二

青鳥翩翩錦字通玉簫秋冷玉函宫情知洞裏如花
女共指風流許侍中

秋日許郭殷見枉鮑山山莊

玉壺春酒石榴殷此日中林見往還堪是樽前幾知
己那能不愛叔牙山

與三君登樓

誰憐王粲嬾登樓病起滹南對客秋白喜賦成多麗
句因知座上有曹劉

和許殷卿初度村興之作

一瓢春酒坐青天誰識箕山武仲賢我亦頹陽飲牛
客猶堪擊壤共堯年

九日示殷卿

[illegible]濁酒浸黃花門外蕭蕭五柳斜此日登高人盡

醉誰知秋色在隣家

裴生緋桃栽

白雲湖上酒家春那更桃花照眼新今日爲栽三徑
裏憐君也自武陵人

送子與 五首

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豈意故人搖落
後逢君五馬入長安

其二

十年高卧白雲寒嬾借新知錦字看不是眼中人漸
少那能相憶使君灘

其三

旄惟何處傍風塵握手江湖白髮新此去更沽燕市
酒不知誰作和歌人

其四

中原北望九河分太守揚帆入五雲黃人按腰問鹿盧
劍明珠今日便投君

其五

王帛徵賢謁建章穎川軒蓋有輝光　君恩儻許留
京兆不必重來下鳳凰

殷卿別業 二首

負郭田荒勸客耕將家酒熟任逢迎只今何用哭卒枉殺梁鴻變姓名

其二

牀頭詩草片半塵架上長裾頌著身自評閉門無一事春來擬作緑蒲人

觀獵二首

胡服射鵰北風迴草盡平原使馬開臂上角弓如却月當場意氣射生來

其二

十月霜清紫兎肥浮雲不礙鐵驄飛半酣驅逐諸年少盼子城東看打圍

酬許石史九日小山見贈四首

南山秋色照東籬又是陶家載酒期彭澤罷來無俗客何妨不許白衣知

其二

我愛淮王上客賢小山那在鵲湖邊開尊共泛金花酒散帙同吟桂樹篇

其三

十載銜杯望白雲天涯此日歎離羣重來秋色生雙鬢更衍茱萸插向君

其四

湖上青山遶郭斜翠微深處半人家誰知不解登臨苦醉殺街堪藉菊花

寄元美四首

楚客能泉照雪霜曾攜上國獻君王奈何一閉豐城後紫氣空干北斗長

其二

憑將白雪寫朱絲總是人間此調悲縱使霓裳君莫管古來能得幾鍾期

其三

自握明珠掌上愁夜來寒色動隋侯可知按劍人相視任是銜恩未可投

其四

櫪下長風萬里生誰憐汗血老無成若教一奉瑤池御八駿如雲不敢鳴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四首

山中伏枕白雲天江上新詩錦字傳轉向故人三致意君家兄弟有誰憐

其二

悼物張華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豐城

劒巳識雲間陸士龍

其三

十載論文盡省開君家二妙日趨陪那因見和池塘
句始羨風流小謝才

其四

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中原莫恨論交
少海內今無驃騎名

汝寧徐使君 十首

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長在景夷臺已知千載無枚
叔誰愛風流漢署才

其二

使君爲政雜風騷遠郡青山照彩毫不是賦成相侶
和那須更署范功曹

其三

天子分符漢省郎風烟汝潁更相望府中但得平輿
吏他郡從教下鳳凰

其四

潕陂東注汝陽城大守乘春出勸耕童子但須騎竹
馬災車休唱芋魁羹

其五

水如垂瓠抱城流西望千山入楚秋 帝謂使君終
長者褰帷不必更閬州

其六

髙齋卧理簿書閒掾吏裁詩日往還片月不離桐柏
水白雲偏傍弋陽山

其七

髙蓋峩嵯駕楚雲驂驔五馬五花文漢庭此日推經
術可是尋常作使君

其八

千騎如雲汝水濱銅符皶晃一時新身爲漢主分憂
吏何必龔黄好讓人

其九

三河名郡欝如林治行看君結主深但使便宜長得
請守臣無意賜黄金

其十

闢道文章老白知中原病客重相思故人寥落看如
此郡領專城豈後時

寄吳明卿 十首

平臺秋氣欝蒼蒼落日登臨一斷腸若道子虛今未
就當年誰遣客遊梁

其二

梁園高宴日紛紛帝子風流雅好文若使平臺賓客在已知詞賦不如君

其三

高齋咫尺小蒙城三載逍遥傲吏情不是春風常入夢誰知蝴蝶等功名

其四

秋色蕭條傍禹㠯體中今日定何如從他幾載風塵更不作平津相府書

其五

長吏應憐道路傍三年參佐有輝光縱書下考關何事不必詩名入薦章

其六

楚娃雙侍玉爲顔勸酒能歌雉子斑醉殺休論官不調古來遷客幾人還

其七

睢陽小吏閑送迎醉後參差故態生莫倚甘泉曾獻賦君今久已罷承明

其八

[illegible]廬山五老峯梁園賓客更相從已知無意二千石出處何如邴曼容

其九

短髮風塵老更皤青雲何日見飛翻由來逐客人迴避遊莫詞垣與竦垣

其十

梁苑無人秋氣悲吳門回首洟堪垂知君不盡平生意海內窮交更有誰

送殷正甫內翰之京 十首

咸池一奏合宮成　帝自垂裳拱玉京多少侍臣調六琯須君共作鳳凰鳴

其二

春風忽送漢臣還再入承明供奉班惟得文章成五色朝朝染翰近龍顏

其三

君王賜宴栢梁臺七字新詩漢體開首倡自天酬不待曲終還賴歲星才

其四

漢家詞客滿金門誰解凌雲感至尊一出子虛名便起長卿無日不承恩

其五

詔遣詞臣集漢都明年羽獵大誇胡共憐執戟人猶
在莫問長楊賦有無
其六
十載風流侍從臣歸來依舊帝城春金華殿裏談經
客半是同時獻賦人
其七
帝寵詞臣弄彩毫蓬萊宮殿五雲高自憐一日成三
賦不分傍人賜錦袍
其八
紫禁清秋五夜闌金莖玉樹少人攀不知帝遣神仙

更更直蓬萊第幾山
其九
依舊春風滿建章重來擱管對君王即看應制偏承
寵何處新詩不擅場
其十
東觀風流著作郎滿朝誰不羨恩光賦成清思如秋
水一片霜毫灑玉堂
促殿卿之官 四首
春色平臺散客愁淮南桂樹小山秋身爲二郡風塵
吏借問何如此薄遊

其二
闕道相知滿帝京時來不得避功名縱令再補王門
客恰好逍遙遣宦情
其三
白雲湖上酒家春坐愛青山誤此身詩句近來多遠
興那能不作宦游人
其四
鳳昔分符結主歡今來相國且微官也知合有抽簪
日且向山陰雪夜看
酬許使君讀鄙詩見贈二首

江湖幾載避風塵病裏詩成白髮新不是使君相唱
和一時同調更無人
其二
莫道西施寵最深館娃宮女正如林何人不解矜顏
色敢向君王更捧心
少年行二首
胡姬十五拱當壚笑酒青絲白玉壺君但携來成一
醉知他誰是霍家奴
其二
衣馬翩翩出建章青樓日日擁紅妝纔開春酒荼蘼

色說甚金莖露未嘗

早夏示殿卿二首

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主人把酒聽黃
鳥黃鳥一聲酒一杯

其二

湖上青山遶屋斜蕭條重枉使君車到來縱遣柴門
閉只在東隣賣酒家

許使君見過林亭二首

解衣沽酒豈辭貧散髮狂歌也自真林下似君看亦
得誰言嵇阮便無人

其二

淘酒自沽還自把先生寄傲南窓下門前五柳漸看
長使君騎馬來繫馬

謝中丞枉駕見過來鶴草堂賦四首

柴門春風五柳斜遶籬秋色醉黃花南山只在茅茨
外人道柴桑處士家

其二

車馬紛紛滿四隣中丞不厭草堂貧自從一爲蒼生
起高卧如君更幾人

其三

結屋臨湖入九秋白雲秋色共蕭然若言長者無車
轍何得中丞乞俸錢

其四

牀頭一卷太玄經湖上千山閉戶青惟憶故園能載
酒貧家不讓子虛亭

送潘令之邯鄲四首

春滿邯鄲十萬家若爲潘令鬬繁華請看如玉叢臺
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其二

爲政風流不下堂漳河春色動宮墻遙知茂宰鳴琴

曲彈作羅敷陌上桑

其三

趙家和璧舊知名千載秦人說藺生莫道君才非百
里須將高價抵連城

其四

邯鄲出守氣何雄佇日徵書奉漢宮製錦但令成五
色如花豈羨鮑家驄

山齋牡丹三首

莫把名花掌上新空山開處幾迴春西施自愛傾城
色一出吳宫不嫁人

其二

西山風雨錦溪寒春色泥泥醉牡丹不是故人裁麗
句那能蕭瑟病中看

其三

青山繚繞樹橫斜中有紫泉令尹家白髮幾廻能載
酒春風何處不看花

過殷卿山房詠牡丹二首

相國園亭種牡丹被拔風雨怨春寒主人車馬城中
慣知傍誰家錦障看

其二

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株堪自對殘春即令解語應相
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訪劉山人不值二首

主人三徑竹斜斜稚子開門勸喫茶自有白雲看待
客不妨紅葉滿貧家

其二

藉草牀苔階下蒼苔罷掃除似是隣翁邀作
應釣錦川魚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三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絕句

贈鄭將軍之銅江四首

濮將承恩意氣多樓船上道下牂牁憐君本自山東
妙更許何人繫尉佗

其二

銅柱遙臨幕府高武陵溪水日滔滔桃花不及驊騮
色併與春光照錦袍

其三

白羽如林將士分嵐山遙護長官軍大銅江上門生
笛不是南征不可聞

其四

射策當年擒虜子拔兵又度百蠻來秋霜已避橫戈
氣春酒應同結陣廻

答殷卿問疾

斜陽殘照照樓中忽枉新詩字字工無那主人便伏
枕年年不肯讓春風

戲問殷卿止酒狀

昨夜春風吹酒香牀頭甕甕鵝脂黃當壚笑殺如花

妾底事垂涎若箇長

樓上

白雲湖上白雲還濁酒新詩日日閒無那滿樓春雪
色教人常對玉函山

聞鴈得元美兄弟書却寄

春風忽送鴈行廻病客新銜白雪杯一度三江聲自
苦君家兄弟寄書來

止酒

五柳先生漉酒巾蕭然東壁掛青春遠公此日應相
笑也學蓮花社裏人

答張秀才簡病中見寄二首

一瓢春酒一漁磯羨爾江湖老布衣此日故人誰問
疾柴門深閉雪霏霏

其二

裘馬翩翩自昔時誰憐華髮卧茅茨世情一薄如春
雪不是窮交那得知

送金台鄭參帥二首

征南幕府百蠻遙擬勒功名寵聖朝此日漢家銅
柱在何如海上赤城標

其二

建樓船護海鄉旌旗十萬下東陽何不劍氣斗牛間
上夜夜遙看婺女光

答殿卿過飲南樓見贈二首

二月城頭柳半黃金枝嫋嫋掛斜陽已知不及春醪
色自起開尊喚客嘗

其二

南樓雪後意離披湖上銜杯弄白雲也道酒如春水
薄樽前無日好無君

和許長史王函宮攜妓二首

玉函宮裏刻紅顏美酒清樽醉不還春色自應天上
好那煩長史出人間

其二

清都花發彩雲深片月高懸玉樹林此夕應逢秦女
醉新詩偷得鳳簫吟

送殿卿之京十二首

漢家高安栢梁臺千載風雲擁上才誰得似君珠履
貴親承咳唾九天來

其二

曾遊上國和陽春華髮重來一曲新身自楚臣誰不
識蘭臺客更無人

其三

一片燕山紫氣中漢家城闕[illegible]明東即今

天子招賢地非復當年碣石宮

其四

五雲西北望京華玉帛年年出漢家此去但承

明主問不妨才子更長沙

其五

乞得梁園出漢關那將春色動離顏惟愁不見鄒枚

苦賦就無人解往還

其六

萬國稱藩拱至尊一時詞客出王門但教日奉西園

宴莫道應劉不是恩

其七

金輿山下小清河河上朱樓壓素波此日爲君西北

望浮雲不似客愁多

其八

桃花美酒鳳凰樓公子乘春作宦游寒食不知何處

過總無風雨亦堪愁

其九

十五漢宮妝夾道楊花撲酒香處處紅樓堪繫

馬莫教春色斷君腸

其十

春風忽斷雁行疎染翰青雲照錦裾知爾已傳招隱

賦相思更寄枕中書

其十一

春女窗前桂葉舒那堪春色鬬雙眉君家自種淮南

樹處處淹留好爲誰

其十二

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也自道君爲客

好那應猶作故園看

宿開元寺示諸子

三十年前住此峯白雲流水見相從那知此日東林

會更聽開元寺裏鐘

重寄伯承

桃花不似玉顏紅顧影楊娥入漢宮繞說長門人便

老黃金無賦買春風

答殷卿潞河旅次見憶之作

十載蕭條作逐臣長安明日更逢春那能不醉新豐

酒且自江湖憶故人

錦陽川途中醉歸答劉山人

錦溪人醉接䍦斜邀客看花右史家右史未歸休下
馬長安城裏正看花

答右史於　鄴城見寄牡丹者因憶故園之
作二首

上苑繁華此一時牡丹偏媚漢宮姿故園春色無人
賞零落空山只自知

其二

長安何處買花還玉女窗前兩度攀可惜漢宮都不
管一枝春色借人間

周象賢明府明卿門人爲感明卿放逐因贈

明府

金馬風流漢主恩一時冠蓋盡王孫不知澤畔行吟
日那得周郎却在門

贈周象賢明府

漢家當日渡蘭津銅柱西南盡外臣才子似君難便
得始知元不爲巴人

爲周貞陽題芭蕉仕女圖獻呈明卿使君

春盡芭蕉未著花玉蘭雙倚鬪人斜何如南郡從游
日一面紅妝出絳紗

爲周貞陽謝徐使君得報使有感作此贈貞

使君清絕滿江皐汝海秋深尺素勞當日往還門下
吏那知猶有范功曹

其二

使君南國有詩名屬吏風流思亦清今日新林還罷
郡幾人猶似在宮城

早春寄呈明卿四首

十載風流動帝鄉只今漂泊滿江湖那能萬里寒
帷處不憶中原一病夫

其二

從它白髮病中生濁酒寧知世上情纔到蓬蒿人自

轉非干仲蔚欲逃名

其三

越王臺上草萋萋楚客寒帷五馬嘶那意故人將錦
字春風吹到七閩西

其四

五馬遙臨百粵春漢家深寄虎符新同時諫獵堪誰
任行領鄴城吏幾人

殿卿乞酒作此寄報二首

遙傳錦札鴈池來問我看春醉幾回消渴未能常傍
酒乞君攜客上平臺

其二

新開金掌露華春賜爾梁園唤客嘗酒賦君還須此
品可須浮白勞鄒陽

寄劉子方斗酒

每到花開憶錦溪春醪今日爲君攜山中儘儘看花
伴醉裏新詩好共題

戲柬張茂才

羅姑春酒百花香潦倒張郎自不妨爲問君家三婦
豔今朝若箇畫眉長

爲許右史悼伎二首

翩翩春色夢中微淚盡紅顏濕舞衣似愛主人能作
賦化爲流雪兔園飛

其二

梁園脩竹孝王栽散入秋風繞吹臺此夜斷腸聽不
得月明池上鴈還來

招張少坤

蕭蕭落木下河干秋老東林白露寒爲報陶家新酒
熟黃花三徑待君看

挽耿鑫縣二首

百里風雲棲 帝闕故園春色重芳菲知君自是神
仙令此日雙鳧何處飛

其二

春色孤城病裏看誰憐白髮漢郎官蠡吾城下秋風
起千載蕭蕭易水寒

挽楊生二首

翠羽明珠映掌新君家長是武陵春一時紅淚千行
下腸斷君家有幾人

其二

平生裘馬最翩翩不惜黃金結少年今日蕭條君不
見白楊秋色有誰憐

感逝示克懋

春風吹動故人情昨夜山陽玉笛聲若使紅顏偏綵
竟誰將白髮老諸生

龔克懋託疾不肯入試賦贈

白髮蕭蕭一布衣秋風搖落鴈南飛如何自聽朱弦
絕此調人間識者稀

十日陶令過東村

悔前無恙滿籬花柳亦蕭蕭映日斜近好故人成一
醉風流邪不似君家

予與以服散卧病因賦姬人怨服散三章戲

贈

洞房春滿百花明月底紅顏把玉笙道是神仙君不信人間那得鳳凰鳴

其二

桃花流水赤城山當日劉郎去復還若道不如天上好何緣二女憶人間

其三

吳姬搗藥楚娥丸獨夜深閨玉兔寒更倚庭前雙桂樹何人不作月中看

簡許殷卿

玉函山色倚嵯峨北渚清秋已白波我欲與君携酒去不知何處白雲多

和許右史寄懷留水部之作 二首

右史懷人弄彩毫華陽秋送白雲高遥知水部開樽處不獨鍾山照錦袍

其二

鴻書搖落度江來爲憶風流許掾才曾是支公門下客秋光猶在雨花臺

病中答寄殷卿

大梁車騎日如雲客散夷門酒半醺更向古人論意氣不知誰似信陵君

和聶儀部明妃曲 四首

青海長雲萬里秋琵琶一曲淚先流六宫多少良家子不到沙場不解愁

其二

玉門關外起秋風雙鬢蕭條傍轉蓬惟得紅顏零落盡春光只在合歡宮

其三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

其四

燕支山下幾回春坐使蛾眉誤此身二八漢宮今笑入一時紅粉更無人

重別魏使君順甫 四首

楚客寒帷不可留陽春一曲更難酬併將別後蕭條色寫向梧家白雪樓

其二

謝客園林已十春門前車馬任紅塵使君不爲憐同調何處蓬蒿得故人

其三

君家明月楚江干價動連城海色寒不是片心還空似三年那借故人看

其四

海郡爭傳下鳳群美人為政有如君翛然更逐穉帷去西望蘭臺入五雲

寄謝茂秦 二首

美人春望望陵臺臺下漳河去不回惟有舊時歌舞地至今風雨自西來

其二

裘馬翩翩四十秋當時倐壁暫相留于今客散平原館誰着還鄉已白頭

和右史悼兒篇 三首

賦擬人傳絕妙辭爭如細柳亂輕絲那知此日千行淚並拂秋風灑鴈池

其二

月出梁園授簡遲賦成有客更相疑如何照乘珠無恙却得精光具往時

其三

颯颯秋風木葉飛丹陽長史一霑衣自憐猶在人間住玉笥遙來去不歸

答右史秋懷見寄 二首

河上秋風鴈影開樽前明月夜還來兎園一望渾如雪人在梁王古吹臺

其二

老去玉門混酒徒陳留賓客避呼盧不知今日狂何似曾入高陽舊業無

答殷卿九日見懷 二首

黃花獨傍酒邊開過鴈秋風繞吹臺直置露盤聽不得何須更向故鄉來

其二

門長滿閣映酒垂他鄉秋色更堪悲不知此日登高處折得茱萸插向誰

寄許殷卿 二首

夾道楊花撲玉鞍阡陌三月正漫漫知君日向平臺醉猶作梁園望裏看

其二

珠傍車騎故國來侍宴無非繞吹臺一賦幾篇稱絕脆鵲消王已報牡丹開

盧城送子輿

盧城吹角月輪高夜色侵燈擁一毛明發使君從此

去吳門飛雪見綈袍

答元美問余近事 二首

山中還往酒家知纔到蓬蒿客便疑縱有少年能問
字也應難見子雲奇

其二

賦罷凌雲氣不降長揚羽獵妙無雙老來却解人間
事攤得玄經覆酒缸

和周公瑕猗蘭篇兼呈元美

玉指紅絃攏上春勞君一曲落梁塵當時解贈同心
句湊有風流在幾人

寄余仲蔚

吳門月落洞庭孤何處扁舟釣五湖我夢三峰秋色
裏不知曾掛華山圖

別上與欲訪問詩以代柬 二首

湖客江湖已十秋浮雲華髮共悠悠聞君忽憶陽春
[illegible]酒[illegible]開白雪樓

其二

[illegible]峰高線影長使君千騎下東方故人不惜中原
[illegible]爾登臨望故鄉

白雪樓贈子與

綈袍十載北風寒又說陽春和者難直置樓西不
注使君能得幾回看

追侍兒

孔雀雙飛織素年蛾眉宛轉使君前桃花流水人間
去何處春光不可憐

贈冢伯能 二首

白雪樓高海氣浮吳門詞客遠相從可知不帶紅塵
色至白滄秋日觀峯

其二

太華峰頭玉女壇別時明月滿長安不知秋色今多
少君到仙人掌上看

蕭蕭篇哭孫 三首

年年病裏度秋風雙鬢蕭蕭對轉蓬今日隣家聞玉
笛不堪吹入思悲翁

其二

西北浮雲白日微蕭蕭木葉傍人飛那知十載窮途
淚并向秋風濕我衣

其三

西風正樹一枝殘猶白蕭蕭月影寒白髮只堪供伏
枕那教雙淚更漫漫

謝俞仲蔚寄箄
五柳先生漉酒巾門無車馬斷紅塵勞將楚篁遙相問高卧中原更幾人

九日
黃花白髮病中新壁上常懸漉酒巾九日空齋似寒食更無風雨亦愁人

歲秋得元美兄弟書却寄二首
北風吹雪雪毿毿雪裏開緘酒半酣但說王家兄弟好自應春色滿江南

其二
病起逢春上酒卮江南江北正相思中原設說先朝事五子風流自一時

答寄殿卿
平臺春興日堪乘公子相邀兼信陵那得更逢寒食下高齋獨供伏牛僧

答殿卿代寄正甫
凌雲賦出罷劉天今日恩深漢帝年寄語故人楊得意白頭堪作病相憐

春興
金波滿玉盤使君沈醉不爲難新馱二七如花女又向春風一笑看

酬殿卿寄惠達磨渡江圖
西來隻影少林傳萬里風波一葦前今日更因阿堵妙知君已解祖師禪

贈左史
蘭陵美酒日長攜趙女秦箏玉柱低爲問游梁何所作平臺左史醉如泥

伏日左史初度寄懷二首
當年曼倩歎仙才此日金門割肉回自罷文園長病渴偷桃好寄故人來

其二
帝子華筵上客開千金爲壽在平臺如何此日偏相憶幾度同銜避暑杯

寄贈梁伯龍
彩筆今花賦別離玉壺春酒調吳姬金陵子弟知名姓樂府爭傳絕妙辭

寄送方山人歸欽州二首
河水悠悠鴈影長長安回首淚成行可憐三十年前客明日扁舟是故鄉

其二

白髮蹉蹉對雪吟北風吹入鴈聲悲已知客裏貲金
盡杯酒相看好是誰

柬徐子與

吳姬半醉月當壚怪乎王郎問酒徒聞道君家雙玉
妾一時同唱鳳將雛

立春日

樽前華髮影毿毿病客思鄉總不堪一自倦游三十
載那知春色在江南

寄贈元美四首

寒巖摘耳石崚嶒下有波濤氣鬱蒸知汝清齋常自

愛不當持供五湖僧

右石耳

美人特贈虎丘茶起汲吳江煑露芽龍井近來還此
種也堪清賞爾詩家

右龍井茶

九嶷風生障子深陽臺上客賦披襟休疑古蔓龍蛇
走猶帶松杉十里陰

右藤障子

鸂鶒雙飛白玉盤金漿一瀉萬珠寒故人自有相如
渴明月煩君掌上看

右螺杯

李柱史蜀扇

明月團團掌上開清風猶自灑西臺誰將一片峨眉
雪濯錦江寒萬里來

答贈沈孟學四首

浙江潮落海門高王氣千年照絳臺有客已成枚叔
賦無人更奏廣陵濤

其二

海門中斷出吳關北望江流九折還一日故人攜酒
處白雲千載鳳凰山

其三

西湖一片白雲秋影落孤山水上浮君自神仙誰不
見月明同在李膺舟

其四

江城春盡亞飛花花拂青樽日影斜寂寞更無奇字
問可知曾到子雲家

寄憶殿卿

江南行色照青春白髮相看夢裏新憶爾故鄉歸未
得梁園風雪正愁人

將至梁園寄殿卿

誰擅梁園作賦才只今枚叔在平臺春風好爲傳消
息恰是相如漢署來

六言律詩

郡齋同元美賦得遣字

城上西山黯黯齋中秋草離離風塵微祿相誤疎拙
除書見遣落日故人對酒白雲仙吏裁詩蕭條回首
何處從何論心此時

初度日子與過署中同賦

東海鍾靈此日西方誕聖稱旬玉清老子同姓金粟
如來後身佳客稱觴上壽新詩落筆生神度江我自
知己下榻誰爲故人

六言絶句

同元美賦得寒字

秋風華髮相看落日青山自寒薄宦何如濁酒故人
誰在長安

醉示元美

拂衣不免塵俗縱酒還堪達生偶爾故人握手看他
豎子成名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四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賦

錦帶賦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翩翩逸麗原嘗是賢連交紱冕
英俊之域締好貂璫景纓之家三輔豪舉五陵紛華
莫不肺肝共瀝意氣相加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
持觴疾書投袂鵲起浮遊近縣邁言千里思美孟姜
在濟之湄神招魂魂兮匪我愆期然青春兮桃李衰况
白日兮西南握君手兮泣愈滋悵軒車兮來何遲
總桓日兮調笑客務易中兮思怨移絙洞房羅幬張
後蘭錡兮絺紘開詩兮樂章酡朱顔發姝光始容
與以微妝兮雅陂陁而精蕩頻溝怒以相難兮旋靡
逝而態暢衛乃下裝金恣歡情沉洄日夜極欲所營
乍百草兮豔陽又群芳兮素秋胡鷹鳴兮憶故鄉逝
將返兮動離憂發抗軔而北發車嫣然而且留若乃
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紛難立解竊符則趙魏
爲依回驟迅赴媚子頓蓮藕樓就道纏綿去闕送復
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限飛雪掩野悲風北來
收血相對洒涕銜恩妾居齊右君家薊門掺子袪兮

蒼玉玦捐余佩兮贈王孫於是頗假須臾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憣憣而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若燕市之俠颺纓縭於輕飆繄陸離之長鋏容兮遂兮鞘鞘獵獵於是引如霜兮并刀剖五色兮紛擒摻乍若彩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絶垂碧瀞灕鷫兮鳳凰羽翼兮華傷令黃河兮如此帶置懷袖兮天地長女如束素郎亦青衿雖纏思之乍分康離緒之可尋羌良會兮終合將求結兮同心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遷延肩一逝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驅征輪兮不顧望行塵兮露巾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居人閨掩遊子馬嘶蔓遙遠以空逐形恍恍以長睽撫此物兮坐嗟昔欲往從之誰爲攜

頌

天中書院碑頌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余曰此先太守盧龍侯君自顯所建也在郡城北汝水上天中山之陽三十年來業已廢矣余至郡蓋郡長老搢紳先生從爲請曰安得中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乃辦得院後地三畝許爲舍處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爲天中閣三間講堂五間漆雕氏祠五間考堂一東堂一因署爲天中書院云據高陵呂君柟所記先諸生高第者舍纔十有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即以祀漆雕開其中無令祠茲於廖君舊貫皆啻什九哉余惟中和應乎天地神明麗乎蓍龜聖渾衍乎大儒文王以幽贊演易周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矣先尚書稟城張公守汝寧時即嘗檄諸生集上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然郡太守安能時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矣郎郡治又不得時時視諸生何然則使有以誦法無窮時者師崇立耳蓋仲尼遷于蔡者三歲而於是郡也才得弟子三人亦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爲至家語序列曹邮秦開之徒亦聞于世乃獨使開也仕何説得斯未信又何説乎余悲孔子之意矣曾十有四年既不得一仕世主得漆雕氏勁大業無窮時何不説乎由此觀之漆雕氏所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即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哉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諸生安於習是著

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聖所謂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凡言學而期於仕者無以處不必仕而因於其必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興起家諸生閒信陽冏始二子其顯矣即不仕何以自見乎何以爲善學漆雕氏也余嘉徐君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黄沈息之屬微甚不數矣及悅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術與孔融遺陳長文書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號八使三君八俊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況所稱邵六孝廉決曹掾家五子與四世五公者乎豈皆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如漆雕氏者何後之君

子湮沒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焉能施於後世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能爲漢魏文辭不異列云乃爲頌頌曰

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未錫厥極攬觀萬邦方伯分職祇承功德攝掇之野其維豫州九土攸式倬彼守臣乃莅汝南庶士咸昉既修泮宮宣達上意漸于淮服鄒邑鄉風蹌蹌濟濟髦士允殖我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室卜郡一隅百堵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色載笑是瞻是依有臺孟孟是生神物斷焚以推素印綰身浮游雲氣幽贊匪遑豈弟君子赫赫治行爲著爲龜八儒既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於漆雕氏其先蔡産祀事孔明肇維道統克開厥後不愆厥程維此庶士尚其夙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釋斯在斯爲國之楨敢告守臣有造無斁佐王寵靈於嗟樂石永矢弗刊以著紀經

序

送袁稷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　闕下䇿責不服矣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史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稱謀國之臣即有震威赫怒人何得測焉稷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之剽我人民大司馬悍悍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挾重兵自領者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辨此哉也職方則微之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既大爲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孽及舊臣予使相殘得計謝因驕嫚之父自將執事之臣受爲匈奴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撫內百姓甚於一 大司馬而惡何[illegible][illegible]
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鄉公之見
也即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
可以成案委禎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欲阿邑辟患錮余
闕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比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爲
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
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謀奏矣報皆非
不親見大司馬受鉞懸首藁街三司使讞獄少緩行
皆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

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冐
天子嘗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彼吾系少年
徒舉也即宰相以爲其人討魁梧者俾吐餔出見猶
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
兵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雖莫皆同姓相枝末
背聽令思田瞿宗岑氏爲大詳爲內屬而羈縻自解
則固貧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蒼
梧害也今苗寇阻兵府江寇竊藤潯等郡矣馳義侯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蠻之間雖蒼梧
以下那逆吕嘉何至大煩[illegible]擊盡剸戾如近時其作湖

演而南或詳者稱貢來往往探人千貨使沈沙栖
之珍紫貝瑇羽之玩不得呈衷壞羆以雕被宮幄而
實條火毳剛禽封獸之賦不輸積於內府有司者治
之按劍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
霧毒氣蒸泄蠱重阻絕弓弩鍛滋不可久居故聲教
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
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撓
藉城野又皆中國逃尺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
惜彼雖侏離犇獵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
貨而評者猶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

見兒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
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究
者得直而兵部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
使者息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
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人以
大臣抗節亡忘而制其命哉讞夷猾夏咎繇是聽中
術小吏何以稱淑問哉稱善詳內職中時爲械石父
於縲絏盛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
爲言憍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

任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爲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
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
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
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
不甚相遠也楚俗艮獄赭衣載道而梏拳盈犴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
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及所謂有
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不徒受賕吏挽法舞文人
有智愚即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觀下
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

去人情究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冤則上
以爲犯巳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
也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見膚庭
行尸之箠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冤甚
哉因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
一成而不可變當與與於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
一然巳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年之仁而況大
猾元惡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
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撫人之貨售府華功百金易
十于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厤於歲月有司姑息久

繫懼於論報使其終年造伎一夕訊報貝皆言而投
抵獄文之際兩造不備辭爲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
辭色且懼且疑詐爲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
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掠定之
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爲奉
天子德意何賦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
央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
罪名當報之所不能央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
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央猶得奏傅所當
比律令以聞而奉官

上也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
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央者舉皆往移焉而一
切復案當報之奏傅律令得可事於
天子指奉坐解圖報立出民以不冤中受獲致辟雷
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坼不亦巳愉快勝任乎然
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即無罪者令不得
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
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
御史矣冤者繫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
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答

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徑峒
之亂頻年用兵此皆黎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殿王
中與奮伐荆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今之臣子
奉惟
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余唯都下横不可間者
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璫臣即互相援庇而豪
猾少年多所縱舍非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
有父不能字厥子而護篠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
殺之會逮覈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若不敢深發之
章甫白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衛尉蓋若

有愛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
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
也可謂不畏彊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
不信乎

送靳子魯出守穎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怏怏失志也傷錫類中
貴而親不逮上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
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往守穎州云余惟子魯論天
下事無不彷彿若而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
習不閑其凡言易鄙邪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
計偕上將即首六郡第三十餘人錯於十六所守地凡三
太郡各著與穎南陽齊者諸賢大夫昔父老各以其
經學治行爲縉紳之觀見風采而厭愈益畏子魯自
惟雖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
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莅一邑爽然唯知已者之私與
而未以信衆人汗不阿第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
然栖栖五年求一諸郎不獲俛首就簿書吏胥人
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誚卒無
以自明而身此於斥抑卒爲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
自負其才欲以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

厚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死於所適哉穎三年
而治人熙乎其謂我不肯遠君之情爲欲致諸其大
也今□□九有何奴之變而江南叛於□餓廢民將
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穎之間揚潁
可必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黃次公
爲穎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一府蔡考陰伏使姦人去
衛盜賊曰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
教化焉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即使次
公爲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於
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不亦稽優而職逸無論

一事之善微不足紀不獲乎上一毫亦不得自拔邪
國守臣便宜從事條教既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苦無
所沮此為從吾所好也予曾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
行如石奮家今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
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寇而民各父母
昆弟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浪
焉茲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
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即長往
者非能榮身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向令子曾周廻一
諸郎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潁州是無從事下矣
聘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
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逸匈奴西控諸番而南
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齊備胡者與今年春匈
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中
象二部人畜去若役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
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長河曲而列四郡斷匈
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
且患右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羌何以賴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曰哈密諸番數爵
又稱兵欲寇敦煌酒泉間假令 國家怒而追哈密
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
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
自在西陲時望見虜 都城下扼腕 朝廷無禽敵
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
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珠
城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剌士曾番之三種哈密者傳
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反豈為難哉今天下厭
亂 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
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
恭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裝
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萬里外吾恐 國家與公
卿或大眾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勤西
郡兵生釁外國耶 詔書聞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
今德宗逐回紇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
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傳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

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蹟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平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為羌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功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盡其外屬豈不亟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為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今湟中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兵吏多出卒若取麋獵獸以皮毛為旃鬬日操舟課杷禾山理石為舭自罷其力而為實勞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閒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諜洩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尚書為首拜之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至貴倨也　國家建官分職以六卿治相事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無改焉無論上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閒使斟酌元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不紛自六卿所治而責與其成功意尚於朝堂之上而郡縣吏莫能欺罔其次者即所為侍御之率也其為侍御固皆養抗直於憤激出論議於諫諍以聽視百寮斥逐官邪而指其佞詐譎為權勢之所摧瓦若難乎為其上此有余重臣厭其心而後不可為重者也豈猶以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其在　南都為猶外也上夜思入就列以近
天子耿光而安其位則有不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御又以情跡疏遠寡所援附輕其愛惡之心據職言事無人乎王側不覬望人主則忘其忌諱或太銳意不無有容忍之風和平之體此又可率以意而不可以辭者也今夫王伯安之賢於
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宸濠庶人之亂與所前

後擢制諸蠻夷至今威行牧所問而
社稷有其利得賜爵為新建伯天下所謂稱於施報
之務也夫難方折而削奪險之使抱不貲之懼何以
勸人臣見危授命乎當是時也敦陳力大義以故之
用兵科給事中紀
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士大夫
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也
已復入為少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所以卹之
有詒特其矣象刑惟明先生蓋深念焉先生今以都
御史居南部何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問衆而表

已豈何則聲所及者大而有形者可玩也
聖天子方明肅紀綱而 朝廷多法家拂士即有惛
淆誑脅之臣欲為不善雖能欺謾飾避率衆人恥不
識已於此然不能不畏吾議其後於彼而斂手屏氣
顧忌不為也於此不愈重邪先生蓋歷踏閩廣治人
有効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讓王體斷
國論所謂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
者也是行也聲所及者為大哉

送王元美序

以余觀於文章 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
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
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
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
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
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
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
為栢舍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
輩聲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嘗戒路稱培塿
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
然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

言詬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
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
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
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
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
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並譽誠不能以一人一
日並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
道寧有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暮途遠
且彼奚肯若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餌火不
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余

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
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
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余結髮而稱
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皷必得所
欲與左氏司馬子數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
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
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頗益知余
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
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踈諸王者故五百年
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數兵火詩書藏於閭閻即

後生學士無不樂染然竿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
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贈太學生葛景宜序

景宜在齊南時蓋猶及與余同爲郡弟子員云景宜
嘗召與余候部刺史時行踔厲甚鮮也蓋人自上谷
來道之復底突出可以承耦余目擯之則若不敢不
蹐且日且几几然易爲行矣頃之以貲遊大學比卒
業者五年余爲郎景宜又數過署中爲夙昔弟子員
時相樂語不倦也則稱齊南士人所頌伏投書絫槀
繻李生不濫竽豈欺我哉即吾鉴稱上國采友博洽

君子非不多所宜異然不至如向踊躍時怵懼其動
以踈狷鎮浮今不忘也余謂景宜上谷之龍門人彼
所節氣相尚不餒其行其所謂我衛之曰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則恢恢自踈爲急耳孔子所論直諒益
者矣其宜仲父有勃貂廷主之勲王子得以有其國
景宜從旁以贊事豈匹夫而相者乎雖遇則然然宦
彼臣謀王危乎也不已爲難哉余往見其門蓋縣弧
矢也謂之曰湫聚云龜玉金珠山林藪澤民並用之
異能御議百物也唯是有子而日伺其耳目出聰明
乎足蠕動孩提生色志意發神智號泣紓性慈生之

際下玩之股掌之間豈私心不在彼有之乎景宜乃
稱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余爲次
其事云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州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
大小戴氏禮於此業及之乃處臣婉婉曰抱經受
膝下雖非然不出家巷中即已知名廬陵諸生間郡
大夫若萬安令聞處臣秀才召署門下與論所以爲
文辭無不各如其口出處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
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處臣之爲人而視處臣學

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産矣邑中少年竊相與非
處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產奈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
鈞竒乎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寧有家而不知愛何
有於我處士曰亦欲上之子恒爲士以是爲可知爾
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侍若
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逋郡大
夫若令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下非譽髦也明年虞
臣與計吏偕詣 京師癸丑射策甲科則處士之郡
中視虞臣所以爲理狀日千千爾未嘗一語及行事
次旬趣歸虞臣固請所以爲理狀則處士曰稱法必
及 朝廷議獄必及典吉爲理則是也然而一人提
之十人拔之汝尚惡乎執乎虞臣曰百金示孩提之
童而不得易其摶黍猶之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得
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矣乎大人
豈猶以此病艮也蓋處士家居後不能容人過失即
雖罷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折之亡問族疏近以宿
餘若卒構怨必令處士居間是非曲聽處士始有不
便處士者久之各厭其意曰即令諸吏對何以異此
故尚安俗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捐棄於縣
庭者處士所以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爲

至也

送龔懋卿序

龔懋卿三十始爲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爲郡諸生
則從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雖之無不如嚮也明年
以諸生覲廩與許殷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雄長
稱大師矣按察諸公開雜于署無不延生者懋鉻焉
公括蒼趙公蓋尤重之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
無不謂成名無疑而竟待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
繆爲者備之可以已可以彂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
生家陽丘近薛縣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而不直汲黯
也曰弘故遠跡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
而爲丞相服習裘褐即令統綺驂御有肌躁膚癢耳
布被突詐爲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箠牧羊山中年
二十以爲郡功曹不報録于陽丘府庭營之乃卒業
鄉校三十而爲郡諸生弘少爲薛縣獄吏辭以畢免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爲博士
以不能稱歸後五年再以文學徵諸太常生今待歲
應命資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文
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與計偕何以異
弘以不能罷歸也及弘再徵讓謝國人國人則固推

弘太常對策第又輙居下秎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爲丞相然且封侯也史盖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遇且時爲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爲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乂數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輙自百餘人之下以爲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弘必不然矣生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也獨以今

天子神聖雅好儒術雖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弘殆矣即有召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憂胡也余嘗見生爲張中丞圖上山東要害恢奇多聞業已就緒狀陽戍卒陳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即便冝爲對何不可者乃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俞其故不能得一於十即欲有所專奉有所頗罷以此合上意耳然豈異於使匈奴還報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生如能令所對

天子善焉千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次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弘一遇又何怍爲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可爲也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爲舉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者哉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椅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事者夫方吾之爲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追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僴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况合契古人明請一朝質擭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未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蛇於同心其有不及三遇則掊息辭之耳旣以強人人愈艰既以信人人僉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

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
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閒焉是
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
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
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
不可媄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
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求歌言
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
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

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
吳舍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
吏部何愛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
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
不窮一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聲不知者受欺而與
稱列至為猾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偽
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
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
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雖言也

滄溟集卷之十五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薊遼序

公旣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為按楚中者猶是苴
極戕路圄圜成市也則為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
者戍將遣若未隸尺籍者徒未送者凡千人一旦論
出之委桎梏被地矣屬有司上計公實視諸生得江
夏吳國倫諸生高第也已而按順天諸郡得候者言
虜狀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邊吏皆自

謂亡害公曰不然　京師視此猶宇下即一旦烏舉
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自深後事禦
之則是以千里之師為一日之任也不如闗
上乃疏請固　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徼於便地移
檄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蓋昏而傳焉而公撊然授兵登陴矣
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為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
堞通州而巖邑之南以成潞之聚焉以貳通州豈謂
無它縣亦為是足以扼虜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
上允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旣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而制虜無狀恐　朝廷誅已乃時
時來恐獨公即餉不治不足肉矣而餉乃無不治大
將軍亦自謂不意也亡論郡國兵日集　京師仰芻
粟如槀中即郡國若諸將兵嚮虜戰卻無常處飛輓
及之大將軍卒不能出一語爲蠆尾虜退尋移公山
東即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粵
濱海數千里各以疆場一彼一此乃復移公督閩粵
公既至則出行冠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江南
之卒被甲冒胄比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徒裎一
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跿跔而至探前跌後足間
踰尋此地利也不如浮游扼之車岸而望賊方舟爲
拒我軍大當接兵自負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即銜艫
而守亦使瀕海無壞國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募處
州卒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
上皆賜金幣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
治雲中省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
督薊遼諸軍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
是歲也進右都御史兼如故　朝廷得專秦東南云
其曰始虜入時以走通州在公後即不得南下公之
智應烽火而身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插羽也即不

守通州於　京師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及公督薊
遼諸軍虜又至乃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日之任矣
今坐論之臣滿　朝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而天下
方用兵北構於胡則以公南維於越則以公者不獨
人才有能不能也公三徙成名於天下豈爲苟去哉
刑部君爲其言往過薊見家君治土捷於枹鼓身秉
障虜所不至必斥之吏日上功幕府也則已翼亮大
臣矣刑部君公長子也名世貞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爲同舍郎嘗論漢都官所掌法至貴倨
也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即他武健吏何敢任
威操下也乃予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
豪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恣睢視文法吏
儌偝　京輔得自置符爲儀督大姦猾從執金吾分
行收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因是不惜牽功或故吏
昔家子失討隨輕黠者即推舉以文內之又羣輩取
受賕雖魁宿顧曲法私與出之睊睊唯罪罟是充得
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詣其長尉府對簿
畏亡不俛首就繫若章大者必上告得可事然後傳
爰書委成於司寇官獨使覆覈亦文致不可得反司

冠官虧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何異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微以次人意哉凡繫求信於知己徒心寃之斯越石父求絕於晏子也旣已造司冠官虧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問有是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功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卽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乃按簿中要因服念之謂人情不可使不樂生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則指道以明上奏畏卻鍛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非也元卿於法律家能横佚言見法能輒取然亟痛於猜禍吏蒞彼長尉府所對簿

一一摘見其寃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廷尉正丞亭疑法者無不稱淑問焉彼長尉亦寘有㤅尤稍稍上輸乎矣又署法故得詘其緹騎士卽捕逮若至反覆就簿詰責之亦不可罔覓無敢引是非乎輩相戒無犯鋒部也蓋元卿與其兄駕部郎錫卿咸美且髯云後署所部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而守令且下矣彰德爲畿輔南鄙自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余觀元卿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

主恩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將明之材乃莫敢別播敷相與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遜於爲郡縣出政宜民者乎西門君引漳水爲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君祝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此非藉守令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　朝廷謂爲棄居郡也史稱漳河之間近梁魯微重而矜節足用爲善矣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共理也豈亦慕黃次公朱仲卿爲人哉仁厚出於精嚴始能立也余觀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

矣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來　蒞青治青州部兵事焉舉諺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爲善於鄉也不

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程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蹹鞠相樂也然恭子弟亡賴少年𠋣不采金於山即煮鹽于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内交亡命傾身爲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速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爲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伴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兼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

柰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柰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郤如曳風而其榑秘如組亦如掉蛸其鑞鋒如輪亦如積環堵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鋋不得接不踈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矛若鄒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者蒙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子輿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案輸重要糧千裹人歲不發百緡高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蘇常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氷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獄犴受賑

天子之鐘鼓定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僞逝委以御貨稷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務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質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頗有問也語曰觳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蹹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

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後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恭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

天子何以春秋高枕自婾快也夾谷之會嘗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竪令也不然元美徂矣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問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
心也即黃次翁爲頴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
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能逐捕盜賊吏
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
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毋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
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
不達於政雖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殺最世務狙猜所
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
輩而幸我之敗以幷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
者元美以
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余汞山
黃海之徒長才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洗
命坐累之憂予相參議關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
計借悍七弟子貞絛上變後策宰相至額不能置即
有涉關中諸軍事者未嘗不以比策其是矣明卿三
黜在公就之問所居稱平似絜似解我二三兄弟豈
爲不劾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益卒抵
以罔而務不相能即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
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
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頌得一切
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

附巧爲聚援使游辯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
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爲姦之挺衡之術而病神明之
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
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慨焉輕省之藐焉過
聽偏眂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闢
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嫉疑佯示其求諫之迹
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攊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
恐眂之則彼因以貴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
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生之怨不知一人聽
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眂而姑受其任義者
不爲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
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
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
以二子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
可少乎次翁爲吏日專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
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
於今之君子然業巳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
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
皆棄稠濁吏事勞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旣

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卒我豈爲不
効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
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卽上績書考功乃
鉅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
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恐見
爾於此鉅鹿幾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卽無是二
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旣上計子與與元
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
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饟三日致餞曰太守
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
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
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濟南郡丞陳君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
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
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
獲乎上何道所居輒効也郡州縣三十卽游徼吏更
十數輩終歲不能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
者盜起必覺捕必得乎渠展之田瀕于東北萊沵無

窮時必以筴市無所積之販者㮣歲以一二舂輩非
必主名逋逃足爲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爲捕者
輩課捕者輩以其課自贖爲之贖辜受記出而販者
相慶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亡伍之
士不常窟穴卽里閭故舊寧轉送通飲食爲一夕之
行終不肯身自爲詰質一坐株累抵遣而後已以妨
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務求滿品何以應焉父
老皆言它省主輸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偏
諸邑故示封識唯謹者夜乃撲其所發匿作剽客狀
桴鼓號衆以縣官利害脅者令長償焉如委輸例牟

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產授銜轡諸猾少年
猶之驫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
口實也郡請籍于太山歲繇數十萬然役之以祈祥
人自爲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校乎君子重領之
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敢哉尺箠控之乎曰漕河
之役徐兗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奉
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與卒操畚受署如期而竣首事
以爲它郡望而大工舉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爲
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
而必令淄萊阻山青齊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爲急乎

鹽官佐賦計不至於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蓰之耳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躋財不疏不行矣法不得而盡也亡伍之上盡里閈亡賴飲食輩滿品上幕府就與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假疑諸鄉家少年者捕必得之足以竊成禍彌亂形乎驛車馬不給塗縣車馬爲兼驅必令詭以羸敝取逸縣并廢矣吾故良家子人白當御挾衝營習忠若寧出納無時不頹爲諸猾少年牛酒費也以藉于太山辟之大官饕者朶頤變者引指矣故唯無意可感於神明漕河之役身裁羣卒所署旅飲食以視糗精饎櫛沐以勸作息必及

期而役竣也凡此者皆是也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藉于太山漕河之役無弗爲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無弗事也騁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毋以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相勞者以十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擧一州明日擧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在也受成而已不欲待先後令長短長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絕簿書如一日耳其它興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已貴倨乃循吏所稱循譽黃諸君子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擬無傳者自父老所睹記少卿攻公之治行亦唯罷遣捕課收斂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異公又次公守京兆坐之軍興公奚讓焉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高其守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嶷其識可以觀獲乎上有道而所居輒効自經術相成也漢郡尉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黃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相成以薦勞國其理之治豈終相掩哉父老何自疑之也

蒲圻黃生詩集序

余觀黃生所爲詩其因於賢良文學自傷不遇而不得其說而將以逸民遺老自解於斯世而非其所安而遂取裁於宗工鉅匠以有事其間而欲之者乎何辭之屢遷而氣變也拙或合之工或離之微不容髮其失豈竢其著哉故里巷之謠非緣經術招隱之篇無涉玄旨義各於其所至是詩之爲教也魏順甫曰生嘗以所爲詩者屬余歸而求之則既已削所爲諸生時業矣乃十餘年又以屬余歸而求之又削其槩以就今所爲詩也然則順甫使之有所不得有所不

安也有所不得有所不安而後有以欲之是爲詩之教也故經術所以立推而動不能不趨於風玄旨所以養恬而發不能不趨於役斯生之辭屢遷而氣變若邪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令生百不得百不安而非其所欲於順甫而有今所爲詩乎哉蓋自屈宋之相師友而楚人爲詩由來遠矣獨異夫栖栖不遇而徘徊以自解以求所欲焉是爲可以怨而猶之楚人之聲而已

送魏使君入 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

憝沈命課累之弊意甚憂之選能爲渤海者得龔遂令觀遂之爲渤海自農桑外務皆能遂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無它異政及入朝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蓋已深喜其得人而亦未嘗以他異政望之今

天子神靈威武羣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其理日則東郡桀人于貨

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制盜賊者意蓋獨至即吾終歲南奉倭比奉 胡豈少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以順

甫爲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一此境相接也乃何而陳氏者首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屬邑也順甫言於諸長吏曰非也戍卒銷來歸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役被廷臣以宣也悠悠中丞臺以介其權因上以啗下爲也何乃懸不可知之功而坐使擁衆以要我輕薄少年業已佩牛帶犢廢其常產吾而無所用之則激爲非一爲非則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絕而不已爲一不弔使者督之勤大役興擊之吾恐沈命課累之弊亡時已矣即 吾有所用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奉倭北奉 胡無以春

秋稚晉甲士會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邪何以示

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諸長吏以爲然而屬順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格長法甚謹用是微知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爲姦狀一日召十餘家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背縣官一錢身暴糧而赴國難吾爲若言於諸長吏盡隸若於尺籍含卒傳檄將校若而數軍實吾恐須期之誅不得以農時爲解矣若豈欲之乎豪相視稽首順甫因廉之間多苟且就焉而視利害爲去留者有始爲所啗而中怏怏移德之者有少年失計而卒以爲

易與懼其收逮坐而倖附之者而猶冀食於縣官也
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赦之籍其情立
窮而衆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大篚相加遺不用
一逮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安斯
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咎敵王之慽於此其以入
朝於
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令盜賊不起也甚稱朕
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
陛下而稱長者之將乎向使順甫武健自用即一日
逐捕駉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禍不可者無亦

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順甫何
以爲解也否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
思媚左右皆若不能一日于外者即使久留內無以
效其理而稱
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以制寇賊奉職無狀
天子實心輕焉將士雖治不出一語待中臨飭飄人
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平也子有四封而盜賊不詰
何以使民農桑者積而獄訟比息哉是將也一日不
能于朝矣故所患無以稱
上意而効其理耳不然何郡之承若符歲入賀州縣

吏歲上計凡以欲知贊乂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闕
者闕焉不得聞間亦古之人主繾綣臣子之至情今
勿論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邵武孔棘明卿猶
若所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菽之卒
章矣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然
後乃今可以觀
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盛
矣哉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

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攀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
制四夷從閫外請便宜報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
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徭功若自口出下從
中議如凡所見以稱
上意而論道之臣無復詰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
至辭是遽之非是爲錄哉
先帝神武雅厪疆場之政爲鎮以來虜數入寇輒下
明詔切責邊玩風火示恩輒以避大臣徙往來文書
問鎮十路而齊一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孔邇　京
師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敢哉微寵靈益持重以假

須史無它變與其幸不可知之勝挑怨搆禍不可也即圖戰守戒嚴莬伍率常婾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褻不可也莫尊於　中國莫嚴於畿輔
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微妄不得已矣疏蓋曰必翦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公一經略輒及搗巢而使虜常備我其罷不滅於　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為今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厖解是謂伐謀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杜未恢蓋
先帝前已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為拊髀稱詩焉而

公復條所自覬創舉者三事感動
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果糧待敵之士不以食飯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國夾扶當之詐不以虜各遂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為非先立於自強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信乎發日新於熟計身得始於前聞也調集兵馬疏更奉奉戰守奇正
帝為采納其說非常觀公矣請斥四海岩覺使遊無遺險論道之臣見以為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可據以形即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跪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虜而後朝食之心假以弆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搆禍若㳺於易置不著超然遠覽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伍率常以塞命
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筭誰不樂此者論道之臣翻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　明詔相勞群推得策也是編也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者也公起進士贊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籌策北虜明矣非不知　朝廷之大議臣如流蔬謀曰聞於　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身閱利害豈嫌創舉以要
明主哉昔人蓋嘗言之曰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譴誰復言之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儁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閫外請便宜討定而後發踐可而後舉得之千慮失之一詰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蓋上以紀

先帝知遇總安撫之畧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
已出質有其文武云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鞫一郡獄也無論郡守若縣令素
職無訟也即縣令之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
決移我矣今此無所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
疑論報郡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
吾明撲以施吾斷乎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
令所不能決而唯待此聽可無變也疑謂四視懼於
期對雖良民何敢終有其孚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

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
罔内已成不可識然者卒然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
婾快哉推官鞫一郡獄信婾快勝任也今不知推官
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有求於郡守乎又
能執如皋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而惟法是取乎監
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惟法是取矣又能使
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設上而廢法者民亡
之居下而身疑者忠處之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爲
鞫獄視其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與昔
不合也慢然念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推官於

郡多少年又鞫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爲諫議貴臣豈
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己則伺之御史臺恐
其訛己則嘗之事故劾有輕重唯其順授手有上下
唯其氣使無因而茸辭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
形少當於目攝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慊發客慚
恧薄言妻子無不俯首是累指爲成弊進不得不有
所悅之以自安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御史臺有
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子仁爲能不由於是乎

洛濱先生集卷之十六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青州府志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
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
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
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爽
鳩氏邈矣先王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
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

和請立扶濁浮之過漢諸王子廢絕半之迄今親賢
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萬國世卿異矣鄉
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則爲作封建職官選舉表榮
惑守虛羿究根老龍斷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
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
山淄澠流惡安得決壅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
琊比先王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闊達縣之平
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六十牧豕同陋性成方
領罷西南夷不罝滄海郡安得布被爲而曰齊人多
詐也今自見采金煑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

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穀
擊肩摩然陰雍長城隄池能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
兗服其政亦既富強絲纊于燕牧馬于會南多山谷
登降之萌上斷輪輈下釆杼栗其餘鹽絺海物維錯
户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井
葵丘社冠棠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
樂矣作户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
以奉命等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牢丼州處以
就閒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竟之五吏安
用鯢脯靈山河伯無所爲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

稱節制技擊爲之不教而戰安謂怯於衆鬭都流賊
數萬騎亦由人自爲戰哉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
爲縣蓋以官具則民質而險不爲用穆陵之勝是稱
四塞閔以稱兵足備它盜桓爲游士奉之車馬　國
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於奔命置
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擁衛寒塗振乎懷
里愴焉示睢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要用牢
爽爲哉觀孟嘗君之泫然於雍門周斯遏城而葬者
未爲失之逢於何禰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
慘于堙微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嘗宗佛老有屹其

棲何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晏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晏公用已尼谿天沮不遇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寵寓焉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禦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逢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强之佐蓋姑置焉而况崇第將第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冶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為大儒源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為閎大主父嚴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稷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菜陽助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淑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使無義則家輕季次故齊人而役之占俠者習之狄亞子秋氣延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乃過謂之隱憂務摧筋北家卒然按籍無恍其惆疑引避也作卓行傳治不越閫有脫珥之后亦有雞鳴之夫人北宮嬰兒何爲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微二城陽大夫自取杜臧梁丘栢裔過而能悛是從末獄崔慶之惡失之發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於王府惜部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君子有道懸之閭食魚乘馬紀有册書無捄於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爲形性以常爲體精氣相狹假合爲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十有三備矣善北之具於人事蓋獨許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觸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

序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　召還朝序

先是河塞新渠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從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漕上蓋中外洶洶焉先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

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今官爲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爲

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
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
潰運道沙游不翏不止抵極而反西南之沛與魚臺
苦爲壑無已時幸故道娍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
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
備非常佐循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既得請以
水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所爲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
忌今幸出秦溝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　國家

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爲務它可次第舉者秦
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東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
疾則能自刮除東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
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
而東北沙淤游落泛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
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君所謂勿與水
爭者獨何言爲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
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
千丈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娍未久稱易浚又
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

合雖能強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徙之前而移
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亦子奈何傷昏墊之懷
地出水上雖隆之天力可從施詎能禁焉俗予和汝
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
以迫阸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
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
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
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
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
傷

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
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首流辟之汙
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其曰　國家運
道渠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
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
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闊無復壅
理即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東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
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它可次第舉者因而利
之之道也豈其智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　國家
二百年之運道渠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

不可並行之害明非常變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
九而馬家橋西㬠復成坳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
去橋北三十餘里遡道已便斯龐家屯所不必開先
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
上下有河形土不疏疎張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
可陂瀦之而効節宜大臣之於　國家見謂利害私
竊念之猶日尺作之漕不然奉　詔使行河費不訾
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畀勞任事之名且爲新
河中廢地以徼
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
踵與大役役故道何不可者然而　國家大命利害
懸絕大臣舉事當爲後法豈予開新河不盡棄舊河
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爲害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
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
短極也苟得其大軀直白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
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　敬承之績以賛
又安圖求類勿但曰
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自作有若都御史姜
公臨飭督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
利害

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云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
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経越其不事胡経於越者
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横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
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
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
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
天子璽馬定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
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且如故江南數
十郡之芻粟日銜艫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経越無
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蠱左道動搖不知
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遜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
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溉其利不可也
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塢關之水溉澤鹵之地自疏
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藂
地而聽其所爲日弛其禁瀦而不洩則由障川以逆
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
公雖不拱手遜去不能矣余入關中盡聞公嘗分臬
潼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黄守矩者數十人格

殺之及見公坐計陜以西緣邊四大中丞暴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部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白入因著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填撫宗藩虜盜賊不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

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爲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樛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埋如覓石椐椐疆疆由䂂唐而望閶闔蕩若莽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汙澤令可興爲漕者乎游波有貽盱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嶍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柟豫章猶之杭葦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柟自行公所能爲者有河可行杉柟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廣陵十先生傳序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哉曷嘗不繇應運而興者乎應運而興則地氣與會人才相感以勸其成相感以勸其成然後闕之不爲沮挫之不爲變也我

世宗肅皇帝以聖文神武治天下者且五十年乃廣陵有先生十人洪永之際於斯爲盛矣諸公之黜如皋令與王公之訊肅敬景伯時趙叔鳴之忤逆瑾也朱升之之抹顧開封與蔣子雲之諫南狩也曾公之呴呴於遼左與桑子木之傾於骸骨之疏宗子相之祭楊太僕也所不罹者朱子价一人而已奈何十人而九罹之九挫之乎

肅皇帝懲宦者煽亂而制奸臣之命斯運之所由起也余往見歐君嬌嬌自史才而致意乎作者有鑒裁矣善乎傳所謂廣陵在漢時吳王好文辭而大山小山之作杳自淮南彬彬哉　明興二百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始有宗臣云今勿論其所得即自諸公已力圖復古推轂獻吉景明闡而伯時子雲叔鳴并

之亦各以聲藝翩翔李何間矣子相後出相勸而成者于翩翩孔璋之流也世方病文學之士無吏事経俾而守福州者誰與永安之捷與海防二三策豈一語不相合也而况馬政單餉綏夷導河如儲王以下諸公所至有績者乎故間之不為沮挫之不為變進則謀 國家退則著文辭自董生而授經術之業有如十先生廬陵得以稱文獻之邦矣何憾進而與而河套之議卒撓於讒而不得以復 國家二百年之疆圉設令子木之奏行而嚴氏者與三尚書並罷豈有倖主之禍也豈廬陵地氣微不能與運會而適至是乎傳言儲受知尹恭簡朱納交遏庭實二公皆余里人叔鳴按察副使曾公都御史又皆在山東子介余同年進士而子相則傳所謂昔者吾友也十人而得其六是傳也以徵文獻則足矣其斯實錄云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不佞既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將則公方以按察使入 覲矣中道而有今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于大冢宰也屬左方伯汲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蒞之

聖天子既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于明堂之位公得列四岳羣牧之首以王帛率萬國而大巡功焉意禮正刑以尊

天子以聽于大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太守以下若丞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狀凡七百有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實相應者廉原平廉貪淫之行以勸四岳群牧令各上覲下獲而報成

天子告竣役焉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以達

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察使圖事于冢宰也不然貪淫不職之吏不以罷去

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躬重民之疾苦何以言陳臬使者而按察為乎先是公至自參政則以謂由藩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輒幸免

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共理余曷敢比匪彝蹈積愆也蓋廉貪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省中諸吏而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又得以使者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于冢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為所效者大也先是公為按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陝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以行薊遼諸鎮者一年實

治河河南一年耳間以陝西待調者乃九年余聞公
在陝西以莊浪諸衛撫治湟中諸羌則湟中諸羌用
也無以與以諸郎屯田事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
見失論以待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
某若御史某同疏請
上假以行薊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薊遼諸鎮
方坐索大將餉以犒募而中貽權貴令士馬有饑色
虛糜不訾度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芻金錢之
徵發出入簿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遼長老猶能言
之也即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所見安識
其躬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謂不獲其故
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劾奏舉刺與上計
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入年待調圖至孰矣
安能姑息以擾不職之吏使縱徵自肆匪望日甚也
是蓋公從藩政爲按察使時度必入　覲條省中吏
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人人相應者即枉焉而躬
自入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之益肆匪之之加甚
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以獲其故而所效者
大也公既告竣設遂代蔡公左轄浙江稱大僚望未
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公卓異于上大抵

存大體纂揚新政達
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
庸不具列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廉貪貞
淫之行躬自有之也因蔡公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
焉遂援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余嘗造會稽諸大績與言脉家學就理已翔稱良焉
顧又察其非重精食技術之人暇問之則曰君豈以
大績於署府中日辦膳若羞諸物事貽羨飫皆若有
所時適恬攝性之義君子恒放焉以達之石液遂多
所濟於病者爲有取爾哉顧吾所同著者張君則謂
大績曰昔邪輔侍我中丞兄於淮泗間見其急國餉
而食不重味嘗擬割烹之言非也向邪輔與君掌饍
時雖不即膾炙幾意而不厭久要則君所三折肱於
國中也大績曰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以養王及后
世子矣民窮而無告者君其能使各有常餼乎
天子欲有問焉君亦以珍從就其室乎羞用百有二
十品珍用八物矣張君豈嘗聞五十與服六十宿肉
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今各得其齒乎是皆不在君也
聖天子方致孝鬼神非飲食日舉之與爲羊存君雖

日寨珍而進未嘗得躬親授祭品嘗食之盛以縱觀
槃盂之銘天下一人之養也其所禋祀於宗廟成秩
乎百神鏘籥萬舞紛陳脩奉佩玉搢紐鏘鳴羽列於
堂寢之上駿奔載路祝史在庭執匽奉瑒濟濟峩峩
以趣
天子之左右而竣美定以詔於位時則君必將肅牲
豆籩俎腊致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使明德
之馨誠信之衷藉以同升皓暢以居歆上帝而祈求
命錫純嘏卒就禮樂之成焚燎格幽玄之道也乎聘
以萬國譯以四夷幾享以諸侯王公脯賜以郡工黎
獻旅語以嘉賓君子以光邦家以寧胡考以樂王者
得肸蠁之心以洽蓼蕭澤及四海之惠若又無一不可
存於此器也無亦恥無以自盡而僉思共職之所不
及為邪亦求君大續者達之石波使多所濟於病者
而未得其所欲託邪余然後知雖處下位而人人重
自砥礪盛世之教也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左參政序

始河南之按察大名者大名廣平二郡耳自東之為
順德猶往謁山西之按察此定者于後鹿踰年兼之不
公始得并按察順德凡三郡云余後往訪茅公大名
晉知大名故重鎮又并順德順德西距太原諸郡爲
畿內地設守障吏于境上按察部之秋三月臨　勅
順德以爲常矣嘉靖丙辰公既領治獄使者渡滹沱
縁太行乃從東三日而獄順德又五日而獄廣平又
十日而獄大名既告竣役余乃從公大名命盧柟攜
謝榛交相勞也曰不佞世貞視治獄三郡掌上耳明
年公出按察青州凡三年則城頹神而收大猾徐氏
令采金麥海諸亡命不逞之徒由是解罷
先帝賜璽書爲余既歸自關中問公之所以按察青
州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青州猶治獄三郡耳青
州於濟南難大相開也至今誦之較如門境父老求
懷紀戢史乘踈用不朽華以家難乃自劾去屏居者
且十年
今上大服搜天下失職之士乃南諫議諸君疏薦之
公遂與介紛敬美並起岑君既領紹興往謁余曰始
某之成爲疏薦者公與元美計所爲主者棨施也蓋
是時不佞已爲諫議諸君疏薦之起補浙江轉參政
部浙以西矣實從張君所爲主余往謝張君張君
又謂非不知元美欲浙以南諸君棨施也公起補大名

該不就者再而不得請之大名又移欲中罷者再而不得請凡按察大名四月而余轉河南按察使公遂代余爲今官云明年公往謁余濟南余又問所以按察大名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大名猶青州耳獨未知可以按察大名者治浙以西也不可乎余旣與參政以

皇太子册立入　賀未之部而殷君從省中擧之即浙以西三郡如掌上凡爲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以按察大名治浙以西何不可也余未之部而閩諸省中浙以西三郡郡多豪猾怙而直强故不悛以嘗試吏傾其吏足以彈壓之則無敢輒黜者元美在大名四月而州縣之以墨去者三之一六風裁忼慨數爲按察監鮮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語多與余君合至推其文學經術不竝而剖擊如長者以信乎上深矣治浙以西何不可也公弱冠以才雄搢紳間所祛稱若憲之臣又蔚然爲辭宗二十餘年于此衆方見憚乃起而輒信乎上以無掣肘言行事何不可也余以入賀未之部無以遺公者然其間父老之談文學者蓋數輩欲一相周旋未能也獨今之搢紳元美必擧不佞以爲藉頼公與周旋焉使父老由元美知其以此遺公矣不佞所以徘徊順德者既得於公而稱使河南術及附如貫之誼卒假大名爲重其代浙以西也又將聞余所欲効而未逮者使於父老有餘狀斯又公所遺其者矣

送蒲城宋簿宇序

始宇給事藩省時益六郡吏各以其役隸焉六郡吏多海岱豪家有論且請報輒度一主進者來擧橐授之無撓法又不思所陰脫歲且鉅萬則宇無取也久之蒲坂楊公始爲方岳嘗異宇所行徧見諸貴人皆以爲無害言於御史中丞府得檄書勞焉益皆未嘗有之入補制獄掾吏數與大叅讞即所錄皆重臣語勿敢輕泄示若已閒容告也其殆五載乃調今尉矣衆不知其賢豪人也關中素稱游俠又尉權小不能下大猾余往過平原嘗知宇一郡國吏脩行砥名千里誦義比如趙公子轄於王者視屬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爲難矣又郭翁伯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爭相交驩此豈有一邑尉之權哉又宇起士阨困較於正義不可與暴于射豪少年同類而笑之也所嘗見諸大制獄重臣者即令疏即

律不拧文罔且今爲邑者多便宜治之往往游法律
不稱古昔令民失守也徒使有一尉能持獄執不可
變人方恐自中罪罟畏尉知矣不亦貴倦哉今之論
人蓋已拂命百里之才則曰豈亦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不知季以來意用行舍藏乃謂鄉曲之俠效功
於當世者非也士何時而可有爲乎先臣大司馬徐
孟龍氏江陰縣掾史也趣人之急甚已之私脫戍者
而拒其報有得男子之義焉向令終微賤何由自見
爲宇蓋將附青雲之上執鞭於斯人人貌夢名當知
掾史多君子矣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齊序

余有識時嘗過高堂生高治毛長詩濟南蓋海岱間
士多從之游矣即所上客則許敘卿每相難天下事
亟謂所善李生可語也余既見高生爲余述濟南父
老時事在憲宗朝則李給事中森張御史舉稱爲名
臣哉給事持節數謁肯妃上前左右惕然危之也亡
何御史又疏會繼暇御史章雖留中然用事者既已
銜之遂發糾於尹恭簡案治中遷御史郴州別駕猶
尚以前過矣今去與高生日時又二十年所余每飯
未嘗忘兩名臣事乃伯齊爲論人父賢過給事又遠

御史自彬州來河南八年於外徙石行治河其法具
治河三疏中遷御史中丞督部刺史遼水上三年殺
上谷乃單于不敢南牧馬入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
又二年遷御史大夫當是時瑾煬竈士氣不絕如
髮御公且奈何歎以數稱病不見爲可免於難乎頃
之果有指遼陽上谷事者無論詔獄搒掠即關三木
往來詔羅遼陽上谷間米千斛亦已不皆而人極于
病公方謝罔且愈於次趣官豎門甲誕而前媸趨而
言唯若莫是先以偷諛於傍者色少假待以無患一
中自掛躬不自措薾然無丈夫顏而日夏畦者哉吾

寧爲此不爲彼矣且吾豈不知禍至此也余惟士誠
難於瑾時乃今大者不敢廷會祐社稷之業其次顧
忌相視不爲進思最下不得守世鋒銛之智雖有俊
臣亦皆寫言吏隱汩沒者罟仿廻公卷而已一値大
政不過稱爲深念悲討畫無所施庶幾人主用我以
是徒耳茲豈皆以瑾也先生乃在寧津學舍中所與
諸生者日前受業蔵事先生也一有異能之士即言
恍功我又所諭說詩書尚友古昔以樂省罟諸願人
討畫無所施不仰逈戮辱而俯保妻子辟倪進退間
幸人主庶幾用我以是徒余不知諸願人所爲即先

年父務道不嘗再佐大郡何以勝爲涇王相時猶得職於將順爲而明主之美也吾聞相卒時涇王以百金爲先生不受也非亦以仁所爲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者耶此其質行在濟南諸生口以爲不及矣先生子時攸尚上與余及許殿卿並學從高堂生游也

送大參魏公貞庵之山西序

蓋余既補順德太守至則公爲大名理官矣邢魏諸郡交轍比有有事一二堂不啻兄弟蓋三年公卒受郡往視順德太守治狀未嘗不如大名太守治狀也蓋曰與其發摘中胥猾傷大體寧使伏於長者之誼取自致耳是時也真定大名廣平皆待公以先後之而薦書歲下其亦卒用遷去則趙子都所歎誠令廣陵兼治二輔直差易耳不然視治順德狀如治大名哉公由是亦以卓異聞

世宗皇帝召爲大宗伯諸郎尋改諸郎大冢宰余方病免歸自三泰也又三年今大司空朱公以山東都御史遷去謂余緬在四境乃虔父老而屬薦書焉其後都御史若御史諸公在山東者薦書以爲常蓋數年

今上改元大舉士于廷也余遂起家按察浙中蓋猶

尚以朱公朱公重臣也往視朱公然後知公實託不佞於朱公推轂自此始而不佞治狀無聞業已自廢公在冢宰秉銓受討蓋又數年閒人徧天下凡老成之謀王斷國宿儒之昭曠遠宰術吏之奇節雅行陳力就列輩出門下方以媮佚余之治狀無聞公所習爲業已自廢得以爲解何拳拳乎舍彼取此而託以其所未及始試爲之者乎是時也公自小宰上中大夫報績諸御史大夫射策諸不名與御史大夫廷爭之疏從令甲之舊而卒得天下稱古遺直豈其然乎比出門下者紛如其未已而不以自媮佚乃不佞碰硜自好引病以免閭門高枕爲智者首乎勸一諷百又豈謂贊議不名與未嘗至假之室類也而私之乎然而果哉末之難矣公弱冠以二戴氏禮舉進士高第爲郡理官即長者之議自命顧冢宰諸郎須滿遷去於九卿猶投之耳奈何御史大夫執憲轂下乃與抗而廷爭必欲得請以犯其所必怙而不從恤成寵凡有以自見焉不敢徇進自設也由太常出按察旋復醞藉自養待某如長者不數月山東都御史又甄以卓異聞唯變所適豈爲介帶內外哉逆順之際對者難之余見公精神折衝其本強矣發擿以理斯黜

者飾避之矣即余觀之長者之誼取自致又終託焉
而私之亦不失其爲故也既余以憂免公又以山西
參政飄遷去愨然若將旦夕悔娛而負之者公之過
余功意俱矣哉因爲紀列以識不忘如此若乃山西
三晉地董安于尹鐸之烈存焉公方督諸道轉餉吏
實遊焉
天子一方保障經術有之非二三子所敢望者云

送楊玉伯序

椽諸玉伯蓋漢太尉震之後遷自蒲阪者九世矣至
于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玉伯嘗從游庶幾
博雅君子也數歲以孫即殺居行賈然得過當矣嘗
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間明於積著之理
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陜以西蓋八郡筭編
戶市租一夕而推筴得之主計者按籍案筭嘗以爲玉
伯雖吏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其在使幕俛拾仰
取不羞芻蕘即所以責顯貴人行義過失亦有烈士
風昔在張掖諸隊率微也以候人叛期失一慮臣心
後怒臣即從臺中往按諸隊將以他事益諸隊率兇
鉗而戍焉以屬玉伯始玉伯法奏之則慮臣已怒衛
之矣又不欲卒發慮臣愈益怒且及玉伯也玉伯曰
公今更重之罪至遂在環哉即法至是止耳欲自棄
去而諸隊率反相援止謂玉伯曰公在猶可以無究
後人勿遽歸重吾辈禍也頃之復辟原州幕府中則
時時爲將軍用得北虜情大將軍以下皆往授所奇
門法衛戒多以擊破胡也居六年入爲制獄吏制獄
蓋多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擊時玉伯以謂上意
且所欲釋矣及再就緊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久之
乃復從爵以問玉伯則玉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所
欲釋者復多耳鮑司業貞吉嘗從玉伯問風角書司
業下獄時玉伯傾身爲之不避也今且及代其屬玉
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訾焉余蓋往往過
玉伯即嘗與治彭城家言以爲篤行隱者也庚戌歲
虜乃大入玉伯始扼腕向余言司馬法即借箸若可
槩見而答之皆者又褎然一賢豪俠矣余聞玉伯在
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遺一衛尉者使不至質其妻於
負債家猶爲激於義玉伯有曾男子者二事不及見
從容有聲適之余爽然自失云余觀士不喜稱人善
即貴無一行稱實乃僞取名何以賢於玉伯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篇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

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憒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三韻類押序

辟之車韻者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弗雅者皆不同文但始亂雅不知古字既已足用患不博古耳特則吾能從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但爲韻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苦不善也聊用布覩串執與風物自婆娑雲霞煙川激洗與金壺答夕淪揆爵君所爲累押字不見經傳者爲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單舉者爲險凡以復雅道而除裁俚字復古之一事此其志也未可以在諸生門而易之矣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在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爲獲鹿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熙熙自昵乎宰能悶悶使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衆而亦訝謗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

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宰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賢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宰百里翕然示慈煦惠如我初僻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摘姦伏聚斂租賦洗與元元相安夫俗相勸也不知采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騷奔奔折出乎左右送未及色養之如機執與頸項正辭援禮交際臨以橫逆𣁋然相就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爲鄴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

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魚矣即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皆從丞若簿矣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它縣之令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犬豕木敵獨安能身犯之爲大人祝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是析察見淵中爲南走耶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不徧也它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聞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

爲大役以達隱慝以閑寧貿無不爲也中丞臺檄如御史臺檄監司陳泉檄如卿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與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此俾令故惟勤曰中山之孫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以令爲籍也又之以飼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芘之單之士皆將當惟勤一某若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爲獲鹿如此而已矣風士曰惟勤爲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而其父老也執遮留去

比玉集序

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於後也卞和氏哭泣哉悲夫抱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致而衆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又何難焉魏之田父始疑之而卒惟之棄之惟恐其不遠乎是術已習之庸下怖其明照一室耳宋人何見而襲藏於匱五都自緣及笑於周客藏之益固皆奚別焉即有明照一室首之弗利其家矣乃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穿抵於櫝中詩之爲教言之者無罪而匹夫以賈害則焉用此君子服之烏在其禦不祥也何子威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有季朗於席上乎詘然抱不遇之感三

復吾是之章習中嗚球有叙者阿矢音特達抱腕小雅孟子之論離騷異位之渾変合生咉異釆同符無倡不酬有投必報以乃爲知己以快於當年是集之所由作也豈其無閒而至前治德結好而目不爾之患以俟夫惟而棄之者必不然矣是集也其琴若者其理勝也其煥若者其辭勝也二君子固在焉談者爲偕倜而觀之有存倍者則精氣之致北云爾是相詩之道乎

李天鍾推官三御史泉嘉命序

余不佞所守郡則天鍾爲理焉天鍾爲理且一歲而

御史臺勞書凡二下矣天鍾乃謂余視此勞書於臺
何嘗哉御史臺能薦人於
天子又能以所欲薦若不欲薦者平相勞也今無論
其大者不能揚於王庭薦諸
天子即其次置之一切不問何不可者乃吾既案其
本職而猶爲理則以而處之欲薦不薦之間使有所
未能信之心曰是終未可知其聞於
天子而姑亦若不得已者取之摘其之餘而爲之辭
爾吾又安能當其言以身含曰易之而又負其施總
不急之督以陰見其所未備若甚難之而因以深德

我者則其有掩耳而走附不忍讀此勞書語也無亦
與爲已竊得最賢喬大得含小吏同領其命數列以
勸何以具澂而使之此豈天鍾所病哉即擧龍二年
於此未嘗忝御史臺一字爲旨也假令天鍾因御史
臺風指爲徵諸郡吏於中而若非成之使得以爲法
中人而喻謂愛我豈爲之乎不然則無故而自誣出
以求撫䘏得之則將復進以綣然相結其有不得者
猶人自欺人陽爲上意在此而實自驕之於前乃從旁
因以爲解而深自納約使辭色在我豈爲之乎又不
然口給相禦得情是甚今日劾一語明日具一獄常

御其跡在左右豈爲之乎是三者皆君所不爲也余
蓋聞君即位御史臺徵諸郡吏陰事未嘗不孫避入
於人中出而及之亦猶上察下發擿抉如恭已過者
何所得之何有不得而百倍人自欺人自令危疑如
此即使辭色在我豈其之利哉天鍾長者語非擬議
不劾也獄非服念不具也是天鍾所爲也則已處乎
若親若疏若去若就之間而欲人勿以爲我於欲薦
不薦之間又何可得也故薦所不及而皆相勞焉猶
以是爲不得已云爾人於我有所不得已則其賢愈
益不可測視之薦者乃在上功此余所因以重勞之
也

沈封君七十壽序

然自明興開郡國縣皆第人員設科射策上者
有公孫利之路則然哉人情自愛其所不能得之於
子也于若既受業弟子既爲郡國且然可與計偕而
次者則與進上矣人情自愛誠有所質於中莫謂之
世有則曰是猶未可知也倘也合亦各言其自致爾
子何能得此於我而輒以委焉不則曰用子自託跨
三命以臨鄉里壽與一散果解相殉卒業橫下自誤
不遇矣故有自首叩伯僕爲發憤於其子者不知精

華已竭乃欲與新進少年較技角藝爲一所司有知已頑宿自負以謂不悖所聞然而其時與文則已變而載義以遷出於所聞之外者有不必守也不然則又不必自勉強一老文學終依依不忍去以爲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効然而既已物如枯皺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修禮容出從一亂兒爲郡國長吏朔朔望焉不索餐不知當其不及責也屈指既屢歲趨與郡循歲歲埃盡俛失俛復以至於今勞且陰乎顧二隅三合有不必致自其身志効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己是封君之自重也次君孟謂余曰自其舉進士家大人以郡國第子受封洛陽令尋陞戶部主事再封山西按察司僉事二十年于此歲七十矣雅好變業未嘗與聞事也夫人情自愛亦各言其自致自見其名成與其志効雖子不假焉是矣顧士結髮受章句即欲第子亦嘗如兒輩少年舉進士何至白首郡國第子中黍然廉人豈不自致有不能得此於子者且弱冠既廉勿悖所聞是以免俛失俛復之患一老文學如遲之學即諸生經術尊我郡國長吏師儒視我職自取耳待歲埃盡而來亦待歲埃盡而去奈何併諸儕友之疑我自恃爲於其子也而竊議於後

爲兄儕無妄之累乎顧類恒於斯不類恒於斯豈敢我以三命以臨鄉里惟是朝廷欲速見爲善者之報也誠謂其才可自致顧以與日慢執其爲無亦謂爲已崇而虛位已卑而與爲爵之乎奈何以一老文學自予而今有所不行於朝廷士固以此言自致以此言自見耶不有變恭者乎吾二十年於此此以自致此以自見矣君子曰三命以臨鄉里則長吏之所過閭而式伏臘有問者也一與聞事將鄉里誰爲朝廷等威乃從長吏而市之權又因以爲利自令輕之何用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我斯自爲第子時已勝其稱尹文子所謂進退取與在我者也豈獨三尺之局中蓋脫然直寄焉而所爲自重者在此然又衆意所安常理所取廢而任之七十年如一日得養心寡慾之功於進退取與之間無殺乎尺以慷慨自揣固無以非封君之大云封君名某生二子紹代長君也俞陽別駕次君山西參議守寧武關爲封疆重臣者政推封君因有榮號次乃隆慶改元十月二十一日歸於之及爲歲七十壽

按察李公恩榮求恭錄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

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報今官矣猶日儼焉如贈君大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君大孺人者已矣何以猶若有所欲而不能即命也人情十三歲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愛若於愛斯愛若于悲斯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仆而莅如顧其父母字如顧其襁褓几筵安知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矣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既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

喘息則喘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與矣非復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以背于其而情不能以背遂乎也其後終日言不設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已之愁以愁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儼然如父母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伺而必有所跪惕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寬也朝而必有白狀所能監司太守其以下若干人所登進論殺其若干人無不血琢躬若即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觀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

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于此而是求矣一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母可勝以非其父母此無他所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奈何處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忘失之也襁褓而狎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冒以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莅如顧其父母猶字如顧其襁褓几筵猶安如也由是乃有重閔思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公再秉憲與余同風余遠而望之

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羅于愛思知其著於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由以名承恭者乎是爲序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得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啓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草族受姓以爲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搭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

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
焉而幾得之也丐禱以禱祠求之熊羆以豨豭求之
即未爲失也雖不肖爲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胱雁
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
之也拳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
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盡視猶
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
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
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
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筮

而啇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
權豪歛手而百姓焉依矣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
退食獨立無恭趨庭者之有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
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於梁
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曰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
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
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不則娠而有名者幾人乎又
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
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
平生也是白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

俄不忒也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
二年而始舉子余因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
之幾之者信其必至亦彌終且而幾得之哉唯是幾
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所息
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
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
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爲殿卿具列之
如此

殷母太孺人序

余年十五六時學毛氏詩於同郡張先生所與正夫
同師閻母家在武定與正夫家自曾大父以來皆仕
宦通家正夫先君子雖處士然其人好書習學故郡
中賢士大夫多從處士游也太孺人歸時蓋遭家中
葉處士與兄伯居無家人生產宗族來濟南者皆謂
毋素貴家女豈厭爲處士新婦乎毋心知處士非凡
人家雖貧哉即所預裘褐之人豈以富貴爲是也則
悉去綺縞推布操作而前矣孺人蓋工女事即所未
嘗試孺人見之能令自手出宗黨有以所善嘗試
孺人者又無不出孺人下孺人事嫂毋雞鳴起視具
嫂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宗族乃相慶得新婦孺人

至今視嫂子如已出也余猶及見正夫未就外傅時書尺牘皆孺人所作與之書正夫年七歲孺人教之數日也即問處士君曆家言甲子於天地何所起後余見正夫則在同舍諸生郭君所受二戴氏禮爲余言曾大父以來家世治二戴氏禮家君不欲忘前人所爲業也正夫從盧生尹生以及郭君之門蓋一年而五更師五師皆孺人爲處士君東行修閭里成謁孟母三遷其子假母爲子五更師云又三年所余與正夫偕討吏當如京師得乞處士君及孺人又六年正夫舉進士爲今官迎孺人來京師余太安人及家人亟得見孺人太安人每從孺人家來必誦孺人家毋儀數事示家人也嘗謂孺人六十有三猶尚健飲食爾毋年五十餘即衰異乎生且爾不職比部何狀得似孺人子檢討君賢也余由有識見來平何治象略似正夫正夫自與余相天下上未有失也所論人狀即如其人在余目前矣

邢母朱太恭人序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賚　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椎結侏離之俗以息息綏祉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所爲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肇呂公爲郡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逖矣羌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爲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闕作邦作對以迓程番公無逆之命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肇呂公乎勿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爲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爲家也則附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伉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終無成名矣既年今無假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褏然又君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爲列也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雞鳴靜好之婦刑于家變寵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附中丞公乎太公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爲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君所爲舅姑與所爲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

中丞公之爲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爲國子忼慨秉義以託於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爲眞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爲程番哉裁守就令栽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眞定尹爲御史又謂之曰父毋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援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既爲御史按部畿內庚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御史爲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爲鞏昌理時郡理官所爲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爲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卿凡涖二都文

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剌史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共內領御史受公卿章奏以戒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衰位矣公三年於此即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爲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國子中爲眞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爲程番守爲御史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爲鞏昌理官特其士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爲令毋得以爲子乎即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朧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毋也又亘四

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鞏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其在鞏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毋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萬齡侁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値更張之遑急絕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脊滓不下又不則虎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推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爲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即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毋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毋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爲余言毋如此程番公名璉鞏昌公名璀贈中丞公名時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遷筦蜀中左轄行矣則貽余書

曰不佞奉太夫人叨役大邦踰年於此今柰何重以
道體爲萬里行度邛郲九折阪王陽所畏道也最不
佞在著作之庭幸得備侍從僅歲八月
聖天子景命每從文戟閶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
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　朝廷未嘗不私心快爲太
夫人生辛在景命之月即不佞亦每從庭致太官酒
膳歸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爲壽數得以承
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今且安知無階　朝廷隨牒
在遠徙有意乎彼一時也蓋公既在著作之庭數年
矣家本平陽會膑有以外感在　藩王府者風公不

宜備宿衛公欲白言於
上頃之乃奉璽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參政
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得太夫人爲毋狀間
以效於太夫人若因知太夫人方公之辰璽書按察
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其稚在本朝今且
已矣祿祿奉太夫人側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日
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爲吏故當奏記上留中永
念若御史臺肯許禮或性雖緩恭則見以爲有負不
遜先下檄僻其辭以晉之不報則又從旁督過諸掾
史以摩切我今且已矣與其得罪以爲太夫人憂太

夫人曰置之何嘗不可爲自言無益也身自侍從而
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爲今且已矣有如制詔河南按
察副使其厥承明之廬劳侍從之事聞者闇焉又不
聞問爾豈猶敢具以出居乎鄭對孔春秋之義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安得謂爲老婦憂吾既已飭諸掾史
以璽書行事處中何自督過之也公遂之河南歷今
官晉諸平陽又爲歲八月稱觴爲壽太夫人前公又
將顧役不能去承間以請曰以今視著作時承
聖天子餘歡稱觴爲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
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方伯於外臣即位已極則

人將易之即不易吾又安能久涸於錢穀爲也不已
將謂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
爲耆舊四岳之臣受國厚恩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
夷使歸附　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王尊爲忠臣何以異王陽爲孝子乘傳
之官何畏九折阪而道遠爲解且吾侍粥食飲幸無
恙方賴錘釜之餘日指衮即七十何憂焉方伯重臣
視內三公誠不失職稱益稱是若乃纖介小嫌未節
自予硜硜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吾聞有易人無
易官涸之而竟辭者才也幸得不次擢豈惟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亦有離寢門之心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行矣即有爲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天子盛德事以効威信懐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况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毋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爲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然則公必勿曰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効於太夫人前耳余忝公所論中丞臺事禮常見以爲有餘不遜嘗侮厥切非妄語也余往奉璽書按察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遘此事矣然余固陋輒自投劾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

臆及之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淹餞穀爲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淵之而愈辨者才也毋之教爲得其大者云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益多從殷卿游矣則殷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百次下帷攜手不遑也吾黨諸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交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殷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隔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後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語其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光氣有可仗不能稱既而室家嗷嗷僅一弟子片知抱瓜矣余復每過殷卿即縱酒談笑上書版築尚釣之迴下及財鈎贖賸之役當貴無相忘也仰屋竊嘆頃歲諸人盛年功名指顧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殷卿言向從兒游者無常易而此人亦孤貧泥塗中意若飄去才乃人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君也殷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爾嚌之行邀會慨起浮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

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君日夜誒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殷卿又往往輟牘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訓太孺人始猶對客訏爲呵責殷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稍稍扮門户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殷卿無擇交向今窮困時有所失私服乃今何能不飲精神陰銳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日無可與語彼我扞撥動及賦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邑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怛怳作靡狀以惆悵疑我稍稍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懸聲載路是不

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職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予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沭濡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蓼莪之嗟懼不先廟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與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及復見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二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公歸自鄭州營故田廬而老也綱埸淆亂兌鑰竊發則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蓋孺人勸贖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爲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爲辭蓋孺人勸復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則由是忌郎中君而慮其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爲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蓋孺人勸置焉郎中君幼不知也久之郎中君登第既爲理河南郡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𥳑疏數爲分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束脩之餘嗛嗛橐中裝耳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未郁不得加埽除不得致質自強意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識邪不猶愈於汗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爲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即吾念之是將目吾徒爲伯也者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爲惠也今誰窺其橐中束脩之餘豈貸之哉誠以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吾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囂謂若爲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若既已有自立之形彼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買子孫憂而空文市禍以爲報態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逞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即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今若且之邵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行風憤何不可者即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

復之而又爲折券由相啗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舉於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唯是更爲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官也田廬自還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炙哉卽吾令若葬從母路衕衕楊樫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也是婦人之行也君子曰今之所謂毋徒以義相勸因其子以成其大夫矣婦人之性視田廬家中獨其子所有耳雖爲兄弟若兄弟之子乎孺人倚其田廬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間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衍予之周也在爲理時河南太守杜爲王所持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哉此余所謂材母云母既封太孺人以敗元七十歲余爲鄭若濂大爲郎中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八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記

太華山記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𢯱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𨻶下乃谷卽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𧇊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莝朱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𨭆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𨭆中如一耦之畷新發諸栝矣𨭆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𨭆中峽中之綺垂𨭆中之綺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㝵則䂻𤸎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刻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刻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

來蹊此厓上稜高三丈自蹊首南行厓如前刻中爲耳瓶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丘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鄭生所稱拗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鑿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罥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蹊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甚礙不可以穿繘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荄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二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趾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錞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頗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削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滲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

上案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摶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合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爲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繘纚纚也欲度者先握繘自懸厓中乃跖厓自汰令就繘不得繘還跖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繘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陿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褒旁山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崖即日中窈窈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舉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今王蓋　先懷世子薨之遂使爲家令焉以屬今王　懷王疾長晚爲世子且卒矣　懿王又薨劳閹孽臣各欲立所親倖以及時締主爲己力取富貴論議洶洶今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　懿王喪見今王宦者某乃爲　王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　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光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爲利其孰能說之某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　今王矣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　王狀者及御史見　王狀聽其言也又自失矣藩王子孫生長閫牖不習見民間事不習接賓客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懷世子既卒所以爲　懿王後者未佩王兆也今王又無外家強宗其府中事一切受　懿王宮監裁抑仳萩如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　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白其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恩顧先世子舊恩謫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頃身爲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爲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徇於國中豈爲負先君言哉蒲城之事猶疑豈不念之深其曰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爲非有以蒲翟之事者不可也殿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郤之謀然事以危焉由是而論宦者某則是能有猶疑之智而行以荀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旣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奉命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　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
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君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不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乃異於六

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並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惟是寧不讀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篤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爲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爲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爲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顏閔之具也愈嚴爲頌愈近爲甚之戲不然持說相難顧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爲六藝

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爲文學微言以諷詩之爲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劍術之士未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乎游之爲茲原於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觀信伯所爲薦於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既已則獨以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凡是卽其主所不欲卒不以爲其所聞於師而避聞行嫌也見無非道與學何必出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孫爲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即其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

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　京師歸而伏思穿几九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卽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嗇飲食偷儒憚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此介石書院所爲假之室從以二君子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爲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爲四世祖先生名其

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夫不弔百姓一二長吏忌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鯁於筐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制梃又安可譙何自數十年來龔氏姚氏九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憯不畏明至今一妖女子三勤我　王師剪滅

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
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即於鋪事文得
臨籠水上以春秋雉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楚之中野
必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非若父老何我
必不然不佞之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傳公謂御
史陵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雉而義
不可使衆爲政夫以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
不然矣豈不知淄萊新鹽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解
也大夫貫云畏此簡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
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千
城王室備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
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貫云勿更
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然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
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
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簣爲之其又令暴風而潦
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
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
城已君乃爲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
等者乃以効於君筭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

奇方廣若干丈各門爲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
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攀龍竊
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顔文美事且三
十年此無宅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
者大役雖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
與發爲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
來庚氏姚氏九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　王師士論
所蕩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
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備芻餉供億
於其所令足待變矣豈爲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吳

郡人少司馬名忬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嘗協理
之其於防秋寄如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後
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送出而分
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備寧其
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
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堡地方兵馬屬
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
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

寧武四守偏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令道云從
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
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
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
兵馬掌距蹴齕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逖表乃
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薄厚爲虛
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
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
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閾不知中彊
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

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
田驛傳於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
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
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
相爲用十羊九牧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
職所司存冀南河東臬所分署是蓋山西而事三關
委瑣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
明虛實以制槩也往鴈門以鴈平往岢嵐以偏寧似
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
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槩坐累

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
候游已難爲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
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
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
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
其約非其域不關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
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
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
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
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

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徹
而暮集而聯一其指使九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
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
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
兩援掎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隄者非
寧武乎與偏頭鴈門轟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
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同視聽新旗鼓出繇入計爲邊
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
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
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

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 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刻之俾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北地所供億轉輸送迎乘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貸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歲厲且邊圉戒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疏募道路使者相望銜命於簡書有期月公循循各如續一若不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徭占私役必先以簿正常與他沃壤地皆田瘠磽跋履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址畝覆原隰視土之墽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賦額者地沃壤不得散瀸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郡大夫以上涖我符需有事境土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與求同費嘗一以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以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捻籍十登其六七邑百姓無不若涸與赴戕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爲幸而不知其從湯然矣戶戶轉趨傾權以積會爲累不錢爲靖□□抑新廣錢無斯役弘治間加繆八伯金民車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繆至二千三伯金滌清之塗罕敢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算事列諸兄弟之邑得裁五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農坐困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偫得轉相爲用先壞即移置勿有廢墜著爲法甚便以約不復樂長物責邑人值而矯索所費餘五六十年敝政一朝爲與百姓日新邑不宜國其正易輯市野鳴鳴鹿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上令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卑百姓請日晉接不從服食而儀愈安未嘗飾廚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覽壁間爽若必竟辭嘗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閻忘撫卹之心月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流移宄宅歸附者衍有版焉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

徵書留權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
無樂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怨
公屬災厲遊困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
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情以不作則君子之
政哉公名淑勵太原之孟人辛丑進士□□□□恤民
録云
歷邑代徵絲絹賦維繁沮□河淤塞昭兹洪播
我庸景附九百執事咸襄侯度租役薦饑凋瘵罔籲
汔可以康無艱國步公始蒞止寬埋方殷維時多罹
百務孔棼疲尢載路既有轉猾矢解倒懸登之衽席

遊刃引割恢乎爲綽薄兮以容內諸臧否期徵允齊
懲茲疵已雖費則仍弗憚改爲雖遷舉悉懇勤若嶷
鬱叛未袪善將安施乃第埴畝壤惡是甄磽田沃稅
比屋以新掞愒避諉靡郡匪民原隰以清井地用均
澤及子孫世業莫湮一都之會既爲我肆絡繹齊郊
戟人節使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結不修王章斯墜
編户轉給趨相告□務首赴役積弊爲紊吏與其威
南陽朱季平弁列邦我獲受賜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曰茲出納管存有司矜此赤子勿違幾時付器備作
來工肆成秋歲上計告縮今羸乎有公牢靚無私幣

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竊政一朝自春市野嗚呼
廢新多制甚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
四載官邸寬圃無跡兼照窮閭幽光潛晰寄命百里
視諸一堂童叟知名擬之龔黄譆庠中波父母爾師
嫛彼七士鴻漸丁逵九畯有歌公歸無所稱敢銓階
揚績當宁栢臺繡衣其志東上蔽芾甘棠受天之祜
不朽者仁以報祠社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
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爲用也公既治歷城

踰年而使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君無何輒
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
斯役相隸莅相承也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爲之
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埶标以務其力無失其徵
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百姓兆民
惟正是供而令無節於府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
敢爲是匪經以侈厥度亦唯是役亦唯是莅功令典
籍輕重布之爾政何與之有即有□歟不庭不虞之
患爾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悚仁之念而百姓兆民
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使

緦緦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守以欲之以委之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非我寧謝不敏敝邑豈敢有愛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于實生我而沒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今實有民而委之諸長吏其謂令何其無乃撤其寧宇而窮爲逋逃以自棄其家百姓兆民將以苦熱挺險而走其轉於溝壑何辭之與有若也是相爲臨長乃顯庳也尚將惴焉有不敢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怠大衆其未可棄也人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既已父母子弟將自至我之不欲人孰不知循之曰凡以安我也既以藝樹則茨漁不行而貧者勸役盡瘠然於我有各相爲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佞在此猶尚逋逃人不懷生又從而微之槩焉而使即事於毀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爲也若不然我去而反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令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匱於莅也而已由以舉　百姓兆民無能爲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有榮施乃歸絳蓋公爲歷城者盡吾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惴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爲人令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爾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既激淮清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爲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蹤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山川之所融結漢江之所摧造衆之所爲明計之所爲遂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我不忘猶我視若於此

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紓於越北搆於胡芻粟膠滯飛輓縊絶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胡若與諸軍事不者大與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北交檄力百倍具盡何所出何以係尉乞伏中行而啓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逐誅漁消委桂不啻消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為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君吾何為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為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為變遷彼且寔以二石為矣此北其辯在屑何之說于年也不得乎求求之乎於從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為白勝者幾矣分以而紛乎縱之又何管乎心而嫩闕之下也顧嘗曰昭武非其功而若曰毓旂我師也出處之間古人難之余未嘗于元凱之功而猶不忘沉碑貌觀之論余於是又知公不止是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託麗公於二君子矣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按察使周公為參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舖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今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為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為諸大夫有司之所憩而賓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錢君敝邑甚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序在不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將肥之褊小介於長清平陰之間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也而援以自解四十年于茲假道者甚露憩者舍於隸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場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曰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視先大夫諸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虔矣以憩諸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餼候者為導長濟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掖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執與之是役

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介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
術之鋪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
亦曰二邑之爲族自愛爲不遺一燹者雖鑊又何能
事之不間矣錢君旣修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舖承
敝術之休俾來者無替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庶施德
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世泰山郡有肥城縣應邵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
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嵒巖邑也五領盤其北陶山
據其西硯郗城爲外屛焉　國家分千户所守禦其
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
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守禦者卒疲卒晝夜譏斥堠
省捷楷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
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
王師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逞之心無論五
領之爲蹄術矣邑人大中丞李公鷟時愛之謂今令
吳江錢君曰此猶不延石而堞之卯之而雖金湯無
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參政行
部過肥子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應事授司徒詳功命
日累基趾分財用具餱糧三月而集不衍于素堞凡
若干所爲雉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循
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
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七公設險之義乎
與其動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猶上而士堞之如婦
涂附天之陰雨承濟承順孰若延石之永逸也是掘
守禦者微餘自營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
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
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
于宣于蕩旧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
網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告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
一簣之虧吁彼巖邑何幹何楨三人同心乃成此城

内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舉士也學何田以舉士於禮也士相觀以
學而發禮由本邪也今豈徒俎豆之義始者飲食彼
見室家之樂則股於爲贖棄樰不掩則其顙泚曰吾
何有於爲上也風俗之道上爲政今尚何敢謂無恒
產有恒心唯彼爲能之即業已覆使日孜孜焉仿畢
士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爲士也余往沒部內丘至
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捐貲金事

名父爲呼吳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
食母爲孝也今又何敢謂内丘之無能爲巨者則是
田也無常成有常賦其士足計也斛餉有役不與其
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爲之宴
喜於飲從周旋於鉏耳使相諭快於爲士則度所
業而以何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
地各十二畝曲爲壇地一畝南四里鋪地七十畝南
宋家鋪地八十畝東四里鋪地十八畝中任驛地四
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既乃過郭巨冢中忍
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爲學田而具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盛也漢在元封芝
生甘泉宮齊房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
舒鄭當時等僅以備充位列以牽天下實稱治
治所謂九莖連葉以從其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藝瓜
谷之禍緇衣之徒有伏火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
療思唐虞不蒙其大之發則碩人之薖矣夫芝玄氣
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商
山哉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璫意三柽之
不假也奸無既雍風紀茂遂乃以枯使見知於朝皆

謂人中有砥柱焉豈本遠係世麗東土祖孫英葉挺
穫之英十人毎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曄曄
並道士林崇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
旂且丁未春芝産于含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
余見若卿爾矣若重蓋矣丹章而緋理且其葩云以号
矣豈乎是不可與歧麥玄黍鵝群鹿瑞蓍脊蠱蟊以
光騶虞之化乎即不欲宫笙効異又何限雀巢遝遝
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與乎子含慕先人芳烈國香自
與隱見之間矣
聖天子方肇玄禋綏明賜天下日濡旱麓之教賢才
數發芳聲盈庭芝之則有哉中丞公於子含曾大父行
也堂搆栗矣澤欲剪矣移植公卿相遺遂葺一畝之
宮子孫苑圮欲不守者屢矣子含慨然以在我有豈
邑之謀出私宜以肯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
謂君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人以知有中丞宅而
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芝是中丞之土
未散而我
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

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
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
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省而藥餌起之葬者
備匃衾締婚者拮据羔鴈也夏月孔曠行者道暍河
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場圃以蔭息其
木下壺漿餓莩廚傳過使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
以社以方穀殖豐慶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禦菑患
哉在秩典歲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羣艾作斂
王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
禍豈爲淫祀哉粤强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

交雜於路悲歌少年忼慨相向即加鐵鏈必多其李
方何可無是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發於其客
有一壺之心何者失參之形也劉君爲一閭右宗令
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
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
其中則棲託之跡重而流移逋逃欲爲不逞者沮於
嫌忌之勢矣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與文獻公導遷江
東至宋太常諫議徙分水至元孝祥爲崑山學正因
家焉故崑山攻太倉婁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子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即輅
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御史歷
皇太子當出閣疏請重師道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
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
至振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
人廖斌墳承天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
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
請爲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九吾有所裁終始全貴
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且聞
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而虜果大入乞迎竟
不能渡河而西
上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

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遼總督置通涿昌密爲四鎮奏　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棟既總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　京師而公兼治餉鸞挾
上恩公以軍興法公指爲不悟而身歷諸要害爲伏芻粟郎鸞所道騎輿道至成取給焉乃上請得三千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歸治餉戶部　召還京鸞竟詘而公得無以斯免壬子巡撫山東九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爲巡

撫請涉便宜行事甫會二廣北會江左諸鎮犄角進援此倭賊亡在徐學臣勅位賊我公夜縱狼土兵搗於少年以命大猷湯克寬共之凶獲倭生口百四十首百五十級焚溺殺者數百人軍大振以尹鳳將閩兵徼於長堅北茭諸洋又禽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　聞是時賊黨蕭顯率勁倭四百餘屠兵掠南沙還道松江松江守告急公曰吾綢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搗之大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子遺是役也越境而殲虜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

所過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溪破始就城相謂不蚤聽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繫之獲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導往往食盡道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獲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嵩中外臣誰與思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嚮所自拔者王忬耳遂
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往故事唯置相用

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輿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總將許公某合兵徼破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　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既代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入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

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
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峪巳又攻大石
灘公各發兵拒走之捷　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
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先後
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
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
人以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峯
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

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　詔切責奪一官爲右侍
郎淺發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嵩父
子爲所陷戮罪公冤之公子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
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
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棗院諸口諜有備不敢發
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
九月虜王文上鑾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灘場
以精騎七千犯界嶺箭桿嶺以大將歐陽安喬芳等
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嶺以標中軍張倫等又走之
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益壯司省調發十之六

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矣而戊午冬
選耎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將皆不敢自出
調發如故公乃爲疏具列十三事請以三歲與之期
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之復首功八百有奇閏
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功至二百即以捷
聞至四百以大捷　聞公至八百以前故領無名爲
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
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益受數萬騎挾朶顏酋影
克哈孩爲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諜多被殺公乃請
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

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有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得策錄諸將歐陽安輩下獄
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嵩都御
史鄢懋卿言公病悖不任事負
上恩當罷狀遂逮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
闕下白父冤狀以　詔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
於吏事凡三爲巡按一經畧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
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　京師中外
洶洶公先策必至以　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

河嚴邑覓巽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右盼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
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參閱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
移大同虜遏巳則奉而南倭遏巳則奉而北非不欲
任父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綏全之圖概効首自拔士號爲大同得
人異數寵之以逼惟惺之臣度次勦遴而公拒走大
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
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
發日期三歲也所疏十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壽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勦遴乃有上言不
任專責 國恩當罷則誹爲之者激極而及大臣之
虜成功雖亡戰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
遴左臣父悍以總督督總兵楊照相便宜發兵擊破
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遴境嵩父嗾御臣
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寢
先帝擠擲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深師出塞至威寧
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遴
陽爲州撥之寇然戎馬必應當級則掠出榆林與於
虜爲悖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

寧者多而微其深入者倏虜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
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權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
知遴左之役見以爲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
與俱出塞氣吞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
古患之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務米相
持世既聲聞 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
尋罷亡何疏尚書鍊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 旨謫
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其視縣令家監爾即所
欲令爲之不欲爲之雖爲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
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爲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
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
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
天子之祝官歲時聞
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
而公即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少矣郡別駕某所治
逋租者獄繫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大
得者又三百人公趣謂御史君曰耶哉如以擻人司

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兒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其者既以其貲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其陰事畧而揭之逐御史君又以其畧按其兄使在逮中公廉知其爲畧者其陰事者其也曰兄不義而臧於家竊不諱而播諸閭其兄已覺鉗對主伍吏其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冠其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求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哉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既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失不爲傷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非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且爲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循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艱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亦何施予徧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姁濡與群處然壯夸毘雖犁必以夜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貲有與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閈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備廢幾與里閈故舊遊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甚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僻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之邦見君席老以燕饗其盛典也一之爲甚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公是時已封御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僻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纖纊之食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厭若將終身雖今累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爲婦特也豈以吾兒爲不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記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豈之椎之後邪晉之多賢由來遠矣予夏既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輟祖緝

安步里閈不以輿馬非故謙也方其布衣時族出夜
入自以性之恆磬拔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佚
觴而後行以閤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
舉厭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
猶有姝婦伐柯之風焉其論為儒非獨庶夫不成也
之推之毋閉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來
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劾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
意蓋因以為訓也既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
出處大義追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
質行君子哉得其亡而益顯也

長與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屈遇文之授弟
子室里中非其好也則口嗟乎丈夫大生不能游大
人以成名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
誦義爾終安能呫嗶為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
畢從辟兒取將自食乎命也富人許翁女年二十不
嫁欲求賢夫知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
家女家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
以貲公公聞許翁貲有兄櫥而欲絀之然此易爾耳
令我在也而彼皆精吾家令我不維足子婿行皆魚

[illegible]之矣公卜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
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判劍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
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
更召外家許人及里中父老曰嘗僧數問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其貝曰里中少年豈不多豪俠無奈此
牛酒共貝我何公既已脫遊陽大賈某氏之所而某
氏曰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
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
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為者君邑屋
至不見敬於君乎乃大挫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

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
吾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
江南大饑十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荊緱之士歙歲入
貫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千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
諸兄同居及徙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
中公蓋再致千金即諸兄爾留來稱貸公又未嘗以
無為解焉公嘗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為于利吾
于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
不忍為也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為人而游於酒哉朋
友相親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一二客前奏琴

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長與令召公公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與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爲陂誠得豬水高下更相受溉可令畝一鍾何憂嘆哉城南諸田即患苦水暴至然以堤著瀆衡叅令廣一二丈所何慮不隄又可樹桑于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石魚即雖汙邪且不失芟牧其中獨奈何棄百世之利不爲乎公既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時時以千旌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即有從季子

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爲夜灑埽早帳具至旦不倦蓋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爲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百頃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與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老居閒將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

家人時皆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幸逮事王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實賴焉其爲王父母供具一視父鎬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已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辦也長公既收弟仲於縫掖而爲季有室以託姊子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雖不能喪者如其弟仲雖宦遊則至無服月不爲厭焉長公出入邑屋少年輒自避過而與之言則趨姊姑勃谿不出相鬮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某忠喪諸曹掾舉以其妾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

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往執炊覓夕飲傳七頹其妾領以此無開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名守今安得有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如此先是長公值縣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徵亡者亡者至謂長公曰縣中裝郡料也將輸縣而先門假雜道在僞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受矣然此其地也長公曰此其地固在縣之岢遠乎即舉以與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

金爾豈以我無所聞之也遽辭而往貴人公居仁實聞長公雖在功曹中賢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白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覈而輒見其冤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督之長公曰憲司豈以廉武吏而移之驛丞乃挺於成案重辱命也督之不猶愈於殺人以免乎竟征鞫之役縣府撥從卒吏作而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聚進上遷青州太守方爲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譏賢者惑焉[illegible]拔長公不憚躬調護之可與立哉及觀所界亡者冤中語其調笑疏於叱詈舉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塊然惟恐得我又何可陷以利也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稱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矣夫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余時爲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爲鉅鹿郡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孫君部刺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稚已聞次翁爲人翁名尚利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鈴掾省中丁餘年除蔚之義豐驛驛於　京師東北諸邊爲孔道次翁乃籍正廚傳簿使諸走約客至當御者往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使者應於烽火未嘗一口詰對幕府矣尋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渡障塞尉識客出入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簡中俸纔二金笑曰腆矣一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贊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雖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兒梧美鬚長者少不親産而長翁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已出語人曰兒子其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嘗不譙讓之豈爲第五氏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傲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賴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微當候太獄祠官者狀時祠官方貴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鉅鹿之所爲次翁爲在鄉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移蘇州太守　御倭於城下冠竟失利去稱治行

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産即在驛鼓諸驛在關鼓諸關一日裁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卒業為少府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為使君亡慮十數師須如此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為大郡稱最休笥中二金嘗腆矣嫌吏何不可為哉余惟世之君子重與人為落也誠以莫逐窮奔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為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是先奔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復用之而稱輕富貴為名高者也是恐辛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後進者也不知計即狡亦徒為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為善也余覩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㐌王後子孫稍遷歙之傳谿元末有當德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九五世為兆義兆羲生玫

景皇帝時用鹽筴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從獲良馬以兒簽寨中裝買人出耳乃即歸而廢者以後是无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闢智即百金不犄當奇勝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玫生濯濯生季公公生遠壯而伯君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游江淮吳楚間所至雅容為閭里率相矜以貫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益三年以循吏稱我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曰昔吾以愛弟求一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史君受甯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忘爾祖使我得稱長河循吏子吏稱得稱甯遠循吏父乎自是甯遠君卒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覲御史君所為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還休寧嘗為安里而老焉縣大夫舉賓射必迎公公彊為出竟不再從閭里恃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為解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白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為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附氏曰季公之賢大也身治生而父君子皆以[illegible]

長河丞官海耳其邑紀列馬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
射不再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
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
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
有政者也

汪從龍傳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
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
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從
邑之脊川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爲從見

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
斉千客計至輒徃僦而悅以行盡僦乃焚棚棟諸櫝
欽扣襲世家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爲於舟能輒火
繞舟舟且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
常物爲解有槖几溪可以鑒者十具以沈猶是也有
丹沙煥如熛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而衆愈益恐時
道壽偃伏莫敢動即而索舟中人盒與櫝俱沈耳壽失
光所在汸然衆弗察其所負者猶骨矣道壽生庚應
庚應生政和令賢賢生文璞文璞生從龍從龍家自
道壽以來四世同居從龍嘗爲叔父贖行質子錢家

治其婚既已貴遂并舉其母所遺篋中裝授叔識
如故也蓋始七歲而孤其父以篋中裝二千金屬文
璞比授之日已十有八歲罔不知之也再從叔昕議
且與產而婦文璞私焉乃索四世所遺者四千金於
從龍從龍視其遺所無不而衆愈益謀乃徐發其橐
中得奴婢以示衆其少產若干所其所之值若干金
凡八千五百餘金人人倍其遺也衆後恐從龍却取
其倍者輒舉抵於從龍然惡又不能二千金從龍曰
先君子業已領家政而產華人人倍今舉抵以難我
不爲先君子受此抵即公等何以明不私矜道壽與

其兄同產而兄輒自鬻於程氏擅不與值吳孺人請
則引手而斷孺人身終不與值後程氏復以售諸其
祖賢今所與抵故斷臂之情豈論其不能二千金乎
乃受抵而衆遂與產蓋百有五十歲而後備四世之
業以報斷臂之怨成孝子慈孫之志云嘗於京口夜
夢僧而且得鍾百金易之歸而置諸邑時爲郡諸生
郎守若令無不長者遇之矣頃之以太學生爲山東
術政司理問嘗推稅泰山供客問太山館人各以其
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算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宮
之役並計諸祠特以監者復視計籍籍楷具諸祠凡

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宫構具略繼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嘖嘖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宫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為用即諸祠次第舉矣與其分作而觀望孰若合力之致期是役也有程材無淫物有稱事無滿工婦人為火齊瓦而烝焉諸家所不旨執齊上下漫無可稽從龍一日而得其技則相與謝不敢為奸雖察察務得情然實無它腸歛俗儉視公費如出諸囊中耳凡四年從為　益王府審理有五子各以一經為諸生云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見昔為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及起為吏權稅太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察于其中然不下鉅萬誠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雖欲學吾術豈吝之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略

隱君張沖者其先鍾離人徙金陵再徙吳門家世服賈云隱君即嘗挾策游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略大體終不欲數數佔畢問之徙徙式嗷業則息錢恒什倍喜曰爲賓之情可得而觀已然我則不暇填之乃如京師與燕趙游閒公子爲之具容衎諸佳麗人鼓瑟跕屣蹁躚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宫闕之盛官儀少差與所交賢豪間長者之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方嚴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朝廷何以稱焉而胡爲失富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哉非年屬父元平公病則隱君心動趣歸家抵昆陵遇盜盜弄舟中裝隱君亡走獲諸地顧其記諸故人所齎問遺其家者若干并妾之無姿色盜以君狀容偉倪故久立微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既已裝與盜矣無已迹將在君睫焉不腆千金由將不足以免之即遂掌視諸妾挽胴身質以謝追吏小禮何所用而祈我為客則一何甚乎賊乃引去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齎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劫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橐中亡恙矣然實已而去劫起視記償之為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為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不翅若出其手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嘗曰不肖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然終不為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為用屬有天幸鬬智智勝爭時時會繇是兄滂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君閒田池之樂歲時祭祀進醵飲食被服自適也起塾於家曰洒埽治具度可供

十八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厥幾賢其家長者適我哉晚
尤好山水往往在虎丘石湖間爲尉傳厥一於舟發
一於車至即其方返即其期蓋縣是不窺市井矣
李下鯑氏曰王生往爲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甞兄弟
攸宁士也久之仲子以諸君所爲隱君者列傳言屬
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貞吳伯通之倫與亡論
封股薦母稱爲行孝子即弱冠游　京師自肆於一
時斯亦誠理所取將爲氏傑一郡牧長今安得抗禮
萬乘事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以
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爲閭里

率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具厥幾賢其家長者
適我仲子攸宁士其所由來遠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升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哲州學
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參議緒爲孝行表里門臨淮
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内則孝經大
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
四既彌月生子礪甫凡三十二年而礪大以進士除
長清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

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一
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
言節婦狀
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
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
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無已感慨經溝瀆自謂求
就計蓋無後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
即身亡而孤存亦爲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
不可知猶爲重遺之矣既阻薦饑觸餉枯槁更依父
兄顛貽不淑夫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爲辭是

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
武母故自有母才云礪甫又爲余言母家代有節
婦蓋其天性也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
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
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
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
共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
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

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盜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覬諸
是適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
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
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歸寧
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梃
刼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
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
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爲
其子以婦爲其子之孤以婦自爲以婦而姑不然矣
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
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
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
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爲姑焉委之以不可知
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俟親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
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
姑立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轓而守建昌者孤邪
是歷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
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既無子將爲一說計乎故曰
勢緩豚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之致
而節而行予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濟字子泉蓋梁散騎淹之裔有諱湖者自棗強徙濟南西門外貫郡巷方水而居焉至今稱江氏之池云湖生秀後徙城東四十里許杏園因占籍歷城秀生大學生得辛得辛生洽洽生璘璘生爕爕娶任氏生君君生十八歲爲邑諸生正德己卯舉于鄉嘉

靖乙未授直隸真定縣知縣縣有黠少年裹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曰發其裝得篋當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狀且成館人笞掠無所得君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其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伏罪而君稱神明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從　幸承天除道滹沱河墩有司造舟爲梁發卒其上列檻爲之而　大駕以渡益自知縣時腹畫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廢再入寇遂皆以捷聞　賜俸一級衣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其及泰池州知府柯某與撫臣具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辭遷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母太恭人先是晉宗人其祿以萬數將軍中尉而下躬自簿計郡庭紛不可問君爲之約曰使我爰焉一宿有藍縷詣朝扣見也自後宗室干謁是懲而仰給自遂至今便焉有聘女而其子卒者欲以妻其子乙其女既已改適則涎以爲聘者乙也而訟之君微得其情命以後壻之聘三十金償前壻家協矣及遠按察使則奪以與乙其女而致令夜縊衆蓋益直君有其子不孝以爲君欲殺之則箠而示之病不一也乞原則

又詈爲不可者以數苦其慈而重貽之德父之乃釋其子卒爲善士又謂君有仁術類不可測如此云又三年遷陜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邊備凡一年歸濟南凡十有五年而卒蓋嘉靖甲子七月二十有四日也距生弘治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八歲恭人郭氏泗州同知爕之女年二十二歲歸君贈太恭人之年封恭人封恭人之明年卒於官實嘉靖戊申九月二十九日距生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君常語人曰恭人歸我蓋三十八年盥櫛未嘗干日也子男邑諸生如錦一人孫女適郭維

游者一人適鄭仲者一人先是恭人自太原歸葬郡
城東七里鋪南某年月日葬君於杏園祖兆東南五
十步恭人就祔焉蓋用君所自卜兆云志曰今之君
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御史再按畿
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仕宦至二千石
出守大郡適留踰代分臬西徼秉憲一方不可不稱
得志焉鄉令實無所長徒芥蒂一第沮於自劾謂不
可觀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而繫人以不廣何以自
見如是哉是為銘銘曰
莫致之其孰定之莫畀之其孰寘之是器是容是懺

是從寧儲焉是託勿適焉是獲約不剩能格不制才
庶有開於將來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
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琛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
蓋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
思溫者自東平避亂於郡之天馬山因家焉是為濟
南始祖云思溫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
娶馬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
龍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者諸生咸辟易走君不動但

叱戒御何覩焉頃失二龍所在諸生錄是咸奇君亡
何從閱大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竊
喜益自負年二十二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
士明年以贈君喪歸乙未起家授翰林院　國史編
修修宋史校
皇祖御製文進　經筵講官明年上昭聖慈皇太后
尊號得陪贈君編修戊戌分校天下士明年謫開州
判官身劉巨寇安自強之亂量移大名大名有良生
者報笥發焉金也輒斥使去門下而郡中廩廩矣尋
擢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乙巳入賀遷四川

布政使司參議護上川南道治雅江上游並大度河
古流沙之域先是都蠻之叛守臣檄兵討焉輒為所
抗君至乃能討都蠻兵身以　朝廷威信往諭之都
蠻皆稽首謝請內屬如故庚戌再入賀遂拜陝西按
察司副使分巡西寧道明年屬征羌兵既出道遇暴
風起於車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舍
掌吉而就紅崖乎乃趨紅崖羌果至迎擊之大破其
衆二月晦復戰于紅崖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戰
戮其酋長爲爾定數輩而羌平屬北虜旁塞君欲乘
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往風其王俺答不

亥曰君移部乃直武威兵武威厭人耶將迷欲與諸
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候望寒苦久勞君無益
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首非不也備南山即所
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驍卒萬
人羌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曩君所部不滿四萬
耳非兵强卒强也即諸羌頓合帳中豈得入豈得從
枕席度虜乎虜無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須之君輒
出非浪則虜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黃羊抵
黃羊則君在焉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
三千人往禦之役破其衆於紅崖是役也斬首數十

級幷斬首騰犯合古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
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其官家居十餘年而
卒宜人者處士奭之女贈贈君之歲封孺人君爲郎
時贈宜人宜人生十九年歸君歸之日君舉於鄉已
兩月矣自以不得裘褐事君子蓋終其身無間言君
自爲宜人誌今不具列焉君卒嘉靖壬戌七月十二
日生於弘治甲子十月一日宜人生正德丁卯四月
二十一日卒於嘉靖丙午二月十七日子一人時棟
郡諸生先娶金氏蘇州知府城女繼娶毛氏某州判
官寵孫女女四人一適應州知州馬應奎子班亦郡

弟子員與時棟俱宜人出其許聘舉人耿尚文子炟者
某縣學訓導表露子婁廣廣東道御史薛梓子熚者
封宜人李出也孫女一人王氏出未聘卜某年月日
合葬于紫南山之陽余往在關中聞邊長老言君所
從渥中寒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
用策羌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偏裨卒謫去何以自
見乎衛復制於將府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擬殺耳
贈君茲其與家宥貿荒芙蓉山役焉豈法故當可龍
祥哉是爲銘銘曰
孰是仍而伏之孰是蹶而復之與其縊於口也寧縊
於虜縊於虜猶可禦也縊於口不可詛也

明故奉政大夫涇王府左長史張公合葬墓
誌銘

是誌也公葢已葬者四十五年于茲矣隆慶庚午太
學生子含以父教授君卒屬誌于郡人殷大宗伯得
請而謂余曰先大父之謂何而不肖何敢不以先父
望躬者爲先父望君幸追誌之也余若以爲世德大
誼遠而不置循之難已誌焉誌曰公諱務學宗曾其
先定州人元末有高祖敬中者徙歷城敬中生獻舉
永樂辛卯鄉試仕南京後府經歷獻生諒郡正術贈

僉都御史諒生雍舉成化乙未進士仕右都御史娶
雅氏封恭人成化辛卯十月四日是生公云年十六
爲弘治丙午屬都御史謫從之郴州歸補郡弟子員
舉乙卯鄉試己未卒業大學正德改元都御史爲逆
瑾所搆又從之獄燈鐙愈益謹戊辰遂不就試大宗
伯明年恭人卒又明年都御史卒癸酉乃謁選授金
華府同知矣俗故健訟公先繩其枉者片言伏之株
逮立遣苟得其情代贖須繫盧囹圄纍纍餘姚李江者
與其叔虎殺父之妾而無毒迹公佯言曰聞此妾尚
少安得白髮乎及檢其屍視之髮也蓋攝屍以命

所毒者衆遂獷神明凡再攝衢州曾一日傳案者十
三事已委勞令舟車之跡交于兩浙督兩浙會計
即會計兩浙自當豪省愈益賢之丁丑上績進階奉
政大夫己卯攝行　覲事辛巳宸濠之叛公申于境
上草萍塞御焉嘉靖改元滿九載且行過浙身綜有
道長竟縣者公爲白豪省罷其役亡何遷涇府左長
史涇府實始封王相以下尉卒數千人給廩無常時
公至白當者一旦爲給廩者三年尉卒乃從有洞志
乙酉十月二十二日公以脾泄卒郢署教授君奉柩
歸葬于郡城西四里山祖兆云公娶驗宜人蘇氏陝

西按察僉事泰之女弘治庚申年三十二歲先公二
十六年卒公誌其壙繼娶封宜人秦氏嘉靖乙巳年
六十五歲後公二十年卒祔于公焉時以公丁丑上
績得封宜人也公生三男子汝楙即教授君自秦安
王府改學海王府娶壽張郡主女沈氏汝桂太學生
娶聽選官洪漢女汝楠郡諸生娶芮州吏目周洪女
二女子長適李時雍次適都指揮彭烈皆蘇宜人出
曰曉即子舍曰曉麟遊縣教諭曰普郡諸生曰曉曰
者曰魯曰昱曰旦曰章孫男凡九人矣秦宜人無出
曾孫多不次云乃系之銘銘曰

孰是子而父罹而不可採也孰是守而民罹而不可
採也不宜其親胡宜其民三禩用彰于焉以藏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詔字孟宣其先棗強人洪武初五代祖上賢徙
爲睢城人曾大父恕大父驥父福公生頎秀美顏髯
正德庚午偕計遊　京師凡八上嘉靖壬辰領牧定
州州畿內都會地雜夷守無良去者公至更約法示
誠信及旬而善者安覆弊務盡及月而猾悍息獨生
卓梁者道定遺百金之裝索之金公曰第往當有守
者至則守者一人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擲而去

其曰人有罪于公皆不忍為泣活之我即忍爾等斲
於公之境哉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惟二囚縶焉癸
上考去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為孔
明木牛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
有二卿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脩尉氏公即日
徃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畫攻之賊果犯扶溝肩
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蓋微知賊家在扶
溝必重質妻子也戊戌河决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
丈所石橋歸德間方殫為河二洪賓殫漕粟不得從
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與卒塞
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
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
時公實注治河徃行河口是在我即洪祭令水工表
獨以徒四萬塞焉而自路橋理樓事徒四萬亦勸赴
市百餘里雲衆各自以為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總
佐吏數十算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視
從四品將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轓焉而母夫人李且
卒歸治喪比禫亦懸車日弦誦吟嘯檢古書文帖泊
如若忘其嘗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
相及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信

何明亦善公即雨雪逢人日江湖間客星指紲至
令傳誦之因知孟宜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
乃推以後進為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郡中士亦相
與愛附公可謂與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
大取棄絕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
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偕君子六十樂天今已
矣公安此丘貽後祉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仕道新安潜川人也其先曰汪華家績
溪為唐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
叔敖者始徙潜川叔敖子若容若思從子若海皆舉
進士若海即嘗為江南經制使勸進康王者也十三
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徃
來吳越間即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屬公早孤
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歸視息什倍
彥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為行曰計不下席奇勝
者不當如是乎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皆相得慱數
殆百數賈郡國無不名如其身徃矣嘗貸故人胡輔
三百金至試無所長後其術不售也胡且卒公亟置
酒故人子令𢤱飲食謝不收責且五年矣薦地於汪

循宗人所汝錫宗人則心欲之君有怏怏移德於公者公謂汝錫今君是近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願以異日請治垣舍亡何汝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卒解免公齋用既饒恥溝壑有期功之親宗族貧來售田即使田售宅即使居飲食必自視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於乎身公身自為葬者凡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越紼從他縣爭地以訟令殯者暴露在堂寢而我衰絰就槃逑吾生平不諳相冢一字書也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氏後與其主埒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客曰以存道之義爾何不令居間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乃暮夜持金來卻之曰吾往即嘗為商賈之事何至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在大梁為理時所聽杜給事事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明珠行公所公心知比部君廉吏間道不得至前則謂客曰即吾兒受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不去今且以爾往對簿論殺杜矣是時使公藉令揚比部君名何不可哉乃大梁人僉益稱說公初公年六十時會病以句曲山人揚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如昔時然一切不關家事矣乃謂揚君治生者之於養生殊塗哉無論愚者多財為害即賢者稱明積著之理始亦莫不走利如騖乃所樂覩萬貨之情一人操息縱至輻輳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愈衰乎吾幸於前人得脩業而息之即擇人任時至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公以嘉靖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配太孺人方氏如孺人者一人張氏二子一賈郡庠生先公卒一中即比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二人皆太孺人出也

銘曰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亦有利于子孫兮

明文林郎四川灌縣知縣周公叔夫墓碑銘

公諱奕字叔大本姓劉氏其先寧國人六世祖達一者生政卿始冒今姓政卿生德始以從戍金齒家焉德生晟晟生玉是為公父至老不識衙署嘗夢白象而詰旦生公公生少不弄長不譁也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弱冠為郡弟子員比有司大張樂送之學宮公獨乃先往郡太守異焉嘉靖戊子與計偕乙未以親老不赴大宗伯頊之而公父果卒戊戌除灌縣令縣瘠土又當威茂二邊餉道公携二蒼頭之任曳革履

一兩耳食無兼味有餽之餌云可化爲黃金者公舉以投諸江灌大夫以公無家客甚乂飾美女遣之不納也臺檄歲報贖金視多寡上下其考公曰是使我剝民以稱最何不至哉即有事它邑單騎從之見者以爲簿尉矣其天性儉素類如此灌既治改雲南府學教授蓋公以母唐老不能就養得請也歸之日有以十篋爲公裝者目之乃前所理大辟因其也公遽曰申寃令職也以若所爲是市之矣改官改行邪且吾二巷頭鼓篋自喜十篋安所用之然唐孺人猶未欲詣雲南公時特取急便省矣凡九年門下士嚴公清郭公斗輩彬彬起矣會當報績　京師公曰吾遠灌爲母也遠者歸矣歸者更出乎遂拂衣去先是學官使者太宰吳公簡諸生而授公公之子紹稷與焉爲以儁且既廩而吳公輙遷代者有欲於公而公意不與之紹稷辭既廩矣裔生既廩既用脩于公而生亡公則反之也諸生某延公而見其妻公怒罷酒皆謂公古師儒云余惟古語有之唯色毀廉公無家於灌而卻美女與拒諸生之見其妻也物莫有能動者矣今之師儒不稱腐而稱豎其事監司之臨學官者何不至也且人亦孰不欲其愛子之成功名至令不得臨牒既廩也戚矣寧中廢業而意不爲少假以傷不阿之誼豈不謂古師儒哉母氏之故九年不衰觴當上續拂衣而去茲與其父老爲不赴大宗伯一也功名之會難語天性其然哉汝寧徐使君嘗爲余言周眞陽賢余視海浙中見眞陽在學官中得爲公具列之如此公生弘治巳酉卒嘉靖丙辰配陳氏子一即紹稷故眞陽令寧波府學教授娶王氏女二適張軾馬以昌郡諸生孫男二思兼娶潘氏思永娶胡氏孫女二適莊東王廓曾孫男一曰曆是爲銘銘曰

懿厥弟子張樂堂宦者首之戒義正于家爰及令灌輩屏翟然執其在御二奴比有投江之餌可爲黃金與彼美女無貳爾心後無異邑匹馬是將行無改官始節是裝師儒之求匪脩乃承譽髦斯士接跡同升監司孔臨抗言用違維母之故已而遄歸眞陽世德永以爲儀克咸厥家有緯其辭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君諱應奎字子徵其先冀強人　國初有十四者始徙歷城十四生七七生榮榮生通通生樂樂生強強生四子君其長云始君之以長史功曹掾除蘄上倉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客豈以倉令則已

卑邪吾猶爲之凡以可因分自致耳是役也實卑事之墆會計惟謹吏弊殺於與新執概不爽毫㲃然奉已溥輒取給家廩用諸弟轉穀歲餉之矣居一歲改小真村巡檢爲有劇賊阻聚松徐間諸二千石不能禽制則檄君捕之君乃率卒徃遇賊輒格鬬俘乃十數其賊益恣爽拒我君卒不及賊三之一遂爲所獲坐君于中直兵在胷句兵在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已乃從容爲陳說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𡬶解事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爲人者繇書交最不次遷矣亡何輒棄官歸濟南則長君世卿舉于鄉之歲也君纔年四十八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已試爲吏無卑者去不爲吏無少者今何能亡除墆上倉時相勞語邪歸三歲隆慶改元四月九日終于正寢以生于正德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一歲配姚氏子一人曰世卿娶孟氏女二人一許聘王闓玄一許聘王侍講孫男一人曰勉學女一人未字卜其年月日葬郡城東祖兆次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墆上之役朿棄𥼶皆　朝廷一倉令執槩筦國特平分可自致效卑成尊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若可安諸郡見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陳說利害使之自解之爲從容君子曰解官之難於解冠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往邪奚自致有二也按狀君蓋既棄官歸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身與太公恬焉顧所爲諸弟奔走徭賦者不以疲于棄官自誘可謂孝友爲政克明大証者哉結髮諸掾積歲試爲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可以爲難矣余聞之般少年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焉蓋稱舉德性今觀將仕君之爲人所繇來遠矣是爲銘銘

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蘄而危可罹行之旣舒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阡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蓋曾大父士誠始遷曲周爲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岩爲郡功曹時則生君君爲兒時嘗問毋郭氏即兒年及毋毋奚若哉曰是時爾且以蘽梩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終日不嬉戲弱冠以嘗入爲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從第南滑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即以茹彊仕何國家不可爲及被徵詣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延𡏖趨以得人情惴惴

焉猶曰懼以胃於罪罟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非矢色厲而內荏者邪吾即何異於麀豕又安能效其咲顏佝促捩下乎將伏尺蓄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遐荒仞岳頑以其些貲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予即母外孫趙氏者母撫䘏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田二百畝趙氏何愛孤乎以余觀於以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貴羽儀矣起而爲吏身諛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汗哉用君上爲右試官又恐此周賓正爲姦觸大罪然及朋友諛佞安可爲也念爲婞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倖直

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銘曰

君子之屯以保其身不忤于哲人兮

明處士龔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爲縣官輸租廣川主計吏以輸者填委謬署處士牒以捐之遺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賦稅即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推上抵貧名乃竟自請輸租也久之又爲縣官輸租詣　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中縫相屬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特錢百緡猶爲某藏挾與易之金而橐中裝焉便也逆旅人已逆處士因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半中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家長者馮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即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降之天猶之露食也且馮君不難捐囷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乃爲具三十斛粟償之馮亦不知爲處士粟也嘗謂諸子非其命求無益於得即當糜糠藜莽何欲啖麥飯亦卒然喪喪者攫地上爾不然秝秝仳仳口約腹裁雖一錢們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愈寡其不才子亦已視產稱貸恣

紈袴游飲詬笑乃翁纖嗇作苦死其逝矣即倒囊入息於子錢家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令里閈咄然相戒寧樞欲狹生前耳吾豈嘗不慮及是乎處士俶俶性尤不喜巫祝嘗謂不盡此聾焚之天終不雨已則惰不力穡而徒以禳田哉不已疏乎是爲傴嫗跛嫗疾廢之婦以馮身狐祥厲鬼而頻行爲祟者處妄能以八尺軀磬折於前甘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往哉由是普濟之東巫祝女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遯者數十家矣處士其先襄強人六十祖諱全者始徙章丘焉而成而士達而

彦梓而子整而昇昇即處士父也處士生於成化四
年三月十二日歿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妻五人子四人孫男九人蕭氏生曇一人曇之子光
燦史氏生昆與塤二人昆之子光耀光熠光炤塤之
子光炳光煥其晃一人生子曰光炫光煌則又一蕭
氏出也其次魏氏賀氏及女二人曾孫男若女十二
人不具其所自出焉塤嘗處士家李子哉所爲文章
稱博辯君子余弱冠與游甚驩即猶與光炳光煋處
諸生中也其年十月十二日葬處士於蟠虬澗之陽
以許邦才所狀示攀龍爲之銘銘曰

不忮於人學賜以祉宜爾子孫振振兮

明故許處士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許氏其先家強人也有許伯成者始徙歷城云伯成
生本本生敏敏生璵是爲處士父處士既總角受小
戴禮補郡諸生矣則穀疾若數歲寖而毋陳更穀疾
則更受素問難經諸方書而毋陳疾亦旋已處士雖
好數欸慕張子和之爲人自言時時以其三法者視
人無失也每爲長吏君稱黃老家言慈儉不敢爲天
下先吾用之且四十年而匿迹自隱不敢以其伎成
名矣初處士弟鎰家有巫視病者處士實懷利錐往

會之至則稱其從弟子女數輩曰何處嬰者腓乎有
鎰在此蓋踰月竟無降者相與辟睨處士也處士乃
出其錐叩曰神固當患苦此哉不腆負敔在此其以
歸矣不然徒敝鼓也蓋自是諸許氏無復謁巫者處
士之力也張孺人宜之女也生十六年歸處士處士
兄弟七人婦皆名家子人人無不自以爲視其工乃
姑陳則數過處士食徒以爲所進必所欲也陳故時
時穀疾即加一飯脫然愈即損一飯脫然愈孺人視
處士之視母功常居半焉長史君飲渦水寧孺人謂
曰男子之延功名周旋惟四方何可欲更得如趙州

者在爾宇下爲吾地又何得以我老爲解即不行所
爲嘗爾者豈更儕衛而遂以一蹶已使甘心我乎及
遷今官孺人即又謂長史君在永寧時孰與今官親
者親者貴之故者故望之宗族鄉黨遠於萬里又安得
以我之故稱便也蓋自是長史君益莊而官屬益畏
矣至今諸許氏皆謂孺人相夫不於處士或以其母
或以其子云余惟處士懷錐事大類西門豹故談笑
足以移風俗雖長者爲之又使當之永寧時非孺人
數語引大體長史君安能慷慨萬里也處士字待時
鎰即其名生於成化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以嘉靖七

年六月十一日卒孺人以處士三歲六月二十三日生卒以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子一即長吏君邦才也孫復郡諸生卜三十九年三月六日城南某村之祖塋改兆葬處士而孺人與合請余銘銘曰胡既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又胡欲託於四方以周旋弗匿弗章弗蹶弗行子孫振振有儀二人哉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宋建炎中有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從家番禺爲高祖諱明廣曾大父諱緣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欲爲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溝壑之身從父母之邦耶長吏振民之權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室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即事梁無異梁舉即事公不間有唐第既壯則從公言田宅公即聽所欲爲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翁所爲田宅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聽易之訶慰君既舉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公輒稱下堂之疾謝諸孫勿言若翁足不良行即平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加故人腹者直此爾至城府義不可無趨走孰與下堂之傷邑長吏使使問公年七十爵一級公曰自番禺至今口一廛之垘終不能束帶見長吏矣使又言邑長吏既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廛之垘何知事何

所欲言其長者如此性尤不喜靡麗視司熟君嘗爲市
一褐自　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乃見
兩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公
生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六
日卒配黎氏先公生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後公二
十六日卒男子四人長仕繇封吏部考功司主事次
仕鵬仕鴻仕碩俱廣州府生女子一人適邑人龔怡
孫十一人長曰价即司勳君也官如其父所封次曰
材桁樞極機模楨杜植楷女四人曾孫男三人曰惺
曰焯曰熾於其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陽余惟人情

少而白兄苦爲生難者必重棄財何公不擇與弟田
宅又聽易之即令公之弟盡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微
有廢者之刑兼并家逐逐日月取之則祖若父之産
將在他人公何以稱孝友于兄弟以爲雖數易之亦
猶是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賁嘗言司
勳家如此因爲銘銘曰
我廢我即爲儀不忒是以有友德

明處士劉公暨配蕭孺人繼配陳孺人葬墓
誌銘

公諱傑字漢卿歷城人世居邑之西郭高祖諱子賢
生二子並逸其名其長子實公曾祖生祖泰泰生源
源生公公生失學即行販天性而已然孝弟願無異
於儒者公以仲子而父養於其家至不能如約更過
伯子養且月朔必治具往候伯子于莊以爲常嘗往
其然暈眩而仆　其後公時飲酒一醉臥上
餘日終其身不知死人人歎之亦不知也初娶蕭孺
人生欽欽生四歲而瞽五歲而蕭卒乃娶陳孺人孺
人生十有八歲而歸公公時爲磁衍蕭遺孤子於
宅所孺人輒索母之無以異己出自歸公未嘗施朱
粉事翁若姑未嘗假滌浣而躬兼治產不憚皸瘃嘗

行園見葵藉於束薪孺人以葵碎爐以楮苦絮也而
備保咸手指自劾矣有鬻飴於公質以其鉏曰是首
山之銅也計飴過當則慨然足以白金孺人曰豈古
所謂以鐵耕者乎以鬻諸礦鐵矣謂白金曰此獨
得一鼎耶以鬻諸火又鎔鐵錫也遂不售公一日亡
其鹽器求之弗得孺人曰此必某持去求之果得自
其居間其愧而謝孺人亦謝曰若以爲鹽流哉公
問孺人曰彼每鬻飴必早出昨獨後爾聞其作
而解孺人曰是安從飲安所責乎對曰從某媼貰酒
宿之責也孺人使之媼則已斃孺人以覘其篋中錢

果半亡乃遣其遣之曰速謂公曰彼即遣豈能須史忘我篋中戒之勿輒醉也無何遣者果與數少年夜縋垣而下以爲公醉無疑一婦人何能爲公特賞大醉孺人遽起服公衣而冠櫟刃以出命二婢子扺關衛公諸傭保見以爲公出乃大呼曰家丈人至矣遂鼓擒二少年餘賊悉遁去公猶未之覺也其精捷有才類如此公生於成化癸卯十二月十四日卒于嘉靖癸卯十二月十六日蕭孺人生卒皆逸不次陳孺人生于弘治丙辰六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癸亥月日與公同公凡三子曰欽即蕭所遺娶王氏曰鈇辛酉舉人娶賈氏曰鎔邑諸掾一女適錢世賞與鎔皆早卒則陳孺人出也孫男三人崇德邑諸生娶　德府奉祀胡士恕女崇禮崇志欽出皆未聘孫女三人一適訓導袁𤴓子婺斗邑諸生一許聘御史趙繼木孫克塾一許聘舉人陳九疇子蔆芝與崇德皆鈇出嘉靖甲子二月十有七日將以陳孺人合葬于公之壙五里溝之源而請余爲銘余聞孝弟至行學所不能爲以是謂公行本天性而已狀又謂公終其身不復知有人間機械之巧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之巧矣雖有巧於機械安能用諸其所不知者哉孺人既遲遣者而倉卒圖其便即竊器而往又以爲誤而謝非其爸是安得獨言學也撫蕭遺孽子而後撫孽子所遺爲激於匿諸孫孫時邪是爲銘銘曰

不駭於機械其神乃全不躓於顛沛其知乃使以性行者合天以德其志者合權孰不近道而學無方孰不造縱而應與常游茲發祥來茲偕藏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賊毗父怒而不言公輒奮曰梃筋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痛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君庭悲聲不及犬爲父疾爲侍郎起浃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𢧐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趣鹽筴公以公書便宜有司乃藉公爲籌策客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泆之守浙也欲賂於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拮則獨疏次公名而吏比節俠待之勿問其餘吏願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曰而誰之公曰欽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

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人念給之亟其禍即持券外
郡貸千金太守梁公所梁公嘗劉瑾敗而見收公得完
諸貸券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某
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日
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房也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
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若三年及舉進士除戶部令
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矣服騎以轍齒壯則良發憫
鵬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吳孺人者歙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子公而歸
公而吳公故客歐括出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

行孺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
家貿於孺人孺人無所德而又不責其子錢者數年
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屬孺人矣
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頗未嘗不取
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黃氏俱未有
子有爲佼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
乎吳公也其間所君曰我之所爲丈夫子者吾孫
既得請浙河而爲說出與聯大吳某所獲丈夫子作與
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與曰洗兒懸疣乃去
又問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爲

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界吾孫使先一月舉
之公所請者界滕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
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逾月黃氏乃生良植初
吳公予次公孺人而請母□焉謂孺人曰田家兒
乃大而門又安用將藏紈綺如諸母爲也吳公
見次公冠田家冠無奇□□□大而門矣言□者示
諸父之有深藏託爲鏞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
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獨存諸
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
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

仲曰道某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
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
矜賈即闔列財力相君乃所在爲喧笑祭酒畫便
宜至今中貴人疏名求之將近女儈日詭吏玩執
甚焉太守捄之不惜千金有所試其次非苟而已
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
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爲二子房也孺人
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辟雖
女子亦奇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
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爲銘

銘曰

莫癈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於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

郭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汝麟字致瑞其先成湯子姓之裔後以國氏焉其在武定者有廢碑於鄧莊之壠或稱將軍若干戶則金元以來已爲武定人也有曰從善者於公爲高祖矣嘗避亂蜀漢之間

高皇帝之興也歸而居于今之永利鎮云生六子長曰壯贈德府審理正配閻贈安人生五子少曰衡以永平訓導入爲德莊王教授院之國濟南參與藩體王上其績

天子璽書勞焉尋進審理正且例卜載既致仕卜白以師傅舊恩爲畫像製祭使就其家存問比卒而求平弟子員已請祠之學宮矣配李封安人亦生六子第四子曰畯其所爲禮家世傳業既舉于鄉則盡寶許氏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讚于大學則業垣劉氏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出其門也生公八歲而卒亡何母亦捐館公孤甚不能就學而一聽伯兄所爲則腕身出獨取敝惡凡牧事財物盡與兄數年而兄盡破其產公輒從分與兄更造者數矣後兄在德州逆旅中病疫且革其人閉即不肯就收予者則公不謂之也曰有弟必俟旦夕且至徒以素遇之少恩難於謂之耳命太孺人亦病疫且革或以止公公曰棠棣之三章奈何何可以伯兄赫然在原隰而以內爲解蓋舍而後裝及馬前而後囷及將且喙且訣以輿櫬而返太孺人年亦愈也初公與章仕崔君洪者友雖已聘孺人然檢討君纔六歲耳屬崔君客濟南病倉卒無所歸公即外一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卒矣公更爲具以殯諸客位而哭之若如兄弟之喪以歿諸其子已於葬而後檢討君十成造就外傳必擇名士不憚一歲五更至如檢討君學必及師友言事必及家世蓋論公之旨不悖公既博涉群書旁及老莊諸家言而尤精於易數往往有中嘉靖庚子劉上省試其期詔檢討君如京以兄卒得借計吏中如大父成化庚子時足矣顧安得遂至如曾大父爲弟五人也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矣援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言平居持論排難解紛量所能爲各

厭人皆諸所營施惟恐見之即至相勾扯而不校卒
之日以書一帙屬檢討君曰此我所見聞諸隂德行
事也爾愼勿負 朝廷而虐百姓以辱比於此戚凡
七年檢討君第進士以庶吉士除今官考推恩贈公
封太孺人云太孺人者亦武定人父興四川保寧府
通判毋曰郝氏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皆任
稚布操作爲新婦乎乃孺人事嫂如嚴姑每雞鳴起
視具嫂不知也公既與孺人脫身出則愈益服勞節
約以佐公更造即公意所欲問遺贈䘏必從吏力替
務出其厚曰吾安得愛簪珥篋笥俾君子困於義也
檢討公出諸懷抱之中生不令持一錢曰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示範禁乎及就養
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疏糲時若吏修小
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顯術不失家世也
寧謙儉僕摺野以疏而滌脫以從不願附有此矣癸
丑檢討君奉使河南孺人歸宋悔言武定既再如
京師則孺人輒病丁巳檢討君復以假請奉孺人歸
踰年又病則謂檢討君即吾不起勿徹衛於釋氏謂
崔孺人我所爲預綵之望無亦新婦綫帶之慼乎已
乃卒蓋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也公生弘治庚戌十有

二月八日卒於識壁之日壽五十有一孺人生弘治
辛亥五月十有六日壽六十有八子一人曰士儋即
檢討君婦即崔孺人孫一人曰居聘舉人劉宗禹女
太孺人既卒妾高所生也孫女三人長許聘陝西布
政司參議張鳳子志次許聘廣西道御史薛梓子炤
次許聘舉人潘子雨子鳳翎則皆出崔孺人居與所
許聘薛氏潘氏者二女不幸夭所置宗人子爲後者
一人曰聯爲娶婦趙氏亦武定人贈君以上皆葬武
定不遠有廢碑於壟者審理公以下葬歷城東閔子
騫塚傍而公在焉戊午葬孺人乃啓壙則更爲塗泥
不得已以祔矣辛酉十有二月十有八日改葬於長
清縣之鳳凰山在歷城縣西南三十里余惟師學廢
則六經無顓門東海孟卿家世爲禮乃更使其子喜
從田王孫受易孰若公家四世守曲臺之學釋褐而
傳入說王者稱贊命之儒兩大臣一時出門下而儼
然論石渠之署也向使輒分更逆恢恢有徬色斯德
州逆旅中愬然絕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恝
然絕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則豈獨其兄近
君哉及觀崔君之事蓋其天性仁義篤於倫敘如此
矣人亦孰不欲節約而卒以侈敗則所嘗施不當也

與不期衆期於當尼不然豈其一聽所欲問遺賙卹
而務出其厚必不能矣公既收伯兄而孺人撫其幼
及公與孺人之喪宗人喪焉緦者以功功者以期
爲人人悅之哉至其教檢討君通經術不失家世業
然富貴之際矣好老莊諸家言而不惑於釋氏又何
較然於晝夜之說也斯古稱同德者乎乃爲銘銘曰
神明之胄家是承既竄乃復以儒興藩稍[illegible]脩崇舊
恩于時大臣駢出門爰在中葉潛德敷因心則友貌
諸孤太史駿發世厥經取諸襁抱乎　王廷鶚火式
靈開氣先宜爾子孫萬斯年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
公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殁之八年爲隆慶巳巳乃仲子子賓卜得塋
墩上阜將以某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祔之也則謂
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先是族人鬻之先君子贖
之而率族人營葬其側以次當從元故祖塚上爲非
順也乃受塚前隙地而先太宜人之偏在焉且十餘
年危受水患然既以杜鬻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乃
今所請爲誌誌諸塋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
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紘至隋有眞誠者爲
欽令于叔游因家焉歷宋君環山四傳曰十七者遷
忠堂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
繼祖繼祖生仲榮仲榮生貴質貴質生永寧永寧生
富清娶宋氏是生公公生恂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
車馬所居纔蔽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
當送戍于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往役里中蓋二十
餘年又不以任二弟視二弟生產不知其不及也里
中而賦必先輸以代匱者畢計而償者舉子錢辭曰
以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爲利乎後有
賦里中競勸惟恐公先輸之矣率爲置義冢里中召

父老以社伏臘有事焉常慕太丘之爲人身布衣而
邑令朱君使人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予敢望哉
然結林有訟者以公居間辨之全其家矣而里中父
老君子翁喜由是無復身逮于有司公生八十年以
子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外郎主事明年辛酉
正月九日卒父老奉主于社矣隆慶改元子賓遷刑
部浙江司郎中
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子賓姚自太安人加
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其父曰道轉母謝氏二
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巳九十

餘每飯必爲大宜人祝曰吾賴而年若余而子若孫
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一流衣
經十餘年不易見里中紈綺子弟輒舉以誡諸子曰
丈夫生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毗鄉黨此斷榴被
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今觀少保大學士
江陵張公所爲誌賢母具是矣生成化戊戌以子寘
舉進士之明年嘉靖甲寅卒爲七十有七歲公生二
男子長良明娶汪氏次即子寘良曙也今爲河南按
察司副使娶葉氏封宜人二女子適程鏞張元安孫
男十人一夔一鵬一鸞一麟一鵷良明出一元一德

一貫一樂一敬副使君出也女不次曾孫男十二人
矣余惟歙俗什七服賈而葬者率治堪輿家言瑞林
之倫贖諸既鬻族舉德之即嫌於陵故祖塚上而嚮
河受水不難數千里遂戍于邊而難屑於抔土安在
其爲堪輿家言哉斯足有子寘矣佐賦公家而里中
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
者邑令拱手受成不以重其生白本業没秩于社中
太宜人自以祖姑之祝之也識諸子自食可謂無德
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亡狀卒于大梁署中子寘
臨輒隕涕以不逮二親之永訣也少保公又云余往

江陵過終部時視棺且肅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今
觀子寘大梁署中何以異江陵視權時也永訣大矣
是爲銘銘曰
社是饗而兆以食祝是助而誠以息仲氏克諧以慰
其永懷維堂之教猶猗上阜之丸然豈曰無瑞林之
于兮不如於焉即安兮

翟淑人墓誌銘

按狀崔淑人者章丘西錦川里人崔公洪季女也母
劉氏祖景華太學生山西太原府檢校始翟公游郡
中諸長者與贈侍郎公交甚驩時淑人及侍郎公生

六齡耳乃翟公輒約以爲婚姻既三年翟公有歷城
逮而疾作贈公果爲率父老十數輩謁縣請任出就
醫遂舁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唯謹竟卒又爲含斂唐
諸客位受弔若兄弟之喪召其子廷相已於葬而竣
繇是諸長者皆謂翟公繫援贈公而自令白冤狀殯
有所歸知人哉孰無緩急也居五年淑人來歸蓋贈
公與太淑人女畜之而使兄事侍郎公又三年稱家
婦矣三年公舉于鄉與爲贈公喪三年五年公第進
士選庶吉士隨侍太淑人京邸五年以公檢討考績
封孺人明年公奉使　周藩隨侍太淑人過濟南其

冬從入　京師又四年以公取急復隨侍太淑人歸
濟南明年又與爲太淑人丧三年服闋又三年復從
公入　京師事
今上諮郎超爲春坊右賛善三年擢洗馬踰月陞庶
攺元徙侍讀學士尋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計一歲而三遷焉
天子覃恩乃淑人有今封命下三日卒于　京邸三
月四日也距生嘉靖改元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
四十有六踰月公改今官兼如故云令甲三品妻丧
無郵典公以積勞論帷幄

上特降文諭祭禮部移道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
焉工部下有司營壙兆起祠堂各如儀式矣公方日
在經筵又充副總裁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
聖慈憫惻乃從聽辭所署馳驛護淑人歸更賜金
錢道路過丧兼期供職乃六月晦抵家厝于正寢卜
是年八月十九日葬長淸之鳳凰山太淑人墓側云
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
上何曲以備乎信乎濟南父老皆謂尹恭簡夫人以
來未之有此也方淑人兄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

于友于無私瀆焉而太淑人身女爲之念奉順其修
之義恩結於心即不能輙爲公置妾媵令失志乃
淑人勸曰盍力盡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娠
爲公置妾矣既生子又輙爲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
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
慮者後爲大耳淑人既貴足不難於樛木之風斯公
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而精意啓沃然式命也不然
入則鄉唐虞步閑道于法納乎
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
公不忘夙夜所爲厭於太淑人者以奮於黽勉自效

淑人與有識矣然安得謂内有益友焉惟是
上所降諭祭文詞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女士哀訃
忽聞君之於臣分其大哉惟見淑人閫範之豈爲
幸乎而榮寵得諸
上者不一而足也淑人少食貧梁肉粗糲而綺紈疏
布既貴安焉至周困窮見唯爲患則傾篋笥無厭色
必先宗人次太淑人外家次諸罹以爲差自稱冢婦
至有母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蓋
四十年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紃就業
淑人躬秉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歳寢疾恭人夙

夜視北斗曰代吹茹不辟三厯寒暑朝夕上執饋獻
進必鮮下至厠牏浣濯不以委諸婢
制有山茂昭孝敬行丁勸儉茲其際也余既已爲贈
公太淑人志銘不忘先役令重得以其列如此贈侍
郎公諱某太淑人姓郭氏侍郎公名某淑人生四子
入女今惟一女存適陝西布政司參議張鼐次子都
學生志廣子二女三人今存者子一曰誥未聘女一
許聘戶部郎中劉宗儀子某先是所立宗人子應以
其父母無別子求去存並之逾年而誥生公自以淑
人若將不更置繼室者又所嘗壙兆本

上特典非
旨不得擅啓非封三品不得入也即百歲後葬其所
出者與壙同兆矣是又何自榮寵淑人篤以遠也寧
能知百歲而後誥華所封其自出乎且何遽自三品
之凡以淑人乎乃爲銘銘曰
于以其偶相夫則友于以其婦承姑則母堂上兼女
以覲人能産無常孔厥宗嗣與壺政孔從惟幄斯籍
聖聽孔容啓沃斯迓特頒邺典躋禮充恩寧渝令甲
大誼是存
帝眷良臣錫稱曰士以承禴祭既多受祉司空致役
有壙舉如
天子命我於焉令君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既聘于潘屬翁鐸疾革督
諸視竅樂不起輒留事承德君時年十有五歲耳蓋
諸姒不敢以其少易之承德君尋報　府爲　王中
使收租東阿陽穀間出者率半歲太安人奉姑李郎
無不如承德君在母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
年生三子子雨邯鄲令子震邑諸生子霓行人戶部
員外郎承德君出者率半歲即三子又無不以事父

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己未以戶部君封太安
人壬辰邯鄲君迎養邑中明年戶部君左遷汝州走
邯鄲道謁太安人而太安人以其月[illegible]矣女州君復
走邯鄲道與邯鄲君執[illegible]太安人爲婦時
十有五歲耳又暫留[illegible]之訓承德君
又季子乃使李無夙夜行役之[illegible]于於堂
下豈不難哉蓋五十年[illegible]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
併事母是兼理夫道也人情嚴父而狎愛於母非其
道承德君出者率半歲何以使三子有今日又不然
昔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爲太

安人類乎必不能矣撥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
聞善言比皆不出於梱正殺之夕大風作屏後先是
安人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謂嫡位曰
努於道若然妄也因者復用鈕於嚴閤則然然和曰
語固有之與田及青天斷斷及黃泉其好問學如
此即滄溟之發圖奚擇哉承德君名相封户部主事
先四年卒檢討在有誌太安人生於成化某年七
月六日凡七十四歲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與承德
君合葬平山之麓是為銘銘曰
以其夫子於姑以其子父於夫維茲壙之永圖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公璵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
世而毋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
傳觀古圖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其亡無一見者謂
吳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
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輟若起父益奇
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為甚敬埒也猶若不欲遂適之
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權解不視生產太安人又為
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我家
雖日椎解好客即所授受弟子與里中豪殺牛酒為
且夕特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德君
游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為
常至獨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
汝寧君於承德君為季子既不令就外傅稍長猶自
授章句即悄然問也太安人頗謙讓不少貸汝寧
君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柜劑
膏稱寢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

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郎尋
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充江南治狀使
者出使道兩詰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論詢
其變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
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在既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與
來亡何謂曰我先不在汀州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
守古二千石祿其厚自若為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
君非命所當託即不任爨徒以疾為爾爾若猶是齋
尉前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為汝寧者數月而太
安人必問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內考汝寧君有
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邈循不欲行者二年太安人乃
曰吾老啖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若水上何至使王
長君兄弟遺百金裝者曰太安人甘臑之費乎受之
何辭也凡以痛若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洒之
若將免焉傾身為之也范孟博何人哉方今
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采備白見冤狀而勉圖功名
以自効何以問執恐令詞無所復之汝寧君乃行
至 京師六日改長蕪轉運判官右二月移瑞州府
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計至矣嘉靖四十四年九
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

有八歲其年月日汝寧君以耐承德君之壙領港山
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
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名中行考功誌耕汀州君誌
曰古賢母性自有之乎抑因其子以立名耶矣汝寧
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也不得如雋不備
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能去其次者
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催于在涉在五原是可曰吾有
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一母自視而計是乎
范母教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齊名亦復
何恨語雖烈而不怒然一何决也太安人所云秉時
自見冤狀勉圖功名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彼云爾
又何辭氣縱繞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
性自有之矣是為作銘曰
豈維夫是躬亦維子是相豈維子是荷亦維子是儀
皆維吾斯厚生鬥斯令名亦有逸斯收於捷斯蹟成
何有何亡義乃服縱涉退賞乃後草彼明淑於焉
貽穀

明故封孺人貲母魏氏墓誌銘

余為郎蓋與孺人仲子[illegible]同舍故得聞孺人孺人生
十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娩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

贅處士君且將篚采迓焉御史君爲父封君言彼初
固頎有家也封君諱勝孺人卒歸御史君日從容請
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户部君爲御史君
兄方罷歸 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
也御史君在
武皇帝時九江盜起身攬轡往破之 乾清宫災奉
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
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吕太史排
誌中孺人一產止女又贅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
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

古人所難後欵觀家兒稱爲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
人雖自嬪嬪病手御史君勝家人宜將數千里外乎
上下戚非孺人安得無拥内顧也守準言孺人自歸
表御史乃使成撫一家事諸從若娣日獻功諸人前
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即候君姊或不當
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爲譙責是非如是也
御史若殃因革爲孺孺人因兒兒弱冠成名矣案筆
卧中占進士守簡上授守準守準二十歲果備計游
京師九五上卒爲進士除主事北部舍中先是孺人
夢受金鑪冠笥中也寤而生守準蓋夙昔私竒之矣

守準毎丁第來孺人爲曰即令鍼事不兆可忘而父
所授簡上書乎癸酉丁未就養 京師又謂守準今
而後汝毋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無憾也
日數爲守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廬琳前
持騎詞故人官長身出剌袋中体錢嗛嗛不飲酒肉
客來饋令内共持一家飲食朝退即讀書終日尖何
至如今出入列騶從大官辭道來向胠篋吏次且緩
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爲姓名尺籍上使者持
之無不如左券家家醵金高會無出籯稱貸與之如
攜取日交錯户外爲閑者病也銘曰

嗚呼孺人匪德衛姝而家愉愉哉匪嗣爾須而宗苛
何哉

明故宜人蔡氏誌銘

余旅日游於西亭殷卿游得知故宜人賢宜人適殷
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殷卿在郡當生中又數不第
乃宜人力爲支值甘苦習奓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
言也殷卿齎本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
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
報機斷邪彼方念乎自苦也舅長君復嘀於褻閑索
殷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恨果紿啖汝

何嘗也且勞且詬逹旦矣一日大閒太宜人中𥚃不
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笸出匆果上食太宜人如常食
問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爲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
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口從糜者宜人聞之愴
然爲咽中繻結匹市數匹以爲憐姒道也其所曲事
太宜人者類如此殷卿爲諸生不能具衿韠宜人
染緇疏縷成之不辯其非衣帛而皮革也殷卿守趙
州有裝緹將貨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爲壽
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系諸藏犯
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於殷卿焉後裝緹家伏卑余
賓在邢州屬郡推官郊李侍聽其獄爲辯於宜人矣
無何殷卿調川州之求賞爲其太宜人宜人爲君朝
夕殷卿在側者殷卿得以深德於府右長史歸九三
歲太宜人乃卒毋子相待宜人力也殷卿長史德王
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illegible]勿逸者珠珥
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此土加諸首豈以爲有
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閈萬里矣後殷卿
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
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貨衡量焉太
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殷卿補周王府

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聽時傳教諸
婢妾不絕即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
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
七月二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
云子男一人即後郡諸生娶德府儀賓某女女
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
宗周以仁定府奉府隊軸孫女朝周未聘女五人一
適太府生史本守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
繼宗孫谷某徐未聘殷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
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
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殷卿游稔知
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閈見謂自健也夫自
健之聲實近於悍奈何里閈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
夫力贊其夫慮其孥寧有所不備一無難色退言宜
人信自健固可相飭其結而不受于裝奉千金即不
變于裝奉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貨百不失一宜
人信自健悍於殷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
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蓐婦亦已莊矣至哺蓐
所而此酒餉之殷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飾于甥於髮
髢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

而叔遊於悍又奈且問何殷卿自娛宜人抱婉於孫
季子朱日亞之取以療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
子之妻亦以其安貧偷閒之情後世命載而能其
千金此費以之惟恐其污已哉何以有功於宗道乎予
知其類之甚矣何由問之未有以繫於殷卿哉語
曰吾從于附衣而于裏其殷卿之所由服悲也是爲
銘銘曰
欲婦是因視其夫欲妻是乎視其夫大誼用章此爲
攸箴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
是縣以饑饉疲殘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
大旱用望天井山龍見于公徐迎公至邑遂以有秋
乙巳後大旱乃再雩而問邑有火公不憚夜出必
直風以反其氣相減熄如此蓋治賊則共有參
伍無疏漏無不如予其祭中民至今無不切之
惠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
唯時邑至今賴之嘗築城見齒骼赫然在陴下輒屬
吏某所樹所爲棺葬焉而後去語胡家斷蒿數十出

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齒骼亦然蓋錄其旁邑之民
水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家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
年或以游擊將擊賊之兆將也下何而湖寇作矣
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囚庭無
繫卒歲偶病則出內剔劃入建碑同在焉性敏捷一
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往斷獄亦不以欺人
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與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
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歲歉邑中豪家競相
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白
取其償又若爾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

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踴恤之義於云久
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
世廢但之求所人鄞人薛某將爲狀諸生若干於其
肆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特物亦大矣凡以令
身自出之也屬而出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獄家相
勸劾急公上而後役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
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肆而後之君子不以此居常
蓄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戍守倭安能徧傳城下也
鄞之攻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
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特數

者哉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銓其先棗陽之南谷人五世祖曰榮四者始占命江陵縈而生祖才復如棗陽衍祖才生仲文仲文生江黃江黃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賞爲縣功曹處士曰嫂縣諸兄裝齎之矣嘗爲伯謀家臣將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謂紹銓廉吏者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處士嘗侍疾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

患昔嗌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者中諸醫蔡氏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藥方歲久後喫之猶旋已也崇陽故無役乃處士走崇役自禱三日不得役其所進矣明三日得役崇谷大縣中可十里所處士與夜爲父往諸醫道而河漲即渦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牢用渡河矣明年且裒侍醫且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能三過獨謂處士乃能見兒盃鮮使母嘗食不爲愛兒所不恤久則見爲也處士爲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籍其名以行其欲撰其隣舊田即詐爲隣人券而行錢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爲郎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胼胝闢萊且溉且畬沾沾日隙實拓之不餘膂力積勞至齊次旅强乃錢鎛計傚出傚哉如趨仕宦所艱苦望納稼期不啻欲揠苗起矣了明時行鹽田畔往來見土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倪有拾仰有取自讓世世勿離毋齔也一旦擲僞券散其齒且收之當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媪其亦有田十畝所鬻處亦欲辟貶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媪也無取也乃媪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

堪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家書肘後爾蓋自食伎術行道間千里得贄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母生子紹女爲程伯驥妻紹銓與余同進士余爲郎後與同舍比部中白之曰一男子矣余謂處士無論與里閭浮沈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若秋粃解紛各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已而姊驕遺不忍以其身爲濁埊恐彼以我爲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於父母孰愉快哉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璣字舜申其先武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者家錢唐今猶能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廉守泉州路總管葬西湖即智果寺東麓也廉生林紹興路通判戍浙江行省斷事　國初改理問始從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偵偵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曰景淵配姚氏生二子次即公公復從仁和籍焉蓋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獨雄於都會自見耳德清豪易與世輕公兄以朱朝孫滿鄉邑公則屬產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能發千金之產能致千金之產者也使籍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乎足之謂何而又孅兄以為利即依外家何必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名經師內交諸友行修將帶一聽通政君所爲焉鴈玄纁無不腆將其日奉菊無匱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　京師己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　京師戊午遷太僕少卿尋改今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後以公歸公歸之曰不復有心於世矣

謂通政君曰吾再詣　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以爵葬布之徽聚然子大夫後爲王吉士讀書玉堂之若者作詩閣既而冠往後近西邸待天下風俗潰綺游谷以臨直祭祥以宋章告百姓疾苦激揚部刺史以下斟酌受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冀龐知休戚匠邦或循父校之以懿然育之心恩澤自近始一何俗也以吾擬乎爾而再詣　京師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為我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游及將歸　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顯庸哉以卿貳待年南都月儲大體　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欲豈但金陵之勝哉始吾爲爾行修將帶焉鴈玄纁唯腆里門少年方姍笑我背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者非仍循行今日吾豈忘之哉九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門氏太孺人二子長即通政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娶禮部尚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者孫三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

一曰劉娥公弟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
及適故佐貢命之曰願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
公之伯兄[illegible]者以進士爲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
我弗也公沒而族人以爲公不爲後也族人爭分其
財公獨收其士而時祀之以爲[illegible]公爲次增于張其
長女嫁者輒皆去公代爲養而卒葬之其於倫理篤
恩[illegible]出于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踏公府口不謂貨
利悍俗之懷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爲君子難
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發于金焦勞中興自奉

菲劣腆于儕輩課子起家厥厥華要以守鄉貳此方
其三命而於車上[illegible]不扶郡邑大夫謗恭以爲
守道而閱姚少年[illegible]者[illegible]明[illegible]者作爲焦
勞菲劣得志而爲之何所不至矣又不然悍俗之懷
與拯物之具爲郡邑大夫上[illegible]如公輩
郡邑大夫將請燕開而不可得[illegible]于孫息之
執大卿貳秉此不權坐失[illegible]之術今之君子吾見
亦罕矣而足不踏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
饗其盛爲名高耳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爲解而
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乎今其子不待承[illegible]頌

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
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節乎
銘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代[illegible]役而公是[illegible]
史[illegible]氏於不階先業積若千金有子納[illegible]兆光
潛德發其[illegible]激揚淑慝二游二京綿延長者杖屨
衣冠[illegible]諸父依同行儕將[illegible]
之功旋息[illegible]世相與忘[illegible]引[illegible]恬[illegible]
賜命絕跡假[illegible]則倫理[illegible]則[illegible]術悍俗斯深拯物
孔備撫[illegible]與用成奚[illegible]躬致以貽有穀亦庶教[illegible]于焉
起家鄉貳之臣昔在[illegible]吏丕茲大藩采風故老樹慈

九原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任處士者家本平陰大父[illegible]以
上[illegible]人[illegible]氏始[illegible]
處士父將[illegible]處士處
士生[illegible]而[illegible]此
弱冠父又[illegible]如也[illegible]而文無[illegible]然非
其所好[illegible]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然時時
爲里中少年論事動厭其意少年率伏處士有大畧
凡再葬父母繼母如初葬儀而賓客之會者視初

葬仟倍矣性嚴潔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汙生
四十又四年而卒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
姜氏校尉琳次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
五歲姜孺人生有途度一乳不育輒爲處士置丘氏
丘氏一不乳更爲公置丘氏則竟乳二子曰登瀛登
洲登瀛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論處士
也而請題其墓不佞則惟登雅多處士伯夷居北海
之濱不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顏氏曰清淨貞正以自
虞任君雖隱于賈類家卽里中少年狎侮如匪瀚衣
功曹無害如將浼焉不辱其身耳奚必人得而識之
而卒伏之也人道大乎父母生則羽負薪米葬則賓
客觀禮是爲 岡勸孝悌者也姜孺人雖有途度非
公刑于安能一娠不乳又一娠世我處士卒後二子
乃竝以姜孺人事處士使之如在耳何乃謂當其娶
女必齊之姜是又爲 岡勸慈悌者也嗚呼身致大
且此明任處士之爲慕而西北走邱鄲近也鍾離叢
陽無甚邪趙使者必見致任君大姓而尚其否業於
齊愈甚東矣處士諱爵字天祿二丘氏先姜孺人卒
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祔焉登瀛娶張禮仲女卒
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女而孫男九人震

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人一適邑諸生黃伾
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南公以再葬其父
母與繼母者之兆云
軒轅大姓孰稱諸任昔在中葉越播平陰子孳貌孫
繼彼濟南旣壯有室生民是廛占茲處士匪吏所恩
功曹無害棄而遁之隱于酒人無巨弗微狎侮碑世
如匪瀚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湼而不淄磨而不磷
由也負粟參也雞豚四方覩禮不逮親存求言勸孝
求言勸慈兼女是進二子惟期御于家邦刑于寡妻
鍾離叢陽專美於齊歸彼樂石植言孔安欲報之德
詒諸不刊翩翩長君克光厥前敬奕褒書藉用斯篇

明德王府承奉正張君碑

君諱京字悅君保定之深澤人弘治某年籍在掖庭
正德某年出給事於府中久之莊王使行守藏也至
嘉靖己丑 懿王以積勞奏擢爲門官副癸巳遷典
服正丙申超遷承奉副辛丑改承奉正給事 今王
凡四年甲辰致仕凡十有二年丙辰四月朔日卒年
六十四 今王行守藏使者藁城田君鑾汝金自以
出君門下追惟君得與 今王錫命之典爲盛且悼
君之中廢也刊石記焉銘曰

今王立國維初在昔別作耕藩屏官率從永孩利建
以翰元元君以髫齡猶在宮者觀禮掖庭王簡左右
受　詔于東寺人之令給事　莊王乃領錢穀出納
允明爾惟十載不沒於貨政是用成　恭王念前乃
上其績推而予門再還典服莪莪究竟則有司敘進
貳宮尹寔崇夾輔僉益和衷不愆不忘式于大憲寔
寨匪躬　今王幼冲遭家不造流言以興君曰仕親
得失匪計是難是馮世及之義春秋所嚴維嫡是求
帝曰册止昭哉錫命以荷天休　王修前功以正宮
尹惟君無它雖已著稱名位則極遂閟遂多翔而後

集其從所好乃致爲臣偃息優游十有三載歸絜其
身君勝遂矣君其小雅巷伯之倫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徵也
嘉靖歲甲寅以適余於綉不其明年余補郡諸生有
宅一區太恭人遁遜而翁廿餘以糊口者三甚則杯
棬瓿台細靡錠捐觴諸市劬悴焉饔飧售焉餐無常
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貨縫井臼宴然第帶不滿隅隙
一室煬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既廪諸

生兩恭人嗛嗛衛若不能適晦朔所授第子束脩以
上上太恭人雖微必剤以後進始余與廬州別駕郭
君爲諸生同學研嘗過余而止之飯恭人並簞以奠
也前簫惟謹郭君祭之假據所與了余舉于鄉明年
貢妾癸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爲
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
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二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
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爲順
德府知府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上
績得封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爲

按勍歸濟南則恭人再抽新婦侍太恭人矣越在田
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覃恩遣使[illegible]一[illegible]大齎海內二十有
一人與焉而余以　恤典吏行非不俊夕頒與恭人
終僅隆之命乃七月二十四日某于正寢嗚呼敢狀
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而今太恭人謚莊
嘻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跛踖若失太恭人
夏愁慼然自念本碎之而反及之命邪性溺愛必躬
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視艾家姑與火乎
諡白首响怖不恤其子之近若厭而悲篤不知其不

畋為裝乃五十輒自老催狎必闔門與余語娓娓言事必直致其辭不欣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怪過不少假云嗚呼友余惠乎惠哉惠[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獲於家之相忘也而德[illegible]以觀其志七口不答乃出[illegible]於眾中何其惠也然作使伯[illegible]何能[illegible]敢仰視術[illegible]恭人豈獨為勝邪[illegible]之乎美德聊有以忠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釆女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illegible]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illegible]生[illegible]孫一人曰繼尚釆[illegible]鳳翔出後殤卜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illegible]兆南若干步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祭文

祭三原王公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爲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爲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餓餌[illegible]臻浸淫斯民爰發倉庾不竢報[illegible]者身[illegible]没長孫之倫以及樹循東南大水凶歲[illegible]然[illegible]賦稅公乃獨持其議而軍國是討[illegible]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罷乃闢三塘勺陂與繼川不爲滲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illegible]陽也人盜未[illegible]剔棘王師爰獲渠魁梟其巢[illegible]從[illegible]以至開府滇中[illegible]敵[illegible]求而貪[illegible]欲用寬[illegible]於求呂[illegible]之士[illegible]力挽其[illegible]別[illegible]社稷之[illegible]天下何[illegible]免於好名之[illegible]也君子之心爲[illegible]而不有用舍隨[illegible]化[illegible]情[illegible]之爲公[illegible]

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救奇舉而能光取征
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肝江周太原清節弘[illegible]
繼時步[illegible]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戴
同[illegible]孫[illegible]不綬庶幾[illegible]之可逢繼其宵而同朝
惟[illegible]相今精聚才而不拔
帝[illegible]尚[illegible]氣其中寔維阿衡[illegible]孫其后何必咨匆
陰際左右奏[illegible]無不[illegible]遇以[illegible]
以文何[illegible]執政而募[illegible]不仁[illegible]未遠而
孤立之難乎後哉亦[illegible]止號維人主之近戚而因有
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讎而權有所不能

旌及[illegible]郡本識無狀人未嘗不引咎以爲辭其邦
士是式[illegible]則仰詢諸故[illegible]長凡九閱月而
疏[illegible]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illegible]心折而修
衛考中正皆彼九流尚[illegible]其好[illegible]元
老[illegible]是故先臣李[illegible]則[illegible]動則
雷[illegible]天什[illegible]小[illegible]陸
倣[illegible]請劍必孤斯其存[illegible]而已[illegible]然
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亦謂公不治易[illegible]籍
學問蓋人[illegible]不寘侍講 經[illegible]其先未有
事安生[illegible]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illegible]立

祭[illegible]侍御

克承家學師友孔懷登以二載往與計偕射策甲科
官銜[illegible]乃[illegible]中[illegible]問[illegible]茂出視牧政無邪者思
君子之馬[illegible]且馳有此異方邪識千里
帝曰都哉于按斯土大患乃心達聽闢明耳目是寄
罔[illegible]用清夫何惟躬刑齋致厥王事匪諫[illegible]行天
之植[illegible]鍚[illegible]之光[illegible]于[illegible]卿[illegible]其
在[illegible]不[illegible]貞百度才養下吏伊教[illegible]
不[illegible]入告[illegible]也今能不於邑求言之
朝[illegible]治者之人邪

祭王侍御

維公法家[illegible]是宜識[illegible]高郎度亦委[illegible]
易[illegible]其依[illegible]之道著時之道微其昔領督學課
旌[illegible]陽公實爲理[illegible]鍚之[illegible]式刑用成我
躬不閑自貽令名 帝[illegible]止入[illegible]重者德
應[illegible]者才于浙之役海邦孔懷西湖[illegible]三部以偕
役子不敏[illegible]田[illegible]史[illegible]之則闡及期而代
惠我好音乃[illegible]來[illegible]心前修[illegible]大儒是參
爲王誦之云胡則堪豈不[illegible]新是圖[illegible]列
敢蹈非[illegible]越詎適可居不[illegible]有[illegible]行如

時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甚翼八座後進扼腕而古世家矣周召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祭尚書韓公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登除銓曹說修是正陟明于 朝照幽于室地震陳言極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于秩大獄是訊藩王迪吉擢僉大泉命多異政鉏彊洗冤淅風用競奏最四府宣暨斂手亡何 詔繫不理者以類沛必仁 皇孚盛年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恭其北叱馭而走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驅北群醜是時其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倖氣亦足徵

帝嘉武功晉陟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則莫敢承攻俘三晉金湯備邊圖上要害于深于堅兩移亞卿執法司憲惟允協法惟明爰贊宗以尚第召上南宮擢大司馬軍國是材後建大議將是良哉既乞骸骨著述為樂胡天不弔失此老成泉仰止匪今懿殘前修撫填西鄉文獻是求待論出處之大較而景餘烈以為休何斯人殄瘁逝者如流也

暢私于室而究于朝究其逝矣示民不佻大校于節大祿于貴食少事煩自罔告勞壯且恭朝夕傾注良殷哉色哉而條凡條明其知不二其人則存庶幾遺與國士之恩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

在僕弱冠受業淅生措手一堂數年用成始從討吏入對 大廷多俯如貫我心哉鑾彼興興才非自明已則神明畏斯亦于跳爲厥功入公宰片石歸繁德音未改既遷地官卦爲衡宁飛芻輓粟挽於羽書 王師薊燕暨其敢告勞歸于青泰紀綱列曹懿厥度支乃見經國轉餉朔方不稼不穡士愉馬閑疆場以晏所謂伊人戎有良翰 皇嘉厥績名邦簡臨禮帷戾止克殫其心流蕩之餘家無完堵推潮下車問其疾苦省刑薄斂剖滯若流可安者公川地是謀序哉維人坤儀所帶我室翹翹伏茲降祥伉儷之危執不絜卵政未及恭瘢頑恒坦若有積倉亦以御災律彼吳漢自姓于推頹自微淵耶務遂繁日夕熙明乃路斯言痾不追息愈疲卧埋泱旬在告倏焉不起聞嘗爲綴男啼女乳不爻俊事與而問用嗚呼伯時何用爲哉而身不閱古 將其誰哉非昔也分符且

之銘旌祖席路可游勿論于職素尚泊淡後將日邈持
遽開中于焉邇延依依他鄉欲欲道左首仰士風以
光祖豆詛工白尊師嚴不致足其語猶盈耳不居者
形名為裳未和而求之杳冥乎嗚呼伯時之靈

祭縣令鄉君

順德延命正乃裕如豐才齒施日得則餘若大欣感
係於用含是親世而身疏能取慎於適意可流動而
不居矣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浩鬱鬱鳳翔
虎視振俗隆流宗盟士類并協實發高山深泉周作
孔述聖燦明從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即空言之徒競
爰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克奮陽城經綸散於理絲
樊調寓於解爭昧月二邑風山千里懸消在庭四轍
當軼恫瘝爾民優游吾心既飽且咏日茲必矣百十
俊參名三齊喬羽議可避階已以四方及佑治於遐
方觀功立而旌紐昭官勿蒸穎于發思平典我使躍
以升鳥漢一於是守闕萬夫擔要丹倚蜒於斯藐依
彼方常擬其群小我道凡以包昧使負故嫉讒者必
忤衆雖陋因而能守瘝康游之日以例忝于於尼止
既竊已以寵藏何美服之誨若進以冠紳退而韋布
非軒冕之遊祭毗家職之未盡彼名厚而華躬領將

榮以載路仰茲令操立儒風頑奚其為政敦朴以選
孰云矯其心堅末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其遐雲
伏林未老我問卑稱其難於子

祭縣令羅君

維靈早歲明經行是常既于多士闡而愈章一上業
太學尚友四方勸德問藝中心翱翔既除茂宰卑落
之墟三晉遺風肅如穆如戴星而治鳴琴以君繪用
是成曰父毋且曰父毋且齊民且子孰克厥家選曹
嗣美銓管九流檢裁維理出納王言喉舌之紀
帝眷巴蜀中丞用選超曾于庭朝夕是虔奚其為政
維茲象賢中丞自邑御車而旋進維良吏退亦敦仁
以勸頹俗言復于斯胡此不淑殄瘁斯臻不朽者澤
垂裕後人

祭良臨胥丞馬君

在昔世家由儒及彰貽穀士不化於時世國何賴於
務本也開業者艱承者逸心危而持志損則失此
夫武有不繩之愆紛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為可繼而
榮樂無傾之恤哉唯君有祖早振文聞翕然儒宗德
音是茂聲聞四夷身刑三壽唯君則孫繇茲仁厚聿
服清修宗廟用爵既醇既裕如斟如授其在同朝

之士見其容貌之姚頎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爲大
賢之胄以參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屋之秀邪
是雖鈞晉之珈聿嚴而駢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鮮
敢冐泰無其人而今在仕籍皆以信般實由舊也玆
何可使不久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楊少司寇封君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嗚呼燕古稱多忼慨悲
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咨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
是亦爲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庭尉司空二玆民命
三承栢臺者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離裏
纘善成性當其遐所遺於孫婦者盈貲至今漁陽誦
不衰爲長者加之投所覓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
謂劉寵爲廉吏不言而教可承者忠父子同心窮達
一致九十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與代稱賢四子
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爲樂姚美前史不獨淡明有家
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羨王畿之多
耇碩卑卑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晉其等方視組橋
之向榮佇覩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
誰不撫燕冀未終而遡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祭王給事封君

視業以息志於四方千金自衛觀化淮揚浮游七來
不豈乃有將處士之義退而彌彰何以允完燕貽則良
式彼者才奇勝者子胡何稱藩往錫綮祉
帝曰行人辭命之英外方風徽福求邦報成我后
懷柔遠臣俾省方參經綸寺率六曹直聲愈振
既作州牧幽明黜陟多輕令長爲虐爲德既已近民
百里寄命遂乃抗疏一新大政績微以錄尤嚴滿說
孰其收斂具曰予聖臣當其時糾察官邪庶無遺姦
以害國家
帝曰俞哉其惟共理郡邑既熙父母孔邇保保給事
論思以和有此黃髮庭訓則多恭三奏爲憲移風向
淳典刑云亡于何其𡘜

祭畢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涉江之邑其境方山僻流尚樸作苦
無凶歲服嗇無留人家稱隱君上稱逸民先生於其
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
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彥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群
相恃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是邪善者之入
吾黨莫不見聞而式軌鑽而饗將以觀淳朴於式微
將求俗於草莽也爰有孝子生膝下早承嚴訓聿

非特雅明余志在春秋用謚昭於弓冶乃登宗伯掌
禮司冠其少則受癡成而上既明性兄法處其屬掌
等分曹而治覈淬以居毋取斷於引經各擬議於條
其首片言以決行出在聽常心所斜然也道庭由也祈
伏道同者交深同者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
而夕考終未欲游而風不寧豈後追後以不報之情
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張隱君文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
斯文章德動物為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

覺矣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篚者粟百里則負
髫齡纖儉學業在茲不振于宗迓恤我後宜無忘於
愈疏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殺諸父昆
弟思暱用光婚姻孔嘉俯仰有裕貨財可私本支未
昌敦薄寬卹微歎是襄此北族所以為凶而公自覆
者祥也又其少而治產適永御物依拾俯取力嗇務
豐若貨殖於受命謂所勝之自躬能者精較不肯苑
解彼居息惟吾與通若宜無忘於寄艱而放利以
輿我也未衰戒得積而思施節有遺裝借旅周知職
誌以還歸慰其藝非能讓財背餘爭時激貪勸廉末

俗以移此蘇貞所以為下而公自居者奇也又若外
示性而重為邪中質勇而羞使氣里有少年謂我易
與鬥之長者式復以畀獲金珥於隕揮而女泣不生
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婦就沒窺我
儀筍處始之慙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織經還佃厥季
賛替用列王衞文飲於鄉于禱於漪　詔賜爵以優
老齒及孝而彌尊奚其為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善
斯類者其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我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耶公其尚鑒於斯言哉

祭趙隱君

先生代有成在宗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懸
抜好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忘稱服于里則羨處不
德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盈城潛家任勢任利父老
有三常之恥一至其門雁弗左右相視遜避呈事璜
山衆翁雄才俗智闕恭有二難少壯每剝於身靡弗
徐行庸侍協恭飭志尋乾水溢枯困而授長吏即郡
庭徹群亦跡所纤至歲時伏臘秋筵而聯群季逮姒
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概乎
人情聯絡其公入境而問俗若羽翁丘之隱聘代為
士及簪笏仰风悱兹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

汝宿依依我田既誠千耦其耘言就爾居[illegible]作
即如[illegible]悅懌有穢築不日成[illegible]茨是[illegible]山比湯
沐[illegible]嗣顧堂庶祜用篤多男且良入[illegible]能今過
[illegible]世胄之將微哉而[illegible]克躋貨乎
[illegible]敬孔服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賢游崇心
畀逝嚴君與依來朋莫逆觀過於分體翅洪深於
淵源常慕斯無懷氏之民而詢其有道者之言今其
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不忘者存
邪

與殷[illegible]夫祭張先生濡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口古是常循
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常與我嗚呼世方昌
披誰者莫甫衆乃慾雖我[illegible]孰不知給事後素未
子大人蒙正於[illegible]功[illegible]先於大民[illegible]用者周官以
往惟可諮也[illegible]命而上[illegible]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
憤自勵困不復廢故今[illegible]業如[illegible]
在[illegible]也而[illegible]好[illegible]設內外洒掃應對
故令猶務求厥初[illegible]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
使接跡朝廷之附以縱觀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
有函丈之地翕然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

受業之人未嘗[illegible]之彥而頎[illegible]乎合志同方之
士雖然江河之趨莫[illegible]惟[illegible]之司[illegible]之垣民
生於三均[illegible]義[illegible]功[illegible]其息雖搢紳布列
[illegible]之才未[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下之事可[illegible]信乎
[illegible]入乎其室其名[illegible]者出乎其門矣嗚呼哲人
既萎來者之悲又安能無喟然於君子不愿而逝者
如斯哉

祭外兄郭大器

於惟茂祖[illegible]孔彰[illegible]中路千金者[illegible]以待客
不取其償其用高誼作賓于鄉齒惟三十庚老鴈行

在昔先君[illegible]好不忘[illegible]爲[illegible]克開厥祥[illegible]諸父
駢迹宮牆人器迪訓亦既升堂任使聯介家門一方
博[illegible]用德[illegible]
恢復[illegible]比[illegible]我[illegible]折[illegible]
其徒[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其延轍抗其鋒彼乃扶[illegible]
[illegible]小吐[illegible]識其[illegible]
[illegible]厥怒甘心而[illegible]無完肌左右[illegible]變
[illegible]所出或[illegible]恐睨我引[illegible]釋[illegible]
[illegible]神色若[illegible]一[illegible]之弟男曰[illegible]
獨不旋踵氣盡語絕舁尸而出其背尚[illegible]

名□□湛王治獄私室旣殄仇怨脅從罔逸我則□
哉彼亦見聽可以不寃勿謂非贊小懲大誡銘崇白
失古義烈士壺聲名實維實卑聚千載同匹嗚呼哀
哉□□其與悉矣

祭尹商衡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顧瞻從跡肆雖
狃習有□□數厥其情脈可原爲微足衊其絕情良
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歿彼乃盬擊者入充棟
券積佐賄使氣揮金厥籍損貨消息脫然若釋皆一
意而務就傾千緡以匆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愁而
放獲締好關閔聰姻郡伯邦族稱鉅邑豪避席交不
和衷贊焉楚貊勢重臨而菑屬微羞而廣隙故誰
衆以傲辭奴群俠而取懌獨義前於國士而色動乎
貨來銛禍悖而抗言亦振衣而引歸此夫亦馭富玩
貴取順辟造才有所不推而有所不逾者邪余見其
春身安安□□匪既疾則久病癈不至顚置心冥曠
抓絡自序□□成銀□中道女□則已視紛俗如污已
以生□爲旅寄矣雖眾□之或備已然合君子之至
適則豈不與彼身爲物累心爲形役戚然若不終日
得然若不得所繇希懸隔乎

祭　德王妃劉氏同許殿卿

維鹽淑姿世茂厥祥不遐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
大道□貴維我代亦既嘉止陰事咸熙居則命史動輒
稱□□鳴致戒樛木致慈克酧令德君子攸宜有來
雍雍彼之賢僅于沼于沚在廟在宮爲絺爲絡閑然
罔恫思媚厥姑徽音日崇□職靡忒國乃始風某既
西□□人倫是常歷彼二南彤管惟光邦才委質而
右風泰惟良無詖私謁以二周行胡茲不造溘然其
逢原達者流表植者從貴不自身伐不自庸主器以
長維城以宗茅土百世厥萌在枌休戚是同山川合
諸日月之際此維有家屏翰之功豈其緒餘載雅寔
著言即于幽維　王內顧兮其有瘳爲樂以善隕哲
惟□琴瑟不御簪屏是求其等惜逝則深敦誼綢繆
生芻是將以慰阻修

祭殷檢討太孺人

孺人名族世家降娵自天別駕單澤有開必先亦既
翩止思輯用光乃澹中饋行媲是將袠褐在笥糟糠
在堂雞鳴視扎拜織曰常井臼操作不徒爲養琴瑟
靜好既命友子入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
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忒於厥初惟是君子風

夜教已未嘗片言以相加遊婚喪疾苦是問足傾何
有何亡務成其第婚聘葬土可相非義使不困於急
難以永錫乎爾類變彼檢討孩提自奇孺人自謂不
肯恒斯豈其必益于以轉若弱不好弄而壯有爲德
韜如毛一錢勿將既就外傅歲五更師在昔三遷異
代同慈既宦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煩赫我以委蛇始
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适守工拙半之祿即非處義
飱不遑買馬将薪買奴得疏物將養而適用事可已
而競蔣蓋自乳哺勝衣無非無儀其則不違誘以共
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爲大儒必隱然爲名

公元本所授孺人聖功豢龍之於檢討處則句門出
則借討自公退食屛闩不譙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
足一身壞蒐六藝孺人蓋嘗觀省屏下而將不俛其
然也大化一遷六朝不瘳柔将歿[illegible]所謂其在
采窮與此廢依世德延求逝者彰[illegible]微音是適無犯
維恤無弭組休

祭何考功太孺人

其等閒尚母儀訊之女史則有若孫蒙之於君臣縱
縈之於父子而其雖值離亂秉義則身命猶在苟沒
稱考而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剪下丘衆之哭[illegible]祖

殯治栢二王之美又若不嗣徽音於叔覺之媛比歟
德於游依之里若宗傳而閭闔或異世而同軌也孰
若孺人質之天日可徵其實邇之子孫可識其孫哉
相夫於儒婦道乃成撫孤而[illegible]名考功之所
以茂而澳之聲猶題才之術則與孫道其神發之
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初
而立訓示慈延深於鶺飛之[illegible]以綂
之莫不即肯容而如在也方其奉親入[illegible]揚
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以道惡爲解而以
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頓身爲三年理官巴人去思

所得將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
天終使待銓衡者懷延頸之歎見經綸者思機杼之
功復以讚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
矣其孰能不惜淑德之云亡而俟世數於無窮哉

祭鄧母坤太孺人

曰淑德近育我實則音徽德音若慈令儀則教允秀於
閫式範厥家幼從傳姆娣用孔箴臣類之室匪賤貧
春三十始字梁鴻是從讒彼屏絶文繡地紀伯姬肆
術贈珮脱耳恭其為夫愛而誨子謂彼致遠易誠正
軌合焉可遷從業則是無泥循學有律有禮季以鶚

典卓哉脩士衆其在籍一經則珍遂矣術祭法適在
人豈伊慈閒趨庭有嚴度所代終以依以將有勝其
壽夭祉方錫何以罔極報之貽戚其擇交齒齡聽焉
諸嗣亂以異脉友以同氣究所與遊無燕嘗稱財已
知與託息秀區長而紆儒勝編組林入受訓言山敗
義戚滯飛有源與茲隱悲悵我良削其胡有爽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隆慶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兒榮能告妣曰三十寒母
九齡之孤既即外傳擢第　王都京臺郡邸無弗與
俱匪朝匪夕是斅是愉自西振鐸爲孫孔旋起家于

浙爲婦告哲誰謂河廣乃疾以遷誰謂天遠而息判
隸十年自滕叔水庭游久若十祿川適與諾豈母之
溺猶孤則啜米非正伏溢焉若在縣不及故危不及
丹母豈自遠孤常是期母今安往撫孤在茲出則不
返返唯其惝亦云就養孤則不良十日來發視彼故
鄉我父迍之歸于北藏母也有孤兒何是將誰告

祭太恭人

兒則無良曰母是怙自極之東旅焉是圭鬼見所依
亦唯環堵既祔父壙叶吉載祖三孤具列來吉爲憮
爰致大詛以孚探古厥初生民兒則孔偃實始立慈

終焉允仁未存者予未亡者身扼我者天兢我者人
于時九齡母倍者再季誕逾月仲弟孔六左提右携
乳哺自勞中外嘖嘖卓母之賢于時母危如旒欲潰
母今在茲往將安在成說維何躬之不逮乃奉祖母
溺宅以遷含飴未定祖母載捐然尚兒號是溺是餧
非不指揣溝壑爲爲今乃鬩出十喪之後伸悄以贍
如寄食然兒雅好游撥筆自賢母豈知兒可策而前
知匪所託大信以全藐焉諸生抗俯而堅辟之行賜
挹彼流泉母豈不知置之自便筮仕就養親歷艱難
是甘非惡奉有餘歡曰兒不第終饑且寒兒歸自西

三遷奇疾母亦浸裴勞之即挽駒也喪母造駒之室
百爾孫謀不知所措兒既起家就禄有日其不命車
顧孫多恤顧已念兒問以有孫豈無一弟不及其門
兒歸自浙亦悶深嗟寧知至性而老靄斅兒方自慶
所綵與存家有我母　兄則今兮亦既入　賀陂憲
中州板輿我傷從不叫寅無疑別汝亦又何求自春
徂暑朝夕比堂孝孫之叹以故鄉母卹慕汪恬以
爲常兒愚匪意豈母所遺杞觀一蕆洞惟肺腸蓋云
繄汝千里是將詔旦之役將者告裝母所未亡毋今
則亡

祭徐恭人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甚迍迍斯
貴有今日寧循所知援而止之不諱不疑中含辯慧
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俛焉下堂
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夠匪子而癖乳
刀饗勸學就有其身謂從政從大主器而承家實在
後人巾櫛委騰託息茲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于以
劾我爲勞孔多代終有慶逴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
柰龍綃之云何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誄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誄并引

居東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有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爲大司
馬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馬行邊居東也始公
之居山東則濟南之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
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我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
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曰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
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
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illegible]政[illegible]以次
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近用公[illegible]而必以王
惟者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illegible]東人者也
之子不遘籩豆斯遠非周公之[illegible]乃奈何佑乃
辟翼侯甸撫萬邦未康惟經緯也[illegible]言遺愛也
公爲按察[illegible]兼[illegible]而不必於用訖公爲布政務正供

而不必於用惠猶曰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迪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順治之孫仁[illegible]呆猶曰今爲得君在昔無數予兄都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曰勸以安公家之[illegible]而後朝食也雖無者成尚有典常是而[illegible]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又况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皆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宦無間地澤無間求施無問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搢紳

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君東也然不系乎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晉不以朱以進不以歸以言不以事易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下其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世文卷引

蓋公爲青州四年矣人父所臨諸令長特時各舉所爲縣者狀人職相得也所移牒若條爲記則然奉宣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大亦既得相勸課恍恐請習對簿負太守共理効者而百姓趾逋租說從于徭役說相愛分相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如一日而治行稱長者四境之內鷄犬相聞鳴加和吠加應也而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惴焉不欲以治行自引諸令長愈益勸課百姓愈益强於租役監司御史中丞嘗交相勞也而薦書攜至且以遷行猶之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云公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致其教奈何爲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州而太公問爲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無長物事無長時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見爾大父爲龍江驛丞爲按察使讞大獄而不難於友郡太守

征繇之役屬府交檄從軍自蘭谿功曹舉五十金裝界諸亡者御史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乃得見爾大父於户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不知也然而察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亡者裝交錯就機獨賢哉路不逞服食猶爲守臣四年於此且以遷行更念諸爲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職哉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爲記法度具是相緣爲姦動必饜格吾豈敢知之哉問閭丘先生有後乎何爲至今不祀也閭丘先生者嘗見齊宣王而稱遷良

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不謝焉租
稅者所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
於吏幸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為久也選良吏以
平法度斯租稅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
竊騎此不二千石所恃以為
聖天子圖共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為
太守攝獄而昇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更欲以良吏
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其討可以為
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言也乃諸令
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
歸濟南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曾大
父儀為永平郡文學徵授德莊王纓宜永平後進皆
從文學德邸中及王之國焉
天子賜衡書勞焉大父峻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
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
中丞夔兄弟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鄉言禮者
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師今幸
詣家願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

殖推讓未進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為受徒數人
為太孺人捐館舍積至數十人擢長臨蕤是歲省試
得中鵠經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讓者二人顧濟南
諸上則業諸禮經多不受受宅經正夫各為指畫如
其家家不能辦然亦咸得以舉大試如是者五年余
眺以騎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即常聞之張先所
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即
更宅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　裕
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
乎即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

相為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已時　國家設科射策
二三弟子視以為祿利之途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
弟子員即久劾高第取有司官耳昔業既與恬然為
此而又勸使勿吸其說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自
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劾高第取有司官子安能知之
即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排遜之美有宜中廢報我而
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耶師孰甚焉吾
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即若許氏
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
檢討且八年亦日久遷耳又方今文臣之臣欲然在

與癸之開館齋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右宰相位一
何蹤跡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猶曰今
朝廷大儒骨鯁白首者安魁碩之士論喪道古今嘗
然勤發心憂國如饑渴若何限皆年得請歸與二三
弟子相訓故說經術以增益不能者息茲荒度有用
我化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避亟自致以
勸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為指遜猶未失為
是也身為指遜而後乃今嚴然總五經之聯論鄉序
庠之間道以陳于　王前以為
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

實使自得之其相為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
知之也在昔有漢倪以玄成為淮陽中尉而孔次儒
李以老事還歸世大儒忌諱太過惜德不堪又何推
讓猶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
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新以有事翼贊天下自主器
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為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
讓即　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
從守師傅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孫
勸豈為中廢無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為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為迪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然
稚抱二弱弟稱未亡人祖母楊暱於前子憂不肖暨
二弱弟長則當溥其産數不予太恭人志也太恭人
即傾篋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饘粥是命曰彼豈謂
未亡人重捐牛即不忍此二三子貿貿食嗟來食相
與僕罷轉溝壑也地下有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
人其尚有辭矣脩恐唯二三子為依祖母楊持太恭
人愈益嚴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癃
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浣滌傅藥底　葦而豫宗黨
無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然恒以憂

喪失諸君子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即屢見奴
何與也先是有消不肖不能力樹服賈者兄嫂遂難
久居矣遂發笞出各就別舍太恭人所分戟僅支朝
夕母子煦煦相呴也取濟內田自濼水用易穀畝元
年三仕祖季作乃仕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秋
何賴哉因貸息沒入富豪族償償獨不肖完償
且功名若伏臘行經師脩脯脊埋取給焉不肖奇養
固所論錄又家徒四壁立太恭人困于女紅最爲游
游勿恤為之指于至胝鍾率日一飯即弗發必鮮飽
二兩弟在窮閻與傭保雜作自賈奉菽水益七年不

肯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役粉卷比既稟有俗百伎
太恭人已成令從游士貧者覩勿用饘矣二弟筍閒
術贖不有室里婦約結綺若鋼閣窺之莫不中從規
謝□□何何可棄女於是也庶子不有始應鄉縣甲於詣
對策以第次晚得補司徒諸郎時與二弟弟撫諸孫
稍賜堂上大恭人言風昔事未嘗不輒泣下能酒也
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言

乞歸公移

本職猥以草茅叨蒙
聖恩擢爲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恭以犬

馬之勞含稱萬分之一即没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柰
何賤儒依盛世固臣子懇　主之至情而瘁疾曠官尤臣子
不忠之大罪本職不幸賦質孱弱調理失宜到任以來所
歷西延平慶等處往還兩千餘里於道府衙州縣坐輿六
千餘處自夏徂秋忽成泄瀉以致濕蒸頓發肛門突腫坐
卧俱妨下血即多元氣日損醫生任某等投藥將至百帖
竟無一効再念本職校閱職能非心力無以白効而頭目
眩暈即臨卷必至失常况閱判孔習下史大事一有誤差大
有所關仰在旦夕實爲狼狽合無憐察本職迫切至情萬不得
已乞爲轉　奏俯賜休致使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

聖恩之高厚而雖終無闕報而感激難忘矣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大氣爲舉祥維焉繫隅隈安處豁谷丘
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何所牝牡厥上左旋下爲取
夫右轉消滴彼判夫何坊何衍何得以穿今孰發爲
何致以位今孰稍爲何四極之相爲卒其北方雍何
傾房檬何逆其南北順陸孰知其里胡遊逝既化而厥
壞爰止厥居何所條忽焉合重夫華嶽匪載匪沓陽伏
不出厥出安居陰道不丞厥丞何如穀洛何鬬何神爭
明梁山何朽何帝不寒于西何故居何脩伯宗何告侯

何從氣何以復何所指政胡臣事是修而代終以慶

問華州諸生策

問潼關於彼函其猶重楗也在昔嶷秦建領山東注
如決而紛一出兵割地効路行省術掐山東諸侯合
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逃逝遠爲解則俛仰之勢
異也今天下爲家
聖天下時成猴函不異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
爲戀復數入塞上答北地問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
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即有
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釆金鄧□□

仰山一夜以為有司者雖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臨叩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搖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李淑人大節辨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竭旣贈太淑人掩于　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　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幽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求絕弱子在抱亟

低徊於一往而親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効以大母之為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有日月可處而我求之即安者有拮据不與焉勤矣惟忘予遺為氣在疚疚用勠恤恒為劳卬痗綴將來孫猶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矣必殘形相拒毀瘠自絕始為慘哉瘁矣匪開因偪凩安不陽如在晦冥視聽玄黙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首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幽矣可以已則含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

得含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旣秀方宵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徼惠逝者拂亂煩冤甘比荼毒苦矣立孤難於殉葬善後優於捐軀二偏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蓋亦其質固有之旣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為潔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為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偷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可行於含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

不可移殉葬有斉立孤自匹婦洊之諒匹婦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以捷之乎貞矣激於始絕而裴於已事與操具而身亡均之[illegible]也此大名成其信非以為名而意自擬不能於[illegible]以為功而[illegible]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蓋其苦而便其其守而存焉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故喘息相屬命脉以文神明之冑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三臺大績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

臣子紀其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題太恭人圖

樊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詗曰是爲太恭人其一則莞讃曰當爲太恭人其一則不時詗曰是爲太恭人也其一則杜氏豈所爲圖杜物爲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有所似太恭人者旦而移夕第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今稱杜氏第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物圖似矣及第二圖成即物圖瞿後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無不似者之爲工然必相形而後直得焉

可以無似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母所具列列女傳無不著畫者莫能圖何哉洪圖休屠王閼氏於甘泉宮其子金日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史稱秺侯篤敬非其似必涕泣之與從非其似必漸衰於每見非其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潸然不能自已輒不得以禁中爲辭乎余見太恭人物圖蓋儼如也見今圖蓋依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秺侯侍閼氏爲弱冠痛哉乃逮今

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撫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彼即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

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也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旨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矣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

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凡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奧旨一不得其所眾如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樊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徃徃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

胡[illegible]古[illegible]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諸臺於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中胄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因不祗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illegible]不可加矣[illegible]大[illegible]既作千鈞之縣遂鑄[illegible]之象使佞臣便爲寡人象且成曾商自徼送來寡人方[illegible]喜坂獵消遊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難[illegible]面既成詔之曰既微且僂爾居從幾何吾爲其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順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劍如此於是伐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白

而弱之子哉吾豈不以人口此也哉天下之口皆而決於
韓襄王之肘曰吾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撫笑乎乃
移使去韓王眾曰此豈若等之肘兄之將復展其臂
彈之曰今視子之與閻栩栩然矣何得更擎狗馬西
走王豈猶以秦爲王哉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
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
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爲趙
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鬢麋鬣髭顯大膺大胸冠
衛氏冠差池逭邐五采四重具帶鎩翿黃金師比綬
不著紱綬以絲縷命曰伉王惟肖捽身而過楚懷王

卷三十六　二

曰此桂後惠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巫咎閑然無柰
其以淮地之地三百里劾我也寡人亦似惡閔王之
臭也昔者岐陽之雞偃爲捌犢於宋苑故生表與鮮
年守燕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
危欲爲朱均者紕閑相人於師嶷亟而上色者忍醜
爾其志齊之湯爾丈乎其況宋人大王與五諸侯無
異能鼓一日倪侯請曰鄒衛中山雖則艱鯀可使然
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喙足以爲之何可不使備
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
果解其冠今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殊

餘子不吟也臣若趙氏歎矣聲聞行求救於魏今
其勿令加焉至中山君曰此其淮頑裨衛犀角偃月
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企
不足宋人夜拍東冢出文公之屬雍推而輸偃偃不
知也亡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
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顛之冠以
示勇盎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虎血
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赦則笑曰吾聞悖
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
王象偃於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偃邪昔蘇代言齊

卷三十六　三

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　二毛豈謂爾哉血亦
漸主少　偃以螭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
哉此孰與雀鷇美爾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
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宋襄矣爾目也遂召
倪侯命羣臣以矢口此十二侯者各令面夷矣羣
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而樹之
寡人象什於臺下刑辞臣石以擿其足曰兩鼠大夫
吾當復絕爾臏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
即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
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爲樗里疾血

以矢加於其頸以殉此役藪請以一矢踣之無收辱
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頂鳴羹血出如霤大宰
戴驩因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則
身爲堯舜難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
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偶人鬭而曰我必勝之乎偃
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睅其目皤其腹者如爾於
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閼于裼之三子趣走唐
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
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
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偃者至
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脛痛有何爲者哉置之鐵臺之
下使以其承血矣之怒而斷其背矣宋人大駭而畢
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孤之事也齊
王於是率魏與楚伐之淮北宋城下民散城不守
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伲使之館而死三國盡
分其地矣

與殷正甫 八首

大庇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哉順德雖稱飛歲即亦不
流離他盜來劫爲亂耳然已岌岌於多暴子弟也不
才而守一郡於凶歲爲勞何如向殊有意解綬去又
舍□中□之口不才不能事人苟伏轅下又不欲
亦不相知者以有可冒過處正使他日解綬濟南當
衛是饘粥餬口始足爲正甫憐不類分定今安敢望
正甫青雲之上惟是磬折路傍以俯仰人顏色於風
塵中則其事矣

又

正夫無恙豈聞洪使君事乎昨見吳子所爲伯時答
青州使君家皆不得生荷恩不謂伯時亦不及見勅
草也可恨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當謂伯時矣僉少
政黎翹勉自愛叢脞之餘旦夕旋舉雖今既已祠之
詩名德開而秦人有五羖大夫之痛何爲也哉又正
夫日所爲言經紀之勅若此時正亦謂伯時不及
見也人皆不知尼其在中朝下問謂有今命欲一
遷官不爲將去足矣栖栖至此小心殊惜之惟與一
二稚子憂絲蕪而以不如歸然一行校閱鄙俗多牘
精神自疲被味漸竣術尚憐伯時邪正夫將何以教
吾人故人零落如此即其視正夫愈益親正夫寧忍
暫過其不令在平生狂客間乎

又

恭惟太宗伯之命未幾而特思□然改玉矣周召之

業不下帶而佇焉茲閭里閈為光哉先慈之役所成長者實當大事所為附而謝惘計且垂察而竟章再報則舉束若縉紳而列焉以榮寡母寵不肖無乎不致即藩臬小吏分不得與乎此典勿庸恤矣揭之北堂褒然大老衙諸肖酌使觀者謂其有徵惠而式靈所迹坐被沴德當令其何以圖報於公

又

承慈積纍而福庇之以大誌使得被夙愆而襄此役也兼之真章鴻吉若在紼次老母可忘斯公盛德可忘矣苦塊稿懿入城復以餘冗心跡俱勞至今毀倦始知先慈有業孤而主人之為苦賀實然若不終日奈何哉便使渊附部私凡以告感且繼下存之祇茲為惻然耳

又

適誦我所所示左史書致意其所勉之慎重不肖孤推慎餘息惰懈不檢憮然命之矣何可里閈從游之士乃猶拳拳不肯孤儗焉惟恐須臾之去禮君子哉其愛人乎惟是不忘一日原壤之誼而時使聞之以無辱故舊不肖孤雖老四體猶可叩也小祥奄至音容漸遠念昔講談何依然公實憐焉為戚戚于此矣

又

前直陽令周紹稷者以其尊公閭里雅所指示其諸部藥蓋嘗與裁舉而刊焉徑目不明之罪是時也豈知今日為衰憐之交其在于浙不佞躬臨學宮采察行業科術冲雅門牆高潔旋中丞三歎於其功令而剡以稱首各中丞不以既還為解竭力挽之即知無及於事人亦所共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嘗有此也由二公觀之其人可識矣館粥足討褒邸自不惡然其待以馬角投乳方何為期故鄉萬里仰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者祿之心兼有焉生之想今上維新務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其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固公所以夜繼日而思其未合者也此何以命之遂入　仰當懇于大宗伯不揣先容賜之關照非所收望於門下矣頓首于嚴顧揣財幸

又

日所請拙稿當已塵案即朽推下材極知不堪朽畫而待罪門下者四十年于茲雖至愚陋然不可使聞者謂門下於其一無所私也亦惟與進而令有所踊躍者由是亦惟棄之而令無所嚮往者由是矣雖茲

專河上須不恢檢發至於評賜片言以冠首簡爲不
佞世尤所敢望於長者云

報董學士 二首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内諸搢紳君子言文章
必曰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
附青雲覩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一顧某於逆
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
恨之未有以報此自謂非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
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其
文章司馬子長西涯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

也某何人而堪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
杜門稍頒强直自遂者衛生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
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
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凡執事以文學親幸
之臣而不忘郡縣其理之治是豈獨爲愛某也須當
淫潦爲沴自京畿千里亭障蔽野而興人白日雖有
溝壑孑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延
蓋相鏑於彼且亦不能傍附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能助吾丘壽王嘗爲侍

從之徑坎之煩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即其
撫綏如春華何益於殷般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
狀矣其不枝荒而某拮据爲其官無蓋藏仰給隣國
方且奏中丞御史憲德意准蓮而何以策功名之會
大水之後饑上青龍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
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稍以喘息云
爾其何人至辱執事也

又

日某入討執事吐握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有校士
之命而並辱貺某一郡國吏奈何有此於執事焉大

者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輒去不得謁無以
明執事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奏候則某積愆
自與其不佞哉自分一且老矣乃辱今命某何人而
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所以私竊念之其唯執事夙昔
薦寵某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顧之力爾不然豈其
不佞如是而大得至是乎

報傾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　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
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爲至今不録乎奉
晰疏草首言嘶薄以承天休何太賢愛君之度卒抑

邪佞指斥壬巧又何謗譏闖上之風然不知何以分
學狀知爲廬陵昆陵　君子所自反也出則王臣居
則聖修　大政方新恪兹求賢必得復謂無待而稱
爲而願少須史爲翰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念無以
承大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論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
述以蓬不肖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名之間之
士耶不佞之於論學也下放知然而論學矣名卑嘽
盛典均之不可不凡刻而街以答既命云爗以孤陋
自請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憐察焉

與樊侍御書

攀龍任愚爲郡無狀俯將上計中者就就執事數語
居心沮服而反側卑安然矣顧循攀龍所及知也他
如彌縫積闕延守虛牙凡使攀龍不得蒙高當世而
表見來茲者豈能薦簡一戒攀龍固有不報之德於
執事者如此而執事猶役一郡闕吏復豪然疏中也
愛人無斁復有已時耶即不佞勝郊治非斁蓋兼之矣
假令吏遷而作忻忻執鞭凡身受其賜者乎攀龍殆
無能爲報矣

與馬侍御

某不佞爲郡無狀而復以遷去則免於疏列亦已足

矣乃執事復進而獎之以寵於父母之邦其所稱
又皆某片長自信者何至辱知遇如此也亦惟我執
事激揚百察不佞有其亦在不遺則凡以剪拂稱佳
士者不將以不出其門下爲不幸哉

報楊侍御

裘過單懷蜀攬轡境上以存問胰渥寵光載道抵今
懸謝爲感可知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矣乃見有
以才取忌高足如公而沮於無妄之毀者生又安能
自謂昔之拂衣非計也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居恠附驥乘始硯事同舍之雅重辱高誼
依鮮儷長谷及見案字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抗撓
時恬偲偲惜黻之風以今觀之蚤臺攬轡澄清西蜀
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爲
非之樂有能光何可極也

與李考功

其在佞孟自與兼公實爲同舍郎即闕南海有執事
也日以　入計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
某知其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在執
事婚婚一不罷於世因私竊聚焉幸以參謁者而役

何[illegible]之乃[illegible]偏[illegible]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
不叫其意氣爲侍也

與汪正叔虞部

與君不奉副音今歲淸狀爲勞也改歲聞足下在孫乾河時竟不免畜膜之厄歸然以梁上獨存也嘗是僕銜命僕病停乎風壓下走有人乎識公之側明年上計京師爲十日之飲與足下大談肝膈解綬去矣其在僕相足下觀其俯氣凌人豈爲是皆若乎時者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門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子相明卿亦諧風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人哉第好有兄弟之好敢望及之邪抵蕭條其於高枕唯日不見足下思不可不知矣徐悠悠然可稱足下耶

報許伯承 三首

[illegible]足下久要即未不忘日以元美姬婆然爲[illegible]則日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激以入[illegible]無地也[illegible]與元美告何嘗不伯承在日令僕[illegible]伯承不安所[illegible]義及又不欲伯承猶投以是爲切切偲偲其意也尚不以厚[illegible]則往士固不朽爲期所不合執事者如此不敢隱矣

又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奈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之名無經困理抑杜門卒業爲不朽一大事因緣又奈何乎伯承[illegible]洋洋雅音是爲病耳暮春者維我二人者于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品自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謝孔林振衣金奏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illegible]報詩能邀令從游否

又

邪疪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遡祭寵光道路未能報謝而感論至矣是日也實惟小祥之期視公所云兩中[illegible]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矣[illegible]追[illegible]未嘗不感[illegible]讀衰[illegible]沉痛耳公以[illegible]崎嶇[illegible]游蹭[illegible]以彼易此者而況出自丘[illegible]家攻定如九齒矣而今而後見公高枕[illegible]可以追美後宮之盛遺所不及御乎此則公所兆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爲哉
[illegible]

生僻人耳其於長者役以[illegible]文斯罷之矣今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爲狀遂彊之賤數千里外而勤執事者乎不愛以其師身爲介而并得所致以爲故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晉歲自棄有槩於足下歸潔之微旨乎無亦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自至也

報華從龍

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卽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卽自昭雅

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illegible]而[illegible]知己所衡[illegible]者與[illegible][illegible]古將[illegible]南豈所望於君之廡下哉不但米俞[illegible]充美也

與[illegible]子安

[illegible]發[illegible]獨僅焉[illegible]及宮墻而公拂衣出[illegible]不佞捐除郡省不任貽肆自棄　明時杜門七[illegible]疾已錮久無間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illegible]神交其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傍情也以[illegible]得一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

夫[illegible]佞[illegible]所欲不朽一大事者乎明妃六曲可以怨矣輒取附和見同調之雅并代起居云

報尤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至使海內一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千旄之私不佞亦復不獲望見顏色受學清槩徒日就于孤陋奈何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問其攻竊自淑艾以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此所爲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爲郎時嘗過殷正甫卽相與誦足下以至今日幾

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情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久固謝不敢奉爾[illegible]極無以揄揚太夫人萬一亦恃有[illegible]我公者三數[illegible]內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寧笑而置焉

與宋按察

北不佞爲[illegible]風誼之[illegible]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今[illegible]領州大藩方于時胡越[illegible]始簡書可畏而不出[illegible]中[illegible]矣以[illegible]外御天下固想見執事爲人也卽不敢謝[illegible]廟堂之上使四夷[illegible]級長孺之在朝廷而造士蜀中爲壯遊邪不佞亦旣秖役三秦接

瑣夫邪咫尺稍晉愈覺形穢矣不知將悄何以自致
惟執事者有以教焉

與徐大參

不佞讀公所貽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癸至登臨大
關諸篇未嘗不喟然自失也遼海與我無閒越在塞
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閒時時泊軍吏張旗鼓耳
目所習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于鄰當境出萬舉
入杯乎斯已吾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
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胡風一望盡胡天
今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即漢省春風知視草庚
家明月想登樓此後逸亦與韋柳非伯仲王允寧所
論豈或然遼西幽燕方諸絕句有指彼若然間自有
縹緲竹枝之聲正無害乎總統之才能沒之後矣

與沈少參

不佞歸自留中道出貴治爲足下有徭封之役羞辱
累積而至今耿耿久不能聞足下淡然將足下自雄才
兼當世多能文之士與少參武一記而不逐于里臘
獵則僕以重不習哉毋亦知加遺爲而名爲云爾以
開安者意也是何至高匪如此乎不然一日之雅二
十年於此亦已久矣又不然廢棄之餘狼急非所及

也何至高匪如此乎抑宗祭命惟笑而置之

報王崇義

其不佞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
塵中爲五斗米勞折道傍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卧
淄澠之上也

報賈守準

風雲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兄耶其數年
辱問舍之好察守準者何矣雖德氣素甚高即一言
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不佞如其狂恣四出顧無異
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其有心即一値守準
故未嘗不縷縷所爲我聞有命者無隱也宦迹不居
動輒如斯守準豈能捫舌不念其乎以大庇入關校
士且三月惟地之杭陘亦惟其其尚有代裝懷安堵
亦惟其爲守準頼焉

報靳子愚

其不佞既已以此役於大賢之後矣爲德不類以貽
前人羞將安頼焉然而執事並一示我者昭然在也
其豈敢謂終能與行君子亦惟是識其小者以無乎
竊過於幸爾既蜡則二吏者以執事手牘至其方且
日夜東望聽吉爲期以竊寵光百惟面命今豈其不

脩治[illegible]駕出涇陽獨有它不待郵候道左進遣二書
竪往御于蜀以當下悃幸叱之矣

報蘇州王使君

西將過大名將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即亦爲一飯不忘鉅鹿邪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借使君而績滿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既乂生息以之即使君亦惟是顧復柰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杜門伏枕業爲僻情之夫王載於此安得札既從天而下則戮餘之坻屬使君居下如示涉者感遇可知也

與青州林使君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自[illegible]日說長者頃惟于旋之能餓然舉士而臨焉所謂從天而下矣其惟郢陋仰挹風裁竊幸何如渭公長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方且嚴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應詢于芻蕘無亦以王公則嘗謬交恭而獨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之矣謹撰數語以示其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無由而因以月借踰之罪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置之無限矣君所謂序則亡論其不敢以不佞從它卿中夅諸賢大夫君子權耶諸賢大夫君子所爲劇

議與作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當之耶[illegible]從後行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是所懇於長者其辭令爲王公雄古所者述可收之藝文者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又

再辱下存寵光嚴穴伏讀郡志厥績卓然一方文獻實公舉造可謂不朽之業千載一時每與聞大政仰止滴啟郡士大夫家傳人誦何以將逆其盛也不佞如其苟以塞委命已矣而以潤之方冊重惟顏神城試厥齋讖行升家譔采以私所好即累全書有所不

恤既已形穢然以附青雲之士喜愧交集矣狃於售醜更述爲序庶幾因報雅意不知其笑而置之也

與邢孝廉

其不佞即雖俯拔不自止然疑於去就之間得足下爲可謂狷介不受寒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遇耳彼何爲逐逐乃富貴容也非必膴仕即旦與討附其有富貴之形已先汩於拮据而執事獨自堅也間有不自制則名爲求仙以澹其心知執事者豈不善學古思邪

與游九式

[illegible]夫何足與[illegible]詩而[illegible]　足[illegible]
[illegible]已久[illegible]一介之使擁至[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重之
[illegible]繁[illegible]七[illegible]之妙者[illegible]盈目何以得
此於競事乎然不佞間之[illegible]君足[illegible]才力可以無遠
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
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
寧拙淅近白然斯公輸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
於足下與鄭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久折坂無不極
材盡技矣假令改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
也然後乃今芻蕘於　足下雖謬不怡焉

報劉子威

蒙於張仲子帖中睹所慕足下者之蹊數語也文翰
難矣人固有乎而此獨不常矣重玩作集則足下以
才白雄視而獨幽并且欲直逸之表坐[illegible]千里不
逸之勢有餘如焉其於不朽乃稱盛事然體裁各舉
所自至而風尚不可不一論蓋自漢魏以逮六朝皆
不可廢惟唐中葉不堪復入耳見誠是也於不佞奚
疑哉佳集取材班馬氣骨卓然古樂府等書與寄不
淺固宜一洒凡近勦盜尺牘乃旁及章錄盡與自賞
不能[illegible]豈由質之華易而由華之質[illegible]

拉九折之坂而失馳康莊者也要之才思不自雄耳
以余觀於佳集官知神欲亦在乎熟之而已李[illegible]壯
施[illegible]而作對必能懸解字爲句將句爲篇宗古
詩樂府小而辨物唐之律絶瑜瑕較然務工所明無
漸[illegible]蕪之致矣惟是大方以先固陋敢僭意
崗厥因敬示得所適從不勝大願於足下也片文殊
穢佳集幸矣而置之矣

報張幼于　二首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諭豈敢
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儁者而使
不佞據膺其間豈不難乎其爲役乎然幼于與元美
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又

久不聞問自以耿耿[illegible]世見君家伯季交契同
輝爲[illegible]躍[illegible]即知足下洪推大矣將獨步千里也其
惟二嗚綱乎明珠在旁已愧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勞不佞何以目免將無令觀者披草首簡而顏色自
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

報周直陽　二首

惟且得問未報斯置之耳何至不遠千里重使指勞

乎三復尺牘深惟尚論不盡友天下士不已也乃知無數於不佞者有是哉前論爲其著述自見顧非其人而足下愛我以德夫復不淺博南既開千載得足下豈爲非旦莫遇之也𢑱共二君子海內大家並兹命世足下從游其間其在臭味則足下可知矣乃今而後於與有寵光

又

頃辱使者附藥 上誠以海內之數君子足下身爲爨吏而出諸門下有其二焉不佞不可不知也將斤劉是求而重以布列不佞何所聞過乎版即嫓奇爲

置之矣然斯其謚非不甚高乃即不無由是以藉妬口者不佞杜門八年於此卽杜門八年於此也一爲足下嘗與而莫我肯力豈獨其才不能私一令長哉任用吳[illegible]又之不厭而患乎其始易合也足下勉之矣不佞久奇疾經今百日纔吏入視郡事又迫暵粥氣稍充當圖所爲灌縣公碑以報稱足下委命不淺耳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爽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葢嘗爲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

[illegible]以與進斯等今置之未爲不厚也乃足下崛起滇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遂見顏色何以槩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回豈彼悻悻于牘之微可以汗下行一大事哉吳會千里但足下已將子與明卿間則不佞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者性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右乎 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強移然謂門牆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屣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爲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奬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君卽青水自許誰能易之

乃余所謂楨伯必爽然一國士也者詩行格綴辭兼到其中山樓道河中岳 長陵陽翠師子府內等篇亦爲雄渾蓋雅爲輕便者求此象[illegible]公擅美當年而足下所緣以羽翼之二兄弟者兩生有言不可及于[illegible]不知向無何[illegible]惜也公論適化不見楨伯于今日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頌足下自愛不淺

報黎光懋二首

兆訓計已其此[illegible]獨李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爲郢人質邪勿謂風昔之

嘗所謂勿非數也入夏內弱備所爲疾呻吟發壁久
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奈何今歲爲田強作
解悟頗有佞倍諸老農家秫畝七石酒本是尼舉書
聯好杯勺之餘挽將小豚犬於漆上唯籍濟簡不知
其不可也克懋視予豈不　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
乎八月間　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
秋闈南海之羽出隨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
殿少宰亦謂克懋　廷試褎然爲不盡一等者之首
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又

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
耳不佞十年田間知一日懋卿爲管寬我豈有妄意
於世也起而僻違敗之命鄉不自量以犬馬未塡溝
壑欲從作令中收之以報斯材終去條就三仕三巳
如用世必不爲造物所羈而行藏人將終爲所引以
往然之可不佞不恤矣所即命僞之漸蓋爲當路所
以良我若之地小覬後命徵夢卜云爾除日如雨不
乃在積薪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爲陽喬所謂
固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久斯玩玩斯置矣而
不佞得以絕類離羣竢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

於夜以北爲豫待也此唯下佩非懋卿知我而爲我
者不使祭問不佞乃今一以安焉與盡而返耳

與楊二守

不佞待罪貴郡幸得問道足下仰爲之力唯弘未能
圖效至銜爲十年自廢復再假遊輒作故態深恐
長者海之姑信所自止耳足下懸車幸無恙大才終
自有可逍如譚公者則足下用其所未盡有日矣此
不佞且愕且喜所抵腕於譚公延攬俊傑之士不忌
其多取者也此公神清性恬動符妙理傾朝注意仰
止勲勞及玄旨用助精心稗補深矣足下念之不

佞殘夫適遇合契此公足下因以迭相授受乃所大
願不吝主盟以示舊好致殷之至

報周司士

不佞何幸公之臨此邦而地之也謂父母孔邇顏色
斯日承之耳奈何不敢戒薪而適館則單駕出而矣
至今怏怏惟綈衣之愛未致而其無能爲役所恃以
匡不逮用錫貴谷者未淸也戀戀可知已

報魏司士

燕雖辱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雖焉一
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非勞乃切今命用力諸次

滄溟自苦安行若我公據九鼎濱丹經服食爲樂乎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行甘棠遺蔭焉而尤急于愛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借始公蓋謬以封菲流之采草爲登公堂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 今爾一顧之力豈其微也不然中丞大夫所臨豈少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褎然在列此何能忘之既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豈但生擢之節故亦惟平成不終沈廷百世之利肝膈自慰天下人才皆甚某不勝私頌矣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汙不至阿所好惟是 朝廷大計其在于命將閫外無帥者于門外一人左顧右盼身擁平而填築之若是功世世天下當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而某前我無將時也易宗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閫部深遠老成謀 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但問其力由是也劉某三章蓋意或有異見則公之心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承望

歸然莅盛則雖其變莫知之而識者固稔卜公泰山
之安與　國儲休矣不佞自竊越在田野孔邇干城
幸蒙餘庇又柰何不忍一日擁篲之役吹噓及之不
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答萬一於是也承命
爲序拙陋無以奉大典籍候起居云爾唯在右笑而
置焉

與王中丞二首

某不佞再辱使者下存有致㬠焉唯是　天道旣變
日月遷矣而孤陋未已昔人云門一以杜其可問乎
則其之謂哉藥餌自將舊業爲廢發春綜理當有以
請不復敢以拙爲解也

又

唯是我公遊
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若尊　國
體養一代作肅之氣以中正大觀爲當朝重天下翕
然壯之也其外藩擢爲日嚴入　賀已謁西臺聽公
昭飭懲變恥弛職用儀庭爽然思厥至今念焉起居
燕間出鋪廷納一則混爲故偉不遺亟承枉幸未及
繼見已於事而竣矣某旣以不待失辭長者未謝不
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爲欲私之者意蓋闕如有

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爲公而爲寵下並
若是乎勿亦延攬海內得士自喜若所謂王大參兄
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寵亦自某
始乎長君世胄高才與聞揚馬後賢推澤交映擁之
腋下足矣猶尚援引旁求以其求與可不稱休休之
巨哉

報姜中丞

某備員三泰時嘗校王大司成文集聞所致我公浙
中甘揄揚平倭之役溫溫如也旣已扼腕壯之以託
于大誼自喜尋乃儼臨東土爲不佞越在田間守其
硜硜之好不亟請見長者自處鄙再至今恨焉然業
已自矜殊恨鴻很之於仰惟不校邇者辱庇起家浙
中則我公分臬之地也成洪澄之藻施後賢方具是
其父母之邦就遷于中丞而副封如其收望頻色然
大悅已度浩蕩撫我不可不知也然亦託于大誼且
三十載矣寧可念乎至謂其之邪謝斯罷之而已

與趙中丞

于浙之役唯公屬吏屬承有遺孰不任職某中廢輒
就　新命亦惟公屬吏而獨委以閩鑰寄之海防用
匯與之旌我因事自見爲顯荊之地而藉聯聯之於

陶成可謂由書莫不佞何以得此於長者無亦以共學附大宜必免大戾然後無忝諸君子乎然公之庇護其久矣待罪貴郡疵纇實多指摘是懼而紀列於疏其曰蒲鞭遺愛其自若常不汙須公豈忘之乃爾過推不遺稱德歸厚過與不恤也不然我公風裁蒲則延譽笑自愛方矣銓衡以宰天下而私一不佞如其者乎聞者必且謂公所不棄其人尚可強爲善也則是莫大焉我公片語而使中廢之材唯新是圖以効知遇於萬一而勿敢淪于匪彝庶幾爲報且激且勸之道而況莫不任職者哉

與王侍御　啓附

大使備嚴發之氣業乃敦仁王臣夙綜發之淑德惟兩學浙擬法儀臨吳越之交烈彼流風丕振東南之望既歎行方之役江海澄清冉途覩　聖天子期雲霄何汲操冰霜而自甘受命　先朝聯日月之維新告虔當寧久虛待從匪紆趨　闕之懷並存激揚之候還臺之駕封章之暇飛隼既已成城監境而留行騶暫其且止望高獨坐暫依烏府之光寵絕羣寮遂遂龍門之御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爲鄙數千里託僚友野得足下不以爲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與發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嚮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撫于海將　日相存問使不佞跼內顧而安焉入賀之役選升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乃賜雄文張論中堂日爲三復矣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爲不佞此行所借以爲重不在一參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與殷按察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恨以不奉長者下浙之役越且甚焉則公實在此不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即辟衆而言時事動見掣肘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諦之出腹心相示令其得舒意氣之雅以是不鄙何以報之公爲日給事禁中望日傾朝其於出參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刻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厠諸長者之側使藉附驥尾以爲其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則不佞雖借亦不失爲知所嚮往之効

叚不盡厮以來比迹萬一也入　賀莆餽既以方命
不恭兼復小嫌仰遺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頼
庇故委東還視老母討[illegible]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巳江
右來差矣猶知政之亦可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
更中廢者田間[illegible]何惟長者憐之

與蔡按察二首

不佞非劣然一傾蓋即知嚮往我公不但如舉浙諸
君子雖皆被德而三年滋也斯意氣取之耳天下之
士可偶合哉非夸肝膽吳山之上不以其爲跡而使
與聞秘論無復幾借當道陰庇不佞不以其爲嫌而
使俛首[illegible]然恩之自出骨肉之誼於斯二者豈
其微乎吳山之上千秋仰止於斯二者豈其微乎

又

上有[illegible]而馴至不朕不合則巳合則久要爲
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
交也足下其人矣其不佞起家自廢隨無以信乎朋
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
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于越萬里
日開府作鎮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
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
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張大參

不佞其傾自以參長者之寵許欲處知德之列也乃
足下誼其尚不佞諸吳而吳人士請爲詰都而都人
士請爲以莫不三致意于公者謂不佞同寀之慶易
舉而可久要以信乎朋友道在是耳不佞則申之以
劍旁星彩天表日華之句則又以莫不咄然三嘆而
作謂不佞有臭味之好矣公所以造不佞而爲之重
豈淺哉

與崔少參

不佞辱茲丁役三月而竣事東還視老母則公之大
賜矣無論渡江而祖之武林餽贐惟腆欵曲若不勝
輒已者之爲厚也於越路行江海足下節鎮一方雄
矣新政淮然爲制業名開府稱世寵焉不佞何幸睹
之　天朝澄朗今且以入　賀行公豈無意乎

與邵少參

自不佞有浙之役見莫不誦足下高誼者及睹其盛
不啻過之傾蓋如故豈偶然也行者未遑輒分賸惠
乃視居者爲尤腆乎

與雲少參

不佞趍在田間三值奇疾不獲左右長者十年矣猥
承見役實唯高誼推與所及而某由之以著無得而
稱之讓者圖所無辱命于諸老未已也黽勉抵任尋
念中林野心時作重以貽笑從而娭之母七十老母
與初失母之兒以從宦數千里外人情哉所恃我兄
通家隣德百爾託寄稍以自解耳

與李僉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
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乃懈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
國家求賢唯是其才柰何卑有成効如公者乃輒報
罷而單及遺逸以決未試之虛名卽世之見或以軒
輕而棄崇一方大監羣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柰公
何然上之諸當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斥譏不
能從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
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
知己者益深公蓋寧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
余爲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卽使精明之氣當
而爲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含
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宦情尚記不佞叨轄
時惟公以謂厥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參藩奚云遲也

寔其哉卽有日進適重余過亦弗顧之矣見役也已
於斯而竣束還視母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尚
誼不無望於賜示台鑒先候謝如此

與宋僉憲

白山以東稱閩閈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
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乃崔公分藩而守境
土相接互以大牙犀翰萬里郭公坐而爲保聱土不
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
戾乎然卑績異政既以疏闊甌越當不能又借長者
員輿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瘝是職而貽閩閈之累

報吳道卿先生與吳道卿先生　二首

其業自以狂簡晴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而士亦不
復附焉毋狀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闊廣平
盧公捐館當朝又未嘗不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
一方　國家何愛制也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
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家短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
萬夫失望何也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乃忽有
此小草渡江日不忘作奏中故態歸迄田廬不自知
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而使者儼
然臨況矣惟是長者之請猶限于舍館之私而寵諭

之須循乎慰乎摳承之願爲甚幸乎伏惟寬錄有如
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又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以漢羈長人兩過敢丈而不敢入則官之爲佫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及此而示衆以謭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追其罪也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摳承不獲濟勒之畏人者抵首百冗愈增惛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向見三長兄英才雅質均之大器鳳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千霄翁撫之膝下

經學相難燕閒互發家庭之左宜稱之樂快何如也孫稚留神推步飾以珍異作哉翁飾之慈加于骨肉何敢忘焉

報姚京兆惟貞

甚矣我公之爲長者乎其不佞越在田間而誰以憶之唯是我公甚以韶諭近出境上不遠數百里而覿相存昔則然矣今豈有爲也以疵起家適叨浙省念當竣　賀語僕貲祢珠有此役闕効未能坐陷菲劣公猶推敬有之愛縫綣非常蓋一月而三數之錢見踰淮教音在耳上及荒雕下寵脉大三十年于此三

百人通家未有若公之知遇也恩父子何以報之哉

報王給事

足下出自著作之署諫議金馬門既已聲動　朝廷用是文雅高誼懷我同好斯天下願識其風裁矣攜海之役男子方殷舜以及代不盡而在辱示佳篇把玩忘別輒有和章少見猶徐幸卒教之元美起憲河南其疏力薦吳明卿今補高州五年一郡役爾投荒其爲兩公出處也

報李民部

某討足下封事未嘗不扼腕壯之時雖訪落而宮闈

無狎衆蓋相視難焉輒以偬偬開　今上納言之路爲之倡首一何風裁也自再抗疏以李御史庭辯苛氣不與焉不佞孤何幸得附一日之雅寵光自愛乎十年分葉足下所知某家于浙實惟母命乃太恭人歸以至此積愆何辭適辱存恤束帛臨之大徵不忘佳篇決決重衡興勞無堪圖稱矣倚坎摧隤畧附候謝

與劉民部

日以菲劣亟辱不鄙獲承顔色後見延款投轄之夕接膝徐君遂成嘉會重識足下尚友之美誼而游多

土以光　先德者不敢不承也

報羅武選

不佞孤口尊中州之役世是足下所嘗儼然而臨之地也蓋聞諸郡長者所稱瀝泗之支餘以抵大河內外從者之往來物色多矣孤不佞得於口畫則已羨當今之世有景純焉乃先慈卜葬不意有般大宗伯紹介其而足下慨然躬爲指示三吉並列懸孝子之悉而備所裁成今襄大事是觕是安也寒札踊躍安得從天而下有此於公先慈寵靈徼惠後人貽穀孫謀德則逕矣何以萬一圖報乎

報王按察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即雖不敏而所願大賢相承以蓋積衍者未敢以衰毀忘焉顧何幸乃辱故人如門下者乎竊覘交并不知其所以託矣兩承椎篇泱泱大風唯公高才視此不佞倘亦過之所祈嗣音患示時借顏色必不負歸日之報也謬承查公推精加以門下敝愛即郵拙見以爲可耳其在其蓋管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手標清粹不逃所賢儼再辛紫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佞過往同之共爲交誼篤施而致君子之情尤爲衛過其

傾倒門下彼可識矣許史註於疑口而心跡未雪□
無不遺谢祭吾吏旋附候不恤綢繆

報楊憲副　二首

不肖孤乃於茲値先母之變也何脩而非其修然者乎猶幸　朝廷之寵矣得以階葬先母畢大事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起家未憲以長我鼻中非少傅公乎大德又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豈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叙任之吉而須臾供役以効積悃也乃辱慰勞追及嘐惠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實愍之至爲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其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愧始也重離圖稱矣

又

中州之役計當効周旋于門下者深矣瞻言之私輒阻家難長臨祖餞頗備懸恤不佞積忱未獲一語愴慕可知念倏卒哭倚次推隤再辱存問生色勃然今其口襄事矣唯公求隙謹茲附慰孤閏鄙不畢簡而微才不終獨而其乃所大願校藝方般儲神自愛矣無任狂僭莫功云爾

報李憲副　三首

某不佞以瓜于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丘之願爲德大矣方其遡歸棲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佞閔遊雅誼二日而汔濟于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塗然後知唯公愛我甘之彌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者於露之慮耳公以謂幸不以謂患乎前謝由長使承撝愍其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益自有之轉致所諭益蒙謙光之盛不敢當于斯言矣但公何佞焉而辱以爲容乎憲伯工詩爲文章往郎酬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在否耳

又

一夕之疾孤不意有母之終既以已矣時也亦豈意有公之誼哉母不可爲而公所以爲某爲之者乃無不至如其爲母之心某□□修約而由公以解所以爲某母也者獨喘息之不可勿亡以也間援公也則極然則士之不可以無交也如此其亟矣苟非其人誼不能動動矣而由之匪仁術偏私之謂何則知公才美利一援手待以當大事者不常所遇也跋役餘年終天銜德唯是跧伏私竊大願中丞東土用寵龍旄

又

緇籠倏深僚友之誼公所施不佞以及先慈者未報也而諭慇復至矣即雖衰隕無次非常銜感動倍慘切乃憲伯公書云奄公手標清粹可愛哉其人乎是惟公德明格士均嚮往而宜于長吏假線由之兄弟朝夕協恭勸役不佞之所夙昔蘄焉而爲公求必得之者則如此憲伯公神爾致遠足爲法器公在許與可謂大哉中州一臺之妙某薄劣恨無以參佐其間跂某盛事遂爲踊躍而已

報方憲副 三首

辱使者追送河上今踰卒歲矣寒暑坐易推隕不忘初志銘之委某以謂門下非不知不佞未堪秉筆之役顧任婁棠之末而欲有所致以締交誼名爲此請耳能文之士豈少一某而嗣音懇懇又若終許不佞而罪以爲少者乃不佞不惟辭拙冒稱成命如此矣幸笑而置焉其曰臨楓倡酬長者之情久愈耿耿用藉識感弁摩贖裁併用遠以容効下忱

又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辱諸僚友未嘗不睠然嚮往須締四海之好也久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公焉而事之托不佞於大誼于浙之役如發中丞一人入忭吏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忘之□頭不忘所守

評公復爲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則其向所事而托焉固知千載一日也秒冬先慈大艱深惟遙庇改歲病勸方閩聞問而使既儼然下存既追祭河上又申賻單中以爲芹龍寵榮不佞薄劣無以揄揚爲報乃勤儒疊如此自惟有以成公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懷不敢以遂其硜硜奈何然汗赧殊甚愈難稱答統祈憐炤

又

不肖孤向見陳公語公之所爲厚也而孤復繼陳公以行則公若不能爲其者感然于心矣其不佞以孤

觀於公由衷君子誼已除有所致之矣而荐致無已特俯匐之餘齊形于色匪骨腓內而有此於公乎匪親之忘斯公是忘矣

報梁僉憲

不佞孤煩蓋而託于長者一日臨語耳心已竊異之分憲一臺中州動色可謂侃侃斷國之臣其自以得所嚮往飄掌不鄙重示椎約綫一截和方冀卒業而匍匐自沮矣今之作者長公負褒叅之才而文宗矯矯奇氣里閈三晉更相唱酬致足爲樂乃勤毆勞不忘一日之雅寒暑懸易一何厚也

報徐僉憲 二首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獨是時出則奉僚友之驩入則稱慶于堂上爲樂不遑而前相勞也蓋謂有人焉儼然在衰服之中一日之雅秥塊依依視彼祖臨載道寒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性自厚德不敢不知已

又

不肖孤積慼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郎中者下車纔數日耳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盡焉見背竟以不返悲驩懸絕

能不重其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慇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爲如貫之誼也何以敢忘

報傅僉憲 二首

不佞罔叨茲役深懼不勝乃同所請乃公翰示猥以脩交之道下存知將爲教示艾而不佞恃以無過也雖鈇鉞便爲已命老矣敢不銜過於斯言

又

孤不佞州中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在陳之過聯言平生三接之寵銜塈用罄珍殽間出酒于歡洽追者忘興夫至今未報而先慈變作奈之何哉

荒迷失計乃辱慰恤不遠千里遣使臨祭重之賻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其薄劣何敢有一於長者乎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契乎郡也薄祿之孤猶匍匐用勸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虆梩孰為斂事盈尺之槨不若以美然者非公乎恩母而及槨思槨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幸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殷鈞州

孤不佞蓋承乏中州爲唯公之共理而勸溉子臬之役也適許之遇從容片語蔚雅風流若接於中注存郡乘所閱典籍其紀述矣失政口新而先慈見背不[illegible]孤所已之初心以効揄揚萬一怏怏自失耳乃辱使者儼然臨祭寵以奠章其曰念此兩河民瘠土[illegible]仁哉父母之言乎哀慰之私不替既往孝自性徹非獨腆貺也寵何以有是於長者哉

報陶雅州

嘗先生同列於朝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乎孤以母就祿而遘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況焉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遠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歸德潘別駕

不佞孤業已違慈所由以扶柩泛濟者其大節也天實不弔而公匍匐於河上執紼用勸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畢賻臨奠惻然此心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虆梩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爲棺槨遂其孝之則足下曾車以載式遄其行俾不肖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爲勸賻賵稠疊儼然臨焉爲我心惻雖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報張介甫

改元之歲先妻棄事矣　帝命辱下乃先太恭人捐棄耳而鶴郎走也于浙之役益捧檄之情渡江周旋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念及西土之人非滇則粤安得歷集爲會壇玉帛旗鼓以快平生成議不朽業亡論　凡六月自藩入　賀再晤二君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動即舉酒遂酣亦惟二三兄弟遙嘆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問

奇而所代役不佞豈不益奇正以不與黨乃二三兄
弟翩翩維新之會耻且棄征因以自兆俾免問耳過
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豈爲遺憾哉在昔學士大
夫援拾聽說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
不自知病療矣即輙據斷背然豈謂此輩效也足下
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
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獄諸篇合轍迹元
美此相爲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佞孫於汴中
垂齡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真俯勞備至寵錫大享
其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譽臨之樂哉
其尚良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報孫金吾

不佞蓋獨及兄弟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豈
與當自難乎其爲役也乃足下高才役與羣從兄弟
嚶鳴聯翩益光來冑則　三朝一世家矣直服誅言
輒家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
得其人爲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報戚都督三首

維齊任昔盍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
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於我
稷丘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解燕罷
齊而破楚耳非若今之强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
公建大旗鼓旆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逐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盈潢
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爲偉之想見其爲人也
辱示新刻視公行事所施設者閫廓深遠不佞雖未
能竟其式然旦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閭
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矣是書也政

自論其行事所既施設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誤穰苴
孫子哉竊聞緩帶蓋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
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爲質有其文武
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華
何乃亦復下存用須龍頭而注爾如此

又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
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
朝披褐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款接謬辱清栽愈益曙
注不佞至自拜　表則公之美略盈庭英實四達秋

云高矣漠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
時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玁
狁蠻荊來威公威蠻荊而玁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稱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遏唾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
不佞與里閈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
則有問聞起居焉惟是珍擇府龍以副凱旋燕喜之
祉

又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討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他日所省者皆焉此猷一何壯哉至謂劉將
廢習技而教流黃銹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勁貴人談
事漠北又何神將鄰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育
其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
云爾斯大忠之定論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
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況志存報　主者多其
人之爲可恃也防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
揚韜數界之將也遂陞甚幸里閈龍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三首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矣乃
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臨焉傾蓋如故先施自致由
衷之箴披瀝唯謹而忼慨以之卬過意延款使不佞
纏綣亟別緬縷弁中既東而登場大閱紀律森嚴士
氣張踊技藝精良奇踴水火艅艎便捷投校記里繫
舵之利折旋如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枯樹微示
疑設伏所徵叙溢弁旄之步闘弄簿游之徒三河挽
彊之騎非相抵摭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
自愛也劉將軍之名愈振所以身覯其美者如此

又

如以節示海華按頭色乃茲再役矣契闊何如唯足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哉東道之使不佞敬勞將軍即雖冗僻安枕是賴用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駿見餉已知麾下士驊騮騰驤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川貲餘步今幸剋鮮以犒從者即若不佞謹致畢醪云備新茶一觔上充雅歌之清賞以効別悅凱旋歲有嗣請不次

又

日過朱司空抵掌談足下今之大將也惜乎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踴超騰日縱士為樂耳此公平生愛才一時知名無不延納今已入補當為足下將揚推轂無疑猶曰共知人益可徵也向得威將軍書言邊事制肘足下寧願之乎去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欽悅中何如不佞豈折貴人門也

報鄭承侯參將 二首

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蘊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足下以自重矣此中世情一錢而命而新政操切尤非昔時圖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又

不佞以庇允吻二省伐我求僕間闊之地流風具存不佞里閈借餘川光并殺樸止安得握手尚茲一堂也竣　賀周旋游于北國飛雪之夜言歌且奕者誰耶戀戀可知已

報李參將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為德焉不肯孤拒抱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蓋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惱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為緇衣之愛也未敢詐問而使者追及于曾致賻惠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與蔡都司

貽我來年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曾之乃沾汗如身在故鄉若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南之奇也寧北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報施都司

日承使致大藥小械當已覽裁矣其不佞一奉顏色私竊念之安有用意如此其篤信而大道不至者乎知公嘗試其可援而入之不可耳雖甚愚陋稍知禁秘後將勿吝傾示必不辱一門下也何如

報易亭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肯孤蓋信陵嘗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爲人才之難豈獨其天乎

報一樓中尉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獨方抵掌談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祭蓋戚然其爲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灌甫中尉 三首

凡客之游梁者蓋莫不聞稱足下稱博物君子也秉憲之役多聞是依未盡所請而奪以大事矣猶若有遺焉而顧之不可致則維足下之故哉儼臨賻祭用識不忘跋予質幸終爲示

又

日昔恐籍惻然未報也乃所有則夙夜俯次泯念尚誼勿忘云爾故復望嗣音久而益存乎愛爲餉餉豈猶未至而鏑吉馳示使在萬全恐墮俗術爲失仁人孝子之至意此其大德何能萬一答稱也念唯 賛國與文日勤執事而意遥及此其益不知其所由矣

又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 答附

玆寄亦德草宗朱明戒仲蓮流玉吹清開子晉之笙壺觴介祝羡瀟灑陽之酒大河演裔本言接于天潢維嶽降神久祖伯仲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清鄭之門境千里而遥縣映小山之賦洪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虚左謹箋二項擬續五絲幸值浴蘭之辰尚存氣味茲織然藜之火不棄蒭莞

報松泉王孫

以孤覩於公之福德蓋沖雅而耻以才自見質行君子也多男而多賢者詩書之聲皦於絲竹揖遜之容泰於富貴孤不佞辱玆秉憲揔攬大國之風矣老母之變臨祭儼然敢忘答稱使旋附報二三君子幸爲道及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徂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乖咸惟足下一人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爲足下若猶是脫穎大藩日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

爲千里系氣以諺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不然矣然後由諭而觀所扼挽於同聲執鞭於大雅者如就中原而周旋焉始爲婉快重以風寒易水亦憾當時又牘生色片辭入致伉慨自雄翩翩俠氣可想見矣將由足下益習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悲幽允不深成浮三遷老遑將毋無補　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尋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柰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而巳樂府落落似合似離今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千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之所微惠於足下者以爲非今齊試則不復也業巳白首効顰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爲則足下因無有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爲累者圖之不佞不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答馮別駕

文大業也校文大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目古今文十卷有之乎　明與一二君子天啓其衷輒窺此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爲不近人情者不知千有餘歲精氣旋復逐詩還固勢必至爾治治若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

廢篋中集四明秦塞對非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締致亦苦矣足下儻厚財苹斯埃百世無疑焉唯是塗揭卻示以匡不逮而勸嗣請是同筆研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巳采錄過此恐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綱縷不吝寄貺與聞其政婉快何如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碎之飛黃結綠其步驟符采人盡奇之不必下樂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過之耳自我不見誰其含諸而敢貪天功爲巳力乎況復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踏崇揚烈載錫之光爲不使重使待以籍多賢常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爲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既以緒餘成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鄭令

蓋既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以爲壯哉縣也令非其人不可焉乃賢秦謁郵亭則不使察其氣巳足

以勝之矣冊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八章條遣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臺以柔蹊邇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絶乎潜奪行伍以苟目前節用之微名者自知未叶禁叢而不以嫌爲解諸子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允以躬閱覩而使大勢在我耳豈不由是哉録致諸編畫列明楷裝軿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不任望蜀之意云

與徐少府

凡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之能官比其失志斯衰矣加之一日祿養而即不祿又誰不愈甚其積憾之心此一時也能官者之辭言詩亦愈甚矣唯公盛德不以副使君之言詩而疑其不能官以失志祿養而即不祿以爲憾焉而顧爲裝褁乞元美序列而更以關諸不佞拳拳將若窮不能官而此不可無傳者唯公盛德過與凡人之情而所樂有賢父兄者也不佞不任承矣奉命唯公盛德益敦天性爲孤孫發婦之庇是感矣向過蘇州元美序列已具集首亦復拳拳孤孫發婦之託而况唯公盛德乎

與金蘇州陳保定諸公

不佞吾儕小子也越在田間三傾奇疾用是不獲執御于長者之側十年矣濡德光違私淑孔邇致有是役實惟長者之教所及而由京以肴我濟南多賢爲寵下車之誼不能忘者南發復辱祖餞肅與至渥承庇復任出諸無暇尋念山林輒圖中廢將恐舊態不久更作以貽諸老笑柰何幸終始成愛以示不鄙矣

報王子利

不佞所辱足下延款者三而未能趨領也可以置之矣則揣玲而饗之以致臨幸出餞于郊遂睽仰止然所恃兄弟之好而爲豚犬駒覩法焉以厥幾無大笑者不佞未嘗一日忘也

與劉希杲

十年家居稱貧殖胥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娑甚愧夙心矣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
皇天子過賁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當所

由以充乎不出之類者備足矣初尚以郁叟容溥游
自喜乃復渡江與盡力勉適思抵浙奔謁無暇起居
失次深愧高卧之不堅丁躬自痱夫何尤焉郊別馳
戀不任長者十年斐然之愛圖報無時耳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溥游乎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討佞初自
三恭拂衣者非敢爲矯也虞城一別遂遠闊問抵浙
趙兄爲勞辟之柙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
是開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柰何歸思之方永也

與吳思膺

思膺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
念久高卧聊試一出至則與世不獲燮逗何見之不
蚤也非敢爲僑以丁役思濟老鉛槧之役志業未效
常令王函之廬頃閑城市何與白首隨牒自貽伊阻
王舍城二頃田種秋自樂也

與俞仲蔚　五首

曩辱仲蔚風期千里略焉爲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
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爲多也豈徒郁生
溥游有以當足下之心爲知已即知足下於元美可
矣往章冲雅直有應徐之韻遺弊棄鄙議一往不復

擬篔人雖云遠詎今歡愛猶颯颯乎其言之也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旦暮遇之矣惟足下
憐察焉

又

足下幸無恙閉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爲隱
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野泥
迹耳孰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爲獨行也元美兄弟待
請教嘗大快敢開左右厥知集蓼辛苦非一士之節
矣甚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又

不佞承風執事蓋前高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踢
會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
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即梁君豈無復爲華山圖生韻
古淡展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鄙先生多賢新題
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
唯梁君

又

仲蔚海內此人耳爲乃天弢擊如牽復罔極埋孤自
帝吾道距沮所由聲氣相與倡和交應令之懸解非
足下尚乎閑子與云足下故高隱即雖還往亦惟伏

臓誠有意乎此人奚以其跡疏數哉

又

傾仰重名三十年于玆矣咫尺貴廬自貽伊阻然往來皆以夜過遂不敢請之舟中以取晤當時而重不佞慢賢之罪徒有式廬翹注而已柰之何唯是齋致片牘以聞所幸裁赦不宣

報顧季狂

不佞得望見季狂而披所著述豈不一儼然吳中名家也而生平推重即惟元美一人如所云立言經世力挽文體不一而置未嘗不纚纚若自誦也即何至

如茂秦生過不佞不佞何負生而見詈於諸公乃至事已既白而薄生者遂以不佞藉口不亦左哉幸而季狂承辱敝邑至今不佞得籍以居間而白則乃柰諭輒恐不佞猶尚以前過修隟生季狂此舉則豈不甚高然杰使三秦時已見諸新鄉矣近復三判其詩何背更念舊惡也

報謝茂秦書

不佞在告杜門伏枕三年于此矣足下高誼乃能一介存故人所辱新刻輒以檢刻即不必致致之九以爲足下者意則至矣豈敢謂足下已老勿辱望之即

示小詞取韻亦不妥能坐井薄俗過我論詩不

與周公瑕二首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緼藉如此四明薛生述足下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即名日益起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樓牓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眞不佞願因元美交驩足下不啻千里非槩無緣矣

又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遂未能自遜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蹈各稱甚

幸甚矣敝廬矣雖鷄黍罷草然以延寵光構不朽一盛事尚亦有賴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亦云爾戚兼劣不恭則畜極而發未遑致情似畧云爾

報薛稜

文章譬黑造物所妒今得觀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自律言之寧得一上臭味苟可不啻骨肉繼是與足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即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顧足下自愛歸幸卒業羽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在衰絰之中爲誦足下高誼若説見之足下能往吊

不啻稱褚隷筆法兼長寵光首茅昭揭不朽文房詒
恐亦諸淸既敢不受賜揃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
竊夫今用附使完上

報梁伯龍

伯龍執事則優藝苑老也不佞因問一惰夫耳日乃
候然辱而臨焉何知其状之杜乎蓋曰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僕之役在此章矣元美北行嗣奉閒問重以
餘錦貺焉顧我者伯龍邪乃元美既得請一介相存
不佞踊躍凡爲吾黨與高玆役遂附以勞左右云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宗子相書三首

不佞近奏績書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
能爲乎秋風且至求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状大旱之
後水蝗荐至雖北首卧一日爲多方且首鼠牽於腐
儒之見不欲爲俗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
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
愛次者慊慊爲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
四十郡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奈何贖贖
無所取材差強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函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大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齊閉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
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自負皆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與盡驪駒在道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其雖僻情旋亦自失也

又

既望廣宗尉持足下書來云當不日有嗣音明卿故吏回邢州吏有事於宗伯各致數字豈不既已煩左右焉而愈益延佇求日不折腰道傍即高枕郡齋卧足下以爲非人哉老吏上其績獨足下省中僕洒固當繼至上乞歸疏足下省中則唯足下留意焉元美今安所期對兒鉺之士彼二人者則猶菽菽關戒未已也柰何

與吳明卿書 三首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摽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哉三子者不可謂非海内名家矣彼君子雖毫而纏墨猶有明卿今見其勝之術即一日千里其何敢私諸二三兄弟乎子相復言其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茲多口日足下由邢裴間得爲其既吏者殊深何但元美干城吾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爲其轎海内二三兄弟固

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既彌月矣欲造物不妬邪其于時固知當有一別如兩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其亦猶浩然有東意明卿幸無恙郡齋雖漻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尼哉

又

明卿無恙未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强起爲袒跣相醉耳春來殊憊明卿廢錢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爲能太骯髒

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柰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僵蹇自遠重令故爲豈所謂爲徃而不三黜即三黜又柰明卿何

與余德甫書 五首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敢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檄道次使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徙無宅屬胱胱病客如就語焉不佞如其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亦屢稱所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以長兄不歸膴仕爲高而尤以不道狂生爲美閭中

信樂安得三年淹也予相已爲異物足下以骨肉爲
治後事海内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覩
交情今不識其刻文已爲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
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節飲一方建幟多士卒爲二
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
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産藴宗將若不能俯
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愁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
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古論足下
心跡山川勿合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
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蕩
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
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恭七年杜門於此
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黄唯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
自愛江上雜味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
庶幾無疾病何愉快至此極也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新木之譬何天重困
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母者竟以不起

匍匐聚事爲恨已極不佞骨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
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
如處女闔戸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
郭使君古之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兒赤子於懷
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宅有道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
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美抄秋得請使寄白苧今以饘
足下焉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又

得王將軍所寄詩讀之即報元美曰余德甫晚成七
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
人爲小美敬美耳又報子與德甫七言律乃有其勢
無已終當自詣爲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
淺矣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業已自致獻吉
時則若熊侍御者自今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邪謝
茂秦見儀五言視昔故不較乃李伯承亦以疏歸尋
惠刻某其在吾黨雖有臭味然落落耳德甫務工七
言律當作俱胝三行况不啻大江以西一人功名一
長物也德甫寔繁有指乎小兒豚犬也叔父何自念
之

又

十二月度江與元美兄弟者雄飲姑蘇三日夜過除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擢海四日以子與盤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别五月分藩命下明卿已移高州六月以賀　東宫行暂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抵　都門初三日旦入見　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竣亦與子與凡再浹旬而别元美兄弟所抵太名抵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園所以報足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為代焉元美正月自大名亦詣濟南不佞與雄飲一歎而盡一石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殿卿緬縷不能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美相詣雄飲者三與殿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是二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為快也左提右擕唯德甫是求而須史忘之哉為致用晦穢林與鬱今之諸王搽擻踽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乎亦用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即尺牘嬌嬌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足下其列之吾黨雖合之間為道不遠於不佞何有哉千里慕義在昔難之足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邪使君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褒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造之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與許殿卿 十五首

其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法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矜其守鉅鹿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為不苟去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為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嚼苦雖然道故極手昆陽之濱以弄白[illegible]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其久矣兄其為我職志

又

本諭揭示妙理以持不遊如云作意求適已成勞擾實足下自天風悟鄙何敢辱焉獨以非習自墮汗漫乃今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庶乎境變神遷耳小人易緣老兵易得誰吾不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苦也斛法難雅口鑒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

邪幺麽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恍忽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群疑矣夫士之所寧無友也而友必以知己者非知之難而處其知之難也若相徃於嫌而令不得任其所便豈為知己焉殿卿乃今所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又可與浮沈即受簡賓客已稱清樂况撫愛子擁少妾更隱王門而人不測其所媮快哉信乎得以儉朴婿之大示中流之望不然何必去父母之邦

又

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為二足下大方兼詣

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塤以捧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付長君生今東探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承御非不砥蹍振鬣而跼勉踰含絕銜皦策步驟自失無他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齒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不佞為疾適今百日以旋再造猶在牀蓐雖宿創頓失似有因禍為福之慶亦恐暴弱之餘未易以復其平生然幸葬術皆痊日委月熟矣天幸之遺不敢自謂為人間世而諸君亦宜勿更以人間世視其者柰何謂從[illegible]生比文角藝乎夫好比文角藝者出於妬妬出於不自信詎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動心耶沂京詩文紬諳妙境迹藏于思可與知微日長君臨候謂不佞凡病之有形氣賓客之氣理斯形乎竟知其論此其卓識非殿卿不得而子何患不至道也久謝客客輒謂不佞託疾耳今已身抵京千諸貴人

且起矣曰已抵汴身為盾乎錢于右史矣此不與一二老厮偏左攜榼右提局如殿卿之於孟生指庭前栢樹子道故又但曰喫茶去邪生實不德乃至親日愒其肥瘠况人間世哉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而失必令吾神於道者而已不自知乃為得也微哉海內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益登神品麥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妙上箕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為足下不欲示人以

朴云俯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跡微有之要無害天合即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因其氣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強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爲云尚恐姑族正甫秉鈞之秋使其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爲邸生薄遊之計攜我殿卿東歸箕潁老焉以覩稷契之美不愈於陽蹻之謫邪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此南還得請使詣遲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上春來寒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爲大邑擢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燕裘乃置十金小妾日侍卮酒何謂非溥祿相也爲吟雖鄙足徵其不獲爲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觧事爲遣一姬進一姬各厭余意但依疾爲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爲歎涕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慷於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掛似之寵爲我成松霞之祥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爲足下更產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岱之兵取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爲天門日觀之游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漁之惠姑領侯之襲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爲故足下何處爲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甘一貧博士李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道工神明甚應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爲遂有所隔乎正甫方獲吉器而闔政不寧賀者在堂弔者在門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不佞適讀盛章知足下以其人相爲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其一抱臬吏者滿天下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兄大猶勞以承馳與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之門遊梁信自樂乎亡孫後蕭然無狀杯牘凌廢乃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弟所蓄似足不徹道家所貴得意忘器要且無少矣

又

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淡旬元美寄我諸篇均少參
我殷卿咸去數相問也元美病殤欲以云斯人斯疾
今卒當遞已吳岐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此
當何以從千鱗元美子與之後殷卿以爲是何言與
新什於初冬客邑尤妙爲宗周氣業師簡字當易諸
賜精奇俱徵注念再須藥餌尤軫扶衰歲杪興言懷
人覩物想兄惻怛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罇酒欲
以贈遠人几三品五盛以付驛車至可呼秦姬午飲
把觴當御謹伺入我林下者濯將軍罵座此豈爲罵
帳邪

又

夫玩世之爲大於辟世也遲矣不佞弟僻才似可足
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邪此
公爲卧權乃如此然其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倣
惰無狀一朝與　大廷爲列謬竊國寵尋以爲且罷
爲而有　今命是役也可以朞月無大不負翦祓之
雅然後更圖作邴生計以報諸公者恒於斯也十年
恬退微名不當人意一朝失之而辱翦祓者亦恒於
斯也兄而爲不佞願之乎苟唯其適十年微名亦何
用哉即一朝失之是亦遺累尤爲光塵俱妙但[illegible]

雖言姑試朞月終當以辟作肯如秦中故態者兄幸
識焉此外唯冀三河間一握手足下庶幾少忍云爾
浙靡已下濡滯不果豈恤微名畏繫以勞半塗而廢
取笑里閈也

又

南發無任硜硜半途之狀黽勉抵浙百適初心蒙巳
失計尋復自解顧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
言也終恐故能當作貽笑鄉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
所唯其適即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
力忍性則閉道氣不佞其皆然既不能深川澤又不

能當絕物哉獨念平生殷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
值凡多無其理者之言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
皆無其理者之言之誰信之邪所求三河間一握
手庶有披露欲殷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
盡耳適除視政似在驛傳既竣閩署尋擬海道莫春
旋省乃得晦日邸報陪參江西本自非才自宜常格
見處且爲當路乍記乍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
不恭之趣而混迹游之跡轉相使也殷卿爲我願之
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
之與殆非子負數相邀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今猶恐

尺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子
與獨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笑繫楫中流以
逆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醊酒爲別似亦千古一勝
會然後閒出大梁攜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
把若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爲壽再游
汴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柤
跌合飴而弄少子以族殿卿之有意爲歸逸二老於
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將今
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當陳百折不
置蓋素奇之迫行致緒以遂前好識料可貫不然且

當新命嫌於閎閥子長即不棄猶德如駒何淅中炊
玉新桂虞危斑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洛情之勝致
玩世之妙理也其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郎
稍嚙落彼其謂我何十年寂寞作苦今倒行逆施邪
始知長兄陸沈王門招搖一世者不勤焉而已倦去

又

闕之使附啓已狀當再抵覽凡奉先後二致書慰勞
周至者且諭貴體日佳自幸仰託未艾矣何得衣被
小豚犬襁袍中蔡老妾少識鄙意盧亦朴愚可借相
安舉以命倮不敢當焉皆曰姑逝倉卒胱棺收視不

報之德世緒伊始矣適又袁生書云權禮以將與戚
箏易有味乎其言之也無論九歲之孤顧惟孫母郎
人情凶薄亦何所不可流涕者任之耳徒戚何益然
而無財不可以爲悅即易亦難柰之何又云襄事無
以誌爲解是即前所教以仍先大夫舊壙云者不佞
豈忘[illegible]於何擱心齊王之門若使貴公逗留搖筆不
下斯置之矣其于此苦塊慘惡殺伏偃攣甚不便於
倚次誠如諭者長兄愛我哉子長信奇士即長君亦
各執其所自見者耳殿卿見以爲不爲宗周孫爲非
乎即殿卿之爲宗周孫長君見亦未盡以爲是也

又

生非爲恭者吾黨有人哉兄遽何謂而必國之以孫
鄙薄見所冝綬更隱王門不惡也倚次[illegible]髟視日猶
年賴小子鱗孩提旦夕耳心境拂戾不可言晨有自
宗伯所來者云誌已就稟望後可得報果爾孫無異
悲感于殿卿者使爲轉謝否所託大篇懇愚以梓無
任徼寵跂予不備

又

宗伯誌奉覽簡潔老成亦自名品使早得佳篇狀外
之助不啻此矣刻本已就方俟佳篇決旬可紓寄不

意長兄爲某一租客歲賦布二十緡四百坐享掞繡之利不知所由至恐成冐昧稍省不肯矣日月不居先孺見背忽已卒哭念別長者視此闊焉駒謊歸集佳文適從天下父子奉泣如復得一母者先孺獲據成棺再吻狀刻身與名孰觀是均不朽其在殿卿厚自性生不難於爲德値所可爲德者爲難耳何以萬一圖報也作篇語意一庇不佞而辭足以發然恐累殿卿不啻之明而信者半之矣廬次黯然疏茹自懟夙夜念襄大事一切廢置即一二妄動取侮亦以先慈餘譴甘之告子之道方時可藉用頑鈍不恤也長

者餉匄豈猶有所不至而重爲吉惠示使之慮出萬全即某所自盡何以越是乃宗伯公旣已託羅武選爲擇十一月二十八日蓋以荒隴坐向先慈幷愚父子年命生亡所忌取衷之者似與灌甫所爲擇者不同又其月日旣已登刻請盍長君亦爲抵掌武選今恐互違教言柰何殿卿爲命之矣今之作者非李生王殷二三君子則殿卿其人耳聞之輿章始猶謂海內安得有此其人也者乎子長亦謂家丈人平生作文自一色象此則玄焉恐非其手不知色象與玄文之所自適耳正恐殿卿傷玄何患色象也乃殿卿近所著述誠異平生無恠乎子長刮目矣不佞與殿卿老矣所願杖屨夙夜無相違也枋擬以白雪樓爲贈不佞嘗白泉而比隣焉恐倫有別業猝未他委至今未敢獻左契詩曰十乩之間與子旋兮吉嫌弱息未可窮谷無巳則稱東郭二先生云尓此非就諫逢度不可王憲伯未行求所以晉接長兄之者體貌曲備矣猶謂不佞不源源豈可以不造諸公爲解且不佞亦巳推轂灌甫又當自悉也

又

不肖孤之於殿卿可謂成言乎友也弱冠丱之老而

益信難矣哉即晚締大誼何加焉且孤動以天幸即先母大事亦復倔彊殿卿從旁贊之無不各中條理使孤思而得之無不以爲計所必出此而後善者自今觀之老母大事什巳舉其七八則以値殿卿不値耳是非動以天幸哉乃知友以人合未爲通論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徐子與 三十二首

數日不候爲歉殊甚然初以吾兄雅好高卧天寒酒熟縱飲極樂庶幾無疾病也復有西山思邪佳哉即愚陋𣂏不執鞭蹬展隨徙乎四詩太白妥帖無一語不當弟意七言更切於用事氣亦明暢或非茂秦諸公所及矣方以持螯小妾即發誦不覺淋漓簡中也老母小兒兩係遲情未能即慰宦况如此重爲[illegible]

何如宗子相書再申前志足示不忘千古之業兄復神楊若雪欲爲第二會不識何可由焉惟尚記憶乃大感矣

又

佳物皆老伯所憐兄而遺以御寒者皆分愛逮弟綢繆纏綿遂綠不解可勝感被哉然則盧家婦不敢以挾纊矣温柔鄉豈亦能不娭此邪紋欠報稱赧𧾷不一

又

每有家寄輒皆賜下走太夫人率織婦下自寒[illegible]綫纏悃切遂至被適賤隅兄乃戀戀如此邪

又

載陽爲別弟握手徘徊一子與爾天涯拙宦二三兄弟事復不朽此其論尚古昔恣雖貴少以沈酹千載俟來者何可不稱骨肉也載陽爲別握手惟一子與能不愈益戀戀乎元美行時王生豈不雄視目則駭駭欲泣下矣此豈敢易言神氣感動斷金爲粗迹也弟雖僧肉淑不奪至好抵家如有所失矣菲薄自分不復有知若吾弟與元美遂愈益爲此落落埽墓之日寒帷邢州濟上故人不似知弟歸也郡務殊簡真

可卧治與日俱興不廢朝食但無奈晝眠過足爾高春行游後園中相樂也已賓旅豈敢忘君子之至於斯也未嘗不得見也然惰嫚太甚或未一一下榻必不免乎簡傲之誚者固性也許殿卿極荷聘咏吳生何不攜少妾道邯鄲耶老弟罪我三致諭辭捧玩動色爲前詩不就坐稽候謝矣茂秦居室肖甫嘗從之游弟未遑便也肖甫茂宰近作輒窺我輩徑路此其精進亦詡異晉魏以還不難也元美家君已平盪海寇想當助我張幟閩元美六月之朔北馬首矣二老第一見固當濡首豈念擊瓶時耶諸所欲言孔恩可

口述也

又

聞諸道路近有獄似在足下署中　聖恩曠蕩足下
小臣幸無恙也即日輾轉斯懷謹使致候惟自慰焉
間孱渥愛是容嗣謝不佞二十六日抵郡輙磬折風
塵內悒悒望移病行也子相明卿何似爲言十月間
當有起居

又

日來亭者載道而倉庫已虛盜賊四起而城域未固
遂使僻惰之夫不遑寧處也何以免於俗吏哉奉職
無狀矣奉職無狀矣陽月酒熟盛念故人歡飲若昔
時何可得乎予與自愛他歲一涉民間事雖有披咏
不慨當年矣聞王元美携一俠士御史所至披靡
寧能任劇之下邪匀吳多劍客如此爲弟言李生固
自壯之哉伻有它營敬以候問

又

僕至西奉尊諭即未嘗不若就見子與者三詢暇與
清吉倍昔庶幾無疾病哉開卷誦教長跪不置把玩
終夕如侍子與側矣復亦效王生吳舍人大歌之聲
撞鍾石妻孥色動頃亦命酒巨嚼而頹然自得也人
生有知已爾安能踈達官援我以竊時譽邪是月之
望非去歲與吾弟吳舍人飲於客邸中縱歌相顧而
咲吾黨之盛一別如雨者時邪是夜吾弟馳神南海
坐憶廣陵吳生櫪然念白雪之在楚攀龍後值元美
新別歡阻江左各已無快於心者即今三人又相參
商異域同思且奈何哉是夜寒庭若晝北望神京知
子與之悵然不樂於尊前而嗟嘆於李生也入秋微
恙且愈矣屬邑汙萊昏墊未劃北虜雖遁而山東盜
起其在初政府中無一持刃之士加以城垣方圖一
簣而牲役者又病於饑渴未知所終者弟也我生不
有命在天哉可咲可咲踰月稍稍集引弓之民矣計
又爲策以始賑事嚴也風塵小吏鞅掌如此吾弟署
中清暇寧念之乎二次賜詩頓覺神相氣渾厚大勝
向日署中詩篇亦律調精穩信寡和矣前啓情意未
攄而拔寫是急遂未闡也以庇無他虞太夫人健食
如平生小兒知夜讀誦是紓薄游之情矣宗生梁生
偃蹇已久丈夫志四方何乃復不起也幸爲書責以
必報勿令吾弟與生與懷人之悲矣弟也自不免一
俗吏復此勞瘁何能更專力文字乎即所不敢忘於
風昔之好耳元美生當大進舊業計令且稅駕握手

也則慰心哉僕孔思來道愛諸惟托之足下爲感者
哉茂秦殷卿皆無嗣音河南盜亦不利且將就擒然
備他盜猶尙殷也謝客何能棄去遊京師汪正叔貧
美論定識亦超出人之好我而豈徒哉昨見僕孔思
不曾見某者正叔多情人哉懶疎任情爲郡當不厭
物議子與終無所語我耶元美未至中朝一子與耳
勉之哉勉之哉

又

生我者父母愛我者二子二子所謂涕泣而道之哉
辱諭之夕某不謂復生閉閤而思久之何以使人有
此言來諭一切力行日深懲艾雖創懲太過不恤矣
海內有二兄視僕爲骨肉僕豈無以報知己終安能
悻悻投劾去以藉之子輩口乎吳明卿來固當廉知
其狀今不識又何所聞明卿登城四望不覺惻然謂
彼何人哉而處某於此譖言如蜮讒言如虎勿論其
夙昔自愛即兄等直諒可長顧諸座右所揭來諭至
今使僕痛悻矣極知二兄庇護爲勞衙私匪淺均祈
愼叅移衣脣祉不備

又

日李賓夫員外行附起居左右當見晤語賓夫猶尙
多情經旬卧郡閤咄咄某寥落狀察諸道路復謂使
君賢令豈不以爲足下誦之也某所承奉足下顏色
亦如子與與弟耳來諭何念之深也海內何限不見
某元美者即見某元美又何限不克由某元美者足
下某元美也又何念之深乎元美屬推學臬司以淺
資不就即亦未久署中豈足下不欲急與燕笑夙昔
也早秋幸抵敝邑哉不膜太行蒼翠醉人復此舊好
苦酒在御子與子與一何快也今豈不爲某額之某
不佞屬此下走郡雖蕭索一値有年輙稱阜嘗矣春
來悄色愈佳宦情爾耳一日無俗客即在天上寧知
風塵吏作苦乎計今維夏雖元美處亦未達一字元
美三辱問某未已也贈某文贊勃持論百世不易此
言矣子與豈見之哉拙稿某所未檢閱恐一登梓不
便雌黃甚非雅頌各得其所之意可爲緩之

又

嗣音後翹注如昔改歲猶拮据荒政無暇將也某素
情雅不能飾廚傳稱過使意即過使未嘗不銜之也
郡極陋小民款款貧弟不啻一朱轓抱關擊柝吏爾
早晩投劾歸計完矣適以政餘理鍜冊事次第就矣
庶幾餰粥糊口哉是月又抱一豚犬子朝夕玩之掌

上也安能僕僕升斗粟耳爲俗夫青埜邪春和握手
元美憶甚也樂哉海內知已兩賢比肩於署中殆恣
所欲言未已也某風塵羇宦彷徨無侶極神北眺若
就見之可推勞心矣吳明卿旦暮且至宗梁二子寧
畏簡書弟雖株守一方實欣聚首更爲便寄也倏忽
維夏庶幾出使畿中爾苦相映披瀝左右不意贈言
子與新作盍盡緘示魏順甫善進好與元美携之

又

日拏龍兮爾知足下慨然欲過郡齋也不腆敝邑猶
可具十日之飲須足下留意焉又明卿且至幸相握

手斯言勿更效異時踐約太果也健卒一謹奉引從
者孔酒爲候焉

又

拏龍之事二三兄弟雖千里不遠也乎鄉只尺爾敢
以爲勞耶顧不腆敝邑更有山色高齋少便晤言者
子奚憚儼然辱臨之也

又

日辱足下適我道左握手言平生談笑悲歌三宿爲
別雖復黯然亦一大愉快矣所恨不腆敝邑未遂投
轄不盡故人纖悉爾歸來伯紓衣使者且至即坐輭

掌東顧可知是夕後得元美書言二子愈益愴怳矣
念中鉅鹿楊生遺一佩刀謹爲子與納焉更遺子與
可壯使者顏色於車傍也

又

君家大人違養某不能爲一介絮酒之使二三兄弟
奈何奇狀驚人凡再辱誨深念種種天不憖遺何論
殄瘁非我子與綫綫誠無以開高枕前矣嵇紹故自
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襟抱明卿危就世網
翩翩自在所羨徉狂欲離欲合如阮嗣宗者一子與
耳久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前五日爲致草草以元美在難不欲稽其使耳海內
兄弟今凡四人業以骨肉相視安可數百里不匍匐
一問也不佞連歲溝疾自夏抵秋淋瀝自苦犬馬滿
鑿之餘息殊銜千載不朽之意乃今泗陽舟中揮涕
一語也不已壯哉登太華之巔信宿而亦天下之至
壯也四詩紀勝遊矣足下能不一見答之聞老伯新
光華肇既醞大和當益鍾秀螽斯詵詵也辱念老母
在庭豚子瘰瘰矣謹附以慰繾綣之懷云

又

與丘者掛許生豚兒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嘗舁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忼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為五子者為使君非直為使君也晤餘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灑縣懸可知踰日乘雲復與右史載酒俗陰諸山谷間栖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捲開藥物攸攸除夕蔬粥自愛五尺一童子負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與彼海濱棄簑蔬爲之二孤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往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為撿百章今所輯采七處數十繼奉寄示無不沖妙悲壯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句在人間其懷　輩諸古愈益渾雅二張氏𩥇列使君當為割席耶即存亡並舉何負而梁宗兩生輙厥邪元美一稿不佞不堪其悲安能使兩生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愛甚死者甚不能贊一辭矣

又

冀者西鄙吏行為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於左右也田家作苦既已滌場與許史為南山十日之游歸而值一户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番有譽如足下者不佞踰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搆倦不免者是安得有此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怏怏去海內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為奚不聽之然後知足下龍蟠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愁遺者獨至為二三兄弟問執它口豈其微哉前時諸君酷慕大作愈董子與名而不佞亦以見知子與重日日欲得汝上使君治行狀也何公詞記雄辯千古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即所論業足令仲默凛凛有生氣實獲我心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贈子本十絕句征南凱歌之流渢渢東海之響即柴戟樓船長楊細柳羽檄鐃歌等語何悲壯乎汝南使君安得從容牘間左漢右唐如取如攜如此即不佞固亦謂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不徙欲示之閒暇猶若勿忘有事云爾千里辱命不敢以蕪拙為解碑稿率教幸笑而置焉更屬元美勿令韓陵一片獨出此石之上可也

又

以不佞覩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觸𩙪之勃乎然

耳伎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我何何所不得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實諸所請惟足下辱爲裁焉即如明卿已事浮沈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爲即何得使不佞望見顏色如褰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得閏月書讀幾遊佐宗之語駭勃久之若即就視不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即夜何堪更得此於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悸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有逍遥塵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訏足下出處不獨

以伯母即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砲槩將謂我輩何異生棲棲一郡豈遽爲非哉足下高識如悟夙昔帝衰何吳解官如吳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愈之悟悟豈曰委處何見爲委出何見不爲委邪此余所謂異生栖栖一郡未遽爲非也伯母內行大儀南岡攀龍敢不樂聞老母明年歲後七十正自借乞答篇美附輿山銜恩足下輒拓關稱謝述德備至至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爲幣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爲誓者豈其心能自已

乎佞村居即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老母稱壽即順南亦數月一晤數語爲別耳終當爲足下酬固始公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詛無恙孤臣去國之音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旨遠哉戚戚我心元美殊頼慰藉推與敬美蓋亦爲之惠連以慰藉之然此美故自臭味即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問者閑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搞立耳終不能復在貴客意氣中

又

病後山居愈深削跡久不聞問涉秋始得長蘆報日

夜計走訊未果而足下緘書至矣諭欲顧我道左實一盛事謹埽除東璧儲苦茶命十日樵飲送子乎吳覩之峰握手稱別豈不壯哉獨恐天廢之人動輙有厭爲他所阻一失千秋竟成怏怏耳伯母既知子與遷官療白遍已浹旬訪僧似不爲難使旋附請諸惟而盡

又

吾黨靈宗搖見後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以遷冊兼期晤寫不佞懷緘躑躅計日爲駟即命濟獨愈婦子從史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衰服之中

使某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顧暫奉哀悰款及病
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矣鮑山為烈代有其人摟
之取名懸合氣調歎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
與無跫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某自宜絮酒千里
不然出弔于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猥倉卒南奔不
得仰効雞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
人事多中沮似不妄也廬城之別非敢悠然足下高
情有攜必戀既已迂枉又令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
故人水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耳誌銘
之委遂敢承之凡以釋群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

迹耳誇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恩茲大文乃
某與有猶毋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掷必無
傷足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獨佳集一部正欲
留質明詩刪兼足下為辭多詣神品非假日月其與
難窺文集亦卒難錄統容獻春便寄再求璧賞明珠
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什襲焉明詩刪姑無令出尤
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不佞所佩為誌銘蓋觧衰服辱故人之迹至無以撡
秉當世及涇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更示

不但不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
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悉念其倉
不欲思之朝擎鮮一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
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哥害焉顧二子亦雅能忠
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懷及伯承
所貽新刻子與固云文章老自知乃兩君既種種可
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德甫七言近體頗工于勢無已
終當自諳將為大江以西一人今須子與元美時時
獎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佳集把玩日不去手
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盈筵者難其鄭云前選詩目

縣未精極十刪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
也適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榻老母愧則可知
為別忽復彌歲矣兩雲黯然遂成千載向攜周生把
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轆轤前渴心如大子
與為亦不忘邪佳集中多不可易之聽不可得之語
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賴焉即元美所云斟酌二
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復子與所少今
觀兩貧稿數年已詣境地何以更挨精思篇詩之難

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矣精思安在哉十二國營一
軍吏領神機諸部　相載盤聞百里此何故氣欲
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此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
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爲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
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
佞得以其所至爲敘揄揚明德庶幾稱効將視元美
明卿蒸鞭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已絕塵當世
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雄窺人尚爲一
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一讀丙寅稿
不勝踴躍晚成大器始敢韙辭期月作苦實謂子與

必至無疑耳爲問元美病何狀斯人斯疾孰與遊諸
洞天樂也顧大司寇壯宛暢周洽史斷屹然元美取
材子與縱橫自是可并向約李伯承孫春岩共一人
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愛終恐三舍引
避安能顧草廬又殷卿報謝茂秦近狀曳裾藩王門
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此自小馮君先
容正唯牛頭未見四祖特耳今安得此老伎爲元美
抓瘍痂矣

又

不佞種種敗元二月又舉一豚犬孩提盈抱子與

知矣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
關柢佚勘獲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久外公朝大
篤元美已爲爽然稱首今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寬
狀者凛凛乎其文議臣動色特揭嚴廟傳誦高義小
美倒白得除兄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
聖政方新風雲之會子與及禪勿後濡滯明卿即落
落以上有鄭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獲平韻是老筆
耳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

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
不敢久留則足下將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己
千載一快嗚乎不獨其驥即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
之下卌不佞執鞭子與邪

又

七月既望始從顧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答付寒
溫不以時聞柰何元美通章色動
聖主今既得請兄在吾黨與賢此舉唯子與幸過而
勞焉便道咫尺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諾竟
恐負之縹緲一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

而後乃令念足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詎
則甚高然元美似有長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衰
憐之交難哉諭云邵武有齮齕之者予與無害也余
蓋嘗慕足下大雅明哲之德遜以出之矣爲有味乎
元美其言之也

又

抵鄞之夕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美篚厥盈庭用託
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日判五百牘哺不及吐
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并以附贊天上客星聊
作使不當如是邪中原紫氣正與子與臥龍之句頡
頏昨已云云知有今日明不諛耳小美去住青山者
自由殊合郁生之旨即爲諷不恤焉足下燕燕之喜
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爲賀會擲至中途握手一醉子
與乃效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
用小美爲陽喬之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寒想不
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將明卿京邸報待調
良苦元美海錯二瓿轉閱從者取答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奇徂夏始瘉不佞平生善卧是稱病隱
造化其柰我何但爲卅年今猶能令聞者悸斯岌岌

乎可知元美爲足下勸起當復此心今所欲於足下
者從事而勿失時爲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郎
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爲晚哉

又

不佞嚴父不深自取侮于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
之甚所幸予與譚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
微元美誰發洋之痼坐一大壇場寒旗中原去矣是
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
也元美乃信宿白雲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
于二三兄弟者固以此塚焉而匪久爲栖栖也抵任
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棠厦
具甚有他請偕報而使名儼然臨睨矣以一病客坐
更新歲然精何如敬美從復作毛飛揚自喜耕夏尋
且謁選卅窺元美戊詠謝公之道亦恐卒不能堅卧
豈不人各有志然且巢阿閣蓄翔千仞當與不佞同
之不佞以足下寵榮自惜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
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益焉此某不自知其不可
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黽
勉自苦耳二月當摳衣孺子之堂豈不四海一快邪
老弟以弟婦之　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即養不佞

拱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妻蔡張燭華屏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何愀然借色於文章寧能羈旅自悲也寄于鱗北家浙憲二章大自格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答江御欧文學以下如筐裏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何由而驟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生奉一不佞並立中原北君于載圖盛事者耶許殿卿促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鞭弭也昔在禹貢貢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爲出黃金裝其槖中乃左史餽贐盈謚爲難矣且

念足下不置足下其與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惜片楮卽金紫新貴或可恵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小祇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從横恐亦覗金文擘海矣大美跳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歷京口之約子與勉之汪伯玉炳其名言驂于吾黨會當日上其論元美時亦于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云大宗伯殷公從談中極口沼變至以身證之也又云元美除日已下恐亦不能棄太夫人輙出矣別計踰月采光可愛此物誠是也子與何嫌乎七佛稍進力而不一切遺之自作苦耶

又

廿五日舟行委蛇相候月朔詣元美夕餐而別元美已而知子與多客政必不果期殆前留子與方駕不佞業許之矣子與幸待與俱元美十一日發軔太倉奪我娟弟柰何北開不任馳望謹託顧季狂伺諸境上者如此

又

元美之不戀諸君之謂何留蘇者信有初六遂行亦以涸乎程而前耳卽元美不待渡江可及矣丹徒廣

陵似不能遽發子與勉之吳諸君季狂頗有俠氣餘唯汪歧不盡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十終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王元美 三十七首

足下贈予與長歌十絶句適盧柟在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足下海内獨步知言哉至所贈予與文又漢人以下不能矣

又

僕雖倥傯亦已郡國一吏耳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跡僕所御一朱轓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曰爾然磬折路傍早晚解綬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閑閑閉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與人即邢襄之間有犖犬我誰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下言爾

又

先是明卿書云見足下與某文大自氣象當令海内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爲此技不自謂有知已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論謂口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奈舜陽來邪明卿志復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其即二三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又

張戶曹持書來云足下高會未嘗不念攀龍也戶曹生得出足下左右者不久而又以使行則無異聞鈞天而躡猶喟喟耳前爾許趙州乃在郡齋中出足下贈章時攀龍且醉耽耽把誦不覺髮上指矣悲壯哉張氏園五言諸篇攀龍一人能作爾設令何將軍園詩亦當厲行避元美元美自愛宗吳兩生千里駿也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豈謂公等哉

又

飫役信郁遂滯音問可無渴心耶得一郡如斗大龍也固爲非人哉旻月謁息日游園中時時抛書晝寢君子之至於斯或不見也

又

秋高酒熟極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爲吳歌扣枕籍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爲奈何郡甚涸孫滑身能闕識客新詩滑令張佳胤亦美士也

嘗扼腕自恨不得見王生嗟嗟一時傾蓋遂成曠代之遇精元契合氣數適值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弟少年名家子激清風於千仞愈益振響矣唯時披進勿負聯璧之約不朽者文不腐者心

又

頃定郎中刪緘知元美病殊甚即驚愕不識所措手不覺吞聲賀溺矣元美素健如韜厲何至此哉嫂免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強粥也示詩哀激如秋雨頃不可讀見歌諸婢愴然矣德困之餘非此人無此語也

又

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尺爾近復何似某等已濩落不為齒奈何元美亦復在縱猶汴渙之間徒借姓名重它客也豈某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毋乃既愛作苦邪今雖一擯為笑哉彼亦不能不謂吾輩為異已某何患焉但某不去禍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為衆所急某郡國吏當求寂此殊誤元美幸馳來圖之携手為別託千載於一晤非獨契闊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郎中夜卧誰為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則君論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俗姍笑乎然更明與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知言者哉

又

太行在七月固自秋色何意使者乃能就李生於此然攀龍尤不禁饑渴元美何直欲披髮相飲河朔始快於心耳邢州守臣撫狀囹圄輒空虛即屬吏亦不能具十大獄上使者使者據牘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班班河間作苦乃李生日閉郡齋曲肱自愛文柰何

又

向見紫衡魏從事併念足下不識玄德夫人當如孫仲謀尚孔否也

又

日者攀龍與足下握手上國二三子不皆夙夜在哉今未見林月倘跡四方矣人生何可知也視郡後愈益相念然無柰衆參折腰貰官所作稽何何攀龍之頑鈍也月口當冊績苟司勳倘夫人法不有詭章則僕有御板輿而去耳

又

河上一別黯然自失歸臥閣中沈頓如疾不意東吳
孤夢中有如此情人也宗子相書果有深意似姤我
太行之游者老母幸足以當
命恩月朔　命下矣

又

業在魏郡特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別矣握手未可
知也乃其既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
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摻帷之外奈何坐失晤言之
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爲僕窮日之力乎
其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

豈謂負郭悲從孫長者車轍也靑州之役誰適與謀
然何害其元美卽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
美出是也顧廣陵生將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既以他
備其尚擇劇戍久不得明卿起居徐生當已於事
而後剞劂入關道經二華遥見三峯倚天白雲如練
北大其下秀巴射人長安咸陽卽從蕭索徙見漢家
諸陵迤邐照閭而已回中西北兒皆丘墟空同笄頭經
涇自典然已近塞風氣荒凉大率秦隴雲蕩之餘至
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樓緹
蘆而寢其與一二孺子姿方如幕上燕矣

又

杪秋登太華絕頂信宿玉井上夢見元美明卿比返
舍重得元美書自慰而雄篇盈把美大閔五家兵奚
減携徐卿東望大海樂乎

又

屬報貽兒書未浹旬使者又持問至何見存之亟也
不佞業自廢曾無意出對客須得元美一詩伏枕耳
罷官行參哉家於罷官美辱豆饋自遠却致腊二十
筒秋石二兩握杞秦歸一斤

又

何物作驚人語如此太華既以不佞生氣可以岱宗
而不過元美乎僕秋色中欲過絕頂未知更能作何
語孔邇德音當從縷此中

又

以旭視滑苔蘇且辭焉而使者以珍至矣安能復謝
矣[illegible]可擁別徐[illegible]雜昇駿果然就絕也奈元美何
辛爲攀龍賦一　田家行俾主人得和歌猶之千旄也

又

徂暑之月盖不佞抵役上郡道中隸自山東來持元
美報書及郢守自隴西以小鴛君所致元美遺僕書

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攀龍披髮據胡床高坐以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霜自塞外來朔氣逼人肌骨胡笳頓咽代馬躑躅也悲哉豈齊音故有騶生之風耶攀龍且歸矣許長史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輙馳示攀龍云足下視管鮑直賈豎耳

又

元美無恙兒女之情須爲自禁抱一惡乃至無復佳夢如此不佞偃息之民業且治幽憂之疾非足下旦夕相存何賴焉此語殊不利於大司馬且謂攀龍非

人也

又

明年一切謝絕客不然恐海鷗有不下之色也

又

足下云云欲僕辟地他邑未嘗一日忘之將買山城南樓巖谷中不則杜門而老焉終不能復見顯者矣

又

元美念攀龍甚珎也辭曰把宅卽戴安道當柰鄒公何寄示二樂府以漢人語撥時事如舊有之殊見國風非攀龍可及也愴東　醉中促膝談不佞詩者縷縷至今服足下裁鑒然得其旨而忘其辭足下可爲布之篇章得置座右龍也雖耄猶可析薪使也

又

不佞業已自廢有高臥鼓腹而已不欲見客也長史嶽嶽數語與獲爛熳矧伊人哉獨恐元美不能自柰耳青乘元美自異何更屬不佞

又

乃不佞卽善臥然犬馬之齒及矣是何愈疾愈奇也滿壑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時也炯炯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足下書輒以伏枕

起色盈牘東吳孤蘆中尚有斯人而廣陵南海化爲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遄已相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賢賞旋自沾沾耳頃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舞爲抵掌旁若無人再奉尺帋稱副石室足下何虐焉拙刻自醜使君之厚成書始示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輩終恐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既習宦乃滇命中沮元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邊徼出徇五千當路顧爭爲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君姜被無敝

乎

又

維夏重以奇疾淋瘁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今觀昔悸也如何廓落芳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僕所為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卽淋瘁患苦不與也

又

謝茂秦寄二詩見懷似猶栖栖晉代間先是寄者盈牘如五臺山輩不下數十首並與遊燕集一語不較李伯承新刻推慈就辭未合而戰遂劣長驅沾沾自

愛也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矣但其才力與魏使君同偪龍恐慧不逮兩張子耳然均之待足下而興吳徐二家皆未易鴈行論也公瑕自雅決句而梁伯龍纔至再苦於感遇殊咄咄大常之為人游子甘易作邪乃拳拳謂不佞必度江不知其不可矣

又

讀足下遊陽羨稿善卷洞若在下天樂哉殤乃後作苦今狀甘當如墮羅辨邪不得一撫我元美扼腕求歎也桓文為盛壯哉斯言卿主齊盟要瘁食自愛梁伯

能口吻不獨五色兼有熱腸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子與近稿風格似上為是其遷官力乎恨不見明卿耳北鄙荒涼無以致太夫人前何其黽盈筐為敬美可令一出否宦學不惡也

又

六月徂暑梁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卽東探海市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瑕白雪樓下攜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恍惚其為今之人也因與登華不注為送將歸維子

之故快哉雅夢纔小祇園以太夫人重為游子耳自足下視小美乃鴈行卽小美視助甫輩既先鳴矣

又

攀龍蔽穴不深致有是後孟浪如何卽小草渡江數月作春中故態冉劾元美以復此踦然已不免畫蛇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辛出會諸舟中姑慰故人十年跂予之情

又

足下兄弟聯翩薦疏嚶鳴聖朝二三子與伐木之嚮兩游自輕臆君乃欲相吏卯敬美乃負包宗舍吳之

志稱天下事未可量眈眈欲作江南小英雄尋將火
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

又

不佞之於是役非特奉手札如面談差爲快哉吳越
諸山水長江大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
杯酒相勞愈益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奈何有墨子
之忌不出更爲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爲好龍滔滔皆
是然於元美雖文爲工矣

又

子與凡再浹旬送相主客殊娛難忝之誼又浙士往

從之者無暇時人人以爲變已也斯驩焉道故唯日
不足矣既爲命舟請移訶遝爾當遠別而往詣元美
與復不淺不佞弗能佐飲其間如足下之念我輩者
何奈何

又

所答子與書者非敢以誼爲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
又不出是瞽君也先是姑蘇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
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俟者久之上覲下獲業
以前出處二少年見以我借鯖爲重而乃爲是諛以
辛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

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嬌嬌頭血豈能一日忘鍾
郎五步之內哉王偉元所不論已悠悠之談非子與
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今不識所語何狀

又

元美亦復入少年場乎然後乃知不佞腰骨作苦事
竣當歸故山請爲君般淵源倡首如何

又

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此行者不佞信何功德乃
敢玩世自以作達坐自危殆及誦四詩乃爲狂狡所
名指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

耶惟茲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即付
一介者須起居與俱也春深不任春中故態飛揚之
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疑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慇勞儼然臨祭不遠數
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貌以有今日不覺
男侯自悛耳茹蔬啖麥羸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矣
胥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
矣孤所量也扶柩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
觚倉卒數語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勉情不意慨

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爲我先大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今其徽其龍靈以光丘隴待稱濟南阡亦一快也

與王敬美 五首

日得手與書謂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形穢耳梁生恒矜赴栖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哥哉東行瘡疥自罷囊中裝縣罄矣攢眺之餘空言盈篋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爲幸沾沾焉不知其所皆歸爲爭業門下而今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焉者如此

又

諸稍前有中觀足下稍類狀若將捨入刻木者心知天性岑文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乎常快何如焉即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於無掩于二難之谊矣不佞以嫌乃無一介之使致焉以慰伏　睇之情者快快耳襄役幸出薄游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意曉得一元美於敬美上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後北行諸縞老筆餘勁實厳其攝千里長風已在踊下顧頫揖攀由折蛾封斯秋爲之技已

又

不佞之於元美自天交之邂逅者耳非嘗有爲之紹介足下所知知足下於元美而今視不猶兄弟非人哉不然豈其仰止而愿爲遜巡如諭云也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交于一堂爲可甚精斯人而二三子遂矦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常耳余何敢鍾其鴻維天是私媧起鴈行翱翔氣類使不佞跫焉有音乎其來者猶千道病夫處身僻左所不閒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出不忘有何指趣如諭督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即亦愛不佞欲亟待所起居狀若交于一堂始自厭也不然談笑道之何以得此於足下邪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甚足下矣乎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能喻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爲致筐篚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矣壯哉敬美所言某即不佞敢孰不曰斯與元美故自　先朝一執交又更乎大江以北連都鼎鼎天何恙

哉先夫逝已太夫人菩飯節時態紛糾出緒餘應之
耳以君雄才鉅見絆海內之上想望展驥生平志
意何云欲畢邪

洨濵先生集卷之三十一終

洨濵先生集附録卷之三十二

附録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
誌銘　濟南殷士儋撰

余以隆慶丁卯誌徐恭人墓已張太恭人卒與于
鱗大人合葬余又誌其墓今才一歲爾且誌于鱗悲
夫文章道喪瀰瀰日以下蓋千載于茲矣　明興北
地李獻吉奮起而力挽之于鱗生承其後益拓其業
斐然成一家言雖古大雅者流何以過茲可謂當代
之宗工鉅匠垂不朽者矣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

憲大夫知府寶母即太恭人張其族系及世有高誼
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懷
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傅則余及今長史許殿卿
皆以髫年相約爲知交歲與之俱當是時則耻爲時
師訓詁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爲
諸生廪于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　賜同進士
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發憤
勵志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其微抉其精取恆人
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
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爲也丙午還　京

師聘充順天鄉試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旣曹務閒寂遂大肆力于文詞余時爲檢討日相引上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若吳郡王元美數子者名迺籍甚公　卿間矣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山西司郎中有邊將繫法不至死者柄臣子怒其不賂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從末減後其人至大帥果大著勳伐云癸丑出守順德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德所屬舊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督馬牧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

倉以自給後粮輸　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請得留郡如興口馬將作所徵于眞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者于鱗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眞定十之三沙河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使永年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之力皆可寬也又爲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在眞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羣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鎭之秋至則復戍內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

又請　京師仰餉于東南或不時至而北直隸河南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遥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以達于　京師此不獨　國家之便民亦便也他如散召募之卒以杜事變移巡司于黃榆嶺以備非常傚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彌盜賊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覗其民者部使者至順德才一日讞獄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寬若此比三歲有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關中士素習古文詞得于鱗爲師又蝟然勃興矣于鱗爲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搖數心悸又念太恭

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者無以病告即乞身罷耳不復敘時銓部憐公才特取　旨予告爽已且復敘異日獨何仲默視此以方于鱗實異數也歸搆一樓於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爲人高亢有合已者引對累日不勌即不合輒戒門絶造請數四終不幸一見之既而于鱗亦不自駕偷請謝也其樓居時余方在告家居獨殷卿及余時往來觴咏其間他曾不得一當于鱗凡十歷年所

今天子用言者起爲浙江副使二年稍遷參政入賀過家覲省將南尋陞河南按察使遂奉太恭人俱

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毀及小祥而遊
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絕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
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
干首或問于殷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
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
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
至如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楊子雲者肯信桓譚之
論非私哉夫于鱗雄渾勁迅掉鞅于詩壇彼其視獻
吉詩猶傅會靡雜文茭茭寡灝漭鴻洞之氣所為推
獻吉者多其剗除草昧功也故曰能為獻吉輩者乃
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
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恥為
色澤稱其為文于鱗獨文士乎哉于鱗妻徐氏封恭
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
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殤驯聘周府左長史許邦
才女邦才殷卿也女適永清訓導艾燦子芹獨驯盧
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
鴻儀未聘鴻儒聘張希全女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賓
子衡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
維岳駒卜隆慶五年三月十有一日葬公於牛山之

原徐恭人祔焉請殷卿狀來乞銘駒吾門人也竟其
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
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
贊而為書劃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
雲盤星廻小者綺疏績舊補新忽出倐入霍然霧除
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如豈惟文章以緣吏事
囹圄弗理入掌度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
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爲篤
其生爲禽其歿不戢錫社豈稱士林蚧委斯瘞永憑其里

李于鱗先生傳

吳郡王世貞撰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
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
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
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
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
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紉纑不足以資
脩脯而白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碧
亂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首然
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詣

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爽然不
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
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
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儁居多又明年授刑部
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
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
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
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
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
裁其裏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
已操觚之上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
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
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
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
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
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
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
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
諸公有不備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
者不齊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悉員外郎以至山西

司郎中曹事發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
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
所造請于贄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蹩躠歸杜門手
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
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
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
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
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避師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
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
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客希韝鞴幨覘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
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
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
牘牘多古文辭諸稱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嘗
謂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
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揄
志嘗蠲邑牧地逋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
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眞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
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

又幾幾可萬術領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
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豫汴
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粟浮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滿三載贈郎實如于鱗
言毋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
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
文詞而特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
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爲文于鱗不懌曰副
使而爲視學政非而爲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
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

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
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儻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
歸則構一樓田居東北華不注西指鮑山曰宅無所
溷吾目也綳衣而指御閱二千石下旋屏息拱左納
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
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
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
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
盍工不脛而走四裔然若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李子與哉而世貞

則挹損不敢以爲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河
于鱗聞迫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
相屬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曾視海道兼按察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
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尤爲和園方互見
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于驊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家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展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
烺象表者不虛乃世或謂其聲不暢實往不配弘詩
不竟志以爲恨夫滌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
豈一于鱗也耕令台鼎足直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
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
鮮嗚呼何恨哉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撰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
李先生于鱗卒于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爲位而以家難歸至
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爲詩百二十
韻以哭之又爲文章絮酒炙雞褁糧授其僕之濟上
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王府示世楷式
明粉黼黻獨立㸌臺子鼓余舞炳燭長夜追琢萬古余
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酹
而告汝昔者爽鳩從若風虎爲郎序遷不隔跬武清
霜書黎白日質炬予前西逝余亦東適高翮二華岱
峩伐秦黄河其間炯一衣帶王女騰蹋海若横眺予
之拄冠鳳矯鴻騫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

跡則然所不接席徂臻十年
聖人中蟲總角交費予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爲女先
女其彊起余謝不可予曰毋爾疇族女雖暗燭女幽
得不赳赳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雩湊而冠
寔惟子詠句宜于淅從予之後汴綸予披管斧余投
大竹既以俯視列宿雲物瞑眩風雨漭僁子之語姚
悠然見遊扶服脩途弔影總帷小人有母能不憯思
美疢朝聞夕而拂衣奎壁晦翳滄波蹈涸忽傳子耗
既疑且愕曾未回睫家禍亦作髓■斷枯肝腑寸磬
嗚呼哀哉人生鮮懽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

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
以逮休戚凡子先驅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
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讒
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殁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
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爲來者尼聃睽則軻周分駕
覲爾淡季有兩司馬不聞揚花以紹謨雅閒金協契
山水齊徽惟余二人間閻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
金石可泐英名成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
子之遺孤啣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丞相在
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共進末巳素車雖杳班管斐紀

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尚饗

又

吳興徐中行撰

維萬曆元年歲次癸酉正月壬午朔越十一日壬辰
友人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徐中行謹以少牢特牲庶
羞清酌致祭于嘉議大夫河南按察使滄溟李先生
于學之靈曰嗚呼斯文之宗爰有名世五百而興二
三以繼是矣
大明作者鱗峙北地崛起汝南未備我生之後海内
昆季京國傷從各麾赤幟維子天授玄解神悟相覈
提衡比肩且旗首戴集詞場首掲旗鼓汛埽重雲如日

斯千在昔同盟壇場樹敵惟子劉聲肝膽君一我實
不敏多賴弘益六藝塤篪寸心膠漆大壑司柄嚼然
雍涅出守邢臺治行卓絕傳經成秦清修高節風雅
袞袞萬鍾不屑我尋被揄擬終于野亻實彬然千里
勸駕馬雖有居守莫廢行者我以子故藏游歷下
先帝改元岩窗更始渡江而東維兩生以禹穴江濤
風流漸已賁然來思昭茲南紀我詣公車逢子燕市
篝燈憶昔潸然出涕惟我與子白首無棄子謂我詩
晚成大器不卻玄晏序言職志再詣濟南褰帷稍暇
秉燭齊臺高歌激烈出祖于郊翩其並轍豈謂斯游
如環而玦子捐所恃扶服泣血哀毀孔傷疾暴而折
知己伊誰奉稅嗚咽天乎天乎一別未訣緬惟吾黨
傾蓋如舊尋盟締雅久而彌篤三歲不見惟此凶疚
遽任終夕莫撫子柩萬里茲來宿草已茂木而將拱
悲窮宇宙嗟嗟之子死不我後脫世汙隆不亡爲壽
生也有涯噫其不朽惟茲素文劍判同久況爾家駒
矯矯穀首里有寶臣社有石友引重方開不齊星斗
俛卬此生夫復何冀傷哉游哉酌我絮酒嗚呼尚饗

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王世貞

歷下無真氣詞林失大賢那能訊代嶽誰與問高天
才去垂三斗悲來過八埏人應疑頓挫帝或悔陶甄
念爾千夫俊生操萬古權仁禽産丹穴仙驥秣青田
妙取星弧發精鶩月脇穿鉤深百丈餌搏捷九秋鸇
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五言珠錯落一字玉規圓
思逸龍雲表神超象帝先般盤高詰曲周雅美便嬛
獨表齊風大俱疑汲冢前崢嶸露頭角擺脫謝蹄筌
海闊珊瑚老雲深石髓堅錦裁還蜀郡璧就必于闐
續筆江生盡芬擷屈氏荃乍窺饒駭異精識解鑽研
有眼看從白爲郎意尚玄志長輕漢落才大得屯邅
不欲過千后憑他滿百愆傲時誇襆被貧肯較偷氈
縱倒中郎屣能辭太尉牋交游盡緋紫歲月耗丹鉛
路鬼揶揄去腰符累若懸扶風京尹亞襄國輔城專
推案姦爭吐操斤劇自剸罷年因解劍飲馬亦留錢
治理聞承札徵書下潁川手堪爲木鐸復曉別栖棲
漢殿勞將作秦山峩梓楩法冠巍揭宿藻鏡迥臨邊
矜傍山關擁帷從太室褰躍瓜真結實華井獨擎蓮
宛駿收垂耳奚鴻興杳然比迴邛坂馭歸作剡溪船
避客同千木逃封似魯連華門寬偃蹇蓬蓽詡周旋
自撫高山操人收白雪篇披雲凌巘嵲乘月弄潺湲
雷澤淵堪釣華陰近可佃居疑瀨洞穴出競指神仙

芝术鋤端杅芙蓉木末搴探眞採離坎覲道得坤乾
懸圃壺開境崑崙雪滿巔縱饒家累迫斷不世途牽
過客寧歌鳳門生乃獻纏中與逢飛華
聖主下挺舞省鶴初欣入臺烏再賀遷錦開梁左席
花發越來艇喣沫沾江表澄清劃溷濁九苞騰兄瑞
萬蟻率歸翔綦斧猶拈手潘輿未息有氷霜挂慈烏
天地幻啼鵑髮短窺吳練腸廻斷郢絃埃梁通露綵
辟穀恢眞詮始作步兵慟長眺北海眠春秋麟獲日
庚子鵩來年膂隗三尸姤膏肓二豎陸本因支骨毀
翻訏捧心妍以心痛卒玉樹埋將迫金莖病不痊慰書頻

孝緒却藥少臂痛撫舊人人總傷心事事捐䫉辭宋
玉去棠托所忠傳伏櫪駒差壯敲盆鵲早暝夜臺依
𦊨淨秋閑鎖娉娟不及分香履徭闕墜寶鈿有情推
入夢無緊剖歸綠日月長何補風雲快自便朗融歸
䨥淑泥沚脫雕鐫佩惜干將化侘堪麈尾埋吝皇鮑
山色冷落峭湖烟馬鬣封猶壯魚燈閟詎難累累塚
四五百蟲蟲劍三千字木俄圍拱佳城易鬱芊埋光騰
斗柄含氣吐蜿蜒本日城夸父猶疑侶偓佺訶罷秋
照豁妖字歲星躔直是魁將魅寧分蟻與夢舊游俱
短氣何事不堪憐恩入張衡苦二悲將吳質經綳殷

俟齋正呼咄咄許掾羲顯渧漣漣七子孤徐幹與子生平一
仲宣衷腸須繞晉烈魄肯投滇忽報驚難定徐徵或
有馬聽氷杯酒墮語罷帶圍腹也成恨悦忽時譜語怦
含庾客尊那知寸草折翻斷百愁煎蹤跡堪驚虎幽
變更怯牧亂驅困遁軸跋足類拘攣滿搦揮餘淚輕
裝淚濕錦帽憑青鳥逵莫怪素車延欲哭仍枯眼將
歌已塞咽攸攸思往歲娓娓訢重泉芋本曾名蕙變
今友惜蛇欲知吾變曾總爲昔游燕刪挙推丁展忘
形到鄭虔雄雞啖黃鵠哀不廢鳴蟬露喜階脣乘猶
甘讓祖鞭尊分御路美管李彩霞鮮左將編三絶輪

攻下九淵縱衡儒後快跌宕酒中禪不受尚書命攅
翻開府筵中清警罷湍起懶影過碑風格留揚抗波
瀾措浒谷商空爭矯健大鹵放驕騫身任呼癡物官
仍逝允貝跡村能蠖近名忝臆鴻聯慰別勤加飯分
甘與絲餒調歸形影合交入肺肝偏覽早招難轉義
輪夫更遊代與愚敢任後死恨逾縣痛欲斷蘭橋往
今愧丸全浮生長寂寂怒目縱明明百六盹多口尋
常飽老拳弔形添慘澹無計覓連翩牛耳誠貪執難
尸敢放頗肅條五子詠平陽二鳴編欲勒太丘石親
題京兆阡詞場空滿目誰定筆如椽

哭于鱗先生八首　王世懋 八首

宇宙無情甚斯人忽委冥中原埋骨盡泰岱失精靈
萬事歸黃白千秋付殺青松風在丘隴謖謖尚堪聽

其二

祇罰能窮汝何言速奪年解憐酒薄俗深已忘是皇天
四海河山麗人疑歷貫前樓空雪色斷不忍問遺編
公居有白雪樓刊以名集

其三

其奈終何意浮生轉自疑誰令萬人敵不假百年期
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遺書
明主見應恨失同時

其四

大塊還真氣中原喪主盟風流不可見永夜望長庚
雞骨生前恨公向居愛龍頭定後名猶餘千里在不肯說
家聲公有子崢千里

其五

不朽自吾道人間無大丹綴橫千載易僵塞一官難
委骨憐神駿摹蹄絕羽翰平生國士淚忍向鮑山彈

其六

佳人雖再得死友見何由貌有中郎態人非翰

舊閒無雜客送葬及名流莫擬招魂些二君今在十洲

其七

海內論標格龍門未可攀曾緣何戎實得御李君還
交態死生外別情季孟間何時素車往絮酒酹空山

其八

生平故人痛實愧南金片語憐才子浮名竊至今
公贈余詩云只今年少稱才子風格謝林已到君　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爲音
岑落西州路空餘醉後心

哭李觀察十首　吳郡俞允文 十首

余本中林士攖懷常衡樓王子特先賞飆風揚涵泥

湖海孫標休芘塗自成蹊　其一

有此流水賜尚覘無匹儔與君共一世道里阻且修
介懷縱稀申章結綢繆　其二

綢繆復何爲從我服驅車恨無非子御躑躅將馬如
分隨深情非終當相與俱　其三

胡來浙江汜顧瞻若堂皆爛介經散塵奈何復云乖
暌步滯一方後期終難諧　其四

祇命陟大藩驅車赴河陽倉忽逢辰鈇銜哀歸舊
壟投淚未及收一朝摧殘殃　其五

物化有紀流易無淹期百年須臾間冉冉從此辭

頽岩豈再旦念之中心悲　其六
欲獻捻遺札字拙語自工句陳恥重襲文奇秘難通
何必希知音然後稱才雄　其七
言登太華巔矯跡升雲煙高清無翔羽金繩萬尋懸
何不訪靈藥輕身以延年　其八
嗟哉若伊人脆促易淪丧來者安足仇往者不可追
空懷蘭芳感何以表余思　其九
余思結不解歲月亦已除況復昧平生焉能使余疎
援筆寄苦調望遠增踟躕

滇南聞于鱗訃哭之四首　徐中行

先朝推宛定宗盟五子風流滿漢京忽爾全彝亡鼎
東莊然大楚失連城登門元歎曾更字驚座陳遵舊
借名更道童烏能世業杜門玄草已先成
遐荒一夜老孤臣遠道何由贖百身紫氣關門終不
散客星帝座竟成真縱令絕跡驚閶闔曾因遺書歎
獲麟況是五陵蕭瑟地皆教哀笛起比鄰
方與新聽未央鐘同首詞盟失岱宗縱道千秋終附
驥那能一日罷登龍百蠻天隔盤江雨萬里秋生日
觀峰過會不須愁挂劍從狗猶有大夫松
肯雲誰得御龍門白首難酬國士恩帶礪共知盟泰
嶽鞭棄寧復過中原五陵車馬看人盡一代文章似
爾無最是平生憐宋玉不妨萬里為招魂

祭于鱗墓六首

展墓忽今日登樓異昔時三春宿草積萬里素車遲
古調鍾期盡窮交鮑叔知有摩與轂擊空自臨臨淄
其二
詞賦千秋壯山河一日空悲歌紛泣雨俠氣忽成虹
南國走徐穉中原失孔融文星何處所長炎素王宮
其三
再過西州路關河倍黯然碣齊華不注樹映汶陽田

有道寧長夜無涯白大年忽驚簫雨過千騎泰山顛
其四
當年未種櫝此地數班荊轉盼成今古論交到死生
門人悲負土閨婦哭崩城獨有昆明客猶懸范巨卿
其五
路積新蒿里風流傳竹林文章身後事嚴穴向來心
千古堪陵勁孤生竟陸沈此時承睫淚寧俟雍門琴
其六
獄降關人代神游傍帝居祗今埋玉地仍是泣麟墟
萬里滇南夢三年歷下書一哀風雨至驅馬重踟躕

哭李于鱗四首　余曰德

白玉樓成記屬君不堪淒惻故人聞撫床色動延陵劍哭卷風餘郢匠斤滄海天寒悲逝水鮑山日暮斷孤墳早知後乘元龍種千里驕嘶欲出羣

淚眼雙懸歷下亭白楊蕭瑟奈其何傷心此日登臨長夜回首當時憶聚星九地精靈堪宿草千年身世總浮萍朱弦慟絕今何爲併入山陽笛裏聽

總轡崦嵫杳莫呼斯人何事即長徂金蘭四海饒諸子轂殊中原自一夫渴病著書生未已孝廉將母死仍俱茂陵日後來中使未識會遺禪草無

楚些歌殘夜淚多招君不返自魂銷陸沉虛擬龍爲燭沙杳長疑鹿是蕉詩繞柏梁功德大交情磐石死生饒更言執紼何人事白馬哀鳴怨路遙

大名署中濮陽李伯承以于鱗之訃來告作詩四首哭之　四川張佳胤

祭頃新報峴湖詩濮上之音事可疑久解謫仙終厭俗流然捐館遂騎箕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雙目如君堪自瞑傷哉泉路盡交期

大昭東放淚紛紛路隔重泉未易聞紫氣已沉秦樹日玄亭猶護岱宗雲琴逢山水難爲調恨到乾坤始信君最是　人間悲絕筆不知地下可修文

隣笛孤城晚自哀哭君秋氣更悲哉風雲遇　主偏多難天地何心似妬才無故事傳滄海變有時歌發泰山頹宗梁久作游魂者李白于今到夜臺

當日峰雄共請成登壇得備定從衡于時各抱風雲氣末路俱爲憔悴行未必斯文留後死生今吾黨哭先生莫嗟此道終長夜諸子猶堪守舊盟

嶺南歐大任　四首

梁園歸去老菟裘閉道先生不下樓太白星沉滄海夜岱宗雲散大荒秋歌風東國泱泱後作賦西京楚

楚流千古丕陽招莫返青山何處掛吳鈎

金壺白向峴湖開白雪冷冷一代才夥客詩傳三百在闔門皆授五千來孟諸烟莽麒麟卧碣石天風鴻鴈哀華髮凋零多嘗絕嶂前明月照崔嵬

瑤草歲歲獨閉關至今顏色白雲間相將向長婚祢畢便逐盧敖去不還孤鶴驂回樓二室片帆風引到三山側身東望金銀闕憶爾仙人第一班

過江諸子各天涯得我猶將劇孟誇自許會稽收竹箭似從華頂弄蓮花代興共有中原約絕學能傳尚士家誰料交游攜手盡扁舟淮海夢高沙

卷終

哭李廉憲于鱗二首　黄姬水二首

奇氣高才性不羈憐君溘死哭親時馬捂未宿墳前
草鴒集先枯壠上枝千古陸淵垂述作九原埋樹想
風儀山陽舊侶今餘幾腸斷王瑀萬字詩王元美嘗賦一百二十韻以哭之

其二

江上相逢是長別百年灑泣伍胥濤乞文空諾徐君
劍惠綺眞成范叔袍賦鵩人亡悲促界草玄儀在撿
重谿徒行千里愍徐孺酹墓何能致一醱

哭李于鱗先生四首　張獻翼四首

不遺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藏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
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其二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昊下星遂隕齊中
芳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微言從此絕令我泣無窮

其三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郢中無和雪天際有停雲
笛奏全披怨蘭芳半落芬重傷千里駿孤兔且爲羣

其四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
知己人何在忘年座已驚悲歌寄燕市猶可重西京

哭滄溟老師　李齊芳

謫仙鳴鶴返天關藝苑逢人拭淚艱秪爲琴亡鍾子
聽何關客散李膺門家無遺草言封禪世有明珠照
夜昏搖落江南悲已老汶陽誰爲一招魂

楊忠愍公集六卷

（明）楊繼盛撰

明惲應明刻本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爲所搆陷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諡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不屑屑於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藎。一經褒予，曠世猶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蕭山童鈺所校。凡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行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其論馬市、劾嚴嵩二疏，史傳限於體裁，僅存大略。集本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囑一篇，作於臨命前一夕，墨迹至今世守。倉卒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尤足見其所養。詞雖質樸，而忠孝之意油然，尤足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樂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蓋覃思之極，精心搆象，世說載衛玠以夢問樂廣，廣云是想。曾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疑其僞。繼盛此語，頗與相類。

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繫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楊忠愍公集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齎來
手余余讀之輒爲掩卷興悼不自知涕
之霑膝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安足爲公序
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爲主而才以副之王充
著養氣之篇劉勰賡程才之論柳冕謂
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

則君子之風盛斯文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
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蚤自綺歲英敏厚捷
報阻偏愛湜遠牧豕之養研精勤業之日即
以天下爲己任學以談道修務經術而恥爲富
貴務爲之習既而發科登仕繼祖而都舍
香之累無盾際運乘而不免壅蔽之患遇
君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于逆耳圖
蔓于股距遐由東萬上疏乞罷馬市斥其
誇者五不可者十青將權僕使仁人之言不
蒙于利而反構畧務捻公且不畏天示以摘
還林之耻復由武選之疏乞誅賊臣數其奸
者五大罪者十誇傻彼相使忠之謀無
益于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
致其罪惜乎寬哉昔賈生不究于絳灌割

邑受抑于林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
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詞名
篇簡未索纂體然本肩受命修辭而志不
爲亂氣不爲阻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才其
深會于燕居未達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
奏章石之史染烟肺石之上與夫演易受
書品異夏校詞多宏麗語罕經譏江河一

澹乃微其才光裕萬丈素由于氣豈假雕篆
以逞枝搞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
于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雲運藝苑中激清
流猶於白藻俟才鳴絃撥以皖霜葉之降素乾
廣陵之絕響公詩家還浩氣于太虛矣忠
魂于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因識忠諱因
獻征替語將從公以游幸蒙採納幸之故相編

譏究于再市少卅天下口共擯材公等之魂
且知向之遇害非
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
聖君嗣極返錄諫官擬公為贈賢太常
諭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蔭子以裕後足報
忠魂雖昧大雅之推終成烈士之驅差聲
宇宙爭輝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

于忠愍見證鄭馬之處搜遺于太學見子遺
馬重為校梓用傳同好于風而見友誼更一
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輟諸而為之
序

隆慶己巳三月吉旦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

方前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莆中林
潤謹序

楊忠愍公集目録

第一卷
奏疏
第二卷
序文雜著
第三卷
詩
第四卷
自著年譜
第五卷
附録行狀
第六卷
附録誌銘碑

楊忠愍公集卷之一

明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
容城楊繼盛著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
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
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委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
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
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
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
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

慶幸哉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荅求開
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
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
宗不過一二覇王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男夫壯士之伏于草

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蠢胡虜反不能生擒俺
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
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狡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
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
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
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壯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
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奮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
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
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
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

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
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
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
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
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
誰肯興起此寒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
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
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識鍳之
貴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
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
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
雖有交虜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
乃
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
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罹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
有思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
天下兵威已弱矣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爲盜又焉
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
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
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
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
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詭深計巧反
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

愚弄乎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
不來交易不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擅闖而
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
進眾入寇而餙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
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
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
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
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
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
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

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
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求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
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繆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
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
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
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
請之不已漸至于其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聊

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說謂
犬羊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覊縻之乎如曰欲
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覊縻之術亦可矣此其
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
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
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
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
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
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
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縻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
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
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
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
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
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
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
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盟言其時拾某
處毋不欲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毋
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
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

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
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覊縻
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
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往兵不祥不可輕用
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
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竊爲此
說者甚損
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變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
始矣若曰往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徂湯之伐
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
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
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爲癰疽毒日內攻乃猶
專食粱肉而併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
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
市之開不利于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爲佃只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其猶
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
與敵虜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
至春來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皆自
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
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
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
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
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誤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并罪
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

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
免目前之禍暫圖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規避之
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恭
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
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
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事擔子人而無由者吾何以
召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
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
國事之罪矣就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

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
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
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矣
臣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
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
禍也竊惟
皇上初聞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
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衡而
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大辛之志欲
難厭非馬市小利足以係虜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
闕前驅醜虜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
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
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
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
打着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淸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爲感激
天恩捨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淸
朝政以絶虜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
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
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死荷蒙
皇上聖恩灋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
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
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
胡虜凡有害于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
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
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
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在剿絶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
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

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
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兼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
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肆其彌
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絶雖
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
皇天

上天恐姦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發占云天
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
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
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
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
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
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禀而後敢
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
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
至失事又諉罪于人雖以前丞相之專亦未有如斯
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
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
先拜謝於嵩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
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
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
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爲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
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

之先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必尋別本帶
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
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

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
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
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
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
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議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擅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
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
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盡
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
方司郎中江晃面稟事于嵩曰聞御史桑朴參守備許
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閣東樓已票
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

票副依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
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爲嵩奔走嵩門
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
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待
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
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

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
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
日一家盡獄囚益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
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邇年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
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
鞏固之計先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
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
陳圭爲兩廣總兵知親御史黄如桂爲廣東巡按朋
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

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
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可據
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
豢養未嘗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
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
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復掌後府印
信黄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
此倡既作傚效成風藩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

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藩應奎等冒賞
科道則劾之在嵩會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賊
嵩積威足以鉗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
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
少有爲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制虜閣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
因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
時皆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

上反欺侮于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訐奏以
泯初黨之跡以聒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
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
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
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
嵩之罪既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
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絶我

軍舊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
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
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
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其情故將此言哄誘以
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

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
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
主張特
皇上未之知耳此誤
國家之事機七大罪也黜陟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
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
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
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
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
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
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
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
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
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
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
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

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
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
之權皆挽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
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
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
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
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
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

道含宽無作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者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变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
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
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
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

兢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
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
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
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
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
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
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
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盖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
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貨賄結交備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戲之聲遊觀燕
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益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
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
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
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内情節嵩見皆預知事少有干于
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
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内外彌
縫周密所畏者厰衛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
將厰衛官能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
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

忍締功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
于此勢處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
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
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
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
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
考選之時又擇其軟圓脆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有
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避

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
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賻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
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
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誰肯言彼之過求其
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
門下之人鉗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
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
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
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
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
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
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將
蟠結深根固蔕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
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
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

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惟
嵩挾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
下之重望何
皇上之知遇宜深誠力挽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
足以肆其讒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
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
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
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

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益不過欲全大臣
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殊不知國之有
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鼠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適
來疑
皇上之見猶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前
賜優容姑待之恩恐彼以前宰相之爾天下臣民皆知其
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
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
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沉可圖
報於他日而顧危身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
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于中
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然鸞已死
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來爲禍更甚其使
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眷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革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
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
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
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
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臣
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荅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
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外患何憂其不絕乎
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
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
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孤負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
親齎謹
奏奏
聖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
二王爲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
究問明白來說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
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

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御
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
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爰的一
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
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片斷落腿肋二條
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汗日夜籠檻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供
給飯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上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豈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
惟
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
迴
宸顧下垂覆盆偏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
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
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御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
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楊忠愍公集卷之一終　晉陵年家子惲應明校對

明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
容城楊繼盛著

序文雜著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 代龍湖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辰在秋八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聲名在天下凡知其壽辰者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遽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恊謀所以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

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二人憂頻

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徵咎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為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颺言曰大臣之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為之基者夫人之所共知固無俟於言矣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

皇祖眷我

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陵我

高皇帝創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

文皇雖坐鎮幽燕尤以之為控制南紀之樞其為地至重矣非有隆德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釐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祉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

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

皇上雖垂拱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託於公之身益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耳其在今日宣德意之美嚴封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功藩屏王室則公一人有大責矣

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係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係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故爲之繕乃城隍秣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制而袪其不臧剪除其惡而綏輯其衆俾留都之民復國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以寧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

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弘其化天欲相我

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下蒼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爲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天下之壽

係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兼以壽天下國家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相周公兼說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乃出王命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鎬之於洛靡豈權均式在鎬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奄則非周公莫可與討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而稱周公培養洛邑之功不衰今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托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國家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洛也系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墜而公於勤政之暇稽禮帝樂象

數術圖凡前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共疑者悉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周公之下矣至是則天之所以畀公者非止為天下計抑將為斯道計也二公知之乎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始而知苑洛之壽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知斯道之命脉亦係之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識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尋可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修亂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顯於其既晦也天恐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益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疾疢寢食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

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閏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來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闕貫古今

之絶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衍莊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畫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

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也三子感戚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毋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焉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

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寵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隱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况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與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救弊振作使氣運異象一如

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已之憂其旣也以已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贊美之辭固有俟於天下旣樂之後也豈敢預賛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壽翰苑翁年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係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疲然畀於有

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畀于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爾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恒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爲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于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雖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于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于天下之事其何補于治也惟天純佐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爲已任也越在內服弼亮寧下越在外服綏民廸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彈壓恬服爽虜

懾服斯固載在史册昭人耳目夫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若[illegible]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變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之重者何如也我

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名道學者或[illegible]說[illegible]命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躬[illegible]踐[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飾[illegible]溫[illegible]厭[illegible]之貌[illegible]中[illegible]忌[illegible]之心或始而[illegible]趣[illegible]終[illegible]不[illegible]持[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所[illegible]流[illegible]治[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則[illegible]其所學不[illegible]世之機[illegible]名之[illegible]跡耳

不如有得于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秉確之志蚤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其學之實則見于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諸書當其晚年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沉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爲首稱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啟斯道之傳于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

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太則所以畀之者固爲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脉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脉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忻忻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爍然步履强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也爲斯道之壽可也謂天

下斯道之壽卽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盛叨門下旣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而節義之難者又莫難于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楚峻赫燦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輳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使于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群議紛然而起齋祭戒愼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艱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兌溪之狀王子

渼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
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佞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慍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

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亦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
於婦人者巳爲可耻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
矣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哉

壽徐少湖翁師文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眞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
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
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禀自然固一定不
易年歲自積于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大廉
肆媼巖翁伯張里哆癡宜蠢愫殘隶賊者龎皓厖耋不可
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即絕景呑響湮滅無聞

雖聖明之不壽亦可也惟夫修諸巳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
勳業赫耀垂諸後者典謨炳曜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
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眞也今夫言壽之至
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巳
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發足以父母萬物
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巳非所
以悠久無疆德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乎年者爲壽而
不知壽乎理者斯壽之眞知壽乎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
天下〻〻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
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筭者疇能論

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貞
閣元老黒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覩諸
所修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平生積累巳足垂壽于不
朽視世之耆老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
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與臺
之與危軒華衮也巳不可同年語況由此而進焉其所爲
不朽者當益宏遠哉愁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三三
子稱壽于三槐堂嘗記夫子舉冉傳令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
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

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即舉酒教令
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者其
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秉
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卽能次之果能以身御國
取報
王趣撥揚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
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裕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
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兜卽後顯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
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毘與勒伐金冊三者垂萬年不朽
壽所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

齡筭之短長略行誼之臧否悉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泯於壟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幾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夫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乎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爽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

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必待耶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適遭其變耶仁者弗壽良可恨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即已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養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耶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敎子俱有成績則相夫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耶我

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間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illegible]然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敎子之未享其報耶是益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咸等里閈雅故休戚攸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覩太孺人之可慰雖其切夫身仰属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益不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蒭奠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一靈協搢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其璞唯公之行高明卓茂渠矱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唯公之學

青尉經府鼠獄鷄碑落筆風雨御地金石唯公之榮鸞封赫濯鳳誥煇煌彤雲豸讓繡服天香唯公之壽遐踰七袠壁香叢茂雖不憖遺考終永延唯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唯公之孫瑾光瑜潤蕙械蘭芳森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公備則淳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又爲公慶一夢不回忽爲公痛仔隆其實沒罹其聲死而不忘亦何足慨某等里閈雅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爲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遐範山高水長薇陵遵奠聊寫蕪詞以聞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

惟靈炯炯鑒此愚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雖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攄光獻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爾綠蕓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甚樂圓土寒世踽踽惟公憂側道爾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雲條條兮悲風烈烈雜雲浙浙兮芳草歇寧山寂寂兮寒煙栽易水冷冷兮波聲咽郊國茫茫兮玄廬結松秋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蒭兮奠短碣

祭南少峰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即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幸而在官謫死盡瘁沒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者厚困苦死於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道已畢謂之非沒寧不可亦何恨耶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幸翁之存猶戀赤幟之舉感翁之死豈輕再生之身其慟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之相與小人之交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乎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特然猶以爲特辭定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棄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藉護送之意及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乎昔指天論心者惟恐禍之及己則遠絕之不暇向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己則非

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者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後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且彷徨拯救之意又殷於初雖疑讒謗議叢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義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固皆在遐邇同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與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一月初載謫乃郎慰勉觀訊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嗚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今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

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指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死於無何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厲鄉邑覺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奄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備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夫乃西泉命當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征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大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擧宜速死而幸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與繼津兄書

承問足見兄為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孤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倘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為衆悅服今本部既束高閣而兄欲强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為拯援小弟之故衆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耶何道長假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兄有嫌為又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為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倉將各守信地道一空城房或逼圍將何以為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覩許多之跡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推兵部官在內將欲諉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二三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操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紏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難知此不便七

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為此者蓋一念為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拾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為若損友者蓋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廻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道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實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

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歛鋒蓄鋭俟時可爲則爲頼一塲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凡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以言得罪宜絶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

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樗櫟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墜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而必斷斷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辦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需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發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踴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産備工止可得錢今乃分

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輕貴而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所以官法定之者爲令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第不問大小但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窮民俱便矣米價騰踴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

候春閒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此地無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或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運官夫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務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當者

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致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殺民為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姦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私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骨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不偏始成矣然乖戾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進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知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

知取之謂介不知存意取名取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鎮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為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閑馬市謫官狄道亦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耆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借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向宋節親往治之至則先悔之以威次惠之以貨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宋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蓋予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矣獄獎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

秋官別署寔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惟嘉靖二十有八年春我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考最、
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欽奏議請以翁代、
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冢宰論翁最以當進階誥贈推恩三代請、
帝曰欽哉惟時宜敘乃功爰進翁階爲資政大夫贈先淑人爲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
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及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寶言於末盛於翁爲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颺言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恩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由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

子而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視得於忠孝者耶惟天純佑我
國家故賚翁爲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爲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會也是故唯翁之忠在
朝著唯翁之孝在家庭唯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
榮命而必輔以懇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誥
贈之典者蓋欲其覩
綸音之重君印對越乎君覩贈秩之崇即先人之常如右

見吾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竭力代之以仰副者自不容一時之或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使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爲忠孝也亦有時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哉亦假之以表率百官與訓子孫盡厥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爲無窮而其忠即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即翁之孝推而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即翁之忠孝矣乎是則

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夫既盡其已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后昆暨群寮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也夫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誅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戮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稱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且幸其巳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也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益鮮矣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乃筮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械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猶徒奔走於其間俾予得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貤

敕命乃感激繪圖以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

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必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擁君以身衛國以輔君德而成王業鞠躬盡瘁斬父不避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已者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汙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傾

瑕則延譽之棄恩負君者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虞矣噫余竊慨
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能屏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
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飄絮致滋美勤定省祇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附其倚之不得不然而必須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嘗於於非其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猶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掾以排奸斃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節

垂涕飲泣其於厥思慕之情尚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劉子華乃原仁偕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於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兼忠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行之忠豈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觀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親則鞠躬盡悴固忠也逃迹山林亦忠也果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矣況居屑於爵色之末觀表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誠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楊忠愍公集卷之三

明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

容城楊繼盛著

詩

節母貞女詩并序

節母楊侍御匪石夫人祖母貞女其祖姑也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身婦女若無所與焉者及覩斯傳然後知責之在君子者雖婦女亦足以盡之故張安之不忍忘其夫而守節終身張女之不忍棄其嫂而相從不嫁以至於死凡以各盡其心焉耳然而

形之風化世之氣運時之禎祥恒必因之則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之無與於天下國家不可也夫姑感嫂節而貞志以成嫂為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觀而善夫固如此而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下皆忠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皆義士矣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宇宙間矣則其所係也不為尤大乎此又係於觀感者何如耳誠願與君子共勉焉噫世之號為大丈夫者顧豈可自喪其志自虧其節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謹成小律聊以表厥行而樹之風聲若夫書之以詔後世則猶有太史公在

母為孤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苔埒花泣百年淚漆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臺秋從來多少冠裳客曾似沂陽婦女不

送劉蘇涯鄉兄考績北上

秋樹蒼蒼秋滿汀紅亭默默送霓旌雷連鳥語憐人別緒冉冉花共酒傾桃塢雨餘香氣合錦江潮靜浪痕明帆懸帆影挽遊逐征帆縹緲輕牛渚曲逝瀛海浪縈迴倚秋陵城月高陽在鏡中宿溪漲擁疑天際行牛野分星為太史燕雲如幕羅神京楓宸報政恩波潤柳座稱觴彩袖輕知巴渺陌流水遠離愁端與卻山平論交每借松顏

落折柳應悲雁序更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只為故鄉生送君惟有東風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萬楓潭少參山東

一片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波瀾遠船帆月星晨合映離腸兩鬢霜近添時花香細細傍人風柳絮飄飄望郎此際無言切禍牘遠思搖詠倍

挽任侍御乃尊 四川巴縣人

巴國指南恩定祖九真遷澤長孫蜀琴臺鮮合乾坤老篆水烟橫天地秋寂寂寒雲稱惜樹萋萋啼雨臍江樓欲知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冢頭

又代作

生芻廬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前山樹拱三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蔡城公先澄縣尹後爲上蔡尹故云海内知公身不死南臺伯兩振家聲

送史沱村考績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烟千里孤城暮寒鴈三聲萬壑哀禾國暮雲連渭樹郎官前篆迎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爲道雷門指日開乃郎昔從講舉子業故云

又代作二首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嘆沉浮悠悠月館山城多漠漠寒烟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正有思歸魄死復征旌出石頭

其二

官閣不傳遷轉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來驗老人猶識舊泣珠還今始知征鴈迥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彤庭又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

台斗光茲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八座鼎千官彤庭舊識尚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又代苑翁大司馬　送王公

履送老鶯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近玉劒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盛際百年禮樂屬春官相逢若問茲堂客爲道思歸鬢已殘

壽大常汪春谷母七十代苑卿翁作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萱映瀟湘明漢宮瑤軸封仙檢秦水柳花照楚城海日蟠桃開壽域天風青鳥下蓬瀛金陵江上隔千里西望白雲無限情

題焦山絕頂

容城楊子椒山訪唐子荊川到此因山名輿巳號音相

同也遂書而題之時嘉靖壬子冬日

楊子懷人渡洋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間

送狄道訓導李南峰掌教清水

七載青氊多士服九重來詔五雲開鳳城桃李含春雨渭水飛龍帶夜雷悵望德星辭隴野相思明月照秦臺絃歌慢奏別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同門生五十人遊臥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況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烟迷寺迥晴山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重門深鎖貫城幽東風錯認王侯院誤
送飛錢落枕與

聞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供帝業如何計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奈
外誰人築五城

其二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廟堂謀盡候中藥猶
待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

天意那殊節仟庭產異瓜可憐成落莫徙自吐英華蹤蔓
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悲望切何事思烟霞

其二
久獄半為家真同故里瓜行藏俱要牙閒寂亦繁華天道
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即此是烟霞

和商中丞朱葵二首
寂寂朱葵看意栽相投情好自徘徊舞因繫露含珠泣恐
誤傾陽帶曉開蹤影風移搖夜月晴烟雲擁護西臺幽香
暗渡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其二
得意葵花斬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色因誰瘦萬
古丹心向日開不共群芳發上苑却憐異種出燕臺老天
似惜傾城苦欲借夭桃雨露來

再次
檢點紅芳荷雨栽平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翻翻舞笑
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德星芒彩動天臺西山
不減東山興往事還隨花事來

夏午睢胡敬所年兄因見敎作此和謝
逐日隨程惟有睡百年勳業本無心　聖君賜我安閒地
好做羲皇世上人

又和
一息君仔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秖合昏昏睡笑
殺當時動業人

又
蹤懶百年遲舊擬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愁
落簑中第一人

賀獄吏孫東渠壽
予以狂瞽被責下獄幾死者屢矣賴東渠公左右保護於
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類迥出尋常萬萬矣乃從家
書來又諗東渠加意於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

能道予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賢也仲秋十二日過其母初度因作拙律以贈之觀者尚其諒予之心乎

南極星輝萊幽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冷千里雲孤暮樹平赤國生烟廻紫氣青鸞傳詔下黃城題詩增我斑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 名秀山東寧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日枕俱為夢醒去此身方屬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色動乾坤西望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獄中紅苔

寒砌凄凄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粘西風滿地苔痕紅疑是渭因冤淚血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

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焊從來歸視死此身元自不隨楊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古凶消息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覺前時太半非

九日具峰賜飲擬和劉静修先生九日九飲韻體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屬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復幽人情興多

其二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賞誰道悲秋百感多

其三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吾多此身不是乾坤蒂留我蒼天欲若何

其四

四飲須聽第四歌傷人休笑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濺風落盃中慢起波

其五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胸中有破盈虛𣪘聚散浮沉總太和

其六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欲凌虛一拂摩

其七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色笑

爾高秋奈我何、

其八

八飲自驚飲量過、疎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却
恐醉來語更多、

其九

九飲渾忘披翠筵、
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爲主、一
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代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濕、亭枕泉崖白晝閒、樽酒相君渾不厭、知
君原自見真山、

其二

萬里風烟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閒、春來應有桃千樹、休
認天台作故山、

其三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閒、得意不須登華嶽、樽
前卷石亦青山、

其四

雲烟收盡酒巵閒、風靜一簾明月閒、不解紅塵尋遠發、漫
將詩思傷青山、

小雪

破窓不奈西風冷、況復蕭條一般來、疎雪飄殘殘國淚、寒
更敲碎貫城愁、悲歌勞擾燕士、坐臥渾忘是楚囚、四海
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

賞功喜作

踏破塞城誰問罪、深居台閣亦加封、聖明恩渦同天地、
不論無功論有功、

雪晴

跡狂忘却一身孱、思入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拙、百
年有恨倩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羞對西風泣楚囚、且喜
陰雲藹欲散、依稀遥見鳳凰樓、

夜感月有懷

鐵合西臺烟霧浮、孤燈相對夜悠悠、寒欺草榻涼如洗、風
從星河動欲流、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憶同遊、州知
節月情如許、獨印
仰穹人氣樓、

寒夜和椒所韻

乾坤一草閑、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淚、明霞萬古心、疎燈

暗客夢住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雨侵

觀新曆

鳳曆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夢識破塵寰半局棊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但欲雪夜深寒雨更生愁豈緣結襪知廷尉其以鳴琴問楚囚用說右軍曾遠寄無因珠玉好誰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說遨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溫室樹文

風先度偃城闉精微殘月明霜劍縹緲孤烟逐曉塵野鳥迎隨征旆沒客程猶帶驛花新東觀海氣沖晴漢南望嵩雲接紫宸避俗祗應求吏隱此行原不爲家貧洞陽桃李爭春色洛浦魚龍變化均琶楊謾勞悲冷局泮朝亦自重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淚宇拙交疎僅一身君愛寒官俄愛死古來天地幾癡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有意氣相孚若素交然者蓋趨向之同與不同故耳觀海張子予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避以示其疎詆排以忌其狂間有下石肆毒以取悅嚴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逮至張於公議群聚談論之間雖犯俗豈傷以重禍不恤也視素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悲其相遇之遠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傑俾得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闒茸者流不使正人君子相與以共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其群而索其居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迹各盡其心以求自塲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徒貽泛交之譏今日別知之蓋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不覺其發狂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占以贈之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圄中檢點案頭簿一載平反多少人

至日早醒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卻上新封覺來月照西窗白寂寂柝聲雜曉雞

族兄東坡親家過峰獄中賜顧同宿一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遊仍倚玉百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前日品第親朋異昔時所不堪草樹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蕭孤城淚滿巾寒來偏傍薄衣人晴烟亦逐陰雲冷詩
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傷神遊魂
戎馬中原終悵恨羞稱即墨臣

哀商中丞少峰和徐龍灣韻

憂時分外聞何事因西臺君爲河山死誰悲衆木拱法星
仍近月此日獨憐才魂魄 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其二

勇夏欲交驪書生虛將贖可憐留日獄乃商借星冠白晝
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其三

燕囚羞對泣楚獄共蕭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雲連
冠老竹星暗呂虔刀遥憶瀟湘水悠悠咽楚濤

其四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勳名宇宙間孤魂
憂國淚萬古鎖愁顔胡運將衰絶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歷多祥瑞詩眼底饑夫寒欲死來
年總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視道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
情不似爾情真

小兒索予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前騎馬者難刻萬人看

懷鶴峰東城因寄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更夢誰記得別時懸淚眼倍
爲笑語慰相思

其二

久淸離群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弟又
恐別時勝此時

聞有送贈真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祈雪祈風不
應

再入天台雲滿腮金丹一粒脱凡胎過人嚴氣浮眉宇鬭
自神仙洞裏來

其二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可憐萬里瓊瑤雪化
作銀杯散宦家

元旦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是春幾度丹心連血嘔數
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璞在

不妨仍泣獻鄒賜無許達颯寥

元夜獄中自製素紅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賦此

風蹴水晶碎綵聯珠顆浮何如皎皎月是我大燈毬

其二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未謝捹死倔虛負再生身和淚原非假題書大任真寒孜撫谷夕烟鎖漢宮春掇掇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平山韻

殘雪埜森亦不遲聽烟送暖入簾帷香飛別院梅初發

過新瘢日漸移風捲寒雲山歷盡聊歸庭樹鳥吟詩年來踈懶誰佳句欲報瓊瑤媿項斯

送徐龍灣赴錄江南

家落白雲庭半虛有功此去更何如西曹月滿幽人榻南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行又斷秋風況是葉初飛秋陵故舊如相問爲道疎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赴錄北直隸

悵望霓旌拂曙暉嗟君此去故人稀南山判草更誰易北極恩光伴爾歸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斑衣漢廷此日須元禮草促仙冊起帝闕

苦冷

凍日摧寒色狂風送冷塵慢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其二

彤雲逃白晝凉落暗風塵宇宙誰知已圍城別有春

其三

寂寂門常掩素衣無緇塵誰吹鄒子律寒谷欲回春

有感 用前韻

短髮婆娑烏布巾分明天地一狂人愛將淚臆笙歌落報主狂希宇宙新勇膚共傳知有我孤危不死豈無神寥寥

勛業將蓬蓽虛負當年獻納臣

和趙丘馬海登韻

殘魂零落又經年盡日悽然掩淚眠啼鳥似憐人寂寂空樓獨對月娟娟死生浪寄乾坤外勲業虛思太嶽巔還草萬言書欲上蹐躅何處是堯天

題郭勉泉歲寒松栢卷

君去霜臺無御史君來秋省有刑官昔年節操惟松栢休我當時舊歲寒

松栢雖歲寒不凋然色視春夏則少異矣及至春夏欣然蒼翠君與桃李爭芬芳者視歲寒時又異焉不知歲

柴之色爲本色耶春夏之色爲本色耶則松栢者同隨
時異矣然則吾人之操當出乎松栢之上可也劒泉山
立之操故常變合一、松栢惡足以擬之耶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我期玄素同天九何事亦符此日行幾度爲此發詠嘉者
僚忘爾著時名鶯啼秦樹晴烟暮旌拂廬雲曙色明若過
超然同志問爲言終不負平生

次梅軒韻 有以夾竹桃花餽予者梅軒詩贈遺吟謝之

一點丹心一點忠竹花難入萬花叢年來不見青松友獨
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巢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鷄聲好野
鵲毋勞噪夕陽

又 屢示災變塞口不言少見祥瑞且表爭獻諛之類也有悶老鴉多矣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避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鴉
鳴何少鵲何多

因前作諭鴉鵲二首

宇宙到頭但憂乏生人何必嘆雲泥疎狂見慣榮枯事鴉
鵲從今但慢啼

其二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
向雲山深樹棲

東岡 又代作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翠崔
山岡起寂寂空谷絶塵埃翠薄林巒非一狀懸崖削壁列
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據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
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峰曉掛扶桑雲磵壑松風日夕聞
冥冥雲封群嶼暗細細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薜蘿若花醉
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氷雪下有烟霞萬頃之氤氳君生
鍾此岡之秀下應嶽神上應玄宿陟頂雄觀宇宙間目臨

八極如區區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
又不見南陽岡上臥龍起興復漢祚垂青史羨君青瑣舊
知名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胡虜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干
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辭區區山水情

苦陰雨

雲黯黯兮蔚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絶雨潸潸兮血淚下水
泠泠兮悲聲咽烏亂啼兮憐人苦花零落兮誰是主欲深
入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捫胸問心心轉迷仰面呼
天天不語泥宇宙兮不分藹烟霧兮氤氳西風起兮天霽
掛遠樹兮夕曛聚還散兮暮雲平將復明兮日初晴何時

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好梅花雪花相映輝孤根深托雲石裏天與清香豈偶爾不向春光爭豔陽寧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鋪翻功清屑水為丈影涵明瑚多般般塵埃絕琴瑟邁人冷氣生萬樹叢中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翛然逸韻輕風起吹落乾坤草木香一枝潔素羞粉白娟娟月姊清新容一枝黃蕚染圖發攢金綴粟色微茫一枝朱英丹檢骨錯認天桃帶淺霜一枝紫蕤爛初破璀璨飛落緋衣衒一枝同心並頭脈晴

沙融曬雙鶴鶖頭影籠月瘦骨插天勁稍穿石枯幹蔽爛鶯蝶不相識風雨更婦妍冰施凍蕊應難落一任妻寒荒簷美前凡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群花更無比一段幽閒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爭君孤梗迥絕俗梅花如人人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幄裏曲檻酒相看花解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商家正須和羹材休為花神滯野墅花落結實調鼎春京心來端可薦楓宸惟願分種千萬山以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刑詩一首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又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楊忠愍公集卷之四

明兵部武選淸吏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

容城楊繼盛著

自著年譜

予家原口外小興州人

國初以州常被虜患盡徙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入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村世業耕讀補縣學生員者代不乏人然止於教官而已及今則子孫繁衍至百餘人人才以漸而盛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即予同母兄次繼美予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即不肖也父娶母曹氏本縣民人曹忠室女生予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頭身腰上俱必不凡也高門閭大宗族在是子矣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壽星頭庚辰年五歲父妾陳氏有寵而妬母甚失所舅曹安白之於官親戚知父妾之恐同居必加害於母也遂共議父與母各居矣將家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辛

巳年六歲嫂怒於庶母之唆兄感於嫂之言兄與母又各居矣將產分爲二兄取其一母及予及姊三人得其一耕種之苦負載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矣時予亦皆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墮淚流涕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父携庶母避之他所益憐予身苦甚至兩月伶親戚勸歸始歸時予日夜惟哭泣日則諸姊引携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良爲至極癸未年八歲父即遣牧牛或宿於場圃或宿於瓜舖雖家人不之知父亦不甚尋也至秋有老儒沈姓諱璐者在里塾發蒙教諸生予每竊往觀之見諸生揖容之恭聞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入里塾從師矣凡所受書四五過即能成誦從學甫五日後即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衆不能對問及予即應聲云小進士師喜云此兒將來必進士矣甲申年九歲四月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奈何不勤謹即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曰分亦何妨兄乃分予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乃早起自作飯

食食畢則將米豆上各書字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為之流涕兄亦從為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勸之分毫俱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局冬十月農事畢又從塾師學業矣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牧牛俱如昔學課對句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對輒稱善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乃出對云無酒是窮玉予即對云有兒為名臣此客乃父表弟陰陽官辛繼元也客嘆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厥母意亦稍稍敬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辭歸家乃從族伯鄉試是夏父恐其廢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間斷兄不廢遂竊兄送本縣從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終父得反胃病遂召至家日夜問安侍養十月母始塗十一月初八日亥時父捐館時柩在堂本縣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從其收納記算卯酉照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秋兄與庶母爭家財致訟予惟務農事至秋乃送於定興縣東江村表兄王監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邸先生諱宸號南岑

後登甲辰進士復姓崩任甫道御史一日師出予與諸生作布陣相戰之戲師偶來衆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者陳師學讀書經師能記書而不善作文自此又耽延歲月矣

已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師學陰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後登辛丑進士同筆硯乃發憤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陰師棄學業專肄力於壯產講解之功日疎所同遊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戲予既鮮師傅之嚴憚又為諸友分擾學業無甚進益三年之間止講論語二冊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亦慚憤乃將四書自讀者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粗讀者一過五月府考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公江寧王石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汙尊抔飲二句論天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約

共力親炙讀書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
柴坑廢常起水船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
侯中城忠愛許龍川澄陰南峰邢彥弁豫菴奭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奭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
士李諧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寧國寺李端介有
道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厲于遂從學復治書
經一見師便奇之出然非歟題命爲文益寫根傳之意
也于文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矣是年冬十
月娶胡村張公諱杲次女爲妻先時鄉人見于學頗進
富室多許妻以女于曰富室之女必姑可虐於兄嫂之

門聞張杲者于兄之叔丈也家以耕織爲業家不甚富
其行宜爲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賢稱吾其與嫂
既爲姊妹其爲妯娌必和遂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苦
殆不可言時居僧人佛永房于無僮僕僧無徒弟僧管
念經於外于自探井竈之勞秫秆五根剖開可以熟飯
冬自汲水手與脚凍僵至房口呵化開始作飯夜管缺
油每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遶室疾走始
愈其苦甚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教既勤于資性頗高而用力又能一
年之間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嘗私語於于曰

我與汝今日爲師徒後年可爲同年矣乃於城外築書
舍方期來年謝諸生與于同務舉子業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偶得癱瘓病于日侍湯藥百
里之外諸醫既無能加且于盤費惟徒步忍餓潜行而
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于之心
痛乎命耶數耶甚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峰九皋及
奭山會文於寧國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摩爲善情愛
綢繆若兄弟然至五月間陰雲樵叢璘等會文於午方
村劉王廟于三人步行往赴會焉此會亦甚嚴密甚有
進益至七月間提學湖廣朱公兩崖取歲考于遂以優

等補廩是秋文會散陰雲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
介于慕其與已同也于遂自運薪米往會於渠鄉館寄
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園甚有稗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取考科
舉內二題偶記不真乃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二其
稱許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才識過
人其就未可量之句鄢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不令
往東牛會乃令在家教其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以家中常有農事相及乃引舍姪復
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即亡

去兄遣人促予及舍姪歸予曰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
夕善遣家人同兄又遣人促曰如相染毋家歸也予曰
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寧忍乎如予相染同死於此亦
可也於是止取舍姪歸予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
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予即歸不
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嫂又病無一人近予亦調養之
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之人而不能染人皆
以爲有神佑云

已亥年二十四歲時兄以舍姪常思家且供給不便遂
令肄業於家予乃築草園驘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空夏貴公南渚老科舉予居
第三時兄與本村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囚於獄予
曰兄負屈如此尚爲應試爲哉時各上司因築城之役
俱駐於沙河予即往訴撫按俱以事小批予曰詞訟只
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即赴
試乃中式第二十一名主考童內方李方泉房考黃田
林瘦泉諸成立解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園驘秋同年孫
聯泉諸兄書約入監入有告兄者曰衆人坐監歷事可
三年而畢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吾有子

而多將來何以度日乃議析居予決意不肯至九月間
四姊夫遭不幸事繫獄河間予往探之兄乘不在乃自
析之分穀八石於予房下歸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北
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事
因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生冬
徙居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要兄之外父
及予之外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間予起而言曰初兄
與予析居謂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耳今予坐監歸而

農事所得更豐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踴躍稱
贊以爲田氏復生也兄亦喜而允之蓋此意之舉雖妻
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爲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初課
予以文遂大奇之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耳予遂備
束修投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尚在京從少
湖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尚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龍

湖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子野公也殿試中二甲第十
一名未開榜先鄭子野兩次差人報予中第一甲蓋大
學士夏公以予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耳觀工部政六
月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月買妾劉氏
閏九月赴任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
稱為水鑑一見而奇之退而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
事業將來不可言也遂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
與夫古今典故焉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村升予乃署司印此
司專管吏事奸端甚多予乃立為章程投到則嚴其查

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
筆取撥則革其關奕凡以往奕端俱為之一洗吏無不
服而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初二日午時第
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為南京兵部尚書
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律呂為
精予遂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矣乃告於
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審
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諧然後為是遂自置斧鋸刀鑽
搆桐竹易絲漆先自製脊管和矣製琴琴和矣製瑟瑟

和矣製簫笙塤箎之類無不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
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甚喜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
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舍子其誰歟一日師
謂予曰吾欲汝制十二律之管毋管各備五音七聲各
成一調何如予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難事古之伶倫
無所因而作樂況今有度數可考乎子之資性甚高試
精思之予退而欲製沒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
日忽夜夢大舜坐於堂上予拜之案上設金鍾一舜命
予曰此黃鍾也子可擊之取鍾連擊三醒而恍若有悟
呼妻燃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巳而十二管

成呈於師師喜曰刻志樂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
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時翰林呂子巾石福建
監生吳冤江西教官黃秋慶俱用心於樂皆與予相講
然呂巾石知樂之理而自不解作樂終涉於渺茫吳監
生粗知樂數而不足以語精微之蘊黃教官又執於三
寸九分之管為黃鍾迷而不悟可與言樂者鮮矣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曰子之樂已八
九分子之才不止於樂而已也可務通濟世之學至於
樂俟子退閒時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
太乙壬奇兵陣之學而俱各知其粗時本部考功郎中

何吉陽殷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璧子
任齋劉子蘇濱為五日之會會則講論終日予亦一二加
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予死生
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秋虜犯京師
南都擬勤王三日無肯行者諸公謂予曰兄能為國一
行乎予曰弟雖不才然君父之難何敢辭也既而虜退
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深而志遠學懋而才
嚴備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末句蓋謂予粗知兵
欲吏部用之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由山東路乃特遊
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太山至極頂因題絕句云志

欲小天下特來登太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
云予讀孟子書以為天下惟太山為高也今陟其頂而
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
窮也予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余有詩文數首不及
記十一月歸至家先時兄與叔大不相和予至家兄不
欲其往拜予曰父已死惟一叔耳三年之別如何不見
在南京時與叔做送終衣一套兄不欲其與予曰特為
叔做人皆知之叔來日不多卒與之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為次男聘李鶴峰兄第五女先
是有媒舉與顯宦為親者予私為厚者曰彼富而我貧

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厚志不相孚遂不敢許鶴峰者
幼年同庠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己同遂結親焉二月娶
妾楊氏遂赴京考滿授文日即陞兵部車駕司員外予
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為己任況此時虜患最急又
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胡虜豈意一入兵部之
後見其上下所行似支吾常套不得着實幹事時有開
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為哉即欲疏陳
其不可然方議遣予行遂不敢乃草開市稿候命下即
上大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
避難也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荅愛子入質二欲盡

退搶去人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荅承管四欲平
其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遣一同僚
見之乃報本部尚書趙守朴公翰錦知之守朴曰若此
疏上則馬市決不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
馬市之疏
皇上連三閱即敕曰繼盛之言是也乃下閣臣擬票閣臣
閧
上肯累語甚溫而咸寧侯仇鸞有揭帖進
皇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
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成國公朱希

忠并佐貳也此時總制之權勢甚盛而諸老亦無有貸心
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其以爲馬市必可開雖奈
公亦中傷之不敢與爭議本上遂下于錦衣獄拶一拶
敲一百敲夾一夾後
命下降于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上司
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或不可相處各懷疑畏
之心然予處上司僚友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喜而
相謂曰初以爲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和藹可親可
愛如此予乃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作上
時下吾惟守分而已自是相與甚歡先是前官多靜坐

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魯泉亦相愛不忍以瑣事相
下予乃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者耶凡有事可以
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爲之但有
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縣學生
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贄禮并
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之
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
前三間爲揖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
間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前側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

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
清也狄道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通不讀儒書予乃聘
教讀二人於圓通寺設館募番漢童子讀書者百餘人
至三月後各生俱知揖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
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教舉忻忻
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此處先山木去城近柴甚
賤遠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
里有煤山一區先是開者屢爲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
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予者予往說
開之百姓便甚城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洮水

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予乃募各園戶疏
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每無官冊
惟書手私録相傳行弊甚大富者買納而貧者反增富
者納輕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
戶之總數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
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
各戶之輕重均平無竄避於其間者民獻之地有糧重
者予以與人亦不敢受予乃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
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銀
并妻首飾也諸生分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千

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所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資富補助餘則供年荒各生分用也故此一事百姓之糧宜既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僭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稍肯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俗而樂正矣遼方愚民惟以織褐為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盡陰留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為之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舉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為蓋欲為百姓興利除害故雖叢怨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遼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故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日得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濱海俗甚強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月初一日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修武備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為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所有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即圖歸家以

勅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者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歎息思曰一歲四遷其官

朝廷之恩厚矣何以報為故遂思所以報國之道并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問其故予曰荷

國厚恩欲思抒以圖報無下手得力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

國耶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予聞其言乃知所以報

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食之變之議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學士嚴嵩稿成恐遲家則人事紛紛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曆真本初二日齋至

端門方欲進聞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即趨出日快快不懌至十四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十二十

日拿送鎮撫司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俱斷予曰[illegible]
在上尚用刑哉乃先㪍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人予曰
當此時之臣奸邪太半皆嵩心腹此事固不可與之議
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卿彼當除
爲之矣又何必使人爲哉乃夾一夾將脛骨又夾出髓
所以引用
二王之故予曰奸臣之謀固雖能欺
皇上必不能欺
二王蓋
二王年幼且未冊封奸賊必不隄防避忌譬如人家有家

人作奸者家長雖不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
皆嵩之奴當親致言彼之過
皇上常不與
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放肆無忌然止能瞞
皇上一人
二王固知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
皇上若問
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㪍五
十二敲又夾一夾棍其間荅之辭甚多予始終不屈乃
重打四十棍釘肘鐐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

旨錦衣衛打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侯
詐傳
親王令旨律殺監候
方予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王子少泉名宗茂湖
廣人刑子松崖名鳳四川人王子繼津名遴霸州人少泉則與謀議
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崖則與知而不見其稿繼津則
知其欲爲而不知爲何事上本後入部交牙牌辭僚友
衆方知予有此舉各疾譬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
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者親兄弟然
予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托云予二子一女二子

已聘有妻一子尚未有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
之事也繼津遂面許云此盡在我而一小女正與予三令
郎年歲相當遂許結自予入獄領擲兩刑部之保護皆
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石名之誥湖廣人送蚺蛇膽一塊
袖之托校尉曲生者齎酒一壺云可以服蚺蛇膽予曰
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止飲酒一茶盃彼又云莫怕
予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
心已和定至打之時乃兩眼觀心舌拄上腭牙齒緊對
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氣亂則血入心
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忙亂者遂一覺照

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已身若外物者打至
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甚痛詎之神
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即推入包袱擡出至門外則家
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只䢖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
榮者遂荷去門扇將藥餌諸物一一皆阻住于兩腿腫粗
相摩若一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
用力努撐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浙江奸黨劉檟
也偉規官罷獄則有官監劉檟乃郎下于於民臨自入
監後棒瘡既上飯又爲強走所努動方扶墻而立忽兩
耳響一聲不能聽人言兩眼黑暗不能見物于心自揣

曰此乃死矣遂昏不醒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
三更始甦噫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死
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心不能忍又無藥可用又
無刀針可割正無計間司獄陝西涇陽劉時守送茶一
鍾于飲之心稍定因苦思起人以瓦尖打瘀事遂將鍾
打碎取瓦之尖而銳者將竹筋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
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錘打箸入肉五六分爲此者獄
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
五六十孔流血初則火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約十
數碗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于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討

後出衙入刑部三日夜提身端頭未至地以故不能傷
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于潛使人在臨買黃蠟香油自熬
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
於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濶三寸深一寸五分于
痔至常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數之又內侍趙用送
藥服之劉檟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人傳已死四日
矣家人甚恐亂至二十七日張弘齊重差人入視知于
不死家人尚不信于托獄吏新城縣盧世經稍出牛骨
簪一根爲信此簪乃妻常戴者又左手寫出帖去家人
始知于不死方

劾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中同年史觀吾名朝賓福建人欲從
輕擬而尚書何鰲乃嵩之門生侍郎王學益乃嵩之子
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
命下史欲有言劉檟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到司
獄司郎下老監日夜餵極與衆囚爲伍死屍在側備極
苦楚一月初七八右腿已長肉左腿皮未割去遂潰腫
如小瓮者冊條卜攻口舌生瘡不能飲食勢已危矣夜夢
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以小盒內捧藥一丸遂以湯親
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喫飲食又想起以磁瓦尖打之
連數十下不見膿血于曰此瘡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

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腿皮穿透提起乃將刀割入
約一寸深周圍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出方予割肉時
獄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乃曰關公割骨療毒猶藉談笑
今人不似老爺自割者當時約四五碗其內毒如脫矣自
每以布數十片拭膿每布約二尺每日此布輪用膿可
濕兩次每日則膿可流二三碗矣自初瘡至愈膿豈止
六七十碗而已哉十六日有腿垂筋二條如箸粗一頭
已斷一頭尚在腿上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丘洲
峰（名材文福建人）乃獨仗公義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予脫
枷九月朝審予帶長枷扭鍊出門觀者如堵予欲一見

顏色至擁塞不能行人朝坐西廊下內臣圍予觀者以
千數有饋飲食者有送銀錢者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
舞稱誇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恭聽時爲首執筆者則
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衆判以比律情真奏
請題奉
欽依着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閏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月
二十六日遂染瘟疫時刑部提牢官羅廷瑞江西人進予
發汗藥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久至張俱依彼服遂甦
不肖人裹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曾天祐此官乃人家奴

僕讀書中進士後方出姓無恥小人又斷絕醫藥如初
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明縣
衢州府寧人）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四日方出汗噫若使命不
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虛乃說堂出予老監遂
於外廂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予時用軟單皆物以重
禮彼乃殺然爲之其人品可知矣九月朝審乃福建安溪
縣爲首也仍判以情真題奉
欽依又經前監侯是冬巡撫艾居竈（名希淳陝西米脂縣人）管馬御
史徐紳（南直隸建德縣人）知府趙忻（陝西盩厔縣人）共處置銀二百餘
兩爲予買地三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始用娶妁與經律結
親九月朝審復議情真奏
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兒失事
皇上先已告廟着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免嵩貴欲
二舊及諸奸黨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
題意以予乃
皇上心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曰嵩知經爲
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
皇上一見經名
首意遂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乎昔予同志蓋若

王繼津翁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孫聯泉
應養虛李鶴峰諸公爲予不平起救鳳洲爲余畫策以
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見之謀欲勸渠相救王果慨然
往賊嵩初亦迫公論欲上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
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鄢懋卿在旁曰此
何用卜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猶意門生閣一日當陽
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
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
繼盛魚肉矣賊即變色乃詭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
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

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天余付之一笑矣余死已後
嵩毋論植懋卿輩矣不過欲不相此曲惡名耳故將半
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
之用凡此皆據枕床書也

楊忠愍公集卷之五

附録

楊忠愍公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
中小興州徙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
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爲
公王父貴貴生封兵部公富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
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
生仲繼美父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
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

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始日夷公於是使牧公稚年
牛肥瘠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覷里中兒誦讀指遂而
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
曰夫幼者任牧矣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
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
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年十三而從師受經爲
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既冠讀書於邑寺僧舍
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謨會寒
無下襦遂屏行往溫調月所服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
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

病疫日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
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
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犇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
侍之亦愈將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
公既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治其
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
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貲久發費不可則乘公
出而强公婦以入石穀廢箸居日毋酒乃公爲也公游
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舊縉大夫遁館穀之稍稍其
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歉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婦

族衆兄觴曰始弟所以黜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貧乏餽
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宰下譽司
乎兄槐然許舍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
推兄使輸還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
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
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
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
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
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
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辟事者公已夙夠得其效

乃爲嚴督精定序先後華自督精讎何其試吏毋得假
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
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
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
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寓也乃構桐
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瑱篪之類諸
而合奏之者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
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
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授公以金
鍾使之製而謂之曰此黃鍾也公醒而汗悅若悟者起

鞋燈促役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擊
磨而嘆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
應乃在子耶蓋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
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
徧習焉而會諸儒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
謂此曾子什伍實學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
耳子不聞夫商丘中爇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
大舉躪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皆當往者公奮
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命虜
退之明年公滿三年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拜

徊於俎豆之間久之歷泰山絕頂望雲君氣慨然歎天體
之不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遂
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
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
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分乃上疏條論其
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驕蹴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
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
聖意日夜歛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日和失天下之
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屨倒置損
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礪其長技
以待試而弭心於虜今謂
國家厭兵無所用之喪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
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
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者五矣往
者邊臣私通虜失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
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矣
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

國威不敢肆今詔縣官帑而奉虜乃竊其何有於我開百
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非深入時我雖不敢逆
一矣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
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
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奉之邊虜有約不至未可知
也固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
畢卽入寇入寇矣而稱諉它部我既無所擿問之未可
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要我以苛禮
未可知也隨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
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

將何以善其後不為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
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
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禍也且吾
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之馬吾
藉此以資吾塡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
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
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損費以奉虜益大
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
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

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
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内攻而惟用藥石可乎此五謬
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
知之然而有爲
陛下主其事者益其人内迫於
國家之深恩而外惕虜之重勢内迫
國家之深恩則圖幸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惕虜之重勢則
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
者正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

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
陛下勤蕩然之顛戀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怫憤曰豎子目不
知虜宜其易之乃竄疏云云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鞫訊公持論偘偘不屈獄具
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
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
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職
其職冬十月受謫歲竟莫弗俛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
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

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
恨見公晚而公損俸祿益之東鬻貢東山超然臺剪棘
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
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
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
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授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
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貿民間最重賦地二千
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制授諸生父兄
使耕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
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

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
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
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
史使下邑責餽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餽也責餽
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得脫去
自是無來責邑餽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一年其吏
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
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戸部
主事之南京戸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

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擅用事蕪侯鸞剏骨而善公
筴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
公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旣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
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
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
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誅論相
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
閤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

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
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
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益未有
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
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
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
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

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
嵩之奸佞又善爲擁飭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與嵩之感
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
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寵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于
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
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
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

臣而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
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
十大罪爲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
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
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敢起稿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
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歸罪于人是嵩雖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
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取天下之具不

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擅侵嵩一以禀本自任
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所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施
于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施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
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
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行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
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

果若此乎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禀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
世蕃代禀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
擬應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
已知
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
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
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

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
不畏故令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
邊事之廢興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
壅蔽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
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
按朋比黨謀與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
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
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

孳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門至軍亦豈
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致歐陽
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
陞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濫拔其私黨
此倡既作傚效成風將官則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
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將官[illegible]則科道
則劾之在嵩父子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稱威足
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
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鎮張

達等敗沒正胡虜猖獗之時使嵩少有爲
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
千兩指遣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
竊以陞廕嵩父子干將皆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
鸞勢出嵩上反肆凌傲故嵩皆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
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遂互相詆謗以泯初黨
之跡以眩
陛下之聽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
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
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
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胡虜

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
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敗於邊可
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
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存
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
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

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並任爲民矣嵩於
考察京官之時遂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
罷黜荷家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内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内之臣
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
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還
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
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
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
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掉于
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
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遂
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
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
嵩不得不濫取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剝蹐一人
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豈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
大罪也
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
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殷盛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
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
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
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
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
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
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

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
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倚嵩之能盡合而諱之尤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
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
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但有疏
到文華必先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
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閣御史王宗茂劾嵩
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
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
籠絡通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
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
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家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奸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
畏者科道之言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
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
選之時又擇熟聽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
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賻或心有所
愛憎則授之論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進白即陛

宮墜方向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
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雖入其籠中
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
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
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
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
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
至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以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
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
五奸以彌縫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
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
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
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
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誠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激結毋假換天下之事者惟逝
鸞與嵩鸞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來
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
置之憲典以正
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
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其
陛下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
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恚公懸而相嵩方以宅事得
上意揣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
二王公對曰非
二王孰不懼嵩者且王家事采審本不發爲嵩敗耶獄具
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君
印自有膽何蚺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
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瓷碗
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留公詳傳

親王令旨綾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
此而郎吏君坐稍持獄論弗從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
遷爽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
死吾分耳夫得無稔嵩而後僇之恥將奈
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除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
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
遺之至相近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齮
齕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齮齕固
當而又稱指公三不歎曰奈何不以義相嵩而蒙楊公
嵩意且懼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徙逮冬月行盡人

籍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間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恥
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下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
乎人乎夫人則吳下也而卿胡植鄢懋卿曰不可公不
觀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頷之已更有蜚語聞
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
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
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
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
從容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

史林君潤自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實自嵩黨
劄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在首贈太常少卿
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
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
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
國家之所以為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
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
社稷天下知
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嚴嵩之

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禮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
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距春秋四十配張夫人
胡村處士某女婉娩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
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穀諭李君九皐女次應箕
娶郝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
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
者今其人狂不寧悔恐然下汗耶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詳收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從

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歿嚮者實葬葬
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
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
也不佞重謝弗敢出忠愍之歿相嵩實怒不佞而嫉於
先君子者至捕繫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
少師公也先子即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青來曰子爲
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賞忠愍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爲
著狀而淚涔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
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
疏傳人人

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楊忠愍公集卷之五終

晉陵年家子惲應明校刻

附錄

明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椒山楊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迺觀化源謂公死諫節其作宜有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
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所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悍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

鸞因誣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會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
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與一
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說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壓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殺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嵩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顏自如在

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
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
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議及節義往往扼腕
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
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
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悔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
及既就牢深自懲艾以爲悔又或自滿足不復
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若公慷慨激烈赴死而不
顧者也公始忤仇嵩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
去試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

語公與古牟叔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
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列世殊
殊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
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
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其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
竟死公死而地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
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
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若嵩
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嵩之黨者獨何心

哉夫其逆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論戍
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
時應尾尚幼藩參王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
君臣供饋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
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稱冤
而海稱冤惜之距今十有二年公既受
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旌忠而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

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
州人洪武中有諱百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諱生富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
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
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
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時日進公爲講說
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
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於中丞王君覩
諸孤而日致譽於
恩卹之及去年辛酉未歲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舒焉一

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　村之原於潛恭君
狀來徵銘于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
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
潛恭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小盈自
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姦
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䘏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軌茲我銘相之爲世鏡

勑賜旌忠祠碑
今皇帝御宇首建
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賜官祭葬錄其子有若
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
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以
內知與不知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
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曰
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
先皇帝之志恤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
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郡城用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
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
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
邦輔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
君瓚以謚請則
詔賜其謚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君杰以祠請則
詔賜其祠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論公之
冤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
人然則
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里宅樹之風聲
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　月　日奉公主卽

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
余奚忍記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
志上虞陳君鎔郡人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
之佛堂客有從外來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
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如是將焉文矣我能執白麻
往訴之二陳君誠曰然顧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
陳君二陳君曰關當官業有持撤者其母亟試而舉
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帝慮遺患哉
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之衆矣
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霑濡浹洽不遑稽當議

禮議獄之時士之齊其間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者庶
所者踵相接蓋巳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大僕西川楊
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於宜春文子彌弄
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公尤竭志盡詞不
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坤正氣在天爲日
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則爲人則爲忠爲
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明神薄日月激風霆和雨
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爲之誰爲止之公郎
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厲人心百世如生余獨
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榮枯異勢嗚呼余甚慚

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
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
之事定矣予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
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余甚慚乎公勉愼修履
庶幾哉貞婦無貳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必也
孤節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鄕入太學從事華亭
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
乃遂知音及謫關里過太山明義利生死之閾而悟
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甞掃避虜時仇鸞恃勢爲開
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

爲鸞所中被逮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
外公思
國家屢陞厚恩欲捨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
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
國十大罪五姦比入
朝未浹旬也疏上
天子動容卒以嵩旁譖乃下於理中以引用
二王之故遍受諸獄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辟竟以好
嵩曲訥附失律諸人後棄卽命焉冤哉冤哉刑而及
於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燿

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沮馬市之議
爲寥開邊大釁人知
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穢人知今
天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姦爲有功於
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
定址於保定從郡君請也費取諸官貲合都御史曹
公所昇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　君　尹
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以友騎雲而下三輔
彰采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衡

國事曰非寵賂章遊黨扇禍燄啟騎驚言馬市爲國殃

公怒衝髮抗厥章中讒憂患謫西寧逆誅被

詔服上褒

天子隆恩不敢忘捐身報主臣道常稽首再言慨以揚訓

禍甚鬱何可長臣身不辭釜于將

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歸義之音何琅琅披依五雲府與臓

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其藏以璽以祭凡壤光錫之祏字鎮北方泥金緋動何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旁假翼天路景雲翔迹如鬱悵

挈天荒低離之人徒悵悵公歸不歸歸有處德御邢靈來濟揚昭其風君氣後昂感人萬古扶綱常配並也人獲其神等河嶽與日月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勑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倦居

吳時來撰

楊忠愍公集卷之六　終

晉陵年家子惲應明校刻

伐檀齋集十二卷

（明）張元凱撰

明萬曆刻本

伐檀齋集十二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張元凱撰。元凱字左虞、吳縣人。以世職為蘇州衛指揮、再督漕北上、自免歸。少受毛氏詩、折節讀書、寄情詩酒。王世貞嘗序其詩、比之於沈慶之曹景宗。及元凱歿後、世貞曝書、得其行卷、自嘆知之未盡、復作詩以酧之。今並載四部稾中。其詩大抵摧陳出新、不襲窠臼。而風骨遒上、沉壯自喜。每淵淵有金石聲。所作西苑宮詞、靜志居詩話謂其高出世貞之上。他如北游諸律、亦多不失矩矱。蓋其才華本富、又脫屣名利、胸次曠夷、故當瑯琊歷下之派盛行、而能不囿於風氣、亦世貞之心折不置矣。

代檀集序

余所善張將軍居平呐呐若不出口及其
勒悍卒挽強弓躍馬顧盼有淩厲
至於命親知浮大白鯨吸牛飲飛下
居然高陽酒人也酒後耳熱慷慨談說天
下事或意有所不可白眼罵坐皆稍稍避
去其人當不能為詩即為詩而得一二易
水語髮立骨飛以附於燕趙之後上矣顧
其所讀書必西京後而歸 前其老
尉遲武德貞觀而稍稍 旁
略其語務出於己 入道 瑕璧而無
完 珠此語之在于也 人能得之然
人人耳相剽若太倉陳陳相因矣汰而使
之精創而使之新非有沈深獨至之思未
易致也今舉其所謂精者新者不以歸
人而歸之張將軍然乎否也差夫士固
可皮 也 恒性
能為文語 有之 沈 之雙

竟陵之險步偶然 從發 下黔 幸
前僅一孟 後僅一 道
間若盤龍之正始風流不 而以
矣今天下幸承平無事故張將軍不治兵
而得以其間治詩第僅能以一詩人 張
將軍而所謂勒悍挽強須盼憑陵之態斂
之 伊吾囁嚅之也而已矣然使張將
而以一詩人名於天下後世 其固甘之
 聊睨於其儕舍而 於東 上
不以余之侘傺齷齪而右 心意者其有
其嗜也詩凡[illegible]卷名之曰代檀集蓋以其
齊文而稱淮二卷附焉將軍名元凱字
建為千艘餉再掌衛篆其數起蹶亦以詩
故云
萬曆戊寅歲長至日弇州山人王世貞元
美撰

伐檀齋集序

世指介胄士輒謂椎魯不效儒生誦書則提鞶弱操步光長驅疾戰勠力行間足矣嗟乎此鬬士也非大將也將而恃此則辱國技耳往者有熊帝爰及風后吕侯其陰符六韜者非書邪古名將敦詩書簡練兵法者能搴旗摩壘蕩穴闢境以顯名諸侯天行陳者儒之一事也而謂武與儒抗衡則征殷孽走萊夷者是何人邪今第將品

伐檀齋集序　三

僅僅馳射止矣若夫握奇八陣之筴未嘗一詢焉一旦緩急孰可使哉而詩歌者若亡當於兵事乃張都尉左虞獨嗜之何邪蓋慶卿度易水和筑而變徵入羽則于太湯泣壯士諸葛抱膝以吟梁父而謀國之術存或烈激以赴節或紆緩而成韻此其人皆勇略冠世名功著於春秋何嘗廢詩哉故出有漸石采薇入有東山杕杜以彤弓考勳以天保酧德聖人□□焉且善賦者

猶善將者也綜紀有條其並置陳也辟闔有法其善運機也體度有裁其善觀勢也經緯有章其善窮五色也律調有則其善窮五聲也其格備者猶墨氏之守九攻而九卻也其材高者猶淮陰之師百戰而百勝也左虞善詩則善將兵夬矣善將者讀書而不踊其跡善賦者如之彼武尉多賦詩然有擷剽蘇李曹謝無完膚而於唐氏諸子亦褫之既裸立左處且吐藻文温麗

伐檀齋集序　四

緜邈舒度徐奏諧協宮徵表歷營壘間忽猋發雷激作急裴深入狀英風颯然兜鍪為變色勇悍不滅佽飛哉此知合變者也若處女若脫兎儵伏儵起而不襲常詩何異將兵邪張尉固賢哉且尉者席世資多獲故自賢而左虞乃杜門著書不沾沾見奇而學益博業益富且善故以王中丞元美才掩千古縣衡天下文章而一見左虞詩輙嘉歎以為沈始與曹竟陵所不逮其

所讀書所賦詩自漢初迄唐始宅弗屑也覽斯論則可以知左虞矣左虞自束髮從余伯氏受毛萇詩文采彬彬謂可中賢科等而以世胄遂襲橐鞬筦衛事尋遷漕率復屯田吳下自其嚴君則能賦詩亦筦衛拜閫大將語曰芝菌無種醴泉無源然鵷鶵固從類産巳王選曹禄之名士也將左虞而左虞去王中丞百里所而數過海上從王中丞游其知慕事者若此語曰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豈尉謂邪尉落落數奇然方壯藉令有薦寵者得當一隊與廣角安知不拓地千里綰徹侯綬邪則旋師奏凱令將士馬上倚鐃而歌毋俟班護軍矣尉集其詩曰伐檀曰將淮合而刻之則中丞所爲序者也嗟嗟不朽張尉者詩不朽詩者中丞草余則安能軒輊人

萬曆已卯夏四月朔黄峯山人魏學禮季朗撰

伐檀齋集卷之一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五言古詩

雜詩

時序有代謝晦朔若循環靈景敘以馳六龍杳難攀舜華曜曦林蜉蝣息夕寰流運感人思殁世云孔艱菌芝想霞外孔翠悲籠間棲遯託素業韜精保朱顏迅彼雲螭馮遲爾奚濡還長揖當塗客去矣歸空山

其二

闤闠有高樓巖巖臨萬雉財賦五都雄聲利三川侈千花含碧城九衢廻綠水拂雲韶護音照地明光綺我世授一廛遑蒿吳趨里閉戶歲月深涼風日夕起馳光娛樂散幻景繁華徙至哉物外遊超然志所履

其三

大運若轉轂鴻鈞回化光窮達須有命順時以行藏君子或豹變大人或龍翔誰爲

鼓其機所過神無方南箕下人間帝命掰
有商何知肖形者宛在版築傷濟旱霈霖
雨調元攝陰陽乃識宇宙事固吾分所當

其四

吾友好名士居然抱明哲碩人賦考槃圭
組良不屑朝刈中園葵暮采西山蕨陟嶺
高雲旋濯水空潭澈白璧不可爲寧以青
蠅缺皎皎機上絲豈同緇塵涅獨有孤松
樹蒼姿照白雪異彼天桃花甘以色取悅

其五

毀譽不可校榮顇安能期飄風逐浮雲恍
惚萬象移頭白失塞馬衣文附靈犧不爲
智者慮則爲達士嗤名勳蓋一世世改人
不知區區千金子徒戒垂堂爲芻乃草莽
間暫借鷦鷯枝得酒儘舒嘯短髮春風吹

其六

天上白玉虹延袤十萬里昭回下紫淚飛
來跨瑤水仙人挾之遊飄飄靡所止祖眷

尋河源浮槎適孔邇長揖銀漢間相遺赤
舄履乃飾雙明珠加綠五色絇提攜未輕
着納今授孫子千載俟風雲一附鸞鶴起

其七

英雄樹大業端倪莫可循出處更險夷變
化驅鬼神釋耒有莘野投竿渭水濱潛龍
豈久淹躍淵始見鱗落落居與釣相繼擁
朱輪天驥具至理其屈求以申蠖蠖能飛
揚靈霄芻乃人大禹惜寸晷分陰當自珍

其八

楚人云千金不如布一諾由也以片言折
獄良不錯忠諒在人耳隱然聞諤諤對談
恒借軀萬乘遺如屩所以國諸侯不負布
衣約意氣吐白虹千尋走寥廓今人徒囂
囂此道委溝壑仲連寧蹈海豈獨秦風薄

其九

凉風起昨夜大火忽西移蟋蟀啼近牀流
螢飛入帷白髮竟盈把丹砂尚無期朝歎

陸賈金暮披張衡詩四愁鬱不開萬金亦
奚爲嘆息竟無語俛視川波馳孤懐易成
感失路多所疑朝緋猶可典日日傾芳卮

其十

屏居臥南岡策杖遵行葦凉風吹絺衣澄
江澹生朏縱睇秋旻高雲英何韡韡感時
鳴蟋蟀閲世遺葑菲鶴豈願乘軒龜且聊
曳尾佗傺辭帝閽偃蹇伴山鬼罷公荷耒
耜君平謝篔筵白首抱明德斯人豈不偉

十一

玄霜凋碧草熙陽媚紅芳地道順天施不
違物理常蛾眉對尊酒螓首臨鏡光綠樹
棲鸞鷟綠波蕩鴛鴦榮華銷逝景娛樂安
久長南山孤生栢結根丹崖傍貞榦回造
化蕤葉生馨香願借黃鵠翼與之同頡頏

十二

朝爲清廟詩暮作明堂賦賦剪秋空雲詩
濯錦江露織成文綺段挂在珊瑚樹聲價
比南金光耀掩大璐緘之贈所知無媒得
君路從茲失顔色颯如枯蓬暮遂今棄中
衢咄嗟誰復顧揚意若可逢薄言一往愬

十三

仙人住何許迢迢白玉京弱水懸碧海赤
城凌太清昨遇壺中公引我接容成倒着
蒼晃舄横吹紫鸞笙泠然飲一勺丹液融
金莖手拈贈三花回車下蓬瀛歸來見鄉
井偪促還自驚招邀向時鶴跨躡遊八紘

十四

灼灼芙蓉花開在秋江側彷彿臨鏡粧嫣
然好顔色美人日暮來寒裳嬌無力甫采
聊自佩再采還自匿欲以寄遠人明我長
相憶浮雲天外馳長江限南北搔首無一
語仰看雙飛翼踟躕悵獨歸煙水微茫黑

十五

結髮慕遐躅息駕懐幽奇去來山林客寵
辱濠梁期岸沙皓明滅陂岡鬱參差坐弄

霞上月載采巖下蔌野酌草味中素襟松
風披蹈海曾仲連逃山介子推遺榮終自
愛任智亦何爲向來寡欲意唯有孤雲知

十六

有士客長安三冬有言惰射策苦不收歸
來臥空谷對我長歔欷悲風生林木未得
平津延已見咸陽逐一言足取相奚必三
千牘無歌可指麾有賦元因鵩彷徨亦何
爲唯共窮途哭畏也詩人言蔌蔌方有穀

十七

雨散無聚時河奔無還流歲月不我與逝
矣難再留隙駒真促景富貴焉可求欲追
凌風翮雲中無輕舟衛霍甯青史功業等
山丘廣也七十戰白首不得侯成固由天
幸敗亦匪人謀嗟嗟惜日短秖爲達士羞

十八

吾祖産濠梁偶乘風雲會潛鼇攀飛龍濟
海生霖霈底定錫大封驃騎功居最桓桓
鎮南國
天子賜旌旆祇受不世賞山河元礪帶本
從代邸功汗馬同豐沛爪牙延秦吳兩地
濫冠蓋紱紫余小子歲月徵祿賴

十九

東海有佳人嬌嬌雲中姿回翔白千仞翻
然斷來儀光彩照四極聲華馳九夷鳳凰
世希有衆人乃見疑歸巢弇山顛孤踪蓬
瀛期曰余久沉冥淵翼鸞以嬉遺我綠綺
琴飲我白玉危危酒良取醉琴調罕所知

二十

冥鴻耻淹棲良駟喜超軼出門聊顧盼歲
月真如失春陽麗其暉秋霜凄以瑟俯仰
二十年浮沉如一日貞士貴口讒淑女蛾
眉嫉甫動季鷹思再祓展禽黜苦繡夫容
匣雀羅蓬蒿室所有金僕姑已換鋃不律

覽古詩

弱冠厭經學夙抱四方志慷慨少年場游

談古人事列國稱豪雄翩翩公子四並賢
絕世賓矧藉王公位而胡多竊交不棄抱
關吏攬轡驕顧盻抱劍同寢寐籌盡總若
神肝膽良可視踴躍赴人急湯火敢言避
斯人忽千秋未由一附驥結客固有心食
貧乃憔悴

其二

邯鄲得和璧居然啓秦釁宦者爲舍人持
獻蹈白刃却立竟不前睨柱久不瞬彼負

連城約我以空手進明月藏在懷飄風歸
何迅崤函百萬師敢奪匹夫信始著章臺
名終善澠池償鼓瑟不能辭擊缻強相引
一人氣奮揚一國威自振犬子成都生矢
心良慕藺

其三

主罕能知人士實感知巳所以古豫讓報
仇良不止一入塗廁中再出隱橋涘漆身
若被繡吞炭若饗簋大義激其仇仇衣惠

然褫所爲雖極難所志在必死死者巳無
後死亦何爲爾烈士固有心存乎上所使
儻彼筮仕初即遇以國士將報智伯者而
報中行氏

其四

秦人謀席卷六國俱吞聲季子起閭閻鼓
舌能傾城揣摩天下事了若指掌明連親
從自合投隙離其衡廿載函谷關晏然無
甲兵計畫良亦偉權變業巳行惜哉侈金

多所至今人輕卒彼反間死夙昔空營營
不肯帝秦者齊有魯先生功成不受賞千
載多令名

其五

九月旅燕京清霜飛馬鞍偶與酒人遊因
思太子丹屢避田生席日奉荆卿餐縞衣
送將遠變徵聲無歡委肉餓虎蹊燎毛洪
爐端吁嗟徐夫人不落秦王冠遂令易水
上千古悲風寒先朝欲報仇臨菑終見殘

今日圖雪耻智慮亦已殫強暴適天幸壯
士摧心肝
其六
達節聖所貴止足愚罔圖歷覩功名士㒺
乗摧中途獨慕文成侯始終與道俱沛中
殆天授圯上非神乎扶漢漢已王仇秦秦
巳無白首未言遊赤松以爲徒於此猶人
間忍見良弓枯晚歲招四皓羽翼聊代吾
出處何從容千載稱爲儒西京誰繼蹤賢
哉二大夫

其七
大樸日巳漓小智恒自伐漢廷功名士石
奮能超越醇謹本少文中消受書謁洶美
一家讓萬石供歲月建歸入子舍忘巳垂
白髮慶誤坐車中乃甘肉袒罸馬尾數何
勤中帬澣無歇抱拙竟奚爲履道困有缺
眷焉簡帝心尊寵獨昭揭功高信越輩驕
矜中道蹶

其八
漢家擊匈奴調發不停軌戰骨實顏山流
血疏勒水度幕愁單于奏凱喜天子茅土
錫有功丹書曜連甌獨惜飛將軍無能建
尺只白首失期會塞下飲恨死遺腹有門
夙吁嗟驃戎壘軍敗鼓不鳴空拳何能耳
期屐曹柯盟竟作莫敖祀彼蒼良不仁祖
孫厄如此
其九

古之飲者流沉冥自爽曠邁迹隘區中逃
情出雲上如何灌仲孺罵坐日怏怏丞相
生貴甚杯酒深責望魏其失勢人安能保
無恙塊壘澆不開頻水翻濁浪嗟嗟老禿
翁舉止竟踉蹡我亦事麴蘗尚論獨惆悵
達生貴忘機韜精齊得喪願從竹林游頹
然且酣暢
其十
生長夫差城里有翁子宅翁子少也賤落

魄無推擇長鑱持且負短歌行自適骨肉
棄中塗遑遑欲頭白將軍西入關富貴頗
相追微露會稽印驚散守邸客衣繡歸故
鄉顏色非疇昔有司所治道是常賣薪陌
乃知被褐人恒自懷和璧賢豪在人間豈
以困窮厄

雜擬詩

少小結游俠長大慕豪英六郡已脫籍三
輔乃有聲藏活以百數脫死常獨行風沙

撲馬首關月候鷄鳴將軍言郭解公子拜
侯嬴彼非有一命權可當專城所以奇節
士慷慨說捐生大笑東家兒殺人隱姓名

其二

東都多妖麗住近春明門單車來俠客駟
馬回王孫粧成曜皎日結佩鳴瑤璠舉止
有飛態流目無定源金尊浸圓月綺被繡
雙鴛色笑延新寵肝膽懷舊恩團扇總含
悲前魚羞自言容華易零落撫枕憂心煩

其三

有客住吳國贈我以莫邪提携未出匣隨
手生霜花或恐是神物吞吐虹光斜不惜
黃金裝横在白鼻騧邊烽昨夜至飛符度
流沙秋月照長城胡騎紛如麻按劍左右
盼日巳無渾邪丈夫為天下安能復顧家

其四

去年秋未半良人去庭闈今年秋欲盡闕
塞音書稀塵生在御瑟苔緑當窓機凉風

動靡蕪陰陰吹羅帷白雲疾飛來掩我明
月暉空房怯不進獨坐長欷歔縣家羽檄
至沙塲新解圍但求免鋒鏑何敢望旋歸

其五

有士臥蓬蒿悽愴恒鮮歡饑烏噪簷側哀
猿號樹端玄雲被旭日下土流光寒昨夜
嚴霜飛林中木葉乾凋彼蕭與艾葛以供
朝餐苟無鄧通錢莫彈貢禹冠鎩羽如棲
鷄努力空伐檀一經令人老豎儒安足嘆

其六

海深猶可測河廣猶可憑狂夫如飄風心
志莫可徵結髮明信誓中道忽侵凌蔚菲
槩爾遺荼蓼茹誰憎新寵良自固故歡難
再仍涼飈起霜夕隕葉何棱棱羞以孤帷
寒坐見圓月升三復白華詩傷哉人無恒

春游篇

芬芳藹京邑太和盈宇宙如何愜賞心翔
復值春候柔荑偃條風嘉樹鬱靈囿川上
恍千飛山梁闢朝雊輿臺被文綺女郎飄
長袖車馬何怒鮮游閒日馳驟陳遊驅落
車爰絲通中蓮顧言綠酒酹無事黃金壽

其二

晨出東都門曙旭散城闕春鶯巧如簧春
草綠如髮韶歲當今辰丹葩耀林樾鳴鑣
事遨遊萬里輕秦越懷璧照十乘珮珠懸
明月無端有近親叵測通私謁琴瑟臨邛
携金錢館陶發令時不娛樂容華坐消歇

苦熱詩四首

壬申之役河決不進栖泊彭城之下維
時蘊隆舟居甌熾莫可解脫乃思古之
賢達不受炎歊者而系以詩又微阮嗣
宗詠懷句而弁諸首亦猶執熱者之思
濯乎何來清風生我腋下懸知簪筆可
當搖扇矣

其一

炎暑惟茲夏我息鹿門叟脫屣疏流泉不
櫛開山牖陰陰樹成幄習習風生肘與婦
茲荷鋤所耕亦計口解衣慰南岡相饁持
斗酒曲肱聽鳴蟬初月升高柳地豈避秦
來身非為漢有渾汗自成漿彈冠與結綬

其二

炎暑惟茲夏我思富春瀨空山無結構高
樹儼傾蓋匡坐理釣絲澄江流夕靄纖鱗
或浮沉漪藻廻如帶浚谷歸白雲高天零
沉瀣煩慮息區中定靈想霞外五月披羊

裘亢陽生爽籟寄語謝故人軒冕安足賴

其三

炎暑惟兹夏我思竹林士岸幘綠雲浮拂袖寒商起層陰下遥岑朱曦逝清沚設禮豈爲吾迂俗元忘爾深杯映明月素琴濟流水寘寂契無爲沈酣良有以歌鳳睨當塗猶龍伏柱史曠哉之數賢芳聲共千祀

其四

炎暑惟兹夏我思東山墅高臺凌飛霞華館蔭修渚坐隱澹忘歸談玄自容與玉樹垂盈庭幽蘭被孫嶼翩翩曳輕綃臨風欲仙舉更倚如花妓含笑進綠醑凉颸生高梧靈鳳斯爰處願言終遠志浮雲任來去

雜詠十首

余生草莽放曠形骸世及戎官數奇踪蹐心因學農圃而事漁獵矣癸酉秋日偶閱儲光羲之雜詠而稍爲效颦託迹雖殊莫非林藪係名不一同爾逍遥乃若磬折於當塗而自嬰於時網者吾安能道之齒頰云乎哉

漁父

溪橋轉山徑湖水碧於苕漁舟柳陰下舉網得四鰓樵薪猶未至新醅業已開團圞坐妻孥不籌亦不觳欲要采菱人西風吹船回萩萩蘆葉響月上潮正來波濤非云險夢寐良不乖向逢楚大夫言言傷我懷

樵父

偃樹存不起繁條秋彌叢長鑱入空谷歷歷摧枯蓬形骸肖山鬼趫捷輕狙公玄熊夕相避猛虎晝不逢杀履往無咎險阻窮能通有時不歸來高臥山之東積薪擬待價沽酒明月中桂楫軒冕者終焉媿此翁

學稼

滋蘭徒佩芳種菊徒采英饘粥苟不繼不如學躬耕荷鋤出東臯布穀方有聲好雨以時至春水昨夜生井井畝畝界油油禾

黍平吾志在一飽匪冀倉箱盈南陽遲諸葛谷口尋子眞翻嫌沮溺輩後世知其名

學圃

芍藥恣歡謔桃李競光華吾本蔡藿士葉之等塵沙負郭開三徑言樹桑與麻兼之秇蔬韭春雨生萌芽接竹引寒泉薙草驅鳴蛙迤畦白水流傍屋青山斜濁酒聊自慰勞力何須嗟終作灌園人且買故侯瓜

估客

積富匪用拙良賈久居奇或遺戎王利或挾寡婦貲艣舸江湖間輜車都會馳居陶爲朱公適齊爲子皮但知素封貴不識縣官誰躡履明珠綠揄袂文縠垂行樂詠無盡金多任所之安能守窮巷季次原憲爲

俠客

背公死黨客朱家郭解倫布衣相雄長閭里豈沉淪所至比敵國所謀類鬼神空室生青草半夜回朱輪走死地如鶩藏活士

匪親一諾成泰岱千金化纖塵權可移卿相貌不及中人猶聞俠骨香千年事若新

射雉

有鷕兩雉鳴彩彩好羽儀俠彈東鄰子潛睨如蹲貍一發得其雄再發并其雌灑血平蕪間趄趄過水湄微物不充鼎憑高一揚眉結束馳前山射殺子母麋丈夫飛食肉肯飽藿與葵所志獵沙場好生亦何爲

射虎

李廣不得志屏居藍田間大黃久塵埃猿臂日閒閒高秋偶會獵白額藏草菅咆哮應弦倒單車負以還烹之佐斗酒鄉也何班班卒史北平來爲言虜入關天子思飛將趣裝出南山此時灞陵尉已醒多愁顏

牧牛

春日喜載陽原隰綠草稠牧子驅其羣遲迴上高丘亂入苦竹岡降飲淺水洲相聚不相觸衆耳濕濕柔犬者潔可憐騎之[illegible]

村游睡來吹蘆管饑則飯乾餱老牯道傍
喘主人見且憂此是丞相責莫漫箠蒼頭

牧豕

公孫牧豕時種種已華顛偉身若短衣昂
首持長鞭塗附困泥中白蹢涉菑田野鳥
饑萃止辨色俱尚玄窮年逐什一形穢莫
可捐忽乘風雲會光華遍九天羣豕化神
龍洿池變靈淵丈夫此身在何愁迍與邅

閨詞十二首

夫有女懐春思無涯涘士也罔極詠豈
二三賦長門而題團扇者如林矣維余
落魄不散羇愁時際春融爰成閨什大
都求凰興古別鶴非今榮悴與言離合
生象匪直興到良由情至云爾

其一

昨日書到家知君在天涯問妾近顏色爲
報如荷花君若歸來易荷花露下媚君若
歸來難荷花霜後殘

其二

擣衣聲不亂擣衣情自深秋風一夕起閨
中同此音妾擣君不聞天涯自有砧也應
如妾擣爲妾擣君心

其三

去年折柳條送君木蘭棹今年折柳條淚
盡萬里橋何村守故土雙栖學鷓鴣同見
柳華盛同見柳葉凋

其四

憶昔初嫁君明珠照綠雲今日君離別飛
蓬亂不結忘我久食貧游趙復游秦秦人
未逐客安能返鄉國

其五

思君勞夢寐夢君歸故園儼然乘駟馬衣
上繡鴛鴦容華異昔日冠蓋盈前軒覺來
心獨苦起對高堂言

其六

琴瑟昔在御莫不静而好自君久別離房

櫳生青草彈琴無知音調瑟多苦心絃繁
曲亦亂月落花陰陰

其七

臨別牽人衣紫騮門前嘶倏忽秋已分紫
騮嘶不聞去去踏芳草相親在遠道坐嘆
容華姸不如紫騮好

其八

挾彈羽林兒柳下睨黃鸝少婦倚高樓望
見遥止之止之匪心惻毛羽純金色願言

化爲印提携夫君側

其九

睡起攬鮫綃無煩帶步搖不言花意靜顧
影燕情嬌自分力不禁恐負良人心功成
拜邊郡何得雙雙臨

其十

誰家采桑女妖豔粧何靚貪看鴛鴦飛立
與桃花並柔條多遠揚鉤亂如雅鬢傾筐
棄道傍歸照匣中鏡

十一

夫婿乍封侯尚爾玉關游欲繡一端錦寄
耀千貔貅行褰池上柳夫渠摘纖手顔色
比不差銜在天吳口

十二

皓魄不常圓一月圓一夕明夕倏已虧天
道無停息人事徒可憐一虧不復圓娟娟
芙蓉花棄置秋江邊

邊詞十二首

余既賦閨詞十二闋出示客客曰婉媚
哉子之言也子燕頷耶而胡蛾眉之也
余不能答乃爲是邊詞以報客曰此本
色語也子其如余何客於是撫掌而爲
之浮大白云時丁丑九月四日

其一

大將屯雲中日見胡兵御天子璽書至報
功良不薄春風楊柳營絲竹蓮花幕軍前
上萬壽三擧黃金爵

其二

結束良家子翩翩居帳下從軍不數年節鉞安可假耻隨五校後單騎走朔野龍劍躍且鳴奪得胡名馬

其三

匈奴約和親邊烽晝不舉士卒漸忘戰軍中罷超距槃跚美胡兒拍手學蠻語草間騎羝羊引弓射鳥鼠

其四

秋風試鳴鏑忽見孤飛鴈一矢鎩其羽遥墮前山澗衆謂南來鳥足有帛書縮策馬往視之野火新燒棧

其五

九月未授衣十月邊霜凛士卒夜苦寒獨抱雕戈寢欲訴霍票姚無奈生貴甚穿域正蹋鞠陽春生獸錦

其六

結髮在邊境姓名匈奴識大小七十戰身

若凌空冀幕府功不報封矦無消息醉尉夜呵人道傷行不得

其七

仗鉞出鴈門踴躍萬人廥爲國敢顧家誓衆唯有死金鼓聲不譁旌旗色何起不繫五單于無顔見天子

其八

調遣備胡兵尺寸守漢法蹀躞桃花駒熠燿芙蓉匣夜夜憶閨人萬里夢寃洽夢中曳羅襦覺來寢金甲

其九

冬暮虜犯塞謫發羽書亟同雲覆積雪萬馬不辨色持糒一半氷落日方傳食從軍多少年安能頭常黑

其十

馳驅事戎馬方略若神授所將固常選所當良無負已獲渾邪歸復斬居耆首尚方鑄金印竟挂誰之肘

十一

久隷行伍間尙在偏裨下寒霜生鉄衣秋風勁弓弝執鞭乃吾分窘辱何須訝衛靑亦人奴敢遠辭笞罵

十二

遼海戍十年拜爵苦不早蒙茸卷征衣春風吹遠道少婦倚高樓王孫踏芳草秪恐見時顏不似別時好

伐檀齋集卷之一

伐檀齋集卷之二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五言古詩

安履山房贈舅氏啓孫

黃鵠忽冥翮寒松挺貞榦縱爾寡諧合允爲明哲歎舅氏甘隱淪幽栖抱璀璨冒枕白雲多隱几青山亂巖扉暮靄浮風樹空音散流坎任所止豕鹿聊爲伴不苦揚雄吃而愛長卿慢原肝竭心力愚谷安昏旦翻嫌鹿門叟累彼妻孥爨

其二

橫塘度單舸五湖淨如縞山障疑無路花出潛通島主人墊角巾有類郭有道簷間下塵榻盤中剌新棗夕照去庭柯片月流青昊千仞覽德輝昭回振遠抱尊酒不及亂玄言自論討道以沉寂超人與煙霞老置我丘壑間宛然似舅好

時命篇

岩嵬巉峻嶺波瀾翻巨川吁嗟客遊子梯
航俱不前白日忽淪沒淸霜飛幽燕夏屋
嘆權輿幸舍悲遷延握王竟難飽尺柱詎
易然風前嘼不掩雪上屨半穿欲仕無中
人欲耕無良田營營聲利途軒輊豪雄權
誰念牛衣士涕泗鷄塒邊仲尼道路傷伯
夷空山顚貧賤豈盡愚富貴豈盡賢時命
有順逆達節良自全

醉宿僧舍覺起言志

偶携綠玉壺來借靑蓮座桃花對命觴盡
醉頹然臥春雲夜不飛覆被爲我衣殘月
升高檐照見白板扉蕭然在僧舍起立雙
樹下顧影獨徘徊萬感生淸夜原生久懸
鶉買臣行負薪嗟嗟江海客胡𡪁廡下塵
人生貴適意富貴何時至投湘不可爲乘
桴非吾事吾已無黃金安用求知音楚狂
接輿者庶幾獲我心

中秋四山詩

玄墓山

攀躋匪巉峭佳勝玆巖具偶偕良朋來不
負探奇趣秋遲賓鴻歸雲向潛虬護朗月
升高天深林曷知暮五湖浩無際千峰儼
欲赴漸辨澗底星遽失巒間霧波流縞練
長光動金銀互縹緲生虛明樓臺巳改故
恍覩大海潮雪浪拱空鶩何必三神山仙
人始回顧遺世鮮與徒孤蹤應有遇曠哉
古今心莫以榮名誤

銅井山

晟弭南湖棹𪩘嵲東山巖千級石磴遙半
嶺行寔逆佛宮財數椽僧廚少四壁井餘
蛟龍搜階唯鳥獸迹崩奔羣巒會居然走
震澤皎月出層巖窈窕穿樹隙寥空澹而
澄逾高光逾白一照析秋毫萬象呈圓魄
浮嶼儼欲飛列宿如何摘巒竹多淸音巢
鶻無早翮箕踞藉落葉長嘯振孤石玆夕
登玆山彷彿藐姑射

虎山橋

憑眺裴崇峻周覽極浩渺日落出古寺秋旻見歸鳥石梁百尺橫蒼渚游龍矯兩崖崩欲墜五湖𤨏且繞人家隔花源孤亭構木杪坐久待明月亭亭映翠篠既望升較遲微虧光仍皎近浦何氤氳遠峰亦縹緲桓伊笛自幽范蠡舟偏小零露瀼瀼華明星漸以少何事杯行幾爽猶俟清曉溪山總含情宛然留謝眺

靈巖寺

茲山吳之望云是故宮址再爲佛子廬今亦斧荊杞仲秋巖磴清日暮岡巒紫浮圖自孤撐斷碣仍礙硋繩牀懸石室空庭蒙葛藟四山出重雲颯颯林飈起缺月深豁光慧燈照棐几談禪謝觴酌空門遠塵軌相與證無生夷然忘所覆寂寂此巖阿昔被明光綺二井苔蘚封俱曾照西子慨念今古人榮華若流水

轅駒嘆

萬物有榮瘁修途多險虞櫪上曾稱駿轅下反爲駒哀鳴望顧盼主人恩不殊不足騏驥駕乃與駑蹇俱流沙千萬里秋風苜蓿枯夢想燕然山追逐大將符皮相亦何憑骨立亦何圖儻再賜鞭策猶堪任馳驅

林鶴篇

晏坐寄玄覽感物生遐思有鶯在梁飽有鶴在林饑所處雖倒置鶴也安足悲逍遙寓空谷還與叢桂期一鳴聞九天其子能和之夕可飲沆瀣晨可餐靈芝馭彼王子喬白雲同差池回視在梁者齷齪亦奚爲

采菱詞

菱角何纖纖菱葉何田田鴛鴦與鸂鶒對對浮清川采菱白苧郎蕩槳後復前偶逢西家妹隔浦來采蓮嬌容入花亂素腕齊荇牽要佳語綢繆風動裙帶偏采采忘采角但采葉在船贈我雙蓮子庶幾不空還

織錦曲

織錦置新機當窓取石支今日織一絲明日織一絲離居日閒閒何爲織遲遲良人隸材官賈勇能搴旗微功上幕府拜爵及春時春時好衣錦此錦正相宜金紫色照耀麒麟光陸離看君身上服稱妾心中期

三月三日

元巳晴旭麗吳趨土風嘉芳甸古茂苑離宮昔館娃良辰動水嬉錦浪被清涯士女嬌容服顧影生光華綠幘吹參差紅袖擁琵琶濯濯春楊柳灼灼夭桃花相謔竟何贈芍藥萌紅芽少年扶醉歸青樓明月斜

山中遲客

朝暾散深谷宿莽互氤氳松露猶綴珠高霞自成文蹄髮凌青壁嗽齒度碧澗忽見衣領上英英生白雲不負黃鵠期眷言滄海君同心挂纓組折簡聊相聞東山遲安石蘭亭要右軍遠駕如惠然清暉良可分

聽春鶯

黃鳥出幽谷差池翔南枝春風鼓其舌如奏竹與絲綿蠻雜繁調睍睆多婉詞于飛不肯隻顧影若有思良時不易至好音難重期公子正邀歡佇聽自忘疲芳宴洵足眈杯到安能辭

觀朝雨

南樓望遠適春雨江上生既灑鳷鵲觀復集鳳凰城散水幻圓影添瀑作碎聲絲絲元不斷藹藹一何輕宿霧暗綠渚朝隮莽蒼屏柳條鬱如結花露泫以盈美人期不來愁緒逐浮萍

獨遊

晚出白雲軒來過青蓮宇翩翩曳短褐不挂塵中組原草生芳黃飛花滿桑土獨鶴先我行南山遥爲主莞爾聽鳴禽不覺逢漁父共笑嵇生懶好鍛對環堵何如今日游春風采蘭杜

獨酌

栖栖不得志春到孚芳晏偶有一壺酒獨酌聊自遣公榮曷與焉嗣宗無由見東風川上來入林隨花片黃鳥乃有情覗睆還相喧古人功名會成敗忽如霰何事龍門生不立辭者傳

桂樹

桂樹何蒼蒼不生桃李園久滋穎川水遠託箕山根離立不成林偃蹇何所援商山采芝叟無端去乘軒楚皐佩蘭者不返湘江寬何如老此樹終焉絕塵蹤小山空有招白雲竟無言

箕山

家住箕山下來往唯白雲若無巢許輩此地誰爲群茅茨蔽風雨琴書辭俗氛庭前喬松樹徙倚忘夕曛于木過於避子推何至焚良友將遠適安車與玄纁人各自有志不遣北山文

越溪莊贈主人別駕

主人少游俠五陵裘馬人中歲徇寸祿十年苦風塵不調歸別業依然舊松筠百株植墻下二頃在湖濱綠水青山區何减桃源津長者多論交載酒無冬春我來住高齋不櫛亦不巾信宿恒忘歸常時如避秦子猷雅好客安道復情親不然興已盡何事獨留賓

春日湖上

少歲慕榮名中道嘆維谷卓彼白髮叟招我紫芝曲匪直謝簪紱茲乃脫羈束萬事不挂念一壺存所欲杏花前村開春水五湖綠倚棹看見鷺紛披波間浴夕陽忽下嶺行雲渺相續莞爾會心處寤寐向誰告清夜夢故人居然建牙纛茶或爾彼志吾且知吾足

夏日寒山寺旭公房竹下遲王生不來與劉生飲

野寺晝寂寥獨鶴當門屏陰陰古墻下一
片綠雲冷夕照上高檐空翠落潭影如何
炎隆時有此清涼境入林無所事胡牀據
高枕不見予猷來便與公榮飲遠抱託長
風孤懷自耿耿心契靜者因跡向寒山弁
鳳鳥負遠期蜉蝣悲促景百年幾何時日
日須酩酊

圖山朱都尉過訪留宿草堂中夜不
寐情見乎詞

有客江上來柳下住雙槳身白襪如瓠巨
口仍廣顙相見懶長揖落魄高陽黨呼兒
且沽酒把臂坐草莽十年交白傾片言心
豈爽明霞四散飛長庚獨先朗蝙蝠撲搖
閶熠燿行草上涼風西南來刺刺枝頭響
下榻不能寐空庭共類仰慷慨醉中言何
時起李廣

七月六日同王聘美曹子念飲豹孫
書屋

大火忽西流涼颸起江沚蕭蕭振胡牀脫
帽仍解履高梧障重檐短墻蒙蔦蘿一室
無數椽長風吹萬里彷彿坐陰崖來接巢
居子旋開竹裏厨舌繪河之鯉南阮本不
饒留客乃如此曠適林中賞逾覺貧交美
何事慕貴游汗流恒竟趾所以蹈海人無
之如敝屣

承聘美子念左虞三君子枉顧小飲
漫述　毛文蔚

蓬廬日偃息窮巷忽來儀開徑蕩暄溽
清雲澹遙迤翩翩諸君子才藻何陸離
倜儻推王生排難同不辭曹丘好游歷
慷慨富文辭張侯更豁達五斗輕金羈
惠顧良不薄寫我久懷思翹林鬱蕭瑟
陽景相蔽虧願得素心賞焉知黃髮期
無為射聲利磬折多酸悲

七月七日集周公瑕鑒止堂坐同謝
尉徐生

公瑾雅好客醇醪具芳宴正及牛女辰嘉
會擬霄漢風流推謝安才情見徐幹共有
青山情頗悅白衣宜雖俎一何繁羽爵行
無算綠藻錦鱗游朱欄柳絲亂雖未列歌
鐘清音起松畔仰見纖月來同彼雙星燦
悵別經一年留歡無兩旦人生聚會難感
之發長嘆

七夕集諸君子於草堂左庵有作率
爾奉同　周天球

今夕是何夕雙星一何朗置酒臨前除
陳篚乏方丈儼然數君子嘉會喜成享
初月流青旻河漢澹無象鳴蟬咽露中
孤松出雲上清言久忘醉空堂能致爽
觸景慨時流居閒心自廣哲人重明德
邁士耽玄賞帶礪須公等鹿豕元吾黨
願各保朱顏慎勿居鞅掌

中秋初度有感　乙亥

華月升高檐廣除步靡靡百年幾何時繁
憂徒萃止結契事遠游軌路多荊棘九折
悲覆車皇皇旋舊里猶存臨邛壁欲探公
陵里苦竹善鈎衣扁石恒礙屐雀角穿我
與谷風漂我壘哀哀慈母傍怨慕羞稱子
脫粟尚弗充何言甘與旨値此劬勞辰乃
驚犬馬齒四十無聞焉云胡不遄死

其二

遄死復何恨頻仰若有牽陟岵履宿草背
養巳十年高堧良可營屢空徒遷延巢中

有三雛參差齊父肩無食又無衣抱影各
孑然久凋王生栢未見原公阡何有畜慶
約期了向平緣咄咄計安出有淚如流泉
況乃鮮兄弟煢煢殊可憐但苦嚴霜飛何
知華月圓泌水衡門下且草子雲玄

送何都尉之汀漳

何生少積悍持巳能不泄孫吳一萬言瀾
翻在其舌三謁明光宮曾進治安說結束
趨棘門老將同爲列班生筆巳投終軍繻

久裂量移守閩嶠鼓行向毒熱封狐吐妖
氛長鯨噴晴雪海色多溟濛將星獨昭澈
不然守樂土何以見奇節

述懷寄高郵賈生

昔與子周旋攬鏡頭俱黑今與子別離鬢
邊絲堪織黃鵠畏網羅紫燕悲伏櫪白顱
無餓君衆女空見嫉執戟揚子居門卒梅
生職遐廻陟羊腸踟躅棄雞肋徒步出北
門雨雪霏霏濕偶逢淮海人問子近消息

惆悵弔長沙賈生在胷臆

送客之楚

草木黃且落陂岡縱復橫颯颯陰風吹繁
條折不鳴迢遞落山上日沒寒雲生去魯
非其志遊梁竟無成栖栖何所之言涉湘
與衡還將送君淚寄弔古屈平

志別

祖道一尊酒凉風江上生楓林一葉丹秋
動千山聲星離越溪水雨散吳王城我昔
游燕趙居人送我行今我亦送客酒盡淚
欲傾乃知送我者掩袂多至情

樓居

仙人好樓居吾亦厭卑處結搆倚遥岑鴻
飛終遠舉移木蔭白日流水縈芳渚何必
凉風來孫高白消暑空山正閒寂蓬門遲
支許雲霞几席流嗒然無一語

其二

余生不偶世塊處空山久木末出岑樓一一

旻一揮手高雲翳我裾明月入我牖坐牙
松樹陰群然麋鹿走鄭眞各口鋤梁鴻廡
下臼外是無長物留巾漉美酒

卧疾

抱痾卧中園掩關白日靜坐見擢蘭芳秋
風忽凄冷蹇裘披羊裘徙倚望前嶺爲愛
孤松枝時時逗雲影

其二

與山夙有緣因病轉無欲僧齋聊卧起散

髮何須束偶采芙蓉花悠然出林谷秋風
湖上亭蘼蕪飛屬玉

其三

行藥至山館麋鹿相爲群草木吐精華宛
如刺繡紋微雨日暮歎南岡生白雲何時
拂衣去長揖滄海君

其四

朱槿日暮凋玄鬓秋時落傲骨何嶙峋晋
懶那可藥采彼石上芝引此林中鶴一
誰聽言青山謝康樂

親舊詩六首

丙寅之艱不肖不能從地下以死也而
強活人間煢煢在疚終鮮兄弟所賴二
三老成人耳提面命以寡悔尤於萬一
也天不慭遺不五年而長逝者六人矣
爰思其人各系以詩頌美儀刑以當慟
哭今而後吾知雅有曹顏遠之句以貽
親舊云爾

外父王選部穆之

泰山儼具瞻匪直須師尹一出秉銓衡中
外作標準朗月照浚谷清泉流汨汨抗志
圭組輕蕭然巖壑盡甥也館於室耳提誨
不敏典謨曰佩訓風雅時援引所至恒愛
護恐爲友壻窘不減慈父恩長慟德星隕

舅氏陸文學恒若

江東著偉姓太宰邁常倫勢可移山嶽位
巳無人臣一朝被蜚語朱户生黄塵孫子
余舅氏青衿甘食貧硜硜守經學湖鄉少
四鄰時念同胞姊扁舟入城闉澹泊不飲
酒慰藉多苦辛長逝渭陽水愁絶慈闈人

先輩楊中丞子任

楊子青雲彥屢出佐明后昭毅昔論交垂
髫至白首樹德於其躬莠言不出口闔海
同分符關藩金結綬堂上考大呂幕下問
小友眷顧成綢繆迺與締孫偶尺書付浮
沉竟執窩兒帚感悚著斯章冥冥非吾負

通家陸有道叔平

吾祖邁明德結客豪長者平原秀士衡正
始翼風雅忘年締交少歲荷陶冶潛盤
西山阿偃息青雲下皎然白雪鬢照茲綠
玉斝明月投入懷幽蘭分淸把對我欷歔
言老矣汗血馬耆舊不愸遺淚向寒泉瀉

友人顧貢士從化

顧生一經生而亦喜任俠閭巷第畜我傲
儻無囁嚅能射魯連書不問樂羊篋並載

西園游聯鑣南山獵痴絕虎頭生袖斷如
花頰青春容易擲白髮最難鑷長安失意
歸宿草飛黃葉尚憶平生言獨挂芙蓉鋏

從叔隱君士揚

昭毅營東山群從從之游第五足淸曠居
然隱者流曾不問生產乃與兄子儔把臂
同入林酒池日拍浮自爲鸜鵒舞閒作竹
枝謳行樂堪永年達生宜白頭門戶正衰
謝斯人不可留咸也夠窮途攬涕何時收

北游詩十八首

捧檄偶然作

幽居謝鞅掌披雲卧高岑門有車馬客投
以天上音呼兒拭我弁攬鏡整我簪薄言
辭故里于役越江潯負米願良違轗軻力
不禁斥鷃安卑枝鷦戾戀舊林夷險昧所
履倚伏還相尋儻來忽如寄患得非吾心
蓄無非常實敢羨縱橫金養眞尚寂寞允
爲達士欽

北游贈別陽山顧願

顧生言志高乃住卑猶山常來訪屠博悲
歌游市闤葛巾一角墊長裾其色殷蹇步
上大堤桃花在窓間袖裏金錯刀換酒良
不慳寧待飛青霜坐以凋朱顏皇皇脫長
劒送我西入關贈處兩不語流涕各潸潸
世無四公子棄客如草菅聞有魏其侯聊
可與往還

渡江

吳國湫何處江流萬里長布帆渡瓜渚青
山障朱方颯動高天風吹愁還故鄉戍樓
當落日飢烏野田啄徒御步不前行李何
蕭瑟欲問淮南津就飯水邊驛敢效祈父
言胡轉予于恤

泊廣陵

晨發揚子渡暮泊廣陵城水部正開闢落
日輿梁橫雜踏估船來吳儂與楚傖野市
亂燈火恰如蜩螗鳴對酒愁不語何處琵

琶聲問道往從之青樓明月生自笑高陽
徒潦倒江州情

次淮獻河陽大夫

經國有大計不外兵食足輸輓類用兵所
貴在神速王程固有嚴胄弁胡爲督變童
好如花樓船大於屋行樂江以南赫奕朱
爲轂盛夏方渡淮黃河變平陸粒米乃狼
戾度支更約束簡命旬宣臣臨水建牙纛
八月造舟楫十月運新穀哺乳百姓親挾

纊三軍燠況乃拖遠畧道海通山谷廷議
旌行能
璽書動盈幅偉哉轉漕功不使蕭何獨跡
跑門下士勉駕鹽車軸期毋負知己良友
時相勗

涉河

大河合淮泗奔波若傾倒一瞬下千里風
颿疾於鳥我行逆其流尺寸竟昏曉丈夫
託蓬根世事茹荼蓼窮途已倦游況復苦

秋潦攬挈黑貂寒西風吹人老

清郡館鄭丈

驅車入郭門故人門掛席客子流離來執
手長嘆息虞卿蹻欲穿疾生頭盡白樂與
朱家游歸言趙邸客大損貲文錢沽酒日
盈百任俠今寂寥此有鄭莊驛

濟上聞笛

孤笛江上起片月隨江流臨風由不斷韻
水何悠悠楊柳折欲盡梅花落更愁寒鴉

散浦溆殘葉飛空洲楚客正獨醒聞之增繁憂

七月廿四述思

凉風吹原隰澹澹黃雲生值此流離時難禁陟岵情長慟高堂觴言薦溪水蘋未始睽諸夢常若見於奚更念倚門者蓬首雪盈盈

德州逢劉原儉

公幹吾密親邇來行色壯得意曲江遊十里紫絲障折得杏花回春雲在衣上南歸御使節樓船晚相傍明燈照衛水凉風來青嶂宿雁語沙中纖月翻層浪對酒問前期彈冠豈虛望從此舍章句即可取卿相貴錦君多榮奉職我無狀清時好策勳努力無遺忘

潞河客舍

歲晏衆芳盡朔雁江南征遊子胡不歸流離薊北城陰陰土墻下風吹枯桑鳴黃金與白髮此盡彼則生進退嘆維谷且問嚴君平

題長安主人壁

潸吏何爲者日與倉曹伍長安半月遊黃金散如雨乘月謁私門帶星候公府杯酒槃可親肝膽誰能吐勢利無石交斯言徵諸古

燕京寄上海朱邦憲

北風揚塵沙玄陰片時結客舍寄如磬羈身但存舌易水寒不流西山欲飛雪夢見田先生悅與慶卿別擊筑苦無徒悲歌夜不輟我友蹈海生圭組久不屑游於酒人乎而乃好奇節因救季將軍朱家心屢折吾豈有黃金尊前爲君設所以窮時交古人多激烈

承左虞燕京惠詩却寄　朱察卿

迅風激高雲朔雁正南翔良友在長安寄我詩數行悅聞漸離筑忽漉燕山霜

肝膽兩相照然諾安能忘結轡爾俊游
塊處吾徬徨久挾三千牘不共侏儒糞
空射箭頭書無益聊城亡嗟嗟竟白頭
蓬蒿淚沾裳丈夫抱遠畧策名在疆場
不知漢天子曾復問馮唐

結客行與晉陵吳生

瑋瑰鏡奇節齊楚多辯智經學不足謀結
客非聲利一言可借軀萬乘寧奪志虞卿
急窮交敝屣卿相位田生取人疑對客刎
何易豈爲顏面情謟笑取容媚吾友延陵
生獨抱千古意昔我困姦雄三年兩下吏
鄒陽不上書張儉身何寄良朋每永歎維
子憂心悴不有匣金來徒令懷璧墜谷風
世道凉浮雲然諾棄長揖謝斯人激烈尊
前淚

塞垣行寄嘉禾朱尉

衛青屯上谷連營肅旗鼓五道出將軍弓
高與強弩蘗其賢王歸何須討首虜坐擁
武剛車帳下弌歌舞李廣不得意上簿至
幕府是豈戰之罪拊心良獨苦朱生蓬蒿
人崛起自行伍浮海斬呂嘉英畧無千古
功奇禍亦奇十年檻中虎長劍雖蒯緱猶
堪賈一怒丈夫身不死塞垣報
明主

少年行調長安客

結束何翩翩相逢洛陽陌流水照清揚春
風披綠幘儼然傅脂粉相傳化閎籍羞稱
[illegible]家奴云是館陶客歌舞詎不憐婉媚莫
可逆沾沾喜任俠黃金得還擲珠因彈雀
損錦以鬬雞坼而多青樓朝欲赴身無百
且與酒人遊暫入蓬蒿宅枕藉誰豕衣何
有一縫掖

留別京邑友生

杖策長安門言別長安客胡爲曰歸時翻
使旅愁道俠游多酒人祖道臨南陌馬蹄
雪中花車輪氷上迹再歌毋庸歸樂酒暫

今夕長劒挂左驂白虹走前席捧玉罕人
知勸吾賓燕石

汶上阻雪

我行阻徐方日夕望吳國積雪稷平原千
里同一色門前偃棚橫屋際孤煙直黃河
氷正堅芒碭雲來黑狡兎潛以伏飢鷹竟
何食客子爨枯蓬主人舂殘稷何日見朝
陽肅肅彼南歸翼

伐檀齋集卷之[redacted]

伐檀齋集卷之三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七言古詩

金昌篇

青山浮霞浮紫靄凝滄溟既庶古吳邑有
美金昌亭金昌亭子碧城趾倚臨大道平
如砥象緯臺觀萬雉雄開閶闔門開千片綺
霧垂楊繡陌春載陽芳草朱橋蕭路香甲第
連雲外翡翠人　臨水樸鴛鴦玉樓天上
近金屋民間穠彼桃李葩映此鸚鵡
茂苑鬱葱蒼芊江艶花月麗藻飛彩毫芳
塵襲羅幃清歌鳴鳳舞驚鴻寶樹瓊軒樂
未窮芙蓉散亂粧臺錦蘭麝氤氳步帳風
桂醑浮波玉爲饌高堂屋壁金珠緣雖非
戚里與皇家萬戶千門爛若霞玉帛南鄰
耀皎月纓北里生光華清時富貴偏多
暇少歲歡娛晝爲夜宅中歌笑盡金張座
上風流總王謝浮國無煩撫畫輪吳儂飛

鐵浪如銀湖舸載將西子去渚花開作館娃春鞭髻宮雲薄蛾眉山月新為雨作逢情易合傾城再見價難論由來金谷明珠賤却笑臨邛綠綺貧迷花醉月靡年載相逢勝有朱顏在長風可破月可拾直欲揚舲泛滄海滄海回波不復來拂衣高眺吳王臺吳王宮闕莽難辨棘荊麋鹿今人猜棹歌猶唱烏棲曲百花洲上靡蕪綠一川春雨鷓鴣啼杜鵑聲裡年華更身世隙駒影富貴草頭露萬物不可奪士也何須遇國有樓歌且謂半生落魄無誰擇大塊與爾同逍遙長鋏朝過買臣里短衣暮上伯通橋舉案徒自恭廡下竟寂寥不挂會稽章空老吳門樵

匣劍行

生長夫差國家住專諸里鍛鍊是吾成一匣明秋水秋水冷冷聲錚錚淒清中夜跂龍歸空廬獨抱明月臥高天颯動霜華飛提攜神物無人覺何來白虹常在握鋒芒衛霍耀天山精靈荊聶傾河嶽結客紛紛向五陵呼盧博采且浮沉寧輸百萬留三尺懸在腰間兩寸心鸊鵜新淬光如彗照見人間不平事玉玦金鐶日日閒匣中一掬明珠淚嚴城吹角秋夜清風淒月肅隣雞鳴擊衣起舞欲拔劍無乃歲久青苔生莫牙空老無人薦世人共貴鉛刀耳暮南塞北行路難酬恩報怨竟誰是淪落沉埋一蒯緱恥將彈鋏動諸侯豐城不捲干霄氣越石何嗟繞指柔

對酒歌

宇宙自萬古人壽無百年我生之前漫無紀我生之後殊杳然中間百年何太促始覺人世徒堪憐況乃寰區受羈束曷能蓬海求神仙幸有金呂醇酎美一斛不直三千錢沽來快飲日不竭頹然薄祿如流泉清者可中聖濁者可中賢伯雅或在後季

雅或在前公榮不擇儕輩欲季倫欲就隣
家眠君不見花開枝上何娟娟春風吹落
隨塞煙又不見雲行空外百態妍須臾散
盡蒼旻天玉山常傾倒桑田任播遷胷臆
從教塊壘散形神自爾傀俄全一日可兼
十日飲百歲能當壽一千始信壺中有日
月不與人世同棄捐沉冥至理久自悟糟
丘爲我生青蓮

東覽篇

出門鮮徒侶看山過東越身披荷芰衣來
渡瑯玕筏會稽之郡藏雲中海嶽靈區第
幾峯千巖萬壑望不盡一一秀出青芙蓉
溪流漱石濆晴雪山水清音相暎發林間
吹落蘭亭風松下飛來鏡湖月石暗花迷
失去津禽魚鳥獸能相親崢泓蕭瑟不可
測此中疑有箕山人蒼旻爲棟雲爲幕禹
穴幽奇可棲託絕壁嶙峋嘯夜猿逍遙夢
見騎黃鶴淸晨睎髮凌高臺風吹飛花去

復來旭日如珠走滄海赤霞爲駕驅天台
方丈蓬萊今可至居然便有凌雲思金宮
銀闕何必求一丘一壑隨吾志君不見東
山高卧支許從揮塵玄言若可終又不見
芳辰祓禊臨清池茂林脩竹堪忘飢謝公
勉爲蒼生出十年間却登山屐右軍自失
王藍田歸來誓墓意惘然二賢信是人中
龍霖而當時仰望同考槃一室已千載至
今林下生淸風偶然得失未忘念令人却
羨雙寞濶

春遊篇寄晉陵吳生

窮愁逼逼空嘆息遠游冠在猶堪拭伯通
橋下春水流布帆一幅千里遊芙蓉湖波
綠如染罨畫溪頭山幾點花明月白不知
夕旁舸扁舟重入剡舊遊曾識延陵生莫
逆窮交一步兵且作平原十日飲安事夷
齊千載名寂寞圖山老都尉遲我碧桃花
下醉錦江春煩浪俱香赤城霞流山失翠

金焦遥作兩青髻水面飛來撲玉壺萬里
長江限南北令人長憶孫伯符燕子磯頭
燕子飛鳳凰臺畔柳依依看花偶入長干
寺策杖還須到翠微荷衣脫下白紛紛盡
是鍾山松上雲辟支洞口金光草兜率巖
中寶藏文攝山自古多靈藥歸來始踐微
君約悠然置我丘壑間高吟梁甫驚猿鶴
吾笑殷中軍廢後書空竟莫聞又嘆阮遥
集一生當著幾兩屐此身不帶封侯骨胡

來幸有煙霞癖黃金朱芾求不來白雲青
山隨可得不因未了向平緣五嶽追奔孰
我先知君亦是沉冥士寄此春遊汗漫篇

放歌行寄長安舊遊

君桃落盡青春老黃金不鑄朱顏好男兒
策名須及時衰遲徒遺憂心擣少年投筆
欲邀勳西入長安謁聖君公車不獻長楊
賦都邑先傳喻蜀文朱門先達如疇昔留
驩得接夔龍席鳴環振珮聲鏘鏘瑣莚寶

幄樂未央暫同良夜醉鸎鶵期共清朝儀
鳳凰輝光草木俱生色假使白頭還可黑
意氣如山不[illegible]傾立談元可取功名借箸
畫成扶漢鼎箭頭書去破聊城居間然諾
良無負彊灌能勝一石酒藩車日赴孟公
期金錢夜作爰絲壽駿馬花驄白玉鞍濯
龍[illegible]鳳近金莖英盼白堪回絳灌雄圖非
竟斬樓蘭行意花將知已酬此心未始美
封侯一言不合拂衣去五陵遊俠還相許

鬭雞走狗出長楸安能咄咄書空語自是
當時桓茂倫歷落嶔崎可笑人今日低頭
在草莽放歌一曲千山春

觀舞篇

春宵曲宴通蘭房亭亭玉樹生夜光繡幕
遮風銀燭定紛紛妓樂俱成行中有燕姬
善楚舞當場可以掌中舉翩躚喜曳鮫人
綃柔弱纔勝翡翠羽應節依歌不自持疾
徐宛轉能擅奇明珠盤裡相錯落驚鴻天

外來參池侗翔素腕飛香雪虛空屢頰凌
波巇五尺芙蕖擢綠波一片輕雲蕩明月
輝容慢睇如有情步搖條脫斷續鳴公子
訶謠惟燕燕佳人名字只卿卿舞罷低回
聲金鳳矜嬌顧影嫌釵重羞稱十五嫁王
昌登牆三載曾窺宋漫將長袖拂芳塵白
是行雲行雨身恍惚高唐夢中見敢云乎
視甄夫人

聽曲篇

綠窗窈窕通明月朱絃奏罷何跳越燕姬
豔舞方具陳鄭女清歌相對發玲瓏宛轉
遶翠屏梁塵颯颯花冥冥師傳翻使驚協
律心妙直欲追秦青已聽泠然振林木復
聞餘響流空谷將無哀樂動人心蘇門之
笑奏庭哭當筵但見春融融無限玉樹搖
東風周郎欲顧曾無悞延年女弟徒稱工
新聲能令舊聲變貫珠不斷危如綫偶覺
淒清拂黛蛾時爲掩抑看團扇蕭棟輕霓

夜不飛鳳凰肯逐簫聲歸但憐白雪知音
少豈是紅粧絕代稀雲鬟零亂歌繞闌東
方欲明銀燭滅淳于一石自沉酣不使冠
纓座中絕

醉道士歌題弇山園藏卷

列眞之宇太微宮碧桃千樹吹春風相逢
盡是餐霞客翩躚長揖壺中公壺中跳入
杳無際金臺銀闕非人世玉液涓涓滙作
池黃流泯泯傾如注式歌有酒旨且多三

三兩兩朱顏酡漫笑眞人能服煉誰知老
子亦婆娑翩躚步虛行復止曲肱聊隱烏
皮几背痒欲倩麻姑搔覺來失却王喬履
牛飲鯨呼總易醺牽裳濡首亂紛紛拍浮
倒踢瑤科案酩酊那開蕋級文土木形骸
恒佇立手持玉笛吹不得平頭奴子力不
禁扶攜踉蹡將安適浪遊五岳窮三山聯
袂盡是桃花顏絳河迢遞誰相待上元夫
人名阿環會時不問胡麻飯解酲五斗何

足算牽出青牛欲倒騎黃冠歌斜白髮亂
此中玄妙識者誰儞藥元從麴蘖遺披圖
展卷心自醉頹然此輩真吾師主人謂若
幸無負我且斟若以大斗儻盡當年醉步
兵江東張翰應居首

婁水行訪曹子念作

湖頭暫借漁艇子春風吹過碧城趾吳區
初月挂吳山滄溟紫霓含婁水夜潮忽漲
楊柳陂片帆却向桃花駛眠鷗宿鷺驚且

鳴棹歌不斷欸乃聲中流聞鷄曙星歌落
花飛出海上城停橈未入琅玡墅搴裳先
過曹丘生蕭齋兀爾枕書卧烏皮一几青
氊破問我經時胡不來袖中遊莫有七哀
大笑吾生太癡絕病腰猶為五斗折屢蹶
霜蹄不知止儀也直欲亡其舌丈夫雄心
誰則知吁嗟有志無其時公榮未得即濡
首匡鼎相逢且解頤放歌一曲情無賴君
自芝蘭我蕭艾陳蕃有塌空梁懸解來徐

孺眠花前聊作曹生口擊缶洋洋風雅銜
在口綿蠻不作吳儂言喑啞能驅小巫走
一斛珠璣錯落明儼然分惠盈五斗吾還
怪爾愛獨醒洒人只在弇山亭適來不飲
真寂寞縱酒無愧天上星借來艇子且教
去平原十日須沉冥

謝都護歌

謝侯少歲學擊劍手結飛虹腰掣電術精
乃去學兵法戰陣鉦鼓靡不合破命造舟

永嘉山長鯨道遇手自搏幾欲論功登將
壇落落不偶空據鞍閱世榮名何足齒閒
巷沉浮聊爾耳短衣射虎姑蘇臺閉戶鑄
劒千將里買得桃花一疋駒騎來沽酒金
呂美世人失意汨汨憂戚君能自沽沽喜
為嫌偪促城之舍新開別墅虎丘下窗中
亂撲青芙蓉竹樹蕭蕭遶臺榭俠遊酒伴
慣任船鬪鷄走狗都翩翩春草射麛秋放
鶻相逢欲賦子之旋座客恒滿能擊鮮人

各取醉斗十千雖無銅山擅鑄權囊中不乏子母錢吁嗟燕頷頭未白黄鬚森森尚如戟江南秉鉞旬宣臣舊是永嘉來往人即今推轂易爲力功名轉眼能自新勸君努力報知己匣中毋遣神龍死君不見余也十載傷羽毛身同鶬鶊困蓬蒿提攜拂拭竟誰是哀鳴日夜徒嗸嗸於戲男兒四十不能自附青雲豪尚爾坎坷骯髒沉下僚贈君短歌還自嘲

短歌行贈王四丈聽美

男兒何必紆朱紫佩令布素恒如此又何必俟金帛所貴人生在意適琅玕翠從竊與凰上林太液紛翱翔第四偶然戀桑梓羽毛楚楚口吻香白眉未嘗結青髩未遽霜海燕雙棲遶梁語芙蓉一飛蒲鏡芳千金鸕鷀裘易解日醉鸚鵡杯難忘司馬纔遺中人產對人無奈多青眼沙田種秫久不登座客猶誇識信陵平生倜儻無嚅囁

沾沾聊自喜任俠余生落魄數數奇十年歸隱南山獵無端痛飲白玉欒有時脫贈蓮花鋏每承然諾肝膽傾豈是論交在眉睫蹤跡彼弇山堂友于花萼尊俎光再過婁水宅彩衣戲舞娛頭白人見頹然醉花月不識人倫自爾能昭揭人見生平叟統綺不識窮交可以託妻子谷風再賦友道涼吳儂情逐雲飛揚三秋門前正羅雀一卧肘後生垂楊不有君來破岑寂翟公自署徒慨慷眼中石交竟誰是酒酣擊筑天蒼蒼

江風行與朱圖山泛樓船作

長江萬里吹天風將軍置酒樓船中樓舡忽奏軍中樂無乃黿鼉蛟龍覺山川出雲歷亂飛疾來掩我白日暉中流洶湧俱辟易人謂如此將無歸將軍自是湖海客神氣自若催挂席浩蕩洪流欲挽回崩奔巨浪能衝逆淵淵徐起回風撾長驅直指扶

桑涯蜃氣氤氳辨城闕鯨波蹴浪翻空花
分明樓息匡廬下碎瀑飛泉明月夜忱惚
窗牖峨眉端雪片紛紛六月寒須臾暝色
垂垂黑前隊戈舡左右翼只尺蛟龍欲扣
舷夜光那向懐中陳壯圖寂寞何爲乎令
亦從君擊唾壺老驥能思千里不百萬猶
供一擲無人壽河淸不可俟富貴不來行
樂耳世間多少弱男兒乞人顏色沾沾喜
曽憶長江牛渚邊溫嶠焚犀夜放舡英雄
志業莫可測酒酣拔劔心茫然

塘上行逢友人顔頗作

吳宮二月鶯啼亂金閶柳游子長安歸春
風吹鷁首鷁首重重桃李花楓橋塘上故
倡家綠水依然近阡陌高樓忽聽彈琵琶
琵琶聲出垂楊裏李延年家高髻婦自言
有客深自藏落魄江東虎頭子拍浮滿首
酒池中胡爲染指阿房美平生豪紀狎綠
同我輩鍾情乃如此相逢不與子之嫁對

酒高唫嬌女箱與來不用常栝兩其奈囊
空無一錢君不見馬長卿臨邛一往有深
情又不見阮仲容鮮卑之婢累騎從嘗聞
古人貴達節區區禮豈爲我設少年行樂
須及時飛花轉眼紛如雪還惜昂藏一丈
夫憑陵嘯傲高陽徒麟閣榮名常在不首
陽餓死何爲乎

月下渡淮歌與馬孟李三都尉舟中
言懐

日落淮水黃月出淮水白水流向東南客
行自西北辭家見月兩回圓長路悠悠始
一千簿書期會如束濕空吏胥徒橫索錢
橐存無底空所有但見三星恒在罶身世
漂零只酒尊京露凄蟬動高柳從事諸君
盡棄繻金堤赤岸爭先驅吁嗟百萬任狼
籍何事爽粟號侏儒吾生一飽了吾願坐
看鷦鷯飛不遠馬控龍媒自有人門藏金
穴曾無援久擬山中賦考槃胡然危壘巢

其端淼園傲吏日偃蹇竹林酣士多摧殘
夜深月照蘆洲寂樓船有械何須擊最喜
黃頭善摻撾兒邀白幘能吹笛淮陰顦悴
生悲風座中杯酌莫教空若過韓侯釣魚
渚便為長跽酹英雄

遊吳山醉歌示越中同遊

吳人浪遊越越山舊名吳吳山窈窕如畫
圖夫容亂撲城之闉雲英不遠紫微省杏
花偏近黃公壚解衣貰酒獨感慨還上高

臺聽鷓鴣鷓鴣不為啼春雨似訴吳越興
亡語槃樂夫差首已濡憂勤句踐膽能茹
偶爾憑陵一跳梁畢竟山丘共有鼠草上
同飛望帝寃宮中曾獻捧心女吳山越水
春融融吳王越霸歸東風白駒度隙促短
景朱花散綵成飄蓬乍來一笑已陳迹茲
山千古青無窮即今簫鼓錦城樂但識屏
翰皇圖雄吁嗟黃金不買綠酒醉胡乃憒
憒人世豈不聰

錢翁歌為磬室山人壽

錢翁不是蓬蒿人自稱吳越諸王孫布衣
不受緇塵涴混俗能將白眼存棲遲陋巷
蓬蒿翳抱膝長吟靡年歲家藏萬卷不知
貧更倚丹青曾絕世巴江急峽巫山岑漢
時古栢秦時松錢翁下筆無數點便覺煙
雲千萬重長康安道名誰稱世情都無神
自勝靡集常憎戶外塵蕭然一室如懸磬
錢翁不滿五尺長意氣能飛千仞霜等閒

不受諸侯幣虛左曾持公子觴吾家都護
弄柔翰風流寄興東山畔傍水新開燕子
樓臨花高捲鴛鴦幔愛惜長干劉采春當
時西第幾留賓坐中不少嚴夫子幕下常
多郭舍人自是錢翁交莫逆春山花月同
穿屐如今花落月西沉但見錢翁頭盡白
黃公壚下莫經過吹篴山陽感慨多晏京
若問吳趨第四壁徒存一雀羅翟公門前
何所有春風乍上新楊柳百斛金昌綠玉

漿沽來且作錢翁壽錢翁七十意何如雲
在青天任卷舒他時儻盡遁家子丘壑偏
宜謝幼輿

鄭客行寓淸都贈中伯文

仲尼老於行下惠援而止殊無懷土情鄭
客乃如此鄭客吾鄉老縫掖不殺媛戲無
推擇西遊落魄走邯鄲國有賢王虛左席
日留朱邸曳長裾貴幸何須駟馬車但慮
才高忌嚴忌誰言賦不如相如冠纓曾絕

感知己錦茵醉吐花靡靡無端壓倒玉堂
人其因撰出金樓子內家日給買文錢外
舍弦為桃葉憐解將交甫明珠佩博得文
君綠綺絃秋風客散平原第齊東陋巷蓬
蒿翳不無岳牧致苞苴自有州司能擁篲
我來猶得稱通家相逢爛醉聽琵琶淸水
淸霜照明月鸕鷀裘映夫容花自言儻免
窮愁逼無柰頭無一莖黑縱夢非熊入後
車不如安載歸鄉國

吳姬行爲四明沈嘉則賈孝賦

吳姬二八顏如花翠帷珠箔藏虛家暫許
春風吹裙帶未容燕子窺窗紗粧臺纔捲
臨窗綉皓腕霜明映羅袖蛾眉效月一痕
新柳腰學舞三眠瘦瘦減腰肢似沈[illegible]當
年未許嫁王昌不識紅粧堪換馬但知綠
綺可求凰遨游芳草郊居賦江城花縣帝
當路鸕鷀裘時解茱黃鸝畫舸偏經桃葉渡
吳閶新水泛雙鴛麗藻文漪錦浪翻毫端

幻出花千樹勝得嬌枝解語言含嬌含態
情難說爲雨爲雲夢無歇巫山峽逝背娥
江渡王臺在禹王穴采蓮越女濕綃衣短
棹穿花過釣磯瞥見吳姬不相識悅疑洛
水神儷歸約開蓮葉隔花語爲問館娃宮
幾許依依楊柳苧蘿村此是西家捧心處
錯落明珠吐鳳釵陸離端錦合懽裁昔時
越豔歸吳去今日吳姬入越來甬東山水
蓬萊島朱顏綠鬢同偕老風流願比賀季

真鏡湖春色年年好

蘇生行

蘇生縱橫客寂寞休明世尺寸無所成坐
嘆流光逝少歲曾爲南粵遊尉佗椎結最
難柔軍前長揖無數語遂令面縛開戈矛
歸來牛酒相慰勞上功幕府寢不報翻然
結客少年場五陵豪傑親除掃解裝猶剩
千黃金徧置驚衾與鳳笯好將陸賈平生
橐結得徐娘既老心春明門外花如綺羽

林縱騎佻佻子相逢大快共樗蒱絕叫狂
呼盧與雉百萬常輸囊屢揹妻孥筑夜
無眠慶卿遠去漸離老孤劍寒風易水邊
東歸骯髒身何寄數椽如綫隣蕭寺短衣
彈雀逐群兒長鑱采藥遺仙吏看君體骨
良不恒面如紫石何稜稜誰言山澤常如
此忽有風雲或可乘男兒七尺須奇節黑
貂何必愁鷫結陰符一匣在床頭莫[illegible]
文久磨滅

短歌與一二僚佐登城樓作

吳鉤繡澁不能鳴匣中隱隱青苔生高天
九月霜華白草木黃落夫差城夫差城中
誰作苦摧眉折腰在行伍父書徒讀亦何
爲投筆十年無比數藏活曾棲廣柳車沉
酣屢醉西曹茵男兒骯髒安足嘆世上紛
紛鼠變虎術青亦是主家奴須臾功成享
茅土出無知已仕無媒不如將身隱屠沽
丈夫空自羨雄飛令人登臨對落暉滿目

山川非異國仲宣何事淚沾衣

謝都護游山歌

謝家雅有東山興揭來許我才情勝少年
有事戈與漁垂老無心負且乘春風滿地
吹接䍦青山綠酒堪忘飢雙艇移來疾於
騎五湖便是高陽池林中排調日酣暢三
春共蠟屐幾兩自是狂奴去復來至今痴
叔猶無恙吳王臺館久棘荊山丘尚被吳
王名雲與雨散竟何託雄飛雌伏徒營營

君能於此了無累黃公壚下頽然醉遡來
喜怒誰得知褰帷且問如花妓

燕京夜雪篇

北風吹沙日無光北門寂歷鳴枯桑須臾
暮雪飛陋巷蓬扉不開卧欲偃西隣客子
忽排闥蒼頭蹇步持壺觴怳如層氷甫挾
纊又似幽谷回春陽何暇秦箏與齊縷不
去彈綦共格五卿語綿蠻白少文行酒峥
嶸能用武因憶邊城雪作山崎嶇萬里玉

門關氷連瀚海懸軍入凍斷交河探騎還
以身許國寧憚死安顧裂膚仍墮指今夜
相逢杯酒間何如此輩沙場裡

行行且游獵下丑九月作

少歲從軍出武威兜鍪日耀生光輝沙場
大小七十戰數奇歸撈南山扉南山近有
白額虎會須傾我大黃弩朝來結束過醴
田馬如游龍轡如組入林黯慘路不平披
開荆枳飛鳥驚亂石崔嵬壘如屋咆哮萬
壑陰風生顔將憑陵了無覺應弦即倒何
須搏男兒本意重生擒飛而食肉良不惡
甲寅弓藏一十年偶因射獵淡潛然捫虱
若談當世務白額豈在南山前頭足於今
變冠屨取民脂膏充篚篋假彼繡斧得橫
行縛取貪殘猛虎獻
天子

隱者詞 焦山寄客

伯成耦耕耕且鋤務光避世世情無古來

隱者不以帝王易何况區區趙孟三公乎
山人類唐隱者姿蕭蕭肅肅孤松枝紫芝
黃鵠久不作清風明月恒相思相思不可
見遠隔江之湄不寄投湘賦唯吟招隱詩
君桃開徧綠水洲山人猶在人間游富春
磯開海鷗下鹿門山空猿鶴愁諸侯篚籠
不足貴天子安車何必求但須寂寂山之
丘明月爲侶雲爲儔庶幾不愧乎隱者流

山人勸酒

灼灼桃花濯濯楊柳溪山窈窕溪水流武
陵人家猶在不柴門不閉春風輕山人衣
上春雲厚相逢莫使靑松疑世間盡用黃
金壽原嘗春陵千載人稱阮山劉一杯酒
賤亦不足凌貴亦不足憑雪山有時煖溫
泉或可氷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人豈欺
我倚伏多相仍山人勸我酒吉酒淸如澠
漢家功業在天上吹簫屠狗之輩坎坷歷
落來攀登

還山吟

還山岑桂花松子秋雲深山人還山抱孫
琴空山猿鶴來相尋披裘何必登遙岑遠
公自有東西林東西山色看皆美一入林
中可以止土木形骸無所擬悠悠忽忽恒
如此再歌還山吟朱顏俄受白髮侵還山
欲俟買山金無金終須還山心一瓢一錫
且隨意許由巢父百世之上爲知音

柳花歌金陵送客

吳宮濯濯春楊柳東風吹花滿渡口搖歷
拂水總無關綴雪沾霜竟何有滄浪漫使
寒人衣武陵亂約桃花歸自是靑春留不
住非因黃鳥蹴能飛芳草晴絲引江渚飄
揚千里同君去遠游誰遣遲蕭郞風流展
轉思張緖建業靑山繞大堤女郞團扇撲
高低往來不見臨春閣且入長千送馬蹄

胡笳歌送客出塞

送君交河湄兩岸胡笳悲胡人自愛胡笳
吹楚客聞之雙淚垂白沙飄揚白日曛黃
雲黯慘黃孤塞一曲驚飛碣石鴻再吹淒
斷天山風胡笳歌不長胡笳聲自壯羽書
亟備邊烽火催乘障胡騎淸宵俱北征滿
地胡笳對月明他時獻凱功成後翻使軍
中奏此聲

草閣謠戊寅夏志感

子雲草閣無數椽風雨不蔽何蕭然常抱
明月巢其端歸鴻鳴鳳同翩躚何物黃猿

夔下遊雄飛雖伏將焉求孜焉日欲穿我
屋胡不爾思匪舊丘長謠送爾歸吾自拚
吾扉庭梧日徒倚山桂生芳菲

黃河客舍歌

杖策度河來止舍河堤下衰柳當其門荒
齋生在兎中有少婦能具餐舊襦捲骭餘
雙鴛㓰草飼我櫪上馬牽藤挂我腰下鞵韈
客舍金錢眞自惜那堪一鑿壚頭言

伐檀齋集卷之三 終

伐檀齋集卷之四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七言古詩

憶舊游二篇 有序

丙辰歲不肖甫弱冠先昭毅携之薄宦鄖中鄖楚地連秦蜀山谷崔嵬幕閣岑寂不耐操觚頗事俠游與二三年少擊鮮射飛斗酒慰勞煦煦樂也戊午歲昭毅量移閩海海正揚波戈船下瀨羽檄紛紜歷三時而始戢閩多佳山水珍草木得以徧遊悉采惟日不及庚申歲昭毅乃抱采薪而解闔矣歸甫七年不幸捐館重以子之落魄無成不堪日夕憂也不肖尚能履后土而戴皇天哉有醜不死荏苒十年莫頑如瞽載諂奇禍髮毛半禿肝膽盡灰假使昭毅生存何忍見之撫心酸鼻所謂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爰動悽吟爲憶舊遊二篇頗侈少

壯之遨遊益增老大之悯但云爾時丙
子九月十三日

憶郎中舊游

憶昔少年落魄何少文豔說漢家棄繻之
終軍長鋏明秋水高冠切流雲懶向帷中
學經術慷慨塞外邀奇勳吾家嚴君秉雙
鉞郎中分閫尊征伐結束何須走燕趙蓮
花幕下識明月草檄青藜徹夜然呼麐紫
燕臨春發屢捧侯嬴觴願結王生韈[illegible]

耆舊多英風隆中曾聞起臥龍茨口荊門
連蜀道方城漢水通秦封單車匹馬日馳
驚布衣遊俠私相雄煇煌境內山名武泰
時甘泉不足數金銀宮闕帝子居菁葱洞
壑神僊府逍遙不采真汗漫時射虎飄零
夜雪披鷫鸘孟浪春風醉鸚鵡大堤遠秋
回朱輪綠楊紅杏枝頭新樗蒱擲得雙鸞
錦剪裁覆被如花人迷花醉月經幾載還
道青雲期尚在功名莫遣負山河意氣須

今傾海岱舊遊如夢總堪憐雨散星離二
十年數奇且作藍田臥人棄唯耽草閣玄
行樂難再遇往事已惘然短歌悽斷夜不
眠怳如妝頭易水鳴濺濺使我不覺有淚
如流泉

憶閩中舊遊

憶昔海波乍飛揚長鯨吐霧白日黃家君
作鎮閩之疆手提三尺擒其王幕中盡舉
萬年觴鐃歌凱曲何鏗鏘從軍未許稱王

粲草檄無煩借孔璋曰余小子不好武嘗
筵漫學賦鸚鵡細柳營前羽戟閒芙蓉幔
裏娥眉嫵玉勒驕嘶踏落花銀箏緩調鳴
朱戶枚皐詼笑類俳優東皙嫚戲能消愁
閩鷄蹵鞠況里巷射麇罝兎空山丘喜為
豪士岸白幘曾見胞人傳綠韝貴遊造請
剌磨滅博徒之輩聊延結大道相逢脫佩
鉤交驩豈必歸金埒青州從事玉液香紅
綃荔子氷肌潔壚頭且醉鄭櫻桃一

聲夜月高懷中自有明珠寶座客何須綠
綺挑少年行樂常如此寧知花謝秋風起
拂衣長揖武夷君扁舟直指吳江水歸來
寂寞夫差城年華屢傷五柳更蓼莪再讀
涕泗盈於今白髮有幾莖懷讒抱譖日不
平我思舊遊歌且行匣中夜夜雙龍鳴猶
堪報國圖崢嶸

春日遊金陵牛首山寺漫擬龍門應
制之作

萬柳晴馳道飛花度宮闕匹馬碧城隈曉
向長干發長干髻鬟漢長楊玉露金莖滿
路香仙人高觀分鳷鵲帝子靈臺集鳳凰
別有雙峰霄漢外空翠飛來撲衣帶鳥道
孫懸出梵林松濤十里藏天籟石巖嘉樹
鬱青葱疊嶂流霞一萬重琳宮嵌入雲中
壁繡閣徊翔木末峯丹青丘壑鬬雕繪
錯山川望不窮瑞氣祥光藹畿甸周京漢
苑氤氳見鳴鳳樓臺散若星纍龍池水澄

如練鷲嶺朱幡俯太清鴈堂紺宇千花盈
明月玲瓏茁蓓塔青山窈窕芙蓉城明月
青山恒若此金僊繡佛同終始龍藏岧嶢
七寶臺麒麟鸂鶒獻花來纖埃除埽空門
淨大明照耀中天開霓旌拔拂雲旗展萬
乘煇煌曾駐輦金陵定鼎卜千年虎踞龍
蟠此後先五嶽區中誰王氣三山海底孰
神僊秪過北平戎似雨故遺白下草如煙
明時未效卷阿頌在野聊成單勝篇

京口桃李園作時戊寅春趙敬甫鄒
汝與陳永年同遊

三月弭帆京口渡大堤十里垂楊護故人
行樂桃李園恰有花開一萬樹爛熳常生
五色霞氤氳散作晴空霧赤城忽擁錦江
流朱方即是瓊臺路遊子來回總是迷佳
人采摘還相妬拾翠尋芳樂未休相逢且
作少年遊鬬雞走狗花前隊擲李夭桃樹
底謳莫將螓首疑閼闍更傍蛾眉認莫愁

團扇撲時粉蝶亂艤船飛處紅英浮沉酣
聊且眠金谷潦倒那堪控紫騮但恐芳菲
易銷歇長江寂寂流明月黄金縱有南山
高難買春花秋更發片片飛花踏作泥陰
陰桃李自成蹊開時不盡一杯酒孤負枝
頭黄鳥啼

申太史招飲邸第席上漫呈

八月凉秋動城闕朔方候鴈催鞏發防秋
羽騎夜授衣破虜將軍朝秉鉞無能輦下

請長纓投筆書生志未成黑貂久作長安
客青眼誰深故苑情玉堂學士伊周侶退
朝爲我設雞黍相對惟多桑梓言不作金
華殿中語幸覩熙朝日月新欣逢河嶽又
生申掃門豈是通私謁推轂偏能問故人
慚余射不能穿扎束髮空欽慕奇節歸臥
南山一十春馬無羈勒車無轄我輩何須
尺寸功但令公等致時雍願言王者稱無
外肅慎呼韓作附庸

春日宴弇山園呈琅琊長公

長公天下士子房安石差相似弇園美無
伍方丈蓬萊堪比數朱簾暈閣白雲中蒼
峽魚梁緑水通高張雲錦耀日月披拂玉
樹吹春風巖藏洞複忽欲暝花撲飛泉路
不定蕭瑟崢泓不可言長吟清嘯蛟龍聽
一望煙霞草木深且眺丘壑不爲霖玄亭
寂寂無絲竹自有泠然山水音春宵花月

歡爲劇入林酣暢仍浮白相看盡是飲中
儔何必平泉醒酒石慚余落魄久懸鶉自
是嶔崎可笑人葛彊頭白無推擇常伴清
遊山季倫終使揶揄滿人口青蠅白璧亦
何有不能廢我嘯與歌熟讀離騷痛飲酒
古來出處隨乎時赤松之遊良可師雖然
得意東山臥無奈蒼生有所思丈夫磊砢
無多慨要使身名俱受泰弇園歲月一杯
中長公心事冥鴻外

承左虞兄過訪贈余長歌感激用壯

聊爾志答　王世貞

張侯若乳虎少負食牛氣生平所不平舍兒比國士懶為大將長揖人何況州司折腰吏腰間累累金符黃再懸再擲還君王桃葉渡頭解兔鶻柳花店中脫鷫鸘寧容醉尉呵止宿甘與侏儒共一囊雖然落魄高陽里畢竟難呼紈袴子當慷明月將報恩入匣清霜少知已以茲宿草荒蔣徑時復扁舟下婁水與來

贈我長歌行伯氏復與施丹青恍如輞川入我案又似易水濺濺鳴虹雲繚繞氣鬱浡珠璣錯落光縱橫丈夫有才終有用為汝感概神俱竦生欲搥周子南牀死欲掘顧元公家嗣宗見忌雙眼色宜明可憎一面孔汝莫學灌將軍我非竇家老禿翁偶然小醉漏消息肯身自是汝南公但遇人間失意事相將跳入玉壺中

飲大司成姜公園池席上敬呈

姜公言行為世軌好似東京李元禮升堂便比登龍門暫與同舟以仙擬一出曾為帝者師門如市兮心如水吁嗟古道人莫容意色蕭然可以止為園築室江之干移得青山滿綠湍五株初種彭澤柳九畹先滋湘水蘭披襟坐對秋月朗更看寶樹明虛幌碧池隱有鳳凰毛青雲已着鵷鶵想草木禽魚亦有文石渠金馬夢寐常搖

白羽團如月不着朱衣欄若雲考槃在澗聊暫寄矢心欲攬清時轡何來海內忘年交孔公座上禰生醉知君自是名教人樂溺何須笑問津汲黯尚為前日戇馬卿猶是舊時貧蒼生欲奪丘園志白髮能強負荷身相逢不盡漂零嘆對我常將青眼顰

吳興潘中丞上蔡張祭伯小集草堂漫成長句

杏花開滿夫差城城頭初月纖纖明春風

幸不棄巖穴蓬蒿亦自來簪纓謝公暫着東山屐步兵本是江東客一斛葡萄勞未星千里蓴羹盌浮碧蕭蕭瑟瑟無歌鐘清音忽起庭下松楚雲生棟帷菌萏吳山供客餐芙蓉白駒空谷誰繼響鳴鶴九皐聲朗朗風標不似世中人霞舉猶爲天際想知君自是夔龍賓何事江湖欲問津爲霖爲雨若有待一丘一壑非其倫愧我青袍久零落草堂燈火同矓朧別去依然三徑荒不堪置兎堪羅雀

春日住堯峯山寺示瑞上人

誰謂東南山不高堯峰之嶺何岧嶤等閑鶴雀飛不過無數蛇龍臥自驕冥冥蒼靄雲樹亂風雷常走山之半黯慘巖扉晝不開欹斜石磴危疑斷憑凌眺矚鬱嵯峨一起一伏山如波逶迤盡逐五湖去琉璃盌内盛青螺振衣千仞寂不語喟然長嘯應孤嶼黄鶴仙人招不來扁舟范蠡從茲去

落落乾坤何不容吳水吳山幾萬重此身不啻如一蟻安能跼蹐悲途窮頭顱猶黑舌猶在猶堪一日三千鐘生兒寧盡如孫仲馬上何須羨廼公英雄事業流水盡丘陵荒草秋風緊世界浮生大夢中空華倏忽看朝槿遠公近借青蓮室猿狖麕鹿同招隱閉門滿地白雲流風吹松花墮金粉

聞助甫叅伯近有西秦之命喜而賦詩寄之

海岱煙雲開仰見日月朗頗有高世心悠然發遠想明珠成霓玉成虹不見蕭敷與艾叢乍聞初拜京州牧乃是河南張長公向來不與人間事消息傳來喜不寐屹然獨立有長城何必秦關重百二丈夫高抱樂長征瀚海天山渺去旌祁連大漠風雷色踈勒飛泉金石聲坐鎮清風生朔野三軍盡愛寬裘者自是中朝山巨源一麾出守看平蕃檄書不借陳琳草遊俠毋煩劇

孟言獨據胡牀園細柳蹋來殊勝東山不黃石相逢知我心蒼生有待何能負昔時邂逅婁水邊琅玡甲第青雲連讀君新詩如入峽絕壁騰波天倒懸我馬玄黃飢且饑何期一見稱神駿價兒千金市與人主非伯樂誰能信由是蹉跎一十春蕭蕭雙鬓半如銀君今新得酒泉郡應念東吳舊酒人

喬觀察允德歲暮過訪草堂連塌句日漫成長句爲别

西風卷黃葉堆壓門之屏霜薄身上衣氷厚甕下井偶有足音響空谷枯桑驚散飢烏影君爲岳牧久專城朱衣爛熳黃金橫何事蕭然卻車騎獨披鶴氅尋柴荆逍遥不減漆園吏慰藉偏存甕牖生幸有新醅共君酹尚留木塌同爰處欲詵荒齋如此寒偶被風吹不能語陳家糠覈聊自肥范叔綈袍竟誰與疇昔轉輸駕樓船兩年在君繡斧前汗血願爲伯樂用心膽欲向于將懸不遣青蠅將玉毀無奈慧苡如珠圓一歌雀角穿我屋再歌黃鳥食我粟淮市曾爲胯下行灞陵屢止亭中宿莫將時命強干秦吁嗟道路難於蜀羡君官爵良不卑經綸獻納努力爲握手何當國士遇拊髀誰動明王思酒酣别去淚如雨生平敢負喬公知

弇山園逢沈嘉則席上見贈漫賦長句爲荅用紀兹會之盛

西園彙才彥主人陳思王式燕芙蓉池言解翡翠裳坐臨秋水弄皎月澄觴飛蓋生明光遂令花萼奇細素㛹娟簫管遺琳琅後來盛事誰則同弇園開在婁水東賓主曹劉日方駕羽翼風雅何冲融何來四明有狂客亦與七子相爭雄蕭然入林共把臂便覺松下生清風杯酒相逢即定交袖中授我以瓊瑶漫試千言在倚馬獨工五

字能射鵰山雲恍披鷫鷞錦池水忽漲桃花潮座有玉山多自歆況復錯落飛金巵高柯驚動靈鵲起長川澹蕩天河移後人豔説今日會却如今視西園時

橫塘逢錢功甫同泛湖上功甫作歌爲贈率爾賡之

橫塘十里青山轉太湖秋水明如練菱歌纔起賊鷗驚蘋花盡落遊魚見蘭葉浮來五兩輕葡萄一斛偏能盈縮項艖頭銀片闊巨螯盤裏珊瑚橫船窓亂撲芙蓉緑鸕鷀杓泛清於玉一歌杜甫渼陂行再歌李白烏棲曲臨流擊楫煙雲開欲傾李杜平生懷相逢齟齬莫可語眼中唯見錢生來錢生謂我才情麗鷫鷞裘上春霞曳胡爲兟戟風塵中折腰十載青衫敝子言壘壘眞慨慷丈夫無淚沾衣裳湖波萬頃峯七十與子携手同翺翔楞伽精舍翠微裏松篁遶屋花盈几支郎却害許詢至旋開香積醍醐美夕陽明滅水上飛千山盡紫光滋衣空門曠寂且高臥城郭偪促毋庸歸君不見初月一痕五湖渺館娃鏡裏蛾眉巧又不見吳山落木秋風急越來溪上戈船入僭王圖霸倏一時故宮荒寢千年思黍離麛鹿宛然在夫差勾踐爭何爲子懷和璧徒美好我非石人不耐老歌鳳狂言秪自嗤雕蟲小技安足道但須日飲三千鍾頹然醉倒萬事空醒來孤嶺發長嘯一聲驚落高天鴻

長歌贈左虞世丈　錢允治

將軍干城自赳赳豈徒宜免稱馬走人看燕頷復鳶肩不識錦心仍繡口曾懸金印耀兜鍪樓船笳鼓淮之洲秋風蕭菲生道路拂衣歸獵南山頭南山歸獵不得意青髩朱顏那可遲但須肆志美遨遊肯令高抱空憔悴醇醪入斗醉不醉向人白眼無復青有時揮毫吐胷臆

倒踏泰華翻滄溟散爲雲霞結爲綺狂
呼老杜醉呼李誰言匡鼎能說詩一時
儕輩莫可擬琅琊中丞人中龍推轂唯
稱張長公弇山似是習池上葛彊日日
陪山翁歸來煙月五湖冷獨往翩然如
泛梗幾向山僧乞石牀時逐飛雲度前
嶺憶昨値我橫塘西相將携手尋招提
深林趺坐花疑雨青天揮毫醉如泥坐
擁沙彌不知返醉語呫嚅日漸晩扁舟

蕩漾菰蒲深仰天大叫髮嫌婘胷中壘
塊澆仍多土木形骸奈爾何若今借與
桃花馬定墮城邊綠玉波與君通家非
一世與君結交在綺歲年來詞賦窮而
工風期汗漫遙相勵余亦窮途失意人
讀書三十未成名縱君坎坷無遭遇豈
似吾徒終歲貧

陽山顧生願甫贈我長歌頗過推與
乃述懷志荅

男兒七尺期自愛要令姓字千秋在不然
草木與同腐富貴紛華何足數吾家驃騎
從
文皇賞延帶礪山河長誰知後世賤介胄
蟲沙猿鶴無低昂吾生乆擯棄五斗無奈
嗸嗸啼入口身沾寸祿爲人役手持破斧
門挂席逐隊隨行公府間緇塵赤汗難爲
顏借人瘦馬風吹倒傳家舊菁屋漏殷首
如飛蓬色如土傷人猶妬蛾眉嫵以茲貝

錦耀空幻屏居寂寂南山澗陰符在匣羞
與傳父書騰有毛萇編皎月流暉照白雪
飛泉疏越鳴朱絃雖然踉蹡人間棄但言
風雅心如醉年來破產聊自放青山嘯傲
常無恙江東復生顧虎頭自云痴絕無所
求徙倚滄浪賡孺子拍浮綠酒歌張侯貧
交廿載真爾汝何事長歌太稱許謂我斯
名堪不朽敝帚千金良可醜吁嗟髮短心
則長敦詩悅禮聊自藏攀援今人身徒瘁

尚論古人口亦香君不見楊家子雲老執戟至今玄草光生白又不見湘纍沉浮在魚腹世間離騷比珠玉母論鵾士與波臣日月文章萬古新即今青髮不努力展轉白髮來侵人

張侯行贈左虞都尉　　顧願

吾觀今古兜鍪士銀鞍繡轂沾沾喜學書纔足識姓名矢志唯堪取金紫登樓清嘯久莫聞橫槊題詩竟誰是廼公馬

上嫚詩書胄子人間豔統綺今之都尉古徹侯張侯事業非等倫鄴架從知蘇魚樂董帷常抱書生憂詞賦儼然挾西漢風雅直欲追東冈雀弁胡纓塵一尺綠沉金鎖閒三秋偶然肘後黃金耀胡爲又轉樓船漕艘草長林靡鹿心金羈玉勒非其好視之敝屣且擲還偪促不耐蓬蒿間木蘭一葉浮綠水酴醾十斛恐青山余家住近青山下落魄無心問耕稼奚啻平原十日留高陽徒侶無冬夏邇來散盡牀頭金朱顏恐受白髮侵丈夫有懷自激烈何嗟獨未逢知音君不見萬鍾世祿倉廂積牙籌會計靡遺策瓊軒綺構入青雲北卬好占山盈尺又不見介胄功高享茅土分符秉鉞氣食虎一朝失意歸窮巷夜行小尉乘醉侮何如張侯富貴輕獨抱明月凌滄瀛有曲直堪和郢雪無字不可償連城雕

蟲寧恥壯夫事附驥敢羨昇天行一時不顯張侯跡千秋不朽張侯名

寄宿田家偶述

西原夕照生平陸東皐陰陰返樵牧夜行恐有醉尉呵驅車且入田家宿田家老翁開柴門擁彗不解犢鼻褌青山偏近新茅屋綠酒那嫌舊瓦盆甕下一婦亦華髮豆萁亂束烹枯鱗團欒野坐不燃藜短簷之下多明月自古門戶無壯丁數畝山田久

不登近歲徵科猛於虎幾年蓄積消如氷閨中有女年十四求嫁豪家氣勞顇蛾眉換得金錢歸掌中空有明珠淚不記豪家誰姓名此兒歌舞便教成婉媚自能當主愛光華漫許傾人城前年寄采宜男草曾遣蒼頭向吾道此中粱肉厭丘坻忍令葵藿常不飽雖然兒女情自偏不如聊且耕吾田以色事人豈常好人間富貴浮雲然聞之長嘯斟大斗仰見明河落高柳相逢良夜一論心別去清溪重回首

送蔣邦士守備江藩

君不見淮陰侯絳灌爲伍恒自羞又不見灌將軍武安怠驁若罔聞男兒七尺不易生要令千載知其名吾今困處蓬蒿室寸心烱烱無人識東鄰少年何瑣尾西家老子生兒齒潦倒生平那可論區區唯有蔣侯耳蔣侯能誦孫吳篇猨臂善開五石弦從來未肯畏強禦片言可以服文吏畢竟二千石不攬衛尉權能作吳軍氣終令趙璧全遂爾聲名滿人口量移遠駐江之右江頭送別試雕弓楊葉穿來當折柳西風吹落滿地霜晨驅匹馬上河梁寶刀脫贈泣數行英雄事業誰能當壯心寂寞何爲乎送君慷慨歌烏烏

送謝芝玉轉餉北上

謝侯年來半白頭胡爲又作燕京遊張生久乏犇身策厭向人間送行容氷滿關河雪滿山狩獵欲飲風吹寒貂裘攬挐憐無語嘆息離人行路難年光寂寂流如電愈見江河成世變君在行間三十年由來吾輩人人賤丈夫所志在雄飛安能雌伏情依依周王大發鉅橋粟伯夷甘守空山薇人各自有志士也難再辱縱謂時乎肯復來安能長受人羈束南山之趾北山頭白雲片片還相留即看明世無真隱何事泰時有故侯願君不負青山約且執牙籌算

行橐黃金留作買山資莫向長安乞官爵吾先躡屩深山中君歸定訪山人蹤看君白髮增幾許撫掌大笑滄溟空

堯峯山清暉軒落成送楞伽寺弘上人歸隱且見余志

堯峯古刹連翠微黃茅葢殿白板扉烏窠蟒窟僧住少秪餘山水含清暉楞伽山中大弟子偶來飛錫披荊枳石頭路滑雪紛紛却遇龐家老居士相期巖下種青蓮懶

乞人間造業錢無金布地不着想有珠繫衣且自捐一袈裟地無十笏綿蕞草搆爲禪室松麈蒲團日日開黃花翠竹纖纖出本來無住亦無生究竟何能識淨因且將清澈寶雲井作供燈光華髮身澗底流泉鳴不止峯頭朗月恒如此蝴蝶浮生夢巴醒蓮花事業心如水般若慈航只尺間菩提高樹豈難攀願留白足常爲伴來許黃梅便出山

辱張侯[illegible]句送歸清暉軒小隱勉爾奉酬頗深勸駕　僧眞弘

張侯久發空門心肘後擲去纍纍金自是人間不得意却來方外尋知音常住楞伽山一塢不遠城郭猶塵土望見堯峰霄漢間紫芝黃鶴誰爲伍同蠟登山屐兩雙重開絕壁雲中窓宰官不現當年相居士從知舊姓龐負米捐金良不惜剪拂孤松桂孤錫巑岏鑿搆無數椽

丹青薜荔空山寂孔雀函前照慧燈寶雲泉水清如氷出世住世俱稱佛無髮有髮同爲僧支郎室裏天花積虛席淹留謝安石遠公開社白蓮上醍醐獨設陶元亮張侯知識非常人建得功名誰是眞不如精進山中業或能一悟超千春

客舍荅顧願甫

燕京八月青霄飛黍庭客子悲無衣千里

故人一書杜門坎式微胡不歸馳驅失路
汗無血縱橫計盡徒存舌三秋雨散金錯
囊十年苔繡芙蓉鐵但願鎩羽歸故山將
雛栖息藩籬間仰看吾國有大鳥飛鳴有
意驚人寰

初春與客即事

霏微細雨生湖濱門前柳色朝朝新芳草
能留遠游客黄鸝似報江南春杏子花開
好顏色施朱着粉誰爲飾嫣然疑是東家
姝乍來窺我墻頭立似與東風舊有情相
逢沽酒闔閭城婆娑且就壚頭醉慷慨誰
論世上名

喜謝候相過

夫差城中車與馬揚揚誰識衡門下安石
能來問許詢相逢絶少元規塵直鈎共把
滄浪釣開口且向青天嘯東鄰杏花方嫣
然柳條纔可勝春煙牀頭禄米儲一斛換
酒堪直三千錢

寒食限韻作

闔閭風土不禁火緑水城邊碧油舸屢逢
蹴踘踏花茵時見鞦韆亂雲朵金蓮點點
步底生鴛鴦彩彩繩頭蟬越女曾爲吳館
娃周郎只合留江左前溪桃樹隔垂楊髣
髴紅妝隱青瑣

楓橋與送者别

楓橋秋水緑無涯楓葉滿樹紅於花萬里
之行纔十里闔閭城頭尚堪指遊子尊前
淚濕衣離心已逐片帆飛酒酣不識身爲
客意欲元同送者歸

揚州春眺即事

紫萸村邊揚子濟黄公壚頭使者關舟楫
遠通淮北水樓臺近見江南山高岡百尺
臨官渡浮煙不盡斜陽暮前朝楊柳幾株
存寒鴉飛盡蕪城路

客堂秋夕

高梧百尺入雲凉清水一池生月光秋夜

初長客不寐坐聽砧聲思故鄉明河展轉
天欲曙寒蛩唧唧猶自語挈衣起寫故鄉
書明日關河鴈南去

新豐主人

新豐主人邯鄲婦依然賣酒三河口芬芳
芍藥氣如蘭瀲灩葡萄綠於柳東風日日
飛輕塵遊子年年只問津遲迴立馬門前
客曾是壚頭醉臥人

伐檀齋集卷之　終

伐檀齋集卷之五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五言律詩

郊祀伏覩駕出

馳道千官集緹城百辰分天行清蹕雨山
出護宮雲輦轂龍真見旌麾鳳有文此中
驂乘者應是霍將軍

其二

上帝郊元祀辛亥啓閟宮幸逢堯曆日坐
見舜重瞳仙樂聞難盡霓旌望不窮材官
多侍從偏我隱牆東

春日游西苑

宣室臨西苑靈臺對籍田宮鶯迷綠雨麀
馬飲清川柳引金堤直松含玉殿圓
先皇受釐處寂寞鎖春煙

其二

禁雲流不盡苑樹碧叢叢水淺鴛鴦宿花

深翡翠宮引泉珠錯落疊石玉玲瓏莫認
桃源路銀河豈易通

部餉至京引見皇極門時戊辰九月
五日

玉几星垂拱金門旭始開夔龍端簡侍揚
馬執經來靈雁聘難定神飈驪易迴進呈
臨鐵論付與度支裁

其二

雲日散高秋鐘鳴五鳳樓面
君今日喜在野十年憂下走慚簪紱前
媿蒯緱無能馴鹿性終爾怯螭頭

引見命賜酒飯恭紀

天語傳聞近山呼引拜遐鴻臚聽承旨光
祿立開衙白粲分階玉黃流借殿霞徽歸
成獨享此際益思家

其二

重溜
明主意既醉遠臣心席避彤庭日筵依松
樹陰大官多且旨小史酌還斟批食
天朝粟斷恩豈自今

大明門春望

鶯花鳴鳳曉鐘鼓濯龍開湛露仙人掌晴
雲日觀臺河將銀漢去山向玉宸來
輦下陽春曲能容騎尉裁

其二

太和盈宇宙爗爗徧光華美麗都人綺芳
菲輦道沙紫騮嘶禁苑黃鳥臥宮花一
千重殿常生五色霞

長安街伏視
莊皇帝梓宮歸山陵

虎賁趨上將龍馭從羣仙幰幕靈芝蓋祠
壇瑞玉筵進賢冠未毀斬佞劍猶懸
帝子貞純孝沖年淚似泉

其二

殲露盈馳道臣民候輗齊山河俄改色草
樹盡含淒象衞過金馬芻靈出碧鷄有髯

攀不及悵望鼎湖西

朝皇極殿頒萬曆改元曆時壬申十月朔

鳳凰棲沼上鵷鸝朔雲中周室方全盛成王在幼冲休徵方出洛天壽盡呼嵩上曆元無算編年萬未窮

其二

湛露收青漢雲韶出紫宸頒來一統曆散去萬家春宣室重禧舉明堂受命新世紀

唯飽飯常作太平人

觀象臺看雪

人間寒愈切天上瑞先呈不辨黃金屋唯看白玉京風花連漢畤氷葉滿秦城此日觀乾象璇璣分外明

其二

銅龍高失翠玉尺旋生華星宿靈妃府瓊瑤帝子家光留長信月影亂上林花一望銀漢接尋源未有槎

席上呈申太史

几席留明月花枝帶禁煙酒釀分玉醴燭短剩金蓮史是遷之後文如漢以前且辭長夜飲蚤起從甘泉

其二

夾道通仙署清槐無世塵寂寥桑梓客叅對草麻人露掌銅龍近天顏金馬親治安垂萬世公等箱絲綸

訪胡原荊侍御

相逢宮武第暫解惠文冠清淚長安盡秋霜短髮殘栖烏纖月落鳴鳳上陽寒聖政元無闕封章莫浪彈

飲馮杜二使君

暫能金鑾直來爲鷄黍期大馮元補闕小杜亦分司諫草防人見觥籌任客私故園搖落盡不是在家時

贈晉陵王太學

五侯千日醉七貴一家親避地依京洛愁

身浪吠嚬青衣歌兒轉白眼看沉淪何似
金門客嗟嗟嘆積薪

其二

羨爾遨游美何知旅食艱長揚馳馬去芳
草踏歌還久住雅金谷常頹是玉山燕姬
新買得江上杏花顏

潞河中秋初度 壬申

閒年逢六六逆旅自煢煢白髮須臾事黃
金烏有生據鞍寧待試邀笛不辭行愁絕

今宵月重圓薊北城

其二

桂影青天滿桑乾白水斜公車不待留客
舍秖思家報主雌雄翮謀生子毋辰去年
今夜酒吳市聽琵琶

廣福寺寓

不夢麒麟閣皈依孔雀王蕭園閒裏過藥
裹定中忘宴坐霞餐晚清言水檻凉空門
無一事養就懶嵇康

其二

白壁空投路青山且息機隙駒游促影怖
鴿倦雄飛跡許畸人識心甘靜者依塵襟
方欲滌暫借水田衣

送原荊歸田

敢言身罪惜悵別秋難分徒步燕山雪悲
歌易水雲綱常一疏見慟哭
兩宮闕不遣長沙去君恩厚漢文

其二

大憝微臣罪餘生

聖主留遲迴方出晝黯澹似悲秋妻子請
田作親朋仰歲收青青桓氏馬不見玉街
游

醉宿幼元寓

方朔栖金馬文園卧錦茵遠莐陽羨秫乍
釀洞庭春紅樹搖歌扇青衣動舞塵沉酣
自吾黨休沐肯嫌頻

其二

爲歡常卜夜不厭酒淋漓濕爾鳳毛好濡吾燕頷奇放歌驚宿烏深坐待朝曦却洗何人事高陽酈食其

左虞醉臥小齋漫贈　吳履謙

君遂忘麟閣吾安有鳳毛飛騰多枳棘睥睨自蓬蒿夜月荆卿酒秋風范叔袍燕歌聽不盡孤枕向來高

其二

爾汝窮交密寒暄逆旅深鵾冠全白髮駿骨幾黃金對酒那無須看雲孰有心釣竿持欲贈煙水五湖潯

送朱在明使楚

十里河梁暮天寒送子遲冰堅車亂度雪厚路多疑大別江平掌九疑山畫眉長沙哂使命莫作逐臣悲

同幻元飲光祿署

縱飲防人見盤餐竊自傳黃流銀海注翠釜玉繩懸柳外君庖逈花間仙署連大端來絡繹背以綠韝纆

潞河雪

十月燕山雪孤舟潞水涯沙灘銀浪細岸柳玉條斜逐鷺一分羽栖蘆欲混花蓬窓莫令進易惹鬢生華

其二

雪霰今朝集寒冰昨夜堅幸存東郭履不獻北門篇客路黃雲外鄉書白鴈邊關河無鎖鑰偏阻赤歸船

塞下

都護稱飛將提兵禦犬戎楚弓斜抱月胡馬競追風翅絳和無議秦開戰有功黃金新鑄印擎出大明宮

其二

乘鄣胡雲白行營漢月新回中牧馬地句注引弓民傷夏不消雪入關纔有春天王大一統冒頓久稱臣

少年

長楊馳馬去平樂鬬雞回婉媚貝爲帶歡
娛金作罍橫行湊田竇侍從陋鄒枚不惜
耽荒宴朱顏良易摧
其三
桃李芳菲候流蘇春帳懸文君侍琴瑟太
主發金錢玉具芙蓉劒銀裝瑪瑙鞭單車
花底散人望儼如仙
折柳
三春楊柳綠一望淚潸潸匹馬此曾繫長
條忍再攀翠鬟愁裏鬢紅減別時顏風絮
輕千里將心度玉關
邊月
半輪升古塞長劒度河堤遠磧黃狐穴連
沙白鴈棲軍聲傳薊北霜色滿遼西此際
征人淚應同少婦啼
閨思
夫婿蕭關外音書寂不聞朝朝江上石夜
夜枕邊雲驚鴈鏡元羞妾蛾眉好待君還照

絲一寸繡作錦迴文
其二
夜夢空飛遠朝心鬱不開寶釵寒翠羽瑤
瑟長青苔花瓣粘蜂去晴絲罥燕來前魚
無暇泣別鶴恨難裁
薄命
三載食君貧嚴霜六月侵但能留一劒何
惜抱孤衾鏡裏花如貌人間石比心羞他
機下婦含笑爲黃金
青樓
女郎能任俠結客少年時容顏市金幣肝
膽刺恩私密約來原劇窮交自虞虔信陵
歸魂後何以報如姬
春燕
燕寢甃毹塌雕盤潤沚毛將軍青最幸詞
客白猶豪華月高梧影冰絃流水操兩行
紅粉在誰是鄭櫻桃
其二

錦屛開子夜珠履集春中詡鳳非無客圓
麟合有人樽前搖白羽花下臥朱輪妙舞
淸歌後幽悰可具陳

寺居

穴處聊同蟻巢居反借鳩偶來依淨土常
自對滄洲雲亂竹間度泉分花下流未須
論出世吾自乞吾休

其二

未定去來意其如生滅何捨身能忍辱聽

法可降魔白日一僧語青天雙鳥過悠然
會心處潭影印松蘿

贈客

明時難自見牢落不羈才富貴浮雲耳乾
坤傳舍哉寧憂塞馬失呼得野鷹來王粲
愁亡賴同登江上臺

社日

春社散柴桑遲廻度石梁飯牛嗟百里割
肉笑東方細雨青山濕桃花流水香野鷗
渾狎我飛近撲衣裳

偶成

家貧常罷尉身懶似逃名繁弱提偏重岑
牟着更輕柳疎鶯晩逗花落蝶先迎食肉
非吾分持螯過此生

其二

不樂區中偪言從方外遊人嘲安用解客
難爲爲爾貝葉經三藏蓮花酒一甌生涯
問流水天地竟虛舟

訪客

故人金馬客消渴臥文園岸幘高梧影援
琴流水言竹籬黃蝶亂野薺白花繁枳棘
中原在毋脂日暮轅

旅思

不盡桑乾水潺潺浸月寒關山悲短笛兒
女憶長安秋半青蘋老霜前白苧單南歸
多鴈影欲寄一書難

飲顧從化

已分時才晚雖憑杯酒深五經堪棄擲一
第尚浮沉種種悲吾鬓青青惜子衿蛾眉
羞再畫無奈入宮心

答左虞　　顧雲龍

雕蟲堪厭棄汗馬亦浮沉問左家人薄
論交國士深一丘非豹隱雙劔或龍吟
聽罷青衿詠悠悠傷我心

濟上逢張漕尉

濟水逆船流蕭然獨樹秋暮雲停楚騎明

月出吳鈎主計張蒼掉沉酣李白樓不堪
思往事零落半同游

送楚客之越

京洛一爲別念君多苦辛啼猿常送客歸
鴈遠逢人十載辭江夏千山過富春匣中
雄劔在拂拭氣還新

別廣漏進公

湯休能惜別相送出精藍水長陂全沒雲
低雨半含不堪寧止七見黜欲過三此日

人猶北驚看鴈已南

有感

風塵猶道路湖海自浮沉浪說交張耳何
人識季心霜留三尺劔星散一囊金落落
飛騰志空知返故林

寒食

旅食悵猶寒春愁匹馬間山河壯燕趙風
土憶荊蠻驛路桃花落鄉心燕子還錫餳
當未敢千里隔慈顏

飲子念新齋

野服都裁芰儒宮半秇蘭鶯花春有約鷄
黍晚留歡種藥乘膏雨栽松伴歲寒絕憐
俱老大蕭索竹皮冠

其二

蓬徑閒堪掃山窓臥亦堅蛾眉爲世棄雞
口漫人前北海剌常滅南州榻屢懸竹林
多酒伴秪賞步兵賢

江樓

高閣惹揚子登臨傷客心雲青山有色湖
白游生音落日靈均廟秋風莊舄吟大江
南去路惆悵暮歸禽

山居

一室蓬蒿翳悠然紫翠深京飈起松上夕
照出花陰流水沉冥意空山久住心寥寥
問孤鶴千載孰知音

西山訪叔平丈

耆舊尋龐德西疇扣緑扉開樽燕子到點
筆杏花飛獨鶴尋魚穴孤松桂薜衣從游
多麋豕久矣故人希

其二

清言聊共晤白髮竟忘愁柳暗門常閉花
飛村自幽存交憐故尉往役見諸侯濁酒
時相慰山田薄有收

左虞過訪漫答　陸治

學稼甘吾老看花喜客留鶴鳴重錯應
鶯語妓先調山水將身隱圖書足臥游

君家雙玉劒尚在匣中不

其二　龔指令蔡守

東皋慚丘壑揮鋤白畝膝避人聊伏臘
閱世任飛騰勞來親龔遂交游重李陵
白頭元舊好青眼代相仍

與謝都尉山游

山水逢皆勝冠裳見自疎白蓮同結社黃
石未傳書東郭貧非病西林樵可漁爲君
容借屐不問出無輿

其二

湖海能容我微官安事哉先朝存帶礪令
日置寒灰要妓歌襟李尋僧吹落梅差強
投筆吏不得玉關回

瑯琊別墅

高閣臨花渚雲英逐望新空濛微見海窈
窕曲藏春喬木元無恙青山已即眞君家
舊時墅曾住兩珣珉

其二

鄰刹松濤遠隔川花雨輕雲峰分太華池水半昆明浮白消塵慮耽玄匪世情超然得禪悟園以小祇名

幽居

煙霞元自癖寤寐向誰論淨業蓮爲社青山鹿應門暫留徐孺子深避竇王孫爲語冥冥鴈中原矰弋繁

餞客

細雨孝廉棹經過芳草城渚雲飛不盡山月正初生白帢談名理清樽惜別情如逢燕趙客爲報獻縱橫

贈子念

吾自識曹丘同爲長者游下帷虛董策借箸竟良籌清聖元無奕情痴李木休花間呼小友張緒最風流

其二

謝傳愛羊曇東山日竝驂稱名當第五受爵敢過三浪謔曾無虐風騷秖自耽庭花莫問種芳草樹宜男

答左虞都尉　　曹昌先

披褐暴連城誰憐後世名鄭難諳物態老大減才情我既寧爲我卿還自用卿家隣東海上不負魯先生

其二

知君才不偶且復混行藏官冷門羅雀家貧劍脫裝旌旗閒細柳詞賦阻長楊仲孺憐猶在相看醒更狂

濠上逢客

相逢木蘭棹同過渚蓮亭散髮新添白看山不改青種花無舊業視草有玄經寂寞江湖上常占處士星

送客之滇

始遂四方志何知萬里長雪消猶故國草綠已他鄉旅鬢欲垂白行囊盡點蒼巴江元學字不阻校書航

訪顧朗

野逕莽無迹山園摽有梅客能騎馬到主
自飯牛回藉草深趺坐臨花淺送杯狂生
今爾汝清話總成詼

逢王承父

葦葉粱溪舫蘋花秋水風雨人斗酒共千
古寸心同詩是山東白才非吳下蒙詞壇
分赤幟吾黨小英雄

同衛僚遊虎丘

徽侯戎理暇小隊出城西令勒材官鞋銀

瓶徒卒提雲根堪試劒蘭蕙亦然犀爲作
軍中樂林鶯不敢啼

過鄭丞

鄭公門似水楊柳綠如絲自哂官階小那
嫌堂構卑飛花竟亡賴歸燕不愆期投轄
人皆醉母煩置驛爲

端午

風雨淹佳節寒裳獨采蒲久無觀妓詠近
有辟兵符竹徑留中散江流憶左徒乾坤
自拘癡吾意只菰蘆

其二

角黍綠離離茶瓜與客期短衣懸艾艾長
命續絲絲燕乳過初夏蜂喧恰午時葵榴
幸無恙折取伴芳卮

送魯都尉武試

送子一樽酒離歌秋月明龍韜悞章句燕
頷起諸生白水交河道黃雲碣石城不須
愁短髮亦可請長纓

過京口程秀才因寄朱將軍

羽檄開河靜風塵客路分相逢伯休父因
憶李將軍組練長江雪旌旗建業雲還應
賦秋興不草出師文

客夜

劍鋒消不盡一室欲飛霜孤戍猿聲裏高
城鳥道傷風塵存李布肝膽借田光我馬
玄黃色傷心去路長

家信

鴈高呼不下憑汝報平安作客年年別爲
官事事難黑貂孤淚夜白髮一絲寒愁絕
江南信梅花雪後殘

伐檀齋集卷之五終

伐檀齋集卷之六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五言律詩

出塞

赤幟空胡壁朱麾滿漢營受降當夜半飛
捷入春明賜錦麟栽就懸金鵲化成璽書
頻慰勞天子重干城

其二

虜騎獵飛狐龍城出虎符寶刀寒太白繡
甲卷天吳都尉稱彊弩將軍字破奴控弦
三十萬跼蹐取休居

俠客

六郡連三輔秦城接楚疆無非遊俠地總
是少年場萬戶片言得千金一擲亡青樓
多豔婦雖老覓徐娘

其二

平生未識愁出入富平侯彊灌令人醻居

問倩客籌乘黃千里駟狐白萬金裘厭説
雕蟲技梁園只浪游

隴水

隴水隴頭淸氐羌隴下營不堪刁斗亂況
復夜猿鳴轉戰黃雲合尋源白髮生月明
邊籟靜腸斷此中聲

落梅

淸夜梅花落氷霜行路難金微殘夢遶玉
遂一聲寒馬上憑誰寄閨中只獨看忽流
明月影雙淚濕闌干

倢伃

長信懸孤月增成愁望中身輕不如燕那
敢怨東風流水朱絃斷飛花舞袖空還將
辭輦意隨分處深宮

明妃

單于願稱壻宮女出良家犀毘黃金飾旃
裘白雪花照來猶漢月看去已胡沙辮髮
羞明鏡飛蓬恨未華

憶別

別去彌年載容華異昔時鏡分殘兩月絃
斷散千絲雨淚含花臉春愁結柳眉歸期
聊出卜多露曉行遲

堤柳

大堤千樹柳盡是故倡家恣態向誰好柔
枝空復斜掌中身似燕釵畔鬢如鴉遮莫
思張緒無心折杏花

從軍

結髮事戈矛新從定遠侯橫行非面謾感
激許身酬烽火消雄劍胡姬駝戰鞲軍中
無飲器好借月支頭

其二

仗鉞出甘泉將軍秋備邊騂弓善猿臂風
鐘稱爲肩結客通中貴擒王得左賢功名
陋田竇麟閣許誰先

銅雀

奉寢儔遺教留歡見故心夢爲雲雨薄恩

向死生深憁解猶纖玉香分剩鬱金可堪
漳水月夜夜照孤衾

芳樹

芳樹暎窻紗容華散早霞臨妝恐生妬寒
幔故相遮欲結同心子先開並蔕花東風
莫吹落夫壻恰還家

湖上讌集

桂楫出橫塘蘭陵綠酒香露桃無賴色夜
月可憐光客賦元鸚鵡山名是鳳凰江南
風物麗羅綺儼成行

其二

使者解金龜春風倒接䍦柳絲纔燕子花
瓣掠魚兒水綠平鋪綺山青遠畫眉落梅
新製曲紅袖隔船吹

朗上人林泉

築室栖支遁爲園象給孤流泉動朱悉松
露落明珠施食山禽睨翻經野鹿跌言尋
許玄度先遣具醍醐

其二

古木藏精舍春風日閉關飛花白容與乳
燕任游閒禪影清池上經聲綠竹間何須
携錫遠自有赤城山

郊外

野望曉蒼蒼川原喜載陽雲飛山動影露
濕草生光柳下尋元亮花間遇仲長携來
一壺酒開與故人嘗

友人新齋也

草搆方除舊蓬門今始開春衣黃似柳歲
酒碧於苔野水從傍引山花取次栽孔融
新第宅張儉又輕來

觀獵

都護班師日龍城會獵齊兎藏麋側目鹿
失馬穿蹄跪遇元千律偏師亦自提擒生
市十酒明月灞陵西

朱樓

結綺蘭芬散臨春環珮鳴黃金壽爰叔綠

洏醉陳卿隱几三眠柳迷花百囀鶯朱欄
巢翡翠燕子㖯爲名

同黎徐二帥游南屏山

竝騎驊騮美芳郊桃李擬酒光明琥珀山
色秀芙蓉衛霍春多暇鄒枚日過從材官
俱樂凱歆至奏歌鍾

其二

柳下對呼盧朱絲繫玉壺綺羅臨水亂歌
吹入雲無紅杏村村而青山處處湖步兵
良醞具不問酒家胡

春閨

羅衷裁全疋輕盈出桂房柳眉鶯睥睨花
臉蝶顛狂夜月求凰調春風墮馬妝良人
知未返鞍韉入長楊

其二

應識嬌亡賴懸知態盡慾采芳非怨女帶
草足宜男宛玉全生妬啣髡半倚酬無憑
雲雨夢御使寸心含

晚步

偶來尋野寺忽復過柴桑聽鳥竹林下逢
僧流水傍綠雲生麥隴斜日上魚梁嵇阮
時相問黃公尚賣漿

其二

楚客混漁樵清溪散步遥澗籐栖暝翠山
蘚韻春潮野興花能引羈襟酒可招久無
疏冶佩常挂許由瓢

岣嶁山居

巖扉對靈隱山閣啓清暉水淺溪如剡花
深曲似葦觸人香麝過背客錦禽歸飛瀑
飄晴雪泠泠濕我衣

其二

窈窕桃源路漁樵只浪猜巢居同幻住峯
影遥飛來鳥几雲流濕黃庭風展開彼將
身隱矣吾豈避秦哉

贈阮都尉

砥礪收民譽吹噓借士許一官成皓首五

字揎長城對月吳鈎躍臨風越甲鳴漢庭
微老將猶可代專征

其二

南阮貧如昨步兵猶可憐吁嗟威武上寂
寞廣文氈幸有官廚酒曾無負郭田建安
多麗藻誰在詠懷前

園居

種柳門初綠浣花堂亦深衹將投筆意不
負灌園心獨抱爐中膝時操絃外琴糶婣
扣角者颯颯動商吟

其二

買得釣魚磯依然晝掩扉小窓攤蠹簡斜
日曬牛衣亭子烏皮几山妻白苧機柴桑
不開徑彭澤敢言歸

晏坐

日接林中侶時來方外羣楚山隱几見羌
笛卷簾聞綠樹啼黃鳥青天流白雲北窓
閒悅繹柱下五千文

其二

揮麈青松淨披衣白苧輕斷霞歸嶼迴纖
月墮江明清嘯稽中散沉酣阮步兵何知
身世促咄咄但謀生

廣陵遇客

瀲浪仍歲月短棹只菰蘆歌鳳身留楚負
薪家在吳倉庚三月雨平仲一城蕪零落
東西去高陽舊酒徒

彭城

去國久爲客思家更屬秋鮫人月中淚燕
子水邊樓綠樹帆飛度青山雲亂流可堪
張仲蔚借住李膺舟

魯橋

亮繹青嵐近遶蒙黛色連看山渾不厭把
酒正相便津樹常遮月沙灘少住船平生
擊楫志都付卜居篇

過王文學

作客三千里爲儒一畝宮蛛絲纖戶上烏

跡篆沙中解佩湘皐共藏書鄴架同沉淪
何必歎著逃起王通
魏季朗貢入太學寄贈
驅車隨計吏杖策度黃河岳色麥空下雲
英夾日過夢懸金馬隔路出碧鷄詭千古
豪雄事居然限制科
其二
提中神物在淪落世猶驚照乘三光失支
機五采生解顧冈列冈抵掌漢西京若詭

雖蟲技雕今意不平
金陵徐園宴集分得壺字
盧橘園千頃葡萄酒百壺溪聲來遠瀑雲
影曳流蘇花落紛迎蝶萍流曲引鳬主人
能好客當代執金吾
其二
鳳凰猶館榭朱雀半蘼蕪公子元封魏住
人本姓盧雲霄開甲第歌舞出名都不羨
金爲埒唯憐玉作壺

晦迹
清時眞自失世路豈相援晦迹蠖同屈雄
談虱屢捫綈袍存國士脫粟進王孫執戟
艱危在秋霜拂淚痕
漫興
欲移愚谷住乞得醉鄉封久自甘人棄難
爲悅已容時情輕馬走世態厭龍鍾落落
沉冥者吾師阮嗣宗
清郡莇鄭文

處士芰荷裳相將舞媚娘竹枝新度曲桃
葉舊憐香碧挽銀絲鱠氷壺白玉漿清泉
自銷暑落月尚飛觴
其二
白首美遨游他鄉行樂稠朱絃被琴瑟綠
樹繫驊騮虛席迎無忌傾囊問莫愁毋勞
鋏不律只爲錦纏頭
清郡大寧寺
借住元常住深藏是善藏注瓶泉水冷開

卷法華香古檜如虬偃新松比鶴長紅塵
將赤日亦避寺清涼

其二

初地能逃暑中宵暫問禪草中生熠燿藕
上吐嬋娟同舍病摩詰東鄰老鄭虔吁嗟
坎壈歲懺悔佛燈前

兗州曉行

殘月照征衣村荒人往希三星猶耿耿四
牡正騑騑岱翠雲中落霜華劍上飛經過

獲麟處吾道淚堪揮

沙河道中

洲渚河流剩沙堆風卷餘牛羊紛認牧禾
黍亂成畲棗熟人憎鳥荷枯獺趁魚秋霜
欲侵鬢愁絕獨驅車

天津過只都尉秉忠

匹馬西京路風塵遇冠軍姓奇希見世名
美不忘君邀笛關山月登樓海岱雲相看
頭尚黑塞下可邀勳

歲暮過淮陰

搖落出燕市倉皇過楚城黃金隨歲盡白
髮待春生雪後鶉衣重風前草笠輕幾年
悲命運握粟問君平

渡江

十二月將盡三千里外還船猶銜白浪家
已近青山暫罷窮途哭難爲故國顏解裝
無長物朔雪處囊間

春遊與謝都尉

柳市裁春服花郊費酒錢家貧不事事行
樂自年年黃鳥催提榼青衣佐刺船不須
投逆旅芳草正堪眠

其二

春草綠盈盈飛英撲馬輕秦樓臨曲水謝
客是宣城柳弱丁年態花嬌子夜情昇平
無汗馬都護聽流鶯

滕村訪姜太史

逶迤桃李徑駘蕩白陽春祭酒門如水江

千雨似塵苔生陶甓潤花發萱帷新何事
登封日猶聞禮樂臣
其二
玄亭晩寂寞春雨碧氤氳竹淨軒窓色蘭
滋几席芬人倫郭有道時命李將軍莫使
營東墅蒼生孰舍君
訓左虞過訪　姜貫
命駕故人遠論心國士偏水亭寒欲雨
村樹濕生煙解榻因徐穉留刀爲呂虔

青山連建業王氣酒杯前
其二
憐君猶據馬媿我久焚魚春草綠無盡
暮雲開自舒漢庭新禮樂郤氏舊詩書
努力毋相負燕然好策車
焦山腸公房
孤絕江之島棲遲隱矣身迷花肇似綺在
藻鮮如銀高枕流雲覆清言白日淪山中
許玄度支遁好爲鄰

其二
山逕綠苔渚松寮掩翠微斷崖猶鶴碣三
詔尚漁磯衣楚青荷葉江明白板扉臨流
常洗耳鷗鷺不驚飛
贈朱別駕
少府曾無匹西京石建如每移青玉案恭
展紫泥書善政遺三輔浮名謝二疏通家
能畜我早晩侍安車
答許上簿

馬曹一主簿七十尚棲遲簪筆推先輩懸
車恨後期傾交霍去病仰給鄭當時年少
余官薄胡然動爾思
子夜
花柳發韶年妝成子夜妍弄簫成豔曲調
瑟豈哀絃翡翠巢金埒鴛鴦撲錦纏不將
銀燭滅看取玉人憐
騮馬
紫騮元異種剪拂倍光輝但道斷金勒何

知有鐵衣驕嘶承頷盼踠足戀芳菲笑煞
征西騎沙塲百戰歸
吳氏園寓
落落燕山路勞勞楚客身莫尋彈鋏作且
作灌園人白眼誰堪傲青樽自慰貧桃源
今負郭借住豈緣秦
其二
高柳拂清池名花開自遲染猩山躑躅堆
雪對酴醾亭子留行李園丁烹伏雌再聽

渾不厭隔水囀黄鸝
贈錢功甫
潦倒經生業淒涼國士心愁容非洒病憨
態爲書淫再刖荊人璧空懸燕市金魏其
賓客盡怪爾獨相尋
其二
薄宦唯吾拙諸生爾獨貧他年文苑傳今
日士林人蝕字眞如蠹牽衣故作鶉未須
嗟濩落晚貴最平津

訓左虞都尉　錢允治
暫爾無推擇居然一隱淪才高應不賤
祿厚豈長貧緩帶聞羊祜投壺識祭遵
他年傳儒將君肯後斯人
其二
遂忘將軍勢還同處士遊青山雙屐遍
白社一樽留倚馬鞍空據雕蟲筆未投
任安眞長者吾豈慕曹丘
歸客

寂寞丘園卧休論戰勝肥雲英流几席山
翠濕衮衣梅福辭人役桐江有客歸海鷗
飛且止相對已忘機
徐園
綠徑依山轉朱樓抱水斜臺前五松樹雲
裏九蓮花縹緲疑仙館玲瓏象主家金昌
亭下路標起赤城霞
和子念移居
花雨燕泥香綢繆牖户傍昔移唯破硯今

徒益胡牀賦草多鸚鵡衣囊少鷫鷞自能
貧任俠孰謂醒而狂

其二

爲愛蓬蒿宅悠然綠水涯長貧安懸磬解
笑女如花劇孟初豪舉袁絲舊俠斜千年
渾借住回首伯通家

其三

長日罷樵蘇青林聽鷓鴣無詩不似男有
論即潛夫岸幘流雲度閉門芳草數敢勞

遷客舍肯浪哭窮途

其四

未以窮愁道因爲昨態憐對人唯嗟爾閱
世更茫然痴叔元非點狂奴固自賢輸吾
弄杯勺歲月只高眠

移居呈左虞　　曹昌先

一壑堪投老清時似避秦康衢忘帝力
斗柄識王春帶卷揮鋤急行歌抱甕頻
衡門終日閉敢効著書人

其二

籬落逐谿斜悠然野老家縱橫聊種藥
次第亦開花錦里先生芋青陵處士瓜
遁觀時物變吾意已無涯

其三

幽居無不可樂事此生偏雞栗充賓餅
園蔬辦子錢魚跳新漲闊鶯語舊林巓
小閣堪舒眺登臨一快然

其四

檢點生平事孤蹤亦太奇一貧猶負俠
半點不勝癡姓字時乎隱行藏日者疑
惟餘寸心在耿耿欲爾知

東鄉舟中即事

西風潮不上河淺路逾賒藻盡魚依葦陂
荒鴈啄麻丹砂楓樹葉白雪木綿花故國
猶羈思停舟問酒家

其二

日落停橈處天寒獲稻時樵蘇機下婦筐

鑑澤中兒馬櫪餘殘豆鷄塒傷短籬黃花
霜後在不負野人危

除夕 丙子

黑貂身作苦白雪鬢何辭懷璧匹夫罪亡
金同舍疑世情顏遠識時事楚狂知四十
明朝是無聞敢自嗟

其二

不盡樓遲意還深兒女情隱何論大小術
已厭縱橫敝帚藏家重寒灰避道輕不須

吹子律春傷酒杯生

弇山園席上

到着接羅長山游與葛彊溪流如畫晝柳
色自滄浪卜夜芳卮溢秉春藻翰香子淵
新著述秖是須
明良

其二

安石營新墅高陽總舊游鷗邊橫短棹花
際湧高樓河朔彌天飲蓬壺縮地游孟嘗
門下客偏我黑貂裘

越溪莊

幽逕花如浣閭門柳更垂山邊韋氏曲湖
上習家池會意禽魚樂忘言桃李枝蘭亭
幸無恙猶似右軍時

其二

允矣幽人宅悠然山水區隔花深避世負
郭薄存租園竹三千个墻桑八百株步兵
恒信宿暫止泣窮途

山中逢顧山甫不衍過訪

山人以山字在世辭世誼不改簞瓢樂而
爲風雅言麗公鹿門宅陶令柴桑園地僻
杳難到白雲空飛翻

楞伽寺讀書

常住無人識諸僧日與驩弁嫌雷短髮何
意戀微官歲月窮千卷行藏老一簞草堂
青嶂合春雨響琅玕

同毛仲章玄墓山食櫻桃

湖水淨如練巑岏畫不讓白雲流綠竹朱
果照青山烏見無人下僧聞有客還[illegible]籠
滿相送何必禁園嶺

伐檀齋集卷之六

伐檀集卷之七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五言律詩

至日同傅吳令石湖觴詠

長至傳杯永陽舒坐嘯開飛霞同出寺落日又登臺皂蓋乘箕下青山擁輦來書雲諸彥事誰似大夫才

其二

問俗五湖傍扁舟小隊藏憂心懸赤子恝氣動青陽漪藻忘水候巖花遲歲芳不緣仁政與山水倍生光

送沈居士泛海禮補陀山

居士獨乘桴靈山絕世孤風濤空裡籟島嶼鏡中圖大海元清淨浮生任有無明州阿育塔光現照歸途

其二

寶筏滄溟渡皈依妙相前海潮殷梵唄花雨翳空煙幡借鮫人織燈因龍女傳此中

闕最上見在福無邊

過張幼于曲水園因贈

家近館娃宮爲園曲水通憂時憐賈誼治
郡憶吳公春雨竹間綠流泉花下紅一樽
今古意不盡鳥言中

其二

不仕人猶貴逃名事豈賒久將忘月露漸
以寄煙霞猨戯無非草如椽總是花五車
競著述何羨鄴侯家

歲暮

殘歲風兼雨時人病且貧鏡絲俄染素甑
草欲棲塵常是不得意何如無此身但牽
良友約春到笑歌新

其二

風雨漂提日將雛止舊巢僅能存故步何
恤失前茅金盡僮違約官休客善嘲五湖
春草綠吾豈繫吾匏

題傳吳令齋榻

棐榻聊爰處蒲團半借禪夢將蕉鹿辨德
以木雞全欹枕看山月披襟漱石泉好携
青瑣去莫問管寧穿

題徐氏梧香庵

香界同蘭若經函借苾蒭花枝生滅幻雲
影去來無恐行全依草慈心徧及烏不須
重捨宅此有小浮屠

賞海棠次韻

海棠開爛熳華館共徘徊色受群芳妬香
因太豔摧枝枝供麗曲朶朶勸深杯恍惚
花神馭巫山行雨回

牡丹下夜集

綺窓雲半護香氣霧相和爲惜春光盡翻
憐夜色多客歡方太劇花態轉微酡欲遲
朝霞至明星柰爾何

春雨

番番春雨密黯黯暮雲低鶯濕翻尋谷花
殘自委泥青山違抗跡綠酒洽幽棲五柳

門前水依然與岸齊

閑關

余本滄霞客曾無愛獨醒褰脩元近俗雲
鑿自沉冥竹帛春雲散榮華早露零閑關
誰最善頌酒得劉伶

金昌亭送客

客子欲分袂離亭戀夕曛樓臺吳澤國舟
楫楚江濆樹外白雲斷城隅綠水分萍浮
千萬里何地更逢君

題公瑕丈覺海山居

林栖依覺海雲搆接支硎斜谷綠疇轉廻
嵐抱宇青花枝疑杜曲流水學蘭亭爲愛
鵝群好曾將換道經

江村同方山人子服過寒山寺訪旭
上人

曠適柴桑叟栖遲蕭寺隣貧家春酒綠細
雨杏花新濇處全輕物忘機不畏人遠公
能好客因爾得相親

西山

懷春憐士女窈窕入香林碧澗山雲煖紅
泉花雨深綺羅無隙地絲竹有餘音不少
玉人見何須金谷尋

懷客

江水蘼蕪綠征帆過楚宮自爲千里別無
復一樽同落日山川外飛花雲雨中相思
不相見獨立泣東風

久雨。

半月桃花雨芳春惜巳殘溪流青草合林
臥白雲寒謝屐常時躡陶巾無日乾關河
新燕子潦倒欲歸難

山居

山窻春雨歇款桃鳥堪聞瀑挂松間雪溪
含竹外雲未衰先自病旣隱亦何文嶰曲
漁樵輩沽來酒可分

酬薛希古

先生巳白頭卒歲亦何酬妻子元無累童

蒙乃有求腹書千萬卷瓶粟兩三甌若出
囊中草應輕世上侯

湖上歸

野寺垂楊外湖陂亂葦間翠含千樹雨青
露一痕山果熟喧童口桑稠礙女鬟漁舟
小如葉載我洞庭還

寄晉陵吳生

永夜寒吹角江天獨倚樓以君懷壁罪同
我戴盆憂雁影吳閶斷蘭芳湘渚留長安

聯轡日曾與酒人游

芝玉比歸與小飲

余抱三時疾君歸萬里遊馬蹄霜路草人
鬢雪山花雉堞棲殘照魚梁度斷霞金昌
縱獨落醇酎可頻賒

山甫長倩過慰作

坐嘆尊無綠行歌園有桃燕山曾送別楚
水又離騷月白清猿近天寒旅雁高可憐
張仲蔚不得住蓬蒿

送幼于之南都

洛邑今江左當年我再過每經桃葉渡愛
聽竹枝歌綠樹丹陽郭青山白下多未須
重弔古時事近如何

秋日有懷子念

蕭瑟清商候長懷滄海君把杯重問月染
翰幾停雲桂向淮山老蘭從楚澤分獨愁
萍散處漂亂白鷗羣

嘉則丈過吳值余抱奇疾而雅叵測
世辱長篇慰勞率爾爲答情見乎詞

時辛巳六月三日

每動良朋嘆偏傷逆旅魂病居尋非體家
住虎狼村貧也如懸磬天乎尚戴盆秖今
心盡死翻訝舌常存

其二

豈是乾坤窄還疑日月徧鄒陽書在後樂
毅謗居先行間金烏有圖存酒可全此邪
黃鳥什羞與故人傳

舟次

轉蓬猶日暮落葉滿河梁楚地愁來遠吳鄉夢去長浪飜千片月人靜一船霜不盡孤征意山猿與斷腸

留客

草舍隣蕭寺柴門隱竹叢榻容徐孺借杯許故人同亂水秋逾碧孤芳晚更紅前溪垂釣處已在月明中

寄遠

錦字三秋隔萍踪萬里浮秪憑新月旦無損舊風流眉黛張京兆腰枝沈隱侯文園多病後好寄鷫鸘裘

水上

短棹菰蘆出長謠水上聞山青才欲雨湖白欲生雲浪轉鷗無跡沙迴藻有文渚蘭隨可采寧待楚人分

傳吳令初度

茂宰行春遍芳辰初度臨飛鳧雙赤舃鳴鳳一瑤琴不盡風雲色俄成桃李陰蘐花在東郡偏繫使君心

宿沈道士館

借宿玄都境逍遥十二樓蓬萊非遠道鸞鶴不多儔明月懸爲佩春雲覆作裘碧桃千萬樹挾爾鳳笙遊

千手觀音庵

尋尺袈裟地依然列梵筵高城分碧樹勾水得青蓮幻化孤雲變聲聞獨鳥傳會瞻千佛手一指借通禪

金昌亭偶述

錦浪逐蘭橈桃花映畫橋巫山魂欲斷洛水影偏嬌倚醉斜雲鬢臨風曳霧綃當年溱與洧芍藥戲相要

寄客

客夢天南樹鄉心海北樓悠悠流水恨寂寂落花愁道路孤蓬轉容華清鏡投鯉魚書一札早晚過江州

燕居

衙門聊偃息泌水可忘餐黄鳥林中聽青山江上看雲流石几凈花落竹房寒短髪偏宜散何須製犢冠

豹孫宅賞芍藥花

芍藥何夭艶叢開遶翠帷差堪比西子真欲愧南威映笋光生玉侵衣色盡緋彩雲着不散遲日共流輝

上方寺後港觀荷

芙蕖浮瀲灧鷗鷺亂汀沙信是招提境偏開凈土花練光摇白羽杯影泛青霞歸棹何須急明星出若耶

山家賞菊

傍籬開種種臨水故娟娟艶豈從人愛幽偏得我憐杯深傾葉底巾折墮花前吾直師元亮沉冥不問年

治平寺朗公房看梅

野寺猶殘臘山窻見數枝銜寒頻索笑遲坐共題詩僧懼看時折人懷賞後思何當留借榻清夢獨相随

郊居

世守東陵業呼兒日灌園任荒張仲室不署翟公門綠酒生平託青山寤寐言近因僧結社時過虎溪源

其二

不畏灞陵尉田間毎夜行狂歌逢楚士長嘯憶稽生帶月穿游屐携花插酒鐺春來常是醉無暇訪君平

過傅吴令衙齋夜坐分得山字

壺觴傳省内笑語隔人間疎樹含風進高雲帶鳥還畏途唯赤日隱吏有青山何必絃歌聽方開莞爾顔

其二

逃暑憐河朔携樽叩暮關蟬遺京吹遠凫引綠漪閒擬醉下弦月忘歸小隱山芰荷初製服沾濕露華間

樓居寄豹孫
宇内空無託憑高秖憶君青山城不隔黄
鳥日相聞竹亂一庭月花深半榻雲國香
分在握遥思坐氤氲
秋日山齋飲客
寂寞一區宅蕭踈萬里秋菊須陶令賞山
稱謝公遊岸幘青雲落傳觴白日流放歌
重徙倚水上有高樓
送公瑕丈

祖席依山水行歌懷古今非應襄鳳德猶
自有蓬心霜樹辭春緑雲峰變夕陰征帆
且緩發不忍斷瑶琴
送穆常州擢大名
論道須公等爲邦鮮匹儔寇無容再借崇
已任長留繡斧花間驛霓旌水上洲下車
三輔地俠烈幾人收
送汝循秀才秋試
之子非干禄明時詔異才短繻關外棄弱
冠洛中來綵筆仙郎贈荷衣少婦裁秋風
走馬處江上雨花臺
其二
擬獻天人策都忘羇旅情千花江口縣萬
雉石頭城得意從今日成名報友生吾兒
忝同學惜不與同行
山中對菊示友人
滄海心能遠青山道豈窮煙霞雙屐下月
露五言中冥跡將鴻託巢居與鵲同凉風
天外起幽寂菊花叢

其二
吾已遊方外人忘是故矦匣琴山水曲杯
酒古今浮白石仙家業黄花隱者流親朋
無以報昨遣貴吳鈎
九日送客
兩人千里别九日一樽開不是無家嘆同
爲去國哀楚帆隨月落朔雁帶霜來何地
堪回首前朝戲馬臺

京口鄔生雅好游忽貽詩以余善病
而慰之賦此爲荅
良朋多雨散生計總萍浮貧也吾非病何
哉爾好游扁舟常訪戴孤劒欲依劉行槖
空如狐神錢詎肯留
初春湖上訪顧始餘因留信宿
溪樹能藏屋行舟屢問人何知一區宅宛
在五湖濵細雨迎初服深杯遲早春無勞
鷄黍具門外可垂綸

其二
不盡青山供偏容白鳥過百年人避世再
宿客忘病竹葉比鄰美梅花古寺多還存
幾兩屐一一問松蘿
春日端居謝都尉寄書至却報
春色何駘蕩幽懷只閉關長貧因寡累善
病乃多閒有雀堪羅徑無錢可買山故人
勤遠念千里一書還
五言排律

春城卸事簡傅明府於重玄精舍
茂苑今何麗三都昔並誇青山遙入郭滄
海曲通槎雁塔侵霄半虹橋臥水斜微風
江濯錦薄霧月籠紗魚躍空潭藻鶯披芳
村傍古公猶有井潘令豈無花桃李三千
士絃歌十萬家行春鳧作舄演法鹿爲車
震澤慈源接靈巖覺路賒清暉寒照乘香
界午排衙縮地聽金象彌天散綵葩宰官
心不染肯漫悅紛華

花朝玄墓僧房對雪漫呈山甫
春仲冬爲令芳辰霰尚催五湖同寂寞雙
樹與徘徊舞絮全迷柳飛花欲亂梅方令
香霧雜暫傍土膏回綠草仍餘白柔柯條
復摧朱英胡失候玄鳥亦須猜初地慈雲
合諸天華雨來善消寧使旭驟變恐驚雷
清淨寒山境圓通雪竇開無端空裏幻不
盡劫中灰色界云殊勝韶年惜易頹醍醐
何處具分我最深杯

明霞篇與傅明府横塘泛舟作

熠燿生殘照葳蕤滅緑烟歘空雲乍染綴
樹綺逾鮮積氣千山變浮光萬象遷嶒岏
丹洞迥縹緲赤城連飛鷲翔爲嶺垂虹飲
若川鎔金能布地剪綵欲彌天梵帝開龍
藏輪王現寶蓮蜃樓銀海結雁塔火珠懸
亂石支機下高臺行雨邊達觀俱是幻觸
望總成妍徧拾渾遺世恒餐不問年況逢
鷰與鶴心賞自泠然

殘月篇傅明府衙齋和沈嘉則

既望弦將下徐虧兔未亡入風微迭暈隱
霧細含光半露嬋娟影俄分叢桂香扇疑
殘白羽鏡欲掩紅粧寶宇脩非久金樞壞
不妨兎方潛玉窟蟾尚戀銀潢映滿珠難
合沉波綺慢藏宮曾奔羿后樹已斫吳剛
光碎鵲驚墮氷消輪礙翔孤升經雁塞缺
照度蘭房眉黛新猶好容華盛豈常淸暉
如可翫徹夜只飛觴

謝都尉新樓落成與山甫丈各賦詩
贈之

都護三秋構岑樓百尺楣芙蓉懸繡拱翡
翠儼成帷木末排精舍霞間寄遠思玲瓏
雲入易窈窕月穿遲宛起東山墅重臨春
草池繁花茂苑借列岫敬亭移水市吳兒
織城門齊女旗麗譙憑檻出朱塔傍簾垂
燕子非其類仙人於此宜徑開松欲礙客
到雀先知隱吏文無害閒曹武不羈平原
寧計日中散豈須期競病難爲役交驩更
倚誰黠何遲射覆慧亦慣彈棊君自留雙
屐吾將老一卮縱云居第美丘壑肯邀遺

具區明月與傅吳令九月望夜泛胥
口作

澤國花成縣高秋桂作叢具區千萬頃皓
月一孤蓬乍可留山簡仍堪邂庾公渚光
搖薄霧波響逐回風世界虛無裏人生色
影中圓時非有相明處盡皆空雲澹澄如

練星疎炯若瞳峯真爲縹緲樹巳近冥濛
禹迹應非遠秦餘儼在東菰倚飄露白楓
欲候霜紅不暗心疑曙無邊目豈窮山陰
今夜似彭澤幾人同郢唱全飛雪雄談半
走虹商家欣有說吳下惜無蒙豈是悲籠
鳥俱爲羨遠鴻萍浮猶聚散金石此情衷

人日與客北寺觀塔燈分得青字二
十韻

雁塔騰千獻鷄園報七蓂聖燈元普照慧
火亦常熒熠燿俱圓影氤氳總異馨雲霞
標鷲嶺霄漢響鸞鈴銀燭龍銜架金繩鳳
啓扃未雷驚走電不夜戶垂星煇暎珠爲
蜺煙浮翠作樏鏡紛臨綺閣燎儼集彤庭
百尺鮫人幔千層雲母屛寶輪風乍轉玉
磴月初停佛宇誰遺蹟禪宮孰聚螢毫光
寧盡白香藹若非青一悟無邊朗三摩了
自惺空華聊聚散業果任沉冥舍利如來
藏頻伽不壞鉼有天名善現隨地性通靈

所見皆離見其形非委形化城看倏變法
界倚長寧蘭若恒如晝菩提豈易暝願言
分一點昭澈誦遺經

送西河居士天池山檢大藏諸經二
十韻

獨往超凡慮幽棲出世情祇陀移茂苑舍
衛傍吳城妙相青獅擁真文白馬迎峰蓮
千仞秀天鏡一池平小澈沙門果新持淨
業盟啓函飛孔雀齊帙轉流鶯夙習鳩羅
譯逾敎龍象呈騰音潮唄遠零座雨華輕
夜誦山皆應晨參僕屢更白頭三藏徧緇
服五禪幷蒲塞慈雲餌優曇甘露英月留
閒處影泉入定中聲居士重逢蘊徵君再
見明鈍根當自斷慾刼此堪驚貝葉翻偏
好皐編續未成有因終有漏無性卽無生
梵篆非難十番言是烏鳴達磨不立字究
竟亦何名議界俱空境輪廻忘妄行吾將
求解脫送子息心旌

敬美丈解關中憲歸隱海上過訪
漫呈二十二韻
海岱百靈集乾坤二美俱含香金殿直尚
璽玉墀趨人望東山重天文北斗樞植能
雄七子雲豈負三吳賦就張愁逼書成賈
策迂匡山初捧檄渭水再分符飛瀑裝官
橐横汾紀宦途行春恒露冕消夏只冰壺
憂悄非因鵩思深寧為鱸[illegible]從臨郡白眉
以入宮枯山宰曾無託嵇公自不孤揭來

遺散擬翻使乞前[illegible]同是攄忠盡終為戀
友于紫霄同雁序碧沼引鵷雛貴豈驕人
也醒而狂者乎有田元是介無谷不名愚
潘岳園千畝揚雄宅一區鳳笙來子晉鸞
馭邏麻姑得失嗟鴻寶行藏笑野狐清齋
同佛願止觀學僧趺猶自精詩律依然問
酒徒何方有負嶠吾道久乘桴
除歲臥痾眷焉空門之思緘報沈嘉
則丈二十二韻
除歲若為遍頻年苦不登近懷同逆旅遠
訊阻良朋弃置復誰道孤危莫我矜金從
橐底盡絲向鏡中增智豈嘗三窟窮猶夢
五陵喜為游俠行羞作躧張稱玩世狂司
馬還鄉老季鷹補裘多以線握粟少於升
履敗恒穿雪瓢存但貯冰嚼詞雖不廢杯
勺已難勝湘水沉非易藍田臥自應牝雞
家故索塞馬事無憑俗薄君平弃情疎季
子憎莫愁那可得去病亦何能豈曰貧而

慾還將忿是懲醜顏仍住世被髮且為僧
欲借松龕隱寧辭蓮社徵白雲方外錫紺
宇佛前燈昔去追中駟今來覓上乘玄言
盈大瓠長物半枯藤淨海真堪蹈靈山盡
可凭行藏殊隔絕緘報涕垂膺
詠嘉平雪二十四韻
嘉平月既望霰雪日交加颯沓過山郭飄
零過海涯兆豐為地瑞不染是天花入水
看無別隨風聽有譁踐形憐倏變呈象惜

俄差圭復能成璧瑜眞莫掩瑕瑁添青鯉
滉明積白龍沙窒隙穿來細摶空引去針
幻時瑤島合迷處玉樓遐誰種玲瓏樹還
開淸淨葩飛英爭墮蕊舞絮漫隨車寺失
黃金布峰留縞練遮雞昬頻起鵲易曙驟
驚鴉蝶冷莊周夢鷗輕范蠡家夜光含素
兔寒影結青霞珠浦雙遺佩銀河一閒槎
褰裳霜緣履捲幔霧籠紗朔氣横征鴈胡
雲濕暮笳謝衣沾白好刻棹與偏嘉鶴氅

王恭適狐裘晏子嗟槁顏今起粟蓬鬢乍
生華僵臥何堪穩淸酣尙可賒郢人歌寡
和梁苑賦新誇染翰氷澌蕭淅瀉字者麻

詠吳市燈二十四韻

吳兒一何巧能事匪師傳剪綵千葩散泥
金四照聯象形元以類物態豈云遷奸鳥
忌春囀靈花總夜妍使星槎影動奎宿斗
光躔鳳振臺端羽龍垂燭下涎九微含翠
葆三豔倚朱絃芝蓋如雲集珠毬比月圓

幻將風裏蝶現出火中蓮紫燕遙堪把青
輝藹自鮮六鼇浮作地七寶聚爲筵仰見
行空馬回看踮水鳶蛻虬唯骨立畫虎但
皮懸兎搗姮娥傍鷗栖菡萏邊氷壺寒瑩
兔玉樹暖生煙城郭寧知夕歡呼定有年
冶郎方並轡游女復齊肩戶外皆盈繡人
間盡挾仙障偏圖孝節屛乃繪忠賢故事
村翁識奇觀稚子憐珊瑚雕綺席犀兕刻
觥船有欿俱成燼無灰不可然豈須東壁

白暫照草亭玄萬刼常明者熒熒古佛前

郡大夫嶺南陳公下車以來余未脩
謁乃徵傳吳令言忽枉贈章獎許太
過兼憫困窮不揣陳說平生以當執
贄詩成三十韻

余生本椎魯家世服櫜鞬卻轂從吾好毛
長授爾言雄心追冠遠長技怯樓煩螢火
偏能集韋編不厭紬并忘魚在釜寧羨鶴
乘軒三黜偶齊惠沉酣詎比髡予殘消月

影甲繡盡苔痕投壁宜遭劒彈冠反戴盆
蛾眉羞再畫駟舌亟須捫野性拋雞肋霜
蹄蹶虎賁蓬蒿張仲室烏雀翟公門一葛
何曾續聊饔孰繼飧寒泉濯以潔晴旭負
之暄殘産至空壁爲傭且灌園土澆吳伯
里俗薄買臣村羽鎩悲籠鳥途窮歎檻猿
亭爭留故尉市慣辱王孫稚子皆來笑公
侯敢去援幸逢齊傅琰得御漢陳蕃悦見
德星聚還看威鳳騫回翔空五嶺睥睨小

中原飛翰金飈迅垂函玉露繁南邦孔翠
穴大海明珠源白羽邊書靜朱絃郢曲繁
征猶思會士忠許弔湘冤覆誤終捐弃雕
蟲幸記存雲泥誰隔分風雅願同論官槖
氷壺冷公庭玉樹溫徒懷欄衡刺未共孔
融尊欲遂稱知己居然說感恩

仲兒起文以壬午仲夏補博士弟子
負率爾志喜兼用爲勗果有寸長當
有徵於斯言也凡三十韻

武功開代邸薄祿寄吳城乃乏強弧力而
多余翰情生兒憐汝慧教子愧余偷仲也
當如仲卿還自用卿經才明大戴文未準
西京白面初求試靑衿乍剪成籍通秦博
士負備魯諸生縫掖欣從事加冠願美名
甚眞如棒檄望已愈招旌木鐸宣王訓韋
編課士程五車何必泛一藝轉須精爾雅
宜循式偏奇莫憚更便堪高第置徐與計
偕行班馬爲投筆終安用請纓泮流方渙

渙莪漸以菁菁章句昔云鄙賢科今最榮
鴻恩蒙累葉燕寢夢延英八口將誰哺三
年待爾鳴寒門當極否衰運敢圖亨積草
庭難過編蓬戶半傾董帷寧晝下孫案亦
宵征不諱言干祿差強務耦耕養雞猶枳
棘舐犢尙柴荊未信眉偏白還看角且騂
儻來焉有意非分肯徒營願豈過三鼎人
將老一鎬丈夫多激烈志士絕肥輕敝帚
藏而父遺簪畀汝兄兄期脩世業弟勉振

家聲莫謂吾滌倒斯言可莅盟

梅花篇初春偕山甫姑餘長倩三隱君及兒子允文過湖上鄧尉聚塢諸山爲十日游製三百字

載酒出山郭探梅過水涯客閒來有早歲閏較開遲漸以明村落俄將蹈路岐縱橫亂若薺遠近積如茨無間阡連陌寧分隴與陂盈門春爛日比屋素封時皜練千箱啓珠璣萬斛遺叢叢藏古寺寂寂壓疎籬比麝香逾遠成虬影太奇瑤林仙圃接玉樹謝家移秀色堪容與寒光更陸離鱗鱗紛薜甲鶴鶴儼花枝南國憑傳信深宮任點眉晴猶溥雪片暖尚挺氷姿穠李何嗟及夭桃奚以爲未開先自潔縱落亦無疵明燭當宵照清泉傍曉滋掃英童並戲冢蘚鶴爭窺弄笛從吾好調羹匪爾思孤高偏被嶺宛媚故臨池即是山之利還爲土所宜好留明月伴忍負白雲期但許幽人識那令顯者知問松貞不愧倚石介同持便可攜琴往誰當荷鍤隨杜陵唯索笑何遜獨題詩彭澤忘栽栁商山罷采芝輿餘剡水曲往徧輞川湄勝事良堪紀芳辰不可追斯游殊汗漫聊且解人頤

伐檀齋集卷之七

伐檀齋集卷之八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七言律詩

長安春望

芝房桂殿蕙氤氳霄漢歸來鵷鷺羣月出脩眉懸碧樹露擎高掌拂朱雲宮鶯入柳飛難見廐馬迷花嘶不聞盡說宸遊多曆藻遠臣唯有誦橫汾

其二

幽燕今是漢西京宮闕參差入太清紫禁銅龍開夕照綠楊緹騎散春明繁花總異人間色衆樂能傳天上聲盛世有謡同擊壤可知無筑和荆卿

西山

離宮曾是擬甘泉洞壑逶迤復道連雲磴翠微春駐輦月明清梵夜迎仙桑乾斜帶秦陂樹碣石遥分華嶽蓮匹馬鳳城歸路遠樂遊原上望晴煙

其三

巖廊山閣總凌空一望蓬萊積翠中此地布金居帝釋他時憑玉從臣工尋源引瀑通靈沼剪彩飛花散紫宮自幸鵷冠栖郡國卷阿千載識詞雄

西苑

春晴瑤嶠紫城隅掖路雲深柳萬株綺閣跨池因漢鑿花宮壘石總秦驅峰為翠鳳翔華蓋樹作蒼龍護蕋珠豈是君王遊豫處豳風無逸殿中圖

其二

曲房宜室自逶迤聖主中宵正受釐湛露曉凝千片玉甘泉春長九莖芝烏栖御宿啼偏早花近朝陽落故遲自識萬機宵旰切望仙臺下草離離

韋氏園林

韋曲曾聞動彩毫名園依舊傍林皋燕驚花落飛難定魚觸萍開躍自高楚客停觴

看屬玉燕姬牽袂摘含桃亦知洵美非吾
土腸斷吳閶醉濁醪

元夕燈讌

公子留賓錦作筵却憐歡賞動韶年瓊枝
照夜無雙豔璧月臨春第一圓幕裏仙姝
憐紫玉座中詞客重青蓮醉歸不問金吾
禁魚鑰天明恰已傳

潞河

黃金定鼎古燕臺紫氣昭回接上台弱柳
繁花三輔合麗雲遲日九重開殊方照夜
明珠入重譯經年雪雉來輦下何須橫槊
賦侍臣不少建安才

其二

潞河花木總榮芬錦纜牙檣映水濆皇澤
此中涵似海帝城自外望如雲金堤夜發
監河使紫塞春歸鎮朔軍獨愧遠臣猶逆
旅悲歌擊楫不堪聞

塞上

新捷天驕並策勳未央先遣羽書聞降時
瀚海初生月戰後陰山盡障雲過鴈遠違
蘇屬國射雕難避李將軍漢宮近有蒲陶
築再見桃林散馬羣

其二

霍家初拜冠軍侯雀弁胡纓繡臂鞲苜蓿
總肥調宛馬鸊鵜新淬出吳鉤月明青海
無傳箭霜冷黃榆乍賜裘姓字不將麟閣
貯文夫空作玉關遊

閨怨

遙山極浦莽蒼壓萬里何由寄錦箋化石
未成心尚在爲雲不返夢猶牽鴛鴦豈宿
飛狐塞苜蓿難開飲馬泉縱是封侯消息
近春殘花老各潸然

其二

膏沐無光粉黛殘況聞車騎過邯鄲關門
百二重重恨鴈足氷霜字字寒隴水角聲
風外聽天山弓影月中看深閨不識金微

塞王笛空吹行路難

申太史席上漫呈

集賢邸第元如水夾道槐陰巳築沙携出罏香分殿霧折來花朶帶宮霞西清奏瑟南薰散東閣開樽北斗斜最是情深桑梓客酒酣猶自問宣麻

黎戶部携具寺寓

毎依初地借初筵剝棗烹葵代擊鮮一片碧城雙樹外數椽朱閣百花前西山爽氣

秋逾逼北海清尊夜共傳豈是佛香難供客也知郎署久逃禪

夜飲

高樓絲竹動春城卜夜金巵喜再傾客子短衣倶楚製女郎高髻半秦聲席移明月拋殘燭屏挾輕雲護落英不是故歡留連且忍教巫峽夢難成

春郊

青門不種故侯瓜但着青袍玩歲華郭外啼鶯芳草路水邊高柳麗人家布衣十日平原飲彩筆三春上苑花白傳一生空放達悔將清淚濕琵琶

索居

自憐多病強加餐里巷浮湛罷據鞍懷舊十年蓬鬢改傷春三月落花寒志爾投筆元非易事到持杯便不難敢謂閉門深避世亦知門外有波瀾

送客

澹煙輕霧弄朝暉黃綬翩翩白馬肥芳草綠時秦地別亂山青處楚人歸官如梅福藏門卒路入桐江識釣磯異國正須同調客離樽愁見片帆飛

湖上

白笑吾生未有涯乾坤莽莽只浮槎看山不厭聞啼鳥對酒何須問落花叢菊籬邊元亮宅木蘭舟裏子皮家蒹蘆自狎漁樵伴一曲清溪是若耶

訪友

水國春深長綠蘋傷溪花徑集飛艮落英似待迴風起細雨纔侵返照無下榻一樽留孺子閉門三月著潛夫踟躕北望浮雲合晚歲扁舟白五湖

寺居

借住空門出世心蕭然一室對虛岑疎松挂瀑時凭几凉月披衣獨抱琴鳥跡没階黃葉亂鍾聲過水白雲深亦知五嶽緣猶怵清夜分明夢向禽

田舍

老去爲農谷口田五湖煙雨正茫然子飛柳下振振鷺欲墮波間貼貼鳶試聽滄浪纔和曲再觀秋水就名篇青山不厭頻來往耐可張融只住船

武陵江都尉過訪

江淹繫馬帝城邊楊柳如絲盡暮煙從事步兵爲日久量移捜粟感恩偏月明寒鋏嵬逢燕市花落春潮上越舲莫以壯年消渴甚漫隨人去飲貪泉

喜吳生除光祿丞

綠綬仙郎白馬生每過東省入西淸親栽黃絹將罌進密傷朱旗引膳行漫托聖朝須縱酒何知薄宦亦調羹由來作吏能兼隱豈厭時過阮步兵

與陳生

繡甲雕弧走塞垣翩翩策馬獵平原陰符一匣藏黃石雄劒三軍試白猿敢負陳卿今日酒寧忘劇孟向時言偏裨涕淚功難窜建常在行間說感恩

訪賈尉

相見毋煩問姓名下堂睥睨纓胡纓何來方外狂司馬可是江東老步兵意氣獨傾生素霓悲歌不盡脫青萍單車欲覓夷門監落葉秋風出楚城

贈翟生

六郡遨遊二十春千金汩沒五陵塵徹侯爭致嚴夫子中貴偏尋郭舍人躍馬大堤回玉勒呼盧小苑吐朱茵長安行樂曾無負故國何時一問津

飲越客

結客長安春暮時掖垣楊柳盡垂絲黃金無意歸原涉綠酒多情約魏其月下藩東聊把臂花間緹騎自揚眉不知燕市悲歌態共唱吳歈倒接離

晏起偶成

晏起山窓啾石泉風花片片蝶婠婠鵙夷有腹容吾醉匏繫無心取世憐揚子爲貧猶執戟張平非老欲歸田杖頭莫訝空携去耐可春衣典百錢

其二

不盡楊花吹暮春芳醅初熟未全貧柴門乳燕窺書卷細雨清溪濕釣綸入駿骨存空倚市五羊皮棄不干人幽蘭辭荔將誰種擬卜青山處士鄰

城南宴集

令節芳筵江上開春風澹蕩入樓臺大堤騎馬山公去東閣觀梅水部來舞袖須留明燭照酒杯寧待落花催主人誇有開居賦不倩凌雲蜀客裁

湖上獨酌

柳條黯黯暮陰垂不盡飛花過水湄駒影似憐人世促烏言如勸酒杯遲已甘常服

唯荷葉若問奚冠是竹皮失路未須嗟獨往滄洲元與白鷗期

贈淮南沈孟

遊梁入洛久浮萍十載間關住楚城室裏蓬蒿秋自長牀頭蟋蟀夜偏鳴家貧欠骨今原憲時事留心一賈生日暮樵蘇猶未爨起看山月照人明

贈陽山顧願

吳市花深醉濁醪樽前携手解綈袍青山

宅在無三畝白雪歌成有二毛肝膽未傾劉越石夢蒐先逐鄭櫻桃江干更起琵琶約楊柳春風繫小舠

逢客

青山同是負明時留滯誰耽酒一卮鏡裏落花長嘆息曲中楊柳劇相思亦知楚國人皆醉敢謂王家掾不癡裘馬秖今凋敝盡豈堪重見五陵兒

其二

醉裏春風思轉狂相逢屈指少年場當壚若肯留司馬投篋由他謗樂羊玄草誤人成皓首青袍玩世一空囊長安三月花如錦曾記連鑣共采芳

酬黎戶部見贈

嶺南才子鬢如霜忽贈新詩比夜光供奉昔曾淹李白度支今復滯馮唐鳳毛散落臨池彩鷄舌含餘入座香愧我燕然無計勒可堪執御老詞場

贈張將軍　黎民表

之子江東舊隱淪乍來惠我一杯尊常留白羽吟邊月不望朱衣座上春邂逅何辭邀笛醉行藏空老據鞍身王朝執戟元無補草閣耽玄豈異人

逢張叅伯寄贈漫答

微官羞比執金吾澤畔逢迎楚大夫臘盡郊原多氣色春回鳧雁滿江湖歌皆成雪初傳郢客自爲星乍照吳傾蓋不須通姓字高陽今古是吾徒

贈左虞都尉　張九一

雪盡吳閶柳未柔鷫鸘共脫酒家樓呂蒙何必行間識謝奕應從方外求紫臺三春深霧隱滄江片月挾珠遊菰蘆執手無窮意欲向明時賦四愁

朱總軍自閩海歸慰之

十年多難一身存攬盡貂裘夜不溫帶索尚堪吟楚澤挾符那許過夷門音書北闕

更新王涕淚南冠感舊恩結髮匈奴成白
首至今勳業鏡中論

同胡侍御飲王生齋中

黃鳥嚶嚶過水濱柴門猶是杏花新布衣
不識乘軒貴驄馬能諳陋巷貧欲就青山
迎謝朓須留綠酒邏陳遵春宵星月輝輝
動醉舞狂歌白玉賓

元夕奉同吳興潘中丞上蔡張叅伯
集鑒止堂

玉律韶年夜可憐金樽彩袖各爭妍羣公
總是陽春調處士能聞玳瑁筵纔棟春星
同客聚窺簾明月向人圓清歌按出供新
譜應是周郎意已傳

崑山逢長興徐憲副同王太僕伯仲
飲仲蔚宅

仲蔚蓬蒿日閉關解衣散帙共忘還避人
猿鶴林中徑供客芙蓉縣裡山絲筆中原
飛白雪青樽東海照朱顏詞臣總未歸金
馬一一相逢吳楚間

上海訪朱邦憲

潮回日落暮雲平樹色蒼蒼浦上城北海
草堂多結騎東隣花縣避流鶯諸如季布
元無負飲到公榮自有情莫道朱家純任
俠文章能冠魯諸生

濠上逢潘孟喬

河陽公子建安才柳色吳閶共舉杯李郭
如仙舟共倚淵雲成錦賦親裁青蛾細雨

樽前濕紅杏春風江上開知己未忘推轂
意昨宵淮府一書來

送張叅伯歸上蔡

東風消雪滿征途惜別臨岐酒一壺帆挂
太河山月曉夢回芳草客星孤清時豈厄
劉中尉聖世偏容屈左徒早晚徵書應入
洛桃花時節起家無

送汪子建之宣城

闕君書劍慣長征離緒何當一羽輕太史

著成遊俠傳少年投贈麗人行啼鶯津路
垂楊合細雨江帆春草生無恙敬亭山在
邪送君因憶謝宣城

奉送鍾陽大司徒還朝

旌旄拂曙過江津淮海蒼生望後塵少府
千今稱國計司徒端爲教人倫白頭自戀
垂衣主紫禁偏思曳履臣最是東南多菜
色敢勞天上借陽春

其二

漕府樓船錦纜浮璽書重召漢蕭侯金隄
盛夏飛芻輓玉節芳春露冕遊八座雲霄
元北極兩朝舟楫自中流儲胥總是材官
護國士誰堪幕下收

戲簡幼元

處無善策出無才待罪行間事事乖犢鼻
著來堪滌器魚腸脫却與椎埋殢人春色
眞如酒悅世翁言總是俳試問首陽甘餓
者何如金馬漫詼諧

與僧眞弘

游方之外久離羣海上仙山若可分支遁
寒瞻許玄度湯休卧起鮑參軍厭隨乞食
排朱戶每共乘杯弄紫雲欲了無生何處
是天台松月白紛紛

玄墓山看梅和友人作

芬芳秀色若可餐正月梅花開未殘萬樹
俱含蘭氣郁千崖欲動珠光寒春風披拂
白雲上明月常抱青林端深入山家疑積
雪閑門猶恐驚袁安

鄧尉山食楊梅似顧顒

楊家果熟白日長錦林迴合雲俱香火齊
圓珠滿蒼島翡翠異鳥啣夕陽海外蒲萄
遠莫致嶺南荔枝誰能將故園提筐但飽
食酒後耳熱歌滄浪

過岳隱君宅

溪上柴門晝不開白雲深處有高臺山家
細雨啼黃鳥竹嶼流泉散紫苔綺里不曾

歸漢去桃源猶是避秦來乾坤丘壑能容
我何日菟裘共草萊

吳江舟中

五湖芳草愧飄蓬不斷青山入越中窮轍
不堪悲阮籍扁舟今已任張融月懸津樹
孤城閉潮落蘋花一水通莫笑漁郎亡所
遇朱顏猶可對春風

借任山寺詩八首

虎丘

吳閶何地布黃金海湧峯頭綺殿臨多寶
散光搖劒壑衆香和梵出旃林笙歌總入
聲聞道花月終歸止觀心共指點頭巖下
石無生曾悟去來今

天池

信宿精藍未擬還坐臨流水聽潺湲峯蓮
倒映仙人掌沼鏡寒浮玉女鬟不盡白雲
生遠岫最深綠竹隱禪關古來去住元無
着莫笑巢由未買山

靈巖

巖廊洞室幾經春梵刹離宮總劫塵宿草
自荒麋鹿徑空山曾識苧蘿人千花搖落
存孤塔雙樹婆娑少四隣縱是五湖堪一
葉煙波何日出迷津

寒山

楓葉蘋花江上村前朝古寺至今存西山
爽氣來精舍萬里關河到寺門檀越隨僧
開寶藏醍醐容客借匏尊中宵禮罷寒山
子卧聽鐘聲醒夢寬

楞伽

竹房松塢散新晴隔水明霞儼赤城破衲
霜前臨牖補殘經月下遶池行雲流片石
元無礙烏宿疎林自不驚何事許詢常借
住愛山支遁最多情

文殊

落木空山秋夜哀蕭條古寺倚層臺明河
尚抱虛檐宿海日先窺絕壁來花爲行香

辰巳散門因施食午方開跏趺懶下維摩榻野鹿相依卧草萊

玄墓

禪栖一室五湖東翠巘丹梯覽未窮忽起松濤聲自遠不飛花雨境皆空暮山浮出雲霞外春水流回島嶼中寂寞嗣宗雙眼色憑高聊以送歸鴻

堯峯

上方鐘磬白雲深禪徑還從鳥外尋湖面衆山浮碧玉峯頭尺地布黃金畏人合住無人境混世偏存出世心不是向平猶有累豈堪垂下最高岑

越遊詩十四首

徐閫帥邀遊南屏諸山

越王臺下鳥嚶嚶都護朱旛出錦城一入桃花難辨馬每依楊柳便為營漫酬綠酒拔㦸興不盡青山緩帶情笳鼓豈應飛捷奏春遊亦可頌昇平

同郡張黎伯招飲省齋

坐擁熊轓已賜緋省齋猶着遂初衣昔時卿月懸青瑣今日王春散紫微吏隱清尊消案牘訟閒好鳥報芳菲材官自爾成蹤慢入幕應慚國士非

吳杭州招同黎閫帥集城西公署

結駟乘春小隊斜朱衣同拂赤城霞行當十里新栽柳屬邑千門舊種花鳳舉亂飛青玉案虎符高卧白雲衙海波息處銷兵後治行吳公孰可加

唐觀察招飲洪尚書園亭

名園樓閣散春晴飛蓋初停黃鳥鳴疊石為山開綠野鑿池引水接滄瀛露花靚女臨粧色風籜尚書曳履聲獨訝主人渾不見翻令過客易含情

西湖即事

十里長堤柳色新六橋凝碧水粼粼桃花似姬青樓女楊柳如思白舍人鶯語風前

猶自澁山容雨後尚含顰武陵舊日通來
往不向漁郎數問津

其二

錢塘蘇小茜羅衣短棹穿花過釣磯望帝
聲中怨離別夢兒亭下惜芳菲微風吹落
鱗鱗浪落日御山對樹暉最是碧雲隨處
合美人來與夜忘歸

紫陽庵

如何城市有仙家洞壑玲瓏石磴斜松檜
翠流衣盡濕芙蓉紫散屐生霞令威蜕骨
真成鶴曼倩蟠桃又着花清夜下方柄使
者洞簫聽徹寂無譁

北高峯

招提與客共探奇蔓草垂蘿手自披千尺
懸崖天欲近一杯滄海世堪遺振衣片片
青雲落策杖冥冥黃鵠隨莫向江山覩幻
泡望中吳越幾推移

九里松

長松九里鬱葱哉偃蓋蟠空接上台不盡
五株封泰岱却從三竺問徂徠鑿藏風雨
龍鱗老濤挾雲霄鳳吹哀竹箭江南良足
美那知此有棟梁材

玉泉寺觀魚

深林三月亂啼鶯寂寞龍宮一沼平花落
錦鱗霞片片鑒空潭水玉英英齋分法食
非貪餌池對禪關是放生豈爲望淵終有
羨揭來濠上已忘情

飛來峯

何來萬玉碧氤氳登陟曾探石室文古洞
玲瓏通日月虛巖窈窕護風雲行空豈受
秦人策幻住元從淨土分只恐靈山復飛
去真如那肯近聲聞

藕花居

浮槎何必訪蓬萊太乙舟前綠玉臺大
散花雙女侍水邊顧影六郎
登波摘白羽還將明

叅行藏未許海鷗猜

伍行人廟

英風蕭瑟廟荒蕪千古還嗟烈丈夫
吹簫頻賽社祠邊種梓任樵蘇不勞五戰
會空郢猶剩孤魂看破吳潮汐至今排雪
浪素車白馬怒號無

岳王墓

古墓前朝獨有名忠魂曾受聖專旌功高
主意疑韓信世厄天心忌孔明南渡江

敗行淚北枝孩馬幾空城草間爵罷殘碑
濕腸斷黃龍痛飲情

伐檀齋集卷之　終

伐檀齋集卷之九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七言律詩

迎春日雪

考鍾伐鼓九衢譁少皞迎回玉作車彩仗
繽紛承羽蓋青旛繚繞綴瑤華條風變柳
千門絮淑氣吹梅萬樹花甲第稍聞歌吹
動陽春白雪曲中誇

歲首得故人書却報

卧病經時歲已逝故人長鋏尚風煙江海
消息春前得朔雁音書雪後傳四壁不堪
重減產二毛何可又增年相思無柰芳醅
熟猶阻東隣甕底眠

人日逢客

客星乍向草堂明人日相逢倍有情長笛
江梅千片落清樽海月一痕生虞卿不少
耽書累仲孺空多使酒名屈指春光將爛
熳留君且住闔閭城

遊西山舟中作

春風郭外柳條斜迴合□山在水涯浮沙
谷邊妓舫雲深偏隱列仙家大堤初綠
王孫草細雨纔紅杏子花司馬不將衫袖
濕芳郊載酒聽琵琶

奉寄瑤泉中學士

供奉班中第一人蓬萊闕下掌絲綸乾坤
奕運方逢午河嶽昌期又誕申暫以金甌
藏姓字久將魚水擬君臣滄江空自風清
徒舟本商家已更新

其二

睽違亦爲已三年佇聽黃麻早晚宣抗疏
匡衡吾道直明經張禹主恩偏袞龍近接
星辰上翰藻常題日月邊公等論思邊鄙
事可容李廣卧藍田

訪春與客集虎丘

壺觴新歲倍含情却□□□最近城□□
經臺方起色氷消劍壑不聞聲客從楚國
携春雪妓按梁州送早鶯□□□遊題字
少古來吏隱本無名

飲謝氏西樓

高樓細雨尚吹寒黃柳垂條映碧湍蠟屐
汝饒容易辦鷃冠吾老不須彈大都山水
情難負□有鶯花興未闌翻笑向禽忘舊
約至今□累各蹣跚

弇山堂賜殷無美

風絳帳前華顛堂爲一經傳顏曾
浮白孔壁窮探更草玄殘雪未消
誰攬鰲春潮從上恰回船三年已遂飛鳴
志尚爾逡巡黃水邊

寄吳京兆

別去踪迹幾沉浮老大猶含勝下羞吳市
不容門卒隱燕京可許酒人遊雲垂碣石
傳來上片出蓬萊近馬頭京兆畫眉休太
直世情今喜曲如鈎

過王氏越溪庄

飛花片片被蒼苔五柳毿毿處士栽半壁
夕陽山雨歇一庭芳草衆禽來蘭亭不是
他家物竹徑元因我輩開潦倒忘歸恒信
宿月明扶醉幾登臺

同謝都尉玄妙觀賞月

仙都宮殿若氤氳萬里清暉散五雲壇樹
似逢鳷鵲觀洞簫如引鳳凰羣珠光錯落
翻杯影斗柄照回射劍文豈是庾公長嘯
後夢牛女淨妖氛

閫帥

十載登壇未二毛將軍勞苦自功高列營
曾按先驅轡下瀨嘗揆後飲醪肘畔纍纍
元鵲化囊中矯矯是烏號尉佗魋結猶南
國莫使塵埃蔽寶刀

贈越僧

飛錫常攜海上霞萬松深處挂袈裟孤雲
寄跡元無住流水將心本有涯文字不曾
離貝葉因緣還出在蓮花 一莖輕千

里何似吾家博望槎

渡江訪朱在明

萬里江流到海門片帆天際識孤村夕陽
潮落山微露遠浦雲歸樹半昏但種桃花
疑避世却留明月共開樽朱家季布千年
事握手燈前重細論

與在明宿金山寺

暮雲過寺覆蘼蕪遠樹層巒忽有無繡佛
轉輪江是錦龍宮生白月疑珠空山潋浪
僧寮動白社傳燈客影孤信宿暫酬丘壑
賞阮生今已在窮途

越溪逢袁生飲

范蠡湖邊一棹回偶逢袁紹最深杯浮萍
散雨京風至高樹排雲明月來浮白且謀
今夜醉棲烏不問故宮哀相將共選溪頭
石乍可披裘作釣臺

江上遇蔡都尉

同是窮途嘆數奇鶡冠凋敝不勝悲孤蓬

夜雨天涯淚老驥秋風塞外思去國一身
渾似夢歸家雙鬢各成絲長安記得相逢
日正是桃花飲馬時

秋日感懷

秋風落葉滿柴關肘後垂楊若可攀千里
名駒無奔換六鈞强弩有兒彎沽來醇酎
堪濡首吟得新詩便解顔海内故人書乍
報却嫌猶未買青山

其二

泣玉投珠道路傍歸來我馬日玄黃蒯緱
尚戀青袍短雀弁難禁白髮長元亮官卑
辭亦可曼容祿薄奪何妨羣言銷骨良堪
恨但醉如泥却又忘

同傘山公集王太史尊人宅

曲旃新立錦屏開霽色花香散水隈但識
高堂稱萬石不知夾道有三槐朱扉夜奏
雲和瑟紫氣春浮沆瀣杯家食未曾空五
鼎寄來甘旨是鹽梅

同趙敬甫京口遊桃花園作

春風江上麗人多酒氣花香暖自和迴合
朱方背鷲嶺氤氳赤水盡鯨波何嫌樹密
藏樓閣却愛花穠照綺羅扶醉不歸城郭
去武陵漁棹一相過

遇客

菰蘆握手笑稱雄草綠吳山一畝宮夜雨
忽添泉溜下春風猶散鳥言中巾從栗里
時時濕氈在萊蕪日日空豈是敬通孤之
意孝標今已擬三同

宿采雲庵

蕭條蘭若閉閑深有地何須問布金落盡
林花空色相不鳴山鳥定禪心峯陰直下
窺虛牖松籟遲迴度遠岑一榻維摩忘去
住浮生無古亦無今

贈建平潘子會

潘郎是鬢尚朱顔爲卜郊居巳賦閒爾汝
孔融多緑酒比鄰謝朓有青山濯纓水上

遊魚過高枕花間宿鳥還敢向宦途論巧
拙清時唯有閉柴關

偶述

鶡冠凋敝亦何求蓬累那堪憶壯遊函谷
風煙存趙璧中原星斗散吳鈎淮陰自乏
資身策越石今爲繞指柔莫訝唾壺頻擊
碎秋風驥老不勝愁

其二

大鵬何意九霄搏且學鷦鷯善避丸縱謂

置身高處易亦知行路古來難計然不惜
千金失苟變誰憐二卵殘薄祿主恩常自
給高堂無恙勸加飡

寄王敬美叅伯於南康分署時長公
開府鄖中

十載承明侍帝傍一麾出守意難忘少微
只合居星子太白誰教到夜郎署對匡山
看瀑布縣隣彭澤好飛觴亦知春草天涯
綠客夢先應入楚鄉

送潘孟喬北上

仙郎已擅無雙美公子偏能與四齊最是
鷓鴣聲易解漫言鸚鵡賦難題露桃無語
行杯促煙柳含顰拂棹低戀別不須愁日
暮武陵洞口路常迷

月夜普賢寺

高卧禪家白板扉深林落木鳥言稀山中
孤月寒相照海上浮雲夜不飛凋樹盡含
清露濕巖房猶挾慧燈微遠公未許開尊
榼聊借蒲團擁褐衣

京口觀競渡

鮫宮沸浪氷綃濕鼉鼓鳴雷錦纜開遊妓
共隨青雀去仙人盡駕赤鯨來奔濤截浦
花爭湧奪槳爭標鷁亂回千載楚魂招不
返異鄉隨俗一銜杯

李明府以覃恩進秩有贈

山林赤芾自輝煌五馬紛紜賀草堂此貴
不曾由趙孟一身終許傲羲皇清時雨露

偏丘壑白首鶯花隔廟廊爲語昔遊琴酒
伴大夫元是舊行藏
葉茂長過訪因懷顧願甫
春風忽枉故人車黃鳥嚶嚶憫索居遊屐
漫遺禽子夏酒爐偏遲馬相如浩歌白石
孤調世高枕青山共著書獨憶江干采芳
容朱門何處曳長裾
弇山堂與王仲德飲長公有作率爾
奉同

行觴促席恐蹉跎末暇燈前嘯也歌茂世
百船聊爾耳巨源八斗竟如何相當總謂
情俱勝自放元因禮不苛試問兕觥飛者
處較來誰少一籌多
看左虞與仲德姪轟飲　王世貞
小阮時時酒債多況逢江左步兵過相
逢只解呼紅友半醉猶能卷白波百斛
從傾銀鑿落兩山旋對玉傀俄欲投客
轄斷愁住將耻吾罍柰若何

同功甫豹孫遊定慧仁壽二寺
茂苑千門楊柳新招提啼鳥遲幽人銖衣
香拂春生座寶塔燈聯夜照隣聚散一城
俱是幻往來雙寺總無因亦知住世緣猶
在花月能迷靜者身
同叔寶子念遊薦福治平諸寺
吳閭草色又新年郭外清溪野寺連林積
梅花明似雪水含孤嶼淡如煙僧閑解弄
桓伊笛吏隱偏歸范蠡船不醉青山良自
惜向來白髮已盈顛

春遊
無柰紅英攪綠塵借君長袖拂綸巾桃花
倚醉風前笑楊柳含情雨後顰促柱善彈
秦地曲細腰偏學楚宮人東隣舊識金吾
士不惜銀罌送酒頻
其二
大堤閒控紫騂騮片片飛英出畫樓白練
盡題班女賦綠樽偏滌馬卿愁岑非回雁

難通信路是桃源好放舟聽徹琵琶不成寐故鄉猶恐似江州

訪曹子念

短棹東行百里遥茅齋依舊草蕭蕭家隣滄海多明月客醉桃花失夜潮攬鏡偶然同土木擇枝久矣各鷦鷯曹丘自昔空遊譽張翰於今懶折腰

酬左虞見過　曹昌先

草堂幽僻謝招尋把臂何來此竹林恨不抽簪猶世網且從抱甕息機心浮名欲附青雲遠至理無如綠酒深莫惟絕絃心獨苦人間那得幾知音

湖上逢沈君典太史

載酒湖山興易乘菰蘆誰識秘書丞岑頭初月迎船出水上明霞遶座凝鳳德未衰無可誚龍門猶在願先登不知太史公何意偏是交遊重李陵

奉寄印川大司空於濟上

誕甫生申事豈誣玄熊今已莫神都八年冊見舒胝未一食重爲吐哺無雅樂宜房雲窮袞衣濟水錦模糊何知拙宦星星鬢却向麒麟入畫圖

初夏偶成

茅齋水上絕塵埃薄雨輕雲去復回高柳拂堤鶯語歇短蒲搖渚燕飛來楚人乍剪荷衣就班女初題紈扇開自是倦遊身若寄秖看清晝臥蒿萊

其二

一室那堪字隱居十年蹤跡混樵漁幽篁遺籜妨投履叢桂成陰好曳裾綠水遊魚花落後青天歸鳥月明初北窓半卷南華在不是劉安枕畔書

孟夏赴友人春遊之約

綠暗林香拂水湄朱明晴旭照葳蕤纔過戴勝鳴桑日正及含桃薦廟時淇澳園中啼睍睆洛陽花下奏參差芳菲留待供歡

賞不負春前折簡期

七夕集友人園亭

林亭雨過夜生凉楊柳池邊菡萏香艷曲從風金作縷深杯映月玉爲漿長裾客子猶胡舞短髮王官自楚狂浪説天孫人乞巧潘郎垂老拙何妨

庭桂盛開獨酌偶成

草堂叢桂藹清陰忽漫枝頭盡布金大樹幾年勞夢寐小山今日費招尋未教爲揖

凌波去且釀成漿帶月斟自是故園堪偃蹇布袍寧厭晚香侵

飲山家值雪

茅茨伏臘故人情崦曲遙看一棹迎竹樹有聲風不定村橋無路雪初平桑麻楚楚田家具雞黍欣欣歲事成厭説四方糊口計願言從爾鹿門耕

客至

當年結客幾人存野外停驂落日昏睥睨

位高蘇季子浮沉宦薄竇王孫鎡基不若乘時雨刺繡何如倚市門任是風雲多變態故人相見且開樽

抱病

抱病逢秋感慨增空庭莫莫蔓枯藤商歌白石憑誰和舊業青門忝世承大澤短衣聊射虎荒臺長嘯漫呼鷹一官心薄眞如棄落魄人間任愛憎

金陵山寺詩八首

報恩寺

燕邸龍飛荅上玄鼎新寧數赤烏年鳳城寶氣雲俱瑞雁塔珠光月並圓不盡煙花連萬井儼然宮闕麗諸天眞如豈易同灰刼佛日皇圖共永綿

雨花臺

佛宇禪扉映晚霞青山廻合大堤斜似將高座臺邊雨散作長干市上花綺繡道傍公子騎歌鍾雲外列侯家繁華豈是今猶

昔月露前朝幾刧沙

靈谷寺

十里長松入杳冥殿前功德水泠泠氣因
定鴞千林紫山託傳燈萬古青羣鹿避人
過隧道寒花迎客媚空庭草堂蕙帳今餘
幾笑誦楣間舊勒銘

觀音閣

帝里旃檀香滿林更開慈閣大江潯獻花
鸚鵡當窓入抱月蛟龍遶座吟草樹盡爲
華鬘色波濤猶作海潮音亦知閱水同觀
世泡影浮湛自古今

棲霞寺

徵君棲處莽雲煙萬頃澄江列岫連巖佛
刻成疑是繡香泉湧出過生蓮南朝古刹
開三界西域高僧隱四禪縱爲攝山多異
草須從覺路覓真詮

天界寺

春明門外梵王家香室繆臺護絳紗禮罷
金仙新鑄像供將鹿女乍銜花孤雲寂寂
窺禪定馴鴿棲棲聽法華方丈自能容卓
錫何須世外有洹沙

牛首山

白雲梯上好支筇縹緲雙峯路幾重寶宇
覆巖巢翡翠琳宮緣岫嶽芙蓉浮圖巧入
僧寮影麋鹿閒尋野客蹤幸藉維摩遺半
榻靜聽松外曉堂鐘

祖堂寺

東都門外亂山稠野寺松筠一徑幽萬壑
峯陰連夕照半林春雨散平疇蓮花昔湧
黃金地貝葉今藏白玉樓見說融師端習
懶也知中散便能留

北遊詩二十一首

清河郎事

巨浸波濤豈易憑每因沮洳見丘陵不堪
井邑頻移改耐可河隄善潰崩淮水九秋
猶未減楚人三戶竟無增艤符展轉王程

表孤舟風雨凌

舟中偶成

關河滿棹白蘋風楚客離羣任轉蓬驟雨灑空寧避日輕雷過水却生虹羇栖未暇投蓮社假寐誰招入桂叢縱是蓴鱸歸思切步兵無計卧江東

立秋

蟬聲嗚咽柳陰殘節序驚心强自寬把盞滄江忘日暮濕衣清露動宵寒凉風漢苑悲團扇明月湘臯泣紫蘭最是關河搖落易天涯無柰欲歸難

沛中有感

一區湯沐曾無邑千古歌風尚有臺泗水不知亭已改碭雲猶與客俱來孤城落日河流急遠戍霜催雁影回遊子不忘豐沛意至今偏動故鄉哀

舟中留客

西望長安路尚賖關河漂泊賦蒹葭片雲

將雨歸林急雙燕迎風度水斜賸有琴樽淹客座豈堪舟楫老年華故人握手鄉園淚猶問東陵五色瓜

大雨即事呈同事諸君

浮槎千里逐浮萍雷雨空江徹夜鳴鵰鶚逍遙堪白失龍蛇夭矯亦須驚牀頭虹色芙蓉匣海上鯨波騄騎營舟楫商家元不乏兕觥公等自干城

清郡與鄭中伯夜坐

短節相過話燈前屈指漂零第幾年落葉一庭霜滿地清笳萬井月中天孔融意氣存張儉杜甫交遊老鄭虔何事傾尊不成醉與鄉頭白各淒然

寄王和甫

秋入船窓夜氣凉白雲如霧濕衣裳亂螢過水添星影高樹遮山逗月光季子無金空作客長卿多病且還鄉十年扣角心同苦寄爾商歌怨更長

九日

孤舟何處逢佳節淮有三洲半草萊鄉國弟兄鴻雁信客途風雨菊花杯空囊自覺長安遠明鏡何須短鬢催却憶故園年少事壺觴戲馬月中回

送劉生

邊鴻朔雪年年見漕檄軍書日日聞潦倒西游繻未棄倉皇東走袂難分獲麟渡口飛黃葉戲馬臺前起暮雲回首壯圖消欲

盡可堪孤棹送劉蕡

旅寓鄰婦故倡也悉其平生偶述

儼然高髻楚人妝一曲新聲總斷腸少第家恩爲恊律狂夫被遣出平羌借來燕壘危難住種得蓮房老亦香鸞鏡曉臨無限恨且將心事問徐娘

長安逢塞上班師友人有作漫和

盛秋胡騎若雲屯奏捷飛書入雁門浪說單于刑白馬羞稱公主嫁烏孫班師節鉞

歸三殿欵塞旌旗過五原幕府獻功方飲至撰成鐃曲侑金樽

旅中逢故人飲

關河氷雪滯征輪邂逅窮交白髮新學劍學書吾少賤種瓜種豆爾長貧縱輸黃鵠能遺世尚賴青山不負人岐路一樽何必盡待歸長醉五湖濱

送李都尉出塞

白馬翩翩出羽林隴西都尉二毛侵剖符

未得君王命推轂先勤主帥心朔漠黃金酬死戰夕飛赤羽報生擒匈奴已滅邊烽息無柰雙龍夜夜吟

北河訪客

關河風浪雨㝠㝠上瀨寒裳過野亭芳草盡遺三輔綠斷雲常接太行青酒人昨日逢燕市賈客何時下洞庭岐路一樽生感慨望中明滅少微星

送客得友人書

天涯芳草暮雲橫握手青樽此日情楊並
南州徐孺子書傳東海魯先生花間宿霧
常疑雨樹外平岡宛似城楚地故人秦地
別古來踪跡本浮萍

旅懷

長安日日賦歸歟何事窮秋尚索居和氏
慢藏懷裏璧劉生悞讀枕中書骨留燕市
元非駿鋏動商歌不爲魚朔雪隴雲飛不
盡夢䰟愁絶獨驪車

過淮

羇栖鞅掌不堪論日磬壚頭酒一尊淮府
於今辭相國楚宮聊復酹王孫蘋花明月
迎歸棹楊柳秋風過里門漁父江潭如訊
問故園猶幸釣磯存

江上逢客遂爲金焦之遊

旅泊因成汗漫遊淮南芳草過汀洲窮途
不向青山泣竄跡言尋白社投一棹木蘭
江似帶半瓢竹葉月如鉤卜居未得從詹
尹避世眞堪遇許由

泊舟

高秋去國獨與哀漂泊孤舟向水隈雲識
山空朝不散潮知河淺夜能來微茫樹影
千帆落迢遞江聲一雁回貢禹彈冠猶在
首王陽書札可曾開

還家

十年憔悴一青袍何事還家尚佩刀故國
凉風吹燕雀高城落日下蓬蒿空廬抱影

無三窟愁鬢經秋有二毛最是生平耽縣
酒陳卿常謫是西曹

伐檀齋集卷之九終

伐檀齋集卷之十

吴趨張元凱左虞著

五言絶句

齋居雜詠

舉頭望白雲頫首看流水古之東郭生悟彼北宫子

其二

麋鹿遺大野木鷄在深林山月直入室松風與披襟

其三

世及乘朱輪賞延端章甫稍曾事貴游爰居聽鐘鼓

其四

日暮臨高臺心在歸鳥邊明月出滄海白雲流青天

其五

區中多畏途屢屢靡年載方爾相呴濡悠然問江海

其六

高鳥凌青漢鼫鼠穴神丘還將齊物意且作逍遥游

其七

再生宋人犢復失塞翁馬天道誠悠悠是難測識者

其八

顛越全於酒困窮樂吾天不材山之木婆娑永其年

其九

嘉樹蔭吾廬凉風吹絺綌久甘守太玄莫與辯堅白

其十

乘杯不渡海且注竹葉春自是無心者空爲有髮人

十一

三春秀紫芝九秋飛黄鵠川上忽坐忘不聞虚舟觸

十二

幽棲巢林樾時出濯滄浪興到呼李白愁來命杜康

十三

好學無聞焉佳兵吾衰矣且樂榮啓期不羨曾施氏

十四

池中寒氷澌原上春草生用心如明鏡不將亦不迎

十五

清樽泛流霞一室生虛白鵷鶵栖高梧空以腐鼠嚇

十六

蓬蒿張仲宅羅雀翟公門五斗白帶礪入口聊饔飧

十七

智囊徒自役龍斷亦何有臨流無桔槔吾慕漢陰叟

十八

緑水濯吾足青山挂吾瓢童子衣荷葉柳下來承蜩

十九

草木鶉之居朝夕鷇以食喔喔四十年夢夢如一息

二十

雨濕藕花渚風吹芙蓉裳因看山梁雉亡却沙丘羊

長安道

二月桃始華千門柳初緑飲酒青樓間望見黃金屋

其二

羽林期門兒下直誇閭里昨朝虎仗下肅慎貢楛矢

其三

朝出春明門青山夾馳道流水公子車如茵王孫草

其四

年少霍家奴横行紫騮馬道逢五侯來揚鞭不肯下

古意

君從薊北回遺我軒轅鏡但照心異同不照容衰盛

其二

君從日南回遺我雙翡翠口中啣明珠疑是相思淚

其三

君從荊土回遺我連環玦不渝堅貞心難解綢繆結

其四

君從蜀江回遺我一端錦鴛鴦穿大渠飛上合歡枕

大堤曲

女郎盈大堤羅袖翻全疋春風易醉人俱作桃花色

其二

迎風亂雲鬟拾翠露纖手蘭橈柳下來遥認卭之友

春江花月夜

金卮濕花露羅袖留春雲冶容月同皎微詞人莫留

其二

條風動芳樹素月流金波陽春宋玉和子夜秦青歌

相逢行

相逢游俠伴大醉柳市南季布止一諾生平無二三

其二

相逢大堤上美人花不如却笑陳孟公夜行藩其車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日日理亂絲絲已織成綺君歸尚無期

其二

自君之出矣夜夜望明河河水隔牛女不得常相過

青樓曲

妾本長干籍來住夫差城巷多惡年少不敢彈鳴箏

少年行

孤白解與人黃金巴孤注獨有雙吳鉤未敢輕輸去

覽鏡

匣中有古鏡清光如明月昔照我朱顏今照我白髮

其二

白髮生今年綠酒且今夕每有憂生嗟豈為勳業惜

山居

草閣抱明月碧砌散流水門掩鹿不來風吹落松子

其二

披拂桃花風獨往孤雲意山中久忘言寄客無文字

過酒家

繫馬大道傍獨對高城坐東風吹門開門外乘軒過

其二

楚楚黃公壚酒深不可揭昨醉阮嗣宗今醉畢茂世

江樓

綠窗開雲中青壁凌江沚髣髴翡翠屏照耀明光綺

其二

江帆留不住美人在天涯高樓日暮心腸斷芙蓉花

獨坐

孤亭散玄草獨坐對青樽啼鳥留在徑落花飛出門

暮春

吾適點也志暮春春服成遲迴綠柳下載
聽黃鳥鳴

留客

對客共小飲閱世成大噱且暾景升牛莫
舞羊公鶴

秋夜

秋深未除架庭草淒以多凉風忽吹墮蜻
蛚與飛蛾

江亭夜月送客

月出大江白山近高城青我歸掩蓬華君
去逐浮萍

其二

津亭黯然别蘆葦風蕭蕭舟中有明月庶
幾慰寂寥

吳趨謠

旭日照金昌九衢散晴綺繡鬭雕盤鬢佻
佻賈人子

其二

醵飲市珍羞主進要王謝千錢坐堂上不
滿坐堂下

其三

夫壻咸陽商家住閶門右千金買明珠照
耀翡翠首

其四

吾土本淸嘉月旦近囂囂販夫弄文墨啓
予麻詩謠

其五

少婦顏如花居肆日中貿金錢投錦囊牙
籌籠翠袖

其六

吳兒織吳錦新機索高價絢綵盡不成儀
然奪造化

其七

來往伯通橋生長泰伯里貧賤人棄焉富
貴驕人耳

其二

人家住草莽暮煙青菰茹沙岸無古木河渾多大魚

其三

越女立吳船容嬌髻欲墮回首不見儂將腰輕轉柁

其四

招招問舟子船是江南不以我木綿花換爾金昌酒

其五

亂山對輿冢積水閉上閘小史唱短籌長年囉舊枘

其六

淮陰惡年少刺船能挽強但恨難行處不在青樓傍

其七

漕渠十二年約束樓船新朱衣挂金節綠酒映玉人

其八

綺幔碧油航士女炫新粧拾翠青山側飛芳綠水傍

其九

士卒籌米鹽衛尉羈文法巷有專諸墓里無干將匣

其十

晨出逢宋朝暮歸見祝鮀勢位成泰岱意氣隨清波

十一

輕裘白皙郎翩躚豪上渡青樓臨杏花卷幔要郎住

十二

醉擁三婦豔富潤十畝宮獨有草玄客不謁陶朱公

漕船曲

渚靜芙渠開波動鴛鴦起黃頭白足兒雙雙浴清沚

其八

青徐木道倡吳楚濟舣客年年綢繆期倫

近女牛夕

其九

意氣爭官河赳赳輕廼公恒有脫死士藏

活爲船傭

其十

官米不直錢私酒不待價醉尉擁胡姬公

然坐柳下

采芳園六詠

棲雲室

竹樹瀟湘聲華館巖壑意夜不下朱簾爲

有雲來去

搴芳亭

白露零木蘭清沚浮菌蕳衆芳何繽紛朝

搴與夕攬

桃李軒

黃鳥鳴嚶嚶芳園開桃李美人期不來春

風吹綠水

聽溜石

深山一夜雨白虹走青壁欲聽松下泉且

枕溪頭石

雨花菴

精室非招提繡佛胡然有天花座上飛爲

問染衣不

夫容堤

夫容出秋水盈盈好顏色欲采無輕舟夕

陽空佇立

江蘺館六詠

松齋

潛虬立幽徑偃蹇老蒼鬣不受秦人封祇

賞朱家俠

筠房

瀟湘片雲飛洞房綠如染夫君不遠游枝

間無淚點

月榭

遥空獨鳥還松際孤雲沒呼彼謫仙人同
問青天月

眺臺

白日隱天末高臺凌雲間縹緲何所見海
中三神山

石塢

片帆馬沙渡髣髴牛渚側江光漾雲根窓
間常五色

鶴院

所適躡步閒稍寬樊籠下院處詎云榮古
有乘軒者

雲栖館六詠

清玄齋

主人楊子雲草閣搜奇字清暉照寂寥流
水澹無事

獨倚樓

高樓愁獨倚薄暮羅衣寒空庭彈不盡明
月半闌干

宿雲洞

洞裏白雲臺洞口紫絲障朝來掃落花春
雲在衣上

夕陽亭

螮蝀莫敢指胡隮不可攀閒門閉秋草獨
對夕陽山

玉虹峯

一片玉玲瓏坐見生雲霧潛虬蜎靈姿居
然在庭戶

松月臺

秋月照孤松亭亭自高潔深夜凝露華枝
頭生蒼雪

石湖草堂對雨

湖侵杼色白雨濕竹光寒水鳥已忘機飛
來立闌干

其二

驟來泉瀑亂暫歇雲流青鐘聲盡不響空
山自泠泠

其三

雨深竹葉盈山靜蓮花禪能谷陶令醉遮
覺遠公賢

其四

爐煙凝不散彌水清且流三日五湖雨一
洗千山秋

解印作

別後虎符失匣裏龍劍存猶堪淬礪之沙
場報君恩

其二

□□萬夫長而無擔石儲不曾負肝膽且
漁

辭漕作

司徒昔推轂駕車憚遠征揣摩失蘇季窮
愁自虞卿

其二

未種陶潛柳且賣邵陵瓜燕山無泰岱淮
水多含沙

秋夜思友

琴尊久寂寞常憶故人驩不待飛霜相至蘼
蕪此夕寒

夏日山中

藤蘿蔽日月一室翠生寒科頭立松下飛
瀑來巖端

對月有懷故人

山桂落清夜相思萬里人只

□得□

露飛白深□□人瀟湘來與

戊柳齋集卷之十

伐檀齋集卷之十一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七言絶句

軍中樂二十首 有序

余結髮時閱史册載古名將度絶幕以邀奇勳迺心翩翩向慕之也撫壯而世及戎官則束濕文法無能遠引尺寸以自樹服皃鳌而荷劒戟不過以之趨蹡蒲伏於甘亭司府間耳嗟嗟入役

十年載罹患傷命也何如壬申歲復有漕渠之役秋泊潞河塞垣在望乃擬軍中樂凱數事而爲歌詩座客能爲燕趙聲洒酣擊節恍如從事於票姚武剛車前也

出塞

元戎十乘度龍沙旌旆悠悠士不譁踴躍長驅三萬里匈奴未滅肯言家

乘障

亭障嶢巖照夕烽盛秋都護肅臨戎漁陽塞外嚴凝氣一片陰山積雪中

戰勝

雲中不閉鴈門關滅竈沉烽白日閒胡騎寇邊三百萬單于僅以六奇還

受降

漢家飛將會龍城面縛千羣向柳營幕府何須計首虜但圖麟閣是功名

屯

林胡塞外野蒼蒼休息三軍秋稻粱耕鑿已堪忘帝力不知何地是沙場

獵

走狗呼鷹徧草萊千城須伐兎罝才經過捕得雲中虜畜產車輜席卷回

擊劒

劒佩昆吾菊朔邊鏢生明月匣生蓮斑痕任積胡奴血一擊精靈耀紫煙

蹋鞠

鞠室纔穿約伏飛香塵浮處曳單衣安安
只恐髀生肉且試輕蹻掣絳幃

超距

投石三軍技最優況曾超踰羽林樓春和
塞草平鋪翠賈勇爭先博一籌

賦詩

蓮花幕裏筆如椽橫槊雄詞鄴下傳却笑
李陵非國士創爲兒女別離篇

射

以下七言絕句

期門結伴試穿楊忽斷秋空朔鴈行[illegible]
自誇如李廣應弦曾倒左賢王

騎

善馬羣空宛耆人執驅校尉拜官新試將
紫燕平原獵却使蒼鷹望後塵

歌

幕府初開鏡裏蓮泰青新曲乍教傳知音
不返周郎顧含態偏承主帥憐

舞

長袖蠻靴曳翠裳依歌赴節儼成行軍中
自有纏頭錦不學梁家墮馬粧

春游

行春小隊擁材官尚覺邊城草色寒馬度
水來拋玉勒鳥穿花去避金丸

賀雪

雪沒陰山大將牙獸尊高貯紫流霞關城
不夜清笳月營樹銜寒細柳花

博

以下七言絕句

春到邊城不射雕營中高臥霍票姚偏裨
夜博千金注已識軍前但用梟

飲

邊營盡唱凱旋歌寒酒渾如塞上河主帥
投醪能愛士三軍常得醉顏酡

拜爵

天山箭定海無濤馬上旌書紀戰勞姓字
一時題幕府不爲强弩即弓高

班師

封侯萬里報功成放馬桃林散甲兵生入
玉關非志願丈夫高抱槊長征

閨中詞二十首 有序

吾友西河毛生戊寅春仲忽貽我美人之什顧余傖父儔也安能嫵媚宛轉而賡是歌乎雖然和璧漫投貞士再刖明珠愛惜季女斯飢憂暢不齊感慨同之矣古丈夫心腸鐵石猶不忘月露之詞良有以也乃貰酒携管酒未盡而和已

周大都被酣興至不無放逸興盡悲來太深酸楚者乎嗟夫不淫不傷風人之旨哀豔曲起予者誰不以示人聊荅毛生云爾

春曉

曉睡濛濛錦帳低合歡牀在最深閨夢寬
化作雙鴛鳥飛向並頭蓮裏栖

錦筵

華堂疏越響朱絃有女明妝對儼然王粲
亂飛翻翠袖淳于先已醉初筵

臨花

花枝不減去年紅妾貌今年似不同遊子
不歸花又落年年人老怨東風

見月

月昔圓時人共憐人今遠去月空圓亦知
天外元同照無奈人間各一天

覽鏡

曉帳晴暉照影孤桃花片片撲流蘇一枝
鏡裏猶堪摘不識狂夫記得無

持筐

取斧携筐卷袖羅柔荑無奈遠揚何桑間
莫浪逢人語調笑秋胡世上多

秋思

綠綺塵侵衣裯不復陳任從蛛網任從塵秋風
一夕容華落總是長門賦裏人

遠書

尺素含啼寄塞垣錦囊緘處繡雙鴛遠書

未必真能達縱鬱煩惱盡言

山閣

懸高羅袂不勝寒笑插山花倚石闌無限
遠峰浮黛色飛來鏡裏入眉端

野航

蘭槳輕搖蓮葉開孅孅羅襪爭無埃雨雲
不向巫山去容與還從洛水來

曉汲

汲罷清泉露濕鞋碧梧飄葉半空階羞他
井底孤凰影墮却嫁時雙鳳釵

夜奕

手彈玉壘照銀釭閒閣和親未受降自是
南風猶不競無端輸子一雙雙

采蓮

兒鬢撩亂起蒹葭弄槳穿莎濕絳紗世上
恨無連理藕波間喜有並頭花

乘騎

聯鑣舉袂柳風吹銀鐙金蓮步步垂按轡
耍郎花下語莫教馬首暫參差

洞房

蘭氣俄從翠被生燭輝猶傍繡牀明枕邊
栩栩雙蝴蝶攪斷鴛鴦夢不成

酒肆

糟丘忽漫出芙蕖却向壚頭粉黶舒含態
含嬌情不一似曾相識馬相如

小飲

夜寒孤坐強持杯惆悵紅顏對落梅淑女
未能忘古酒周南什裏賦金罍

弄嬰

錦襁猶自泣呱呱玩弄當年小鳳雛恐學
良人游汗漫任教繡戶不懸弧

縫衣

征衣寄去到長安纔見霜飛木葉丹何事
深閨縫未息高堂垂白怕初寒

擁爐

共簇紅爐近翠帷貂狐袖手不成妝顧

只尺恒相倚莫與春風出洞房

四公子詩

孟嘗

駞秦過趙世稱雄食客何心負廼公魏子
馮驩猶未老忍教薛縣黍離中

信陵

六國縱横事若麻少年公子王無瑕單車
一出秦兵却討畫侯生定不差

平原

夫人弟却五城封存得邯鄲罷折衝門下
毛生猶未識如何肯過賣漿傭

春申

三千珠履曳長裾權畧當年盡不如裂土
江東城郭在夕陽秋草故吳墟

四美人詠

明妃

白龍堆裏寒雲昏黄鶴歌殘馬上論自恨
良家充内選世同公主嫁烏孫

飛燕

三千宮女廢昭臺飛燕雄心尚忌猜乍報
殿成名合德悔教小妹入宮來

文君

澹蕩春風膩錦江洞房人靜鳥啼雙臨卭
儻賤成都客閒却花枝鎖緑窓

緑珠

石家歌妓儼成行金谷温柔別有鄉既是
緑珠吾所愛季倫何惜剖身藏

古劍篇

赤帝提携日月開棄捐平世臥青苔千年
英物沉埋久斗傍寒光獄底來

古鏡篇

明月長盈萬古同雕龍匣裏湛然空恥留
紅粉妍媸態烈士肝腸一照中

對酒吟

屈原投湘徒自潔介推逃山焉用文時乎
不遇飲美酒高歌激散青天雲

其二

季子黑貂不掩骭百奚伏雌聊可烹丈夫
破產出門去斗酒慰勞吳王城

古詞

紛華戚里不勝春年少橫行貴絕倫待勝
盡歌江有汜于田作賦巷無人

其二

長楊宣曲盡為家大道紛紛擁俠斜十里
五樓巢翡翠千金一疋買桃花

芳宴

醉客金罍芳樹邊瓊軒珠箔立嬋娟彩雲
窈窕簷間度豔曲玲瓏花外傳

其二

上夜邀歡錦瑟調滿堂蘭氣襲鮫綃冰壺
月映光逾濕玉樹風含影太嬌

少年行

少年結伴出春明十里青樓巷幔迎游騎
紛紛盡回轡金張子弟獨橫行

其二

呼盧徹夜玉為籌橐裏金錢若水流昨賜
飛龍廄中馬今來輸與富平侯

楊柳詞

稽洛山邊春草殘漁陽戍裏夕烽寒故園
楊柳年年綠只有閨人帶淚看

其二

妾夢飄揚遶翠幃柳花飛處思依依好隨
風絮天涯去尋得蕭郎作伴歸

衛尉春游曲

都護春游錦纜開紫騮閒在夕陽臺昇平
不作軍中樂載得琵琶水上來

其二

暮春芳樹亂鶯啼紫陣金罍遶大堤不是
海波平似鏡將軍那得醉如泥

邯鄲客

邯鄲俠客長安游青樓要入彈箜篌單車
使者來附耳對酒不言心自籌

其二

邯鄲俠客黃金輕徹侯爭致公子迎寶刀
駿馬散却盡空手笑出燕王城

故倡行

結客紛紛盡俠徒身隨大將執金吾綠鞲
白馬道傍立笑捋霍家馮子都

其二

香風逐馬御溝斜朱邸潜歸滿袖花女弟
垂髫纔十二不嫌懷裏教琵琶

竹枝歌

燕子高樓水上開楚江風雨竹枝哀賈帆
未向門前落孤負春潮日日來

其二

水落寒江露釣磯春將去路已全非郎今
無那舟行遠匹馬先從間道歸

青樓曲

翡翠樓中紫玉杯垂楊臨水繫龍媒蘭蜂
笑語春風入夫壻甘泉侍從回

其二

瑣窗春雨碧澄澄羅袖生寒若不勝花下
冶遊誰氏子綠衣年少仕安陵

邊將行

三春饗士集英髦上師票姚獸錦袍洛苑
乍分紅躑躅涼州新進綠葡萄

其二

瀚海春濤靖不驚玉關佳氣鎮邊城虎符
總逐鷹揚士龍額先封燕頷生

閨怨

花落閒庭燕子歸楚宮腰細不勝圍三春
憔悴飛蓬首青鏡空留明月輝

其二

落木蕭蕭江上山雁門不寄雁書還封侯
豈是尋常事游子偏多戀玉關

出門歎

黃金蕭索減仲產玉龍不死報君恩朝來
結客青樓飲拍馬齊出春明門

原缺

其二
昨朝易米菱花鏡今日換酒芙蓉釵何忍
顰眉對妻子揚揚高步長安街

道傍曲
磊砢嶮巇路不平少年塲裏莫相傾肝腸
在舌人皆聽盡是清商激楚聲

其二
長路關山感慨深愁霖苦霧晝陰陰蓮花
匣裏明秋水照見含沙射影心

客中行
吳兒越艷總垂髫漫學青樓綰髻高娫媚
盡能歌宛轉不知誰是鄭櫻桃

其二
城西柳市酒家胡笑問鷄豚與盡無怪殺
文君春有恙桃花臨牖代當壚

春臺望
百尺高臺起鳳凰郊原草木盡文章東皇
幻出千端綺散作中天紫翠光

截陽花正好偏宜錦瑟與金罍

氷壺
銷暑珠光映玉壺層氷高揷赤珊瑚廣寒
宮裏人難到河朔沉酣夢入無

明月
三五清暉散碧空鬱葱嘉樹露華中不堪
青歲徒零落且就芳樽隱桂叢

瑞雪
朱扉寂集轉飄揚白雪難侵白玉觴人壽
未能躋百歲年豐聊與醉千塲

和客貧居四詩

漏室
草色牀頭細雨霑漫移長劒掛虗簷中宵
一隙生雲霧陋室翻疑有豹潛

絕糧
羞與侏儒共一囊尚留靈草散金光子房
豈是辭俱報閉戶先尋辟穀方

謝客

室有蓬蒿釜有萍雀羅正好施空庭祁連
幕下如雲客幾箇任安念衛青

無衣

鳳甲鸘裘易幾綈且將沽酒醉芳辰生平
未到秦庭哭漫賦無衣不爲貧

春思曲

江上行歌桃李穠風柔花煖氣融融繡幃
一入春無限朝暮巫山雲雨中

其二

黃鳥間關最有情大堤行處落花輕亦知
春色臨卭好綠綺携將出錦城

無題

能歌善舞性多才風曳輕綃素腕開婉媚
却從朱邸入此兒疑是買珠來

其二

淸揚白晳綠雲鬟柳市蘭閨意總消最是
春眠渾不醒主人衫袖短蕭蕭

春路

水邊桃李競芳菲貰酒壚頭一解衣江上
不迷春草路妍華留待遠人歸

江樓

獨上高樓悵遠津白雲紅樹暮愁人客眺
亂指長沙發采采江離寄楚臣

伐檀齋集卷之十一

吳趨張元凱左虞著

七言絶句

西苑宮詞二十四首有序

夫古之帝王登封降禪類帝禋宗詩書之所稱述者未嘗於地恭惟世廟中葉端居西齋宮者垂三十年良由睿智天縱妙應萬幾時適乂安休徵協瑞日夕望祀蓬萊受釐宣室莫非祈禱長生願言久治蓋不出九重之內能福億兆蒼生豈秦皇漢武梯山航海騁慾以罷民哉草莽遠臣頻遊都邑聞之客座爲焉可紀乃撰西苑宮詞若干首雖未嘗與聞閟宮之玄妙庶幾不誣閭閻之頌說而已

其一

肅將上帝祀明堂寶鼎昭回日月光九獻
不須歌舊曲詞臣昨已撰芝房

其二

秋殿清齋正受釐迎和門外立諸姬大官
不進麒麟脯御饌唯供五色芝

其三

陳詞瘞玉奏鈞天西苑宮墻近耤田水旱
恐煩祠后土未央深處好祈年

其四

宮女如花滿道場時聞雜佩響琳琅玉龍
蟠鈕縈仙表金鳳鈎鞋踏斗罡

其五

鳳閣傳呼魚鑰開中官齋捧御題來直廬
夜照青藜火銀筆如椽徹曉裁

其六

方嶽分符百道飛四時禋類萬靈歸休徵
勒石盈青壁瑞應成圖進紫微

其七

一株沉水萬金裝篆刻蛟龍縷鳳凰工巧
敢言歆上帝精誠唯許格君王

其八

夕烽千里照甘泉一紙降魔勑已傳急遣六丁乘羽駕火輪金甲淨幽燕

其九

靈藥金壺百和珍仙家玉液字長春朱衣縈出高玄殿先賜分宜白髮臣

其十

寶籙金籤爍几筵子雲正是草玄年石渠天祿如林士同校宣和道藏編

十一

千雲裹擁五雷冠祈雪齊開太乙壇符鶴未回金闕靜燭龍猶照玉宸寒

十二

金壺漏水響丁丁直宿宮娥坐月明潛聽象牀龍睡穩玉階低演步虛聲

十三

通天臺上接三台昊命重臨清醮開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十四

香臺紫氣藹晴空靈覡神休集聖躬垂拱萬年如一日禮臣何必議青宮

十五

內宮新製玉清符獨賜親臣道允孚何事官家頻顧問宰公冠上戴曾無

十六

真人方術鬼神愁出入金鑾駕玉虯濟北少翁曾賜爵膠東欒大已封侯

十七

金符寶笈護雲英鸞鶴晰將入上清拜受玉宵龍鳳簡元陽象一字分明

十八

聖朝臣庶洽垂棠慟哭非時秪自傷竟日天威無霽色容城年少有封章

十九

仙真異迹豈無因海嶽靈區合有人夜殿焚香親製草誥朝分遣內臺臣

蓬萊方丈可梯航匀漏丹砂近寄將昨鑄
銀山高幾許試持玉尺殿中量

廿一

瑞氣祥雲薄海瀕遠藩齊獻百千春進來
白鹿高於馬馴擾金階不畏人

廿二

頌美揚休錦繡香柘黃新帕蓋青箱內中
書法人間別詩字能兼數字長

廿三

君王常在集靈臺正殿葳蕤鎖翠苔縱是
明良不相見虞廷庶事轉康哉

廿四

方士如雲泛海槎采真元不爲丹砂萬金
煉就壺中藥愁殺仙人萼綠華

五憶詩 有序

戊寅秋日余苦下體沉痾偃仰一室莫
與晤言明月青山數馬通夢頗憶闔閭
城外素所游適之地屈指有五乃各賦
一詩以貽山靈毋哂經時之不至相期
非久之重來爾

千人石明月

明月青山短簿家笙歌幾處醉流霞瑤光
浸石翻疑水玉露溥空盡作花

文殊寺石壁

朱刹孤危寄上方青冥鷲嶺獨徊翔雲霞
散落千層綺日月昭回萬仞光

石湖草堂

芸窗棐几綠雲流數畝琅玕一徑幽愛住
浣花唯杜甫常來看竹有王猷

虎山橋秋水

石梁秋水漲平蕪髣髴瀟湘入畫圖震澤
連天浮玉鏡洞庭分岫浴青凫

玄墓山雙桂

玄亭迴合衆山蒼芰服初裁葛屨凉雙樹
勝能飄桂馥九秋秖恐敗蘭芳

和客邊亭四時怨

春

走馬沙場春暮時柳條纔綠向南枝彎弧莫試新開葉留與征人贈別離

夏

關城楡柳亂鳴蟬晩浴胡兒飲馬泉不去平蕪驚鴈乳天涯音信鴈能傳

秋

寢甲邊場淚暗流忽看明月又逢秋昔時雙照深閨影今夜孤懸絶塞愁

冬

隴水氷堅萬騎屯陰山雪積玉爲門御寒悉是閨中力浪說軍前挾纊恩

和客閨中四時曲

春

草長花落徧關山久客翻愁歸路艱遂使子規空叫月三春不見有人還

夏

爲愛芙蕖水上開漫將羅幭染芳埃茲頭欲折何曾折纔入木蘭風雨來

秋

瑶琴寶瑟寂無聲只有寒蛩柱下鳴海月一輪通夕照姮娥應悉此中情

冬

庭樹紛紛霰作花北風吹卷入窗斜天山積雪無歸路不是征人不憶家

曹太史席上二詠

歌

紅牙翠袖按清商暫見塵飛玳瑁梁宛轉盡能諧律呂主人無忝蔡中郎

舞

矜嬌顧影盼雙蛾尚怯當場掩袖羅不赴襄王夢行雨却隨學士舞回波

弇山園漫成

甲第名園綠水洲茂林脩竹羽觴流當年祓禊須臾事今日蘭亭坐臥游

其二

曲檻文漪綺席香高臺雲樹晩蒼蒼分明江左東山墅不見歌塵起杏梁

携兒子允文登虎丘寺有感昔遊

暇日停舟緑水隈芳菲不盡夕陽臺舊游零落何須問一寺青山父子來

解嘲堂飯治兵使者幕客康從理

鷄黍無能尚借人臨邛貴客豈知貧稂田事事須更僕媚竈區區太主臣

山中

清溪瀑溜碧潺湲猿鶴幽棲夕照間采采紫芝高嶺上携筐兼得白雲還

其二

空山樵路石嶙峋麏鹿悠然狎隱淪松下流泉清似玉一瓢同啖頴陽人

越中閫帥席上

蓮花爲幕玉爲觴鸜鵒留題倚鷫鸘三載削緱蕭索盡從君拂拭吐寒光

送客赴嶺南幕

浪說功名馬伏波少年心事在横戈茲遊得假樓船節雕結先看解尉他

春日花下飲

春風青鬢未成絲放逐江湖只酒巵二十年來眞落魄不曾醒眼看花枝

寄長安舊遊

金吾將士羽林郎昔日交游盡老蒼爲報吳鈎貧未賣猶堪提挈到沙場

同胡侍御崑山傅處士宅看菊

坐見南山對草堂短籬秋色一樽香從知野外柴桑菊不畏臺中御史霜

三月望與謝都尉玄妙觀賞月

春城樓觀列仙家五夜杯食五色霞庚亮從來爲明月玄都不是看桃花

寓楞伽寺

楞伽山寺欝樓臺湖水臨窓天鏡開巖下疎松池上竹清音日夕静中來

其二

寂寂山阿借考槃寒雲飛盡暮鐘殘五湖
秋水千林月一片禪心此並觀

淮南秋日感懷

淮海清霜徧楚宮姸華零落感傷同不知
客鬢今朝白但見江楓昨夜紅

宿寒山寺即事

江連雲樹路迴斜鐘起寒山亂暮鴉傍水
花枝渾解語東風吹入梵王家

病起訪曹子念

惆悵朱顔鏡裏更尚餘肝膽照人明相逢
不盡悲歌意萬里滄溟紫霓生

宿弇山園水閣

層楹虛閣宿流雲飛盡觥籌夜色分河漢
轉低池水白海天霜角醉中聞

漫興

館娃宮畔采芳菲相謔曾將芍藥遺白雪
漫言人寡和醉操銀管與文姬

庭桂

室如懸磬酒如泉獨酌悠然桂樹邊重惜
金莖不承露也教離立草堂前

芙蓉湖送客

八月芙蓉湖水清征帆一片挂離情暮雲
黯慘難爲別重唱驪駒待月明

江上寄遠人

萬里相思寄楚雲三春桃李徧江濆只因
花裏逢君別每見花枝便憶君

題隱士壁

棲息衡門有道風落花流徑水溶溶空山
自愛聽啼鳥人世何勞問臥龍

夕陽野望

漁梁夕照破寒煙一望蘼蕪徧野田飛盡
暮禽江水闊青山欲斷白雲連

送僧遊天台

乘杯已泛赤城霞飛錫何煩碧海槎經過
劉郎舊時渡莫臨流水看桃花

寺居示弘上人

浩刼終期滅累塵去來爾汝亦何因空潭
秋水深千尺照見人間未了身

在明不赴王官之遷却寄

勳業如山亦易銷況君官不過郎曹縱然
賦有凌雲氣懶向梁園弄綵毫

朗生以春社不赴約寄嘲

羣兒盡駕犢車輕傀儡場中簫鼓迎紅杏
春旗黃柳仗家家社裏醉先生

山行

碧嶺崔嵬鳥道懸夕陽明滅白雲邊斧斤
不入山林靜鳴鶴一聲聞九天

寺夜

解綱超然獨出家能持一戒破諸邪空門
八月高秋晚皎皎青旻片月華

弇山園夜雪

綺閣玲瓏夜有輝却看玉樹轉霏微主賓
醉後操銀管併作瑶華散漫飛

上方寺晚眺

孤亭登眺夕陽間木落秋空雙鳥還湖上
白雲飛不盡却聯紅樹亂青山

得友人書頗及勸駕之語漫答

春暉滿地照懸鶉羞說彈冠仗故人雪後
僅存東郭履不堪重踏洛陽塵

松陵舟次呈治兵憲使馮公

花撲樓船錦纜香兵符春暖不飛霜山公
一夕同樽俎能使千秋重葛彊

送李長洲以艱歸濟上

六月寒侵楚水涯氷紈爲幕雪爲車但猲
濟上王生栖無損河陽潘令花

託潘子會致聲沈君典

傾葢交情別後眞遥將桐水寄殷勤懷中
一片滄溟月欲報宣城郡裏人

送客

江干四牡正騑騑猶對離樽戀夕暉一領
青袍猲落盡送君行矣賦無衣

偶贈

佳人燕趙獨傾城善舞陽阿掌上輕爲雨
爲雲不知處襄王夢裏白分明

裘生五十詩

爰生浪飲日亡何漫遣文章應制科六十
公孫猶牧豕較來還少十年多

寄嘲朗生

生計年年問館娃虎頭痴絕不思家賣文
纔得錢千百不買青山只買花

送謝生以南粵戰功謁選北上

三載親從上將牙水軍十萬下珠崖漢庭
若薄征南賞海外何人斬呂嘉

其二

戈船下瀨盡邀勳年少登壇獨出羣不是
終軍功易建却因楊僕捷先聞

山居書懷

薜蘿垂戶閉雲煙永謝區中未了緣待得
三秋明月夜青松影裏弄寒泉

堯峰寺同山甫丈看月

高山月出動湖波寶樹珠光夜若何自是
清暉戀岑寂那知人世有笙歌

堯峰月夜同左虞賦　顧孟林

空中樓閣暮氤氳此夜人間不着君我
欲相從一片月不知身是此山雲

湖上遲客

石湖溪水碧於苔煙雨扁舟去復回恰有
桃花一千樹春風能遲阮郎來

訪葉茂長

白雲常護草玄亭誰識江南有客星問字
未回邀笛至芙蓉湖上不曾醒

丹陽道中作

高阜荒荒古木稠南徐江水送行舟河山
已帶中原色風雨今爲北道愁

高郵湖即事

白馬湖邊白浪生吳儂船在浪中行已知
到處風波急何事栖栖問水程

北河地名楊柳青於此送客
兩岸蟬聲客夢醒片帆初落暮雲停故人
無奈年年別江北江南楊柳青

喜幼元以光禄還京兆叅軍
再看新綬綰銅章年少常趨鵷鷺行花拂
緑窓仙署曉畵眉未了又含香

贈安茂卿
纔入燕京便有聲少年慷慨説荆卿黄金
只就青樓醉不識西園可市名

貽馬用昭
蒼頭欵叚自長途不事輕肥騎從都獻納
舊臣如薦士孝廉公子世間無

潞河舟中寄朱在明
潞水潺湲愴旅寬故人不共月中樽如何
只尺春明路恰似吳門憶薊門

約幼元訪彭廣文寓
月落初聞長樂鐘車如流水馬如龍寂寥
誰識楊雄宅載酒同君一過從

送茂卿還無錫
玉露金莖未易攀西風斜日送君還潞河
楊柳今揺落愁殺江南庚子山

其二
秋風落葉滿城頭才子思家倦遠游明月
放歌何處好芙蓉湖上一扁舟

飲幼元寓齋
不聽延秋門上烏相逢且自對呼盧只今
浪迹金門客元是高陽舊酒徒

其二
尊清夜共閒論幾見長安月色新勢位
尋常財是累古來貧賤好驕人

長安送客
上林花滿未曾看客舍霜飛把鋏彈賦就
不逢楊得意且騎欵叚出長安

廣陵逢陳郎
竹枝歌罷説離情草緑揚州水上城憶汝
怕逢顔色似杏花開處不曾行

題桃花畫扇

碧桃樹底醉流霞記得當年翠袖遮今日

漂零歌扇在令人腸斷故園花

阻風

西風吹浪不能平又阻歸舟一日程正是

關河愁絕處柳條無數作秋聲

鯤溟先生詩集四卷奏疏一卷

（明）郭諫臣撰

清康熙五十二年郭鸞刻本（四庫底本）

郭鯤溟集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諫臣撰。諫臣字子忠、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罷歸後起鄖陽巡撫、未上而卒。初、諫臣爲袁州推官時、值嚴嵩父子亂政、乃密籍嚴世蕃姦逆不道事、因御史林潤上之。世蕃遂伏法。及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數上書論列時事、語多切直。遂與張居正忤、乃有江西之命。甫三月即自劾歸。其生平伉直、不愧其名與字。而其詩乃婉約閑雅、有范成大、陸游之遺。雖十首以外不免語意略同、如高仲武之論劉長卿者。然當太倉歷下主持壇坫之時、能毅然自爲、不隨風氣、亦足見其孤介矣。是集爲其子元皇所編。凡詩六百七十一首、又附奏疏二篇。集中無與王世貞倡和詩。故世貞作序、謂交久而幾失之。復稱其詞咸調暢清婉、句穩而字安、不露蹊徑、而近體尤渢渢可誦。蓋亦重其爲人、不以門戶之異爲嫌也。世貞謂其詩可千餘首。此集不知誰所刊定、其亦出世貞之手歟。

鯢溪先生詩集序

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錐之用[illegible]物其子墨客卿名能工比[illegible]之士為俗吏謂惟韓陵一片[illegible]義者予友鯢溪先生其人歟[illegible]遂以意氣相許事落落如[illegible]以廉直惠愛稱而特耿介[illegible]之過其治官與治詩埒嘗曰近體為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為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皦繹秩然而不可亂也不得所屬事而淺言之則陋得其所屬事而深言之則刻不究其所以比則淺一切究其所以比則鑿先生於詩慕稱風雅蘇李建安曹公父子蒐陶謝包齊梁至所檃寫又大半出元和長慶之體往往獨於境而之於情才足無憾於法多屈法而伸其才法不得盡於才多屈才而就法不務為刻鑿以求工於昔人之名譜宮中商經往緯隨縱吾偏至之鋒以抉其所由發之秘彬彬成一家言最為快矣先生由司理入銓曹式藩臬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如刀劍發鎔試而輒利世不以是豔先生而若惜其未盡用先生拂衣稅駕遂林泉之致逍遙觴詠者十餘年臺使部吏交馳於朝以薦而如弗聞也者世不以下壽豔先生而若惜其棄我以殁出為名宦入為鄉賢請從祀於郡之學宮世不以異典豔先生而猶若有歉者世或無以望見顏色而承下風然讀先生詩則宛然而對目鏗然而諧耳恍然其若有覿也先生言在人間與在霞表引海樂山之心思平慕泰之願翁金叩求今人味繹不已非内無之思外無遺物而能然耶先生所與倡酬者僅四五君子以予之不肖亦得從是四五君子之後以倡酬於先生先生往往以詩投予蓋益數而後知先生之深於詩也先生既立功名致通顯又工比興稱子墨客卿茲有子為先生不朽計慨公業之猶存知荀令之不死矣是集也元美為之序述匠心之源其士安之託也夫存良為之校究作者之槩其鍾嶸之品也夫予安能不攘臂其間請事斯役也

長洲張獻翼撰

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郭鯤溟先生始仕為袁司理即能出奇策以破散大奸懟天下聞而壯之既擢吏部郎數上書言事如栽有道擊中貴人阻抑僥倖平亭還拜至請身以考功法試郡皆鑿鑿出人意表無不以為賈長沙陸敬輿復出而絳灌裴盧之徒不能無側目出參江西省政先生飄然請告歸弄名用以病死天下無不高其行而惜其才之未盡究然未有能名先生詩者余與先生雖晚合傾蓋以來踰十五年杯酒之暇相與抵塵尾擊唾壺慷慨談說今古事

遠至八垠之外近而閭井瑣屑無所不及獨不及詩以為先生豈厭薄之將以余非其人耶先生歿而其子元望出先生橐中詩可千餘首駭而讀之則自五七言古近體無所不有而近體尤富獨得十之八其辭成調暢清麗句穩而字妥不露蹊逕而近體尤渢渢可詠以編少陵詩例考之則窮而詩達而詩遊息而詩感觸而詩適而詩拂鬱而詩為賦為興為比不一而酬和贈視餞之篇十不能二凡皆以自抒吐愉快其情意而已然後知世之不能名先生詩以少所見故見之未有不能名者

也嗟夫先生古遺直也直不可必達其志故在事之言可以致人忤而不顧其志不在名故有韻之言雖足以致人許而不肯出籍令果厭薄之則先生於居平時當焚筆硏狗雞刀胡以若是其夥也夫余與先生交既久雕蟲之聲頗墮人耳而不能以一語挑先生非望幾遂失先生嗟乎余果非其人也於是望將梓行之而屬余為序或曰行之將非先生意乎哉望曰不然三百篇之什非明堂清廟而雅頌者往往出於畸人遊女之口太師采之聖人紀之以為風而不敢廢春秋作扈氏失其官

而詩不在下當敬輿時重足無論矣以長沙之才其牢愁感慨豈僅賦鵩弔屈二章而竟寥寥乃耳要必有任其責者先大夫固不為名計其於名當亦不在詩第奈何并晦其平生之寄而東焉姑請梓之天下大矣當必有心賞如鍾期者于曰善子姑梓之吾以為中郎女猶賢於文園令婦也耶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鯤溟遺稿序

夫文者道之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粹文固難言哉鯤溟郭先生殆所稱有道者乎余幼嘗讀其制義聆其亮節竊嚮慕之旣涉蠡口溪水湯湯訪之里人稱其世所居處迨後與先生之弟締姻因得以悉其行藏而索遺稿讀之即未睹其全已不覺神色俱馳前輩風軌卓然道隱於菰蘆中者盈盈目睫矣今先生之孫際可收其詩稿選而葺之眎予讀竟迺益知先生之品格高標寓意特遠雖託篇什以宣洩性眞之蘊非借幽棲以殞

規篇什之傳也雖然其雄才灝氣震爍宇內而一朝投劾如棄敝屣焉以故蠡口得有先生先生亦嘗有蠡口矣當其時以其垂紳束帶者而供衫屐以其黃扉紫府者而供巖壑以其珥筆皁囊者而供畊墳以其天廚大官者而供筍蕨以其鳴珂駕騶者而供杖屨以其五雉九扈者而供園翁溪友以其柴柵纏繳者而供達生齊物之觀試讀其書想見其韻如隱居諸詩則彭澤歸去辭也歸與諸詠則季鷹思鱸意也家燕諸章則柴桑命子文也蠡溪諸什則香山池上篇也其性情發於歌詠而風世之道寓焉其風猷著於疏奏而經世之略載焉夫滄浪之歌萍實之謠一言全道猶爲垂訓況公此稿爲精神心術之所蘊乎其道誼誠足鼎呂者而僅僅詩文云乎哉遂援筆爲敍以識仰止之私云爾若夫揄揚贊歎之詞則有弇州諸先生在

太原王心一撰

前寫二字
提行寫
不空格

鄒鯤溟先生詩集序

參政鄒鯤溟先生蘇郡之典型也余忝
命來守茲郡其裔孫鸞以先生詩若干篇屬余為之序顧余非知詩者何足序先生詩然而先生之詩不可以不序也夫詩之為道有從乎其詩者有從乎其人者從乎詩以言詩則備格律具聲調琢句鍊詞以求相勝自漢魏以迄今茲苟有作者不可屢矣若從乎人以言詩則不必計其詩之工拙而但視其志之所在以為足以千古此或詩或人得其一節而詩皆可以不朽如必人為近世所希有而詩亦當時所僅見若斯人者吾恐屈指數之古作者之林亦不數數覯也乃鯤溟先生獨能兼而有之觀其由司李歷部曹以至出為參政其奮擊奸宄犯顏諫諍立大節於朝端彼專以詩名家者其何以及之及其見幾能作棄官如遺寄之於詩歌以發抒其懷抱又能絕去淫哇而一歸於大雅讀先生之詩者僅欲以廉吏名先生吾知其亦不可得也余雖不足序先生詩然以曾守先生之土得側聞其遺風而相賚為吏治且獲弁以數語與其詩共傳不朽焉是固余之幸也已至其詩之淵源派別如何位置於詩林則王張諸先輩論之篤矣余無以易之歲在癸巳仲夏既望長沙陳鵬年題於潤州城南寓舍

重刻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余嘗考前明世宗時相嵩用事始末蓋三歎於鋤奸戢暴之綦難也嵩柄政二十餘年殺害忠良毒流宗社晚得徐文貞公密伺其隙潛爲轉移林侍御既彈懋卿鄒侍御始彈世蕃而嵩乃罷歸田里猶縱逆孽蠢動不悛世宗隱微護暱已非之意幾如反掌矣林侍御出按江右奸黨駭愕掊擊其後時則袁州司李郭公奮身力抗摘發嚴氏貪橫罪狀上諸侍御飛章入告然後得捕逮究人授首案衛以成文貞公之志則公之功豈出侍御下哉嗚

呼元惡大憝神人憤恨而欲殛之者賴一二公忠剛正之臣衛其鋒摧其焰勢甚孤且危耳使所遇皆柔懦洪涊者流畏首畏尾莫之夾助必終被過抑而事以無濟此我夫子所以太息於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也公于立豺虎之鄉迅擊鷹鸇之翼氣激風雷光貫日月矣及其入司銓曹正色昌言指陳時務糾劾中官侃侃見諸封事遂至直道齟齬出參外藩而公素懷恬退翩然解組優游林壑以終設使遭時大用得究其所設施豈不更有造於封疆多故廟堂否隔之時哉此尤足爲當時用人者扼腕痛惜也公爲我鄉先正其風節卓犖不羣若此而時移代遷父老竟無稱述之者甚矣文獻之闕畧何可勝道今公之五世孫爲重輯公之詩集新登梨棗因來問序於余余既證諸舊聞展卷諷玩起敬循環諷誦凡夫宦遊閒居之作雍容淡逸發於性情止乎理義渢渢乎大雅君子之音正宜表而出之以爲慶曆間蔡林鼓吹不當遺置於殘編斷簡中也是集行而公之聲問昭揭如新清門世裔頌揚前芬致足嘉尚余雖衰疾不文敢不敬綴一詞且以寓論世之思焉

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秋分日同郡後學彭定求序

吾鄉先正郭鯤溟先生由袁州司李入爲銓曹出參外藩其生平奮擊權貴立朝敢言棄官遠引迄今幾二百年邦人士猶能道之而其詩古文詞世罕有知之者如虞山錢宗伯牧齋輯列朝詩選備有明一代掌故而先生之詩不與焉後秀水朱檢討竹垞選明詩綜百卷蒐羅放失更備於錢而先生之詩卒未之及甚矣文獻之缺畧尚論者每有餘憾也先生五世孫鶯刻其詩集四卷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詞氣和平無鑱刻嶄絶之語雖其與世齟齬不獲盡展抱負往往託諸歌詩以發之而

溫柔敦厚之旨自在因知先生之慷慨有爲得於粹養者深非逞其意氣漫焉嘗試者比也夫先生之赫赫不可蓋者本不以詩重即使其詩不傳或傳矣而不工於先生之高風峻節不以死生禍福爲芥蔕者固無損也況詩與人合當時聲雄壇坫者轉或遜之而謂不足以垂世而行遠歟世有好古之士搜勝國遺詩輯而錄之以補虞山秀水之闕亦後來者責也先生文章類多散佚今附詩集後者惟隆慶時應詔陳言及請治中官之疏其言皆切直不阿深知得失興壞盛衰之理爲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此益足以見先生之大也余與郭爲中表世戚又先民典型爲後學模楷不獲以不文辭故綴一言於末以志高山仰止之意至其殲分宜嚴氏之惡與夫得罪江陵之故爲大節之顯然者王文肅公及王弇洲司寇傳序中詳言之不復贅述云

康熙癸巳冬日同郡後學尤珍序

鄉先生經滇郭公初筮仕爲袁州理官會嚴氏新敗世蕃不之戍所爲横於鄉如平時公盡廉得其不道狀南京御史林潤以聞卒論如法能使萬物吐氣至今婦孺猶道公之名氏余初意公爲人發姦擿豪峭特敢決殆趙子都朱子元之流及從其後人得公穆宗初元爲吏部屬應詔陳言皆務引大體疏暢洞達有儒先君子之風乃知公所蘊弘遠非僅意氣激發使一時之人心者也既而其五世孫鸞重刻公詩集四卷間以見遺再尋諷則近體尤和平温厚得大曆貞元韻味爲多同時朝

士有詩聲者或未之能先益信公陶冶性靈故有和粹之積焉若厲威嚴逞鋒鋭則淺丈夫末事而豈足以知公哉漢宣帝有言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爲寛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公既爲袁理官袁事之宜問孰有大且先於世蕃者殲一方之大慝申廟堂之佚罰俾毋至於失中誦其詩以知其人適無攺於平日之和平温厚而已然後之居政府者遂以此嗛公謂其不務優假退輔立朝必將唯敵是求而中人亦惡之萬曆甲戌公爲考功郎不滿百日江陵遂出公爲江西

參政公亦引疾遄歸不復展所蘊矣公之卒以庚辰越二年而江陵沒於位言者追論之其得禍幾與分宜並向使江陵之爲相也能容如公者謇謇與爭得失可否則有所顧藉可以無敗即身沒勢移猶有如公之平心得中者別白生平功罪其禍當不至若是酷也亦何事預爲排蓊而傾軋反出所備之外哉吾又因誦公之詩而不能不三歎於後事者也公生平文多散佚其應詔陳言及請治中官二疏即附見詩集之後吾黨小子庶皆因之而有所興起云康熙癸巳秋日後學義門何焯謹

書

貌溪爲傳

江西一

易天

鯤溟集 南參政郭公傳

江西叅政郭公者嶠然表世人也郭公諱臣名子
忠用字唯志之旌故稱諸官焉曰鯤溟亦唯志之
旌故郭公蓋起吴中德素家其家當蘇長洲其北
野實蠡口蠡口之郭世則力田焉亦克力於孝弟
德以聞在公王父璇德數世矣弗其懈也時感異
夢而生堂堂德滋樹滋有遠焉施時乃生公公貴
而堂用封封吏部稽勳郎乃死公生而具雋學而
敦書比爲諸生諸生弱焉唯其書於是公初十五
年矣譽啱啱遠実又十五年穪而須以書書譽竟

則大越也亦弗第公乃北而遊遊於京師於太學
曰余何適志之有余姑覿才乎才莫競於大學矣
厥既覿大學之人儉然曹自弱也而勍㳺嘉靖辛
酉公從京師舉壬戌第第年試服推官江西袁州
府袁良郡也而官去其政由嚴相嵩實然相嵩當
國鷙而蠱子世蕃狼而蝮其家在袁凡袁在位皆
嚴役也不役不位袁民是以大不賴於政刑及公
官袁相嵩既罪替而無替威也世蕃罪成亦無成
也無日不在位役焉以所欲政刑成不成不舍公
怒曰孰成而敢然乎余官理刑刑焉避是避是而

官余死弗能矣公於是始事嚴氏理嚴氏不受乃
唯多辜亡聚多銛組鈹甲藏多刺客多流言戰疑
於公側於出入行所塗日新公曰呼逸磔余豈死
回余亦豈無天公又曰余可死是不可逸也逸將
禍國寧禍余乙丑冬公乃盡徵嚴氏姦逆不道所
因御史林潤列上肅皇帝天怒乃震乃遽發命乃
大計於嚴氏世蕃磔死狗拏具戍家籍適而從食
而逢狡鬭而寵功者罪小大新故以戮朝廷於是
乎有刑天子於是乎稱聖明袁方之民老幼男女
於是乎既喜而泣愬其昔所未死也而慶其今以

生凡則公之力也丙寅春名公官吏部官主事驗
封司唯其才也亦曰唯其功冢宰楊襄毅公見公
而喜曰吏部今乃有郎既退部諸郎無敢年位以
公齒楊公又稱之縣曰朝廷乃今得士朝士亦無
敢以齒是歲冬轉主事考功厥明丁卯莊皇帝隆
慶元年月正其朏詔唯羣臣直言求公言請芟傷
封濫祿於張眞人又請劉世胙於恩澤侯伯又請
達喪禮於行聖公必鈞其言危危其事用而弗云
既其義焭如矯如秋轉文選戊辰春遷稽勳員外
郎其夏中官許義等毆御史闕下莫之討也亦莫

之敢以言公愾而起謂其寮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其寮曰何謂也公曰椓人不君君矣不是戮也朝廷將卑卑朝廷余不忍死余余不憾余死椓人乎遂疏請施中官施不敬唯律中官聞之怖而相尤又相泣也曰吾儕猶及死乎而及改諸乎郭吏部無乃嚴氏我其言徹上故紓中官戮而心獨貴公忠冬十月轉考功既公居則心動動日再三公告其人且曰余豈不知是何異也豈吾親有未安乎吾親老矣余不能以一日忍是故忽而請告歸歸至封稽勳公病乃亦遂川公自痛曰余既多曠

於養哉余猶敢言子已復曰余幸而有天天實歸我則瞿瞿焉湯藥於蚤夜衣弗帶弛於十旬已已春二月稽勳公竟卒公哀則斛粒骨存焉猶舍粱肉辛未二月母吳宜人又卒公毀焉遂疾疾歲而瘳萬曆元年癸酉夏公免喪矣今皇帝復官名焉官復郎中吏部驗封司冬轉考功甲戌春出爲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專嶺北疆守是則忌公者爲之曰彼強直己甚言則敵求彼安可使久於朝公在嶺北三月曰歸乎歸乎余羸老矣飽臥淮陽欲何爲於是乎反之政焉而自廢於田其廢野服而新

詩畊樵錯而魚鳥求也曰余樂此余不知余所死年矣及聞民有所苦政農有苦於時其不幾曰自生也公又快然出而言之官而遂生之曰余姑以余餘生德於鄉之人丁丑公有疾已卯又疾在疾無容謝也亦無談詠荒庚辰疾乃漸七月朔辛辛時猶對客視日景問曰時乎乎遠而坐瞑年五十有七公生唯義徇不義事亦弗可使聞於公聞於公則恨不當其時假之手故公出而求死君焉居而唯其九族懷唯昆弟之孤萎是恤唯宗姻之婚嫁弗獲其時及是舉曰吾無敢專享祖考之成施

亦唯師唯友厥或死而無歸乎曰於我乎殯於我乎葬吾無敢忘仲尼之德履公於爲義若旨貪焉懼其不足也而勿使有餘之遺矣公詩文富行世號舉諸曰鯤溟集子元禹元夔元尹元衡元望幼長咸德又甚文英英有父風

太史公曰有心哉乎郭公除君之姦唯力是視郭公則謂矣郭公何心君以爲心是以不難險試厥身者也夫仲尼曰仁者必有勇吾於郭公益信

年弟王錫爵頓首拜撰

标上写

參政郭先生傳

余髮未總角便耳熟先生名稍長讀先生文厥後與先生季弟綿禱而益習先生之為人先生蓋嶠然表世人乎先生名諫臣子忠字鯤溟其別號也家於茂苑北之蠡口於是蘇民羣相傳曰蠡口郭云世力田亦克力於孝弟其先王父璇德滋樹感異夢而生堂堂即先生大父封稽勳公也先生生而穎異舞象時里中無任為句讀師者弱冠為諸生下帷勵精尤邃於易理數應試不利益博綜六經子史以及前代興衰理亂人物臧否政事醇疵

蓋有心維世之學也抱材弗售乃北而游游太學見賞於大司成高文莊公稱為有用實學辛酉舉順天鄉試明年試春官皆擬高等成進士得袁州司李袁故良郡也而官失政維時蓋由分宜相云分宜子貪黷而蝮凡官袁者輒撓其法袁民以故大不賴於政刑先生於是矍然曰吾為理官秉三尺有奸如山畏不問是無三尺也乃羅列其姦逆不道事因御史以聞肅皇帝震怒籍按分宜家子棄市時論大快先生直聲著天下當事者名先生入居吏部主事驗封將大用也維時冢宰蒲州公

見而亟稱曰吏部今有郎矣大相器重未幾轉考功再轉文選丁卯穆廟登極詔求直言先生不居言職而在官言官首請芟張真人濫秩請停恩澤侯伯世襲請正衍聖公終喪禮請抑雜流位卿貳請久任藩臬郡縣其言皆切實而多見採用尋轉文選明年遷稽勳員外郎會中官毆御史闕下莫之攖也亦莫之敢言先生獨抗章請竟其獄至今讀先生疏猶凜凜有生氣會稽勳公病請告歸遭丁外內艱癸酉免喪神廟初政復官驗封冬轉考功郎中而嫉先生者出為江西參政專嶺北疆守

闕三月而拂袖言歸矣先生性強直敢言至訶詆尊貴人不少遜以是忤於時故所居官不過三品立朝不踰四年其在藩臬不二月去一去而不復召齎志以歿余所以重先生之才壯先生之志深悲先生之不盡用而因以悼余之有類於先生也余才不逮先生什九而強直敢言之氣與先生等故亦不為時所容先生易簀之日名諸子謂之曰爾不逮乃執其季弟世臣手曰吾身後事賴有汝耳吾可以瞑逝矣厥後先生之弟雖未登甲榜而宦蹟家聲堪埒厥兄先生之先見也夫大約先生

之爲人明於識人敢於任事强於擊姦而勇於赴
義有不義事則顧以身殉匪第形於色已也家居
而悚宗族恤孤嫠施鄉黨贍友生樹德若飴之甘
焉懼其不足而勿使有餘之遺故今子姓蕃丙克
大其宗其英英玉立者悉嶷然有先生風至於詩
詞余不㮣見則余錫永昌能誦之矣

太史公曰仁人何心君以爲心惟其心不忘君是
以不難險試其身出爾殘力入爾抒忱傳舍而李
銓藩而心惟忝厥君則郭公之謂也夫如其仁如
仁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前侍讀翰
林院編修兼理誥勅纂修國史出使高麗欽賜一
品服眷晚生顧天埈撰

鯤溟先生詩集目錄

卷第一 一百四十二首
卷第二 一百五十首
卷第三 一百七十九首
卷第四 一百八十三首
失編 十七首
奏疏二

鈕史丨
○鯤溟集丨
○○題目
明○郭諫臣○根○○

吳郡郭諫臣子忠著　甥韓世能仝校
男　元夔
五世孫　鸞重刊

春日遊天池山和天水胡公韻

天半孤峰削出奇蓮花倒影入天池晴雲暖護池邊竹芳草春深石上碑霞彩盪空山欲動松陰滿地日初移仙源坐久渾忘倦莫怪遊人歸去遲

長蕩舟行

蘆葦煙消雨岸青湖光浩蕩水□平晴波遠青青

山色綠柳新添黃鳥聲濁酒貰來綠有約殘英落盡自無情西山此去偏多興薇蕨離離遍澗生

送從兄宗義戍龍里

萬水千山行路難落花啼鳥靜中看長途有客頻回首故國無人獨倚闌荒戍城邊驃驥老夕陽江上鶺鴒寒白雲南去蠻鄉近笑倚吳鉤天地寬

仲夏寄覺海玘公

不見旻公久時時憶草堂修篁環徑密幽草徧山長絕壁雲疑墮奔流水自忙依依舊遊處相約在重陽

英氣歌

男兒挺生天地間英雄激烈如丘山養育成就在磨礪閭閻百折胡厚顏巾幗之遺不足恥綠林之輩不足死會須一忍在萬全方是英雄好男子君不見應侯昔為魏相客青蠅白璧遭讒賊拉脅折齒佯死餘使車猥載來秦國立談勇略萬乘傾相權赫赫諸侯驚仇人亡命終授首故人聊惜綈袍情又不見王孫昔日未遇時淮陰年少爭相欺俛首俯伏出胯下一市嗤笑無能為誰知事漢擒楚殺油幢虎帳臨淮泗百辱仍將中尉報一飯豈惜

千金酬丈夫落落心千古悻悻小輩何足數乃知能屈始能伸古來如此非獨我

春日山房有客過訪因留宿別

芳林日出翠煙消無限春心寄柳條紅雨池塘遊蝶醉綠陰庭院語鶯嬌半牕殘月論文夜一枕微醺中酒朝感爾相過又相別青青酒旆映河橋

春日睡起

杏花庭院晝遲遲睡起初驚燕語時適倚曲闌無限思游絲閒駐海棠枝

雨中新柳

弱柳絲絲帶雨垂隔牕淡掃素娥眉等閑莫向河橋折一縷帶懸萬里思

想山中新茶

酒渴時思茗一杯玉川風味許相陪金芽欲吐無消息驚破江南昨夜雷

山窗雨夜話舊

不到西山久空門閉緑苔喜從燈下語疑是夢中來舊雨三年別新詩五夜裁老僧新醸熟對客一尊開

春日訪友雪阻不果

故人連臥病久不共高歌欲訪寒梅信其如雨雪何蹇驢無處覓短櫂數能過試檢吟囊裏新詩積幾多

春日與客同飲江亭

春風攜客上江亭萬頃波光洗眼明雲樹遥從天外落風帆如在鏡中行夜深不厭頻催句興到還應數舉觥指點蓬瀛那可見撖鑄長嘯大江横

飛絮詞

楊花如雪舞晴空飄泊隨風恰似儂儂化浮萍逐流水與君千里或相逢

天街步月口占

天街露冷思難禁對月空懸萬里心故國此時方搗練滿庭梧影夜深沉

睡起

客舍蕭條日正長緑牕夢破黄鸝語分明身在故鄉遊枕上思親淚如雨

自儀真舟行大江

水拍春空一鏡明畫船風捲片帆輕金山雲漢江心寺鐵瓮天低京口城兩岸林揺煙浪闊中流日照海潮平晚來忽聽傳呼語知有江南津吏迎

夜抵九江

譙鼓已三更孤舟載月明風霜千里客星漢九江城水淨飛帆影天空落雁聲晴思高臥者潦倒夢初驚

早春日新喻道中

雨洗川原一望新宦遊風物易傷神閑花似笑忙歸客新燕還尋舊主人遠樹妝成天外景飛花流出洞中春滿懷佳況應難遣與却春衣莫論貧

山中聞子規

早深山徑馬行遲兩岸豐林叫子規行客驟聞心

獨惨無端忽起故園思

永新道中

亂山高下幾重重歷徧嶙巖出險中平地起雲疑是嶂夕陽射雨漸成虹飛泉百道奔寒澗高塔千尋插遠空堪歎薄遊無定跡馬蹄終日自西東

送別故友歸吳中

童稚論交三十年君今落魄困儒冠薄遊空慕林宗義逆旅誰知范叔寒江闊孤舟行樹杪天空一雁落雲端相逢不久又相別今夜月明何處看

正月十一途中念家君初度偶成

宦遊終日馬蹄忙偶見梅花憶故鄉春酒熟時歸未得一樽誰與進高堂

舟中曉起

兩岸桃花夾水流一樽時醉木蘭舟多情最是三春夢夜夜遙從故國遊

新月

新月如弓曲未平清光照我入孤城當空桂影渾疑見繞路松陰解送行三五漸從今夜滿尋常還是故鄉明無端忽被微雲掩誰識嫦娥一片情

瑞州公館月夜有懷

柳梢新月照孤城花氣薰人入夜清遙想閨中春寂寞有人對月漫含情

登廬山凌虛閣

高閣玲瓏倚太虛恍然身若在蓬壺開窗夜欲捫牛斗俯檻時看走兔烏林外天花疑寶樹簷前仙靄擁香爐憑高極目秋天遠漢水湘山半有無

九日江州諸公相約登高不果

木落天高秋氣清黃花開滿九江城無緣得遂登高興空負江州刺史情

樂平道中秋晚

山行林末見殘曛暝色催人漸不分幾點亂鴉歸暮堞一行征雁叫秋雲煙高野燒連空起風急樵歌隔隴聞終日馳驅車馬道薄遊多媿北山文

長韻第六以下
與廣第五首中
平聲

自樂平過德興縣道經梅巖洞停輿入遊內有龍耳臥龜石鹿石燕仙田覆船諸物因賦二律

山行逢野叟引我入仙源龍耳浮雲氣龜文雜蘚痕閒來多歲月別置一乾坤去後重回首煙霞鎖洞門

紆曲空山道深藏古洞天鶴巢千歲樹龍滴四時

泉無復燒丹竈空餘種玉田掛冠來此隱儘可學延年

鄱湖舟中翫月

千里鄱湖一櫂過冰輪倒影湧金波客中對景生佳況醉後臨流發浩歌坐愛清輝浮玉宇遥看素練引銀河廣寒夜靜無人到辜負嬋娟奈爾何

春日分宜縣喜遇楊少府南歸

去值潯陽月歸當秀水春相看今日面猶是隔年人高閣聊同眺清尊不厭頻别離情萬種驚見二毛新

七夕舟次楊村

燕闕天高暮雨收青錢沽酒醉蘭舟蓼花曲岸迴殘照禾黍西風動早秋三載空成南國夢一官環向上林游遥思今夜吳門月幾處穿針閨女牛

九日同省中諸友遊天壇道院

雨餘秋色滿金臺九日聊因選勝來紫陌馬行苔徑滑仙源犬吠竹門開登高幾負茱萸約對客頻傾竹葉杯既醉迴瞻天闕近九重佳氣鬱三台

天街月夜

天街月色似中秋水接長空上下浮遥憶故園那可見一聲寒鴈過南樓

雨後自都門赴昌平途中覽勝漫賦

秋郊晨出雨初晴馬首燕山入漢清紫塞北臨千里虜玉河南遶九重城漢家陵寢風雲護昭代山河日月明晚向昌平一回首騰騰王氣擁神京

晚發昌平望京師

祀罷諸陵逐曉回遥瞻旭日照金臺香輪旋輾平沙軟仙旆晴披宿霧開秋色先從邊塞老山光還遶帝城來一官碩放山公啓三賦慚非杜甫才

省中秋晚即事

斜日薄西山幽齋夢初醒窗虛隙照明室靜爐煙冷老圃帶秋容疎林淹暮景省中出每遲松落空階影

送辛黄二民部同年奉使江浙監兊

朝罷金門夜已闌行行使節向江干身離禁苑香初散手捧天書墨未乾明月孤舟人竝往福星一路衆爭看東南民力君知否好爲蒼生着意寬

早春日朝賀穆宗即位

王氣絪緼照紫薇明堂重見漢官儀雲移仙仗趨丹陛風送爐香下玉墀日色旋臨鳷鵲觀春光先

到鳳凰池太平天子開新曆應遣皇華四牡馳

春晚省中書感簡許司封同年

東風撲面動微和春服初成試越羅城背暖消殘雪盡林梢晴帶夕陽多眼前物態看來變鏡裏光陰老去何肯謝榮名似君少扁舟湖上傲煙波

與銓省諸公觀漱玉泉流觴酣飲

四山環列翠雲屏坐對清泉醉欲醒詩就香山追洛社觴飛曲水續蘭亭仙源直永花迷白輦路春溪草自青盛世風光莫虛度閒中華髮漸星星

觀永陵工作

新作陵園枕蓟門衆山來勢自崑崙也知月窟羣龍偃驚見天衢萬馬奔王氣騰霄微復見峯巒映日吐還吞司空欲倣前朝制光武遺謀今尚存

春日左闕門宴罷閒坐掖舍即事

宴罷宮門午漏遲掖垣花發萬年枝晴牕燕語黃金屋春水鷗眠碧玉池麗日光輝薰細草東風無力曳游絲微臣幸際清平世願播陽和及海湄

春日恭送世宗梓宮赴山陵

帝子乘龍去鼎湖空餘仙馭出皇都沙堤雨灑千官淚松徑風傳萬姓呼徒有燕姬悲甲館恨無方

朔問蓬壺追思四十年來事只少東封按赤符

自都門北望永陵有感

破曉辭金殿衝寒出玉京中天日漸午西嶺雪初晴雲護園陵迥沙鋪輦路平先朝舊臣子哀感不勝情

昌平州道中

歲晚昌平道肩輿百里程天臨赤縣近雪擁玉河平紫塞燕山路黃花漢將營壯哉此形勝坐遣萬方清

曉發昌平州

州據西山勝門臨北闕尊關河千里鎮煙火萬家邨積雪容猶慘初陽景漸溫平生請纓志還擬扣天閽

端陽前一日省中即事

梅天雨初霽煙景尚依稀曲檻搖新綠高簷送落暉吏從宮漏散鳥向御林歸來日滄江上龍舟競欲飛

端陽後一日同省中諸丈遊陳戚畹別墅

自憐詩骨懶朝參乞假登臨喜盍簪綠樹園陰多映水青山入曉半浮嵐坐中冠蓋人爭羨物外煙

霞性所耽對景渾忘身是客依稀風物似江南

喜甥韓進士存良入館選

郎君早歲即知名十載風塵[illegible]白鬢絲筆昔看稱獨步玉堂今喜冠羣英九重天向詞壇近五色雲從相國生少小同遊幸同官一緘聊展渭陽情

夏日同省中諸丈遊鄭氏山莊

谷口人何在空餘別業存幽牕多鳥跡芳徑半苔痕掃石供棋局催花送酒樽投閒此佳會暫遠市朝喧

贈別王工部年丈改授南曹

送君南去鳳凰臺江上秋風待客來雲樹暮連青嶂遠渚花寒映錦帆開六朝舊蹟千年在萬里長江一帶迴莫謂留都近閑散先皇曾此屈羣材

秋晚有懷吳中故人

向晚長安道秋風思故人十年雞肋味終日馬蹄塵目送天邊鳥心懸湖上蓴山中舊相識安得更相親

茅山道中喜晴

積雨初收曙色分三山如畫斂輕雲花殘紫陌聞鶯語草長青郊走鹿羣本擬登臨同謝傅還期齊宿禮茅君華陽洞口神仙宅霞彩常成五色文

七夕

今夕何夕火西流處處穿針閱女牛銀燭光搖書幌冷碧梧影落帝城秋疎愚欲乞天孫巧迂遠空懷杞國憂坐久宴然清不寐絳河如練近南樓

過徐相國舊宅有感

相國門前鞍馬稀古槐斜帶夕陽微蟬聲滿樹秋風早寂寞朱簾燕雀飛

贈別李侍御謫廬州

漢世風裁說李膺看花曾伴曲江行一朝誤落城狐計千古應傳驄馬名淮海秋添遷客思廬江水似使君清休因去國違初志天乎垂衣本聖明

秋日都門送別有感

為送南歸客翻憐北駐人白雲疑望遠華髮共愁新落日湖南橘秋風江上蓴何時返初服吾亦任吾眞

送董太僕歸省華亭

十年抗節戍蠻荒仗劒歸來鬢未蒼赤膽朝天時共矚錦衣歸晝里生光秋高淮海鴻飛遠月滿華亭鶴唳長知向故園晨省處好將萊綵慰高堂

重陽日與諸省史都門晚集

帝里逢佳節冠裳續勝遊登高千古事清賞片時
秋雨後金英綻杯中玉液浮醉餘扶上馬明月在
簾鈎

月夜醉歸漫興

雨過天街夜氣清醉看明月逐人行更傳宮闕銅
壺漏風送關山玉笛聲逆旅長年淹宦跡故鄉終
日討歸程扁舟未遂江湖興蓴菜鱸魚空復情

潞河舟中夜坐二首

夜泊潞河驛朔風時送寒濤聲走沙磧月色映江

干獨酌意何遠高吟興未闌南歸歲云暮白髮擬
承歡

暫解朝簪去還乘官舫行長風催客去孤月向人
明行跡隨蓬轉歸心逐鴈征皇恩容乞假無復用
陳情

楊村夜泊

維舟楊柳渡沙白亘長天犬吠孤村月烏啼落木
煙微名眞物外清賞足樽前秉燭還深坐宵分尚
未眠

曉發天津舟中有感

蓬牕簾影弄朝暉晨起遲遲懶著衣老去不知筋
力改閒來時覺鬢毛稀望中煙樹鄉心遠到處風
波宦況微擬向五湖尋舊業蕭然松竹待人歸

靜海道中晚眺

向晚滄洲道舟行落照邊殘霞寒映水衰柳暮連
天風靜布帆捲潮平錦纜牽客途可乘興沽酒用
青錢

流河道中阻風

阻風蘆葦岸獨坐自通宵沙近寒聞鴈溪深夜落
潮林昏煙景翳波湧月光搖客路艱危險令人魂

暗消

晚發興濟縣

蘭舟經海縣薄暮喜微風竿帶寒煙白川迎落照
紅殘雲歸遠戍孤鳥沒晴空無限東歸思憑欄一
望中

夜泊安林

路出安林晚煙生野渡昏挑燈拈彩筆待月舉蘭
樽帙散蠹魚走船驚宿鷺喧客心歸轉急飛夢到
家園

德州夜坐達旦

倚棹雄州夜欲闌燈前重整鵕鸃冠星垂碧落懸珠綴月委澄波走玉盤雞唱忽傳更漏盡烏啼驚拂曉霜寒客心日夜東歸急對景翻嫌行路難

武城懷古

昔賢曾試宰茲地尚絃歌俗帶遺風古城臨流水多琴堂虛夜月祠屋長春蘿未暇薦蘋蘩共如仰止何

臨清晚眺

地據京南勝州臨濟北雄河山齊魯舊風俗古今同煙柳連天碧霜楓夾岸紅到來維短棹沽酒夕

陽中

開河驛夜坐

秋深仗劒出京華此夕經行汶水涯柳下酒香停客棹渡頭燈白近漁家天高風送溪聲遠夜久簾垂月影斜醉後欲眠還起坐忍聽哀雁落寒沙

舟中夜雨

輕舟依野渡短褐坐深更千里鄉關思孤燈夜雨聲酒衡愁未散詩與夢俱清翻憶朝參日泥塗倩馬行

留城懷古

夜泊古留城河流接漢清昔人不可作茲地只留名祠帶寒煙色庭多落葉聲功成輕萬戶千載仰高情

阻淺境山夜坐

百里彭城道舟行滯淺沙波涵珠斗動樹帶絳河斜興到杯浮白更深燭吐花歸途已過半潦倒憶京華

暮抵境山

風帆飛驛路野燒動寒原霧翳林光黑煙籠水氣昏遠天收落景新月露微痕沙岸停橈處時聞雞

犬喧

曉發徐州

曉發彭城驛舟迎水拍隄天連淮樹遠帆拂楚雲低鴈向平沙起雞從夾岸啼江鄉行漸遠雅思欲出棲

經韓信舊城

淮陰城久廢千載憶王孫古木愁雲起荒原落日昏路埋荊棘底碑雜蘚苔痕一飯曾圖報能忘退哺恩

夜抵江都

路入維揚郡江空星漢遥漁邨寒映火荻岸夜獨
潮雲斂瓜洲樹月明揚子橋自來歌舞地無復似
前朝

自江都晚抵儀真

孤槎薄暮向江城千里江流一鏡平沙岸樹摇寒
月影篷牕風送夜濤聲坐翻芸葉移時久閒剪燈
花達曙明三載離鄉今漸邇漫勞終日計歸程

江上阻風口占

東風吹浪拍船頭江上寒雲繫客愁路近家山歸
未得夢魂先已到長洲

早行渡江

畫舸風生錦纜閒江光遥向日邊來煙消遠岸漁
歌起水浸長天鴈影迴滄海潮平没洲渚金山雲
出護樓臺南來風景依然在祗歎年華鏡裏催

嘉禾道中

篷牕隱几夢初殘座上青山帶雨看幾處葦塘鳴
翡翠誰家竹塢長琅玕煙林日落千村暮水國風
生五月寒强欲披裘任疎懶扁舟長在弄漁竿

舟次鳳凰山對月有感

鳳凰山下繫孤舟坐愛冰輪湧碧流雨過柳塘涼
入夜風生荻渚景疑秋鬢華老去知難再心赤年
來愧未酬十載風霜淹宦轍淒凉風木使人愁

月夜飲養翁相公山館

黄閣辭榮早青山結社新不嫌車馬寂轉與鹿麋
親入户雲千頃開牕月一輪蘭樽頻勸飲吐握意
何真

月夜泊千墩

楊柳洲邊夜泊船月光如水散青天江村潮長諸
溪滿林壑風生萬籟傳參落杯乾猶强坐梅花帳
冷不成眠良宵如此成虚度獨向篷牕檢舊編

舟行三江口占

萬頃滄浪映遠空布帆斜掛夕陽紅秋來每動江
湖興擬著荷衣伴釣翁

華蕩晚渡

湖上冥冥落景催沙明石淨水縈洄殘霞飛映漁
舟小蘆荻花中蕩槳來

竹梧書舍曉起

紅日三竿睡起遲幽棲原與性相宜滿庭落葉秋
深後遶屋寒花興到時短褐漫同逋客散濁醪擬
邀野人期一辭京國歸桑梓理亂經年總不知

夜泊方橋

橋偃秋波闊舟依夕岸斜香秔搗村杵亂竹護漁家霜後楓酣葉樽前燭吐花江湖足乘興無復憶京華

曉發梁谿

曉來風雨晴梁谿客子舟行路欲迷蘆岸近沙頻下鴈漁村隔水遠聞雞蕭蕭落木連天暝渺渺寒煙拂地低自笑百年渾似寄萍蹤一任自東西

舟中苦雨

水國偏多雨蓬牕日日陰江聲隨白浪煙景翳青

林漁父茅茨濕鮫人窟宅深豐凶關國計對此獨沉吟

曉發奇子浦

策馬微行白下過歡迎無奈故人何玉堂學士風流劇蘭省仙郎逸興多千炬高懸明月夜一樽同醉白雲阿別來幾度思君處閒對澄江發浩歌

寒食早行嘉禾道中

半牕殘月送雞聲晝舸輕帆趁曉行楊柳溪橋煙未散杏花邨落雨初晴路逢寒食成虛度坐對春山憶舊盟自笑狂夫眞潦倒每因風物倍多情

長橋月夜

江城暮雨歇與客坐孤舟月照蘭樽夜風生荻岸秋空懷千古事因羨五湖遊烈士今何在長橋水自流

夏日訪舊過太倉舟中對月獨酌

蘭舟載琴鶴遠赴故人期碧海潮來疾青天月到遲波光簾外動樹影座間移獨酌娛清夜寧愁鬢欲絲

送王司業同年北上三絕

江上西風動客旌故人相對眼俱青一杯贈別休

辭醉世路於今畏獨醒

望中秋色滿吳鄉君去燕雲路渺茫別後倘承宣室問好將民困達君王

雨過江城白苧秋行看仙客赴瀛洲平津延納君侯事不似相如已倦遊

雨後獨坐漫興二絕

西風吹雨動微寒隱几香消午夢殘聞說江湖可乘興扁舟散髮弄漁竿

脩竹千竿滿架書山窗無事稱閒居由他世路風波惡獨掩柴扉日晏如

晚過楓橋

落日楓橋路船窗暮雨昏秋蘋擁沙觜霜葉墜蘿根山寺炊煙起江邨宿鳥喧臨風思往事獨坐暗消魂

秋日閒居書感

柴扉終日掩苔徑少人過中夜涼風發空階落葉多感時休浩歎對酒且高歌百歲浮生計渾如一擲梭

舟過胥門書感

旭日晴堪愛寒山青不收城臨伍相廟水落百花洲恥作依人鳥甘為浪跡鷗有懷千古恨空羨五湖遊

晚過華蕩

歲晚江鄉路風生畫鷁輕坐看山色遠行愛練光明落日孤帆影寒沙一鴈聲歸途趁明月不必憚宵征

太宜人臥病兼程夜歸

何事促歸心孤舟入夜深霜飛北堂冷日薄西山陰坐久時長嘯愁來還獨吟每思斷機訓不覺淚沾襟

平望阻風

風色晚來靜湖光時漸嘉遠山銜落日隔水映殘霞驛路船爭聚江橋酒易賒漁樵堪白首空復戀京華

暮雪

江天日暮雪漫漫四野風生玉宇寒幾處柴門煙火寂有人僵臥似袁安

雪後

雪後山川景倍嘉東郊初日弄煙霞幽人策蹇來相訪為道寒梅已放花

春日與諸親友同過靈殿寺觀梅

古寺梅花發開樽引興長賓朋盡嵇阮臺殿自齊梁踈影虛禪榻清芬洒客裳數杯沉醉後渾欲泛慈航

落梅

二月江村見落梅風飄花瓣玉成堆無端醉臥山牕下時有香魂入夢來

春日閒居方子靜過訪

夫君久約在梅花過訪茅堂日未斜野店柳長懸酒旆水邨船泊近漁家十年親舊渾如故一旦歡

迎興未賒少壯同遊今皓首忍將衰鬢客天涯

江郊春暮

三月江郊路韶華已暮春水光晴弄日花氣暖宜人燕啄香芹去魚翻碧藻新閒居與花鳥日日自相親

嘗新茶

雷震山原百草長金芽摘得未盈筐牕前鼎沸松風暖座上杯浮穀雨香對案總堪清客夢入脣猶足沁詩腸九重聞爲求賢渴應擬星馳達上方

春日方司訓過訪

故人頻枉駕相對意俱忘門掩青春暮庭閒白晝長日蒸花氣重風落燕泥香更擬通宵飲陶然入醉鄉

春朝即事

爲愛連宵月朝來起較遲呼童烹新茗對客了殘棋花落清明後鳩鳴穀雨時初歸雙燕子似與主人期

晚過陽城湖

放櫂過湖曲波淹落照紅柳煙低度水麥浪遠搖空暝色孤蓬底閒情一望中舟行時遣興沽酒問漁翁

端陽日對雨小坐

江郭逢端午軒牕風雨涼呼童收藥裹與客醉蒲觴入座榴花媚侵衣艾葉香追思當日事賜扇沐恩光

夏日臥病村居

幽棲仍臥病終日掩柴扉竹圃鶯啼倦苔堦客到稀松風清入幕梅雨積沾衣向晚諸僮僕西郊種豆歸

秋日寄高大參省丈

當年銓署並爲郎此日天涯各一方鴈度吳江秋色遠思君不見斷人腸

夏日晉江送客

載酒餉行客江城水拍堤鳩呼山雨急龍出澗雲迷舟向天涯去帆從樹杪移自憐嬰世網不得遂幽棲

贈別張郡理應名北上

英妙終軍蚤棠儒吳中佐郡日懸魚秋風祖道仙蹤遠滿路棠陰拂使車

贈別張明府二絕

三載羈栖枳棘叢徵書遠下建章宮雙鳧飛向雲霄去花縣春來祇自紅

長洲苑外動征車去後琴堂月色虛他日懷君無可問試從江水覓雙魚

獨酌

扁舟移海曲獨酌坐蓬牕地僻人行少天高鶴去雙櫂歌聞別浦帆影落清江俯檻時長嘯雄心未肯降

途中七夕

七夕今宵是時將溽暑收人間青女月天上白榆秋金井梧飄葉銀河月墜鉤吳城方乞巧幾處倚南樓

紫薇花為風雨所傷

庭花爛熳十旬紅絕勝春英二月中底事夜來風雨惡胭脂零落粉牆東

秋晚過城南別業

不到城南久秋風動草堂空堦梧葉墜別院桂生香鳥跡侵書牖蛛絲遶屋梁水亭清晏處隨意引壺觴

十四夜與方司訓金進士臨水翫月

翫月秋將半銜杯夜欲分瑤臺凝湛露碧落斂微雲魄湧中流影輝成五色文主人先客醉談笑未全聞

北寺中秋夜感舊

憶昔曾從此地遊月明如水正中秋雲消塔影當空落風送天香滿院流一瞬忽驚同輩少重來猶喜舊僧留當年風景依然在湖海馳驅欲白頭

贈別宗給舍同年二首

話別移孤櫂江鄉秋色深風帆行客思杯酒故人心波漾殘霞影山銜落日陰醉餘將綠綺誰復是知音

仙客去京華歸期正及瓜天高溫省樹秋老禁園花擬向青蒲伏寧為白筆誇傾思同志者潦倒在天涯

東樓曉起

小樓人靜夜冥冥庭樹秋高玉露零獨臥鴛衾偏覺冷半牕殘月酒初醒

送丁明府同年之任陽信

江湖秋水闊載酒餉丁鴻客去青天外帆飛落照中琴堂吟夜月花縣領春風別後思東魯絃歌處

處同

月下復抵婁城燈下獨酌

長嘯蓬牕興頗濃燈前獨酌自從容寒潮向晚迴青海皓月通宵挂玉峰風度疎林聲淅淅煙籠衰柳影重重夜深鼓角城邊起醉夢虛疑長樂鐘

贈別馮進士之任海陽

江鄉水遶闔閭城歲晚憐君嶺外行萬里風塵緣五斗一帆煙雨動雙旌路經梅嶺花爭發秋向琴堂月正明聞說潮陽近滄海鱷魚應避使君清

曉渡漕湖

陰雨三冬後湖田一望平風生帆勢疾日出浪花明野鶴摩霄迥沙鷗狎水輕蓬牕獨凝眺坐覺晏然清

雨牕與客夜話

一局殘棋夜未央寒牕風雨客聯牀靜聽簷溜和愁滴閒剔燈花引話長村巷煙昏鴉滿樹湖田水沉鴈無梁何人肯倡蠲租議躍馬馳封入建章

曉起與客同汎琴川

蚤起乘殘月相攜有故人共登青雀舫遠過白鷗津海色侵牕曙霜華拂袂新坐忘軒冕慮落魄任

吾眞

鯤溟先生詩集卷一

鯤溟先生詩集卷二

吳郡郭諫臣子忠著
甥韓世能
男　元夔　仝　校
五世孫　鸞重刊

月夜東歸

雀舫乘潮發搖搖日暮歸入春新釀熟漸老故人稀臨水心如洗看雲思欲飛停舟天漸暝月色映荷衣

春日約方司訓同看梅花

夜見故人久悠悠繫我思每當明月夜正是憶君時野寺梅初發官橋柳欲垂扁舟共清賞幸不負幽期

春遊靈巖寺

野寺梅開後蕭條客到稀白雲當戶滿香雪繞空飛蘿薜春來合殘僧日暮歸為言狂稅苦終日掩柴扉

訪金文學次韻題壁

故人喜我至對客摘園蔬石鼎時烹茗風簷自展書君今同隱豹予愧未焚魚別去柴荊掩窗前月色虛

春日方司訓過訪留西館夜坐

佳客山中到蘭橈溪上停閒軒酒正綠握手眼俱青笑語風生席酣歌月滿庭更闌望牛斗遙引少微星

春日過金橋訪友留飲題壁

攜舟閒過陸渾莊繞路名花雨後香十里暖煙迷竹塢一篙春水沒魚梁座傾村釀因留久盤摘園蔬引話長自是主人能愛客花前同取醉餘觴

春日與王比部陳考功虎丘敘別

勝境頻移棹良朋喜盍簪雲房時送客花徑暫停驂萬木春藏寺諸峰晚護嵐相逢此清賞具美盡東南

暮春日與客同登虎丘西閣

高閣倚巖西層軒落翠微一簾殘雨盡千頃暮雲飛天晚鳥將倦春深花漸稀移樽續勝賞潦倒頓忘歸

春夜步月口占

春雲輕護月香霧煖浮空院鎖鶯花夕林吹燕麥風酒憐樽易罄詩苦句難工寒食來朝是村村送落紅

郎居

抱病連朝未破顔柴門花落晝常關呼童掃室焚香坐消受村居一味閒

水南別業

日長庭院午風微春遠柴荊客到稀久雨園林花亂落新晴簾幕燕初飛門臨綠水堪垂釣坐對青山欲振衣屈指當今遊宦客重重甲第幾人歸

夜泊南橋移樽橋上翫月

湖上風生席帆收月滿船橋臨芳樹杪酒送白雲邊春老花將盡宵分客未眠故人同話舊潦倒醉青鐔

春晚同登惠山

花落清明後扁舟載酒來山從一徑入寺遶萬松迴池上泉聲細樽前暮色催杖頭錢未罄沽取盡餘杯

春日宴宮詹吳公園亭

湖上停蘭棹仙源此地逢徑幽羣樹合雨過百花濃池閣風鳴樹家山雲護峰笑談方竟日明發且從容

夜發陽羨

信宿名園裏揚舲出義興春寒頻對酒夜雨獨挑燈遠信時同鶴孤眠近類僧歸途風正好竟夕到毘陵

丹陽與家兄弟舟中敘話

江郭移孤櫂時逢穀雨新鶯花三月暮燕麥萬家春野店沽村釀行廚薦渚蘋對家兄與弟客路更相親

雨後中庭夜坐

槐庭秋雨霽正是納涼時雙闕銀河近千林玉露滋興隨清夜發坐為好風移此意無人解唯應達者知

遊呂國寺

古寺空山裏危樓積翠邊講堂凝法雨茶竈散炊煙樹引游絲住風隨落絮顛僧家方午餉抱甕汲清泉

晚登大茅峰

西日斜懸句曲峰中天削出玉芙蓉雲歸絕頂迷春岫煙起深林響晚鐘怪石巖前蹲虎豹長松澗底走蛟龍臨高遙向金陵望王氣千年正鬱蔥

自茅峰回赴丹陽

春山青不了回首望空迷落絮黏蛛網殘紅逐馬蹄人行香霧裏路轉畫橋西為阻連宵雨遊人半未齊

贈孔曲山秀才

稚圭高臥曲山陽千載移文日月光燕雀未知鴻鵠志羽翰一任海天長

毘陵別伊儀部同年北上

春風一棹過毘陵握手悤悤別恨增我欲南還君北上夜深蓬底獨挑燈

上巳日與客同登虎丘二首

連朝伏枕困中酒此日登山更舉杯芳草已從香徑合殘花猶傍暮春開日臨山色當樓滿風度泉聲曲澗迴自是遨遊興成癖扁舟湖上許重來

劒池春色綠沾衣把酒登臨入翠微幾處歡呼追勝賞一番歌舞競斜暉鶯藏琪樹閒關語燕逐楊花高下飛上巳風光時正好共君澆倒未須歸

贈王儀部同年分巡東浙

胥江春雨後送客剡溪遊帆向天邊落舟從樹杪浮越中新憲節吳下舊風流遙想山陰夜高情屬子猷

池亭月夜遲客不至漫興

山公池上月澄霽似中秋深樹煙初歇晴空水欲流美人期不至華館自淹留獨酌仍多興狂吟倚前樓

雨中登蠡東水閣

雨洗園林潤風生水閣寒池荷初起蓋籬筍漸成竿曲檻臨花外高窗隱樹端閒來此登眺頓覺眼前寬

山中逢人道姓名因口占一絕

春去猶乘雀舫行曉山罨畫半陰晴投閒此地頻來往休訝山人識姓名

蠡東別業

青郊開別業綠水抱孤村旭日雞豚散芳春竹樹繁苔侵蔣詡徑雲護辟疆園鄰舍香醪熟還聞夜扣門

舟中晚眺

涼風天末起湖上送歸橈返照和煙暝殘紅帶雨消孤村時吠犬深樹已鳴蜩坐看東山月相將不待邀

城歸喜雨

晨出望齋門舟前水氣昏遠山雲似墨近郭雨傾
盆雷電連空起蛟龍出海奔山農俱滿望忭舞徧
郊原

池亭雨後

華館開林末新涼生雨餘荷香飄座遠山色逗窗
虛避俗千竿竹消閒滿架書連朝厭城市來此穩
幽居

夏日放舟過蠡東別業

揚舲過蠡口言往習池遊竹徑紅塵遠柴門綠水
流一樽時遣興竟日可消憂坐久涼風發林梢六

月秋

看童子種豆

傍簷時蓺豆插竹便成籬蔓引清風入花凝曉露
滋先秋涼瑟瑟帶月影離離相對茅茨下幽居興
在茲

夏日書齋二絕

香消日正長蟬鳴夢初醒睡起立空堦梧桐落清
影

苦暑忘冠履消閒對弈棋綠陰滿牕戶正好納涼
時

池亭望雨不至

江鄉千里旱處處桔槔聲樹底蟬鳴晚簷牙鵲噪
晴疾風吹雨散落日照川明隴上農家子難禁悵
望情

蠡東書舍即事

清溪抱村落深樹鎖煙霞客至開三徑閒來共五
車涼生蒼玉簟風落紫薇花向晚逍遙坐池臺月
色賒

江郊雨後

山雨朝來溼滿城郊原無復桔槔聲石牀雲過琴

書潤水檻風生枕簟清林駐淡煙迷竹樹溪浮新
綠遶柴荊蠡塘數里荷花發還擬扁舟弄晚晴

早秋日書舍

槐庭日正長梧院秋偏早風落紫薇花滿地無人
掃

早秋日遊王比部園亭

摩詰城南第名園枕曲流竹林堪避暑梧院早知
秋掃徑苔痕破開簾樹影浮蘭樽同笑語竟日此
淹留

穆宗登遐書感

聞說君王棄萬幾孤臣千里淚沾衣鼎湖此日乘
龍去蜀地何年化鳥歸曉兔空從金殿落秋螢時
向玉階飛遥知弓劒橋山畔曙色蒼茫碓露微

邀方司訓同往蠡東别業

已下迎徐榻言遲訪戴舟孤村禾黍晚數里蓼花
秋且莫歸青嶂還來看白鷗百年能有幾寧惜片
時留

秋日方司訓過訪二首

雨過園林後新涼滿樹梢勞君攜杖履訪我扣衡
茅水檻横漁艇松門隱鶴巢故人同笑語塵網暫

時拋

地僻少來客居閑時不冠孤亭浮水面喬木上雲
端雨滴琴樽潤風清枕簟寒呼僮繫君馬信宿且
盤桓

早秋日與客遊虎丘

古寺空山裏聊因避暑來路從松下入門向竹間
開深樹蟬聲集層軒鳥道迴相將孤月上樽酒許
重陪

仰蘇樓晚眺

高閣憑虛起重闌俯翠岑客來原有約雲出自無
心黄葉凝秋思青松礙日陰北牕天欲雨涼氣坐
來侵

池亭晚霽

江臯初雨霽涼思襲荷衣喬木生靈籟孤亭送落
暉波翻菱葉亂露泫豆花肥苔徑閒來合應知過
客稀

東樓晚眺

散帙倚東樓川原一望收蟬鳴黄葉寺鳧下白蘋
洲落日青山外西風古渡頭江鄉景堪愛禾黍萬
家秋

池上新構小齋

誅茆營小構面水敞晴軒俗駕時堪避清陰日正
繁開簾看竹色涉徑破苔痕客有知音者頻過不
厭煩

晚泊松陵

掛帆過笠澤艤棹問鱸魚古寺垂楊裏長橋荒蘚
餘煙雲秋壑冷水月夜船虛釣雪灘邊路他年擬
卜居

嘉禾道中

觀潮緣久約放櫂復乘閒片雨嘉禾外孤雲笠澤

問捲簾看綠水把酒對青山雅性耽清賞扁舟未
擬還

崇德道中喜晴

久雨初開霽天垂別樣青風生秋水練雲斂暮山
屏疎柳宮橋路寒花古驛亭遨遊此乘興相對酒
俱醒

舟中晚眺

湖上西風錦纜開晴沙白石水縈迴蓼花洲轉河
橋曲落日漁舟蕩槳來

八月十六日與客同遊西湖

芒鞵同上泛湖船萬頃波光一鏡圓日映諸峰浮
水面雲扶高塔倚山巔幽花曲渚横秋色疎柳長
堤起暮煙準擬今宵明月夜與君潦倒不須眠

謁和靖祠

同上釣魚艇閒登放鶴亭祠臨秋水碧湖帶遠峰
青荒砌多苔蘚喬松長茯苓遐哉林處士千載仰
儀刑

江上觀潮

昨泛湖中棹今登江上臺忽驚滄海內遥駕雪山
來勢比行天馬聲疑奮地雷鯨翻渤澥動龍激禹
門開氾灩江湖溢奔騰天地迴黃雲凝未散白鳥
駭飛回不是瞿塘峽虚浮灩澦堆難忘越人恨空
抱伍胥哀弔古應多賦臨風愧不才

謁岳廟一首

曾於青史想容儀此日登臨過古祠壯志未忘吞
北[redacted]忠魂猶自倚南枝矢心天地圖恢復唾手燕
雲在指麾千載英雄常涕淚金牌何事即班師

秋日同王僉憲劉大參遊石屋洞天仙臺

長松十里路盤旋石屋深藏古洞天林下諸僧閒
白日空中孤鶴下蒼煙青山社許陶彭澤丹竈砂

逢葛稚川最愛曲江花裏伴一樽潦倒白雲邊

遊飛來峰

中天飛下青芙蓉峭壁巉巖千萬重仙境霞明金
錯落洞天雲靄玉玲瓏古藤亂繫將崩石老檜雙
扶欲墮峰海上三山何處是恍然此地或相逢

舟中寄貴州滕憲副同年

憶昔同為選部郎可憐別後各參商一封書寄南
飛雁萬里隨風到貴陽

秋日過雲間謁少師徐公

江鄉秋色滿東籬相國歸來鬢已絲試問華亭明

月夜鶴聲誰似漏聲遲

舟發雲間

曉發雲間驛風生水國秋潮痕平兩岸帆影漾中流共泛杯中蟻閒看水上鷗何時脫塵鞅蝦菜五湖舟

舟中晚眺

落日低沉闇殘霞倒浸江輕帆晴片片歸鳥暮雙雙酒興隨時發詩魔未肯降閒心對流水獨立倚蓬窻

千墩曉發

殘酒初醒後江天欲曙時雞聲催棹發月影逐帆移湖海牽遊興家園入夢思芙蓉花正好似與主人期

崑山晚歸

崑山猶在目挂席又唯亭湖外蘋花白霜前楓葉青檣烏隨落日水鳥下寒汀歸路天將暮柴門半未扃

送蔣祠部出守高涼

南宮初出守萬里駕星軺報國丹心在辭親白髮饒高涼日漸邇炎海瘴應消握手難為别知君嬾

折腰

重陽日與客池亭小飲

江鄉逢令節攜酒醉重陽楓葉經霜變芙蓉近水芳淡煙生竹塢宿雨暗池塘檢點年來事園林日正長

秋夜書齋獨宿

澤國秋將盡書齋夜欲分孤燈懸壁照落葉隔窗聞啼月烏栖樹隨風鴈入雲寒衾清不寐耿耿惜離羣

雨中登蠡東水閣

水閣初冬候閒來時獨登雨中聞藥臼林末掛漁罾苔暈侵窗長茶煙傍竹凝臨風思無限寂寞曲闌凭

雨後登樓晚眺

雨洗塵氛盡風高朔氣侵凝眸時遠眺抱膝更長吟浩蕩乾坤闊淹留歲月深飄然生遐想千載達人心

月夜同諸友小集二首

空林懸片月良夜步清溪野渡煙初起寒原燒欲迷犬迎聲客吠鵲遶一枝棲對景偏多興蘭樽月

下擕

寂寞書齋静柴門喜客過開樽還旅坐對月起高歌樹影當堦亂霜華拂袂多酒闌賓客散試問夜如何

城中夜歸

江郭寒鴉暝篷牕暮色催孤舟連夜發數里帶星回燈火沿村起柴扉逐水開草堂人未寢相對共銜杯

晚泊震澤

宴罷司空宅舟迴笠澤濱霞明雞候曉沙白鷺迷

津蝦菜湖鄉味羊裘客路貧篷牕閒立久月色正宜人

曉發積瀆枕上口占

殘酒初醒後寒燈欲滅時霜飛蓬户早月落戍樓遲未解聞雞舞徒興夢鹿思詩成還穩睡此意少人知

螽東書館寒夜有懐

別業三冬後書齋五夜長風搖銀燭影火燼玉爐香古木烏棲月晴空鴈唳霜寒衾人獨寤耿耿憶鴒行

除夕二絶

澤國今宵歲欲除小齋無寐獨躊躇朝來天子新開曆還見春風到草廬

抱戚江鄉六載餘燈前驚歎二毛初平生多少風雲氣竹帛勛名半已虛

柳枝詞四首

陌上絲絲帶雨微遥知春傷柳條歸一年一度常如此昔日章臺今已非

嫋嫋柔條鎖翠煙隨風亂舞綠牕前楚王宫裏人多少如此腰肢亦可憐

雨織金絲綠未敷隔牕偷眼看模糊畫眉京兆今何處試問雙蛾得似無

河橋青眼競窺春淡著煙光別樣新留却長條休浪折春來多少遠行人

早發南行口占

澤國春寒花事遲行人臨發又愆期今朝放棹梁溪去處處東風颭酒旗

舟中晨起

破曉船爭發日高人晏眠因酣吳市酒思煮惠山泉鳥去青雲外帆飛綠水前終朝困塵網到此獨

悠然

夜宿白土酒家

日落半山陰倉忙過客心車徒投白下燈火近青林肆列春盤細杯添夜漏深兒童進新茗端可滌塵襟

路傍折梅戲占

肩輿屈曲傍山蹊折得梅花手自攜蜂蝶也知春意在隨車直過畫橋西

春日留都

久脫朝簪伏草萊投閒今上鳳凰臺馬前雙闕連

雲起天外三山翡翠來好鳥偏從名苑集奇花多向上林開六朝舊事今何在欲踵風流愧不才

途中寫懷柬董司空劉光祿二省丈

潦倒江鄉數載餘姓名久不到公車幸承季布千金諾更得劉公一紙書長揖昔曾容汲黯倦遊今已老相如饒君肯假吹噓力淺薄那能賦子虛

途中有懷靈殿寺梅花三絕

野寺梅開千樹花風飄香雪點袈裟自憐清賞難消受偏到開時不在家

古殿荒涼梅正繁春風花滿給孤園主人底事忘歸去誰遣清香撲酒樽

二月江鄉已落梅飛花散作白雲堆且拚醉臥山窗下疎影還從月下來

雨後登虎丘

蘭舟維細柳與客共攀躋山靜花爭發林深鳥亂啼崖芳含宿雨雙屐怯春泥杯酒論心久危闌日已西

春日過城南別業

放棹城南日未斜雨餘百舟競春華迎風弱柳垂金縷近水夭桃漾錦霞魚藻輕翻浮別沼燕泥頻

掠過東家生逢佳景須乘興莫遣香塵汙落花

清明日舟次邀方司訓同往西山

寒食江村路門多插柳條市呼新釀熟客喜宿酲消雨洗山光潤風生花氣饒故人原有約沙際一停橈

宿西山古菴

落日青山下停舟共訪僧雲低簷外塔香繞佛前燈野曠泉聲遠春和花氣蒸偶然逢二妙還許聽三乘

朝發古菴

雞報山窗曉時驚客夢殘滿圍迎日色羅袂怯春寒清磬和雲落繁英帶露香舟行更回首高塔出林端

登七十二峰閣夜宿顧山人家

聞說桃源萬樹花遨遊端爲惜春華煙霞深閉仙人宅魚鳥偏鄰處士家湖面流光浮日去山圍斷處倚雲遮杖頭剩有青蚨在綠酒頻沽不用賒

飲陸啓孫含青軒和方司訓韻

地據湖山勝誅茅結小亭簷前芳草綠座上遠山青花月春遊倦茶煙午夢醒蜡蛸來較晚香墜錦

雲屏

寒食飲楊氏宅

佳節偏多雨荒村入禁煙鳥啼歌扇外花落舞筵前香霧侵衣薄微風入座偏主人能勸飲相對共陶然

登虞山望湖亭

湖霽浮銀鏡山圍列翠屏層臺臨拂水曲澗似蘭亭鶯語巖花媚龍歸洞草腥危闌羣勝集獨坐酒初醒

蠡東前園即事二首

春園門久閉入徑薜蘿封林駐茶煙細衣沾花露濃水邊雙白鶴檻外數青松對此幽閒境頻過意未慵

地僻塵氛遠池晴水竹分孤亭明夕照列樹暖春雲戲蝶懸蛛網遊魚避鴨羣晚來花下坐漸覺酒微醺

澱山湖中

曉起進蘭橈東行水國饒湖連天共遠日出霧全消獨鶴凌風舉羣鷗逐浪飄柳村看漸近青幔映河橋

舟次唐行

江鄉逢暮春一棹艤沙濱客路看飛絮行廚薦綠蘋征裳時暫遠魚鳥漸相親長嘯乾坤裏悠然著此身

曉發大寺鎮

孤村雞報曙遊子動歸橈河帶明星落煙迎旭日消地卑多近水湖曲不通潮野店香醪熟侵晨向客招

沙湖舟行

昨送春歸去今從湖上來殘雲隨雨盡遠浪拍天

迴水鳥驚人沒汀花向客開閒來心境寂無復著纖埃

池館新晴

園林新雨霽嫩綠壓枝繁戲蝶穿花舞游魚出藻翻清香凝曲檻佳景落幽軒獨坐無人到惟聞鳥雀喧

夏日園居寫懷

園徑頻看趣自成蕭條終日掩柴荊池邊久立諳魚性樹底閒行識鳥聲雨過林梢凝斷靄夕陽霞彩弄新晴且將踈懶荒村臥浮世誰憐阮步兵

崑山晚歸漫興

百里崑山道歸舟趁晚風霞明千嶂外日落五湖東未獲隨仙仗還堪學釣翁深源真可笑忽忽自書空

夏日園居諸親友見訪

幽居掩蓬戶端足避塵嚻對酒顏仍破開軒興自饒風生香漸遠水近暑潛消故舊攜棋局林間不待邀

晨起遣興

山牕雨過動微涼對鏡俄驚鬢髮蒼堪歎浮生苦

無幾漢庭空自老馮唐

夏日過城南別業

肩輿久不到城南此日投閒一駐驂近水亭臺宜落景隔籬花竹映澄潭窗閒遠岫來空翠雨後長天正蔚藍便欲攜家同此隱爐香茗椀事幽探

東宅漫興

宅傍青郊曲盤旋竹樹幽石梁空待月池館更宜秋雲拂堦前樹風清水上樓閒來時嘯傲坐覺暑潛收

送馬憲副同年之楚

昔日看花曾作伴今晨把袂若為情欲知此後相思處黃鶴樓前片月明

送錢秀才兄弟應試

吳越神明冑相看盡白眉共乘木蘭舫期折桂花枝鄉國凝眸處都門燕喜時君家兄與弟靜聽鹿鳴詩

登上方寺

路入楞伽寺明湖映遠峰兩崖松檜合一徑薜蘿封亭逼青霄近林藏綠蔭濃開樽共吟眺煙樹暮重重

行春橋翫月

臨湖維短棹天末起凉風皓月飛銀鏡長橋偃玉虹望中煙翳景席畔水涵空勝會知難再酣歌意未窮

新秋夜坐

小庭賓客散獨坐更移時西嶺雲生巧東林月上遲蛩聲鳴亂草螢火照疎籬虛館清秋夜幽懷只自知

蠡東晚歸舊宅

薄暮客西歸舟行載夕暉亂蟬悲露切宿鳥渡煙微秋水迥明鏡殘霞似畫衣停橈天漸暝一犬護柴扉

晚發華亭

向晚蘭舟發人牽錦纜行日穿雲實破溪接海潮平映水帆檣影投林鳥雀聲開簾下揩拜遙想故人情

舟次嘉善縣漫興二首

江郭憐孤往西風灑客裳雨晴林葉潤日煖稻花香白髮催年邁滄洲引興長鱸魚秋正好歸思不能忘

返棹孤城下輕雲近女牆槿紅初過雨橘綠未經霜景物看來變浮生祇自忙馮唐眞易老白首尚為郎

夜泊嘉興城同年戚符卿過訪

訪舊嘉禾郡城頭暮色催水邊孤艇泊燈下故人來惠我多新句酬君愧不才何時重放棹同上越王臺

吳江道中二首

雨後松陵道西風吹布袍帆飛秋水闊鴈度暮雲高野店乞殘火行廚進濁醪微吟殘照裏獨坐檢離騷

揚舲過笠澤回望是姑蘇驛路分南北煙帆半有無孤城臨巨浸平野插浮圖今夜長橋月清光映玉壺

中秋晚過虎丘

蘭舟初雨霽正值暮鐘時酒為藏闓醉棋堪應劫遲煙迷蘭若寺露冷桂花枝月出雲還翳空辜石上期

早發治場涇

客路宵分後茫茫煙景迷孤舟行載月數里未聞

雞白露侵帆溼明河向水低棹歌驚夢斷已到鑫
塘西

遊桂嶺

西嶺千年桂陰森入翠微瓊枝雲外綠金粟雨中
肥影落浮杯酒香飄襲客衣當年和露折曾向廣
寒歸

贈碧峰上人

古剎深山裏幽棲獨晏公三乘聞已悟五蘊本來
空止水禪心似孤峰色相同蒲團深歲月龕外雨
花紅

遊天池

穿雲躋碧嶺遙望近丹丘雨歇全蓮霽煙涵石屋
秋樓臺開絕境花竹映清流紅葉蒼山暮停車為
爾留

出山

昨朝逺赴野人期短棹琴樽帶雨移山閣煙霞秋
霽後法堂燈火夜深時竹間共喜高僧話石上慚
無幼婦詞桂嶺天池躭勝賞舟人休訝出山遲

竹梧書院晨起

日高三丈遲遲起闌干曲曲人頻倚秋風落葉滿
庭除呼童掃葉收梧子

贈伊母太淑人

堂上萱花歲月長堦前蘭玉競芬芳南宮仙吏稱
觴後雙袖猶沾粉署香

送逌岡吳太守入覲二絕

天皇出御未央宮萬國衣冠入覲同借問循良誰
第一漢庭無復過吳公

滿路吳民起頌聲願言借寇向承明春風三月棠
陰下多少兒童竹馬迎

送長洲陳明府入覲

朔風吹袂冷鞍馬去京師天外雙鳧遠雲中一鶴
隨賦先羣邑起績報九重知花縣歸宜早徵書漸
及期

夜泊嚴墓鎮燈下聞歌

客路黃昏後移舟近釣磯夜長頻剪燭露冷欲添
衣桑落浮杯綠車螯入饌肥醉餘聞妙曲響遏白
雲飛

吳江道中

言返嘉禾棹時過釣雪灘平湖環縣廓高塔入雲
寒沙岸蘆花白霜林楓葉丹開簾看旅鴈點點落

江干

郊晚

細雨孤郊暮呼僮扃竹扉牀頭新釀熟座上故人稀野寺昏鐘起煙林宿鳥歸有懷清耿耿簷外片雲飛

冬日與客遊西山

孟冬風日煖與客共登山一嶺界天上諸峰隱樹間茶花隨地白霜葉滿林斑回首天將暮僧從落照還

舟發婁門夜抵崑山

揚舲過湖曲沽酒近唯亭婁水浮煙白崑山擁縣青亂鴉棲瞑樹飛鳥下寒汀夜傍漁舟宿時聞蝦菜腥

送陸春元北上

閶闔風生白鴈高征人寒擁赤霜袍羨君北上陳三策愧我南來漸二毛剪燭夜傾桑落酒揚帆時度廣陵濤看花上苑春將近不惜臨行贈佩刀

金閶送別晚歸

金閶時送別落日照清樽山近雲常繞天寒水易昏鴈迷千嶂雨犬吠數家邨歸路休言晚嚴城未掩門

胥江送陳明府入覲兼寄申王韓三內翰二首

送客胥江別微茫煙景分舟前見新月天際斂輕雲夙有林泉興慚無竹帛勲封書寄朝貴應念久離羣

數載江鄉臥曾無政府書未須嗟失馬久已願焚魚嘯傲乾坤闊優游歲月徂故人俱侍從肯憶病相如

蔣雲涯太守自高凉入覲因歸省吳中賦此為贈

嶺外風塵暗百蠻今朝喜得故人還畏途潦倒心猶壯炎海驅馳鬢欲斑歲晏銜寒朝魏闕夜深飛夢繞吳山歸期屈指春將暮三徑花開白日閒

城中夜歸

日落歸心促天高朔氣凝月明寒渡水煙白夜船燈疎懶真堪棄脂韋素未能拙哉蕭猾吏垂老乞為僧

晨起得起官報

懶性甘終棄除書忽漫傳陽鳥分樹杪晨鵲噪簷前地忝銓衡重心慚水鏡懸皇恩真浩蕩舒眼望

青天

晚過天平嶺

數里天平嶺崎嶇石路遥孤雲倚絶壁萬笏擁層霄嵐閙衣偏薄寒欺酒易消肩輿歸漸晚落日在林梢

早發青浦

五夜溪塘風雨聲水村雞唱漸天明數杯濁酒醉初醒一枕黄粱夢未成篷底捲簾看日出沙邊解纜趁潮平揚帆遠向雲間去極目煙江無限情

鯤溟先生詩集卷二

鯤溟先生詩集卷三

吳郡郭諫臣子忠著
甥韓世能 仝 校
男 元夔
五世孫 鸞重刊

元旦聖節口占二絶

五更齋沐去朝天萬曆今朝又一年江海孤臣時捧檄寸心常在聖人前

晨夕嚴裝上帝都聊從遠地效嵩呼方今天子眞明聖夏啓周成得似無

新正二日與客虎丘敍別

山樓與客進椒漿鐘磬時聞到下方城雪尚留殘臘意江梅微露早春光宦情本似浮雲薄別意空隨逝水長回首自憐歌舞地煙花三月在他鄉

春夜洛社舟中敍別

一篙春水暖浮煙洛社溪頭夜泊船對客欲烹陽羨茗呼童汲取惠山泉燈前高會逢新歲醉後狂歌逐少年他日相思何處是吳山回首白雲邊

途中寄別方司訓

幾年同結青山社此日還乘畫舫行愧我風塵緣薄宦憐君煙月倍多情雲中孤鶴嗟何適海上閒

鷗自不驚萬踏如公眞足羨深源出豈爲蒼生

夜宿儀眞公館

風色晚來定濤聲聽漸平大江當縣繞片月近人明栢府寒烏集松堦夜鶴鳴沉吟燈下坐多少别離情

途中憶諸兒孫

客路遥遥憶鳳雛草堂羣聚日歡呼一時尚未離慈母他日期當作丈夫世説神駒堪上廄謫游老驥倦長途幾回月落關山夜恍惚神游在五湖

過滁陽陸五臺李衡菴許敬菴三丈招飲公館賦别二絶

滁上相逢盡故人張燈開宴意何親欲知别後相思處豐樂亭前月一輪

衆山環列翠微屏故舊相看眼竝青明月滿堦賓客散令人空憶醉翁亭

元夕宿池河驛

馬上逢元夕令人憶故園月中絃管沸燈下綺羅繁火樹當空列人煙徹夜喧客途今寂寞獨坐向黄昏

臨淮北渡

馳驅江路遠此日渡淮河睥睨低紅日旌旗漾碧波春光看柳變煙景駐帆過身係浮名去歸期奈若何

宿州道中遇風有感

向晚風猶急長途日易昏征人尋宿處馳馬望前邨過隴牛羊下歸林鳥雀喧宦游此風景勞役共誰言

彭城懷古

江淮北上古徐州城下黄河日夕流煙火萬家連兖豫舳艫千里向燕幽春風草長王孫路夜月塵迷燕子樓驛畔孤墳碑廢久行人指點説留侯

行次河間路聞外補

馳逐風塵際悠悠祇自憐除官當歲晚爲客在春先去國緣多口還朝知幾年淮陽稱臥治不敢擬前賢

過白溝河

回首鄉關去路遥白溝河上度星軺滄洲日落迷煙草紫陌春歸在柳條身外浮名何足羨墻邊華髮不曾饒自憐瘦骨仍多病奔走風塵肉暗消

暮抵雄縣

鼓樂喧闐震耳鳴遠勞車馬出郊迎平沙隄上留
行轍弱柳風前拂去旌添我鬢黃誠與歎娛人頭
白是虛名從今勘破人間事好向湖山續舊盟

過琉璃河

平沙一望接京師獨上河梁折柳枝日暖冰消春
水漲分明十頃碧琉璃

都門外報國寺夜坐書感

微書歲晚下江鄉走馬來瞻日月光咫尺君門天
萬里燈前寂寞夜偏長

登報國寺毘盧閣

毘盧高閣倚層雲仗劍開登日未曛萬頃煙霞天
外落九重城闕望中分雪晴山色當牕見風動鈴
聲下界聞徙倚闌干時縱目皇都佳氣正氤氳

廣庭步月有感

春月流輝浸碧松廣庭閒步自從容幾年湖海來
京國此夜空聞長樂鐘

都門與王比部馬憲副申內翰三同年敘別

二首

昔日看花伴今晨喜盍簪宦遊來薊北從別過城
南紫陌春融雪青山曉護嵐情深頻進酒非是愛
沉酣

歸臥江鄉久時從檄名來分藩到庾嶺策馬去燕
臺聖主原無意微臣自不才可然湖海客知向幾
時回

涇陽驛口占

幾日馳驅未出燕風沙滿眼路難前孤蹤遙向天
南去回首長安在日邊

趙州懷古

長楊夾道引鳴騶夜宿燕南古趙州草滿叢臺非
舊日月明泜水只空流也知此處荊蓁地多是當

年歌舞樓陵谷變遷人不在關河煙鎖古今愁

柏鄉遇銓司舊吏時為縣尉賦此

客途逢故吏知我舊銓郎作尉同梅福之官在柏
鄉嚴城勤斥候傳舍盛供張更向虞君問云何去
廟堂

柏鄉懷古

路出柏人邑令人憶貫高捐生蹈虎尾視死若鴻
毛漢主那堪迫商山自可逃區區陶雪恥寧惜趙
王敖

晚過內丘

晚過內丘縣東風輕拂衣雲旌去縹緲煙景漸霏微故里花將發他鄉客未歸兼程日南往中夜夢魂飛

夜宿順德公館

侵晨歷趙境薄暮宿邢臺東燭當軒坐鉤簾待月來青衫春漸薄綠酒夜須開佳景方留戀城頭鼓又催

沙河縣

邢臺南望路迂斜一縣周圍盡白沙日映郊原鋪玉雪風生林木綴瓊花霜前恐起鴈聲驚月下歸來止鱗鴒試問當年檀道濟唱籌量得幾多車

邯鄲早發抵車騎關漫興

行次車騎關猶是邯鄲道雞鳴夜已闌馬嘶天漸曉旌旆風飄飄川原日杲杲行看煖氣回轉覺春光好新柳綠堪憐亂山青不了天畔送歸鴻陌上聞啼鳥游子未歸家故里生芳草因想宦游人馳驅空易老

渡漳河有感

輕浮一葦渡漳河時聽舟人起櫂歌山自太行西望遠路從全趙北來多春深諸塚埋青翠歲久三臺浸碧波日暮停車倍惆悵英雄千載類消磨

淇縣

淇水湯湯日向東居民似有上皇風始知世變風移久浪說桑間與上宮

經牧野弔比干墓

牧野荒荒落日低愁雲深鎖比干祠寧將血濺商家土忍見頭懸太白旗麥秀春郊麋鹿走花殘夜月杜鵑悲古來忠直多磨滅千載令人淚滿頤

延津道中

五更辭衛郡百里過延津馬踏晴沙日鶯啼紫陌春軟風隨弱柳細雨浥輕塵漸向東南去韶光別樣新

封丘道中

昨擬走大梁覽勝古汴京晨起延津境忽作封丘行山川本相似途路近且平遠馳燕趙騎復捲魏衛旌曉行趁殘月暮宿視長庚客途少休息傳舍多送迎思之良厚顏不如且歸耕所以晨夕內勞勞苦東征東征倦行役對鏡徒自驚

渡黃河遇風

河上東風吹客袍中流濁浪拍天高平生不識風

波態今日方知涉險勞

杞縣懷古

杞邑名何始分封自有周報功宜百代置縣已千秋草長多新壘花開滿故丘方今病河患誰宅此神州

甯陽公館雨夜獨坐

高館張燈坐悽然思不禁春風隨客遠夜雨滴更深漫說金橫帶還愁雪滿簪流光看易過對酒獨沉吟

夜宿會亭公館

古驛當周道環居多樹林一番春雨後千里使星臨苔暈侵堦長花香入院深燈前看綠綺何處覓知音

夏邑道中早行

東郊旭日遲遲起好鳥枝頭啼不已三杯濁酒漸微醺頃刻前行數十里鞍馬晨衝楊柳煙旌旗夜溼棃花雨風光到處自堪憐隨時欲賞人能幾

永城太丘驛

人傑從來使地靈永城猶借太丘名當時黨禍人皆死豈謂君因獨弔生

固鎮道中

雨後淮南路山原入翠微春風花漸發社日燕初飛曲水迴官騎香泥涴客衣江鄉寒食節早晚望東歸

王莊驛遇同年劉憲副

看花昔日曾為伴南北東西各一天萍水相逢疑是夢金蘭契合已多年郵亭盡捲棃花雨客路寒迷楊柳煙聞說鄰家春釀熟一尊聊共醉燈前

回過滁陽重別太僕三省丈

春來為客走燕關歷盡千山與萬山燈月滿城時

北上煙花三月又東還眼前好景真成幻身外浮名總是閒別去五湖堪浪迹一帆春雨下荆蠻

上巳早行見霜

上巳今朝是清霜昨夜飛色侵千戶曉寒挹百花肥虛布青皇令翻成白帝威早行前路客引領望朝暉

上巳日過大柳驛

積雨初收列嶂青花開疑入錦雲屏風前舞燕迎人語陌上鶯聲喚客醒乘傳兩番經柳驛流觴千載憶蘭亭韶華滿眼真清賞空逐征東作使星

上巳日南過滁陽

南去滁陽日未西四山環聳碧天低溪浮荇帶牽魚尾風落榆錢襯馬蹄社後已看玄鳥至春深時聽杜鵑啼鄉關回首多芳草漫把王孫歸路迷

夜宿六合縣僧寺

鳴騶入古寺借榻近高僧欲聽三乘法因傳五夜燈茶煙浮竹暗花雨向堦凝猶自牽塵鞅皈依惜未能

寒食後一日途中口占

一春淹倒客天涯幾度芳辰不在家寂寞江都寒食後東風吹老故園花

清明日江上遇雨

濛濛煙雨細如絲冷拂襜帷溼不知寂寞途中忘令節淹留江上數歸期酒從茅店分榆火人向柴門插柳枝猶記去年當此日桃花萬樹醉蝤蠐

儀真寄同年潘明府

聞君作宰臨光澤花發公庭映賜袍燕闕北瞻紅日近越鄉南去白雲高江天鴻鴈違千里宦海風塵欲二毛憶昔同遊今數載相思中夜夢魂勞

舟中喜晴

夜向篷牕聽雨眠朝來時喜乍晴天風生野店青帘颭露浥沙隄錦纜牽花氣氤氳蒸曉日柳絲嬝嬝弄輕煙鄉關自恨歸來晚狼籍春光在客邊

春日過同年伊祠部

日暖江城雨乍收花開三徑為停騶文園君自猶多病滄海予今已倦遊世事看來同失馬機心忘却不驚鷗相逢鮑叔應憐我奔走風塵欲白頭

晚春歸蠡西舊宅

獻歲辭家春暮歸故園花已過芳菲雨餘細草侵苔徑風颭遊絲惹薜衣漫說鶯遷喬木囀還看燕向舊巢飛他年謝却人間事十尺長竿一釣磯

暮春日有懷覺海玘公虎丘義公一首

獻歲客天涯春深始到家東風吹玉版夜雨長金芽久與高僧別翻嫌去路賒遙思禪定後池月浸袈裟

三月三十日登虎丘

攜酒登山閣危闌日欲斜汲泉臨石澗試茗到僧家無意聞啼鳥傷心問落花來朝春已去空自惜年華

新夏日訪錢文學兄弟

一舸漕湖上投閒訪故知入門清晝永到處綠陰隨已負鶯花約還尋雞黍期東南稱具美欲去更棲遲

贈方司訓子靜次許太僕韻

學道同商皓談經擬漢儒予慚葭倚玉君喜浦還珠春水從鷗遠閒雲伴鶴孤扁舟五湖上塵思似應無

將往贛南治行二首

久向吳中臥時將嶺北遊一官聊染指五月尚披裘座上枯桑落燈前理亂緱行期春復改端為故人留

懶性真堪棄虛名復見推且當從吏隱未敢卜歸期遠道少音信深閨恨別離傷心對桃葉垂老客天涯

仲夏與客泛石湖

白舫湖中飲青山座上看日光浮浪出湖色入簾寒遠市煙初起深林雨未乾故人同勝賞潦倒厭微官

夏日過村居即事

不到家園久柴門碧草生鳥驚行蓋起犬向主人迎入院茶初熟開樽酒復清幽軒日正永花外有啼鶯

夏日舟次平望與諸故舊敘別

吳中一臥幾經秋此日重為嶺北遊澤國風生帆正遠楚天虹見雨初收強將懶性移青雀漫把閒心對白鷗好趁晚涼維綠柳故人燈下共淹留

錢塘江上起行

前渡桐江水江清異汨羅北來吳地盡南去越山多遠市青帘出危檣白鳥過薄遊何日返散髮傲煙波

夏日過武林同年滕學憲邀遊湖上賦別

薰風一棹繫長堤歌舞初停日已西十里荷香侵座遠六橋柳色帶煙迷虛名世上同蝸角浪迹天涯信馬蹄且喜故人相對飲松林蘭若更攀躋

桐廬道中

揚舲江上喜初晴兩岸山光夾鏡明到處水流寒澗出插天峰吐白雲生連洲浴鷺衝潮起深樹新蟬吸露鳴前向嚴陵臺下過高風千古不勝情

雨中上嚴灘

山雨勢傾盆江流萬馬奔陰霾迷日月濁浪蹴乾

坤舟楫上還下煙林吐復吞宦遊瀕絶險空爾晴
消魂

蘭溪道中

山雨朝來歇江流午漸平帆從天際落人在鏡中
行孤鳥入雲浸羣峰接漢清孤舟時晏坐何處棹
歌聲

月夜江行

夜色侵窗曙雞聲入座喧迴流臨皓魄乘興倒芳
樽山斂微雲盡天從遠水吞滿懷風月思難與俗
人言

衢州道中

侵晨鼓棹發三衢南去常山百里餘坐引清風生
枕簟閒消白日在圖書山橋旆颭催沽酒蘋渚舟
來喚買魚漫說宦遊多勝賞倦遊今已類相如

自常山抵玉山途中作

亂山青四合江浙路中分草露沾香徑松風掃白
雲遙趨南贛檄深愧北山文士女道旁立相看舊
使君

山中晚眺有感

一路斜陽裏青山引客車幽花生澗曲修竹繞郵

居天晚鳥飛倦途窮馬力徐宦遊味如此何日遂
焚魚

早發進賢過羅溪湖上

山城侵曉發花露溼星軺日浴湖中水虹飛堤上
橋輕搖風漸起荻渚霧全消傳食真堪愧何能答
聖朝

宗室以詩見贈次韻奉酬

清朝水鏡愧虛名擁節重爲嶺北行懶性怕題鸚
鵡賦畏途時聽鷓鴣聲十年孑老淹吳會八斗君
才冠鄴城何日還期開蔣徑花前倒屣一相迎

峽江舟中晚坐二首

晚涼時喚酒雨黑似催詩澄水映肌骨微風洒鬢
絲高吟蓮葉舫頻進桂花卮醉向篷窗立斜欹白
接䍦

午向金川過宵從玉峽來沙邊雙艇泊燈下一樽
開劍氣凌南斗檄垣逼上台遐方時戀闕飛夢到
燕臺

江上聞笛

江上浮仙棹誰將玉笛吹時聞折柳曲更聽落梅
詞響遏行雲散聲隨斷角悲關山今夜月應起故

園思

舟過白沙驛

向晚江城霽揚舲過白沙風塵千里客煙火萬人家簾捲山光入帆隨日影斜重遊今十載空復惜年華

太和舟中晚眺

坐深棋局散落日已銜山鴉散浮雲外蟬鳴深樹間客邀新月飲漁趁暮濤還醉後看襟袖淋漓綠酒斑

江中夜行

夜倩漁舟引前行路不迷沙洲隨岸曲星斗向江低解道身如寄還拚醉似泥更闌頻剪燭水次已聞雞

舟抵贛城水西驛二首

仗節臨江[illegible]鳴騶過水西繞絲當路擁旌旆拂雲齊列嶂青環郭平沙白滿堤倚闌時縱目江草萋萋萋

一棹四千里茲晨抵贛州嶺雲朧樹暝江水抱城流鳥度煙林晚蟬鳴幕府秋蒼生空屬望此意未能酬

雨後與徐兵憲郭叅戎同往水西寺宴客

雨過江城霽鳴騶到法堂臨池開小宴入座動微涼竹送層軒色荷生滿院香高朋同勝賞爾汝意俱忘

立秋日飲劉公幕府

暮府初開宴凭軒花竹幽涼風時自至酷暑坐來收膾送銀絲細腸飛玉液流夕陽賓客散蟬噪已驚秋

贛城官舍遣興

東山復起為蒼生一路虛傳是福星江郭有時雲

自白公庭無事草新青蟬鳴深樹涼飈動鵲噪空堦午夢醒退食小齋還自愧蒲鞭不用戶常扃

齋中向晚即事

炎方無事早休衙坐盼庭柯日影斜小閣傍林含宿雨疎簾隔水映殘霞拋書几上看修竹運甓階前踏落花自笑年來成吏隱夢魂飛不到京華

夜起

夜起中庭坐秋聲滿樹間飛星渡銀漢殘月落蒼山迢遞雙關旬宣到百蠻幽懷清不寐凋謝鏡中顏

秋夜起坐

忽驚秋思動涼飈起坐幽齋夜寂寥月色半窗天欲曙秋聲滿院暑全消虛名世上真成夢隱士山中早見招況復官閒公事少自慚無補聖明朝

送陸山人歸吳中

遠送東歸客江帆挂夕暉路從千嶂隔心逐片雲飛社日燕還去秋風鱸正肥故鄉何日返覓取舊荷衣

舟中重送陸山人

日暮滕王閣歸途此地分江空帆度影海闊雁離羣故里同明月遐方多白雲一官匏繫此聲蹟未曾聞

再寄方司訓

酷有登臨興頻隨杖屨遊杯浮覺海月舟泛扁湖秋苦作籠中鳥難同水上鷗何時重會面一寫別來愁

秋日登滕王閣

高閣崔巍入太清閒來登眺不勝情開簾山向樽前落俯檻雲疑衣上生夕照霞飛紅欲斂秋江水漲綠初平乾坤納納堪容我愧縛悠悠世上名

中秋十一夜泊江舟中

客路秋將半遙宵月漸佳星文動雙闕江色映孤槎雲度簫聲遠風生燭影斜迢迢此良夜飛夢繞天涯

臨江道中夜坐

蘭舫下蕭灘江清浸月寒鵲飛沾露壓蛩響徹更闌貰酒拈杯坐篝燈把劍看宦遊多涉險底事鼓彈冠

新淦舟中晨起

蓬牕初睡起旭日照金川縹緲雲依樹微茫水接天

鄉心蓴菜外秋色蓼花邊點檢登臨興淒涼異昔年

十四夜太和舟中玩月

江月纔幾望長空銀浪生一輪秋未滿萬里夜同明影散黃金粟光搖白玉京關山當此際多少別離情

江上晚坐有懷

薄暮涼風發帆懸落照飛天長人去遠秋到客思歸沙鳥羣還集檣烏隱漸微坐看明月上杯酒莫相違

十五夜萬安道中玩月

中秋佳節令宵是遠駕孤槎客裏逢霽景煙消秋湛湛晴空月射水溶溶白榆花浸銀河冷丹桂香浮玉露濃猶記當年湖上飲清光遥映二高峯

由萬安山行回贑途中雜詠三首

南向虔中去緑江細路斜蟲絲懸古樹鳥迹印晴沙山背雲移石林根露泫花眼前秋色好幽興在煙霞

飛蓋行山徑穿松過野橋霧迷江樹暝天接嶺雲遥過客多隨伴居民半是樵前行無傳舍借榻虔今宵

雨足山田稔秋高澗水清路從雲外繞人在瘴中行野草齊腰長幽花照眼明勞勞苦行役端只為虚名

晚過烏兜宿郭秀才家

晚過烏兜里時逢難弟兄茶煙秋院寂燈火夜堂清後帶移時坐開樽待月明來朝人別後門掩讀書聲

蚤起

五更雞唱酒初醒桂影横堦月滿庭門外砧敲秋露冷堂前燭吐夜煙青林含爽氣生靈籟山接長河見落星宦海茫茫無定所自憐蹤跡類飄萍

秋夜與徐兵憲東軒小坐

桂軒庭院酒微醺戍鼓遲遲夜欲分對客披襟還促席呼童煮茗更論文風摇燭影當軒曙露冷螢聲到處聞此夕相過投轄飲眞成下榻爲徐君

秋日間登齋閣

齋居少塵事散帙獨登樓疎柳江城暮孤雲嶺徼秋秋風清客思夕籟動鄉愁徙倚還因嬾朱簾不上鈎

虔城秋暑

地與炎荒接秋高暑尚煩納涼開北牖看竹敞前軒幽砌蝸涎出深林鳥自言江鄉鱸正美何日返家園

重陽日約徐憲副同登通天巖

破曉山行露未晞旌旗縹緲度煙微醉傾緑醑移時坐笑對黄花竟日歸嶺徼秋光供勝賞洞天霞彩送斜暉相逢幸有南州彥豈向東籬羨白衣

山中遲魯源不到口占

仙巖遲客來清曉麋鹿成羣鬣瑶草山堂坐冬景

蕭然滿庭黃葉無人掃

遊志歸巖

幽谷生靈籟虛巖落翠微行吟興未已日暮竟忘歸

秋日郭叅戎攜酒過袁侍御園亭小坐

柱史今何在園亭秋氣清小山浮水出孤月浸空明池映寒花影庭多落葉聲移樽醉山藹對景不勝情

月夜水閣宴客

良宵張宴集高朋火繞亭臺片月明露下銀河秋氣爽風飄金粟夜香清坐中笛奏梅花落酬後秋浮竹葉傾酒散歸途人已靜時聞鼓角動江城

贛城秋晚

散衙行市里正值暮秋時露冷芙蓉老林疎橘柚垂西風鳴畫角細雨掩青旗書去鄉關杳悠悠千里思

齋居夜坐

小齋人靜後獨坐夜迢迢林外砧方急燈前酒欲消砌蛩悲露切嶺鴈阻天遙空抱煙霞癖無能遠市朝

虔城官舍遣興

齋居苦離索轉覺宦情微庭引蝸涎繞風吹鳥毳飛秋高鄉國遠日晏吏人稀向晚東樓倚閒吟竟落暉

暮秋與徐兵憲郭叅戎同登望江樓二首

傳樓高駕大江濆與客銜杯醉夕曛地控荊甌山四繞臺臨章貢水中分旌旗霞映紅成綺金鼓風飄響入雲回首更憐秋色晚滿城黃菊送清芬

江城秋老景扶疎極目江天思有餘楓染微紅霜落後橘垂新綠鴈來初十年湖海牽塵鞅萬里關山畏簡書底事登高空悵望故鄉此日正鱸魚

秋日姚山人自楚適嶺南道經虔中過訪贈別二首

夙有煙霞興空憐湖海遊憐君渡湘水訪我到虔州龍劒元珍重蠙珠豈暗投大庾明月夜相約一登樓

久向吳中臥今爲嶺外行風塵千里客琴劒一書生瘴海秋將盡關山月自明莫愁迷路險南越已銷兵

夜宿南康公館

停驂投傳舍獨坐向黃昏落葉風前舞寒蛩露下喧薄遊頻瘴海飛夢到家園醒後悲身世秖羊苦羈籓

大庾道中

馳逐空山路蕭條騎欲星溪深人病涉橋斷騎還停瘴氣連雲黑峰高出漢青自憐塵世上江海一浮萍

晚登南安公館後樓

夕陽煙郭萬山圍暮倚危闌挹翠微嶺海天高人北望江湖秋老鴈南歸踈簾風透還吹帽虛檻雲來欲上衣與比庾樓真不淺坐看明月漸輝輝

梅嶺山閣晚坐

百越南來此嶺分荒煙落木縣斜曛停驂緩帶臨丹閣倚檻拈杯坐白雲峻壁棧懸通鳥道古碑苔長沒龜文沉吟不覺天光暝歸路喧傳逐使君

雨中自南康向贛州作

客路通宵雨篷颸微曉寒濃煙護林薄新水浸沙灘隔浦蘆花白經霜楓葉丹買山貲已辦何必戀微官

初冬贛城官舍思歸

春來策馬向關山歲晚蕭條憶故園自識犧牛終伏組從來野鶴怕乘軒彈冠漸入垂綸景報國空懷曝背喧世事悠悠多變態片帆歸去復何言

月夜中庭散步

病骨終朝臥鄉心萬里馳朔風吹漸定山月出何遲玉宇清輝發瑤臺踈影移小庭叢菊滿冉冉露華滋

東軒對菊與僚屬晚坐

南菊堪幽賞邀賓共舉杯叢黃經雨綻鮮白傲霜開晚景當軒聚寒芬入座來相逢宜盡興戍鼓莫頻催

曉發贛城江行下省

蕩槳初開雲水涯江頭日出照晴沙波搖荻渚飛銀練霜染楓林散綺霞蝦菜總歸漁父棹鴨欄多近野人家孤臣去國頻經此隨分優游度歲華

晚泊攸鎮宅

一官羈嶺北千里下湖西疊嶂連天起浮空去水低灘高舟避石地僻驛臨堤坐向黃昏後清猿抱木啼

過皂口驛

江霧晨開霽舟行路渺茫青山寒映水紅葉飽經霜豚柵依茅屋魚罾掛石梁客途多勝景欲去不能忘

江上曉行即事

江上朝來景微茫煙水昏木蘭千里棹楓葉萬家邨樹末山光繞波心日影翻幽懷元自寂對此復何言

冬晚舟行劒江

朔風千里疾盡御一帆輕山帶寒煙暮江翻雪浪明沉吟情獨往馳逐繫微名徙倚蓬窗久悠悠無限情

暮抵豐城途中偶述

江上揚舲趁晚風隔窗煙霧晝濛濛蘆花寒映平沙白楓葉時兼落照紅自分疏狂成傲吏敢言流俗笑愚公終當脫却樊籠去一棹長歌笠澤東

暮發南浦

薄暮雪初晴揚帆江上行簾窺寒月影枕納夜濤聲地迥魚書杳風高鴈陣驚鄉心兼旅思耿耿不能平

江上偶述

天畔寒雲翳日輪煙江千里一波臣薄遊終日嬰塵網長嘯移時岸角巾漉酒每思彭澤令灌畦甘學漢陰人百年光景今過半對鏡空嗟白髮新

峽江舟中遣興

一從綸命下公車奔走風塵畏簡書五嶺自慚隨岳牧三江無復伴樵漁繞籬松菊淵明徑環堵蓬蒿仲蔚居幾憶故人空在目天涯何日賦歸歟

午過邑口驛

肩輿度危嶺雨歇衆峰青靈籟雲中散清泉石上聽白沙迷釣渚紅葉映郵亭遥想幽栖者時方午夢醒

茶花

木落空山裏茶花照眼明經霜同菊傲向日放葵傾氣借陽坡發英隨雨後生枇杷亦何幸獨擅款冬名

山行

天際陰雲翳山中午餉過隊衝文雄起旗颭晝熊多驛騎爭泉飲征夫出險歌客行殊已倦無奈吏情何

虔城酬贈張幼于

西風江上獲雙魚千里遥傳尺素書遶屋蓬蒿憐
仲蔚滿囊詞賦憶相如鄉關迢遞看雲外官舍蕭
條逞歲餘堪歎故人頭白盡青山應許卜鄰居

東軒

朔風晨斷息霽景滿幽軒酒散寒威散裘迎日氣
暄行吟憐桂影舉步避苔痕岸幘徜徉久渾忘案
牘煩

齋居二首

嶺徼歲云暮城樓日正西隔林時吠犬遠市更聞
雞吏散思開帙官閒學灌畦晚來燈下坐分火借

青藜
詩骨偏多病齋居日閉關虛窗吟白雪高閣見青
山歲月侵霜鬢風煙近百蠻吳中佳麗地放棹幾
時還

寒夜獨坐二首

官舍張燈坐悠悠心事違城高寒角動寺遠暮鐘
微宦海空縻祿風塵欲拂衣江鄉梅信早終夜夢
魂飛
一別鄉關後今經數月餘夜聞雲外鴈時檢篋中
魚報國心徒切謀身計獨疎燈前閒屈指投劾到

公車

晚登齋閣

江城住久偏多思齋閣閒來還獨登贑水浮空晴
渺渺嶺雲籠樹暮層層幽棲近類離羣鶴兀坐聊
同入定僧自笑百年今過半欲吾青史愧無能

贈鄭廣文摧任國博

薇垣分鎮嶺雲邊詞客相逢有鄭虔椽擻前登新
絳帳談經不改舊青氊章汀歲月風霜苦魏闕春
來雨露偏自昔入朝多見嫉莫將詩向萬人傳

夜坐二首

放衙歸燕寢獨坐向黃昏世變同蕉鹿羈栖若檻
猿未忘軒冕累暫遠市朝喧暗想連宵夢依依在
故園
宦轍梅關北鄉心笠澤東未須逢狗監且自學雞
翁薄暮鴉棲樹清宵鴈唳空年來遊已倦蹤跡類
飄蓬

晚發贑城

野燒寒光慘蓬牕落景催舟隨流水下鳥帶夕陽
回老去頻看鏡閒來獨舉杯連朝苦馳逐忍聽暮
猿哀

江行

滄江人獨往日厭櫓聲喧水鳥傍船起陽烏出浪翻灘危多峭石木落見空村地與炎荒接朝來氣漸溫

路見梅花

歲晏虔中路梅開雪滿丘春光度庾嶺地脈接炎州影落空潭淨香飄曲澗幽月明清入夢恍惚到羅浮

江上與郭參戎夜話

送別青山暮歸途彩鷁新年光若流水暖氣已先春江月遠隨客風濤夜懼人燈前陪笑語鄉曲意何親

五雲道中

縹緲雙旌動五雲遠山橫黛望中分鳴鉦宿鳥驚前起陟巘啼猿木杪聞瑞日雲開庾嶺瘴寒鴉集散楚天文年來虛忝新章貴碌碌仍慚未出羣

江上晚晴

雨歇山逾潤江行日欲晡波光時瀲灩煙景入虛無畫鷁村將近青蚨酒易酤醉餘還自笑天地一狂夫

立春日江上寫懷

俯仰乾坤裏悠然著此身清時去廊廟終歲客風塵腰下黄金貴簪中白髮新年光如過隙今日又逢春

吉水道中

細雨來青嶂澄流映白沙漁家從樹隱村徑逐江斜雲暗迷寒鴈風生起暮鴉薄遊當歲晚終日困浮槎

夜宿清江公館自述

江城遥帶烽河斜獨坐宵分燭吐花風闕自陳容

解綬鹿門今喜得移家閒居擬植千竿竹學圃還栽五色瓜直道自來難用世好將詩酒弄煙霞

江上聞乞歸命下口占三絶

投劾請時效二疏綸音忽已下公車書生未帶封侯相且向春風臥草廬

江上風濤險殺人便應從陸走江濱自今已得安身策豈向天涯復問津

征車馳逐苦勞勞日晚風生舊縕袍指點前途隨處宿不須重覓呂虔刀

山行過仙槎寺

梵閣層霄構仙槎古寺名松間羣從入石上一僧迎映日孤雲細窺春好鳥鳴喜無羈靮累瀟洒不勝情

宿江上人家

落日催征騎扁舟下渡江軒輿停舍館燈火照山窗懶性眞堪隱雄心未肯降良宵清不寐入枕水淙淙

烏兕公館

孤村屈曲四山圍華構新成落翠微高棟曉迎紅日起晴窗時送白雲飛三春花滿郵亭晴五嶺天

高使節稀此地頻過遊已倦相將重整舊荷衣

虔城與同年徐憲副敘別口占五絶

把袂江亭歲欲徂春風依舊長蘼蕪楚天漠漠人南北君向秦中我向吳

惜別看花並馬遊天涯此日共淹留萍蹤倏忽隨流轉碌碌風塵易白頭

話別江亭日欲晡片帆風送下姑蘇他年訪我衡門下松竹蕭然一老夫

杯酒淋漓話轉濃嶺雲籠樹暮重重清時投劾非高尚直道從來世不容

渭樹江雲此地分且指武事共論文關西理學今誰主屈指儒林已到君

再別徐魯源兵憲周大川僉憲郭兩峰叅戎一首

郵亭花發袂初分青眼相看忍別君嶺樹啼猿聽下淚楚天歸鴈惜離羣春江水長連朝雨落日風生萬壑雲此去聊堪同隱豹南山朝霧正氤氳

白嶺抵萬安舟中遣興

一棹春江上東歸似季鷹自憐同白璧忽爾辭青蠅非是嫌官縛多應免盜憎海天鴻獨舉萬里任騫騰

漳江門與王孫旣白敘別

漳江門外柳條青別酒淋漓愧獨醒千里風波淹宦海一帆煙雨暗郵亭匡廬西望天將暝笠澤東歸驂欲星知向王孫分袂後清猶吟斷翠微屏

餘干道中

千里東歸客孤帆細雨舟樹垂平楚遠水接大荒流冠蓋臨鮫室家山憶虎丘人生百年內天地一蜉蝣

安仁道中漫述

雨後春風拂面和江涵晴日弄微波一帆煙景侵衣薄兩岸山光入棹多行役怕添新白髮故園仍長舊藤蘿十年宦海真成夢好把宮袍換芰荷

貴溪道中

一竿斜日映簾低百丈逶牽入貴溪社日忽驚玄鳥至春風時聽鷓鴣啼墟煙渺渺天將暮江草萋萋路欲迷越水吳山行漸近芒鞵到處可攀躋

晚過弋陽

蓬舫東歸過弋陽迢迢千里水雲鄉江明倒浸孤峯影風暖遥聞百草香飛鳥晚來同客倦閒花時亦笑人忙吳門到日春光好煙柳低垂綠野堂

東歸過上饒柬別沈三洲少叅

江上春風一棹歸從君乞取舊荷衣春來花底隨麋鹿雨後山中採蕨薇題鳳有人過竹塢焚魚終日掩荊扉白雲滿屋心常寂不管人間是與非

曉從廣信過玉山途中作

時屬豔陽景誰無遊冶情況乘雕轂去遠作玉山行日氣蒸花暖煙光醫竹輕乾坤容我老荷芰製初成

夜泊富陽

富陽城下泊落日映川原雲起連天目潮生自海門客星春渚白仙舫夜濤喧嘉遯思前哲終期不負言

夜泊嘉興北門

解官千里至新月一鈎懸秉燭青樽畔停舟綠水前春來遊子倦老去故人憐客路煙花滿狂心逐少年

鯤溟先生詩集卷三

鯤溟先生詩集卷四

吴郡郭諫臣子忠著　甥韓世能　仝校
男　元燮
五世孫　鸞　重刊

江村寒食

故里逢寒食園林紅雨飛鶯藏新柳囀燕向舊巢歸老去遊先倦年來事覺非小牕花下坐寂寞掩柴扉

解官歸過舊宅漫述

宦游湖海忽抽簪回首家山歲月侵舊識親朋多

即世新栽松竹漸成林春寒花氣沾衣薄雨霽山光入座深寂寞柴門寒食後閒來負却一生心

春日吴郡侯杜顧山莊奉寄二首

帝里看花伴相逢數載餘當年同躍馬今日獨焚魚自是愚公谷何勞長者車竹牀陪笑語漫自摘園蔬

千里掛冠歸幽棲過客稀遠勞青眼顧時扣白雲扉郡酒盈樽綠池魚入饌肥林花映五馬蓬蓽爛生輝

贈陳雨泉方伯

薇省流芳錦水春還家初見二毛新山中猿鶴時為侶筆下龍蛇似有神戲綵試看萊子孝典衣無復少陵貧聖朝耆德方推重會見安車下紫宸

春日郊居縣尹陳公過訪

投簪謝人事歸著芰荷衣豈謂青雲客時過白板扉草堂論舊雨香徑藹春暉向晚回花縣雙鳬拂棹飛

雨中與客遊石湖同飲盟鷗亭二首

細雨春山曲淋漓溼翠屏殘紅初結子飛絮欲為萍浮蟻新多興閒鷗舊有盟故人亭上坐相對眼

俱青

收帆還著屐湖上繫蘭橈暮雨來湖嶂春煙鎖越橋掛冠歸笠澤把酒醉花朝久已甘肥遯山翁不用招

春暮過鱗塘別業

江鄉春欲暮宦海客初歸楚陌風光好名園花事稀遊絲罥酒幔落絮點人衣故里閒追省年來漸覺非

欲遊天池阻雨

乘興攜賓從將臨石上池逗遛青嶂曲空負白雲

期巖雨溢花重廚煙出竹遲老僧頻進茗相對了
殘棋

贈別同年李侍御補郡

征帆遥指五雲邊君向春江思渺然我已投簪林
下隱仙舟同載是何年

登虞山拂水巖高臺

解官已作吳中隱攜客同登湖上臺峭壁日穿雲
竇破飛泉風拂雨珠來山光遠戶開圖畫湖景浮
空落酒杯乘興久拚酩酊醉林間好鳥莫頻催

琴川舟中漫述

薄遊數載苦無聞便欲攜家隱鹿門報國自慚心
未遂還鄉祇喜舌猶存竹梧高館書千帙煙月孤
槎酒一樽且向此中求適性悠悠世態復誰論

贈別王少府擢任比部

仁郡餘三載徵書正及期遥乘青雀舫前赴白雲
司落日孤帆遠清風一鶴隨東南民利病應達九
重知

蠡東即事

別業環居綠水邨倚天喬木午陰繁誅茅擬構藏
書屋傍竹還開聽雨軒小犬籬邊迎客吠流鶯花

外似人言掛冠歸後頻來此竟日曾無車馬喧

晚過蠡西舊宅與客小坐

山莊新雨霽正好納涼時返照穿簾入殘雲傍席
移鶴林留客處雞黍故人期溪上秋風早還來理
釣絲

蠡西尋舊識有客寓村莊知我停蘭棹攜樽過草
堂坐深時漸暝醉後晚生涼酒散看明月清輝滿
客裳

秋日與袁太常顧水部蔣高凉同集徐鴻臚
園亭

水國新秋日園亭欲暮時渚蓮香荏苒煙樹影參
差林際月生早花間客去遲疎狂晉山簡日醉習
家池

吳城夜歸

暮出閶闔城扁舟載月行四郊浮夜色萬籟總秋
聲露浥衣襟薄風生枕簟清蓬窻時假寐耿耿夢
難成

寄呂比部同年

尺素緘題去秋風一鴈高懸知新粉署應念舊綈
袍白下分違久青霄夢寐勞憐君公輔器擬贈呂

虔刀

秋日水竹居雜詠二首

小景開園圖畫軒俯碧池捲簾看雨竹掃徑摘秋葵社燕辭巢去寒蟬抱葉悲幽栖多野意似與道人期

晨興方冠櫛旭日到柴門水漲知魚樂林深厭雀喧秋光來遠嶂爽氣滿幽軒近學漢陰老忘機日灌園

秋晚梁谿道中

向晚梁谿道秋光滿畫船山明低落日波淨倒涵天遠市分殘雨叢林起暮煙同行俱故舊杯酒共留連

毘陵道中

蘭舟載酒集高朋縹緲孤帆指義興平楚橋臨青嶂曲晴空塔聳白雲層沙汀水落萍還積田舍秋來黍漸登一局殘棋賓未散夕陽煙樹近毘陵

園亭夜宿

華屋三年別閒來一駐驂移樽同勝賞下榻恣幽探林壑秋聲滿亭臺夜色含山腮燈火下相對盡沉酣

蚤抵錫山

苦暑竟宵征歸帆拂曙星簾垂秋水碧坐對曉山青徙倚看漁艇微吟到驛亭此身渾似寄滄海一浮萍

柏瀆夜歸

天末夕陽收歸途只暝投揚舲過蠡澤失路問漁舟雨暗湖天夜風生荻岸秋宵分方抵舍燈火映青丘

湖州城下夜泊

清秋移桂楫薄暮宿苕溪雲影來灘底煙林隔水西川原隨地勝星漢去城低欲訪山中舊前途候蚤雞

宴座主董司空宅

司空愛客興何長芳宴時開綠野堂皓齒滿前歌玉樹纖腰相對舞霓裳瑤觴頻勸人先醉銀燭高燒夜未央歸臥蘭舟初夢覺羅襟猶帶酒痕香

晚過平湖縣東湖

薄暮風生訪戴舟湖波遙引太空流墟煙縷縷山腰起塔影層層水面浮幾點閒鷗紅蓼晚一行新鴈碧雲秋江鄉到處堪乘興莫怪明時便乞休

夜歸婁門

潮生荻岸平日暮蘭橈歇蓬底坐移時開簾見新
月

秋夜獨處懷内

天遠鳳樓空風清鴛帳冷不寐起憑欄月落孤松
影

秋晚虎丘山樓小坐

水國深秋景山樓薄暮時閒尋蘭若客同醉菊花
巵草木行看變雲林似有期笙歌聲正沸歸棹未
云遲

蠡塘舟中晚眺

江鄉過雨晚蕭踈霜染楓林錦不如數里煙帆漁
父棹孤村水竹野人居樽攜綠醑時浮蟻囊解青
錢欲買魚菊有黃花秋漸老臨風徙倚獨躊躇

初冬日園亭雜興

細雨園林潤初冬景亦佳蕉餘含露葉菊剩傲霜
花古木臨寒水高窗送晚霞烹茶問童子分火向
鄰家

冬夜與諸友同集馮郡伯園亭分得栖字

名園冠蓋集坐久忽雞栖明月當空滿晴雲未[illegible]

低窗間銀燭剪松下綠樽攜到處清[illegible][illegible]歸途[illegible]
不迷

贈丁侍御同年赴南都三絶

滔江一棹駕長風水底魚龍亦避驄他日埋輪兼
破柱始知江海有孤忠

繡服霞明映廌冠臺端今日用丁寬先聲但落奸
雄膽莫遣霜飛六月寒

折桂當年並馬遊君今攬轡氣橫秋自慚空負澄
清志宦海歸來已白頭

與顧水部期登樓玩雪不赴簡一絶

彤雲萬里雪漫漫門外花飛玉樹寒欲上層臺尋

故約問君何事學袁安

除夕

百年已過半此夜歲云除消却風雲氣聊同水竹
居湖山原有社政府久無書元日來朝是春風到
草廬

艤舟靈巖寺與客同探梅花

澤國春陰久梅花尚未開踈枝含玉蕊清影落瑤
臺客舫移樽至僧廚進茗來不須催几席隨意坐
莓苔

送王少叅同年赴豫章

迢遞西江路花開滿故枝君懸新綬去予動舊遊思彭蠡春深後匡山月落時夢魂飛度處雲水隔天涯

雨後登城野望

雨歇天還霽沙乾路不迷亂鳩鳴竹塢飛燕掠芹泥城帶春雲濶山銜落日低醉餘時縱目芳草綠萋萋

雨後南園曉望

病酒遲朝起較遲南園門掩日長時庭前草長多

新綠雨後花開滿故枝絲颺微風胥古木水流曲徑到平池呼童爲整登山屐恐負幽人石上期

上巳前一日與客同集虎丘山樓

山樓攜客飲春色正堪憐疊嶂浮雲外明湖落檻前松門斜映日花徑暗流泉欲掃千人石欣然一醉眠

春日與客同過張幼于湖上別業

春風湖上駐藍輿言訪蓬蒿仲蔚居高閣過雲浮棟宇匡牀飛雨濶琴書呼童頻進松陵釀對客時烹笠澤魚繾綣從君還竟日倦遊誰惜病相如

春日訪方司訓二首

訪舊攜軒從山行一徑斜春風多柳絮夜雨長蒲芽草滿王孫路雲深處士家憐君頭白盡潦倒臥煙霞

不見方干久沉吟帶瘦容青山城市遠白屋薜蘿封身向閒中老交從病後慵湖山風月夜安得更相從

山牕獨坐二絕

日永篆煙消風寒襟袂薄閒牕無客來坐久庭花落

林合鳥聲頻山含花氣重春色已將闌欲寢不成夢

上湖舟中

春遊興未已一棹泛中流塔影波心落嵐光樹杪浮岸花紅欲盡汀草綠初稠念此頻來往壺觴共勸酬

早登拂水巖

肩輿侵曉發一徑入中天花落鶯聲外人行鳥道邊雲深低護石風送亂飛泉更上層巔望雙崖若劒懸

山齋睡起

幽齋初睡起斜日透窗明簷外羣蜂出花間一鳥鳴微吟無限思晏坐有餘清點檢殘春色凭闌詩又成

初夏日與社友同集蔣高涼宅

芳辰喜良晤清酌坐花前松竹開三徑冠裳聚七賢笑談娛白髮醉眼望青天別後林光暝歸途細雨邊

新夏登虎丘山閣

山樓杯酒坐移時醉倚闌干日欲西芳草叢深麋鹿走殘花落盡杜鵑啼林藏宿雨枝頭重風壓輕雲水面低遊客不知春已去畫船簫鼓聚香堤

贈吳少溪宮詹

海內賢豪士如公復幾人棄繻遊上國彈鋏客平津意氣凌霄漢聲華動縉紳穆皇初御極潛邸昔爲臣書日方傾藿秋風忽憶蓴煙霞堪自老風月未全貧安石登山屐淵明漉酒巾竹林羣結社桃實幾經春坐客金蘭舊庭闈玉樹新陶朱同晚節方朔是前身人並推耆德時方禮逸民聖朝纁壁詔早晚下楓宸

滸墅新晴

雨歇芳林潤風生細浪浮河津當孔道關法阻行舟斜日蒸花氣輕寒動麥秋自嫌嬰世網空負主人留

河橋曉發

水村雞唱後曙色到蓬牕雲破猶隨月河斜欲墮江乘風攜畫槳分火剔銀缸殘酒時消盡詩魔未肯降

集徐鴻臚園林

雷聲起天末驟雨忽傾盆徑引奔泉落林樓斷霧昏殘陽催去客暝色帶清樽醉拂羅衫袖淋漓半酒痕

夏日園居獨坐

經時久不到山莊數畝園居野趣長窗竹日高斜弄影庭花風動暗浮香書拋滿架呼僮帙酒熟盈樽待客嘗獨坐更無塵慮擾蕭然真足傲羲皇

南樓雨坐

投閑登小閣獨坐倚雕闌簾幙千村雨絺衣五月寒水聲來坐上煙景翳林端風灑侵窗竹圖書潤未乾

南浦新晴散步

散帙尋幽賞園林過雨新萊畦微有徑苔石淨無塵鄰犬時迎客池魚解避人壺觴隨意飲漉酒不須巾

鴛湖雨後舟行

雨洗湖光淨可憐遠山湖外斂輕煙離披蘆荻疑連漢浩渺蘭舟欲上天鳥逐帆飛明鏡裏漁收網掛夕陽邊呼僮釃酒消閒坐散髮篷牕一醉眠

毘陵舟中

向晚毘陵道官橋繫短篷水迎風起浪日射雨成

虹鬢逐年華白顏隨酒暈紅甘心老空谷一任笑愚公

舟中望惠山

往返梁谿道開簾見惠山遥憐多勝槩恨不及躋攀雲麓清泉冷松門白日閒狂遊今不倦極目只空還

歸舟晚眺

侵星時鼓棹畢景未收帆日落煙橫浦天高月掛巖多情新綠酒落魄舊青衫醉後清狂態憑誰笑阿咸

常熟舟中

落日琴川路薰風彩鷁新煙波時獨往鷗鳥自相親興豈同元亮狂疑類季眞憑誰問行跡湖海一孤臣

十三夜山亭玩月

華館中秋夜青天片月來彤弓弦未彀寶鏡匣初開疎影穿簾幙清光落酒杯坐深忘却倦一任漏頻催

中秋夜石湖舟中無月

湖上通宵坐中天月未明孤舟虛夜景萬籟自秋

聲竹葉沽還進燈花剪復生故人相對飲潦倒不勝情

十六夜抵虎山橋

夙有山橋約今從煙水遊晴嵐浮列嶂落日漾中流寺迫諸天晚湖懸一鏡秋相看明月上談笑理觥籌

秋日與客同登靈巖二首

破曉登危巘行行入翠微琴臺松韻細香徑露華晞地僻幽花吐池晴浴鳥飛投閒尋古跡竟日自忘歸

靈巖攜上客石磴倚僮扶捫水臨雙井凭高瞰五湖煙霞迷古洞霄漢插浮圖此地三年別重來與不孤

家弟歸自秣陵攜酒同登虎丘

朝來烏鵲喜天畔鶺鴒歸挈客登高閣開樽對落暉天香流綺席秋色上羅衣醉後回孤棹風帆一片飛

湖墅舟中與蔣雲厓郡守夜話

河梁同艤棹杯酒夜相親坐對青燈久還驚白髮新煙霞三徑侶天地兩閒人故舊論心處相看醉態真

秋日與蔣使君同遊黃公澗

登高行憩樹掃石坐聽泉林谷含秋色郊墟起暮煙亭依青嶂曲酒送白雲邊飲罷天將暝歸舟醉欲眠

蠡東秋夜

池館深秋夜寒蛩不住鳴涼飈千里至新月一鉤明古壁殘燈影空堦落葉聲芸編閒檢罷獨坐有餘清

秋晚南園二絕

亭俯曲池中人歸殘照裏夾岸芙蓉花盈盈嬌秋水

幽棲謝俗緣僻性耽清賞醉後步蒼苔東林月初上

南園秋暮二首

甕牖塵氛遠居然心境幽遣懷頻覓句窮睇獨登樓禾黍孤郊晚芙蓉夾岸秋自甘疎懶性清世愧沉浮

搖落深秋後淒涼欲暮時印堦多鳥篆網戶總蛛絲竹圃風聲集蕉庭日影移時逢攜酒伴相與醉東籬

雨後晨起即事

臥聽中宵雨仍驚十月雷晨光時漸動寒色曉來催試檢狐裘在慵將鸞鏡開科頭清旭裏獨步思徘徊

送長洲李明府入覲

作宰恰當英妙時政成應報九重知雲中宮闕雙鳧遠客裏風霜一鶴隨紫陌朝回煙未散彤庭宴罷日初移自來卓異堪殊賞借寇能忘竹馬期

與袁太常顧水部蔣郡守同登徐鴻臚後苑

層樓

叢林架層閣縹緲插青天遠送千山雨平吞萬井煙杯傳殘照裏人醉白雲邊賢主時邀客頻來下榻眠

冬日舟過蠡西

仲冬風日好天氣更宜人霧散林初霽霞明水欲春帆移青雀遠村狎白鷗馴故舊時相逕樽前意味真

夜過蠡西竹梧書院

當年讀書處今日喜重過拂樹霜華重穿簾月色多興同狂阮籍迹類病維摩醉向孤燈坐凄涼奈若何

醉歸東蠡

醉歸天漸暝野燒映寒原委巷兒童候叢林鳥雀喧燈花落書案風葉走柴門自喜身閒曠那能效檻猿

竹梧軒晨起

夜飲歸來晚晨眠起較遲日高煙未散春入鳥先知自覺心如水寧言鬢似絲疎狂時共棄獨樂復何疑

東樓小坐

高樓瞰古圃杯酒坐移時煙景翳林杪春光上柳枝窗虛雲滿棟冰泮水平池風有清狂興臨風一解頤

早春與客同過張幼于曲水別墅

尋梅往南郭因過辟疆園奇石風霜古長林竹樹繁高情追梓澤痛飲效平原客散宵分後空餘月滿軒

蠡東別業覽壁間鄭侍御詩愴然書感

谷口人何在緘題手澤存青年棄軒冕白社共琴樽身退名還重家貧道自尊修文竟成幻無處可招魂

月夜舟次吳塔與顧陸二丈酣坐

扁舟載月幾林阜故舊相逢盡濁醪坐擁黑貂青露重行看玉兔碧天高惟當佳景攜三益肯向衰年歎二毛曠達從來說嵇阮竹林還許醉山濤

陳氏湖田別業晚集

攜酒臨山閣杯深客漸醺湖心淹落照樹杪度春雲風急鴉聲亂山高鳥道分歸途無醉尉誰詰李將軍

過湖上友人別館

園林幽勝傍湖鄉春雨初晴草樹香落盡梅花無客看柴門深閉陸渾莊

春日游石湖因登張幼于浮黛樓

危樓時縱目物候向春融孤黛浮天上明湖落掌中牕虛含宿雨簾動引微風坐久渾忘去凭闌夕照紅

稽范堂懷張幼于

范相幽棲處風流幾百年清芬遺後代華搆景前賢夜送吳山月晨分笠澤煙何時共公子歸老石湖邊

春日郊居遣興

春來江上景偏幽草木欣欣雨乍收花徑風微黃蝶舞蘋池水長錦鱗遊自憐綠野今為主誰識青門舊是侯杯酒爐薰消日月閒心總為白雲留

春城送張幼于遊錢塘兼寄張水部德夫

胥江春水漫城陰詞客乘春去武林三月風光湖上好六橋草色雨中深年來夙有青山約別後應多白雪吟花下若逢張水部為言子已二毛侵

曉發婁江將訪王赫卿元美

曉風吹片雨篷底作輕寒煙草連天去江花帶露看幽偏勤簡帙離索懶衣冠訪舊還探勝扁舟興未闌

春日過王赫卿園亭二首

摩詰幽居後藍田別業新園林三徑曲花木四時春日有攜琴客時多問字人頗容疎懶性一室願為鄰

紺園春欲暮光景入繁華雨後多芳草風前自落花攢峰危柱石曲水爛蒸霞未盡登臨興西林日已斜

春郊散步

江城春雨後綠水映晴沙緩步憐芳草多情恨落花衣沾香霧重絲颺暖風斜興到尋遊伴前邨問酒家

春水舟中小飲二首

撥棹春波綠開簾夕照紅杯傳新荻渚人醉落花風縱飲情何劇狂吟句自雄衰年謝軒冕放浪一漁翁

攜榼聊同飲回舟已半酣煙雲花外繞天水鏡中涵宦海風塵遠江鄉趣味諳疎狂時共棄嘯隱大

江南

後苑牡丹盛開與諸公同賞分韻得杯字

名花嬌豔雨中開把酒臨軒待客來繡蘇香浮青玉案雕闌光映紫霞杯殘春去夏無多日老景看花得幾回且向樽前共歡賞莫教零亂委莓苔

自雲間過嘉善訪金明府不遇

停橈夜聽華亭鶴放棹晨披檇李雲日暮孤帆天際落路迷何處訪神君

園亭雨後即事

別墅紅塵遠幽居日掩門松聲醒客夢鳥語類人

言籬落斜通徑溪流曲抱邨池亭梅雨霽獨坐向黃昏

送蘭溪金明府赴召北上

送君馳驛去江上雨初晴一鶴同琴往雙鳧拂旌行掖垣新視草花縣舊知名聞說朝陽鳳偏從盛世鳴

獨酌

雨洗長天淨霞飛落照明行看秋色遠坐覺晚凉生獨酌聊乘興幽棲不用名醉吟空向夕四壁亂蛩鳴

送楊大叅同年赴粵西二首

秋風江上動雙旌遠駕星軺嶺外行夾道兒童笑相語秋江應讓使君清

日落煙江路欲迷望中一片白雲低使君心與雲俱遠萬里隨風到粵西

送閔儀部之饒州

曉向金閶折柳枝臨行贈別意遲遲欲知別後相思處夢斷匡山月落時

獨坐

孤燈明滅夜迢迢獨擁寒衾酒漸消堦下蟲吟和

露切牕前葉落信風飄百年已悟塵棲草一夢猶驚鹿在蕉老去自憐精力改帶圍應減沈郎腰

悟石軒待月歸舟漫成

悟石軒中竟日留坐聞仙籟引笙篌蒼煙晴帶諸天暮丹桂香含一壑秋醉喜微風生短袂歸看明月浸虛舟每逢佳景偏多興狼籍杯盤夜未收

蠡東漫興

澤國秋將盡柴荊客到稀鴈歸楓葉改雞啄稻粱肥滌器從盛酒敲砧擬授衣山林與成癖甘與世相違

塘灣舟中夜雨

山雨暮來急蓬牕夜臥遲篙聲雲外落燈影席間移共醉黃花酒應多白雪詞因悲名利客潦倒在天涯

送曾鴻臚歸豫章

握手臨岐把濁醪送君千里去江皋清霜曉拂張華劍朔氣寒生范叔袍彭蠡帆收山月上匡廬雁度楚天高相逢不久重爲别兩地應知夢寐勞

送徐明府赴海陽二首

送子潮陽去星軺度嶺雲當官應有法餙治更須

文海近烽烟接城臨島嶼分欲知新製錦試問小馮君（馮乃舊令）

族本衣冠舊腰懸印綬新雙鳧飛遠道匹馬逐輕塵月照琴堂夜花明海縣春政成歌頌起坐見鱷魚馴

滸墅道中

天末長風發孤舟送上溪鷗群衝浪起雁陣入雲迷林帶荒煙暝山銜落日低盤餐空薦酒病飲醉如泥

舟中偶述

宦遊倦即歸耕蹤跡渾如水上萍遯世何須歌白石養生惟喜誦黃庭詩當月下偏催和酒向花前不放停自是江鄉容傲吏許誰遥應少微星

夜宿山家

車馬勞勞日已斜僕夫指引到山家園蔬細摘時頻進村酒新篘不用賒片月近人寒弄色孤燈對客夜生花山翁醉問家何處慚愧吳門學種瓜

曉行入山

曉别山翁去星河壓嶺低亂岡頻駐馬數里未聞雞殘月和煙沒清霜使徑迷仙家行漸近徐步躡

丹梯

晨登大茅峰

肩輿涉險到仙源一路泉聲入耳喧巖畔蒼松千歲古洞前瑤草四時繁龍潛幽壑生雲氣龜斷荒碑積蘚痕便欲飄然遊塵世採芝何處訪東園

夜宿崇明寺舊寓

二十年前逐隊行重來蕭寺不勝情入門寒月侵階白倚檻浮雲與塔平燈下漫傾新貰酒壁間還認舊題名夜寒禪榻淒涼甚一枕黃粱夢不成

南都歸述中作

整裝晨向板輿升物外雲遊近類僧浪跡自同狂
北阮微行誰識舊東陵吳中別業應歸去白下名
山惜未登非敢清時即長往依違恐負丈夫稱

虎丘訪僧不遇

停橈徐步扣禪關門掩松陰白日閒坐對寒雲時
悵望蕭條落葉滿空山

南樓曉望

曉向南樓望陽光動綺疏蛛絲盈几案鳥跡汙琴
書曝背難爲欲閒心只自如仲冬風日好聊此稱
幽居

送王大參同年南還二首

當年邂逅大江濱策馬看花上苑春宦轍從來途
路險故鄉歸去歲華新東風舊宅仍栽柳細雨芳
洲更采蓴別酒莫辭頻勸飲與君俱是倦遊人

江城送客日西斜一片孤帆去永嘉澤國舟中無
薏苡宦橋雪後有梅花故人惜別重攜手遊子先
春擬到家鍾鼎山林俱夢幻好將詩酒弄煙霞

郊居晨起即事

郊居時晏起寒色動柴門日出雞豚散庭空鳥雀
喧斷煙棲木杪殘雪擁籬根曝背南簷下狐裘漸
覺溫

山行口占

湖鄉歲晚倚蘭橈山背陰陰雪未消閒向官橋時
問信春光先露早梅梢

月夜渡湖過虎山橋

一葦風生過五湖山橋此夜月同孤天浮皓魄連
銀漢波漾流光注玉壺荻渚漁歌時互答沙汀鴈
宿自相呼優游物外渾無累且覓高陽舊酒徒

元日

元日還新霽東風上柳條遠山嵐半吐積水凍全
消寶鼎香焚柏金樽酒頌椒衰年逢令節清興覺
偏饒

送王古齋侍御之夜郎

金閶門外柳條春客旆悠悠指去津江畔寒梅迎
棹發天涯芳草映袍新憐君昔是烏臺使老我今
爲白社民別酒臨行須強飲雲山萬里共誰親

閒過靈殿寺看梅

古寺荒涼煙景賒竹林深處是僧家老梅不識寒
暄態依舊春開幾樹花

春日攜榼同顧陸二文學往北寺野望

雙樹尋芳坐孤梅發興新日斜幡影墜春入鳥聲頻陌上韶光動樽前趣味真年來逃世網倘覺故人親

晨起

何處雞聲枕上聞碧紗窗外曙初分庭花欲發含朝露海日將生散曉雲解組久同南郭隱守株無愧北山文殘生病後堪行樂不羨區區竹帛勳

病起小齋即事

不到名園久春殘花事稀林香還入坐草色欲沾衣喬木千青漢層臺落翠微平生耽勝賞日暮竟

忘歸

夜宿山房

客座傳杯罷禪房借榻眠小樓青嶂曲高枕白雲邊寶刹諸天近瑤臺片月圓幽棲塵事遠積久足延年

月下與客同步

散步千人石鐘鳴夜未闌雲歸山閣暝月浸劒池寒花氣侵衣薄松風吹酒殘病餘難久立長嘯倚危闌

山房曉坐

山中初病起三宿遠公房避俗尋蓮社全生禮懶王泉流穿澗冷花落染塵香對此逍遙坐將迎意盡忘

山房曉起簡同遊諸君

無端夜雨五更寒紙帳閒雞客夢殘松籟風微還入座花陰日上漸過闌漫言桑下逾三宿還喜樽前聚二難秉興忘歸君莫訝萬金那易一身閒

後苑層樓登覽

高閣連雲起層軒逼水開簷前芳樹遶座上遠山來景向春城聚詩從暮雨催家園增勝槩竟日此

徘徊

立夏日後苑漫題

倏忽流光春又徂朝來病骨強支吾輕煙風颺時高下細雨雲移乍有無深竹鶯遷簾外語平湖鳥下鏡中呼景隨物換留無計斷送餘生酒一壺

初夏南園雜興一首

南苑逢初夏薔薇滿架花幽香微帶雨麗色爛蒸霞地擬東山勝樽開北海賒謝公行樂處沉醉岸烏紗

夏日過劉秀才郡居

訪舊青郊外停舟綠水濱景臨初夏日情是故鄉親杯酒論文久園林發興新相看頭盡白來往莫嫌貧

無錫城下夜泊

沙洲維畫舸獨坐向黃昏月委溪流湧風隨麥浪翻烏棲城下柳犬吠水邊村心事憑誰語惟須酒一樽

與客同登吳氏園樓

高閣憑闌坐川原一望分庭花晴媚日林木上干雲山色侵牕入鳩聲隔竹聞論文兼話舊不覺酒

微醺

晚發呂亭

客路通宵雨河橋柳色青水深新荻渚煙暗古郵亭對鏡冠慵整凭闌酒未醒年來因塵網華髮漸星星

毘陵道中二首

揚帆初雨霽縹緲向毘陵雲歛山仍出沙虛岸欲崩渚花迎坐舫堤柳掛魚罾歸路梁谿近名山擬共登

路出晉陵西城懸落日低鷗驚漁棹起烏向女牆棲水竹由來美煙花望欲迷因思漆園吏吾道付醯雞

南園散步

向晚開三徑薰風酒客叢修篁新脫粉幽草暗生香水溢羣魚泳林深百鳥藏閒來觀物理不覺意俱忘

郊居口號二首

懶性優游鹿豕羣閒將杯酒對南薰醉來高臥北窗下松竹蕭蕭鎖白雲

課僕晨畊負郭田坐看喬木午參天也知冠蓋京

華客輸我林間一醉眠

送馬大參同年北上

一片征帆帶夕暉官橋煙柳暮依依別時紅蓼迷江渚到日黃花滿帝畿命下喜生毛義檄夢回驚覩老萊衣知君才力猶強健肯向明時暫息機

吳江訪李中丞晚歸二首

訪舊攜孤棹江城落照紅暮林投倦鳥秋水偃長虹燈起荒郊外帆飛細雨中三高不可作千載仰遺風

畫船時載酒銀燭夜生花老去身逾懶秋來興每

佳朗吟歌白雪沉醉岸[illegible]烏紗舟子乘程進更深未
到家

琴川夜歸

百里琴川路扁舟載月歸揚帆凌皓景把酒弄清
輝山斂孤雲盡河懸列宿稀更闌人醉後露下濕
荷衣

夜泊太倉城下

醉向篷窻臥悠悠夢未成一簾秋月白孤枕夜濤
聲夙有江湖興難忘魚鳥情漏催天易曉隔水又
雞鳴

松江道中

水繞溪屈曲蘆葦晚蕭蕭歸雁銜殘雨行舟趁落
潮新詩時易就宿酒未全消前路多村店青旗映
畫橋

秋晚過西山別業

艤棹臨湖曲穿雲過嶺西亂蛩吟露切歸鳥度煙
迷天斂殘霞盡峰懸落日低山齋行欲到分火借
青藜

天池道院小坐

名山深窈窕池引細泉分樹倚將崩石峰留欲去
雲幽軒含積翠古桂送清芬痛飲渾忘去微風酒
漸醺

贈孫將軍岐陽

將軍不武類能文籍籍芳聲藝苑聞策蹇行吟松
徑月枕書高臥石牀雲看花酌酒秋將暮剪燭彈
棊夜未分寄我新詩總珠玉山堂日日挹清芬

贈張幼于訪舊

幽棲常傍白雲眠乘興時登訪戴船舊約喜從千
里去新詩應擬萬人傳滄江水接天俱遠采石秋
高月正圓知向故人歡會處桂花香落酒樽前

蠡東別墅

籬落三秋景柴扉一徑通浩歌驚宿鳥徐步聽寒
蛩橘柚霜前綠芙蓉水際紅無官真散逸何必悶
書空

九日與客登上方流雲亭

選勝登危巘攀蹐未憚勞雨山浮水出孤塔插天
高湖色分漁艇林香入客袍日斜人醉後轉覺興
陶陶

蠡溪秋夜

一池秋水浸芙蓉荒蘚如裀草徑封平楚雨收煙

憁淡長空雲翳月朦朧欲逃塵網同孤鶴閑向立
樊愧伏龍寂寞山窗燈火夜樽前嘯咏任疎慵

孟冬日南苑即事

窮日牽塵缺因駃別業幽園林開緑野臺榭俯清
流落葉飛還舞閑雲去復留地偏心境寂無語倚
南樓

晚過王宴嶺

山行逌數里一嶺界天高轡嶂令封蘚叢林半是
蒿雲歸迷鳥道風起沸松濤向晚回孤棹行廚進
濁醪

夜宿江樓

欲覽仙巖勝遥從江上行小樓春月色孤枕夜濤
聲竹葉消愁盡梅花入夢清來朝潮正長風遂一
帆輕

八圻夜泊

岸擇停橈處村醪不醉人樽前燭影墜岸上柝聲
頻漸覺家山近休嫌客路貧夜來風雨急疑是妒
芳辰

上方流雲亭小坐

日浴湖光淨山含秋氣深白雲迷古寺黃葉墜疎

林水送亭中色峰移石上陰相逢此佳景杯酒醉
還斟

寄徐大叅司年二首

曾向長安步後塵倦遊歸臥五湖濱雲林自喜能
容我宦海從來可畏人一枕黃粱真是夢數杯緑
酒易爲春百年光景今過半贏得逍遥物外身
畏途日日起風波奇語君侯奈若何黃雀銜環誰
復有青蠅玷壁古來多射工沙際窺人影魑魅山
中喜客過須識此中真險惡還家嘯傲舊煙蘿

早春日晨起遣懷

斗帳孤眠怯曉寒起看紅日已三竿誰憐病後腰
肢小自覺閑來心境寬柳色弄晴煙未散梅花破
冷雪初殘從教春滿西郊外繞路芳菲簇錦鞍

早春日自遣

東風披拂凍全消漸覺煙光動柳條病後未須拋
藥裹春來還喜整蘭橈山中薜蘿原相約湖上梅
花早見招自分逍遥謝塵鞅但將詩酒過清朝

春夜

病骨偏宜睡呼童早閉門孤燈侵夜短薄絮向春
溫雨翳鐘聲杳風驚犬吠喧誰憐漢司馬今已老

文園

徐少參宦遊初歸賦得東園春奉寄

江城佳勝在名園花木逢春各競妍鴨綠波光浮麗日鵝黃柳色弄輕烟遊人久許攜樽過舊客還容借榻眠寄語初歸東道主暫時相賞是良緣

上巳日雨坐遣懷

上巳多風雨蘭亭興已違春寒增寂寞煙景入霏微草色開侵幔苔痕欲上衣登樓時徙倚點點暮鴉歸

琴川道中

虞山不到已經年此日登臨破暝煙沙岸本行殘霧裏水村花發夕陽邊白頭漸覺交游少青眼還應故舊憐夜向蓬窻還起坐一方明月滿琴川

南園口占二絶

池臺久雨後芳徑生新草閒上畫樓看窻裏青山小

小亭蒼翠繞與客坐移時花落青春暮枝頭叫子規

暮春日疊東對客遣興

抱病江鄉過客稀春深白日掩柴扉樽前覓坐山當户醉後何妨酒滿衣飛絮池塘魚競出落花庭院燕初歸來朝不淺登臨興著屐穿雲入翠微

病中口號

雨後花香入院清閒來心境絶將迎一庭修竹紅塵遠竟日唯聞鳥雀聲

失編

和顧東白同鄉歸田倡和集原韻

九重綸命下公車得諫東歸意自如青瑣當年同仗馬碧山今日復焚魚三竿紅日堪消酒半榻清風稱讀書更羨臨行投贈者陽春欲和愧瓊琚

金陵下第東歸

石頭城下鼓孤舟千里關山汗漫遊行色怱怱書劒冷西風蕭颯蹄毛秋疎林黃葉連天思古驛寒花滿目愁三載相期只如此忍看蘇季黑貂裘

雨後中庭夜坐

槐庭秋雨霽正是納涼時雙闕銀河近千林玉露滋興隨清夜發坐為好風移此意無人解唯應達者知

挽朱秀才良玉

蚤歲相知筆硯同中年岐路各西東青雲愧我身

先達白首憐君志未終蕙帳徒懸秋月冷酒杯應
向夜臺空臨風無限淒涼思腸斷荒煙落日中

贈楊道衡姊丈

當年同學在庭闈中歲離羣一鴈飛愧我風塵偏
易老羨君林壑又知非弄桃薦酒娛珠履金勝傳
春映綵衣共對南山頻勸飲不妨明月繞柴扉

宿上宮吳道士太虛樓

太虛樓閣倚層雲檻外三峯掛夕曛嵐合香煙千
樹暝風飄仙籟九天聞初晴簾幕懸烏影向晚松
楸下鶴羣更喜慇懃吳羽客相邀月下禮茅君

山中贈楊勺泉道士

仙壇久著鍊師名鞭捷風雷宇內驚勺水休將容
易看曾為霖雨濟蒼生

哭金秀才

月落江湖夜已闌故人別後見應難西風吹散清
宵夢腸斷霜天雁影寒

悼鶴

雙鶴原從海外來幽軒日日步蒼苔未能振翮凌
霄漢相繼游魂赴夜臺雲暗江樓何處覓月明華
表幾時回憑闌悵望西風下零落霜毛眞可哀

戲為柳枝詞贈別二首

岸頭柳色近鵝黃絲短那堪別恨長寄語東風休
作態天涯到處斷人腸

東風昨夜消殘雪弱柳絲絲漸堪折上林春色自
多情莫向河橋頻送別

濠梁雜詠六首

紅羅浮水產眞人爝起平將六合吞掃蕩腥羶歸
禮樂朗然別是一乾坤

元末英雄角逐時眞龍猶未出天池諸艱歷盡天
方授一起時將大難夷

豐沛濠梁俱帝鄉盡憑三尺定封疆本朝自用周
官制不似炎劉雜霸王

河山形勝昔中都佳氣千年擁帝圖多少金陵騎
馬客當年曾此效工徒

彭蠡鏖兵勢頗窮韓生徇節意何忠那知漢室論
功日不錄滎陽紀信功

破曉馳驅驛路來沙邊立馬自徘徊英雄千載今
誰在淮水東流不復回

鯤溟先生詩集卷四

觀溟先生奏疏

應詔條陳銓曹事宜疏 隆慶元年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郭　奏為酌處銓曹未盡事宜以隆新政事竊惟人君代天以理萬物故謂之天子吏部代天子以統百官以治萬國故謂之天曹凡吏部職掌諸有功者當封而無功不得以冒膺有德者當爵而無德不得以濫與賢能而勤愼者則與天下共陟之不肖而鰥曠者則與天下共棄之此皆秉至公以求夫至當一惟奉若乎天道而已匪惟吏部不得而私之雖天子亦不得

而私之者也惟不得而私之故所爲悉出於至公而歸於至當其斯以爲銓衡歟恭惟我皇上以仁聖之資紹帝王之統遵奉遺詔聿登大寶自即位以來毅然以勵精圖治爲念凡所設施動合成憲一時祛邪歸正興利除弊進賢斥不肖諸大舉動悉皆次第行之二三月間朝堂之上固已肅然改觀而海内亦方且欣欣然想望熙皥之盛矣然其間猶有未盡事宜所當議其因革者除不係吏部職掌臣不敢越職陳論外至於封爵官職考覈進退此皆臣等職内事也安可引嫌避怨而緘默不

言乎臣待罪銓曹常欲勉修職業以圖報稱故敢即本部合行要務分爲八事陳列於後伏乞聖明俯賜採擇俾得見諸行事庶臣一得之愚少有裨於九重之聽而所以翊贊維新之化者在是矣一曰闢異端之教竊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其功直與天地相爲悠久故歷代尊崇之稱以先師重以封爵而使其子孫得以世襲至我國朝其禮益加隆焉無非所以崇儒重道酬德報功也至若所謂正一眞人者彼何功德而亦與世襲之典乎臣嘗稽之史傳惟後漢有張道陵者入山修鍊後

其徒以五斗米爲民祈禳因聚衆生亂世謂之米賊此其張氏所出之自也歷漢唐宋以及今時曾未聞有功德於世而乃加以正一秉教大眞人之號其子孫亦得世襲時或賜以飛魚服色及玉帶等物儼若與衍聖公孔氏並列者夫使張氏而果有功於世教則尊之重之而聽其世襲可也今也旣不能却病延年而上有益於人主又不能禳災息患而下有利於生民徒使黃冠異流世膺誥命之重白丁豎子濫叨名器之榮此其不經甚矣臣前任江西親履其地因知張氏子孫率多縱肆荒

淫若張永緒者身爲真人乃以酒色夭死是其人固非真矣惡在其爲正一秉教乎哉即今永緒無嗣此天意欲使異端熄滅不以累我皇上文明之化耳況永緒之與陶仲文一也仲文諸人旣以置之顯戮張氏之子又安可使獨受顯秩乎臣愚永緒一枝雖絕而所遺貲產尚百餘萬則其旁枝將必有懇求襲封者矣伏願皇上獨奮乾剛專崇正道不爲異端所惑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命削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處或止以提點住持奉祀可也如此則名器不至

過濫異端日熄而正道益隆天下萬世之下咸仰大聖人之所作爲矣二曰節外戚之封嘗聞漢高立白馬之盟非有功則不侯世祖表雲臺之績在外戚則不與若此者固所以重武功亦所以防僭恩也我國家之制惟開國靖難諸勳及凡疆場汗馬之勞擒王斬將之烈方得世襲公侯伯爵曾未聞有外戚之封而亦世襲者也近嘉靖年間皇親陳萬言以孝潔皇后之父封太和伯然伯止其身至其子陳書則惟降襲錦衣指揮耳惟皇親蔣輪以孝慈獻皇后之弟封玉田伯而其子蔣榮得以

世襲皇親方銳以孝烈皇后之父封安平伯而其子方承裕亦得以世襲此皆先帝一時特旨初未可與開國靖難諸勳比也邇者我皇上登極之後推恩外家若杜繼宗李銘陳景等俱以外戚傳旨止各封以伯爵曾不許其世襲朝野傳頌咸仰聖明以爲施恩有節也然臣猶以蔣氏方氏二伯世襲尚覺有未安者當議有以節之陛下若以先太后之故不忍遽加裁削乞查國家處宗室之制比例言之夫宗室自郡王以下若將軍中尉之封皆以次遞降則夫外戚封爵獨不可以遞降乎伏願

皇上以義制恩凡外戚之封皆議如宗室之制其始封爲伯再世降爲指揮又再降爲千戶百戶如今陳萬言之後陳書是也若不裁處蔣方二伯世襲則在陳書亦將援二家之例而陳乞世襲矣異日杜李陳三氏又將援前例而陳乞世襲矣夫我國家卜世無窮若外戚之家各許其世襲則凡無功而伯者殆將無所紀極又何以勸天下之武功哉況外戚之盛甚非國家之利昔漢世王氏五侯同日而封是日黃霧四塞遂兆漢氏中葉之禍然則今日之處外家安可不思所以撙節之哉伏望

勑下吏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乞將蔣氏方氏二伯議各遞降其他外戚之家本身歿後並不許陳乞世襲著爲令典載在天府如此則朝廷之處外戚既不失夫親親之仁又不失夫撙節之義而人亦不敢妄萌覬覦之心矣三曰正通喪之禮竊惟魯爲秉禮之國而孔子乃禮義之宗天下後世之言禮者必稽諸此也故漢武欲用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詩願爲太常以遵守夫典禮前史美之夫孔氏自漢唐宋以來世主往往加禮至我國朝而世封爲衍聖公秩以一品若此者正以聖人之

後爲能守禮以表率天下之人耳夫何孔氏邇來自同武弁之流至遇父母之喪不行丁憂即請承襲者此不特在孔氏之自處爲有悖於祖先之訓而在朝廷之處孔氏亦未得夫典禮之宜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孰有大於此者孔氏爲聖人之後而不使守三年之制其何以責天下且彼武官之不丁憂者謂其有軍旅之寄也若衍聖公之在魯其果亦有軍旅之事乎縱使有之在魯之先世伯禽嘗墨衰以即戎矣今無故而不使守制此其失禮孰甚焉況我皇上近居先帝之憂凡厥

禮儀悉命禮官講求經義遵守祖法務使上下內外大小之間罔不如禮是將以孝治天下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皇上既以大孝居喪則當推此以錫天下使人人同歸於孝可也曾謂孔聖之後而可使之陷於不孝乎臣願勑下吏部議令衍聖公自今以後凡遇父母之喪定遵時制丁憂起復一如文臣毋得復蹈前過如此則大禮攸正表率有地大孝行而感格無窮庶我皇上以孝治天下之心亦可垂訓於萬世矣四曰正冒濫之官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蓋名器所在國家

之體統係焉名器濫而體統亦因之以褻矣我國家設官自三公以下其次則莫重於六部卿貳又其次則莫重於太常鴻臚等寺諸卿故在廷則班列諸司之上出外則身享輿從之奉而祿秩之厚服色之華俱非庶官之比此於名器亦重矣夫何邇年以來徐杲一匠工也而列銜尚書王槐師宗記皆異途也而列銜侍郎蕭淵高復春等皆昏眊鄙夫也而或爲正卿或爲少卿名器至此不既濫乎頃遇皇上聖明已將徐杲問斥爲民在師宗記又因御史王得春論劾下部議處名器駸駸乎正

矣然臣愚以爲不特宗記一人所當議擢者若王槐何功德而列侍郎蕭瀾高復春等何賢能而叨卿秩況太常鴻臚等寺皆朝廷禮樂之司須擇儒臣中平日德望隆重禮度安閑者使居卿位庶爲無忝若以祀典朝儀在宗記蕭瀾輩頗能習熟亦宜爲限制俾止寺丞可也至於正卿少卿則豈可使此輩爲之且通政司職專出納其儀度聲容務在得人猶之二寺也今通政司參議等官既皆選一時文臣爲之頗爲稱職何獨二寺之官不可使文臣爲之乎伏乞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

可行合即遴選儒臣使居卿位其王槐師宗記蕭瀾諸人宜革去侍郎寺卿等官惟使之協司管事以後此輩三六九年考滿例應陞秩者定制不許過寺丞其寺丞而上又該陞者止許加俸不許陞職如此則京堂大臣不至使匪人得與而名器既重體統亦尊矣五曰均內外之補竊惟五臣岳牧並重於唐虞名伯古甫出入於將相是官有內外莫非王臣故在漢則自刺史二千石徑轉九卿以至作相是外而未嘗不內也在宋則自宰相臺省出判外郡是內而未嘗不外也我國家在祖宗時

亦有從教職而名補翰林科道者有京職而出補外郡牧守者初未嘗拘拘於京堂之補也何邇年以來人情上下悉重內而輕外其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門等官尤爲拘泥太甚故有自編修陞副使而告病不赴者矣有自給事中御史陞方面而交章稱屈者矣又有自吏部司官陞方面而外必見疑於人內必不安於心者矣若此者是皆以京官爲清要而可以坐致公卿以外官爲疎逖而不免轄隸撫按至於盡職圖報畧不知講是豈人臣所當自効之義哉故臣愚以爲翰林吏部科道等官

其才望雖美不妨剔歷中外以練習乎庶務方面有司教職等官果才德出衆無嫌不次內轉以黼黻乎皇猷其自內補外而聲華愈茂者即當仍舊召用毋終棄之外方其自外轉內而聲名稍損者復從公議處毋專惜乎體面至於翰林之官尤爲儲養相材之地一或乏人務博選各衙門及外官中之德器端重才猷通練文學優長者兼補不必拘拘於庶吉士中可也若吏部科道一時員缺亦當互相改補或科道而才德穩重操履清嚴者即改吏部吏部而正直敢言風裁難犯者即改科道

惟其人之克稱何官則當推補矣必以衙門常套拘哉伏望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妄乞即從實舉行其在京各衙門官先從吏部始在吏部各屬官先從臣始臣忝資俸尚淺姑俟將來量授外郡爲諸司倡庶諸司不以外補爲嫌而人思奮勵其爲陛下撫疲民固邦本者不患無人矣六曰精考覈之典竊惟虞廷明試以功未嘗獨詳於外職而漢魏考課之法亦未始偏略於京官也我國家之制在外官則三年一考在京官則六年一考因而黜陟幽明其立法之意非不合内外而兼

重之也但外官歷有合於上司考語到部其人之賢否似略有據故外官之考斥者十常得其八九何也有所憑據故耳若乃京官考察則旣無考語之可據而惟採訪於一時之風聞其在部院當事諸臣非不持公心以求實蹟顧所問者雖出於公而所答者未必無私間或參以愛憎毀譽焉又或假以報復而行其私者則賢否之得實者鮮矣即如近日京考在部院諸臣雖誓心竭力以求稱塞而言者紛紛不免有傷大體良以無所憑據以塞其口故耳然則與其採擇於風聞不若取憑於考

語與其取辦於一時不若歷稽諸衆論臣愚以爲兩京各衙門官員今後宜令掌印官從公取具各屬賢否實迹每年終類送吏部都察院以憑稽考其吏部都察院屬官及六科給事中悉憑部院堂官各取具考語互相封送稽考至於翰林則憑掌院學士太常光祿鴻臚等寺及太醫院行人司悉憑禮部堂官太僕寺五府首領各衛經歷五城兵馬則憑兵部堂官帶俸中書等官則憑帶俸衙門掌印官各取具賢否事實類送部院其所送考語或徇私不公或挾怨不實則考人正所以自考也

而其人之心術風裁亦自可見定宜以不職論矣臣願勅下吏部都察院自後輪該京考年分預將各衙門歷年考語從實稽考更兼以臨時採訪畢開姓名事迹互相參覈如此則失之於訪問者或得之於考語不得於一時者或得之於平日庶乎賢否得實在考人者旣不至有漏網之虞在被斥者亦不至有向隅之恨而朝廷之上或可免乎近日之紛紛矣七曰行就近之轉竊惟方面官負所以鎭理一方而撫戢萬民其職固甚重也是以本部遇有員缺必選擇資望相應者准擬二人候旨

點用方行銓補其事亦匪輕矣但人之常情既得遷轉之便不無內顧之私每於離任之後多至枉道歸家雖嚴爲限禁亦終莫之顧夫海內輿圖甚廣各省相去道里頗長一往返之間在本官則躭延歲月而職任不免於鰥曠在沿途則供應夫馬而驛遞不免於騷擾且兩司體勢頗尊其所過府州縣官自廩餼外又有交際飲宴餽送下程等費往往多取辦於里中庫役者臣前待罪外官蓋嘗親見其事矣故臣愚以爲今後兩司方面員缺即於本省中推補或本省之人必不得已乃於鄰省

中推補若浙江之於江西湖廣之於河南是也其一面推補一面將本官咨憑勅印差人齎付該省撫按衙門嚴限督令到任至於本官違限重則量行降調輕則罰俸幾月如此庶人心知警不敢枉道還鄉在本官既得及時供職而在地方又可免於應付之繁誠爲兩便八曰重久任之法竊惟守令最爲親民之官其人之賢否一方之民命係焉擇之固不可不慎而任之尤不可不久也蓋民風土俗必久而後知官法人心必久而後信昔若子產治鄭張詠治蜀悉以久而成效有足徵也我國

家自祖宗以來其於守令之官亦嘗加意於久任矣故徐積守蘇州以六七年而徑陞參政楊子器令常熟亦一二考而徑轉銓司夫何邇年以來官不久任而各郡縣守令數遷數易視所治眞若傳舍故知府未及一考即望轉副憲知縣不過三年即望行取中間又有應朝參謁承委離任常至數月少亦不下幾旬在任臨民視事不過二年其身雖尚在舊任而其心則已在於轉官吏胥百姓亦知其次將轉莫不覬望延挨而政事之因以廢弛者亦多矣臣愚以爲凡守令之官必當令其久任

然徒令久任而苟不爲之區處則人亦何樂乎淹滯哉合無今後守令之官除不職者聽撫按論劾降斥奉職無過者聽吏部循資陞轉至於賢能卓異者則必使之久任凡遇三年考滿撫按衙門會本保留差人齎揭繳部其一切應得誥勅命俱聽該部類題請給而本官積有年勞在知府則三年加俸一級候至五六年徑轉參政等官八九年徑轉巡撫等官在知州知縣亦三年加俸一級候至二考三考知州則徑轉方面等官知縣則徑選補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及吏部司屬等官如此則

人知久於外任雖遲而實未嘗不速莫不各安心供職其爲治也旣久則其施澤於民也必深庶幾郡守縣令之中當必有龔黃卓魯之政而天下可以永底於治安矣

請治中官暴橫疏隆慶二年

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郭　奏爲中官暴橫撓法無君聚衆朝堂毆傷御史乞賜重究以正綱紀事臣惟朝廷有紀綱斯天下有治化紀綱不立則威令不行人心不飭天下未有能治者也我國家創制立法自公卿百執事之外特設有十三道

御史其職在搏擊豪强糾察權貴出則彈壓地方入則振肅朝署是御史乃朝廷執法之官其責任固重且大也至於中官在祖宗朝其職不過傳奉洒掃而已並不許干預外事是祖宗之法所以防範此輩而撙節之者抑何其嚴且密耶夫何邇年以來漸違祖制寵任閹尹毒流縉紳若王振之在英宗時劉瑾之在武宗時其勢甚熾而爲禍亦甚大矣然王振劉瑾之在當時雖嘗竊弄威權假傳詔旨凌辱士人然猶知有朝廷在上假詐以凌辱之耳未聞有聚衆朝堂公行肆打全不知有皇上

如今日之事者也臣於本月初九日朝罷出左掖門外忽見中官三四百人高聲喊鬧猛若虎狼攘臂稱呼勢如風雨或持短棍或張空拳撞將御史李學道衆中亂打當時悶地拔髮傷顱毀衣傷脇氣息奄奄垂死見証臣見之不勝痛憤竊伏思之朝廷者陛下之朝廷禮法之所從出也御史者陛下之耳目風紀之所由關也朝堂非毆人之地御史非擅自可毆之官至於中官亦陛下之臧獲耳初非南倭北狄之比也設令御史有罪直當訴諸上前候詔旨如何處分何得白晝聚衆輒毆辱於

朝堂之上耶方今聖天子初立明明在上赫赫下臨普天率土誰敢不遵奉威令若此者正以有紀綱在耳今御史執法於下即爲刑餘之輩公然毆辱於朝堂此其紀綱安在哉陛下縱不爲御史惜獨不爲朝廷紀綱惜乎紀綱不立則天下之人惟知有權勢不復知有朝廷未有不至於亂者矣臣聞得御史李學道近巡視中城有一無賴男子許義爲持刀劫殺寡婦徐氏家財訐告到城此時御史審係淨身男子責送兵馬司監候後有不識姓名中官多人向因囑託不遂倡謀聚衆輒在朝堂

毆打御史事情顛末如此夫巡城御史奉旨祛逐淨身男子此近日事也況緣事許告到城即係有罪人犯御史惟知責犯罪之人不知其爲中貴此御史爲陛下執法也御史爲陛下執法而無辜爲諸宦者所荼毒此豈盛世之所宜有哉臣今冒昧言之誠願陛下大奮乾剛普施離照不爲近習奸言所惑嚴勅錦衣衛多差官校即將左右二掖門及各門宦者并見緣事許義追究首惡幾人廷杖示衆以正體統以雪衣冠之恥仍各參送法司查照律例從重擬罪具奏如此庶幾權貴知謹紀綱

稍振威柄不至下移人心不至解體太平可保天下萬世咸仰大聖人之所作爲矣使徒保護中人不惜士類苟不亟爲重處臣恐貂璫日熾則衣冠日替而海内聞之誰不垂首喪氣各自爲身謀者孰肯爲陛下執法共致太平之治耶故臣謂今日之事所係於御史一人之身者小其所關係於天下國家者則甚大臣願陛下試加省焉邇來四方奏報災異甚多中外人情恟恟咸謂陰盛陽衰此[redacted]侵中國之兆也臣則以爲[redacted]憑陵中國固爲可患而宦官用事熒惑主聽凌虐士夫貽禍邦

家此爲陰盛陽衰之兆不尤明白易見乎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後遵守祖制熟察此輩嚴爲禁約不使得干外廷政事此尤修省實政之一大端也伏望陛下因言思奮獨斷行之則臣等幸甚海内幸甚

鯤溟郭先生詩集後序

夫詩以言志且以道性情而世之艱深其詞者爭奇於一字競巧於一句其於志奚以言哉而去性情之道遠矣自漢魏以來作者不一而騷壇之士咸推轂陶杜及孟則以近於自然而於性情爲眞也余侍郭先生研席最久每抵掌談藝扼腕論事慨然謂曰富貴易消歇詩文能不朽惟吾汝可以語此余謝不敢當既而先生鵲起推袁州司銓曹叅江藩如元震之在當時而余猶然雌伏也未幾先生與江陵相相左投劾暫歸里余亦以予爲郎就封復聚首懽甚飲酒賦詩劇談已事共圖不朽孰意先生先朝露哉其遺集共四卷非敢必曰某篇似彭澤某首似杜陵某句似襄陽而三公之氣象宛然在目睫先生之性情居然在簡編非不朽盛事出於理吏叅知之外者哉語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足貴也其先生是集之謂耶且也所以不朽先生者有諫疏諸篇在而先生能世其詩學則先生之不朽又有在矣其季子余甥倩也請以余言質諸詩學世擅婦翁申公云誥封

奉政大夫水部郎同門友顧汝玉粟如甫序

鯤溟郭先生詩集後跋

明世宗時相嵩用事子世蕃尤驕横不法諸御史彈劾不遺餘力嵩乃放歸由里世蕃謫戍既歸抗不抵法所爲猶洋洋如平時時則有郭公諱諫臣者司李袁郡目擊心傷乃盡摘發其不道狀因御史以聞世宗大怒草子授首詔公盡籍其家産以巨萬計嚴氏因以不振嗚呼是誰之力歟乙未夏予偶遊姑蘇與郭君介眉交最善一日以其重刋先世稿一册遺予持歸旅舘開卷細讀乃知介眉君即爲司李公之賢後裔而司李公前後宦遊在吾豫章之日爲尤多也司李公剖擊嚴氏其事久已播諸管絃雖婦人孺子莫不知之迄今讀其詩澹雅蕭疎其於仁義忠孝之事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故時得風人遺意焉讀至後二疏麟不覺肅然起敬曰此楊忠愍海忠介之流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特詩人而已哉麟後生末學得覩前賢芳躅不勝高山仰止之慕矣故不敢以不文而欣然願贅一言於末藉以不朽記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型讀斯集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清江後學黄夢麟謹跋